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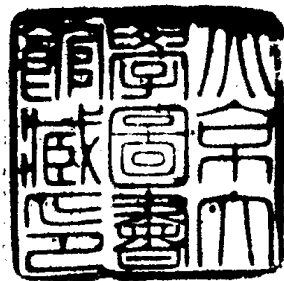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八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L12/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八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八六冊目次

經部·禮類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疑四卷

〔清〕方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至嘉慶間刻抗希堂十六種本

.....一

周官辨一卷

〔清〕方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至嘉慶間刻抗希堂十六種本

.....四一五

周禮集傳六卷首一卷

〔清〕李文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爲堂刻本

.....四三八

周禮質疑五卷

〔清〕劉青芝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劉氏傳家集本

.....七〇三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

析疑四卷

〔清〕方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至嘉慶間

刻抗希堂十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官析疑

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義四卷》

提要

周官析疑序

王荆公謂周禮半爲理財之書今觀鳳人質人泉府門關之欸布歷布總布巡考犯禁之舉罰不售之歛稱貸之息非卽熙寧坊場白地房廊市例免行均輸之苛薄乎山虞澤處迹人林麓川衡物物而厲禁之角人羽人掌鵠掌炭之職纖介無不取之者不深究其所以然則與孟子所言文王之治岐相謬戾然張子二程子深非荆公之新法而於周禮則尊信而述之朱子謂非聖人不能作西山周官析疑序

真氏極言其廣大精微必有周公之心乃能行有周公之學乃能言概指爲矯詐而訾棄之此林碩何休之妄與新義之蹟亂等耳善乎望溪先生之論曰周官萬世無弊之良法也世人所疑議乃王莽劉歆所增竄而鄭康成每據漢法莽事以詰周官故介甫又用之以禍宋也自漢河間獻王獻周官五篇武帝藏之秘府諸儒莫之覩也故歆承莽旨得肆意竄入以自蓋按先儒亦有疑爲劉歆之書者而未若望溪灼見其孰爲歆所增竄而於班

史所載燕事具得其微也其總論十篇大義既以
章德又逐節爬梳以析其疑經緯條貫一歸於正
且探其根源使周公運用天理之實介甫摭拾傳
會以求逞其私計之情昭然其不可掩焉夫金雜
於沙玉淆於石既簡別而有其真又從而陶鑄之
琢磨之於是金之光玉之潤有日者共識周禮雖
列羣經而學士能通其讀者蓋寡自是編出而後
大典精義炳若日星明經之功顧不巨歟觀是編
者當知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六典之周浹

周官析疑序

莫非天理之流行果能隨處體認而近反之身心
日用之間於以視窮淑性求志達道皆於是乎有
賴焉豈徒信古傳述已哉

雍正十年秋八月高安朱軾撰

周官析疑序

讀經者誠能卓然出特見辨前人之僞解後人之
惑則於先聖制作之精意自心心相印得其切要
有所持循損之益之皆合於道而不相悖周禮一
書孔子謂王道在是乃數千年來從未有善用之
者假而用之有若新莽輕而用之有若蕪綽誤而
用之有若王安石是豈時殊勢異泥於古者終難
行於後與蓋道統開自堯舜禹湯文武遞傳而至
周公周公道德有於身運用之以輔成王而作周
禮吾儒誠正修齊治平之學皆備後世不邇其道
高德厚之心源而徒泥書中布置之粗迹思以易
俗移風甚至矯拂人情而不顧毋惑乎用之而禍
敗相隨屬也夫周禮廣大精微書中之粗迹類皆
末世所增入固作僞而滋惑者也惟有人焉實指
其僞而力辨之以解後人之惑斯可由徧布精密
中推聖人之用意深切處而篤信爲建太平之基
本然苟非讀書功深卓然出一己之特見鮮有能
別黑白而定一尊者若望溪先生是編可謂讀書

功深卓然出一已之特見者矣余嘗謂漢儒注經博而流於雜宋儒解經約而探其原康成尊奉子駿句解字析惟務徵引以實之其於制作之心源未嘗默契而神會程張朱三子則直遡道德之統宗而明其爲運用天理爛然之書一博一約得失昭然先生讀書由博歸約宜其與程張朱之議論相合也且先生所辨有更補先儒所未及者昔人言周禮有闕文省文互見之異陳止齋則謂鄭注之誤有三今先生卓然自出特見論歆則証以公周官析疑

孫祿班史安石新法罪由康成而治經當求實用言皆的當不易夫豈咕嗶末學一知半解所能仰企萬一者哉辨前人之僞解後人之惑謂周禮因先生而明可也雖然周禮法天地而明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蓋以天德而發王道今得是編余知爲政者有所持循鑒新莽繆繆安石之失而善用之將庶政和萬國寧再見成周太平之雅化者於是乎在矣

海寧陳世倌撰

周官析疑目錄

天官

卷一至卷七

地官

卷八至卷十五

春官

卷十六至卷二十四

夏官

卷二十五至卷三十

周官析疑

目錄

十

秋官

卷三十一至卷三十六

冬官考工記

卷一至卷四

周官析疑卷之一

海寧陳秉之

高安朱可亭同訂

桐城方苞著

臨桂陳榕門

天官冢宰第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乃正位之事。非體國也。王城而九里。畿內面五百里。近郊遠郊。甸稍縣。置

周官析疑

卷之一

一

之地。各有所任。人有所宜。事取其便。皆量國中。之體勢。以定野外之經制。五等之國。以次而殺。則其野外都邑郊關溝涂大小遠近。必與相稱。舊說似誤。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元后作民君師。所以爲之極也。君典篇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公卿師保萬民。亦所以爲之極也。全經之義。盡括於此。故六官之首。並揭之。俾守典者識焉。辨方以正位。體國以經野。設官以分職。皆所以安民生。定民志。而使遵

王之道。故曰以爲民極也。朱子以至極之義。標準之名。辨書傳以極爲中之誤。證以周官其義益明。蓋以爲民極。不可訓以爲民中也。必兼至極與標準。然後以爲民極。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遂字皆得實義。

國

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合教禮政刑事而成治。治之使各得其分。謂之均。均者。上下尊卑貧富遠邇。各得其平也。詩人

周官析疑

卷之一

二

刺秉鈞之不善。一言以蔽之。曰不平。其心故相。臣佐王平天下。自平其政。始而平其政。自平其心。始。六官正與師之外。司旅凡六十人。府史及胥之數。半之。而所掌不過藏官。辨贊官。書治官。敘凡政事。皆官治之。而吏不得與聞焉。至徒則傳官。令以徵令吏之事。亦不得與聞焉。所以姦弊不作。而實德及民也。後世小州縣書役差役之正副。必數十人。徒數十百人。官安能徧察。民何由自直哉。六卿官中府史及胥僅三十

二人必各有所長者也。故八統七曰達吏疑諸職中下士鄉遂公邑之中士必於是取焉。徒之中有傑出者不可以贊書亦可以守藏治敘。蓋古者農工商之子亦嘗與於閭里塾門之教也。鄉遂之吏無府史胥徒以比長里宰之倫。爵下士者卽以農夫之淳實者爲之。其行能果有可任。自當以漸而升。蓋聖人立賢無方。始則無一人之不教。終則無一行一藝一才之或遺也。

治官之屬

周官析疑

卷之一

三

李光坡曰。典命大夫同四命。而此分爲中下。蓋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而爵則有高下耳。典命職公之卿三命。掌客職士視諸侯之卿禮。注言士以三命而下爲差。似據此。

宮正

凡命官曰正者。總其政也。曰司者。察其事也。曰典者。守其法也。曰職者。主其業也。曰掌者。專其任也。曰師者。訓其徒也。曰氏者。世其官也。曰人者。稱其材也。其餘如宮伯膳夫山虞林衡之類。則各因其職事以起義。

庖人

古民茹毛飲血。包犧氏始火食爲毛炮。庖之義宜取於此。若包則茅。匭橘柚皆有是名。注義似偏。

酒人

酒漿醢醢醢醢七職。皆出入王宮。故以奄奚爲之以給世婦廟中之役。故酒人用奄。

注引漢法。於女及奚皆曰女奴。非也。爲蠶盛齊酒。蓬豆之實。以事天地宗廟。不宜用罪人。秋官

周官析疑

卷之一

四

司屬惟盜賊之女子。謂之奴。入于春臺。則女奴不供他職。而他職之女奚不得爲奴。明矣。女酒及奚凡三百三十人。春臺事技繁重。而女春執止二人。奚五人。女漿十有六人。奚四十人。蓋給役者司屬所入女奴。而女春女漿及其奚。特監視教導之耳。二職不列女奴及其數者。以司屬職有明文。且以罪入數不可定也。

獸人

李光坡曰。獸人與甸師相次。以掌野田獸之害。

稼者其徒四十人。蓋所掌惟耜耨田之獸而幾
甸。耜獸之法亦此職布之。

凌人

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故連類在此。

醢人

有遵人而無豆人者。遵實果穀魚鹽餌饗皆易
成。故統於一官。豆實醢物醢物雜而難成。非一
官所能共。而豆實又不盡於醢醢之物也。鹽亦
遵實而別列一職者。共百事之鹽。遵實其一耳。

周官析疑

卷之一

五

遵人女奚少以棗栗之屬皆乾物也。醢人醢
人女奚倍之以菹醢之屬皆濡物製作事繁。

鹽人

山澤林鹽爲國之寶。民賴以食。養也。周公於山
林川澤皆官爲之守。而時頒於民。然猶取其骨
物羽物草貢葛征以當邦賦。惟鹽則無守。無頒
無賦。而聽民自取。何也。官守而時頒。恐貪民生
爭且竭取耳。鹽則口食而外多取。無所用之。聽
民自取而無賦。則商賈雖爲阜通而不得專之。

以要厚利。聖人體民之忠。處物之當。如此。

內府

司會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職歲掌貳都鄙
之財出賜之數。小行人適四方。所至之國。有事
故。則令賻補。調委檣。禴慶賀哀弔。則藏貨賄之
府。自郊野縣都至畿外。隨地而有之。內府所掌
獨待邦中之用者耳。謂之內者。乃對邦國郊野
縣都而言。非對掌邦布之外府而爲內也。

司會

周官析疑

卷之一

六

諸儒謂大府下大夫。而司會以中大夫爲之屬。
非也。大府之屬。玉府內府外府以及官府都鄙
之吏。皆主守藏者。用財之式法。則司會鈞考之。
故司書職歲職幣皆屬司會。而職內亦屬焉。知
所入。然後可量以爲出也。司裘掌皮亦以類而
相從。其出用之數。亦待考於司會也。大府所掌
惟貨財之守藏。則以下大夫領之足矣。司會掌
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
之治。掌九貢九賦九式九功之法。以均節財用。

凡冢宰所布之治皆考焉於內則逆羣吏之治於外則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凡王及冢宰所以馭百官者皆與議焉其爵與小宰並而職事繁重轉過於小宰故特設下大夫四人以佐之正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不得不然者羣儒乃以私意隱度謂欲其權足以制大府然後鈎考糾察之勢得行謬矣

職歲

不曰職出而曰職歲者歲有豐凶所出一以歲

周官析疑

卷之一

七

爲準而不得過也

內小臣

古者天子日視朝公卿大夫士皆得進見言事內小臣羣奄之長所掌者不過陰事陰令耳東漢末造天子不時見公卿大夫宦者口銜天憲勢傾朝野沿至於唐則天子之廢立由之死生聽之然後知周公之典百世不可易也

閹人

內則深宮固門閹寺守之穀梁傳亦云閹寺人

也此列序羣奄不宜獨爲墨者墨者所守蓋城郭官府館舍倉廩廐車之門王宮五門六服群辟會朝公卿百官所出入不宜使黥者守之注誤

寺人

諸職稱奄言其精氣之閉藏而已惟王之正內謂之寺人言能侍御於王必其才行之出類者也至內小臣稱士則非有士行者不足以充之

王之正內五人

周官析疑

卷之一

八

不曰后之內寢而曰王之正內婦人所居必繫於夫以爲名猶內宰職不曰后宮而曰王之北宮也后寢設寺人而王寢無之何也王之路寢與公卿聽政卽退適燕寢而畫以訪問夕以修令侍御僕從皆在焉惟夜以安身然後嬪婦敎御耳宮人掌寢中供具內小臣掌陰事寺人掌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則嬪婦入御女宮隨而聽事具在其中矣自朝及夕侍王者皆士大夫夜事則內小臣寺人當直者遞代而

掌之故員無別設耳。

內登倍寺人之數

寺人五而登倍之者。正內日近王后職事親要。刑餘之人。善良者不多。觀故取童稚之純一者。備焉。奄人通內外之令。領女奚之屬。其事有斷不可缺者。然考周官內小臣四人。寺人五人。其餘司服用者。通天地二官。四十五人。數既甚少。而爵以士者。又不過四人。其上有內宰。宮正。小宰。太宰。層累而督察之。則亦安能爲國患哉。

周官析疑

卷之一

九

九嬪

疏引鄭氏檀弓注。無稽之說也。帝畧四妃。不過約畧詩所稱姜嫄有娥。史記所稱嫫母氏陳鋒氏之女。而云然不知嫫母氏乃帝摯之母。陳鋒有邵有娥。實生堯與稷。故有傳於後。當時嬪

御未必止此四人也。夏殷周以三通增絕無徵據。而由其說則流弊無窮。好博而不能折衷於義理。程朱所深病於漢儒皆此類也。

世婦

鄭康成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注。本確不可易。其引昏義以證世婦女御之數。及家語當夕之說。宋以後諸儒紛然排擊。皆於理有未達也。天子法天。凡事皆以十二爲度。故有三夫人九嬪。魯伯姬歸於宋。三國奉饗。春秋特書以爲非禮。

周官析疑

卷之一

十

則天子宜備十二之數明矣。三夫人雖不見於經。而酒正有后。數飲於賓客之禮。衆人又有夫人。數飲於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未人明矣。此猶三公不見於經。而其朝位則見於小司寇朝士射位。則見於射人冢宰大司徒所供太祀止。見五帝而昊天上帝則見于宗伯職及司裘耳。蓋雖九嬪如九卿之不可缺。三夫人則有其德。乃稱其位。猶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世婦則有子而可以爲王繼世者。其無子而賢德出

衆者或附焉。女御則良家子。賧姓于王宮。王所幸御。乃有其位。故其數皆不可定也。至王所未御。必有限年出嫁之制。而今不可考矣。

古者內官九御。自夫人嬪婦以下。皆贊王后舉內治。以共祭祀賓客之事。以獻蠶桑種稷織文組紃之功。以治王族嘉好合食。內宗三月之教。以備喪祭弔唁之禮。亦如庶司百職之不可缺也。群儒乃力排昏義。並疑周官曲禮謂王宮嬪御不宜若是之多。蓋以私意淺見。妄議聖人運用。

周官析疑

卷之一

士

用天理之書。不知苟王心無主。而以欲敗度。則惑溺專妬。卽一二人亦足以羸王躬而亂百度。果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則九嬪世婦女御之備官。不過恪共內職。以廣世嗣而已。周公建官自王宮嬪婦。以及奄寺。曠近之人。膳服瑣細之事。皆屬於冢宰。正以曠近則僂媚易生。瑣細則宴私易逞。故董之以師保。務使禮度修明。君心順正。小無所忽。大不可踰。乃正心誠意之根源。興道致治之樞紐也。夫人九嬪世婦女御宜。

皆有供使令者。而不見於天官春官。官卿之屬。每宮之女。府女。史女。奚是也。

內司服

此職及縫人女御。卽取諸列職。世婦下者。羣儒以序奄下。遂疑非王之內人。不知二職所領多外事故。首奄如非內人。則當曰女宮。

縫人

女御之下。別列女工。則爲內人明矣。

染人

周官析疑

卷之一

主

婦人每易驕侈。以物采相耀。故婦官染采。並屬冢宰。則後宮服飾。不得競於華靡。

夏采

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修身齊家。而其原又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蓋必如此。而後表裡無隔。細大畢貫。冢宰之屬。驟視之若紛雜瑣細。而究其所以設官之意。則天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皆統焉。所以爲師保之任。而非五官之比也。至於格物致知之學。則

師氏保氏導養有素而隨事而究察焉者皆是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一

士

周官析疑卷之二

湘潭陳滄洲

高安朱可亭同訂

桐城方苞著

臨桂陳榕門

大宰

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
邦國則與其大綱故曰經萬民則詳其節目故
曰紀

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

周官析疑

卷之二

一

惟治教二官曰官府何也凡府之藏官
所用治教即春夏二官有禮樂兵戎之成器而
守藏甚易出入無私惟天地二官之府則九賦
九貢之粟米貨賄百物良兵良器皆入焉故府
與官並舉聽計考治廢置誅賞所以治官也曰
成月要參互鉤稽所以治府也明其治教謹其
禮俗所以教官也辨其苦良宜其燥濕時其發
敘易其陳新所以教府也昔程子言春秋之文
一字易則義必異治周官者亦當以此求之

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師田之禮昭文章明貴賤順少長習威儀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曰正百官四邱出甲更番征役故曰均萬民司士正朝位詔爵祿亦所以正百官

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備物致用治教禮政刑之事皆資焉故曰事典任者屬之事以盡其力也獨於冬官言任者水土之政尤勞且繁

周官析疑

卷之二

二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

官刑兼輕重而言司寇職四曰官刑上能糾職舜典鞭作官刑官府之常刑也其有極惡大罪則亦不免於刑殺內史六曰殺掌囚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記曰刑不土大夫乃賈誼所謂體貌大臣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類耳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以分之所守言則曰官職以事之所服言則曰

官常其實一也上分職以授下故曰辨下服常以報上故曰聽官府八成有一定條格故曰經七事之法有施舍治訟故曰正聯與常獨曰官治主於覈其人也餘皆曰邦治主于舉其事也以八則治都鄙

都鄙記所謂內諸侯祿也與卿遂公已純用王朝之制出封純用侯國之制者不同故別以八則治之治分於外權操於內所謂馭也

三曰廢置以馭其吏

周官析疑

卷之二

三

吏即服官者若府史之屬則其長所自辟除非王朝廢置所及也法則者示以職之所守故曰官廢置者覈其人之所堪故曰吏

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私邑之用王朝之供各有定分而又時其歲之豐凶事之繁簡是都鄙之用皆王朝所制也故曰以馭其用

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都鄙刑賞其長得自專恐妄作威福故其獄訟

必上於國。則知賞亦不得專行。雖假以威福之柄。而仍操之自上。故曰以馭其威。

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禮天子諸侯有四時之田。大夫士皆得從君以田。故王制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此經田役以馭衆。乃天子田而縣師受法于司馬。以起都鄙之衆。非都鄙之主得私自田獵也。賈疏乃云卿大夫得田。王氏詳說又云惟天子之大夫得田。不知從君以田。雖士庶亦可。若私田。諸侯之大夫固不可。天子之大夫庸獨可乎。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

爵祿廢置生殺予奪。皆天理之自然也。然以天下之大柄。而操於一人。非上聖至仁。豈能一一各應其則。及其變也。則有不宜貴而貴。不宜富而富。不宜廢而廢。不宜置而置。不宜予而予。不宜奪而奪者矣。又其甚也。且有不宜生而生。不宜殺而殺者矣。所以然者。情偽百出。耳目易欺。

廟官析疑

卷之二

四

人主一心。豈能徧察。自非公正無私。能好能惡。

之相臣。隨事隨時。竭誠盡慮。以告其君。鮮不牽。

於私意。蔽於僉壬。而冥行倒置者。漢唐以下。非。

無屬精求治。欲謹其操柄之賢君。而不能比隆。

於三代。以詔之者。無伊傅周召之相臣耳。此振。

古治道升降之分界也。

二曰祿以馭其富

如宮正之會稍食。官伯之行秩敘。雖微而必察也。

廟官析疑

卷之二

五

三曰予以馭其幸

於爵祿後。卽繼以馭幸者。人君於所親幸而濫以爵祿。最亂政之大者。故先之。

四曰置以馭其行

人之性資剛柔敏鈍。各有所稟。官之職業文武。劇易各有所宜。故必知其行。然後置之。各當其任。自始仕者。論定而後官。以至三宅三俊。克由繹之而後俾。又皆率是道也。如用違其才。則雖賢而官或不治。故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乃文武立政之根源。周公本之以建六典者也。

五曰生以馭其福

春秋傳曰。淫而無罰。福也。故有罪而赦宥。可以謂之福。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

馭羣臣。猶有慶賞刑威之法。而所以馭萬民者。不過以忠厚禮讓爲先。且一實體於王躬。而不專以布教敷言求喻於衆志。蓋民弱而不可

周官析疑

卷之二

六

勝愚而不可欺。苟非至誠動物。以善養人。而別求所以馭之之道。鮮有能喻諸民而服從其教。令者。夏書曰。予臨兆民。稟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故先王顧畏於民。曷惟務正其本。統以漸摩而陰化之。然是八者。亦非上聖至仁。未能自然而各盡其道。故竝使冢宰隨時隨事而詔王焉。

七曰達吏

府史胥徒。有才行特出於衆者。則達之使爲土官也。

以九職任萬民

天之生人。無少壯男女。有是身。則有所居之分。位。有是分。位。則有所治之事業。故名曰職。盈天地之間。有一無職之人。有一不守其職之人。則有家。有國者。必陰受其病。故王公身任天職。必使萬民舍九職。無以託其身。而君臣相與盡志於治。教政刑禮導以董正之。而使無廢職焉。

一曰三農生九穀

此主以九職任民。以上中下之農言之。則可以

周官析疑

卷之二

七

包五地。以山澤平地言之。則不可以包三農。且舉山澤。未有反遺邱陵墳衍者。果爾。則經文當曰五地生九穀矣。周官於山澤之農。所徵惟骨物羽物葛藟草貢。以當邦賦。正以除去平地原隰。邱陵之可耕者。卽原也。則山澤之農。其少耳。隰墳衍之可耕者。卽隰也。則山澤之農。其少耳。先鄭後鄭說俱未安。

二曰園圃毓草木

易氏被謂園圃虞衡。卽三農中無田可受。及受田而有餘力者爲之。非也。山澤之耕地無多。故

即使耕者守其材物。所謂山農澤農也。園圃則地之宜草木而不宜百穀。或華離而不可井溝者。故別爲一職。若沃衍井地之民。雖有餘力。豈能遠離鄉州。以守山澤。或近舍廬井而別開園圃乎。不過於同井比邑受餘夫之田耳。至于無田可受。末世豪強兼井。土滿人聚之區。則有之。先王之世。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利均而難專。民散而不滿。安有是哉。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

周官析疑

卷之二

八

虞衡之職。主長養山澤之材。與及時出而用之。曰作。則兼此二義。飭材之事。盡於飭與化。絲枲之事。盡於化與治。一言而盡萬物之理。是謂聖人之文。

四曰藪牧養蕃鳥獸

載師職有牧田。而牧地不見於經。此與藪並列。蓋牧地也。地有宜于牧而不宜于田者。故小司徒井牧其田野。隨地皆有之。而王朝之牧田。必以任遠郊之地。蓋四郊賓客所會。所用畜物爲

多鳥獸。有宜于藪澤而不宜于平土者。四郊地狹。賓祭用繁。故兼養于藪。待其成而近輸于牧。然後旬稍縣都之地。宜于牧者。其附近農民及公有司都家。得受牧焉。此王政所以卽人之心。而盡物之理也。

七曰嬪婦化治絲枲

不曰女婦而曰嬪婦。非有夫之婦。雖蠶績而不責以布帛之貢也。八材曰飭。引以繩墨。式以模範也。絲枲曰治。漚椎煮練以達其性也。皆變其

周官析疑

卷之二

九

本質而後利於民用。故同曰化。

八曰臣妾聚斂疏材

古無奴婢。子弟事父兄。弟子事先生。屬吏事長官。所謂臣妾。公家及士大夫之家。始有之。春秋傳人有十等。卑臣與僕。臣妾之類。則臣也。士大夫之內御者。公家之女奴。則妾也。無事時皆使聚斂疏材。以自饒益。故雖列九職而無賦貢。與閒民同。農工之家。則聚斂疏材者。卽其親屬耳。世儒或以周官理財過於詳密。疑非聖人之法。

非也。財之盈絀，係天下安危。故易大傳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但後世所謂理財者，惟計民之供及國之用，與聖人所以理財者異耳。蓋財之源在於生之爲之，而不可一聽於民也。財之流在於食之用之，而不可一委於吏也。觀九職之任民，至於聚斂、疏材、遂師之巡稼穡而救時事，至于移用其民、擲長之趨耕耨、并稽女功，所以導民於生之爲之者，視民之自謀而尤悉矣。失財用物考於宰夫，振掌事者之餘財歸於

周官析疑

卷之二

十

職幣、宮中之稍食、官正均之、周廬之月秩、官伯制之，所以察吏而防食用之浮冒者，周矣。禮俗之則，頒於冢宰，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辨於小司徒，所以防民而謹食用之靡耗者，備矣。是乃生財之大道，所以天災不能困而民患無由興也。

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九職之事，專以人力成者，則曰其人。三農商賈百工，嬪婦臣妾，閒民是也。主於土宜而輔以人

力，則舉其地。園圃數牧是也。惟山澤之材生於天成於地，無所用人力，不過使其地之人等之耳。而長而毓之，節而用之，法禁操柄一稟於有司，故獨以官名。

三曰邦甸之賦

不曰六鄉而曰四郊者，六鄉之外，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四郊也。不曰六遂而曰邦甸者，六遂之外皆爲公邑也。

六曰邦都之賦

周官析疑

卷之二

十一

都家各有貢司徒職制地貢而頒職事是也。

七曰關市之賦

關市譏而不征，乃文王治岐之政，或以九賦及關市證周官爲僞非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則市有賦矣。春秋傳偃介之關，暴征其私，則遠關有常賦矣。

九曰幣餘之賦

閒師掌國中四郊之賦，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

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
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
其物則農即以穀爲貢餘七者即以所貢之物
爲賦明矣此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
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
卽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卽虞衡之貢也
圃田數牧卽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
婦臣妾閭民卽邦郊甸稍縣都山澤關市之人
以九職制九賦以九賦待九式貢物之外別無

所謂賦其義甚明康成乃謂口率出泉鄭氏伯

謙又謂卽百畝私田制賦皆未詳考經文故也

。九賦不言鄉遂何也鄉遂之賦見於經者甚

詳故舉四郊以包宅田至牧田則六鄉不待言

矣舉邦甸以包公邑則六遂不待言矣

以九式均節財用

大府九賦各有所待用之多少必與賦相稱所
以節之也職內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所以均
之也用二餘一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尤均節

之大者九式無軍旅蓋甲出邱甸無養兵之費
有事則遣人致道路之委積出畿則侯國供其
資糧此古者所以薄取於民而財不匱也古
之師行未有用饋餉者齊桓東伐主魯西伐主
衛傳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屏屨當時
所過雖以爲苦而齊師歲出力常沛乎有餘實
由於此若王師之出則山澤閒田之所入方伯
連帥之所共其儲蓄必有素矣李鍾儔曰九
式皆有常制者惟軍旅之用無常故不頒爲式

六曰幣帛之式

註以幣帛爲贈勞賓客者贈勞幣帛於賓客中
該之矣此蓋謂給作幣帛之費也祭祀禮神喪
荒賙委皆用幣帛非止贈勞也

八曰匪頒之式

王氏應電以匪頒爲百官之正祿非也九式以
待公事頒祿無與焉蓋古者命士以上皆有田
祿卽鄉遂中下士亦止倍增其田以爲祿所謂
匪頒乃因事而特頒者如冢宰之賞群吏及有

勞績而非武功，不得受田于司勳，小則饒以泉布，大則頒以粟米，以非正祿，故謂之匪頒耳。

九曰好用之式

匪頒慶賜，徧於羣臣者，好用，則王及冢宰加勞所偶及者，或謂臣民食用之式，亦宜大宰頒之，蓋統於九式，非也。九式，國用也。故大宰掌之大司徒主教民，故以儀辨等，以度教節，而小司徒掌飲食喪紀之禁令。州長以下歲時月吉讀法以申警之。黨正所教尤詳，大宰無庸更頒其式。

周官新疑

卷之二

古

一曰祀貢

先鄭以祀貢爲犧牲，蓋據月令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而言，不知是乃不韋欲制爲秦法者，古無是也。其諸庖人所共之好羞與。

三曰器貢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九賦九功，不宜有兵與成器，必貢物也。春秋傳桃弧棘矢以禦王事，又尊以魯壺，所謂器貢，乃此。

類耳

四曰幣貢

王氏應電謂幣貢與服貢相類，故大行人無幣貢，非也。朝覲聘頒皆有幣，無爲更列入貢物。

九曰物貢

邦國獨致貢以粟米，皆取於甸服，所以用利而民不勞也。大行人六服因朝而貢物，各有定此，則每歲常貢以當其田賦所宜上共者。楚於周當在要服，而包茅祀貢也。桃弧棘矢，器貢也，則

周官新疑

卷之二

圭

各以國之所有而物非一類可知矣。諸侯當朝覲之歲，則貢物宜親將之，而不復遣大夫入貢。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獨言繫邦國之民者，畿內都家不世國邑，其民皆天子之民也。外諸侯則得私其民矣。故九兩首列牧長，以示牧長雖尊，不過爲天子繫屬此民與師儒以下等耳。

二曰長以貴得民

長者一官之尹及鄉遂州長縣正皆得自辟屬

吏者也

問晉比長及府史之類

故曰以貴得民

六曰主以利得民

上者卿大夫之家有采地而畜徒隸者地非所專食其土利而已故曰以利得民

九曰藪以富得民

山林川澤皆有民而獨舉藪者財物衆而聚民多也

周官考索

卷之三

六

周官析疑卷之三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敘之

正月之吉康成以爲朔日非也正月朔日王及公卿百官告朔於祖廟然後臨朝而視朔太官之長又於是日和布六典於邦國都鄙卿大夫卽六卿也又於是日受敎法於司徒而頒之於其鄉吏州長又於是日屬州民而讀法黨正亦如之族師亦如之官吏士民不能以一身而趨事於兩地也况層累以至於四三乎考之尚書曰月正元日又臨正月朔旦皆特著其爲朔至正月上日則變文以示其爲上旬之吉日矣詩曰吉日惟戊又曰吉日庚午又曰二月初吉是凡言吉者乃取其辰之良而不拘爲何日也無定日則皆得擇吉以展事而無所牽制矣朱子註論語以吉月爲月朔亦承康成之誤也孔子致仕後無爲每朔必朝以自同於當官者蓋遇君有吉事如冠婚世子生之類則朝服以慶賀

耳其稱吉月謂君有吉事之月而不定其爲何日也。如日月吉則似每月必擇吉日而朝矣。大宰職不條列所以治邦國者以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天子所以治諸侯與諸侯所以自治其臣民者皆具於是矣。布治於邦國卽以典法則柄統職式貢兩頒之也。曰象者非惟書其事且揭其圖使觀者易辨也。不曰治法之象而曰治象之法者曰治法之象則似專縣其象曰治象之法則知並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二

書其法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典法則之建舊矣而每歲必施焉卽上經所謂和而布之者也。牧公侯伯子男守土以牧民者監方伯連帥相監臨者五大夫貳三卿者各一其二則小宗人小司寇也。見於春秋傳者魯季孫爲司寇徒叔孫爲司寇孟孫爲司空宗人則夏父弗忌毀夏當爲之司寇則滅範當爲之其不言小僭也家宰職專任重常以卿兼攝而不別設大夫故魯人稱季氏爲冢卿。左傳從高將僭稱不言小史記

手誤謂孔子由司空爲大司寇吳辨其非晉鄭至具六卿僭亂之極也乃施則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

於都鄙曰設其伍而不言傳以大夫卑不得立兩卿則無所附屬又或公卿所設五大夫各共其職而不屬於兩卿也

八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官成已具於八法而復特舉之非特舉則似言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三

官中之成法而不知乃小宰之八成以待萬民之治者也。八成中政役師田閭里取予出入必就考於司會司書內外諸府祿位則冢宰實詔王以馭羣臣卽稱責質劑地有司治之而司書之版圖。傳別必以閭里爲內宰之市政亦兼統焉禮賓已具於八統而復特舉之非特舉則疑爲示伯行人之所專也賓客之戒具小宰掌之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宰夫掌之卽鄉遂賓興射飲用財之計必考於司會五官之司旅各供其

事而治官之屬實執其總不於太宰職舉之則無本統矣。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

乘宰司徒所涖祀事皆首五帝者四時迎氣之祀且涖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知然者宗伯以

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首田以禮祀祀昊天上帝

帝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司服職祀昊天上帝

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參伍其文則其

義顯然矣司士職孤卿特揖而不言三公與

周官析疑

卷之三

四

此經不言昊天上帝義同易大傳帝出乎震

則四時迎氣各祭其方之帝固有此義屈原九

章令五帝以新中戒大神與嚮服則祭五帝而

以六佐配之祭以前固有其制非呂氏月令之

臆說也

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

日必卜何也案司服職雖羣小祀王必親之若

有一定之期則四時迎氣享先王先公四望山

川社稷五祀無月無之設王有疾或周親之喪

不能涖事者必多矣惟卜然後可於王躬安豫

之日而擇其吉也宗廟之祭本無定期惟四時

設王躬有疾或旁期之喪未可與祭然則冢宰宗

伯之攝位何也羣小祀也若王巡狩征伐則雖

大祀亦攝禮不可廢也或疑月令四時迎氣必

於始至之日然不韋所述未可據以破周禮至

曲禮云大饗不問卜正可與此經相證蓋曰不

饒富則爲圓邱方澤之祀明矣冬夏至大司

樂有明文故小日自祀五帝始也○或疑天子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五

諸侯絕期疾則可使人攝卜以求吉不爲備喪

疾非也喪三年不祭蓋以哀心時感則難致其

誠一以交於神明古者天子雖絕旁期而於五

服內喪皆爲之變素服居外不舉不聽樂如其

倫之喪所以絕期者正爲凶服不可以祭惟絕

之然後可俟殯斂之畢而卜祭耳大夫當祭聞

齊衰大功之喪皆廢天子諸侯獨非人情乎疾

必淹久乃使人攝若暫疾自當俟其間孔子曰

吾不與祭如不祭審此則知卜吉乃義之開

而大指則恐喪疾不能躬親以致其慇敬矣
及執事祗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

下文及祀之日則此不得爲正祭之納亨注疏
似未安詳見大司寇職

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
王亦如之贊玉八玉爵

祀大神如朝日夕月之類祀大示則大社也注
以大神示爲天地是別有五帝之祭列於天地
之上矣蓋上帝之尊非羣祀可匹故特言之而

周官析疑

卷之三

六

後以大神大示並列焉大司徒職祀五帝下即
繼以享先王則中包天地以下諸神示之祀益
明矣疏謂天地亦應有賁八非也凡以依神
天地不祿不可以人道求也況設八乎又謂無
彝尊亦非也天地雖無祿而既有爵安得無彝
尊蓋尊以爵陳亦猶黍稷之簋敦耳疏謂酌以
獻尸則誤矣

人朝親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八玉爵

朝親者少則冢宰不與小宰職凡賓客贊受幣

受爵之事是也○會同必於國外以諸侯衆至

其車馬旂旗攷案朝內不足以容也王氏應電

謂諸侯朝觀及免喪皆以已事入見故受之於

朝廟會則天子以事而召諸侯同則天子不巡

狩故於王城之外或於諸侯之國以示徃見之

意非也以事屬諸侯或不能巡狩而出國出畿

以就之則與春秋傳所載天王下勞晉侯同大

悖於君臣之義矣又云在外則禮畧費省亦非

也饗食饗積豈可缺省饗積則各致於其館饗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七

食則以四方分日而徧邦國禮雖亡以事理推
之可知其謬

作大事則戒於百官贊王命

不曰大軍旅而曰作大事者大封大役大寇大

裁亦當戒於百官而贊王命也命辭雖內史

爲之而太宰始必佐王定謀中必佐王斟酌及

戒之時又佐王申警也

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

覆出冢宰見不復決於王也如曰凡邦之小治

聽之雖謂仍復於王可也春秋傳趙武欲一獻曰武請於冢宰矣以得專賓客之小治也

歲終則令直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正其治者聽其所當爲之事也聽其致事者聽其所已爲之事也廢退不職者置仍使居職任事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誅有以刑辟言者司烺職邦若屋誅則爲明寔

周官析疑

卷之三

八

是也有以詰責言者八柄誅以取其過是也此即取其過之誅蓋羣吏之不職者每歲之終已廢之矣至三歲大計任職而有過差者則詰責之有功正於賞者者能其職則終守焉非大材德不得驟遷而居公卿之位故惟加爵命厚祿賜以爲勸也廢置之權事故必以告王誅責之事微專之可也

小宰

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官之政令凡官之糾禁

王官之政令官中之事也凡官之糾禁則事在官外而關涉於官中者如王后世子夫人世婦之弔事則有蹕衛儀法內外宗春官世婦下及女奚之出入於王官則有班次期會皆有糾禁所治不止后官也曰王官則后官兼之矣正歲以官刑憲禁於王官是也官刑使大宰之貳掌之則雖天子不得私喜怒而妃妾驕恣虐下之患不禁而自弭矣○冬官亡小司馬闕四官之貳皆專掌一事爲正所不兼故首列之小宰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九

官刑小司徒之教法小宗伯之神位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是也刑典教典皆太宰所建而小宰小司徒復建之者每歲正月和布治教則官刑教法亦得與太宰大司徒共審定也小宗伯之神位亦曰建者祖廟而外所增有繼世之宗兄弟嗣立所奉有同官之圭壇兆或有遷移社稷或有變置以至會同軍旅出役禍火之禱祠則爲位天地之大哉類社稷宗廟明爲位皆因時而特建者六典八法八則之建於太

宰舊矣而每歲復施焉。卽此意也。惟小司寇不言建。蓋外朝之位叙進而問之儀一定不移。無所爲建耳。太史通古今明天道達人事。故與太宰同建六典。舍此無言建者矣。康成以建爲明布告之。蓋未達於此。小宰所以建官刑者。以治王宮之政令而習察其情事也。

堂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大宰職賦先於貢者。論政教之次第由內而達外也。此貢先於賦者。綜財用之大凡舉遠以及近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

十

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

周官羣吏有以府史胥徒言者。小司寇外朝之位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是也有言士以下者。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是也有兼大夫以上者。司會堂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是也。大府及地官之州長遂師司市冢宰三歲可門廛人亦當致計於司會。

大計羣吏之治則并兼太官之貳。司會職周知詔王及冢宰廢置六服之孤。至此職則三公六卿並在其中。觀下經以叙正其位可見。春秋傳王使委之三吏。正謂三公。

一曰以叙正其位

正貳司旅之位尊卑顯然。似無所用其正。而六叙首列之宰夫正位。並上及於王。蓋必朝位先正而後可以叙進其治也。其中或以三公兼六卿。則以六官爲叙。若顧命畢公之班在四。毛公之班居末之類是也。他如鄉遂之吏與王朝士大夫爵同而班必異。三等之國其卿大夫之班參錯不齊。尤不可不正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

十一

三曰以叙作其事

所謂作者。如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田役。或留治官中之事。或作以從王。以叙然後勞逸均而無爭競退讓之弊。

五曰以叙受其會

或謂會兼政事非也。會雖有以治狀言者。而此

所言則專指財用以政事之功狀。即上經所謂進其治也。

六曰以叙聽其情

情或身家之私或職業功緒有當以情白於上者。注爭訟之辭未安。

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

天官之屬教禮政刑事五典之綱維無不統焉。

王畿侯國六服四裔之政令無不行焉其切於

王身者獨起居游燕飲食衣服左右贊御之事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主

耳劉氏彛項氏安世乃謂天官六十皆王者所

用以自治偏而不舉矣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專達兼有長與無長者

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

萬民何以均管子曰先王使農士工商民交

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以相過也是以民作一

而得均此周公精意寓於九職任民之中以爲

富教之基本者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皆原於

此

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

懷賓客宜列於禮職乃列於教職者朝覲會同

聘類之賓客則禮職和邦國之事該之矣此所

謂懷者亦主於教也如諸侯歲所貢士及四方

之商旅則使慕王朝風教之隆喬荒之貢使則

使知中國禮義之美也

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太宰所建之六典即小宰所辨之六職六典所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主

以治官府百官六職不覆列者以職即官府之

所守也六職所謂節財用懷賓客事鬼神聚百

物除盜賊生百物皆典之所該也故於典畧之

而職則詳焉治典曰以經邦國以紀萬民職則

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何也有經邦國之典奉

職者守經而不失使各得其分願則邦國所以

平也有紀萬民之典奉職者循紀而不違使各

致其力庸則萬民所以均也教典曰以安邦國

以擾萬民職則曰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何也邦

國式於教而安無異義也。上之施教。因擾故於典言之民能服教。則寧故於職言之政。典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職則曰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何也。平者輯大字小而無所私。故於典言之服者。建威銷萌而不敢犯。故於職言之均者。賦役有式。番代有常。故於典言之正者。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於職言之事。典曰以富邦國。以生萬民。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何也。邦國承其事而富。無異義也。生則著其所以生之理。故於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五

典言之養。則備其所以養之事。故於職言之春。秋二官。典與職無異辭者。禮有常經。刑有彛叙。邦國萬民。守典奉職。無異義也。治職平邦。國均萬民。與政典同辭者。政典就軍旅一事而言。治職則兼教刑政而言也。六典及六職。皆不及都鄙者。以邦國該之。所以治官府萬民者。邦國都鄙之所同也。

二曰賓客之聯事

國語。單子稱周之祿官。敵國賓至。司徒具徒。甸

馬陳錫司。空視塗司。寇詰姦。其餘關尹。門尹。甸人。膳宰。天官之屬也。宗視春官之屬也。蓋六官皆有聯事焉。

六曰斂施之聯事

六聯惟斂施事不紛。然稅斂地官之事也。而受法於司書。入於大府。則天官亦有事焉。征役之施舍。亦地官之事也。而國政不及國子。凡國之政事。諸子存游倅。則夏官亦有事焉。

一曰聽政役以比居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五

必有爭有訴。而後聽之。穀出不過藉。無所用其聽。政謂諸職貢物也。如嬪婦百工有疾病。園圃藪牧有耗敗。商賈有折閱。宜薄其征。或免之。故必以比居為證。

五曰聽祿位以禮命

以位爭者。或聘類饗燕。三等之國。卿大夫士位各有當。或軍旅田役。王朝之士。與鄉遂公邑都家之吏。位次之高下。不以爵列為差。以祿爭者。古者祿以田邑。黜陟于奪行焉。前後彼此相承。

授久暫多寡。或不能盡得其平也。

七日聽賣買以質劑

書契質劑。傳別舊說皆相似。而指不分明。以義揆之。書契官相授受。難以抵冒。泉府賂物者亦與其有司辨而授之。無庸各執其一。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是也。他書言左辨非辨。乃士燕人質劑用於賣買。事無久羈。各執其一可矣。無庸保證。若稱貸。則償或不時。人有存沒。苟無地傳變。詐必滋。皆因事而爲之制爾。

周官析疑

卷之三

去

八日聽出入以要會

官府掌財用者。皆有出入。其有爭辨。則以要會核正之。取予以一物。言出入以總數言。○李光坡曰。取予以司徒散利。遣人施惠。官予之民取之也。出入如泉府賂物。叢師春頒秋斂之類。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溫。六曰廉辨。

官府上羣吏之治狀。而小宰聽之。斷以六計也。羣吏之治。皆以廉爲本者。不廉則善與敬正。

非真而能與法辨。適足以濟其惡。然徒廉而無

善能。敬正法辨。亦不足以臨民。泣事故。又以六

者斷焉。聽其財用之治狀。則廉與貪不能掩矣。

聽其職業之治狀。則善能敬正法辨之實。可差

別矣。王氏安石謂治弊曰弊。與尚書丕蔽要

囚。春秋傳蔽罪邢侯不合。又以廉爲察。亦非也。

曰聽。則察在其中矣。蓋聽斷乃所以察之也。

以濫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用役喪

荒亦如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七

聽其治訟

祭祀賓客軍旅三合田役喪荒爲七事。朝覲會同。卽賓客之事。不得別爲二。故聯事以賓客該之。六聯言賓客而不言朝覲會同。此言朝覲會同而復言賓客。何也。賓客所該甚廣。如小司徒職所謂賓客。則諸侯之聘使也。王燕羣臣。鄉大夫州長興賢才。皆賓客之事。官之聯事。細大畢舉。故以賓客該之。至小宰所令。不過朝覲會同之戒具。其他賓客之小治。則有司以式法供之。

不令於小宰。故特出朝覲會同以示小宰。所令賓客之戒具。獨此四者。猶祭祀之戒具。小宰宰夫。通掌之。而太宰所掌。獨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之戒具也。施舍治訟之事。紛非小宰所能徧也。蓋亦令百官府治之聽之。○大宰掌誓戒。小宰有戒而無誓者。惟大祭祀。然後有誓。大宰專之矣。師田之誓。則王及大司馬臨之。荒札之誓。則大司徒主之。小宰不與焉。賓禮役事。則無所爲。誓故惟掌其戒。俾百官府警其事而已。大

周官析疑

卷之三

六

宰掌具修。小宰有具而無修者。惟大祭祀郊壇寢廟及時必修治。次祀小祀。門行霽竈之類。無所爲修。至山川邱陵墳衍之兆。各因其方。賓客軍旅道路館宿之修。各於其地。非小宰所及也。田役喪荒。更無所爲修。故惟掌其具。俾百官府供其物而已。六官之典。不出七事。而小宰通掌之。何也。太宰所專掌。乃王修身齊家之要。進退百官之宜。惟喪祭賓客之盛禮。乃左右王躬而無暇及乎其餘。故七事皆統於小宰也。就一

事而言之。則六官之長掌其大。六官之貳掌其小。而亦有兼大者。則佐其長也。如大祭祀。大宗伯祇滌濯省牲饌。而小宗伯亦祇滌濯省牲饌。大喪。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而小司徒亦帥邦役大軍旅。大司徒治徒庶之政令。而小司徒亦帥衆庶。是也有於大事中專司其一節者。小宗伯大祭祀逆盥大賓客受將幣之齋。小司徒祀五帝實饌水。大賓客前王。是也有通掌其事而不佐其長者。小宰通掌七事之戒具。是也。六官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九

之考亦然。宰夫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鄉師大軍旅田役正治其徒役。則佐長貳也。鄉師大祭祀羞牛牲大喪帥民而至。肆師大祭祀大喪涖筵几築鬯。則專司其事也。有通掌其事而大小並舉者。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小行人大客則攢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之類。是也。其並舉小大而不稱凡。何也。宰夫所掌。獨小官之戒令。不兼大官。而治事則通大喪小行人則大客小客。其事各殊。不得不別白之也。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裸將之事

曰凡祭祀者冢宰所贊玉幣爵之外餘祭祀皆小宰贊也裸將則小宰通贊知然者大祭祀宗伯蒞玉鬯省具以示虔也凡祭祀小宗伯將瓚裸奉器以待用也他職無及裸事者則贊王裸者惟小宰明矣其不曰小祭祀者以贊裸兼大祭祀又或冢宰以疾與喪不得與則大祭祀之玉幣爵亦得攝贊故以凡祭祀該之社稷有裸以配者人鬼也山川有裸以其守為神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三

注芒氏之君守封禪之四方有裸以勾芒祝融

五官各司其方也

凡賓客贊裸凡受爵之事凡受幣之事

曰凡賓客者大朝覲會同則受爵與幣皆冢宰贊也不曰小賓客者以贊裸兼大賓客又冢宰有故則大賓客之爵與幣亦得攝贊故以凡賓客該之王不得躬祭大宰大宗伯攝明著於經而無六卿喪疾使人攝位之文蓋二卿既攝王祭則所共祀事必各以其貳攝可知矣

六卿各有

事無相攝之通故小司徒小宗伯小司寇所掌皆獨言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主

小祭祀小賓客而小宰職則曰凡祭祀凡賓客明冢宰攝王或自有喪疾則小宰有時而兼攝也舉例於小宰則五官之貳皆得以攝其正可知矣小宗伯職既曰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又曰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不獨祭祀為然可知矣肆師職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又以明正貳之事惟攷得攝官屬中雖有付尊於攷而並於貳者而各有專司不得舍其職事而相代也祭祀喪紀大宗伯或攝王或攝后小宗伯二人設並有事故則大宗伯之事亦不得不以肆師攝矣故特舉以見例明五官皆然並攝正貳猶有自共其職者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冢宰縣治象之法於正月歲終終民方無事也小宰帥羣吏觀治象之法於正歲歲更始吏將有事也疏據此謂縣治象亦以正歲誤矣吏觀

法於官府。不必於縣之日。小司徒正歲。命羣吏考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則吏觀法於官府明矣。諸官以歲時序事者。皆先言正月。次言歲終。末言正歲。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春秋傳曰。在北陸而藏冰。與凌人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合。則正歲爲夏之正月無疑矣。乃退以官刑憲禁于王宮。

司寇掌野刑。軍刑。鄉刑。官刑。國刑。而不及官刑。以官刑小宰所特建也。賈疏乃謂小宰得秋官。

周官析疑

卷之三

圭

文書而表懸之誤矣。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小宰皆執其貳以佐冢宰。而八柄八統九職九兩不與焉。所專掌則邦之官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七事之法也。蓋八柄八統九職九兩。所以持政教之樞紐。盡萬物之性命。正天下之統紀。乃天子之事。而冢宰贊焉者也。邦之官刑。六叙六屬六職六聯八成六計七事之法。乃冢宰所統而未暇詳焉者也。以小宰而上參四者。則體不順。以冢宰而下與八者。則

日有不暇給矣。

周官析疑

卷之三

周官析疑卷之四

宰夫

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治有以功狀言者小宰以叙進其治以六計弊羣吏之治是也有以職業言者宰夫叙羣吏之治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是也蓋職業者所當治之事功狀者所已治之迹故通以治言之先鄭謂宰夫主諸臣萬民之復逆疏謂宰夫恒次叙太僕小臣御僕等使辦理此復逆之事皆

周官析疑

卷之四

一

非也宰夫所叙者羣吏之職事耳諸臣萬民之復逆王與冢宰聽斷之其事施行必下於羣吏故叙羣吏之治以待之其文與賓客之令相次則謂羣吏待其事而非宰夫主辦次叙復逆之事可知矣諸臣舉復萬民舉逆互文也又諸臣復多逆少萬民復少逆多故各以多者言之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徵召其人也令使承其事也司書逆羣吏之徵令則所徵於民之財賄所令於民之役事也

八職與六屬六職事相類而別掌於宰夫何也屬有定數職有經事所謂掌官成以治凡也於每職中別異其事以分屬其人所謂掌官法以治目也且八職下逮羣吏又小宰所不暇詳也一日正掌官濫以治要二日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濫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正與司同曰官法者法之定則正下於司以布之法之行則司報於正以質之無二法也師則掌已成之科條所以佐正之不逮而分其任也

周官析疑

卷之四

二

旅則舉其常數而已

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或疑貢賦有經財無由長不知成周之貢賦出於九職與後世異如一邱一甸草萊闢農功修則公田之入必歲益矣虞衡得其職則材木珍異必較豐矣園圃藪牧盡其力則果蔬羣畜必日滋矣是以當官者有賞耳此職及司會皆掌百官府羣都縣鄙之財用而事各異司會乃句考要會之文書此職則檢驗其財物也財物

之失或由疎忽故誅以警之會計抵冒則作姦犯科或昏庸不足以任職故廢而易之劉氏彞謂宰夫據司會所句考而得之誤矣足用者所用無旨濫而常充善物者所藏皆完好而無敗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

小宰以法掌祭祀之戒具而宰夫復以式法掌之者小宰所令特物所當供耳宰夫則並詳其用財之多寡故曰式法

周官析疑

卷之四

三

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

凡禮事謂賓客軍旅田役喪荒之事也祭祀則兼掌其戒而六事則獨比其具者祭祀多王所親蒞也故小宰戒事而宰夫申之惟恐其不豫也六事小宰戒之則承事者知庀矣財用之式出於冢宰故供具必宰夫比之

賓賜之殮牽與其陳數

賓賜謂常禮外或有加賜聘禮所謂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春秋傳所謂厚其燕好是也如賓以

事故久留或主君所親敬則加賜必具殮牽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

注謂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非也冢宰職無掌戒令之文蓋六官之正貳及攷與所屬中下大夫於喪紀皆有常蒞之事如大宰之贊贈玉舍玉小宰之受含禭大司徒之屬六引小司徒之帥邦役鄉師之御柩送人之屬六綽遂師之抱磨是也春夏秋三官之屬皆然故於本職各明著其所蒞之事示無待於戒令且非宰夫之所

周官析疑

卷之四

四

得戒令也自士以下則諸官之屬宰夫皆得戒令者以各有共具按喪紀之見於五官者大夫兼共其物天地二官所共喪事尤多詳考可見其材物必取諸大府其會計必攷於司會故戒令並掌於宰夫而五官之正貳轉不自戒令其屬耳於三公六卿之喪曰官有司則旅所帥爲家有司可知矣

官正

掌王官之戒令糾禁

此職所掌之令與糾禁與小宰同而獨無攷蓋

政惟小宰得專之。宮正則承所布之政而加以戒令糾禁焉耳。所掌之戒與宰夫同而增令與糾禁蓋申宰夫之戒而隨時以令其事因事而糾其行明禁以防其踰也。宰夫總爲警戒所謂掌官法以治目也。宮正條分而縷析焉所謂掌官常以治數也。而小宰掌官成以治凡亦於此可驗焉。王宮之羣吏士庶子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宰夫書其能者良者其稍食官伯均之宮正申之然後以達於小宰小宰特受其成耳。

周官析疑 卷之四 丑

所謂凡者辨其人爲一類會其用爲一類上下其祿秩爲一類凡百官府之考課皆有此三類而祭祀賓客七事又各爲一類於小宰則爲治其凡於諸職諸事則爲執其總也。

夕擊柝而比之園有敝則令宿其比亦如之。

平時當直者舊代有故則盡入宿衛。

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

既辨外內而禁其非時出入其出入犯禁又有

幾焉曰奇袤者政教之行入皆良正有獨爲邪惡者則奇卑而無與爲偶也。稍食惟見宮正內宰廩人三職蓋宮正內宰頒之而廩人給之也。宮正所會以給士庶子及宮中羣吏之府史胥徒者內宰所會以給內人及奄奚女工者以其俱在宮中貴賤同受米於廩人故不曰祿而曰稍食若六官屬士卽未得受田亦宜受穀粟於司祿故別異之。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周官析疑 卷之四 六

官府羣吏所居次舍士庶子宿衛者所居也。自辨外內而時禁至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謂羣吏也以執事於宮中故辨外內而幾其出入以有職守故稽其功緒以有徒隸故去其淫怠奇袤之民會其什伍教之道藝謂士庶子也以羣萃於周廬故會其什伍以職惟守衛故教之道藝月終會其稍食歲終會其行事則羣吏士庶子之所同也均其稍食者時其事之繁簡勞逸而上下之也會其稍食者總而計之也於士

庶乎不言均其稍食者月終則均秩於宮伯聯見之矣

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次舍令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自修火禁以下三事皆蒙上令於王宮之文宮正令鐸令蹕令燭耳非身自爲之 王氏應電

謂邦事卽小宰之七事非也惟祭祀賓客王必親之故蹕耳師田則王或不親大喪王居廬小

周官析疑

卷之四

七

喪未殯王亦不宜出至役與荒則執事者治之無所用蹕卽三公孤卿董役視荒亦所至之地爲之辟乃秋官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所掌非宮正所及也康成謂祭祀稷五祀於宮中祭先王先公於廟中亦非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皆在宮中中門之外不得以宮廟分 鍾琬曰王氏應電謂宮正於王宮之事無所不統備引師氏保氏膳夫醫師舍人司隸閭人禁暴氏司士九職之事以相證牽合傳會多與經文顯

悖惟師氏保氏司士與宮正並掌士庶子尙爲有據但師氏保氏所教乃學於虎門之士庶子而宮正所掌則宿衛於周廬者大喪宮正授之廬者乃王族百官而司士令哭無去守則謂士之有守者雖哭不得離其局其事各不相蒙而漫以汨經義不發其蒙恐後學復爲所惑也

宮伯

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

注疏謂士宮中吏之適子庶子其支庶非也宿

周官析疑

卷之四

八

衛之士有二類司士職王族故士其一也外此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於成均道藝未成而謹信強力行無偏邪則任以宿衛無棄材也庶子乃諸子職所謂國子之倅平時各修業於鄉學詳見大胥掌固職其不能升於司徒司馬者亦皆取其子弟以備環衛之義且八次所用員數恐亦不能充先鄭說固未當而賈疏曲護後鄭更爲支離

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

魏氏了翁謂師氏保氏之教已詳故官伯惟掌其政令非也師氏保氏所教乃與大子共學者宮正官伯所掌則宿衛之士庶子宮正既教之道藝故官伯不復掌耳注疏謂作士庶子以從大子而爲徒役非也士庶子入學與大子齒不得謂之徒役且諸子職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所用卽士庶子無所用徒役也此所作徒役乃士庶子次舍中供其洒掃

周官析疑

卷之四

九

食飲者蓋官伯徒二十人僅可給官中徵令士庶子之徒役必取諸其家以出入於王宮必限其數核其人故曰作也若官正所掌官府則各有胥徒然所謂去其淫怠與其奇袤之民亦兼掌吏之家衆

若邦有大事作官衆則令之

易氏被謂士庶子之職有出而守禦國鄙者諸子職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是也有宿衛王官者官正職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無去

守而聽政令是也恐未安太子無帥國子而守禦國鄙之理所謂惟所用之謂官廟之事耳若變出非常則所謂聽政令者又未必皆守而不

賞

月終均秩官正卽據之以會稍食歲終均叙卽據之以會行事冢宰亦以是廢置焉三歲大計亦以是誅賞焉五官所以考其屬者皆可以是以

周官析疑

卷之四

十

推之官正兼掌羣吏士庶子故曰官府次舍統宮內之直廬也官伯掌士庶子之宿衛者故曰八次八舍獨宮外之周廬也獨官伯有授職事之文者諸子本無爵位故以宿衛之職事授之若官中之官府各有常職無俟於特授故官正第稽其功績也官正不行誅賞者羣吏之誅賞則冢宰詔之士庶子之誅賞則官伯行之而官正所謂會其行事者正冢宰誅賞之所憑也官伯專行誅賞者士庶子無官守其爲誅賞也

微必以達於冢宰則煩且瀆矣。若有位者之誅賞雖冢宰必以詔王而不敢專也。古所謂誅多以譴訶責讓而言。記曰齒路馬有誅。春秋傳誅屢於徒人費不得鞭之見血是也。

膳夫

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

先舉王之食飲膳羞而後言養王及后世子。則知后世子之膳羞皆在王所舉之牢。及朔月月半所供庶羞醬醢醯醢物百二十饗之內矣。

周官析疑

卷之四

十一

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

王安石謂人主當享備物以康成注此經辭不別白而康成之誤則因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饗醢人職王舉則共醢物六十饗遂謂王日一舉備用此數不知醢醢二職乃朔月月半共之以備旬有五日之用內饗職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是也在禮王與后同庖日中而餽不敢暴天物也乃日備百二十品之羞醬百二十

饗之醢與醢物乎。况遵豆有數豈能盡陳百二十品之羞而醢醢以饗共則非一朝而罄之明矣。

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

大司樂職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爲常饌明矣。若常饌日舉大牢則大食何以加焉。鼎實經無明文疑疏所列乃朔月月半之饋常日雖十有二鼎所用不過少牢。玉藻天子日食少牢。月太牢是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又曰天子社稷皆太牢則羣小祀不敢用也。而乃日以自奉乎。

周官析疑

卷之四

十二

以樂侑食

王食必以樂侑者聞和聲則心億而氣行也。遇變而不舉又所以使王惕然於天時人事而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也。陳氏賜謂大司樂職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則恒食無鐘鼓非也。惟大食之鐘鼓大司樂令奏故特著之下經以樂徹於造正朝夕恒食也。既以樂侑則

有鐘鼓可知不言令者以常事畧之耳或曰其
宜卽膳夫令之如大祝之來替令卑舞或食上
樂人自奏鐘鼓而舉樂如進機進羞工乃升歌
諭語疏天子諸侯每食作樂樂章樂師各異按
左傳甸難之亂宋公欲召向巢聞鐘聲曰夫子
將食則國君以上可知

以樂徹于造

徹於造食之處穀羞所未徧以供日中及夕之
餽也

王齊日三舉

周官析疑

卷之四

三

劉捷曰王齊於外則公卿大夫士皆有事焉后
齊於內則夫人嬪婦女官皆有事焉王后同庖
故日三舉而以其餘給內宮內外朝之供饌備
肉脩之頒賜所以稱事體而卽人心也楚語王
舉以大牢祀以會韋昭注會謂會三牢蓋據此
三舉爲義惟郊有帝牛稷牛宗廟社稷山川百
祀絕無用三年之禮惟齊爲祭祀故
義耳自東漢以後先儒傳授皆以爲齊則三
舉至明王氏應龍乃謂當作則不舉亦似有見
或曰王於齊期十日內凡三舉異於平時日一

舉也

王燕食則奉膳贊祭

天子有族食及羣臣禮食之禮又或故舊姻親
入見而賜食故以燕食包之惟禮食當與公食
大夫同不設胾俎至族食王必親預賜食或常
朝夕進膳時而在王之側故膳夫奉膳贊祭也
鄭注日中與夕食乃常膳不得曰燕劉捷曰
王安石謂餽不祭王膳用六牲祭必以他牲非
也牢肉既分三時則日中及夕不必以朝食之

周官析疑

卷之四

古

餘祭亦不必以他牲祭也王與后同庖異饌而
分祭祭祀尸賓主人主婦各有祭則牲體肉物
既分卽各爲新潔而不嫌於殘羹明矣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
觀此則王燕食非日中夕食義益明族食禮食
事重且多不宜舉燕而遺食也饗乃君臣相
接之正禮故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其禮極
嚴燕雖以示慈惠而賓主百拜雖脫屣升堂後
獻酬拜起坐止之節仍不廢也拜起坐立之禮

惟飲酒可行。若一食之間。賓主百拜。倏起倏坐。則氣體爲之不寧。故公食大夫禮。禮皆行於未食之前。及將食。則公退辟於箱。賓三飯。公致酬幣。復退辟於箱。以俟其卒食。大夫之相食亦然。主君食鄰國之臣亦然。皆所以安賓也。若侍食於君。則可以安坐從君而食矣。

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記稱君與夫人同庖。周官雖無王后同庖之文。然膳夫及庖人內饗三職。王與后世子之膳羞。

周官析疑

卷之四

五

文竝相連。正以明后世子之膳。卽王舉之牲體。后世子之羞。卽共王之醬物醯醢耳。賈疏謂世子不與王同庖。乃用此爲徵。誤矣。

惟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

王后世子之膳不會。非凡用皆不會也。蓋品味有常。不敢以異物供。無所用會。非恣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故王后之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皆以有常式也。世子則服不敢備多寡。惟王命而服會矣。飲無常期。疎數惟上命而酒會。

矣。食無加獻。有無惟王命而膳禽會矣。惟膳則朝夕有常。故與王后同耳。比事以觀。則其義顯然矣。

庖人

凡其死生蠶麤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於王之薦羞。獨曰物者。如天子牲孕不食之類。共祭祀之好羞。

王氏安石謂先祖妣平生所好。祭祀則特羞。

周官析疑

卷之四

其

之王氏昭禹引文王之舊歌。曾皙之羊棗。以證之。皆非也。屈到嗜芡。有遺命。宗老將薦芡。而屈建命去之。周公乃用此爲祀典乎。

凡令禽獸以瀆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入兼賓客不盡用。禮終而以歸於有司者。其出也。以法授將命者。其入也。仍以法授牛人羊人之屬。

內饗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

選以俟饋則知醢人醢人所共百二十種乃素以待饗人之選而非一朝而罄之矣

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膳夫於王朝夕恒膳授祭品嘗以及燕食稍事皆有事焉故必親饋王后居深宮世子從師保而學於虎門皆別有饋者內饗共其膳羞而已注謂膳夫掌之掌其式法也內饗共之共其品物耳疏乃謂內饗言共爲親饋王昭禹又謂言共不言饋蓋降於王誤矣

周官析疑

卷之四

七

豕盲眊而交睫腥

望者視遠而目揚也豕視下而近望視則反其常

凡燕飲食亦如之

賈疏謂王后及世子之燕飲食非也王后世子朝夕膳羞則內饗掌其割亨煎和已見上經若恒膳之外間有食飲則所謂稍事也蓋王燕羣臣與羣臣禮食及歲時燕食皆內饗掌其割亨正與膳夫職燕食燕飲酒爲類若用注疏之說

爲王后世子之日中夕食及燕飲酒則宜用朝膳所存牲體不宜別有割亨且其文亦不宜次宗廟祭祀之後

凡掌共羞脩刑膳胖骨鱠以待共膳

少牢司馬升羊右胖司士升豕右胖膳人歌謂文無所出誤

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饗人共之

特出饗人明親共其事也膳夫通掌肉脩之頒賜其頒賜左右僕御宿衛之士則內饗共其物

周官析疑

卷之四

其

而不親其事者好賜則或以體賢教老或以勞功展親故內饗親之如曰共王好賜之肉脩則徒共其物之辭耳

外饗

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膳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

視內饗所共少胖骨鱠者於下牲體魚腊該之也內饗所掌宗廟之祭祀也禮宜備物外祭祀則兼次祀小祀且有魚腊則宗廟不待言矣或

謂羣小祀不用牲、或用魚腊、按肆師職次祀小祀、無不用牲者、

邦饗者老孤子、則掌其制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程子以饗者老孤子、外饗掌其制亨、遂謂饗未嘗無食、似未安、饗禮九獻、主飲食、禮九舉、主食、饗時不過共其牲體之制亨耳、無食也、

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

大喪紀實鼎俎者、無文、何也、凡大祭祀小祭祀、

周官析疑

卷之四

九

及饗食、奉牲羞肆、皆諸官之正貳帥其屬而共之、而司馬有喪祭奉詔馬牲之文、則凡牲視此矣、庖人共喪紀之庶羞、而不及牲事、以此小喪紀、王官之事、而掌以外饗、何也、內饗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故所兼惟宗廟吉祭、膳夫職無喪紀、亦此義耳、內饗本職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宗廟之祭、特以時舉、且所掌惟割烹、故先膳羞而後及祭祀、外饗所掌祭祀殯饗饗食獻賜、皆以時舉、則先其重者可矣、喪紀尤非常、故末

列之、稿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則膾脯羹菜之屬、宜外饗掌之、

亨人

職外內饗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

辨膳羞之物、以爲爨亨煮久暫緩急之齊也、其物之美惡、則饗者辨之、

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李鍾旺曰、公食大夫禮、大羹、沽不和、實於鉶、公親設之、宰夫設鉶四於豆、西是賓客之大羹鉶、

周官析疑

卷之四

十

羹

周官析疑卷之五

甸師

帥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饗之事

王藉千畝以上農夫爲率。徒三十人足矣。敬其事而勤易焉。倍之可矣。多至三百人。正以外內饗所用之薪蒸。若通賦之畿內。則有輸送之擾。故使甸徒取之近郊之山林。以便事也。而限以三百人。又以杜有司徵取之浩浮。王宮食用之廣侈也。王氏應電乃謂農功之時。非三百人不

周官析疑

卷之五

一

共野果臝之薦

場人凡祭祀共果臝。此則專薦宗廟與

喪事。代王受眚哉

周公以嗣王生長富貴。必知稼穡之艱難。乃能知小民之依。而所其無逸。故特爲此禮。以示不躬耕。帝藉以事上帝。神示則王宜受眚。裁今以

喪廢藉。非得已也。故甸師可代受焉。則無故而

不親耕。以共粢盛。其爲神示所不饗明矣。

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

賈疏。同姓。絕服之外者。絕服尚然。則有服者可。知其說是也。魏氏了翁。乃謂五服之內。則在議親之辟。夫曰議。蓋從末減耳。若大罪。可無刑乎。

獸人

掌豭田獸辨其名物

先王既有四時之田。以習武。豭又獸人。事除

周官析疑

卷之五

二

田中之獸。故辨其名物。無害於稼者。則不罾。不足以共祭祀。喪紀賓客。膳羞者。則不獻也。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冥氏穴氏專攻猛犸之獸。慮其害人。獸人則兼

取其可備膳羞者

時田則守豭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

掌豭田獸獸人自豭之也。故以時獻其所獲。王

時田則從而守豭。以備禽之逸也。故令注於虞

中

凡毛筋角入于玉府

入於玉府見於天地二官者五卽是以考之而玉府所用之有節與不盡利以遺民並見矣公家所養之獸皮毛筋角惟入其中玉府之用者則知餘皆不入於內府而以遺有司及府史胥徒矣。獻人胥徒至三百餘人所取於川澤多矣而自所獻魚物外惟入其鬚骨之尤良者則知其餘魚物及鬚骨皆聽其私之而不問矣。澤中珍物最多惟取其宜入玉府者則知其餘財物

周官析疑

卷之五

三

並頒於萬民而可當邦賦者則以遺其地之人守財物者矣。屠者之皮角筋骨惟取其宜入玉府者以當屬征則知餘皆聽其交易而不斂矣。遂師入野戰野賦於玉府而內府總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則知玉府所入止野之良貨賄而內自都家外及六服之貨賄若者賈者並入於內府矣。羣儒之說不偏不該皆未得其要領。龔繆曰犀人入皮角筋骨此職則入皮毛筋角蓋馬牛之革可用而毛則無取焉六獸則獐

與有毛者皆可用而骨則無取焉舍大裘而外無所用羊皮而斂之者掌皮故玉府不入也

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凡田獸謂百姓之獵者王制四時之田天子諸侯大夫既殺縱民使獵民居山澤間者亦不禁其取獸角人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是也蓋天子諸侯蒐狩之政令掌於司馬而獸人所掌則百姓田獵之政令耳凡漁者掌其政令義同

周官析疑

卷之五

四

獻人

辨魚物爲鱣鼈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鱣鼈

王之膳羞列於祭祀賓客喪紀之上者其用爲多也膳夫庖人內饗三職后世子之膳羞皆與王連舉故他職但舉王以舉王則后世子不待言也獸人鼈人不言共王獨於獻人言之者膳羞之用魚爲多野獸不可時得鼈非恒膳所必需故不言

以時簪魚鼈龜蜃凡狸物

龔繆曰兼言魚者簪互物而適得魚亦不棄也
祭祀共應贏蜺以授醢人

應贏蜺獨舉祭祀者鱗互之物以共膳羞者爲
多豆實則主於祭祀而後及其餘也授醢人百
日前授之

腊人

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臠肝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
脯腊凡乾肉之事

周官析疑

卷之五

五

李光坡曰肝半體也少半饋食司馬升羊右肝
司士升豕右肝注云片似無據 內饗無賓客
喪紀之事疏兼言內饗誤

醫師

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王氏安石以五毒五藥破鄭注非也凡藥物必
先辨其毒之有無輕重而醫所用曰聚毒藥則
無毒者不待言矣如言藥而不言毒則瘍醫以
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疑別有爲毒藥者五而

非藥矣且五藥草木蟲石穀也五毒止石部中
之五物耳疾醫無所用之即瘍亦不時用也而
以先百藥何義乎

凡邦之有疾病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疾醫職曰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而此職
曰邦蓋雖統萬民而以主官百官府爲主也

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
下

十失四者尚得食於官以是知醫之難其人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五

六

然必試於醫師歷歲年而後差其等其失之多
者必隨時而細之則衆知其不可冒而不敢輕
爲嘗試矣惜其事以制其食則食之少者必研
精於其術而不安於下矣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
齊

食飲膳羞醬珍製作有常法而食醫和其齊者
酌天時與王氣體之所宜也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楊氏時謂君子之自養恒放王則不至於疾故疾醫惟施於萬民非也萬民有疾且官治之則君子不待言故舉下以包上耳庶民非耆老不食肉安得審膳食之宜合四時之氣乎既衆知其所宜則能用者皆非法之所禁也

疾醫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疾醫瘍醫各八人以共王宮百官府之醫事猶

周官析疑

卷之五

七

懼不給豈能徧及萬民疑萬民之疾大且危者然後醫士治焉其餘則受方於醫師而未列職者皆使分治其有功效亦官給之食先王之世不獨爵必當賢卽醫者亦不能幸而得食所以能制百事之宜而盡萬物之性也

瘍醫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五氣播於四時必順時氣人之氣乃可養疾醫

職日以五氣五聲五色砥其死生則知爲五臟之氣矣此日以五氣養之則知爲五行之氣矣疾醫不及此者以首列四時皆有瘍疾則養之宜順時氣不必言矣或曰疾醫職所云亦五行之氣也凡症順於時氣則生逆則死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於瘍醫始列此見瘍亦宜以五味養也疾則不行言矣

周官析疑

卷之五

八

獸醫

凡療獸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既曰灌之而又曰藥之以藥傳其外也故獸病則第以藥灌而遂養之

酒正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謂將有事卜日而造之酒也昔酒清酒則酒人造之酒府藏之以待用者五齊中之緹沈

三酒中之昔清斷無旬日可成

凡祭祀唯齊酒不貳

觀此則齊亦可名酒

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醢糟皆使其士奉之

王后八壺宜四飲皆備而第舉醫醢糟明清與漿無糟也夫人於醫醢之外別舉清醢無漿殺於后也酒人漿人職皆曰奉之故注據此謂酒正所使之士卽奄不知三職之言奉同而所

周官析疑

卷之五

九

以爲奉者則異。養饗饗食奄則奉酒漿以至所用之地酒正則使官中之屬士奉而陳之與鼎俎豆遵同列也以賓禮不可使刑人薦設故特言使其士奉以別之蓋自內小臣四人外奄無爲士者言士則知其非奄而所謂奉者其事各異亦具見矣曰其士者明其爲官中之士也地官凡言其屬其吏其民皆謂官中官吏及所治之民若卽使酒人漿人陳設則經文當從牛人之例曰使職人奉之矣春秋傳齊侯伐魯獲臧堅僇者耳齊侯使風沙

衛瓘之堅藉首曰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刑其先人禮於士遂死之況王后致禮於賓客乎其先使酒人漿人奉何也酒漿之共王后世子者乃入於酒府餘皆貯於酒人漿人別使人奉則撥矣惟不得與陳設耳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外饗掌饗食之割烹中有國老庶老故先耆老孤子而後及士庶子此無酌數則不兼國老也老故列序而先士庶子然後及死事耆之老孤也經兩言酌數前則酌以實尊之數也獻酬

周官析疑

卷之五

十

之數宰夫主之非實尊時所得預計也此則酌而飲之之數酌必有器而鄭注似以酌爲器則於此酌數不可通程子伊川謂外饗酒正皆言饗耆老孤子則饗耆耆無食王制孔疏據春人凡饗食共其食米謂饗亦有食皆非也燕禮不設黍稷稻粱况饗乎外饗之割烹乃實鼎俎以共饗禮不得爲有食之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則養老或有時而用食禮而用饗禮

時則不得兼食明矣。承人於賓客之外，別言饗食，正謂饗者老孤子，其中有養老而用食禮者，則共其食米耳。如去饗而曰凡食共其食米，則不知其爲何事矣。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宰夫職百官府皆有歲會，月要日成，獨膳夫庖人職有歲終則會之文。以王后不會而特見之也。然膳羞皆有常式，故惟歲終一會。惟酒則朝夕所進多少無常，恐王后世子或不能勅蒞，則

周官析疑

卷之五

士

敗德亂政，皆由此始。故日入其成，月入其要，而小宰聽之。按日而稽所取用，每月而察其疏數，過則以式法制之。若至歲終而後會，則積漸沈澗而不可挽矣。

以酒式誅實

典守之耗敗，出入之多寡，違式法者宜有誅。若作酒則官監之，未有不如其式者。如其式而味或不良，則天時物理之不可常者，非誅所及也。其典守之能謹，出入之平公，及造作之獨良者，則賞

焉。注專以作酒之善惡言，義尚未安。

酒人

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鄭氏鑿破鄭注，謂所役宜爲天官世婦，非也。天官世婦祭祀，泣陳女官之具，凡內羞之物，謂朝事饋食加羞，蘧豆之薦耳。然亦與春官世婦聯事。官卿職掌女宮之宿戒，比其具是也。其帥女官而濯，概爲盥盛，亦與春官世婦聯事。官卿職帥六宮之人共盥盛是也。惟五齊三酒，則九嬪

周官析疑

卷之五

士

世婦職皆無其文，而此職日以役世婦，則爲春官世婦所專掌明矣。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以義揆之，饗燕食皆當爲禮酒，所以致禮於賓客也。飲酒當爲賓客之稍禮，此職於禮酒之外，別言飲酒，與樂人職之稍禮互見也。以致之而使自飲，故曰飲酒以稍稍致之。故曰稍，記所謂燕與時賜無數是也。注以禮酒爲給賓客之稍，賓客自有稍禮，豈得以饗食燕之以幣致者當

之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

凡事謂王之三酒之饌燕飲稍事以及后世子之饌士庶子者老孤子之饗羣臣之賜頒秩酒凡酒正所掌者入於酒府以酒正掌其法或自奉之或使其屬士或令掌事者及其人自取也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祭米有無齊者曰共酒則齊不待言矣前曰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蓋宗廟之祭及宮中小

周官析疑

卷之五

主

祀也故使奄奉而世婦陳焉此曰凡則大小外祭祀后所不預故共酒以往而酒正自奉之賓客之禮酒飲酒則酒人自奉陳酒則以往而不奉何也酒人十人皆奄也其下無府史胥徒饗燕及飲酒之數少則與其儕自奉之可矣陳酒數多掌事者自使胥徒奉之有司陳之故奄人但與偕往饗人惟奉賓客之稍禮夫人致飲之清精美與此同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

醴糟而奉之

注謂后屈於王故無醴夫人不體王得備之非也后致飲於賓客之禮皆酒正之屬士奉之故獨載夫人致飲之禮耳蓋后六飲皆致而夫人止致其三也掌客職諸侯相爲賓夫人致八壺則不止三飲矣况王后乎既有后致飲之禮復設夫人致飲之禮者或后崩而夫人攝內治則宜有賓客之事又或來朝聘者爲夫人父母之邦則雖后在彼此亦得致禮也既曰共夫人致

周官析疑

卷之五

古

衆人

掌共王之六飲

水涼無齊可辨故酒正所辨唯四飲此曰共則六飲無一可闕矣醴與漿皆米汁則涼不宜又爲糗飯雜水蓋水之和以冰者

凌人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不曰凡喪共冰者曰凡喪共冰不知大喪之用夷槃也曰大喪共夷槃冰則凡喪共冰而不用夷槃具見矣春秋傳命夫命婦喪浴用冰及孟士比侯國卿大夫獻子所稱皆諸侯之制也天子之夫得用水可知夷注訓尸以義測之夷等也喪大記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蓋大斂衣物多衾必更寬大與相等然後可編覆夷槃疑亦稱斂衣之多寡而為之制記曰君設大樂造冰焉大夫

周官析疑

卷之五

主

設夷槃造冰焉又曰男女奉尸夷於堂則夷不得以尸訓明矣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羣王三夫人九嬪世婦之喪斷無不用冰之義而不見於經何也此必通按全經而後其義可明不獨共冰一事也六官之事莫重於祭祀賓客軍旅田役喪荒經文稱凡或統言祭祀賓客軍旅田役喪荒而不別其大小者通辭也詳考五官舉大而不言小者十居八九蓋七事所統會具見於諸官故文雖畧而不患其無稽也小宰以

周官析疑

卷之五

主

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則七事之小者其共具之人戒令之事法皆具於小宰矣小宗伯掌小祭祀大小行人掌朝覲會同賓客之禮籍宰夫掌牢禮委積膳獻飲食則小祭祀小賓客之儀法皆具於三官矣小司徒凡用衆庶掌其政教禁令鄉師四時出田法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辨鄉遂羣吏各共其事則小軍旅小田役不待言矣凡喪紀皆宰夫帥其屬而治之荒政十二秉於大司徒士師掌荒辨之法散見於諸職者一一可按則小喪小荒不待言矣惟祭祀賓客喪紀舉大而不及其小者義亦有二一舉人大祭祀與量入受舉辟之卒爵而飲之舉人宰祭與舉人受之非大祭祀舉不舉曾子問天世婦大賓客詔于在喪五祀之祭祝畢獻是也至后之禮事一如祭祀王后不禪宮正大喪授簣舍則其事不通於小祭祀小賓客小喪紀者也司服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凌人大喪共夷槃冰則小者所同而事具於小宰之

法宰夫之令職喪之所趨者也。軍旅田役荒札，則無小無大，共具無異人。戒令無異法，文雖畧於小而事無不該，義無不晰。朱子謂周官徧布周密，當於此類求之。

遷人

朝事之遵其實，遷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鱠。

張自超曰：大行人諸侯長，尚十有二獻，則宗廟之祭，決無九獻之義。裸及朝獻饋食，加遷豆羞。遷豆，王及后各一獻，爲十獻。諸臣并嗣舉奠，爲

周官析疑

卷之五

七

十二獻，似爲可據。特牲饋食有嗣舉奠之禮，而少牢則無之，以士卑不嫌與國君同禮也。詩曰：君子有孝子，朱子引嗣舉奠以證之，則天子之祭，此爲重禮可知矣。司尊彝言諸臣之所酢，則有獻可知矣。酌及告利成之禮微，故不數特牲。長兄弟長賓加爵之獻，在天子則爲諸臣之獻，故之於經，惟此尚無抵牾。

加遷之實，淺矣。臠脯淺矣。臠脯

鍾琬曰：特牲少牢禮，凡設遷皆在主婦亞獻時。

故注謂尸既食，后亞獻所加之遷，而薛氏季瑄乃謂特牲禮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殊不可解。長兄弟衆賓長加爵時，本無設遷之文，而妄以此相糾纏，可乎？

羞遷之實，稷餌粉養。

鍾琬曰：粉養以豆爲粉，糝養上之也。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羞。羞遷。

共其實者，不實於遷也。共其薦羞，羞遷者，實於遷而奉以往也。凡祭祀九饋，贊后薦羞，豆遷世。

周官析疑

卷之五

大

婦蒞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則祭祀之遷豆。嬪婦主實之，故遷人止共其實。當喪后重服，不饋奠賓客，禮繁非內人所職，則遷人實而奉之可矣。

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王及后世子或問賜羣下，則爲共其內羞也。注謂共王后世子飲食，則經文當日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況膳未職，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十，稍事設薦脯醢，則遷人醢人總入於

膳夫而不自其可知矣。王氏安石謂王及后世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邊人醢人為之共。又引世婦職以為此內羞所共為祭祀果爾則獨為后共而不得曰為王及世子共。且祭祀喪紀賓客之事即為后共不應別見此文。薛氏謂共奉之職官府敬君有素故先王而後祭祀內人朝夕王所故先祭祀而後王非也。膳夫所以養生故先言王而後及於祭祀。邊豆所以奉鬼神故先言祭祀而後及於王。義各有當也。且膳夫周官析疑 卷之五 五

祭祀徹王之胾俎非以共神也。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非犧豕之正也。內饔亨人主掌王后世子朝夕常膳其於祭祀獨掌割烹奉牲。獻毛獻血。登薦之重禮不與也。故先言其本職而後及其兼事。外饔則先祭祀而後食。內饔則先食而後祭。祭於廟文亦不合。至酒之序本為元祀故先五齊醢醢齊並進豆之實故先祭祀。饔人六飲皆以奉生人皆於其職事別之。若以官府內人為義則不可通矣。羞豆之實醢食慘食。

糗餌粉養純乎穀故與乾物同實於豆醢醢雜肉與胾故與濡物同實於豆。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

邊人職曰共其邊薦羞之實離遠於實明共其實而不實於邊也。此曰共薦羞之豆實連實於豆明實於豆而共之也。醢皆濡物故實而奉之。

醢人

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之物賓客亦如之。

醢人

連言醬者合醢與醬而成之物則醢人掌之也。

七醢三醢純乎醢者也。五齊七菹素手醢而為醢者也。

醢者也。

主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壽共后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壽凡事共醢。

膳夫職王日一舉日舉少牢也。醢人職主舉則共醢六十壽。醢人職主舉則共醢物六十壽。朔月月半舉太牢也。祭祀朝踐饋食之節豆不遇八朝夕常膳豈復有加而所共醢醬之物百之

十簋則以待旬有五日用俟更夫食而後新之明矣且膳夫職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有稍事然後設薦脯醢遵人醢人職獨共內羞則朝夕恒膳鼎俎內羞之外未嘗畢陳豆實可知矣內饗職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則鼎俎每食必陳而珍物醬物必四時所宜膳羞所濟然後以饋可知矣經不明言孰爲日舉孰爲朔月月半之舉者以大司樂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爲恒食不待言也

醢人所共爲醬物也后世子之齊羞獨舉醬者醢人職共后世子齊羞無明文故於醢人職見之而舉醬以明與醢人並共也后世子之膳羞並共於內饗則已具於王舉所共之醢物矣而復共后及世子之醬齊羞何也蓋膳夫內饗職所共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而內宰會內宮之財用均內人之稍食則夫人嬪婦女御及世子後宮之膳羞別有部署而使女奚治之可知矣其醬齊羞或王后命給賜則於百二十簋外別共之猶王及后世子或問賜羣下則遵人爲共內羞皆在恒膳之外故特見之也醢物醬物品味甚多使官中饋御各自治之甚難而官共之則易與遵實不同故遵人惟時共內羞其餘遵實無別共之文也曰醬齊羞則齊羞以醢成而佐以醬故以屬醢人醢物以醬成而佐以醢故以屬醢人具見矣

周官析疑卷之六

幕人

掌共中幕

康成謂巾以覆物蓋以覆釋幕爲虛字賈疏及羣儒乃分而爲二按下經以巾幕六尊以巾幕六彝則注不可破也且承塵之幕形制甚大而巾甚小僅可以覆尊彝字形亦異不宜與幕相混

宮人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一

爲其井匾除其不蠲去其惡臭

記曰外內不共井如承簷雷則外內異所本不相通無煩制禮以限隔之康成以井爲受水者匾爲流水者似得之但又謂井受水潦匾受畜水則指不分明豈井乃穿地庭隅瀦水以備用匾則承雷通溝以流其惡者與或曰北方沙地或鑿暗井於中庭以受水潦所謂漏井也

掌舍

掌王之會同設牀板再重

翁荃曰會同必於國外以諸侯衆至其車馬旂

旗次案朝內不足以容也王氏應電謂諸侯朝

覲及免喪皆以已事入見故受之朝廟會則天

子以事而召諸侯同則天子不巡狩故於王城

之外或於諸侯之國以見往見之意非也以事

屬諸侯或不能巡守而出國出畿以就之則與

春秋傳所載天王下勞晉侯同大悖於君臣之

義矣又云在外則禮畧費省更非也饗食饗積

禮豈可缺費豈可省司儀職將合諸侯爲壇三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二

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享與裸

可同日而畢則饗與食獨不可各以一日而畢

乎饗積不致諸侯能自具古之道輕財而重禮

故聘義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如此

其厚者以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

相侵其義之大如此況大朝覲會同而可以私

意鄙情測之乎

設車宮轅門爲壇墀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

車宮曰設陳列之也壇墀則築土起堦埒帷則

置柶杙繫網故並曰爲也於帷宮獨曰設旌門者按春官司常掌置旌門故特加設以明二官各共其事如曰爲帷宮旌門則似二事皆掌舍共之矣

幕人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

康成謂王出宮則有是事王安石以掌次待張事破之其說似是而非蓋帷幕王在宮或有時用之而幄帟則無取焉此總言幕人所掌有此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三

五類耳所謂事亦非張事也凡收藏之法出入之式晞之風之之節濯之接之之宜無非事者

掌次

王大旅上帝則張氍毹案設皇邸

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以爲卽圓邱之祭非也典瑞職祀天旅上帝則祀天之外別有旅上帝之祭是謂大旅合祀五帝不得於四郊其亦於圓邱與劉氏辨謂王齊宿所設非也宿必於齊宮掌次所設張皆暫止野外以待事者

蓋卽大次小次之案以大旅禮盛故加氍毹而設邸耳郝氏敬以皇爲太破鄭注不思舞師教皇舞與帔舞羽舞相次亦可以大訓乎

亦如之

合諸侯謂殷同爲壇於國外故張次與朝日祀五帝同據經文似惟大旅有氍毹案皇邸朝日祀五帝合諸侯則重案而無氍毹亦不設皇邸師田則有幕帟案而無次諸侯孤卿案亦不重疏

周官析疑

卷之六

四

謂此節與上互見似未安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賈疏不言帷者亦有可知非也師田宜四顧遠望幄且不設况以帷障乎

大府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殯其貨於受藏之府殯其賄于受用之府

凡貨賄之要簿必入於大府故曰受其入受藏受用之府既得大府所殯財物之數則貢賦者

徑入焉。觀獻人遂師等職皆徑入於王府可知。而見例於職金者尤詳。非以財物入於大府而後頒之庶府也。周官之法藏貨賄之府隨地而有之。司會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職歲掌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則畿內皆有守藏可知矣。小行人適四方所至之國令賄補賙委稿。稽慶賀哀弔則邦國皆有儲待可知矣。九賦關市山澤幣餘而外皆粟米也。九功則諸職之貢物故於九賦之外別列九功。貨若金玉丹鉛之類可久藏者。賄若布帛皮革之類宜及時以用。而久之則朽蠹者。故貯之必異所。王氏應電謂大府掌其貳其正在各司。非也。各司所存乃治狀之祗。冢宰受百官府之會。小宰大府皆掌其貳。則其正致於冢宰明矣。司會司書與大史所掌則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式之故籍藏之以待考稽者。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財用有臨事受書契於大府而取之於所司者。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五

如匪頒好賜吏賞道齋工齋之類。官府都鄙之所同也。有經式夙具本存於其地者。自鄉遂以至縣都祭祀賓旅師役學校所應川之財物是也。有分貯於所司者。天官之裘皮絲枲地官之倉廩貨布蜃炭春官成均之供具。夏官閑廐之芻粟。蒙繇之工齋。秋官圜土之囚食是也。凡此皆受文書於大府。貢賦者各以財物入焉。至月終歲終然後入要會於大府司會以聽勾考。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周官析疑

卷之六

六

王之膳服待以關市之賦。屢人斂珍異之有滯者入於膳府。外府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事取其便也。然泉府職凡國之財用取具焉。遺人職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職以其財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則王之膳服特所待之一事耳。且王之恒膳畜牧之官及獸人獻人場人之屬共其物。所市不過遠方珍異之細微而不入職貢者。王后世子之服非內嬪婦之功不用。或有不足乃以外府之泉具之則所取於關市。

之賦者亦僅矣

四郊之賦以待稍秣

賓客四面而內鄉。開牧分列於四郊。故稍秣必於其手取之。甸稍縣都皆共賓客之委積。芻秣薪蒸而不言者。賦博而地分。所共於賓客者甚少。且其載遺人委人廩人倉人諸職。故正舉所待之式而餘可畧耳。

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邦縣邦都地最博。則賦最多。故以待凶荒外別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七

供幣帛祭祀而不患其不給也。

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九式喪荒並列。而大府無待凶荒者。蓋地官遺人職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凡事有定式。然後大府可先期而頒財。凶荒則大小久暫無常。鄉師司救巡問觀察以王命施惠。不待奏請。有司隨時給發。事畢而入其要於司會。故大府頒財不列耳。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

以九賦待九事。亦總其大畧。可以贍給。非截然

不相通。蓋財物泉布。可以互易。盈歉多寡。可以

酌劑。職內所謂叙其財以待移用是也。載師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家稍縣都之餘地。皆有焉。

而冢宰列賦。大府頒財。無及家稍縣都公邑之

賦者。何也。列賦頒財。皆以其地之大界言。故包

於甸稍縣都之中。蓋其貨物入於內府。粟米各

留其地。壹與家稍縣都同。故所待之用。亦各附

於家稍縣都。然後發徵期會。事習而吏民皆便。

周官析疑

卷之六

八

別立公邑之式。法則轉滋紛擾矣。

凡邦國之貢以待享用

邦國祀貢。贗貢之屬。多王朝用物。而大府於九式之外。別言邦國之貢。以待享用。似不以共九式。何也。以此待彼。特言其大數。適相當耳。九賦之財。既可移用。則九貢視此矣。况徵收之時。本有通法。山農澤農。可入其羽物骨物。以當田賦。屠者可斂其皮角筋骨。以當廛征。則四郊所用芻秣爲多。必多徵其禾菽藁稊。以當粟米布帛。

等貢矣。所以獨言以九貢待弔用者。王朝所用於邦國。惟弔衿喪荒爲多。故特揭之以示邦國之職貢。仍以救邦國之禍。裁者十居八九。而朝覲之饗燕饗積。頗省之幣。齎則於九賦中賓客幣帛二式具之。所以懷諸侯而大服其心也。至於凶禮之闕。委賻補槨。所用乃粟米貨幣材物。不能致自王畿。必近取於方嶽之內。庶邦所供閒田所入。故知賦貢相通而互爲用。必具有經法也。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九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

注疏謂九貢之外。別有九賦。爲口率出泉。據此不知此以邦國之貢而並及之也。蓋邦國之九貢與畿內九職所貢其物多同。彼以待四方之事。此則充府庫以待畿內之事。卽上九式之用也。古者以粟米易百物。故謂之財。國中四郊甸。稍。縣。鄙之賦。皆農田所入也。故以待六事。其他百工所貢之器物。商賈之貨。賄。嬖。婦之絲。枲。虞衡之金玉珠貝。丹石百貨。藏於府庫。以授百

工。皆以待九式之用。與圖牧所貢之草木鳥獸等耳。李氏觀王氏昭禹乃謂積貯以待凶饑。誤矣。古者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皆謂粟米耳。凶饑則發倉廩。市無征而作布。府庫之百貨無所用之。易氏被又謂邦國之貢亦三年留一以待弔用。萬民之貢三年留一之外。皆以給軍旅田役百官廩餼之費。九式所不載者。更不可解。軍旅田役廩餼。經有明文。而謂以府庫之百貨給之。不亦悖乎。

周官析疑

卷之六

十

凡式貢之餘則以其玩好之用

方舟曰。玉府所列玩好不越金玉兵器織文。苟非淫巧。亦無大害。義必一切禁絕。非堯禹之聖。恐不能行。惟掌於大府。以式貢之餘財共之。則知不可以耗天下之經費矣。猶人情不能無所親幸。惟列於八柄。詔以冢宰。曰予以馭其幸。則知不可濫以爵祿矣。聖人制法。慮周萬變。凡此類皆防川者。小决使導。毋致壅潰之意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曰凡邦之用取具焉可。而並舉賦何也。見賦與州壹取具於大府。而王無私藏。亦無私用也。

玉府

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衾

所共惟含玉復衣裳何也。喪之用玉莫親於飯含生時玉府共食玉。故始喪亦共含玉也。復衣裳以依魂魄。王寢疾時不服朝祭之服。則始崩復於小寢大寢。宜用燕服。故玉府共之。含玉非寶鎮也。故斂玉贈玉。則典瑞共之。燕衣非法服。

周官析疑

卷之六

十一

也。故斂奠獻之正服。則司服共之。經於玉府稱云。裳司服稱衣服亦然。玉府已共含玉復衣裳。而典瑞復列飯玉。司服復列復衣裳。非重共之也。大喪包世子。而玉府所共。則惟王之舍玉。及復於二寢之衣裳耳。

掌王之燕衣服。凡裘器皆掌於玉府。則家宰小宰。

得檢察。雖以良貨賄共之。而毋敢作淫巧以蕩上心矣。

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

鍾琫曰珠槃玉敦。非寶鎮也。故不掌於典瑞。而玉人共之。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獻。該諸侯親享王臣出聘反命之所獻。及百工所成之器物。宜共王之服用者。則有司以獻。而入於玉府也。曰獻於王。則疑於私獻。曰王之獻。則為宜獻於王之物可知矣。注疏所以別為一解者。恐與內府四方之幣獻無別耳。不

周官析疑

卷之六

十二

知四方幣獻入於內府。內府又取其中。玉府之用者。入之。猶野職野賦皆入於遂師。遂師又取其中。用者入於玉府。其事本各異也。凡此類徧考五官。比類以求其事理之實。然後端緒可見。

內府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

九賦亦有貨賄何也。角人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羽人徵羽翮於山澤之農。以

當邦賦掌葛微絺絺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觀此經則知周官和通上下備法以利民凡有貨賄者皆得入以代賦不獨山澤之農大府職邦國之貢以待弔用蓋於大用中該之其不中凶禮五事之用者則與朝聘之幣獻充聘物好賜故內府並受焉

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

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不言良者良苦兼受也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三

兵與器獨言良者其不良者司兵及用器者受之也幣獻之貨賄獨言良者庭實非良不薦也貨賄皆良則兵與器不必言矣邦之大用貨賄則良苦各有所待若兵與器之錫則必褒有德勞有功是以非良不用聘物好賜必以良貨賄共奉亦此意也

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故聘物好賜亦於幣獻取之鍾琬曰注謂冢宰待賓客之小治有善

而賜之王氏應電謂使者至侯國應有所問遺如私覲之禮非也賓客之小治則辨其可否而已無所用賜予聘使私覲官給幣物經制則然非賜予也此謂賓客禮儀辭令之善或詢之以事有所敷陳而當於理則特賜焉如春秋傳所謂厚賄之是也

外府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百物有貢賦所不及者則以布市焉布之出者

周官析疑

卷之六

古

賜予市齋也其入者國所鼓鑄屢人所斂買賒官物所入及民當出粟米絲麻而或以布代者大府以九賦待九式必式貢之餘財乃以供玩好之用則粟米絲麻貨賄財物無由冒濫惟泉布無定數而以通百物取用甚便苟耗於侈靡濫於親幸則損主德虧國體者多矣故列職以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則非大府式法之所頒有司得以職爭冢宰小宰得以義斷矣王氏應電以布爲布帛非司市所作之布獨不思歷

八掌斂屬布罰布總布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
售貨歲會其出入而納其餘非納於外府則受
之者何職與諸儒好爲異說皆未通攷經文之
過也

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

王后世子之衣服何以用泉布也典婦功職共
王及后之用者惟內嬪婦之功或有所不能備
也邦國之嬪貢九職之婦功成於外工者多矣
而不以共何也王后世子之衣服非內嬪婦之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五

功則不用其有不備轉以布市之亦所以示節
制防廣侈也

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
予之財用

幣卽布也禹發莊山金鑄幣濟民不曰共其幣
齋而曰財用之幣齋者量所應用財物而給之
幣以爲齋也曰賜予之財用者若王命賜以官
室衣服而無風成者亦量其所用財物而給以
布五事皆有小用宜泉布者康成引聘禮之

乃釋字義鄭氏謂財用之幣自有共
之者外府第共其行道之齋費則失之矣道齋
惟聘使有之軍旅在道則遣人頒其委積委人
共其薪芻疏材犒賜屏屨皆官共之然軍既有
市則別給泉布以爲道齋理尚有之會同王親
在行宜與軍旅同式若祭祀賓客喪紀皆在國
中四郊安用道齋嶽瀆之祭名曰四望則望祭
於郊無遣使之禮

司會

周官析疑

卷之六

六

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
之財用

此經旣云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復云以
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似分貢賦爲二故注
疑別有九賦而以漢法口率出泉爲準不知財
用之最多者莫如九穀而皆出於田野惟關市
幣餘無九穀國中山澤亦有耕者故舉其多而
以田野爲主皆徵其九穀也至於園圃山澤藪
牧關市旣非穀土虞衡園牧工商嬪婦臣妾間

民。又。非。農。者。所。執。之。業。既。殊。所。貢。之。物。亦。異。不。得。不。別。而。爲。二。非。既。徵。其。貢。又。責。以。賦。如。漢。以。後。日。率。出。泉。之。制。也。日。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則。賦。爲。九。穀。明。矣。而。可。云。日。率。出。泉。乎。變。民。職。之。貢。曰。九。功。示。民。功。所。成。不。可。妄。費。也。

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此以百物財用之存貯出用者而言也財用之在官府者內府外府玉府職幣之類是也郊野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七

縣都各貯百物財用以供賓祭待賜予賑恤給餼餘職內貳都鄙財入之數職歲貳都鄙之財出賜之數是也疏以官府爲邦中之賦郊野縣都並以民之出賦言誤矣

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凡事之用財有分用者有總司者並出財者各有簿書所謂參以考之也粟米之式頒於職歲而三吏官有聯事彼此互見所謂互以考之也大役有郵師之要惟日成紛雜易於抵冒參互

以得其實則月要歲會雖大積而無誤矣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皆畿內事而日以剗知四國之治何也歲會月要并該侯國此職首

言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

之治是邦國亦各上其計於歲終也季秋制諸

侯來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則蓋必

知其年之豐凶而後可酌其所賦於民輕重也

法必知其國用之多寡而後可定其貢職之數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七

也詔王及冢宰廢置總上羣吏之治四國之治而言之凡財用出入必與政事相附察其財用之計而吏之敬肆能否治之得失居可知矣故曰以逆羣吏之治以周知四國之治司會所以掌六典八法八則之貳者以此不徒鈎考財用也成周財賦徵斂者皆地官之屬也鈎考者皆天官之屬也載師任地故通掌徵賦之令鄉之徵斂統於閭師遂與公邑統於遂師家稍縣都統於縣師而小司徒歲終於攷屬賓之治

成外別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蓋命鄉遂公邑都家之吏皆致其歲入之籍及出用之數於司會。司書也。凡貨物則入於內府。王府其粟米則近者輸於王都而掌於廩人。倉人遺者各留其地。俾委人旅師遺人分守而時頒之。而貨物之待賓客軍旅者亦存貯而散布於畿內。司會所掌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是也。然司會通掌六典八法八則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凡王及冢宰之廢置皆贊焉。任重而事殷。懼勦考之未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五

能無漏也。故特設大府專掌式法以類財。司書專掌版圖要貳以周知百物之出入而宰夫復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詔冢宰。誅賞蓋必用無旨。蓋然後蓄積足恃而民力可紓。補助常周凶。祲有備。故孔子難易以理財爲義。蓋治之使各得其條理之謂也。秦漢以後徵斂鈎攷亦彷彿周官之法。然不求其生之本而惟欲其取之盈不務節其所不必用而轉節其所常用。是以法密而弊愈滋。

民窮而國亦病。皆不明於周公孔子理財之義故也。

司書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

九正卽九職之賦貢也。變文曰正以示惟正之供布在方策不可易也。九事卽九式也以用財言之則曰式以用財所爲之事言之則曰事。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五

掌事者之餘財必使司書受之然後入於職幣者百物出入籍具於司書使司書受之則掌事者無所匿其情矣。叙其財者如粟米布帛之類叙其入之久近以爲出之先後則物無朽蠹也。

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逆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治。

知民財器械之虛實夫家六畜之衆寡山澤生

殖之息耗則吏之剝下與能休養生息者不可掩矣。徵令之應通變以宜民者亦可得矣。器華輦版榦旗物之屬於器械六畜外別言民之財則爲布帛菽粟明矣。山林川澤之數謂所生材物之多寡也。計羣吏之治一以民物之蕃滋衰耗爲斷則殘民以逞浚民以生者不戒而自懼矣。

凡稅斂掌事者受壻焉

九賦之外別無九貢其義著於屬錄職者甚明

周官析疑

卷之六

主

舊說乃謂貢賦之外別有稅斂誤矣此職及小司徒所謂稅斂之事即稅斂九賦九功之事也詳見地官

周官析疑卷之七

職內

掌邦之賦入

曰賦入者惟有九職之貢物而不兼邦國之九貢也。知然者大府頒財別言邦國之貢以待用而不入於九式也。司會所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則兼九貢蓋包於官府中以司會兼致邦國之財用也。職歲專掌式法所用不外於九賦而此職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則賦用不在九式之外可知矣。賦入獨曰邦者以入於王朝言之也。賦用曰邦國者九賦所得半用之於侯國也。前曰以逆邦國之賦用者預計其當用之數也。後曰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者鈎考其已用之數也。內與出納之納同。黃氏度王氏應電謂縣都之賦留其地以待用非也。九賦於九式各有所待鄉郊甸稍之賦亦有留其地者縣都之賦亦有入於王都者。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一

受財受大府之頒而藏之者。若內府外府。是也大府以其令之貳下職內。故受而書之。注謂受於職內以給公用。非也。凡出財用。皆受法於職歲。疏謂職內亦有留貨賄之府。故得出給益誤矣。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用。

財入之數。并言官府都鄙而財用之出。獨言官府者。以守藏言。則官府都鄙異所。不可以無別。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二

以出用言。則都鄙之財亦官府出而用之也。

九式之用。各有所當。一歲中九賦之入。有盈數所待之用。有多寡。則移其有餘以濟不足。故叙以待之。會必以歲終。當用者不可懸而待也。此叙本歲之餘財。以待來年之移用耳。

職歲

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

九貢九賦九功之入。或藏於官府。以待王朝之

用。或貯於都鄙。以待畿內之用。出之數。九式有經制者。下文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者是也。賜之數。下文凡上之賜予。以叙與職幣授之者是也。

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受式法。不於大府而於職歲。何也。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若食不能入二鬴。則詔王殺邦用。故九式雖有常經。而其豐其省。則與歲上下。故必於職歲受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三

職幣

掌式灋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大府職。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此職凡用邦財者。即大府職所謂執事者。蓋工賈之採辦百物。吏民之總領興作者。是也。

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既曰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則事無不該矣。而又曰振掌事者之餘財。示所振之財。

非一類也。幣之發於官府都鄙之吏者，雖有經式而總類以待用，其數必稍寬，故歲終則敘其餘興作用財無定數，則事畢振之皆於掌事者責其實也。曰振者，不振而歸於公，則久之或乾沒且朽蠹矣。復歸於所司，則擾且紛，故以小用賜予畢之。

歲終則會其出

司會兼總會事，有司各以簿書來會，所憑以鈎考者，職內職歲職幣耳。故三職俱參會事而立

周官析疑

卷之七

四

文各異，職內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但知其出數而已，所用之虛實不可得而知，故不曰贊以自主鈎考，而無所用其贊也。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則並核其與式法合否及所用之虛實，而司會即憑之以逆羣吏之治矣。故曰贊謂贊司會也。職幣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則兼職內之入、職歲之出、百官府之所會皆鈎考而贊正焉。蓋其職掌敘官府都鄙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則於財用之出入虛實

平時每事鈎考已無微不悉，以贊會法掌事者更無所匿其情也。宰夫職凡失財用物辟名與足用長財善物者，一有微以司會之屬鈎考，具得其實耳。

司裘

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

他職曰祀五帝，旅上帝，獨此云祀天者，明此服本共圓邱之祭，非四郊所通用也。夏秋迎氣無方，澤乎且四郊，牲玉幣異色，則主祭自穎達引者服必從之大裘，惟迎冬可服耳。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五

孝經緯鈎命訣謂祭地亦服大裘，歷代難之，議禮者莫能辨，不知此穎達之臆說耳。孝經緯鈎命訣亦無是也。彼稱祭地之禮與天同，謂其尊同性玉之數，拜獻之節不異耳。玉幣以陰陽異色，則裘服亦以寒暑異施可知矣。且舍大裘其餘冕服皆同，亦不害其爲衣服之同也。履人職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况裘裘乎？

中秋獻良裘

凡裘之材取於冬寒者爲上，以鳥獸毳毛細而

溫也。獻以中秋。蓋上冬所取。至將寒而獻之。

季秋獻功裘

狐麋羔裘皆宜。有良有功。注疏尚未別白。

掌皮

歲終則會其財齋

齋疑謂臬布也。經於掌皮曰會其財齋於典婦。功曰授女功之事。齋蓋練治皮物絲麻所用物。瑣細故給以布。使自備之也。外府掌邦布。凡祭祀賓客喪紀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亦用以通。

周官析疑

卷之七

六

百物與

內宰

掌書版圖之灋

在版之奄奚其執事有常。在圖之宮寢其居處有列。所謂版圖之法也。王之後宮非外臣所得入也。故必給其圖然後可以分人民之所居。鄭氏鐸謂小宰所治之王宮乃王之六寢。內宰所治之內宮乃后夫人所居。非也。曰王宮則可兼后宮。特小宰與內宰所治之人各異耳。凡宮正

官伯所掌者王宮之羣吏士庶子或布周廬或

次宮內不與嬪婦相接者也。內宰所治奄奚之屬與嬪婦時接者也。小宰兼掌之故統之曰王宮內宰分掌之故別之曰王內。

以陰禮教大官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三夫人分掌六官曰教六官則后夫人兼之矣。三十七世婦分屬九嬪曰教九嬪則世婦視此矣。於九嬪復舉陰禮明前舉六官不厭斥言教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七

后而三夫人亦與焉。又同是陰禮而承王御下事上儀法亦別異也。特出九御之婦職者以世婦以上無絲枲之功事也。內官不列三夫人而樂人掌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知次於后而居九嬪之上者有夫人矣。猶師氏保氏不言教太子而諸子職國有大事帥國子而致於太子惟所用之則知師氏保氏所教國子乃與太子共學者而太子亦在其中。和風翔曰金氏瑞謂世婦以禮選故不待教非也。九嬪乃不以禮

選乎

正其服禁其奇袤展其功緒

內宰所掌無刑者王之嬪御惟宜教以禮作其事可罰可黜而不可刑嬪御有過失小則罰者則女史及春官世婦女史職所謂內政官卿職所謂苛罰是也小宰官刑之建則以正奄寺女奚及司厲所入女奴官中官府之徒隸耳

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康成謂使其屬之上士非也蓋詔后使春官世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九

婦內宗外宗治之不言所使以諸職有明文也先鄭謂王命其夫后命其婦亦非也記曰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凡爵命必統於天子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鍾曉曰大小以所成之物言如布帛錦繡則功事之大者組帶紛悅則功事之小者小大之中各有麤良

會內官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

膳夫庖人內饗職所共獨王及后世子之食飲

膳羞則夫人以下皆名使女奚治之故內宰會其財用蓋必如此然後事不冗而人皆得其節適也用此知古者夫人嬪婦女御爵命雖視公卿大夫士然有財用而別無祿秩蓋深居宮禁隨身調度及母家嫺戚間遺禮幣凡用財之事皆包於九式之匪頒好用中內府共王之好賜予外府受凡邦之則效也上經會內人之稍食計所已給也此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九

內小臣

詔后之禮事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故詔后禮樂之儀謂動作威儀整之於躬者宮卿世婦詔王后之禮事祿獻薦徹肅將其事也內小臣所詔則禮事之小者如女賓客見后於宮中喪紀接外命婦內外

宗祭祀行於宮中廟中。在車之儀。登下之節。皆是也。知然者。祭祀賓客。王后泣事於廟。惟內宰。宮卿得贊。而內小臣不得與。宮中喪紀。則內宰不得贊。而宮卿世婦比內外命婦。哭不敬者。而苛罰之。亦無暇詔。后以禮事故。專屬於內小臣也。

掌王之陰事陰令

必典章素諳。而後能正王后之服位。必儀文備悉。而後能詔六宮之禮事。必言語謹信。而後可

周官析疑

卷之七

十

通好事好令。必性行端慤。而後可掌陰事陰令。故羣奄中。惟內小臣四人爲上士。

閹人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令

郝氏敬以序官每門四人。破鄭注。王氏應電又謂此專言北宮之中門。皆非也。雉門以內。尚有二門。故曰每門四人。又以明阜門之守。不以奄寺古文簡核多如此。

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

幾猶察也。中門所幾。獨舉三者。以惟內人賓客。及持公器者。非閹人所敢幾。故惟視其有帥與否。若無帥。必即其所以有徵驗。然後出內之士。庶子及宮中之奄。暨官府之府史胥徒。周廬之徒役。官正有叛以待之。服器怪民之不宜入者。則閹人自呵而禁之。不待言矣。○鍾輓曰。注謂須使者符節。乃行賓客。則掌訝帥以至於朝。無所用符節。女奚公器。而用符節。則不勝其擾矣。

寺人

周官析疑

卷之七

十一

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

諸職內人。注多主女御。蓋爲此經內人以下有女官。典婦功。職內人上。縣嬪婦。則爲女御。不待言也。閹人職內人。則當兼女御及女官。其出入相導。寺人職有明文。

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官而致于有司。鄭氏鑄破鄭注。謂宮卿世婦不宜稱有司。固然。而謂別有掌祭祀賓客喪紀之有司。則誤矣。外有司豈可帥女官而致之哉。但注過畧。宜曰官

卿世婦之屬耳。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內小臣內豎職皆

日祭祀賓客喪紀。此職獨曰喪紀賓客祭祀何

也。主王后內人而言則先吉而後凶。主女官而

言則先其執事之多而後其少也。王后所與惟宗廟之祭賓客則殯喪饗燕並共筵豆壺漿事校繁重若喪紀則兼有喪祭喪賓片哭弔臨女官執事為多故以是為差

掌內人之禁令

前言掌內人及女官之戒令以下列祭祀賓客

喪紀之事故戒以所當具也。此掌內人之禁令

則禁以所不得為如膳服踰侈禮度愆忘功事

廢弛之類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主

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

內人宜兼世婦女御二職有明文九嬪以上則

喪紀之禮事內小臣掌之。注疏謂女御賤故

立於其前未安非立於其前不可以詔相禮事

蓋居左右以前也。即內小臣攢王后亦豈能不

立於前乎但不於詔相王后言之而舉例於內

人則言之體宜然

內豎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

所通獨小事之令也。知然者王之陰事陰令內

小臣掌之不曰掌通內外小事之令而曰掌內

外之通令凡小事者所掌不獨內外小事之令

而兼給小事也

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

寺人帥內人弔臨不言蹕而內豎言蹕何也祭

祀賓客喪紀內人出入廟中所辟止乃執事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主

羣臣惟內豎導行可使之蹕。若弔臨於外出官

則閤人為之闢在途則有司為之蹕不待言也

公卿大夫有事於國中郊野鄉士遂士縣士皆

為之蹕則內人可知。祭祀喪紀女御皆從世

婦惟賓客不與

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

曾子問天子崩諸侯薨視收羣廟之主而藏於

祖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則喪遷時羣

廟之主尚未反也疏謂則七廟訖且將行然後

設奠於太祖之廟。理不宜然。羣廟各有垣門。御
極以朝事甚繁重。主不在廟。何事多此勞攘。用
此推之。卒哭而後主反。雖為未葬。祭不舉。亦以
便喪遷之朝。及設遺奠。七廟之主皆式臨之。死
者與遠近之祖皆無憾耳。

九嬪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
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

夫人見於經。而祭祀賓客喪紀。贊王后之禮事。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主

掌婦學之法。皆首九嬪。亦猶三公之下。攝六卿。
而不自列職也。王齊喪及大荒大札。天地有
裁。邦有大故。皆出次。故曰以時御叙。明非其時
則不御也。曰以時御。則無以著其叙之常。曰以
叙御。則無以著其時之可。曰以時叙御。又似以
常。又先後之期。言必如是以立文。而義乃備。
凡祭祀贊玉盥贊后薦徹豆籩。

莫貴於玉盥。后親徹豆籩。而不徹玉盥。何也。豆
籩之器與寶皆輕。黍盛之質與器皆重。且始以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主

次陳。后皆親薦以致敬。而徹則齊徹。故祖籩並
使有司職之。特牲饋食。宗婦所徹。惟豆籩。而佐
食徹俎與敦。亦此義也。徹玉盥及鼎俎。諸職無
文。大祝令徹小祝贊徹。而不目所令所贊之人。
何也。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陳其鼎俎。則內饗
視此矣。凡王祭祀賓客之鼎俎。內外饗陳之。而
膳夫所徹。惟王之昨俎。則尸俎賓俎。饗人各徹
其所陳。不待言矣。官以饗名。則兼徹玉盥亦可
推矣。特牲饋食禮生食。凡祭祀司士帥其屬而
亦兼徹俎與敦。凡祭祀司士帥其屬而
割牲羞俎豆。則司士亦與徹俎。而並及豆籩。而
知矣。聖經文畧而事無不該如此。據特牲饋
食禮推之。則后所徹豆籩。惟將以燕內賓者。燕
同姓之豆籩。則有司徹之。黍盛炊於饔人。共
自六宮。則后設玉盥無疑也。王氏安石據故書
謂贊王盥鄭氏鐸遂謂大宗伯奉玉盥。小宗伯
逆盥。肆師表盥盛為贊王。九嬪所贊者王后以
為辨王氏之失。而蔽惑又甚焉。贊者贊設時之
禮事也。宗伯奉玉盥。兼天神地示言之。若宗廟

則攝后耳。后親祭則后設而九嬪贊焉。無所用宗伯矣。豈可混爲一事乎。至謂禮官贊王九嬪贊后是一贊而王與后兩設之也。邦國禮亡凡喪祭惟據儀禮以推之。特牲少牢設黍稷者皆主婦贊者婦人而漫爲異說何與。贊后之文設於薦徹豆籩上者如曰贊后玉盞薦徹豆籩則似贊后進玉盞而自薦徹豆籩也。

世婦

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主

爲盥盛者女饌也。世婦蓋監視教導俾水火之齊必得以實簋簠。注云差擇其一節耳。

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

王后所不親弔則使世婦往。不言公孤不必言也。舉卿大夫則內子命婦之禮同。后與賓客之事而弔事多不親者入諸臣之家也。女巫職若王后弔則與祝前蓋若王之周親則不容不親弔。知非掌王后弔臨之禮事者女御職從世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掌弔臨者惟世婦何也。

三夫人尊惟祭祀賓客及宮中之喪紀宜與其父母之喪宜歸而弔臨則非所宜及也。九嬪則掌婦學以教九御。凡王后之禮事皆典司焉。無暇及外事且弔事繁多非世婦不能徧共。鍾碗曰賈疏於大僕小臣弔勞公卿大夫士皆曰王有故不親往而引以證此經則曰使致禮物非也。二職兼勞或致禮物此曰弔臨更不可通。蓋卿大夫或王之師傅近族姻親則王弔外仍當使內人弔臨。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主

女御

大喪掌沐浴

不曰后之喪掌沐浴何也。或王之母非后亦當從后禮。又或后既沒夫人之攝內治者雖儀數有降殺而喪浴亦非女御無共也。注王及后之喪非也大祝職大喪始崩以肆鬯。鬯尸則非女御所掌明矣。疏謂或使婦人共給湯物亦非也。肆師職大喪大冢以鬯則築鬯鬯人職大冢設斗共其鬯鬯則共給湯物不以婦人明矣。經所

以不明著王后者男不死於婦人之手。士庶人且然。況天子乎。以外官掌之。則大喪爲王。以婦官掌之。則大喪爲后。不待言耳。

后之喪持嬰

持嬰特舉后。則沐浴稱大喪。示所掌不獨后喪之沐浴明矣。李鍾旺曰。賈疏漢制。嬰戴璧。按喪大記。畫嬰二。皆戴圭。明堂位。雖僞書。亦曰周之璧嬰。則不自漢始。

女史

周官析疑

卷之七

六

掌王后之禮職

於后所行之禮。命之曰職。而女史掌之。使朝夕恪勤。凜然於職之不易。盡則驕肆懈惰之習。無自而生矣。

典婦功

凡授嬪婦功及秋賦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

作二事者。女御授功。乃獨言嬪婦者。內宰以婦職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九御分屬九嬪。

世婦。故授功專責之嬪婦。使各監省其屬也。知

此職所授受。獨內嬪婦之功者。以獨共王及后

之用。又外嬪婦之功。典絲典枲受之也。非官中

所繅績。王與后不用。而所用兼苦良。亦所以勸

內職彰女教也。比比次也。絲物之小者。纓帶

組紉之類是也。其大者。則帛紡錦繡。枲物之小

者。巾幕。悅績之類是也。其大者。則帷幕。帷帶。大

小。賈固不同。或大小同。而材有美惡。功有良苦。

則賈相倍蓰。故比次而揭之。以共衣服。則貴賤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九

有等。以備賜予。則輕重有差。

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疏謂以待王及后之用。故藏於內府。非也。內府

都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非王及后之私藏

也。蓋凡絲枲布帛皆藏於內府。其成於內人者。

則以共王及后之用。若夫邦國所貢九職所入。

成於外工者。則以共邦之用耳。王之燕衣服。

王府掌之。蓋既成而後以入於王府。王氏應

電謂內府受良貨賄。故頒之以共王及后之用。

可非也。王及后亦有時而用苦功。若在喪之服物是也。惟有苦功。故不頒於王府。又以示服用之常。宜於儉樸。非若玩好。賜予專取精良也。若王及后世子衣服。可以內府之貨賄共。則九貢九功。何物不備。不宜轉市以外府之泉布矣。

典絲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楊之

遂師入野。職野賦於王府。則凡貨賄皆可以當邦賦。使所入有絲。泉則宜與九貢之絲。泉并入

周官析疑

卷之七

手

典絲典泉。以頒功於內外工。

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

內工。注謂女御。非也。典婦功授嬪婦及內人功。則內人即女御可知矣。此曰工。所以別於內官。蓋女酒女漿之類及其奚也。列於天官職者。奚女近千人。其無事之時。必頒功而授齋可知矣。黃氏度謂外工諸侯夫人。大夫妻亦非也。觀魯語敬姜所陳。各有職業。無暇受公家之頒。且王禮事所用縑帛組文。非內工及外命婦所能具。

必頒於閭閻之嬪婦。故謂之外工。至王氏應電以外工爲宮卿世婦。內工爲九嬪而下。益悖矣。或疑外司服所掌王服及賜服。兼用此職所頒於外工者。果爾。則典婦功以共王及后服之文。不宜設矣。蓋此職所頒於內工者。專以共王后之衣服。而兼及世子不足。則以外府之泉布之其頒於外工者。則以共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以及外命婦之法服。故不設於事官。而爲內宰之屬也。至王賜六服。羣辟卿大夫與畿內公

周官精疑

卷之七

主

孤卿大夫士之命服。則宜兼用邦國之幣。貢嬪貢服。貢及民間嬪貢之絲。泉。冬官別有典司其事者。既成而後。以入於外司服耳。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

典婦功所掌王及后之用也。宜藏於宮中。而頒諸內府。典絲典泉。則本職自藏之。何也。非嬪婦內人所成。王及后不用。故與九貢九功之所入同。頒於內府。以示其有經式。若此職所共。皆宮中之事。不時取用。故量所共而藏於本職。以便

事耳。日成月要，宰夫旬月而考之，則亦無虞其
冒濫矣。鄭氏衆謂良功、絲功、繅帛，非也。絲功
亦有苦有良，典絲所以獨受良功者，不惟有司
之政令，如祭祀喪紀所共飾，邦器者所受，非良
不可，卽上之賜予，亦不宜用苦功也。其苦功不
言所頒受者，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
而典婦功所楊良苦之功，並頒於內府，則內府
受之，不必言矣。

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之賜予。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三

王氏昭禹謂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所掌，非
也。彼二職乃辨其用等，非製服弁之司，所謂政
令，卽下文祭祀喪紀所共飾，邦器者所受耳。

喪紀共其絲繅組文之物。

喪紀曰其貴賤各有等也。祭祀亦有等，而不曰
其以凡該之也。

典泉

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
典絲職曰掌絲入者，以別於內嬪婦之獻繭也。

此職不曰泉入者，麻草皆九職所貢，不必言也。
曰掌布絲縷紵之麻草之物者，麻草之物不獨
用於布，絲縷紵而典泉所掌惟此也。授齋，典婦
功注謂來取絲泉，非也。據此經曰頒功，則已給
麻草矣。蓋給以泉布，使自具練治麻草之器物，
兼償其勞也。於頒泉曰授齋，則絲可知也。於頒
絲曰外內工，則泉可知也。

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楊而藏之，以待時頒。

苦功且受，則良者不待言矣。蓋典絲職所用黼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三

畫組就織文絲繅，非良不可，故止受良功。若泉
物，則纂幕巾悅及包物拭器，有宜於苦功而無
所用良者，故兼受之。若云專受苦功，則古者朝
服且用布，則燕私之服可知。無轉不受良功之
理。先鄭謂絲爲良功，泉爲苦功，非也。果爾，則
既分二職，第曰受其功可矣。

內司服

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
沙。

追師注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特據明堂位夫人副禕之文不知乃劉歆之徒所僞作耳

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

疏外命婦於后無服據儀禮喪服傳但義有未安春官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皆義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宜通內外命婦言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七

書

縫人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

王氏昭禹謂女御非王宮八十一之數非也王后之衣必內人典司非於女御取之則並謂之女工可矣惟繫內人而非女工之比故奄人爲之役

掌凡內之縫事

凡內之縫事則不獨衣服也不獨王與后之衣

服也

染人

掌凡染事

鄭氏鐸引禮記謂官中所染專共王祭祀之服染人所掌以共國家禮事非也記所謂朱綠之元黃之卽以付染人耳

追師

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

據此則詩曰副笄六珈記曰夫人副禕皆周禮

周官析疑

卷之七

書

之末失也豈二王之後用之而其後列國皆僭如酸罌之及尸君與

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

三夫人亞王后內官列職自九嬪始舉九嬪而言及則內命婦爲世婦女御明矣不可以先公卿之妻故曰外內內宰職正喪之服位則曰內外命婦兼夫人及九嬪也凡並舉命夫命婦則曰外內者命夫多王之師保周親也此經不統之曰內外命婦者正服位辨舄屨及出入可統

稱內命婦追師之設本以若后夫人九嬪之首服而固及於外內命婦故別言之

屨人

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追師職曰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此職第曰辨者命屨初命時官給之其後則與功屨散屨皆自爲與衛并用玉石可服上賜以終身者異故第辨其法式也

夏采

周官析疑

卷之七

美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綬復于四郊祭饗復於小廟祭饗復於小寢大寢而大祖四郊之復則屬夏采者大祖四郊爲祭之最尊王蒞事贊王者冢宰故特設此職於天官以領復事而他無所掌也復者人之終也春秋傳晉侯有疾秦穆和謂趙孟曰國之太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卹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王之宮寢內外起居飲食

無一不關於冢宰必君之身終而後師保之責盡焉此天官之屬所以終於夏采也

李光坡曰冢宰貳王統百官均四海而諸官所掌不越居處服御財賦絲枲之事嗚呼此聖人之議道自己者也蓋飲食男女人之六欲存焉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或有所制而不敢縱或有所求而未必遲若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何求而不應哉何憚而不爲哉以是大欲而勢足以恢其邪心於以治天下國家吾不知其可也周

周官析疑

卷之七

主

公知百官之得其統四海之得其均其要在王身是故先以官室安其身焉次以飲食理其體焉繼以賦式節其用焉終以內官佐其德焉析其事則至纖至悉若無關於政治之要而觀其用意本末兼修內外交飭以正君身其至醇至備者乎一之以大宰之權分之以小宰內室之任一起居一飲食一貨用一擇採進御多寡豐約用舍去取大率皆得與聞之而天子不得以自私女子小人不得以竊惑而司是職者必名

德之選。是以上知之。若就焉而益正。中材之生。守焉而寡過。蓋正心誠意之實功。而治天下國家之本統也。

卷之七

受

折疑卷之八

臨桂陳榕門

漳浦蔡聞之同訂

桐城方苞著

新建周力堂

地官司徒第二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擬邦國。

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於地官。而

周官析疑

卷之八

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此古之聖人。所以明明德於天下。而非漢唐之治所可及也。司徒會五地以辨物生。相土宜以安民宅。分三壤以均賦貢。別年歲以制力征。凡所以除民之害而厚其生者。皆所以安之也。十有二教。三物八刑。凡所以因事成禮。隨時讀法。皆所以擾之也。安之中亦有擾。擾之道。卽所以爲安。地官職事。無外於此者。不曰安擾萬民。而曰安擾邦國。何也。舉萬民則不

足以該邦國、舉邦國則安擾其民、卽所以安擾邦國具見矣、

鄉師

六鄉四面而環王城、鄉師四人、宜各主一面、而注謂兩人共主三鄉、蓋以同鄉之州不宜中分、而各有所屬、且以備有故而兼攝也、

鄉老

小司寇掌外朝之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此

三公統鄉民之盜也、三公雖無專職、而散見於

周官析疑

卷之八

二

朝士司士諸職者甚詳、不當以六官之上無三公爲疑、

鄉大夫

周官六卿之外、別無所謂卿者、軍旅田役喪荒賓客、大司徒小司徒鄉師主之、五官皆有事焉、而鄉大夫一無所預、以是知其卽六卿也、鄉大夫遂大夫以下、皆無府史胥徒、鄉大夫乃六卿、不與民治州、長遂大夫以下、則其屬吏轉而相承身親其事、無所用之、六卿兼鄉官、故凡軍

旅田役皆鄉官、令其屬帥民而致、與大司馬軍

將皆命卿實相合、鄭注大司馬謂軍帥不特置

乃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者、蓋武事壯猷、六官之

長或有喪疾事故、則退老於鄉者、亦可簡任以

承其乏耳、賈疏乃據此謂鄉大夫別置而非六

卿誤矣、凡治經者、不能析衷義理、推究事實、但

據經中一事一言、以強證已說、皆不可信、况漢

儒之訓詁乎、

族師

周官析疑

卷之八

三

石家之長、卽以師名官、則黨正州長以上、掌教

治者、其德行道藝之足以表衆可知矣、記曰、能

爲師然後能爲長、此古之民所以易於觀感、興

起而政教無壅也、

封人

所謂封疆者、封土於界上也、其職云、凡封國、封

其四疆、則舊說謂典封疆之官、本無可疑、鄭氏

錡之說、顯與經悖、

鼓人

鼓人所掌六鼓四金之節。用於祭祀車旅田役。喪紀災祲夜警。鄉遂都家公邑無地無時不有事焉。不獨秀民能辨其音聲。卽阡隸亦知其節。會乃教事之重大。而周徧者。故次封人。鄉師四時出田法以教戰。金鼓所以爲車徒之節制也。次舞師。坐作進退擊刺之法。皆於干舞備之。平時習舞。然後前期可修戰法。

牧人

載師任遠郊之地。有牧田牛田。卽牧人牛人畜

周官析疑

卷之八

四

牧之地。故牧人牛人充人同屬地官。

縣師

注自六鄉至邦國。縣居中故名縣師。非也。小司徒井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遂人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遂與都之政治皆至縣而分。執其總其法。蓋通乎天下。此職通掌天下之地。域作軍旅田役之卒伍。故以縣名官。不宜以小

郡之縣居中爲義

保氏

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則非三公之師保明矣。大戴記稱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乃六卿上兼三公之位。而非此經之師氏保氏也。後鄭誤引以詰此職。魏氏之說得之。

司諫

先王之世。所以教閭閻之秀民。則有家塾黨序州序之師。教王世子王子王族。則有師氏保氏。

周官析疑

卷之八

五

而又合之於成均。所以陶冶學士者。法無不備矣。然學士而外。農工商賈下逮隸圉。有一人之不教。則聖人之心惻然有隱。而於政教必有所。聖惟學士始可責以六德六行六藝之備。至於平民。則循理奉法爲善去惡其實事。卽在政役弛舍發徵期會農桑衣食遊居作息之間。故別立司諫司教之官。巡問而觀察之。糾德正行。考藝辨能以勸其從。誅惡警過。三讓三罰以懲其違。所以德教蒸於四海。而可致刑措也。

媒氏

民相怨讐及合婚姻。隨地而有之。和之以解其難。合之以厚其別。皆所以明彰禮義。故屬地官。然後事便而教習也。

質人

民間交易。或相期約。而不能立判。官之取予。歛賂。或以事故。而難踐前期。故設質人。掌其質劑。書契。以息抵冒。正辨爭。注謂主平定物價。誤矣。

廩人

周官析疑

卷之八

六

民居亦曰廩。但廩人爲司市之屬。則爲市廩明矣。疏引載師以廩里任國中之地。而謂主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不知貨在肆。始稅其廩。邸舍則民居也。安得有稅。載師本謂市肆爲廩。民居爲里。後鄭辭未別白。而引之以證邸舍有稅。不亦蔽乎。

胥師

凡有爵者。必稱士。故知胥師以下。非官也。比長治五家。卽假以下士之名。胥師賈師治二十肆。

而仍與羣胥伍。以是知古之賤末而貴農也。惟不假以爵。故王都而外。鄉遂都家公邑。凡小邑聚有列肆者。守土之吏。皆得辟除。以治市政。又所以便民而恤商也。鄉大夫所賓興。半農家子。而未聞工商得與焉。西漢之初。有市籍者。子孫不得推擇爲吏。所以使民榮義而輕利。民食之豐。廣風俗之淳。漸恒必由之。

司聽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一人。

司聽所禁者。顯故十肆一人。司稽所察者。隱故

周官析疑

卷之八

七

五肆一人

司門

鄉之官。以上大夫主之。遂之官。以中大夫主之。門市之官。則以下大夫主之。輕重之差也。每門下士二人。而主之以下大夫。蓋王城管鑰之任。非位尊權重。不能防閑而糾詰之也。

司關

門關皆府一入。史二人。書契簡也。徒四人。而無胥。卽此見商旅之無擾矣。王氏應電。門關無

兵守云云乃以唐宋以後之政俗議周公之典
法言之不中無足怪也自管仲用齊而變周禮
始分士農工商之鄉周官掌固司險所掌守政
聯衆庶與士庶子爲一體無問國中郊野間族
州黨之民比戶而居者皆兵也國有大故鄉大
夫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則國中四郊之守
已固矣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都鄙公
邑城池之固牧長與其民守之山林川澤之阻
掌固司險與其屬守之無在而非兵也其平居

周官析疑

卷之八

八

無事門關之守不過稽察無節傳及貨賄不物
者故每門每關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已足以
待其事無所用衆也司啟閉者不過下士無所
用威權也後世門關之操柄日重卒隸從衡侵
削商民阻抑行旅自孟子時已患其爲暴然後
知周公之憂民切慮患深也

送人

注謂六遂之地自遠郊達於畿中有公邑家邑
小都大都非也六鄉六遂而外凡造都邑皆縣

師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賦
貢則稍縣置乃縣師所掌也縣師所掌地城人
之數兼甸郊邦國者以受法大遂獨百里至二
百里地遂大夫所兼掌不過公邑之吏治耳遂
人通掌縣鄙溝涂形體之法故日以達於畿非
畿內通爲遂地也六遂之吏所掌稽事爲多
如有天時地澤風雨之急移用其民皆刻不可
緩若官府設於王朝必待稟命而行則緩不逮
事矣考秋官遂士掌四郊謂隸之治在四郊也

周官析疑

卷之八

九

以類推之遂人遂師治所亦當在四郊劉氏彝
謂居司徒之府王氏輿之謂居朝以總六遂之
事皆妄說也

遂大夫

近世諸儒因鄉大夫卽六卿謂遂吏亦兼以王
官非也五官之屬自師及攷而外爵中大夫者
十有八人爵下大夫者四十有五人而鄉之州
長爵中大夫者二十有五人遂人遂大夫爵中
大夫者八人遂之縣正州之黨正爵下大夫者

百有五十人。盡六官之中。下大夫尚不足以充之。况治官之太府司會內宰。教官之師氏保氏。司市司門廩人。禮官之冢人墓大夫。大司樂大師。大卜大史內史。中車政官之射人。諸子大僕。司甲司弓矢。戎右。齋右。大馭。戎僕。齋僕。職方。刑官之大小行人。皆各有專司。職重屬多。事繁地近。皆必不能兼。遂之治教政令。而遂相統攝者也。以義測之。惟遂人遂大夫。或可以六官之攷。晉秩而兼攝之耳。其餘鄉遂大吏。或鄉遂之上士。積功累勞者。漸次拔擢。以任其職。而爵秩得班於王朝之大夫。其貴重則不能與王官並。如後世京職與外吏。爵列等而儀位則有差耳。遂無老遂大夫。亦非卿。蓋三公官不必備六卿。九牧之倡。位尊望重。名不可以輕假也。且鄉遂。遂於畿內。以公卿掌鄉治。則畿內吏民。皆當是則是效。有所觀感而興起矣。

旅師

遂之賦粟。里宰徵之。遂人遂師令之。入於廩人。

倉人其餘留於野。井鋤粟。屋粟。開粟。掌於旅師。方春耕。民有不足。則頒之。待秋成。有餘。則斂之。其新阡。初徙者。不獨散其利。且施其惠。而不責以償。遺人職。所謂野鄙之委積。以待糶旅是也。故官名旅師。後鄭謂旅師乃為縣師。斂野賦穀之官。詳本職。並無此意。鄭氏蓋以縣師徵野之賦。貢而此職掌聚野粟。不悟此謂六遂之野耳。郝氏敬謂鄉之閭師。遂之旅師。其職事蓋互見。非也。鄉自州長以至閭。皆無徵賦之事。故別設閭師。以掌之。遂則縣正掌其徵比矣。無事復設官以徵賦。蓋六鄉地狹。人衆。不足以容旅民。故旅師設於甸。遂。俾內而四郊。外而公邑。家稍因荒就食。而願留處者。有所依庇。而收恤焉。縣都廣遠。卽有移民就食之事。亦各於封內擇地以處之。非王官之所及也。

稻人

遂人掌縣鄙溝涂。其法達於畿內。故旅師至稻人六職。次於遂人之下。所主俱郊野米粟兵車。

蜀薪與糞種耕作之事蓋與遂人相左者也

山虞

山澤利多爭訟易生竊盜時發必官爲之守而民以時取然後生物阜而惠澤均故官司徒禁不得不衆繁也

林衡

麓接平地視山木爲難守大山之麓有地爲大林者散別設官而增胥徒之數

澤虞

爾官析疑

卷之八

主

於林麓總言之於澤藪分言之者麓多爲林而澤藪地各異也

掌廩

李氏如玉謂自角人至掌廩七官所敘卽山澤之賦非也問師職任虞以山事貢其物任衡以澤事貢其物山貢之大者乃邦工掄材及取金玉錫石澤貢之大者乃蒲葦之共及財物入於玉府者此七職所敘特細物耳謂縣師徵野之賦卽甸稍縣都四賦亦非也大遂之賦遂師徵

之里宰敘之則非縣師所掌明矣遂師徵財征入野職野賦遂大夫令爲邑者會政致事又戒凡爲邑者之功事則公邑之賦並掌於遂師明矣縣師所徵乃家稍縣都之賦而無公邑亦明矣

場人

本職曰國之場圃則爲載師所任而非農家之場圃可知注疏並誤

廩人

爾官析疑

卷之八

主

廩人掌國用而不藏粟米猶大府掌頒財而不藏貨賄也蓋舍人掌凡祭祀賓客喪紀之米穀下及官中之財守則膳夫之六穀稟人內外朝冗食者之食凡國中所用之米皆藏於舍人可知矣舍人掌粟入之藏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則畿內所用之粟米皆共於舍人可知矣以廩名官謂舍人倉人廩藏之出入皆受法於此職耳注疏藏米曰廩對下舍人藏粟曰倉似誤胥徒較舍人倉人幾八倍蓋難

不掌蓋藏而徵令傳送之事。紛且會同師役治糧與食。必使各就其地。分部以稽察冒濫也。

司祿

古者分田制祿。位有升降。則祿有增減。人有存亡。則田有遞代。故特設司祿以專掌之。王氏應電謂卽廩人九穀之數。非也。廩人所掌以待匪頒。賜乃正祿外之法用耳。若當官羣士之祿。既頒以田。又使入粟於廩人而後給之。則徵收轉輸期會出納。勞民耗財。費時失事。而義無所取。聖人立法。不若是其膠擾也。易氏被謂獻穀數宜與司民之獻民數同。亦非也。民數三年而一校。其息耗穀數必每歲而獻之。

司稼

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四職相聯而終之以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司稼之職也。官府之饋萬官之祿皆於農夫取之。歲有豐凶而法用常祿。則不能不取足焉。所以示居民上者當惕然於安受野人之養而職思其艱也。在禮年穀不登。

周官析疑

卷之八

古

春人

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麋。則司稼所謂調其急平其興以均萬民之食。必自貴者始矣。春秋時列國有凶。卿大夫爭出私積以賑貸。猶見三代君臣與民同憂之義。

稟人

春人職所領女奚數甚少。蓋夫人親春以共盞盛。故女奚助以終事。若牢禮饗食之米。特取之廩人而差擇之耳。

周官析疑

卷之八

古

稟人職領以女奚者。婦人主饋。且官吏人民給事官中者。必女奚供食乃便。而因通給外朝之食也。春人稟人其事較饕人爲繁重。而饕人奚四十人。春人稟人奚止五人者。以春稟給役者有司屬所入女奴。而女春女稟及奚特監視而指揮統治之耳。不列女奴及其數者。以司屬職有明文。且以罪入數不可定也。

周官析疑卷之九

高淳張彝歎

漳浦蔡聞之同訂

桐城方苞著

懷寧劉古塘

大司徒

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必知土地之宜人民之數然後可定民之居制民之產以安其身而教擾之是即所以安擾邦

周官析疑

卷之九

一

國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官獻瑞曰此下數節之綱領蓋建土地之圖以辨五土之名物然後知廣谷大川異制民生異俗而施十有二教以一之然後知土地所宜五穀所殖而相民宅任地事然後可量地之肥瘠高下以制地征均地政然後可求地中制地域以建王國侯邦以造都鄙此建土地之圖所以

爲大司徒之首務與

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州社經有明文黨立祭蜡亦宜有社樹之田主似謂樹木於社壇以表一方之田名社與野卽爲田主之義也注疏乃以爲田神而別求尊於社稷之神證以詩之田祖以神農當之豈祭社稷乃奉田主之神以臨之乎抑別有田主之祭而奉社主稷主以依之乎經傳中絕無社稷與

周官析疑

卷之九

二

田祖先嗇合祭之文朱氏申之說較注疏爲近理陳從王曰朱子論語注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蓋本諸此已不用注義社稷自王國至州里隨大小有之不止王官所建樹之田主亦不專指藉田內也

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阜物其民毛而方

先言物而後言民者下經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則辨五地之物生以人爲主必

歸重於人然後與下義相承接

三日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穀物其民事而長

此經毛物羽物亦謂野鳥野獸若馬牛雞鶩則五土皆宜小異而不失其大同不宜獨舉爲山林邱陵之動物

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庠

王氏安石以羸物爲鼃蟪之屬或疑鼃蟪小蟲

周官析疑

卷之九

三

未足當五物之一然羽毛鱗介之外別無所謂羸物此經乃辨五地之物生故不論物之大小而但計所生之多少羽毛鱗介主於平土者甚少惟羸蟲爲多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五地所生之民形貌既殊則氣質剛柔輕重遲速亦異始於資稟成爲習俗先王辨其氣質之各異而知其性命之本同故設爲十有二教以

一之

三日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家人相怨多起於婦人故以陰禮教親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卽下經所謂以本俗六安萬民也民得生養之樂有戚黨之歡然後勤於作業而不偷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恤卽下經相教相調之類誓以憂樂相問彼此共之則民知恤人卽所以利己而不怠矣

周官析疑

卷之九

四

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此十二教兼禮樂刑政而言隨其時地之所重而勸導董戒之也歷言其效蓋使職教者驗之於民以課教績之成否非徒爲文具而已

以土宜之濃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以教民言則舉五土可以包九州以九州之人皆稟五行之氣以生也以居民言則五土分爲十二土而十二土之中又各有五土必周知之

然後可相宅而使同實利也。西北之沙漠東麓之斥鹵雖五穀不生而人民亦可以食其土利。故第言相民宅蕃鳥獸毓草木任土事而不及稼穡也。

以土均之。漢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敘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辨五物九等。名曰土均之法者。田有一易再易。地有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必辨其等乃可均也。九等當如禹貢所差。

周官析疑

卷之九

五

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梅穀成曰。測土深不可以淺深言。蓋惟覆矩之法。可以從高測下。然以目之所見爲止。若地面之下無術以測其淺深也。土圭之法乃求地中。自四邊嚮內。規方千里。以爲王畿。又自王畿嚮內。以至將建王城之地。而置表測景。以漸而進。故曰土深。猶土經禮設洗直東榮。南其以堂深也。若建王城欲知地之高下。以制溝渠而測土之淺深。則用匠人水地之法。自近及遠。遞移其

表雖數十百里可馴致也。

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梅穀成曰。土圭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

周官析疑

卷之九

六

皆由此也。所謂地中者。有二有形之中。有氣之中。主於形言。天之包地。如卵裹黃。皆圓體也。天地既圓。則所謂地中者。乃天中也。此惟赤道之下。二分午中日表無景之處爲然。以氣而言。必陰陽五行冲和會合。乃可謂中。嘗以歷法推之。窮南極北。晝夜偏贏。赤道之下。冬夏適均。惟中國之地。晷景盈縮。與時進退。二至相除。毫無餘欠。而洛邑又其中之中者。以其得天地之中氣。謂之地中。良不誣也。經謂天地之所合者。地

之中氣與天之中氣合也。合故四時交而無多暑多寒之患。合故風雨會而無多風之患。合故陰陽和而無多陰之患。蓋四時風雨寒暑皆天地爲之。其交其會其和皆天地之合爲之也。然則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乃當地中之處。其景尺有五寸。用此以爲標識耳。景短景久。當以鄭賈之說爲近理。蓋天包地。如卵裹黃。地周之度與天相應。每二百里而差一度。而北異緯。東西異經。如夏至日中。此處景正時。迤東則景必晡。迤西則景必早。自二百里以外。漸差漸遠。每三十度而差一時。有在此處爲午。而迤東爲酉。迤西爲卯者。今中國經度不同之地。節氣交會。皆有早晚之殊。此得之實測。非懸揣也。地體渾圓。居天中。亘古不動。天以南北兩極爲樞紐。赤道橫帶天腰。距兩極適均。日行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南北。冬至出赤道南。故距地近。夏至入赤道北。故距地遠。而星辰距地。則四時皆等也。四遊之說。謂地與星辰升降於三萬

里中。又謂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其說皆不可通。蓋地惟至靜。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觀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可見至於日至之景。其南北長短之差。參差懸絕。非一定之數。不可以道里計也。鄭賈未解地圖之理。故引無根之說如此。王蘭生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惟地中平壤。爲天地之所合。北極下。半歲爲晝。夜。赤道下一歲。再冬夏。惟地中爲四時之所交。日東近海。多風。日西連山。恒雨。惟地中乃風雨之所會。日南近日。多暑。日北遠日。多寒。惟地中乃陰陽之所和。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之。於王畿曰封樹者。規方千里。包高山大陵。不可以溝限。惟起封界樹木以表之。故造都鄙則曰封溝。以室數計畝制地。其域狹也。篇首總言制邦國都鄙之畿疆。曰溝封。後分言制都鄙之地域。則曰封溝者。邦國封疆廣狹不齊。地勢所宜

或可溝或止起封界與都鄙計畝制域封必以溝者異也

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

惟王建國自服於土中則大小之邦亦必相其山川之面勢道路之支騰以定國都控馭四境以主圭土其地者所以正國都之方位也國都既定然後可以制封域詩云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又曰景山與京遷國且然則造邦可知矣

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

周官析疑

卷之九

九

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

此經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知以土之可食者言司勳職曰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則知以其人所食者言以詩及春秋傳所言魯衛之封畧計之封國之里數當以周官爲正其實周官與孟子所言亦不甚相遠蓋周官辨言者

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者而言也鄭氏魯附庸而孔子所謂食者則其實封食其土利者也見於經傳者公惟宋男惟許宿則封國甚稀書曰分土惟三以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計之爲方百里者十六其食者三之一爲方百里者五方十里者三十三方里者三十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方百里者三方十里者五十五方里者五十四以十易再易之田相減并穀牧疆濠之五

周官析疑

卷之九

十

而當一十而當一者計之其爲穀土亦約百里耳蓋孟子言額祿故止計穀土周官言所食則并其山澤之毛至邦城之數則包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定在其封內者耳如今大州縣包絡山微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蓋天下初定夏商以來建國一仍其舊別無土地可以大封孟子所言周初之制也至周公建典則商奄既誅滅國五十廣齊魯衛諸之封且於傳者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凡

宗職官五正本未嘗剪其宗祀奪其土田故三
等之國封域雖增所食穀土不過少加於百里
七十里五十里之數而不甚相遠也惟宋則疆
域最廣所食又多以修先王之典禮體大物博
且尹東夏而近王畿朝聘過賓視諸國爲殷繁
凡以稱其用耳循數推理必諸子以上始有附
庸閒田至於諸男則封疆百里析之爲五十里
者四以田之一易再易之半爲穀土其餘皆山
澤牧放盡以界之而封內並無附庸閒田蓋辨
周官新疑 卷之九 十一

此不足以立社稷通朝聘職貢其詳宜見於司
空之篇而今不可攷矣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
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
三百晦

鄭氏之釋都鄙非也春秋侵伐及邊境則畫四
鄙傳曰卻城過百雉又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
蓋都所居鄙則界也制其地者計穀土也制其
域者兼疆潦牧也 漢書食貨志云武帝時

趙過爲搜粟都尉修后稷之法爲代田一晦三
畝歲代處之廣尺深尺爲剛播種其中苗生葉
已上稍轉龍草墾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龍墾
根深耐風與旱則魏氏校所稱間墾而爲剛者
乃古代田之制雖歲種不易之地亦然以剛一
易再易之地誤矣

乃分地職糞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墾
而待政令

自土會至此皆經畫土地之事所以爲安養人
周官新疑 卷之九 十二

民之本也以下乃專言人民之康成以爲職爲
九職非也此經所頒職事卽下經所云頒職事
十有二也九職已具其中既分九職而又曰頒
職事則義無所處矣上經土均之法辨五物九
等制天下之地征特標以作民職而此又分九
職別事複而辭亦贅矣蓋曰地職乃其地所當
承之職事也禮記郊特牲郊之日祀掃反道鄉
爲田燭不命而民聽上卽六鄉之地職也遂人
國祭祀則共野牲令野職卽共遂之地職也甸

精縣都公邑當津要則服輸將給賓客師旅近
川防則共修築外至邦國則春秋傳所云取於
有閭之士以共王職是也地守亦非林麓虞候
之所守也山澤藪牧並列九職則林麓虞候之
所守於作民職具之矣按夏官司險設五溝五
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法掌固頒士庶
予之守任其萬民用其材器以通守政若造都
鄙則治其固與其守法乃此經及均人士均職
所謂地守也經言地職者三切究其義皆非民
周官析疑 卷之九 三

職詳具各篇 分地職實地守制地貢皆地法
也而復言以爲地法者以待政令言之也都鄙
有遠近其地有饒瘠其事有劇易故所以待王
朝之政令者法各有宜而不可以一致也 鍾
曉曰鄭氏錡謂頒執事於都鄙以待王朝之政
令非也此承上建邦國造都鄙而總言其地法
則不得專以都鄙爲義明矣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周官救荒之本惟在五黨相調及令移民通財

使士師掌之而耕九餘三家有蓋藏又相調與
通財之本也此十二政乃臨時補救多方以求
濟之事

一曰散利

所謂散利者發縣都之委積與泉府之作布也
先鄭謂貸種食未安貸種食乃旅師春頒秋斂
平時益民之政非爲救荒而設

八曰殺哀

宗伯職以凶禮哀邦國殺哀者節喪弔恤之

周官析疑 卷之九 四

財用以賑凶荒也

九曰養樂

青禮養樂似無與民事而以聚萬民者遇災而
懼以勤恤民則民之心聚矣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
四曰恤貧五曰寬寡六曰安富

民有田里制畜則能自養矣而老幼孤獨鰥寡
及以事故耗乏或疾病無依者上更有以保息
之而安富尤保息之太者蓋富者不安則民不

務積聚而失其養者衆矣。上豈能徧給哉。漢武立告緡之法。商賈中家皆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其明徵也。張自超曰。管子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四曰養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本此陸贄曰。先王制賦。不以殖產厚其征。安富之義也。恤貧當爲賑賜補助。遺人職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是也。旅師春頒秋斂。乃所以廩貸新阡。注疏未安。

二曰族墳墓

周官新義

卷之九

主

記曰。絕族無移服。儀禮喪服。高祖以下。小功至月者。皆曰族。此經曰族墳墓。墓大夫職曰。令國民族葬。皆以有服者爲限也。子姓或蕃。或希。有續有絕。惟限以五世。然後宗支昭穆。尚可比次。兆域廣狹。尚可均移。過此以往。則紛而難理矣。必別授兆域。各從所親。分守而無爭。始能愈遠而不紊也。

三曰聯兄弟

大宗伯職。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且由親及

疎。外姓之兄弟。本因同姓而連及之耳。注疏以兄弟爲婚姻。雖本爾雅。其義終偏。

六曰同衣服

敬宮室。爲本俗之首者。有廟。有寢。民安其居。然後樂事勸功。而重去其鄉也。終於同衣服者。民志定。然後禮俗型也。

乃施教濔于邦國都鄙

布教於邦國都鄙。使萬民觀之也。施教法於邦國都鄙。使羣吏守之也。布教布以上諸大綱也。

周官新義

卷之九

主

施教法。施以下諸細目也。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調。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五家聯近。故奇表使之相保。二十五家則宅舍多矣。故有故而寄託者。使之相受。百家則財力贍矣。故葬具喪役使之相共。五百家則勢衆強矣。故寇盜使之相救。二千五百家則蓄積厚矣。故禮札使之相調。萬二千五百家則秀民聚矣。

故使之賓其賢者與賢國典也而曰相賓者五
物則詢於衆庶。審德行道藝及孝友睦姻有學
者則屬其民。是使鄉人自相推擇而賓禮之也。
鄉飲酒禮主人就所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
民與能入使治之也。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
賜相賓及十有二職三物八刑獨列於布教於
邦國都鄙之後與四官異者前所列士會士宜
土均之法皆地法也。土圭之法以制王畿建邦
國造都鄙荒政十有二保息六本俗六以聚萬

周官析疑

卷之九

七

民養萬民安萬民惟十有二教主於教民而皆
教之大綱故與諸大政並列於前此以下則親
民之吏所奉守者。暇詳於施教法於邦國都鄙
使各以教其所治民之後也。先儒皆云此卽教
法然三物八刑乃教法之正比閭族黨州鄉則
網維布置以爲施教之地耳。

十有二服事

冢宰任民以九職而司徒增其三。冢宰制國用
者也。九職所任皆財賦所從出也。司徒頒教則

秀民之學道藝巫史醫卜之世事庶人在官之
服事其職事不可闕矣。

一曰不孝之刑

大司寇職三曰鄉刑上愿糾孝故爲鄉八刑之
首殺越人于貨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也。然
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則其惡甚於
殺人之盜故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也。

四曰不弟之刑

周官析疑

卷之九

太

易不友曰不弟且退列於不睦不姻之下者曰
不友則專於兄弟曰不弟則不遜弟於族姻鄉
黨者該此矣。

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

不任不恤亦有刑者。背朋友之付託則不義安
鄰里之危困則不仁此而不懲民作日以偷矣。
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
情而教之和。

六藝中禮樂惟秀民乃能習而凡民使由五禮

皆可以防其僞。使聽六樂。皆可以防其情。故復列之。禮者稱情以立文。乃所以防民之僞。而老莊荀氏。乃以爲化性而起僞。蓋溺於俗而不達於先王之禮意也。

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其有地治者聽而斷之。

獄訟至紛。其達於司徒。惟附於刑。與不服有司之聽斷者耳。必取決於司徒。而後歸於士。懼其濫也。不服有司之聽斷。得自直於司徒。懼有司

周官析疑

卷之九

九

之枉撓也。仍與有地治者聽之。而後斷焉。懼民之誣其上也。鍾離曰。秋官鄉遂公邑所上之獄。訟司寇聽其辭。都家所上。則曰聽其成。書其成。與其聽獄訟者。是都家之長。自與有司聽斷。不關於司徒。注有地治者兼都鄙似誤。

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

祀天燔柴而曰羞其肆。何也。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蒸。所謂羞肆。乃以薦配享之人帝也。記曰。帝牛不吉。以爲稷牛。郊之牛。蓋以祀天不可

薦俎。享稷不可燔柴。燔牛用全。必異牛。乃可以烹薦。易所謂亨以享上帝。亦以祀人帝也。郊以特牲。而我將之。詩曰。維羊維牛。爲祀文王也。祀天不宜有俎。豆獻爵。而祀五帝。大宰所贊有爵。亦爲人帝也。生民之詩曰。于豆于登。爲祀稷也。五人帝有尸。則稷亦宜有尸。既立尸。則具鼎俎。豆登獻爵。宜矣。吳天上帝及五行之帝。用饋而燔柴。則粢盛秬鬯。亦陳列而無獻薦之禮。可知矣。祀天之禮極簡。則五人帝與稷。雖有獻薦。而

周官析疑

卷之九

三

尸惟嘑咷。無飲食之事。可知矣。禮以義起。邦國禮雖亡。參伍經傳。其大義猶可得而推也。

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

修道。自大小司徒。以及遂人。遂師。皆令野廬氏。而埽除者。則守塗地之人。委積。皆令遺人。而共之者。守路室候館之吏。後鄭及黃氏說。皆未詳。辨見遂師職。

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曰。徒庶之政令。者在軍及圍禁之政令。則大司

馬治之也。聽於司馬則曰卒伍，致於司徒則曰徒庶。大喪曰帥六鄉之衆庶，大軍旅大田役則曰萬民。通乎畿內也。鄉大夫職於大詢曰：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大司徒職則曰：萬民亦通乎畿內也。

若國有大故則致萬民于王門。

古者謀及庶人故也。大故即小司寇所掌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也。王崩苟無他故及尋常蒐兵無爲致萬民於王門注誤。

周官補疑

卷之九

三

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徵緩刑。

於荒政十二之中獨舉其四者貢賦天子所制也。故舍禁弛力薄徵必待司徒之令。刑章天子所定也。故緩刑必待司徒之令。若有利而自散之以及青禮殺哀蕃樂多昏索見神皆邦國所得自主也不及去幾者其政微也不及除盜賊者盜賊承凶饑而作勢在必除無可疑也。於荒政十二之外增其二者移本國之民與鄰國通

財其事尤大非天子之命不敢專也。故首列之。古者耕九餘三雖遇歲祲中家皆可自保其餘貧民則發縣都之委積兼令通財而官爲之責其償可矣。其遇大荒則移民以就粟蓋中原之地多不通川雖有粟而難移其通川之地則移粟不待言矣。大札移民則遷其未染時疾者以避地氣之惡也。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

大司徒令教官致事而廢置誅賞皆不與何也。

周官補疑

卷之九

三

所致之事即屬官之治成也。小司徒既考之而行誅賞則其失得張弛勤惰並致於大司徒矣。大司徒憑之以致於冢宰即冢宰所憑以爲廢置也。宗伯司馬無令致事之文者禮成政行而事畢無可致也。獄訟之事則至大司寇而止。故小司寇歲終令羣士登中於天府而已。王制王並無此制。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小宰所令於百官府者王官之事也故於職曰修於法曰考於事曰待而不用命者曰不共司徒所令於教官者教事也故於職曰共於事曰修而不用命者曰不正

周官析疑卷之十

小司徒

掌建邦之教灋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

五官之長與大宰共建五典而教法獨小司徒建者以主六鄉而親民事猶小宰之建官刑也夫家謂男女既配耦者以是知周之征役不及單丁女戶餘夫也教寓於祭祀飲食喪紀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

一

禁令使民知禮知義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教寓於征役之施舍使民興讓興仁所以忘勞而犯難也司徒之法無一人之不教無一事之不教無一時之不教所以周徧淪浹入人之深至於刑措也

乃頒比灋于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頒比法舉六鄉則甸稱縣都邦國視此矣受比

要舉邦國則鄉郊甸稍縣都可知矣。畿內則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入其要。內外詳畧各有宜也。登謂升而載於冊也。物謂弓矢甲楯楨幹旗物之屬。卽大比所稽兵器也。注以爲家中之財。誤矣。旗物有度式。什器有良苦。故辨之。財而曰辨。則辭與事不相應矣。漢法算緡錢商賈各以其物自占。王莽稅天下吏民一切營三十取一。康成每以漢法莽事釋周官害義之尤甚者也。小司徒雖頒比法於鄉大夫。而鄉之教治政事一斷於鄉師。故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

司徒。退而頒於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則於民治一無所與。昭然矣。若非六卿則宜與遂大夫同。何以職事迥別乎。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此追胥以令貢賦。

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既有定法。族師又有合聯之法。何也。賈氏公彥謂擬入軍相并也。但案其辭意似專指在軍者并。則義尚未備耳。蓋必

合聯於可任者四五六人而取其一。然後教勇可簡。且非留其半以居守。則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一族中居者或不足以共也。族師在軍則爲卒長。必平時合聯。然後二族戰士皆其所素教。而如臂指之相使。居守之族師二族之民皆其所素治。然後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凡此類皆周公夜以繼日精思而盡萬物之理者也。或據班志一甸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止。出七十五人。司馬法井十爲通。三十家止。出丘人疑周官不宜取一卒於二族中。不知一甸中雖止用七十五人。而此七十五人則必取諸八閭之中。司馬法亦然。不如此則從軍之生與其長不相習。而緩急不可恃。居守之吏與其民不相習。而受邦職役國事相葬埋必有扞格而難通者矣。役必重番。總畿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從。徵發故八閭之人。亦不以同時并調爲困耳。況司馬法乃齊魯且所作。先儒論之甚詳。班志不惟於經傳無考。春秋以前之書亦未見其徵。

周官會卒伍合聯之法、坦然明白、按以事理之實、亦確不可移、不得以異說亂之。邦職、謂地職也。若民職十有二、則不必合聯而後可受。伍兩卒旅師軍威備始成一軍、而獨言會卒伍者、起徒家一人、故比各爲伍、然必積至百人、乃成一隊也。追胥曰比者、卒伍既定、則各以所居遠近、相次而追胥也。李鍾儔曰、小司徒承會卒伍而言、故先軍旅而後及田役追胥貢賦、送人承授田萊治溝洫頒職作事而言、故先貢賦而後及師田政役、乃文義宜然。鄭氏鐸謂軍旅起於六鄉、故先軍旅、財賦起於六遂、故先貢賦、則偏室而難通矣。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四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出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

賈疏謂六鄉每家出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爲上劑致甿、送人以下劑致甿、每家出一人

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謂之饋、非也。羨卒、卽餘夫也。對正卒言、則曰羨卒、對正夫言、則曰餘夫。鄉送互文、以見義耳。何嘗獨厚於遂乎。鄭氏鐸謂鄉遂都鄙邦國授田之法、有四節、非也。大小司徒與送人大司馬、本無異法、蓋不易之田、卽上地、一易卽中地、再易卽下地也。大司馬上地食者三之二、卽遂人之田、百畝萊五十畝、可任者家三人、卽此之家三人也。中地食者半、卽遂人之田、百畝萊百畝、可任者

周官析疑

卷之十

五

二家五人、卽此之二家五人也。下地食者三之一、卽遂人之田、百畝萊二百畝、可任者家二人、卽此之家二人也。前後互見、辭有詳畧、安得意爲之說乎。田竭作、更番調發、使皆習於軍事也。追胥竭作、守望相助、非遠遼其間、井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

曰掌其政教者、師則教以順命而不犯、田則教以習戰而不爭、役則教以同力而不惰也。蓋平

時教法卽具此而有事則警戒焉。凡用衆庶小司徒曰政教者。教法小司徒所建也。鄉師於田役則曰政令者。受州里之役要出田法於州里。其政皆鄉師布之也。軍旅會同大喪則曰治者。其政稟於司徒司馬。鄉師躬治其徒役而已。州長於師田行役皆曰戒令者。政非所專。以帥而致之。故戒之也。黨正則曰以法治其政事者。州長掌政令之法。黨正循法以治其事而已。族師曰掌其治令者。躬帥徒役而至。則遂治之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

木

政令者。命其事也。戒令者。警其期也。治令者。勸其人也。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而有小故。則小司徒致之。何也。諸子掌其戒令。教治而修業。仍於鄉學也。於諸子職曰羣子。以合諸學。合諸射。合諸喪祭賓客而言也。於小司徒職曰餘子。各據其家而言也。與士並舉。則曰庶子。言各有當也。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地事。辨其地之宜井宜牧。及黃白宜禾。洿泉宜稻之類也。農牧虞衡民職也。大宰任之。而大司均之。載師物之。而土凡稅斂之事。如納徵之。均收掌之人。廩藏之所。委輸存貯之數。皆是也。賦。賦外別有稅。非貢土經會卒伍。而令貢賦者。征役有繁簡。則貢賦有乘除也。此經制井牧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者。地邑有衡。僻叔。獲有早晚。道路輸將有遠近。則稅斂之事。必隨地而制。其宜也。小司徒專掌六鄉。而所載乃井邑邱甸縣都之制者。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大司徒職具之矣。故獨載井法。以示內而六鄉。外而六遂。以及都邑名雖各異。其地法則皆以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積累而區分之也。任土比民之法。錯見諸職。大司徒職載邦國封疆都鄙室數。次及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小司徒職載井邑邱甸縣都賦兵之法。載師職載任土之法。閭師職載任民作貢。

周官析疑

卷之十

木

之法。遂人職載溝洫之法。其授田則大司徒職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所授多寡之數。小司徒職載上地中地。下地之人。所任多寡之數。皆各舉其一。彼此互備也。匠人爲溝洫。其制旣成。不過歲爲修治而已。何至六十四井之田。而歲免其四旁三十六井之田稅。分治田與治溝爲二事乎。康成之說。於事理難通。非獨無所考據也。注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非也。井邑邱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溝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八

洫。洫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此經曰九夫爲井者。以出稅法。故止計所耕之地也。遂人曰十夫有溝者。以定經界。故并計所占之地也。井間之溝。溝上之畛。以及疆場之瓜。八家之場圃。皆取於所加百畝之中。且四井爲邑。量地制邑。亦必取於四井之中。非每井而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遂人所謂十夫。卽此經所謂九夫。而溝洫。洫川之制。井邑邱甸縣都之法。乃鄉遂都鄙之所同也。審矣。鄭氏之誤。起於謂匠人溝洫之數。與遂人不同。不知實無二法。

特考之未審。詳見匠人爲溝洫解。康成爲鄉遂用貢都鄙用

助之說。朱子終不敢易者。一則以九與十起數之異也。然匠人之法。止九夫與遂人十夫異耳。其有溝有洫。有洫有川。同也。九夫十夫。取數雖異。而占地大小。相去無幾。其不可爲以十起數之溝洫者。亦不可爲以九起數之溝洫也。且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謂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畫井矣。況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卽鄉遂多平曠。都鄙包陵麓之說。亦不可通。

周官析疑

卷之十

九

哉。一則以四與五起數之異也。然五起數者。所以綴民居。四起數者。所以劑田賦。二者相爲經緯。無內外遠近之異。蓋鄉遂都鄙。皆有上中下地。計室數之多寡。以制邑。皆以地之上中下爲準。何不可通行井法哉。且制地授田。由稅賦役。稽夫家畜產之法。見於司徒。見於小司徒。見於鄉師。及鄉遂羣吏之職。雖出互備。不厭其繁。使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經界水道。彼此各異。是地法之最大。宜特書而詳見者。乃竟無一語及此。

則注說之誤明矣。至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證蓋遂當爲野而鄉不可以爲國中也。成同之法注乃以開方計之然畫井必因地勢非必萬夫之地截然齊一而爲井春秋傳所謂牧隰皐井衍沃管子所謂五而當一十而當一其遺法也。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守地守也職地職也民職則冢宰大司徒頒之而閭師專掌之小司徒分地域故辨其守施其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十

職而平其政卽均人所均地政地守地職也蓋小司徒辨之施之平之而後均人以歲之上下均之地域既分則無所用其均故不言

大軍旅帥其衆庶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

小司徒職無田役以凡用衆庶該之而田役之政令則鄉師所專治也特舉軍旅以大軍旅必身帥也不及政令以大司徒實治之小軍旅則治其政令以大司徒不治也

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

凡役曰政令喪役獨曰政教者屬引則勸防有式鼓封則舒縱有節也。大司徒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此職又云大喪帥邦役則知遂人所致六遂之役遂師所道稍人所帥公邑之役並致於小司徒而小司徒所謂治其政教者卽遂人之六綽遂師之抱扃共邱籠及展車之役矣以遂與公邑之役並致焉故統之曰邦役也。

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十一

而致事

曰治成者所治職事之狀所以別於計簿之成也屬官謂官中士大夫及諸職執事王朝者羣吏謂鄉遂公邑之吏及冢宰縣都私邑之吏以不盡屬於司徒故別言之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者將以達於治官不自考而誅賞之也。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

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澤之象徇以木鐸曰不用濫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濃糾職以待邦

治

觀教法之象則曰帥其屬以教法縣於衆魏在外之羣吏不能徧觀也憲禁令則曰令羣吏什各聽於所治也

其舉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上經稽九比之數通乎畿內此大比羣吏止於

六鄉四郊者以遂與公邑之吏則考之者遂大夫家制縣都之吏則考之者縣師又以見載師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士

所任近郊遠郊宅田士田等乃六鄉之餘地各區爲邑而其吏亦小司徒考之也上經比民故首國中此比吏故第舉六鄉四郊蓋鄉郊之吏無居國中者大司徒頒士農工商之職定比

閭族黨州鄉之制未言其所以稽而登之者若何也小司徒則遂頒比法以時入其數至三年而復受其要則凡九比之內其家之貧富民之賁否戶口之衆寡畜產之豐耗器用之完毀皆舉然於胸中而政教微令施行於軍旅田役之

中所以斟酌調劑者靡不詳盡矣頒比法於

鄉大夫不及兵器至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則有

兵器者鄉大夫州長黨正職主於教族師以下

始有簡兵器之文體有所宜事取其便也古者

卒伍兵器皆自具而公孫弘議禁民挾弓弩可

謂昧於治體矣

鄉師

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遂之教治獄訟皆遂大夫掌之而鄉則鄉師掌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士

之者鄉大夫六卿也豈暇聽鄉之教治獄訟哉其於教則正月頒之鄉吏而已其於治則歲終令羣吏會政致事而已至獄訟則一聽之鄉師而不與者體當然也

以國比之濫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辨其老幼貴

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

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五家爲比蓋國中屬民之濫而因以施於鄉邑

故曰國比之法稽大夫家辨征役施舍小司徒之

職也而復刻於鄉師者小司徒通掌國中及四郊都鄙而鄉師分掌六鄉遂師分掌六遂縣師掌都家也馬牛之物蓋該六畜車輦而言小司徒職既曰六畜車輦而又曰辨其物故知爲旗物及兵器役器也遂之大夫家衆寡馬牛之物遂大夫稽之遂師登之鄉則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何也遂大夫親民而職簡所稽能詳遂師則治廣而職繁故惟據所稽以登於冊鄉大夫六官之長豈暇稽夫家衆寡馬牛之物哉鄉師地官之攷其職繁矣而能任此何也地政之繁重者莫如遂師職之經牧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而鄉則小司徒領此矣故雖使鄉師簡稽鄉民而不病其劇也小司徒頒比法於上故舉重而先貴賤鄉師掌比法於下故舉多而先老幼鄉大夫族師皆先貴賤承小司徒所頒而布之也下經明著四時之田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而王氏安石乃謂小司徒使登六畜車輦辨其物鄉師帥田設

所需惟馬牛故無辨其物之文其蔽蓋由不知經文互備此職以詳鼓鐸旗物於後故畧於前而與小司徒異耳蓋辨可任者及於馬牛則諸物皆辨不待言矣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

遂與公邑之役遂人致之稍縣都之役縣師作之則並考司空之辟以逆役事可知矣而二職無文以例見於鄉師不待言也

凡邦事令作秩叙

曰凡邦事則不惟役事如郊爲田燭喪屬六引過賓修道之類皆是也即以役事言護辦之節番休之期必作秩叙民乃不惑諸儒多以役事之功程言失其義矣黃氏度謂功力當在司空之辟非鄉師所作非也功力之秩叙雖司空作之而因役之大小以定人數量地之遠近以爲徵發時歲之豐凶以爲番代皆有常次非鄉師執任之魏氏安謂鄉師令之作之者鄉吏亦

非也。即役事亦官中上士中士作之。俾鄉吏奉行耳。况祭祀賓客之事乎。

大祭祀羞牛牲共茅藉。

疏謂佐大司徒似未安。宰夫從大宰視滌濯贊小宰比官府之具。肆師治禮儀以佐宗伯。皆特文以見之。則此蓋各共其事而非佐司徒也。大司徒羞肆與奉牲相連。則爲薦腥之豚解可知。此又曰羞牛牲。則宜爲體解而薦熟也。

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士

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治匠師

大殺曰帥民徒。大軍旅會同曰治徒役。大喪曰帥其民。何也。曰民者正卒也。曰徒者兼羨也。大役必於農隙功多而時暇。故正羨同作。軍旅會同或非農隙。六軍之外給凡役。傍輦輓輦者不必正卒。故曰徒役也。若大喪則禮重而役少。必簡正卒之精良者以備之。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則羨卒不得與明矣。先役事而後及祭祀役事。鄉師所專掌也。先司空之役事而後及軍

旅會同所役爲少也。次喪役其事爲希也。

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濠于州里。

於鄉舉州於遂舉里。示時田自州長至二十五家之吏皆各有所受之法也。

以旗物辨鄉邑。

邑謂四郊之內六鄉之外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別爲公邑而旗物異於六鄉也。遂師再言凡爲邑者則甸稍縣之公邑並屬六遂明矣。朱子謂周官之文盛水不漏此類是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士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

鄉師所徵令宜不出於鄉而徇於市朝。何也。王朝乃百官府所聚羣都縣鄙之官吏日有事焉。如四時之田則五官之屬皆有聯事。羣都縣鄙皆受法於鄉師。故徇於朝使共知而各警其事也。徇於市者恐國中之民或身在市廛雖有徵令而不聞也。鄉有小市則有地守者畢徇焉。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以王命施惠者其職代王巡行見民艱阨即以

王命發倉廩出泉布而無所壅遏不待奏請報可此聖人慮事之詳憂民之切也歲時有天患民病司救所巡自國中及郊野則此職之野亦兼六遂蓋鄉遂皆切近王都其民治必分掌之而後能詳至於難阨則並以屬地官之攷以示其不異於鄉也自稱以往地域廣遠非王官所能徧都家之長自當震動恪恭而時式以求民瘼矣

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大

歲終詔廢置大比詔誅賞皆詔冢宰也但廢置必達於王而誅賞則冢宰專之

鄉大夫

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

州長黨正皆曰教治政令而鄉大夫則曰政教禁令者鄉大夫六卿也用其體望以統六鄉而不與治民之事下經使各以教其所治又曰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蓋州長黨正始有民治故鄉大夫職不言民治也非惟不治民亦不聽羣

吏之治鄉師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是也遂大夫則兼聽治訟以無王朝之事也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至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

後鄭以征爲稅又引此以證大宰九賦爲口率出泉遂爲聖經莫大之薄蝕若易稅爲役則其義可與陳氏深之說相足蓋注謂國中役者少

周官析疑

卷之十

九

野外役者多以人言也陳氏謂國中役多野外役少以事言也惟國中服役者既少而役事又多所以征宜遲而舍宜早也惟野外服役者既多而役事又少所以征宜早而舍宜遲也舍獨言國中者公卿大夫士及庶人在官者皆聚於國中鄉遂之吏則當官奉職不在弛舍之列鄉遂大夫所屬無府史胥徒又升於司徒者始不征於鄉則賢能在鄉遂者亦不應舍故止以國中言之至老疾則本無可任之理言國中而

鄉遂之兵不調是謂道聽而塗說也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凡射衆耦皆合揖讓相先故取其能和勝不勝相形媚嫉易生故取其能容和容興舞則方射之時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也於獻賢能之書後卽以此爲詢者所以興起羣士爲後舉之本也賢能德行道藝旣成者故謀於鄉先生五物材質可造者故詢於衆庶 鄭氏鏐謂州長射

而不飲黨正飲而不射非也卿大夫之射必先
行鄉飲酒之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
序則先飲酒可知矣又據射義謂卿大夫之射
始兼飲酒故州黨但言以禮會民以禮屬民不
知州長乃中大夫黨正亦下大夫顯與經悖

此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
注謂出使長民教以德行道藝於外義未審疏
遂謂或爲都鄙之主或爲諸侯益誤矣所謂出
者出於鄉學而入於成均升於司馬也入者還

歸其州黨也蓋與其才德之大者而進於王朝
則將爲公卿大夫以臨長之興其行能之小者
則還治其比閭族黨之民先王之世所以不患
選舉之不公而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

鄉大夫令會政致事遂大夫亦如之公邑雖統
於六遂而會政致事之令則不及焉以小司徒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則公邑之長自致於小
司徒可知也按小宰月終以官府之叙受羣吏

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令羣吏致事小司徒
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小司徒冠正歲令其屬入
會遂致事皆於會政之外別言致事則截然爲
二事明矣小司徒曰正要會兼月要也小司徒
獨言入會而士師職歲終正要會與小宰小司
徒同則會政爲財用之計明矣地官則賓祭師
役學校之用秋官則圖土四食器物之需皆是
也士師惟正要會而無致事之文以八獄訟皆
與大小司寇共聽斷別無可致之事至春夏二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圭

官則并無會政致事之文蓋禮事兵事之財用
乃他職共之事畢之後更無可致之事可會之
財其義與士師無致事之文可參驗也 會政
者上財用之計也致事者各致其一歲所服之
職事也曰會政者舍國政無所用財也小司徒
歲終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則兼甸稍縣都之
吏也小宰歲終令羣吏致事則兼六官之屬也
不及會政者小宰月終受月要贊冢宰受歲會
則會政不必言矣 前曰各掌其鄉之政教禁

令後曰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此不曰各
令其鄉之吏會政致事而曰令六鄉之吏皆會
政致事何也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六鄉甸稍
縣都之徵斂師田行役皆以六鄉爲準而鄉大
夫卽六官之長也故歲終令六鄉之吏皆會政
致事而六官公聽之則法有宜於此而不宜於
彼令有利於前而或蔽於後者六鄉之吏皆得
以達所見六官之長皆得以酌其宜所以爲正
月之吉和而布之之本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

圭

正歲令羣吏考瀝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所治之
國
正月始受法於司徒而頒之正歲復使羣吏考
法於司徒何也所受之法乃始和而布之者頒
之決月則利害之實被於民者可見矣故復使
羣吏就司徒而考之蓋惟恐民隱壅於上聞而
所布之法尚未能盡乎事物之理也不曰鄉吏
而曰羣吏又曰憲之於所治之國何也通乎羣
都縣鄙也鄉大夫卽六卿司徒乃鄉大夫之一

故得通令畿內之羣吏。又以見治政。刑事之和。布於都鄙者。並得以考於四官之長也。朝大夫職於都家。亦曰每國。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賓與大詢。皆曰鄉之衆寡。蓋非黎獻不得與。故數不可定也。與賢能而謀於不善人。則必以私計。引親黨詢國故。而雜以不善人。則必以寃言。亂大謀。聖人制法。慮無不周如此。

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

周官析疑

卷之十

番

令則達之

國有大故。大司徒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則有節者無幾矣。然特關市之轉貨。賄國使之通聘。問有節則無幾耳。若王有令。或六官之長有令。雖有執玉節以通令者。如珍圭以徵守牙璋以類。猶懼變出非常。或有矯假。必使道路之官執旌節以輔之。則令之始出。必有所受。致令之人。必有識者。如王之令。必受於大僕宰夫。而致之者。或通於掌固。皆道路之官所熟識也。而可保。

其別無變詐矣

周官析疑卷之十一

州長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鄉大夫掌政教禁令黨正掌政令教治而州長獨曰掌教治政令之法何也鄉大夫六卿也其於鄉之政教禁令躬爲其儀執其總以率屬而已其法之詳則州長掌之下經所列是也考德行道藝勸戒則有法祭祀禮射喪紀會民涖事則有法師田行役戒令賞罰則有法大考州里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一

廢興則有法故鄉大夫之職正月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即頒之州長也蓋鄉大夫董其成黨正以下承其事而掌其法者則州長耳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讀法之後繼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所讀之法爲鄉三物八刑之類明矣疏謂讀十二教之法似未安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師田行役自黨正以下不復言致者皆州長之所帥也司馬教戰鄉師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故蒐苗獮狩無一不列鄉郊黃氏度乃謂司馬作軍六鄉不與顯與經特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

黨正以下皆會政政事州長獨會政而無致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二

之文者致所治職事廢興誅賞行焉故使羣吏各自致於鄉大夫會政則財用之計苟無侵冒賞罰不行於其間故先會而鉤考之然後以達於鄉大夫曰會其州之政令者凡用財或以政之常經或出於一時之令也

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明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州社所讀皆教法也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所廢謂簡不帥教者而移郊移遂

黨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於州曰治教政令於黨曰政令教治者州長掌讀教法考德行道藝故先教黨正掌讀邦法申戒禁作師田行役故先政也邦法者鄉八刑刑師田行役之法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戒春秋祭禘亦如之

曰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吉之非朔益明矣蓋月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三

必以孟而日不必朔也州長職曰讀教法則此職所讀邦法爲政治禁令之目而不兼教法可知矣古者政與教常相通而事之舉則各有所主州長治師田行役之政令非不糾戒衆庶也而其讀教法則主於造秀民黨正書德行道藝非不教秀民也而其讀邦法則主於糾戒衆庶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尸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習射正齒位皆先行鄉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

衆賓黨正所屬宜惟閭胥族師所書者與焉州長所會宜惟黨正所書者與焉知然者鄉大夫三年大比以禮禮賓惟賢者能者而其餘不與也一命再命三命以王朝之士言若州黨之上中下士則其黨所自辟除不得有王朝之命也鄉飲酒國事也故兼尚爵非私居燕飲之禮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羣吏之職其大綱有二一則會政財用之計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四

一則致事小司徒職所謂治成也鄉大夫歲終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而惟黨正有致事之文以州長所掌者惟教士察吏及教治政令之法無事之可致而族師以下之事皆致於黨正也鄉吏所致之事夫家衆寡馬牛車輦之稽也獄訟之成也役事之要也鼓鐸旗物兵器之籍也四時徵令之日也吉凶禮樂之器也鄉師歲終攷六鄉之治則致於鄉師而達於鄉大夫明矣遂大夫之令會政致事鄉師之會政致事

與鄉同而選大夫則兼聽治訟掌誅賞廢興縣
正則稽功會事蓋以選人遂師所掌者皆小司
徒之事而野政簡遂大夫并六卿故其事可兼
而小者又可寄之縣正也財用之計簡故州長
先會之而後以會於鄉大夫吏治之事繁故黨
正各致之猶六官羣吏之事繁故小宰獨聽之
財用之計尤繁故使宰夫專考之然後冢宰兼
聽焉凡此皆聖人精義致用實心實理所周布
也黨正以下不曰政令者凡鄉大夫有令皆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五

州長布之故曰會其州之政令黨正以下則奉
令承事而已故第曰會政也疏謂黨正致於州
長州長致於大司徒而行賞罰非也冢宰令百
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
大司徒令教官致事而不及廢置則令致於冢
宰明矣至官中屬吏之治成則小司徒考之而
行誅賞大司徒亦不與也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鄉三物惟六藝之成孰有司可自辨之若六行

則非鄉黨族姻不能詳也六德則非與朝夕久
故者知之不能審也故閭胥凡聚衆庶則書其
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屬民而讀邦法則書其
孝弟睦姻有學者黨正正歲屬民讀法則書其
德行道藝未有簡士而不屬其民者蓋論之以
相習之人然後聞見實徵之以衆多之口然後
好惡公積之以歲月之深然後鑒別當如是則
所謂賢者能者無所容其偽冒矣而州長鄉大
夫又層累而考之所以舉不失人而官無廢事
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六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百家之長卽以師名官則黨正州長以上掌教
治者其德行道藝之足以表衆可知矣記曰能
爲師然後能爲長此古之民所以易於觀感興
起而政教無壅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
秋祭酺亦如之

鄉大夫州長皆通考德行道藝黨正歲一書之
蓋秀民之聚多然後德行道藝之出羣者可考
焉族間之問先求其行之無悖者可矣故族師
所書僅六行之四問胥所書僅六行之二也

族師書孝友睦嫻而附以有學以學乃道與德
之階也注謂族師無飲酒之禮蓋以族無庠

序又少長材秀民族師位卑公卿大夫卽有居
是族者亦不敢與行鄉飲酒之禮故惟與其民
少長相勸酬而疏謂不得以官物爲禮則誤矣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七

酺乃官事自宜官授酒材與州射黨蜡同官祭
祀而以民財共者惟秋官司盟之祈酒脯地官
稻人之雩斂耳二事別有義故特著之以言祭
酺則義無所處矣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按登其族
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
畜車輦

鄉師職曰國比之法此曰邦比之法何也國比
者以王城而言也小司徒掌國中及四郊都鄙

之夫家九比之數而鄉師承其法以比六鄉故
曰國比以示比法之起於國中也都鄙者通鄉
遂都鄙而言也族師掌按登夫家合卒伍之聯
故曰邦比以示此鄉遂都鄙通行之比法也

曰帥四閭之吏以時按登其夫家衆寡辨其貴
賤老幼廢疾可任者義亦著矣而曰以時屬
民何也此以辨師田行役之所任也民有可教
以田獵而未能任軍事者有可共雜役而未能
任田事者閭胥雖時數其衆寡必族師合聚而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八

親簡之然後任之各稱其材力也吏分四閭而
夫家必合一族而按登之何也此以合師田行
役之聯也地有土中下之分則閭之衆寡各異
必分四閭而登之又合一族而按之然後衆寡
相參以爲聯而卒伍可合也司馬以大均之禮
簡衆此其基也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
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比長之治有罪奇衺相及者五家而已此合四
閭八閭而賞罰相共者賈疏以爲軍政是也不復
曰百人爲卒二百惟軍法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故不死乘伍有刑一夫先登而合軍同賞非此
不足以致果毅禁冒慢也受邦職以下則因軍
政而連及之耳受邦職則共簡其游惰役國事
則衆察其逋逃相葬埋則互糾其避匿非此不
足以齊衆非如秦法鄰里相坐也以八閭爲限
者過是則難稽也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事急役重則然尋常征役必每減可知
矣此經聯法疑卽其制也蓋聯十家而出五人
聯八閭而出百人合羨卒計之乃用其一而存
其四使得居守且無廢穡事也其必聯以八閭
何也軍旅之伍必以近而合使與其類相依與
其長相習然後以守則固以戰則彊但役必更
番合畿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從徵發故八
閭之人亦不以同時並調爲困耳軍法至百
夫則有長而非合二百家不可調故列職

於族師而遂校夫家簡旗鼓兵革帥民而至亦
鄧長掌之

閭胥

各掌其閭之徵令

閭胥掌徵令以此居爲定而所轄止二十五家
連井同巷耳目相屬呼召甚易後世變爲戶長
保長恒以一人掌百家二百家之徵令百弊叢
生散戶旣病而徵者半破其家然後知周官之
法至微不至細皆聖人心思之所竭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古者子生三月擇日名之以名閭史閭史書爲
二一獻於州史一自藏之故可合而數也
族黨州鄉皆因閭胥所數而校登之所以不料
民而知其衆寡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旣比則讀
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不及軍旅者教民於平時軍旅事棘旣徵發則
大司徒誓教而軍將制之矣二十五家人民寡

孝友睦婣有學者未易數觀也故第書其敬敏
任恤者比耦而耕同井相友則敬敏任恤者迹
可驗矣所書不獨秀民農夫而有此即可備
異日間胥之選問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
故善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
兼而後書黨正以上德行道藝皆備而後書其
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
敬則小心敏則強力二者善雖小而可望其成
德故謹書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士

凡事掌其比釐撻罰之事

既舉祭祀役政喪紀而又曰凡事掌其比者上
該軍旅徵發下該民間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以
及合耦與鋤移民救稼之事也

比長

各掌其比之治

比長即耦耕之民而曰掌其比之治者五家有
所欲治於上上有所治於五家比長必與之俱
也

封人

掌設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大宗伯以
血祭祭社稷而匠人職左祖右社鬯人職社壇
用大罍州長祭社專爲祈穀無不祭稷之義明
矣而惟舉社經傳無專言祭稷者以是知稷與
社壇同兆祭同舉也太司徒先畿封而後社
稷此先社稷而後畿封者從職所重
令社稷之職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士

諸有職事於祭祀者皆冢宰小宰令之封人所
令其諸守社稷之壇壝以及修築洒掃之職與
鼓人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
田役

凡王朝祭祀之樂器及舞器皆大司樂之屬教
之小師教鼓與鼗鐃師教金奏之鼓可見六鼓
皆其所教鼓人所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乃用於
州黨之祭祀及師田庶事者耳

教爲鼓而辨其聲用

爲鼓之義惟注爲安鄭氏鐸乃謂教譚人爲之而王氏應電祖述焉非也譚人爲臯陶具列廣輪圍徑鼓百版厚中穹佑句之尺寸以及實鼓之時日鼓人所教更有何法其不可通明矣然則諸樂之器皆不云爲之而獨鼓人有此文何也凡鐘磬祝敔雅拊之類擊之皆有定所絲絃巖柱按之皆有常度匏竹塤箎吹之各循孔竅惟鼓則擊之無定所其淺深疏密輕重緩急各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三

有度數以要禮事樂歌之節會鼓非一類樂官掌鼓奏者亦非一人故各以度數教之至於軍旅田役則凡軍吏有司皆受鼓節焉州黨之祭祀興舞則有司皆受鼓節焉故特出教爲鼓之文與衆樂器異也

以金鐸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鏡止鼓以金鐸通鼓

四金皆師田所用也軍事先鼓而後金太司馬職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荀子曰聞鼓聲

而進開金聲而退軍事主進故以鼓人掌四金與大司馬自王以下至旅帥皆執鼓同義蓋必能進而後能退故以鼓始而後以金終焉金鼓之節大司馬於四仲月之蒐狩教之矣此鼓人掌之而屬於司徒者不肄之於平時則臨事倉卒失措而不可用故豫使田野之民皆習聞其聲而知進退止齊之節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以上辨鼓之聲用乃有司執事者鼓之此下乃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七

鼓人所執也獨舉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明王朝神祀社祭鬼享非鼓人職也蓋惟六卿之中春祈秋報舉蜡祭則祈及歲終蜡祭百物而興舞然後鼓人鼓之其餘州黨社祭禘賽以及山川因國之類皆主祭者使執事之人鼓之鼓人不與也中士六人豈能給二十五州百黨之鼓事哉

牧人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

明時壯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

曰阜養其物者物衆多然後牲可擇也如曰牧六牲而阜養之則似量所共之牲數以牧而無以見其廣牧以待擇矣色以毛別既列其色而復曰毛之者色雖純毛之美善又各有差等也

牛人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曰掌養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則似民共其牛而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五

官養之故曰國之公牛以別白之

充人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別言凡散祭祀之牲則四望四類社稷與祀帝

享先王同可知矣

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

祭義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親巡牲展牲疑謂

此角而知陽展道盡矣告牲以體完而無傷告也碩牲謂牛馬防其奔駭收助牽之按司馬

職喪祭奉詔馬牲校人職凡將事於四洵山川則飾黃駒充人亦當助牽經於六牲皆各指其物而此曰碩牲正以兼牛馬二物耳不曰贊王以喪祭並贊司馬也

載師

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授地職卽司徒所分地職其地所承於王朝之

職事也鄉遂公邑都家皆有之知非九職之市

者授民以九職聞師所掌也且百工商賈娉婦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六

臣妾閒民之所任不得謂地職載師所任皆平

土故雖包圍牧之地而山林川澤則閭師別任

之其不得爲九職之事昭然矣授者以授鄉遂

公邑之吏家稍縣都之長也注謂授農牧虞衡

使職之誤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

大宰職邦中之賦注邦中有城郭以此經次之

則園地附郭之地也國中人家非郭外有園地

則果蔬無所取於郊野致之則艱矣王政卽人

之心如此。詩所謂疆場有瓜。春秋傳所謂坤
竈葱薤取焉者。宅畔之園。農民所以自給也。故
秋穫則築以爲場。周官九職。園圃毓草木。則土
宜雜樹及瓜瓠者。民受之而貢。草木私市之以
給衣食。共國中官府士民之需。此職所謂場圃。
則九職之一。而非農夫所築之場。故與廩並有。
征以在農田之外也。注謂季秋於中爲場。尚可
通。蓋果蔬中亦有宜乾曝者。薛氏季宣以爲室
廬旁之場圃。鄭氏謂場以登禾黍。則誤矣。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七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賈田
牧田任遠郊之地。

凡仕者以罪廢。則各還其鄉里。若以老疾致仕。
而德行道藝可備顧問。或爲王之故。舊設其田。
邑在數百里外。則使宅於近郊。而量賜以田。如
外諸侯如魯鄭。則於王都賜湯沐邑也。故惟康
成之說於事理爲近。士田所以養升於成均
之學士也。士庶子宿衛王宮者。官伯行其秩。而
大司樂樂師大胥無及學士之秩者。則別有以

養可知矣。蓋當官者有田祿。又有宅田以養。故
士有上田以養將仕而未受職之士。聖人之體
羣臣。所以仁至而義盡也。庶人在官及商賈
家子弟力能任耕。卽授以餘夫之田。則不願世
父兄之業者。仍可歸農。蓋以世事教能者。其常
而材力各有所宜。亦未嘗不聽其改業也。賞
田與致仕者之宅田。爲食公田之人。不待言矣。
學士及諸給事於官者。皆不暇躬耕。亦各就邑
居所近區公田以授之。而使食所入也。必制公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六

邑設有司以掌之。乃別爲七者之田。而不列賦
於大府。何也。使入於廩人倉人。而後給之。則徵
収出納期會。輸將不勝其擾矣。故使各受其田
之所入也。近郊遠郊之田。征調財賦。無專司
者。以地官諸職考之。宅田官田賈田士田牛田
牧田。宜皆食公田之稅。而免征調。惟工賈之家。
子弟受田。則宜與諸田之農民並起。徒役而聽
於鄉師。鄉師職以旗物辨鄉邑。所謂鄉者。六鄉
所謂邑者。卽宅田士田等類也。其財賦則徵於

問師閭師職不言六鄉而曰國中及四郊正以中包近郊遠郊之田耳。小司徒主六鄉而大比兼六鄉四郊之吏以待徵令則宅田土田等之征調財賦附於六鄉亦猶公邑之附於六遂明矣。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

所任地不見鄉遂者鄉地在四郊任鄉之餘地以爲宅田土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九

鄉不待言矣遂地在甸以遂之餘地任公邑則

六遂不待言矣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

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

二十而五

十一者三代之中正也至魯宣公初稅畝著於

春秋則前此無稅私田之事可知矣古者公田

爲居井竈忽難取具焉其耕地實八十畝故孟

子及春秋傳通計公田八十畝私田八百畝而

言入於公者乃十分之一耳若周官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則不過歲入公田之數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反覆參攷蓋惟凡任地國宅無

征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三句二十三字爲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穀土

而別有地征故特著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三句一十九字則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一

十

莽畝所增竄也蓋莽謂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

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口井布

令故既纂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

名爲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其欲多取於民之意

顯然可見故畝增竄載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

賦本不止於十一耳此誣聖賊經之尤大者而

自康成以來莫之能辨故以春秋所書及閭師

之本文正之上繼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國宅

兩列居國中者無征何待言則即所謂里也廛

之征布薄以既征其貨也漆林亦民用所需然其利厚又不費人力使民爭焉則穀土爲之奪矣故重其征俾所入無以遠過於田農所以博民於生穀也園廩之征特輕者廩占地無多園貢草木且果蔬之屬可佐穀食與漆林異矣後代染草蔗芋花卉之利厚民爭廢穀土以種之而州尤甚上腴之地半爲所奪朱子仍康成之說謂併雜稅而爲十二黃氏度主之非也合觀九賦各貢其物嬪貢則凡有配偶者之所同外此別無稅矣雜稅漢唐以後始有之而以釋成周之賦法可乎陳氏傅良謂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乃公邑及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故歲貢其十之二而自有其八亦非也家稍縣都之賦各當九式之一不宜得私其八至公邑則天子使吏治之與鄉遂同不過受下大夫士之常祿耳安得有歲貢其二而食其八之法乎司勳頒賞地所食僅三之一而謂家稍縣都貢止十二可乎薛氏季宣之說尤謬陸氏佃說與陳薛有同有異但前後皆言民賦而中間忽

言內諸侯之貢文既不倫理亦隔閡蓋二十而三及無過十二之說求之經傳百家無一可通故羣儒皆遷就而爲之解耳園之征二十而一卽所毓草木二十而貢其一也鄭注以宅之樹疆之瓜當之賈疏又謂卽春秋傳所謂取於公田以種葱韭者先王之於民豈若是其悉乎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方里而井里布一井所應出嬪貢之布也田有一易再易一井亦約四五家耳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能行矣無職事謂醫卜巫覡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者諸技術之人在官員選甚少卽以醫言之疾醫傷醫各八人且日不暇給則王城以內不列職而爲醫事者必衆矣况鄉鄙以外乎餘可類推其執技以食於民間所得每厚於農夫故征之與受田百畝者等亦所以警游惰也如謂閒民不惟義不安法亦難行以特徵其賦

徵賦者閭師而以時令徵者載師也

周官析疑卷之十二

閭師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太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不曰六鄉而曰國中及四郊明近郊遠郊所任宅田官田之類亦閭師掌之也知然者自甸以徃始有公邑而統於六遂曰以時徵其賦而下所列皆九職之貢物則貢之外別無賦明矣特以地計則曰九賦以職言則曰九貢耳

周官析疑卷之十二

一

凡仕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列其職也閭師則按職而命以事定所徵大宰之法通乎天下於閭師舉之則畿內及六服咸視此矣嬪貢布帛而典絲織又掌絲入疑國中四郊則貢絲甸稍縣都則貢帛案月令后妃獻繡乃叔繭稅以桑爲均貴賤老幼如一必近在國中四郊可知

矣。馬貢有漆絲或周官刑。閭師山澤居末與

國。績貢亦兼絲與布帛。

大宰九職異者大宰制國用故以材物之多少

爲次此職掌任民故以人功之多少爲次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

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醫卜巫覡

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者也此無職者則

閭民也雖無常職而未嘗無事故使出夫布者

無怨女曠夫閭民大率有匹偶而無次子不能

任百畝之田故使轉移執事其身既隨所助執

周官析疑卷之十二

事者而有賦貢矣其妻則宜出布帛恤其寡

故惟征其布其曰夫布以一夫一婦所應出之

數爲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荒其園圃者也

此獨不樹未嘗不毛故罰止於不椁載師凡田

不耕者出屋粟受田而不耕者也此不耕者謂

百工技食之人本未受田故罰止於無盛其事

本異故罰亦異耳獨舉庶民者士大夫有田祿

則不在此列遂之治訟遂師遂大夫聽於上

縣正掌於下而鄉師以下別無掌獄訟之官何

也蓋鄉之別設問師所掌卽縣正之職也縣正

職之徵卽此職之時徵其賦也縣正職之比卽

此職人民六畜之數也縣正職之政令卽此職

所待之政令也縣正職之頒田里分職事卽此

職所任諸職事也二職所掌凡事皆同獨此職

無掌治訟趨稼事而賞罰之文蓋此職不耕不

樹不畜不蠶不績之罰皆掌焉則掌其治訟趨

其稼事而賞罰之不待言矣故與縣正職互文

以相備也徵比治訟之不掌於州長何也六鄉

之治主於教所以爲甸稍縣都邦國之表儀而

周官析疑卷之十二

州長又承鄉大夫所頒而施教法之長吏也使

掌徵比數衆寡六畜征粟帛百物計贏縮辨良

苦則無以使民高其行而恥貪鄙矣使掌治訟

訊決細故從事於繩索鞭笞則無以使民化其

德而興仁恕矣且擾擾於徵比治訟之間日不

暇給則所以考德行道藝者必不能從容以旣

其實矣惟師田行役帥民而致與縣正同蓋非

有地治而親民者不可以帥衆而師田行役亦

教法之所寓也縣正可兼徵比治訟何也遂師

徵財征入野職野賦則事事者遂師也縣正特
各布其徵之令耳野之國政少禮事簡故兼比
與治訟而不以為煩且秀民野較少比與治訟
亦所以教毗也縣正遂各五人而閭師鄉各二
人何也國中之獄訟鄉士受之其教治並歸州
長閭師所領適當縣正之半耳鄉師聽獄訟遂
則言訟而不言獄何也亦互文以相備也猶縣
正職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閭師職具不耕之罰
則勤耕者有賞不待言矣地官專職唯土地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四

人民二者載師任土地不能離人民閭師任人
民不能離土地而必分為二者蓋相民宅之利
害辨五土之肥磽網維既定可守為成法而稽
夫家課民力上中下之戶歲有登耗農工商之
業時或改移各因其能而任以事其稽核視地
事為難故載師可兼掌畿內而閭師所掌者僅
四郊之人民其分任之者尚有縣師遂師也

縣師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
羣吏而以詔廢置

地域田萊之數小司徒掌之鄉遂之吏各掌其
夫家人民六畜車輦之稽而復使縣師通掌之
且外及於邦國者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
受法於司馬以作衆庶會卒伍不可不備知其
數也既掌軍事則人比因詔廢置所以考羣吏
者不厭其詳也張自超曰縣師雖兼甸郊里
而所專掌則都鄙稍故列職先都鄙稍而後及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五

甸郊里猶小司徒雖兼都鄙而所專掌乃國中
四郊故列職先國中四郊而後及都鄙也和
風翔曰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據戶籍以徵
兵則通天下而有餘親自辨察雖畿內公邑難
徧況六服之閒田乎呂氏祖謙乃謂縣師掌邦
國之閒田不獨無所徵信於事理難通抑且顯
與經悖又曰小司徒三年大比受邦國之比
要故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六畜車輦之稽具
在地官數之多寡盈耗按籍可稽鄭氏鶚乃云

安能盡掌而辨之。善之以爲專掌。公且之徵謬矣。既曰夫家。又曰民人者。兼餘夫在室之女也。授地上中下之差。以人數多寡爲準。則處女必登於籍明矣。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賈疏致於鄉師。鄭氏鐸引稍人職作其同徒輦輦以帥而至。聽於司馬。以破之非也。古者軍帥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六

卽六卿五卿有喪疾事故。或可使人攝而大小司徒必有一人治其政令。鄉師則無不在行者。大軍旅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帥衆庶。鄉師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犯命者。小軍旅治其政令。夫大軍旅畿內六服之師。咸會而戮其犯命者。惟鄉師大司馬不敢專焉。則無役不從可知矣。司馬主兵大役亦屬植受要。故稍人職言聽於司馬。其實無不受節制於鄉師者。諸儒好異說。皆由未嘗熟復經文耳。張自超曰。左傳鄭人授兵於大宮。楚人授師子焉。以伐

隨又鄭火授兵登陣。諸儒遂謂甲楯旬邱自具兵器。臨時授之。然考周官鄉大夫大比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此職會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族師合卒伍。則簡兵器里宰比六畜兵器。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所授止貳車乘車之戈盾。及旅賁虎士之戈盾。則卒伍兵器皆自備可知矣。左氏所傳或春秋時列國之變法。或所謂授兵者亦止授將校而辭未別白耳。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七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辨其物卽大司徒職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其閒穀土多寡不均。其穀土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故必辨其物然後可以制其域。大司徒職凡造都鄙。土地中地下地之縣師通掌天下之兵賦。而所分然後室數可定。縣師通掌天下之兵賦。而所制地域獨都邑者。六遂之域遂人制之。六鄉之域小司徒制之也。都小都大都也。邑公邑家邑也。遂人掌造縣鄙形體之法。而縣師與慮事者。

縣師掌甸稍縣都則或造公邑建都家而取於餘地以附益之或地域華離并割公邑以成都鄙之形體必二官聯事乃得其宜 劉捷曰鄭氏鈔謂縣師所造惟公邑非也如止公邑則宜曰凡造邑不當言都又謂辨其物爲辨五地之物生亦非也此經乃量地制域必詳辨上中下地然後域可制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注以野爲甸稍縣都後儒易之爲四等公邑皆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八

非也周官稱野有通乎鄉郊以及縣畺者鄉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徵之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以達于遂兼遂及公邑者遂人治野夫間有遂以達于遂公邑大司馬辨號名既曰縣都各以其名又曰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野謂六遂邑謂六遂中縣之縣而此職徵野之賦貢則專指家稍縣都蓋六鄉四郊之賦問師徵之遂及公邑之賦遂師徵之都家之禮事兵刑各有專司而貢賦之徵別無見經者則爲縣師所掌明矣縣師徵都家之賦猶載師徵畿內之賦皆令徵而非本職自

徵也 載師問師職皆曰以時徵其賦九職之

賦於民者皆順物成之候而各以其時徵也此曰以歲時徵其賦貢采地之賦貢以時徵於其長每歲而一致也問師第曰賦者王官自徵之則言賦而已諺謂職之貢物矣都家則粟米貢物並入於其長而後其長致貢焉故必言賦貢而後其義乃備也遂師入野職野賦有明文故第言徵財征經文義各有當而不相混蓋如此

載師通掌畿內之地政故通掌徵賦之令而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九

問師所徵則六鄉四郊縣師所徵則家稍縣都也里宰職曰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遂師職曰以徵財征則知六遂之賦里宰徵之而遂師執其總矣問胥職曰各掌其閭之徵令則知六鄉之賦問胥徵之而問師執其總矣用此推之則家稍縣都之賦執其總者縣師而徵之者亦二十五家之長致之者必都家之長吏矣問師掌國中及四郊則知近郊遠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之賦並掌於問師

矣。載師以公邑任甸地。九賦唯列邦甸。不及公邑。而遂師徵財。征入野職。野賦遂大夫職。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則知公邑之賦。並掌於遂師矣。何以知縣師所徵野之賦。貢爲小都大。都家邑而不兼采地之公邑也。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所屬上中下士及府史胥徒之數。與六官之長同。又遂大夫六人。爵列與六官之貳等。環列邦甸。使各徵其方公邑之賦。則威權足以統攝官徒。足以周給地勢。便於征輸。若縣師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以布徵令於都家。則有餘而兼掌三等公邑之財。征則不足矣。縣師爵卑而數少。以都家各有長。其承事者各有邑宰故耳。

遣人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曰待者待鄉師司救司稼之屬。以王命施之。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難阨

民之難阨無地無之郊里野鄙宜同此法。而無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十

見焉。以歲時巡國及郊野。而矜萬民之難阨。鄉師職已詳也。鄉師曰萬民。據所巡而見其無不徧也。此職曰民。據難阨之當恤者。蓋難阨與凶荒異。或以喪疾事故而致。非衆所公共。故第目其人。劉捷曰。鄉師所巡省。乃春秋補助之常司。救所巡察。乃天患民病之大。此所恤則閭里閭閻。單丁女戶。偶以事故而致難阨者。非鄉師司救所及。故別屬遣人。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十一

賓客道路之委積。亦遣人頒之。而獨言郊里者。賓客聚於王都。故委積必取於郊里。舉其多者而言。不言家削之委積者。委人掌甸下之聚。而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則公邑家削之委積。並掌於委人。以其師旅可知矣。疏謂縣都可兼稍。非也。遣人掌待施惠。賓客會同。師役非施惠也。故別爲道路之委積耳。

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

古者無游民。羈旅當爲凶荒所移之民。六鄉地

狹故使就食於野。鄙宜兼來徙家。及就粟而饌。留者。委人以旬。聚待羈旅。正與此合。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縣都之委積最多。故以待凶荒。且便於內外移用也。待賓客羈旅。既列遣人職。復列委人職。

者。遣人頒委積。委人共薪芻也。大府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賦。各有所待。而此職郊野縣都之委積。委人職甸稍之委積。又各有所待。何也。歲賦不盡輸於王朝。其存者各貯其地。以爲委積。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士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雖主賓客會同師役。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本爲遠方行旅。路室候館。則專爲賓客。及會同師役之責者而設耳。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巡者。所掌非一地也。自郊里至縣都。皆有委積。大府以式法所應用。各存貯於其地。有司守之。

均人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均地政者。均所征財賦也。均地守者。司險掌固。所頒守法。凡民皆有任焉。而其事有劇易。守者有衆寡。故必通計一國一都。應守之人。或私助財役。或輕重其力。政賦貢以相準。而後得其平。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士

掌固。職所謂移甲役財用。亦其一端也。均地職者。所承職事。雖有常。而亦時有劇易也。下有。力政。則地政爲財賦明矣。如地守爲山澤虞候之守。則已包九職中。而地政卽九職之財賦也。乃分而爲三。聖人作經。豈如是蒙雜而無紀乎。唯地守爲司險。掌固之守。則此疆彼界。劇易各殊。安平與有事。勞費迥異。必均之。而後有所循。唯地職爲鄉遂公邑都鄙。所承之職事。則功役之繁簡。以事故而遷移。財用之盈虧。以歲收爲。

高下必均之而後有所準。若以守爲山澤所頒。則廣狹各隨其地。職爲民職。所授則農工商賈。圃牧虞衡。嬪婦各有所承。不唯無所用其均。亦絕無均之之法。鄭氏鐸黃氏度之說。皆似是而非。大司徒制地。分地職。奠地守。小司徒辨其守。施其職。平其政。而均人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土均均邦國都鄙之地。守地事地貢。詳要。有宜參互相考。所以曲得其次序。而政必宜民也。張自超曰。賈疏謂均人總均畿內鄉遂公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五

邑以上均所掌。唯邦國都鄙而序列。遂吏之後也。此亦四等公邑兼掌於遂師。遂大夫之徵。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王制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以旬爲均。蓋本諸此。卽以無年爲率。六鄉之中得七萬人。有奇要役亦足以共矣。日均者。周官以下劑致民。豐年五穀皆登。卽下地之民。用之三日。其從役也。亦輕。中地上地無所增加。是之謂均。所以安富。

也。無年所收薄也。若凶札則全無力征。而川防浚築決不可緩者。調於他邑。彼此相補。故三年有大均之法。猶守政之甲役財用可移耳。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地守曰收。則守法中有相助之財賦明矣。地職亦曰收者。設所承浚築輸將供積之職事。一歲適寡必別有所人以當之。而寬其劇者之賦貢。所謂均地職卽此類也。觀此經則地職不得爲九職益明矣。財賦皆九職所出也。旣無財賦。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五

而又曰不收地守地職者。蓋盡免九職之額征。而其他守政中應出之材器地職中應共之材。物亦不收耳。地守中用其材器及移甲役財用。祭祀共野。野戴記郊。若地守爲山澤虞候之守。之山鄉爲田。屬之類。若地守爲山澤虞候之守。地職爲九職貢物。則不惟地守本在地職中。不宜分爲二。而於地守地職外別言財賦。絕不可通矣。方道希曰。財賦卽上經所謂地政也。旣曰無財賦。又曰不均地政者。有財賦然後可施均法。旣無財賦。則法亦無所施耳。

師氏

掌以嫀詔王諫王惡

天子師保有公孤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蓋
專爲教太子設者春秋傳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
朝於嬰齊而久於側也則職專於教太子可知也而其職首曰以嫀詔王
諫王惡何也使太子益嚴於師保也王且以嫀
詔王之惡且諫則所以詔太子諫太子者不可
玩忽明矣

以三德教國子

制官析疑

卷之十二

共

大司樂掌合國之子弟王制王太子公卿大夫
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自古不易之
制經傳畫一之文也柯氏乃謂國子皆聚於虎
門師保教之非也世子學於虎門不過取國子
中秀異者十數人共學師保專教太子兼司王
朝王舉必從能偏教數千百之國子乎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知仁聖義中和之德乃養以道藝而成者此曰
以爲道本蓋以天命五常之德粹然至善者一

也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孝行以敬爲大而此獨曰以親父母王公之子
於父母多尊而不親也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賢良卽同學中德行道藝秀出者呂氏祖謙謂
國中之先生長者則無由與虎門外之國子相
接如謂大司樂所云有德者有德者則當在師
長之列王太子入太學時雖得相接而不當曰

制官析疑

卷之十二

七

友行矣尊賢良刻於事師長之前何也順於師
長童稚所易知尊賢良則能興於學行而爲明
道進德之益者大矣書傳王子束髮而入太學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
八而入太學其年較長正
欲擇其性行學業之優者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師教以道藝者師氏保氏大樂正小樂正之類
是也長同學中行列尊年齒長者大司徒以
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師氏保氏分爲二職
者師氏所教十五及二十入大學者也保氏所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六

教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以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要其終而言之也。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中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入學者。六德未可遽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粹然至善者。爲道之本。而後六德可馴致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皆可以爲堯舜。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又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皆至德以爲道本之義。聖賢所以發人心之蒙而興起其善端者。莫切於此。崇高富貴易於浮惰。必使知勤敏爲行之本。而後六行可漸推也。有父兄在。睦婣任恤之行。不可得而見也。第使知親父母尊賢長事師長。而百行有基矣。若六藝則小學所必親。故無異教也。於孝行之外。別教孝德。而曰以知逆惡者。非知人之逆惡。自知其逆惡也。師氏主教太子太子之事。父母也。師保奉之。動必以禮。於孝行無由顯悖。故特教以孝之實。得於心者。使知於父。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九

母之教陽奉而陰違。則爲逆。偷爲不義。則爲惡。而太子之逆惡。不可糾詰也。故伸其教於國子。先儒謂猶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也。師氏無教太子之文者。古者太子入學與胄子齒。故以國子該之。國子本宜學於太學。以太子故。教於虎門之左。則教太子不必言矣。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司士職路寢門外之朝。不過與羣臣相見。並無羣臣白事王聽治之事。王揖而入。乃玉藻所謂退適路寢聽政也。此曰司王朝。謂王出路門外。擯者司士而威儀言動。師氏亦察之也。王還入路寢聽政。贊治者冢宰。而是非得失。師氏亦察之。所以交修而惟懼其有愆也。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不曰凡中失之事。而曰國中失之事者。以先世王太子王子弟善敗之迹告之。使知鑒戒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師氏保氏所教。皆未冠與太子齒相次以共學。

者故國之選俊不與。若太子既冠成人則必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而不專於貴遊子弟矣。說以此經次第觀之首曰以三德教國子似以太子羣王子而言。繼曰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似兼王之族姓而言。繼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乃言公卿大夫之子弟舊說相承既久今姑仍之。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

職專於教太子及國子而王舉則從者祭祀軍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三

旅喪紀國子必從太子而會同賓客諸子亦作

羣子以從王故師氏保氏帥之以觀於政事亦

所以爲教也。

聽治亦如之

聽治謂王視朝畢退適路寢聽治也路寢門外

之朝惟見羣臣而不聽治其服位則宰夫大僕

正之若路寢聽治師氏保氏不在側則何由以

嫌詔王諫王之惡乎注以聽治爲野外非也必

太子從王而後師氏保氏從太子則聽治於野

外師氏保氏與聞者鮮矣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
肆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王門以夷隸守之者使王朝夕出入惕於德失
政散則四夷弗賓又使裔荒之人知朝廷禮義
之盛以爲聲教也觀此則知守王宮罪隸不與
矣罪隸職其守王宮二語舊說謂
繫閔隸下錯簡可徵信於此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二

三

周官析疑卷之十三

保氏

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曰以燬詔王曰諫王惡蓋因事而陳善納規與公孤之職自別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賈疏參連襄尺乃射之常節不可謂之藝能刻注義亦難曉竊疑襄者包也或上下或左右兩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一

矢注鵠而正相對中間所包恰一尺則謂之襄尺猶兩席相對而中容丈曰函丈也凡圭之形博三寸刻上左右各寸半弦其上端及左右稜則三角形刻注者三矢注鵠如圭首上刻之形也蓋一矢貫鵠者爲白矢二矢中而如式者爲襄尺三矢連中者曰參連中不連而三角形爲刻注四矢皆中而正方爲井儀襄尺刻注皆以其形體言故於井口儀以顯其義也矢三中而不相連式不合猶無稱焉則下此可知矣自襄

尺以件皆貫鵠而見鏃者也中鵠而矢鏃則不見其儀故詩有取於四鏃之如樹耳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嫻之

保氏居虎門司王朝當與師氏同不言者文畧也

使其屬守王闈

師氏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倍於保氏以王門外守者衆多且用四夷之隸故以師氏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二

胥徒董之保氏守宮中之闈則第用其屬之胥徒足矣

司諫

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

自州長及族師無時不讀法以教民而考其德行道藝復設司諫司救之官何也敷教在寬故鄉官之職惟在教育化誘以興其賢能州長之糾不過合聚而警戒之問師之號號則而創微乃庶民小過

之法無見焉。故特設司諫以主學士之不帥教者。下經曰以行赦宥則不帥教者有移左移右郊遂寄棘之法明矣。於德曰糾於行曰正則性質之乖異可知。於道藝曰強則學問之偷惰可知。於朋友曰勸則平日之比於匪人可知。苟能改悔仍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則猶將因材而器使焉。司教之官則專爲罷民而設也。坐諸嘉石役諸司空聚諸圖土學校之法未聞有此以是知爲平教罷民也。然不

齒止於三年鄉里任之則有而舍之民雖自棄而先王不忍終棄之也。羣儒多謂懼州長以下所考德行道藝未實故設司諫以巡察之而彼此參驗非也。羣士之德行道藝自閭胥以上層累而察之積月累歲以達於州長鄉大夫親詢於衆庶尙懼其不實而惟司諫足信乎。魏氏校謂訪求人材察舉逸遺亦非也。古者鄉舉里選卽有秉德抱道而不願仕者衆必知之鄉射禮所謂君子是也。若農夫敬敏吏胥廉幹則有

閭胥鄉長等職以處之無爲特設一官以巡問觀察且於此經所謂正其行強之道藝皆不合故知專爲學士之不帥教者設耳。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詔廢置以詔小司徒及遂大夫也。鄉遂並近王都司教巡國及郊野則司諫職宜同赦宥謂士不帥教移郊移遂而罷變者宥之使各返其鄉學若罷民則州里之吏自任於司寇而宥之與司諫無與王氏應電說誤

掌萬民之衆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以禮防禁謂使父兄督教鄰里糾察有司誅誹視平民加嚴使不敢怙惡所以救之也。故其文在誅讓之後加明刑之前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鄉師巡國及野春秋補助之常也。鄉小司徒之政又以四人分掌六鄉天患民病或越月涉時

而後可以終事。故別屬司救。其列職皆曰以王命施惠。示所至有司不得沮格也。鄭氏乃謂欲恩歸於王。誤矣。先王之於侯國。雖使方伯連帥。遞相監臨。然必時適其邦。以震之。所以使之震動恪恭。而不忘其所守也。其於萬民。雖使有地治者。遞相督教。然必使司諫司救。巡問而觀察之。所以使之畏懼懲艾。而職思其居也。

調人

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五

李鍾僑曰。似當謂鳥獸殺傷人。如馬之蹄啣。牛之抵觸。獬犬鷹鶴傷人之類。注謂殺傷人之畜產。則其事細微。豈得謂之讐難乎。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

父兄之讐。而可和者。以過而殺傷也。此卽有虞流宥之法。辟諸海外。則終身不得近其父兄妻子。辟諸千里之外。則終身不得展其墳墓。雖以情宥。而國法亦少伸矣。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弗辟。必怙勢而弱其敵者也。故官持瑞節。執而放諸異國。周制九服。外薄四海。用瑞節者。徵信於所放之國也。守邦國者。用玉節。若執而治其罪。則無事瑞節。

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

殺人而義者。如夫爲寄。殺穿窬夜入人室之類。令勿讐。而仍不使同國者。恐相遇而不能忍也。雖不同國。而仍令勿讐。讐之則死者。恐其迹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六

他國也。父之讐。雖已和。尚使辟諸海外。亦恐迹復之。令游氏弗怨。鄭游販奪人之妻。其夫攻殺之。而以游氏弗怨。

媒氏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妻。似謂出婦入子。或媵女既入夫家。未御而夫死。改適人者。漢書許后傳。臨當入殿。侯氏子死。

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自仲春以下。三十七。字蓋莽歆所增竄。莽法私

銘者伍坐沒入奴婢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
民人駭痛故欲竄此以示周公之法官會男女
而聽其自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
甚也夫無夫家而聽其自奔雖亂國汚吏不能
布此爲憲令卽以所會者爲無寡亦非一與之
齊終身不改之義故知周官必無是法也且以
文義求之於奔者不禁後承以無故而不用令
者罰之則所謂不用令者未知其何指旣曰大
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七

贊設亦無此文義康成之說害義傷教羣儒求
其故而不得強爲之辭皆不足辨也

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並云嫁子入篋笥者亦無過五兩也

禁遷葬者

遷葬或出母改適無子而前子欲遷以耐父

司市

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

禁物靡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

微以及僞飾之禁過市之罰屬游飲食之禁皆
所以教也鄉遂公邑稍縣都莫不有市而官
司市政獨立於國中國中之政立則餘皆視此
矣且聯門關以譏不物則境內姦貨通不得行
而市政壹矣

以陳肆辨物而平市

物同使列肆於一區則美惡相校易辨而市價
自平矣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八

張自起曰商通貨而賈居之則貨阜賈居貨而
商通之則布行

以舉府同貨而斂賒

方道章曰官有斂賒之政則以貨來者同得售
而不至於稽滯折閱貨之積者同得散播而民
賴其用故曰同貨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
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大市者鄉邑之民以百物交易也必日昃遠邑

乃可至商賈市以朝者商以貨來而賈居之或求貨於賈成議轉物每窮日之力必以朝乃便也販夫販婦市以夕者所販乃朝夕所求之物市之者亦近市之人也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算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流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蒞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劉捷曰鄧氏鏐謂爭長短者執鞭度以齊之方入門不宜有以長短爭者考工記以鼎屬乘車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九

計門之所容刻度於鞭豈備有以鉅物入者則以度門之能容否耶其既成賈者則展其物以待判決其未成賈者則定其價以待求索即賈師所掌也王氏郎氏謂器幣不中度數生物不中殺爲不成非也彼所云乃財物犯禁者司門舉而歸於質人以罰之非賈師所掌也此所謂成如已入質劑而未交割及成賈而期以泉貨取者則展視其質劑及所約之期過期則聽其別售後雖有爭訟官司不聽

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于其地之叙

辟開通也泉府同貨而斂賒官斂不售貨則商賈入貨以受布民有買於官則入布以受貨有賒則取貨而約期以入布皆所以開通泉布也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

康成謂舉而沒諸官非也蓋登於冊籍使踰時而求者可驗耳春秋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管子時簡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十

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

此申禁物靡均市之事害謂奇器異物無當民用者作無益害有益故使之無靡者尙可用但費財而導侈故使之微周官詳於市政即此一節足以消游惰阜百物備天災厚民俗非細故也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孫氏之宏謂市無征而作布以利商賈乃欲阜
通百物以便民近似而非其實也無征以恤商
作布以散平民使易穀粟自兩事耳蓋古者耕
九餘三公私皆有積粟雖遇凶荒中家可保故
惟以普教恤使五黨相則士師之移民通財是
也其單丁女戶及遭疾病事故而貧乏者則官
給泉布使自糴粟則無地無人而不便若商賈
所通之百物則豈可以療饑哉古者作錢幣
以救凶荒以穀粟之積者多也若無穀粟則泉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十一

布無權後世兵火水旱貴人富商有抱其金玉
錦繡而死者政無常經民非本富故也
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
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鍾晚曰此所謂十有二者文與老子生之徒十
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相類謂市中飾偽之物十
者之中約計有二民及商賈皆有之在所必禁
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

罰一布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

刑人卽犯憲徇扑之市刑者君過市而赦刑人
非以爲德也示上無踰禮然後可以禁民爲非
也夫人世子命夫命婦知過市爲非禮之行則
內疚於心又以身居民上罰不宜施而使刑人
代之則負慚於衆凡此皆所以禁過於未萌也
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
價之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十二

雖師行有律猶恐遠方鄉邑之民有懼強賈徇
奪而不前者使市司帥賈師以治市政則民聽
不惑而百貨屬路矣

賈人

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

平物賈者賈師賈人專掌質劑所謂成者兩人
交易又質劑於賈人則一成而不可變其欺偽
者後得質訟治之各有程期徐念祖曰古無
奴婢而書曰臣妾通逃似謂奴婢豈盜賊之子
女罪隸春臺之外或以賜羣臣故士大夫之

間亦有之與記稱子碩請鬻庶弟之母又曰買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市有人民蓋謂此等豈士
大夫家亦有以所畜臣妾相鬻者與 方道希
曰官正分其人民以居之則人爲貴者民爲賤
者明矣縣師人民連夫家言則爲餘夫處女明
矣此職人民與貨賄牛馬連類故注以奴婢當
之若朝士職所委人民則幼而失迷道路者耳
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不獨罰之且書其所犯於冊籍使懼而不敢再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三

也賈人所稽書契也所考度量淳制也而曰犯
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記登於冊明矣自鄭氏
以秦漢新莽之法詁周官凡曰舉者皆以沒入
其貨財爲義不知列職於關市者雖纖悉不遺
然皆以利民用禁詐僞止爭訟詰盜賊警游惰
懲關囂號亂而未嘗利其財也市之征惟廛布
關亦然司門既征其貨則關市無貨征矣所以
既征其貨復征其廛者恐商賈過贏而民爭逐
末耳即管子使四民交能易作終歲所入無道以相過之義且市之征布

以銀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則上無所利之
明矣門關之財以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而不
以給他用則其義益彰微矣

廛人

掌斂市歛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

罰布卽司市小刑中刑大刑所罰蓋既憲之徇
之扑之而又罰以布也嗜利爲姦者雖受辱心
猶未已反以損財則其心戢矣 劉捷曰先王
之制於商則貨外無征司門之征其貨賄是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古

於賈則征其廛而不征其貨此職之廛布司關
職之征廛是也若如鄭注既征其廛又稅其肆
守斗斛銓衡者又稅之入質劑者又稅之雖桑
孔心計未聞及此而謂周公之典有是乎 犯
質劑者之罰宜統於罰布不宜別爲一類經之
本文止宜有總布罰布廛布歛布質布乃劉歆
所增竄也蓋莽立山澤六筭權酒鑄器巧法以
窮商工故竄此以示周官征布之目本如是其
多耳

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

入于玉府非中玉府之用者不斂也澤人之財物亦然蓋其物皆民用所必需取其尤良者而留其餘以爲萬民之用俾得自貿易也故市無貨征皮角筋骨以當塵布耳商致遠物鬻財多故征其貨屠物則間間朝夕所求不宜別稅故知以當塵征注謂其無皮角及筋骨不中用者別稅之雖末世市征亦未聞苛細至此

胥師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五

察其詐僞飾行債惡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劉齊曰債惡而曰飾行者今市中賣僞物多使老弱疾者詐爲有急而使人不疑所謂飾行也

賈師

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價然後令市

辨其物之良苦使各有差等良苦相均始得其

平

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三代聖王所以恤民惠商其法曲備而穀物之蓄所在皆有之故遇天患可禁貴債者後世救荒則以增價招商爲善政時勢各有所宜也

司疏

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不正者陰謀市竊故胥伺襲而執之鬪鬻競亂其迹顯見禁之不可則搏執之而已無所用伺邱氏項氏之說非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六

司稽

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

和風翔曰李氏如玉謂稽留連不去之人非也犯禁與不物者不待稽留而後可辨當以稽察爲義

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徒徇者不必刑若盜賊則雖小必以徇且刑之其大者則歸於士也市之大刑扑罰又曰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則歸於士者惟盜賊爲多矣

肆長

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賈
布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

必辨其名實然後物可正價可平

敘其總布掌其戒禁

賈師職田凡國之賈價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
肆長賈師之屬也賈賒官物之布必肆長敘逐
可知矣其或日終而總計之或旬終而總計之
以會於廛人故曰總布與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七

泉府

掌以市之征布敘市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
其賈買之物楊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
從其抵

於此見聖人愛民之實而後世平準均輸藉以
浚民者不得假託也徐念祖曰貨至不售而
官敘之其故價必賤可知矣故令各從其抵不
忍因貨之缺乘民之急而多取以病之也疏謂
康成不從先鄭恐前買時貴後或賤依故價予

之卽損民誤矣時價果賤民乃不求之市肆而
貴買訖官乎有泉府以敘滯貨然後賈師可
禁貴價先王恤商愛民至誠至公人心所由感
動也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方道章曰賈貨必從所司者官收滯貨本以利
民必實有需用然後予之若遠商大賈轉貨逐
利則不予也貨之滯者踰時必騰躍故設禁如
此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六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古者粟米布帛牲畜民自有之以祭祀喪紀而
有餘於官不過金錫漆絮及遠方之珍異耳惟
祭祀喪紀乃許其賒則冠婚賓客且不聽矣賒
之外安得更有所謂貸哉以爲貸不滯之貨則
農工之家無所用之以爲貸之商賈而聽其轉
販則泉府所敘專以濟喪祭之匱乏而都鄙從
其主人國人郊人從其有司正恐其轉販也謂
貸以泉布則先王抑末以歸農萬無資商賈以

陰取其利之道自王莽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計
贏受息鄭氏以釋周官王安石遂立青苗法糾
民禍國陳氏傳良辨注之誤以為還本之後計
日服國事以為息視鄭氏為近理不知周官之
法本有賒而無貸以莽欲貸民取息故歆竄此
以惑衆耳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斂
有賒而無所謂貸明矣賒物細微使果有貸法
賒不宜舉小而遺大經文當
云以泉府斂貨而賒貨矣周官之法荒札則
賑救之難阨則賙恤之皆獨上所有以予民惟
周官析疑

旅師積粟春頒而秋斂特慮新昨少儲蓄故多
方以利之耳所以至秋必斂者不斂其本
粟則無以給後此之新昨也蓋貸
乃閭里有無相通之稱至春秋之末宋鄭儀諸
大夫助公以私粟假民然後有貸之名然宋司

城氏貸而不書則本粟且不收矣不惟周官無
貸法春秋以前之書從未有言官貸者此三語
乃莽散增竄無疑自北宋以後羣儒爭言賒
貸可行於成周而不可行於後世不知周官之
法本有賒而無貸即賒法亦僅可行於井田封

建之時而不可行於郡縣之後耳

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

不曰國用而曰國事之財用謂事所用之材物
以布市者取具於泉府以在市而通百物也外
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蓋九
職貢物所無而為邦用所必需者泉府市其物
所征之布不足用則受布於外府以具之

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納其餘注謂內於職幣非也職幣乃斂用邦財

者之餘幣不與泉府聯事此謂納諸大府也蓋
市布皆入於泉府泉府至歲終會其出入具簿
籍以納其餘於大府大府受而頒之外府正所
謂受用之府也

司門

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
於門征商貨公家所斂則入於官府而不之市
廛所以省轉運與廛征也王昭禹謂正其貨
賄而後無者有利者阜以破鄭注非也閭師職

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而征商之文，無別見。若則司門主征貨賄明矣。或以市無征而作布，是市之征，布徵不售貨則用此見成周之濶，零於征市所征，惟布明矣。司關所征之非貨，於惟商也。關市皆不征其貨，征本職之處，征見之。惟於門征之，蓋自王都而外，必公卿王子弟之大都，小都鄉遂之州縣及公邑家邑之城，廣民殷者有城，有門，百貨所輻，然後征焉。其餘千家五百家之市，其貨賄入於關而不入於門者，豈皆無征也。司門之上士中士，皆倍於司關，又特設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三

主

下大夫二人以領之，增下士十有六人以佐之。正以這掌畿內之門禁及貨征耳。至於貨之高下，美惡，賈師辨之，豈司門所能及哉。羣儒無根之說如此，類者實多，不足辨。以鄭改讀經文，膚學每拾異說以爲名，故辨之。鍾琬曰：言舉而不言罰者，門近於市矣，故舉之使受罰於質人，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

列職於門而關則無之，以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遺人職有明文也。王氏應電謂專用所罰犯

禁者之財未安，政教清明犯禁者無多，而老孤至衆，蓋公家委積素備而罰財亦在其中耳。

周官析疑卷之十四

司關

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貨自外人者出關而門由門而市非有司關之節不得達故曰以聯門市鄭注兼自內出者言則下文凡所達貨賄以節傳出之爲剩謂矣故於彼注復迂其解張自超曰王氏應電謂司市司關皆用璽節獨司門不言節蓋舉兩端則中可知非也自關入必達於市關之璽節門者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一

驗之卽聽其入矣自市出必達於關市之璽節門者驗之卽聽其出矣司門特不用璽節耳門關用符節經有明文而云司門不言節可乎門用符節以達賓旅於關也關用符節又以達於畿內及所之之國所過之門關與通貨賄爲二事絕不相涉方道希曰司門言授管鑰以啟閉國門則關可知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貨賄之出入有掌其治者則出入先後不相犯

有掌其禁者則靡害飾僞不能行廛人斂廛

布此職復征廛者或留貨於關以待野鄙交

易而不入於門市也不曰廛征而曰征廛者關

非久留之所曰廛征則似凡停於邸舍者皆征

其貨曰征廛則知所征者乃廛布而其貨乃久

留於關者與所征之非貨皆見矣康成乃據此

分征與廛而爲二則又失之或疑孟子稱關

市議而不征而周官有廛征不知商之有征

之有廛猶農之有賦也使農民有賦而商賈無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二

征則恐民爭逐末周官之法爲萬世經也孟子

所云獨文王治岐之政然耳豈可以後世之征

商已甚而疑周公立法之未當乎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

薄記其貨俟詰問或撻其人或罰以布而仍還

其貨也司關職凡國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

人也不虧財司市職有罪者撻戮而罰之凡罰

多以財言若舉爲悉沒其貨則財之虧逾量矣

而復罰以財乎

國凶札則無門之征猶幾

門無征不征其貨也關無征不征其廬也

掌節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

注據典瑞以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爲邦節是也但釋下經謂諸侯於其國中用玉節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用角節則非耳蓋邦節卽玉節角節也王有徵守恤荒起軍治守和難聘女治德結好易行除慝之命而遣使於諸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三

侯則用玉節各象其事以徵信於其國都鄙近在畿內無所用金節故直用角節以達王命二節乃天子所獨用故先列之而後及上下通用之使節耳以經傳考之諸侯上聘及邦交皆得用玉而天子之於諸侯舍命圭賜瓚而外凡聘問無用圭璋者故五瑞之外別有此下聘徵信之圭璋自掌節言之則曰玉節耳而諸儒謂瑞不可以爲節誤矣春秋傳文十二年秦伯使芮來聘致玉曰以爲瑞節蓋諸侯別無玉節卽以

所執之圭璋爲信故云瑞節耳大行人職王

朝遣聘之禮四閒問小行人存煩省皆閒問之事歸賑賀慶

皆治德結好之類致禴則恤荒之類外此則有

會同而徵守有征伐而起軍旅侯國有寇戎而

爲之徵兵治守兩國相怨讐而爲之和難侯氏

有敗度而加威讓使易行除慝王朝之嘉禮則

聘女凡天子有命於諸侯其事盡此矣惟聘女

穀圭之外別有大璋蓋聘后之幣非用玉於侯

氏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四

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守邦國者王有命焉則使者執玉節守都鄙者

王有命焉則使者執角節也曰使邦國者使御

鄙者其義更顯而經曰守此而備所以疑焉而

曲爲之說也不知曰使邦國則嫌侯國上聘於

王及方嶽中邦交通得用之曰使都鄙則嫌公

卿王子弟遣使於畿內及六服之兄弟姻親通

得用之必曰守然後知二節乃王所獨用而非

諸侯與畿內公卿王子弟所通用也小行人掌

天下之六節而玉節無列焉則諸侯不得用
知矣於侯國之都鄙別見管節則天子於都鄙
用角節之義益明矣康成乃謂諸侯於其國中
亦用玉節倣天子之制而爲之義不可夫天
子有命於都鄙猶不用金節而諸侯乃用玉節
乎謂徵召於四境朝發夕至遠不過數日故
用管節如竹符之類耳不曰諸侯而曰守
國者以守都鄙者備舉其人則贅也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五
龍節皆金也以英錫輔之

曰凡邦國之使節該王使與諸侯之使也侯國
所用之節法式頒於掌節大行人達之小行人
適四方則齎其式以往下經以傳輔節傳別
爲一物則英錫疑亦竹簡之類若子春杜氏之
說爲函器爲畫函則不得云輔

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
反節
疑符節節乃刻竹書所由加印篆行者自此

之旌節則道路之官使人持之以送行者非朝
聘及齎賁無所用之

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
則不達

在境內惟家徙及轉貨乃有節暫出者不必有
也

遂人

掌邦之野

鄭注野爲甸稍縣都非也不曰六遂而曰野者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大

以造縣鄙形體之法及治溝洫通乎畿內又兼
掌四等公邑耳至稽民授田簡器教稼治野辨
萊頒職作事貢賦征役祭祀賓客喪紀其法雖
通行於家削縣都而所專掌則惟六遂與公邑
遂兼公邑詳
見遂大夫職蓋法可通行而政令必各有所主
都家之長既分主之而縣師復執其總以是知
遂人不與也

以上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遺五家爲鄰
五鄰爲里四里爲鄹五鄹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

遂皆有地域溝樹之

凡造城邑必度土地之宜而與山野相要結所

謂形體之法也

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鄉之比閭族黨州未著其城邑之形體與皆有

地域溝樹故於遂著之以與六鄉相保相受相

葬相救相賙相賓之法互備又以見公邑稍縣

置之同此法也獨舉縣鄙者百家以下雖各為

聚落而不能皆立城邑惟縣與鄙然後備城邑

之形體又以見鄉遂及都鄙別無城郭而遂大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七

夫即於五縣擇便以為治所鄉大夫師都亦如

之也 小司徒井法以四起數此以五起數何

也井之體方必以四起數乃便於計畝以徵賦

此則城邑居民之室數必以五起乃便於行比

法以相保受 大司徒頒教法故比閭族黨州

鄉著其各有教治遂人掌造縣鄙形體之法故

鄰里鄴鄙縣遂著其各有地域亦互相備也地

域溝樹自鄴以上始有之知然者修閭氏邦有

故令守閭互則閭以下不能徧溝樹明矣百家

以上皆有溝樹此盜賊所以易詰戎馬所以難

犯也 造城邑必因山川原隰之面勢規疆濶

濶之便宜度道路溝渠之支派故必以土地

之圖經田野然後城邑之形體可定

其法祖管子度地

八治野

遂人於致羣阡教稼穡均賦役頒田萊治溝洫

皆得之曰凡治野明白國中而外由鄉郊以達

於畿皆同此法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八

以下劑致阡

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不論上地中地

總以一為正卒餘為羨卒與下地家二人者一

例所謂以下劑致阡也凡鄉遂皆然何嘗獨厚

於遂疏誤

詳見小司徒職

以興勑利阡

地有肥瘠人有喪疾事故興起羣阡使彼此相

助則交得其利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及五黨

相賙之類皆是也不惟旅師所興之勑粟

以墾予任咄

疆予謂有兼人之方者則多授以田若餘夫則授田有經制民轉移執事助耕乃其職不宜在此列

辨其野之上土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廬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廬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

鄉受地無餘夫之文以輸將服公事者皆近取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九

於鄉也鄉之上地無萊近城郭人畜聚易糞也

鄭注餘夫亦授一廬所以饒遠賈疏正卒之

外一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不知餘夫受室必

二十年而後子能助耕前此惟可助父兄以耕

耳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婦而計

之也其或丁男衆多少者已足助耕之數則別

其壯而受室者爲餘夫而授以二十五畝至此

人復有丁男壯女滿五人六人七人之數而

一夫之田則事理之自然經制之一定何

其嫡庶而特著其爲餘夫乎

凡治野夫間有途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曰治野以作溝洫畛涂言也故計所占之地而曰十夫其實耕者乃一井九夫之地耳匠人所謂方十里爲成卽此經千夫之地而耕地則九百夫匠人所謂方百里爲同卽此經萬夫之地十而耕地則九千夫詩曰十千惟耦蓋舉其成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十

數猶三十三里少半里而曰終三十里也黃氏

謂自一夫至萬夫皆十除其一蓋得其指曰

凡治野曰以達於畿明自鄉郊至縣疆皆用此

以治也觀此經則鄉遂不用井法之非決矣野對郊則爲甸獨舉

則可兼鄉郊鄉大夫職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則城郭之外通可以謂之野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

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

老幼廢疾不可任者也其可任而施舍者蓋貴

賤及賢能也。而不列言之者。鄉近國中多君子。遂遠郊多野人。不惟貴者服公事者。不若六鄉之衆多。卽賢能之興亦甚少也。注謂頒職作事。卽載師職所云物地事授地職非也。九職任於閭師。載師專掌任地。故特言地職以見其爲地。邑應承之職事與民職異也。此職別見令野職於後。則此所頒爲九職明矣。載師任地以分鄉野都邑。所謂物地事者。乃物其土之所宜。此承頒職而言。則所作卽九職之事明矣。他職言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上

施舍必兼可任者。而此畧焉。以頒職作事。卽所以任之也。

以起政役

政役謂輸將浚築所用。卽師田徒旅而事則異。故更列之下。經所謂凡事致野役是也。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牧人所畜以共祭祀者。數牧所貢之鳥獸也。甸師共薪蒸。掌炭共炭灰。不應祭祀時。送人又別共之。蓋山川因國前哲令德之祭祀在野者。則

野其其牲其執事之人。則送人令之耳。左傳云。國有以十月。上辛有於上帝先王。曰國祭祀者以別於遂之榮。醴蜡社也。所令野職卽載師所授之地職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師役政令所經歷其地必有職事焉。載師總任畿內之地。故主授地職六遂及四等公邑。則以授送人。故送人令之也。鄉師凡邦事令作秩序。則家削縣都之地職以授其長。而其長令之亦可推矣。知此野職爲共祀事者。以承共野牲之後。且頒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上

職作事已見上經也。知道師野職爲九職中貢物者。以與野賦並列而入於王府也。

凡賓客令修野道而委積

疏謂總令遣人非也。遣人掌巡頒委積耳。野廬氏掌國道路。至於四畿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橐之。又曰。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大師令掃道路。則修道者守塗地之人。而令之者野廬氏也。野廬氏之徒百有二十人。而知不自共修道之事者。通掌畿內之道禁其事繁劇。

正之屬帥而至於遂也。此則親帥而至用事之地。以聽役於司徒。遂人遂師以遂名官。而凡治皆曰野。何也。兼自甸及畺之公邑也。惟大喪屬六綽稱六遂之役。不徵於公邑也。

遂師

經收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小司徒職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舉縣都以爲準。則通畿內之井牧。皆小司徒制之矣。而遂師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十

復經收其田野。何也。井牧雖定。而其經界必以歲時飭正。乃無侵漫。如月令之修封疆。審端徑。遂是也。古者墓域官掌之。山林川澤官守之。市政官聽之。民訟大概多財征役事之抵冒耳。他如稱責婚姻相負之類。則遂大夫聽之。非遂師所職也。故特著之。凡遂師所登。遂人憑以頒職作事。爲貢職師田政役之準也。故辭事一與遂人同。遂人之登。遂大夫之。皆以歲時而遂師獨以時者。以辨可食之數。其事尤詳也。於可任

外別之曰可食者何也。可任謂能任耨及征役者也。可食則不在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數。又未及餘夫受田之年。而能佐耕耨自食其力者也。蓋上地中地下地合耦既定之後。而一家中人數或有減耗。則必於同井共邑調開民。及未受餘夫之田。而能佐耕耨者以助之。里宰既以歲合耦。又以時合耦者。以此故也。遂師既周知其數。則里宰得隨時而任之。然後財征無虧。役事可作耳。舊說謂地之可食者。則小司徒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五

均土地。稽人民。已周知地之上中下。與可任之人數矣。注疏判制田界與井爲二事。乃承鄉遂地法各異之誤。鍾輓曰。古者粟米惟取公田之入財。征謂嬪婦園圃虞衡山澤藪牧之貢耳。王氏應電謂徵財征止於當年所耕之田。非也。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謂有大役盡用里民。不得過此。至每年役事。則必量土利之厚薄。計人力之餘乏。而調劑以得其平均。人所謂均力政是也。謂三等之地皆同。亦失之。

遷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讀法與賢詳於六鄉經野勸農詳於六遂鄉師

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黜陟則遂可知矣遂師

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則鄉可知矣蓋鄉遂羣

吏所掌有同有異然後備列之其同者則各舉

其一以相備也後世民自爲耕稼有水旱富者

尚能自救而貧者則坐視其困之蕪沒然後知

先王設官以移用其民慮事周而興利溥也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共

凡祭祀之誓戒小宰掌之此國祭祀之在野者

故遂師承小宰之誓戒而審之以戒其屬吏與

民也遂人專掌經野而他政維持其綱故國祭

祀遂人令野職而遂師則審其誓戒野牲之共

亦主其令而遂師共之故遂人職第曰共野牲

而遂師職則曰共其野牲也方道章曰王氏

昭禹謂遂人既共野牲遂師又共乃贊之非也

凡經言贊必其事有待於助者冢宰受歲會惟

恐其紛錯而有抵牾故小宰贊之小宰以法掌

之稽之五官義莫不然若共野牲而入於牧人

何待二官之相助哉且牧人所牧之牲不宜遂

師共之牧人無牲羊人買牲以共則王氏詳說

謂大宰司寇掌百官之誓戒遂吏遠在二百里

外固無預焉審之而已亦非也大宰司寇所誓

戒王朝執事之百官也遂人既不預何由知其

所誓所戒而審之哉金氏瑤謂牧田在遠郊正

遂地故遂人共之亦非也牧田雖任遠郊之地

而不在六遂之中王朝之祭祀牧人自共其牲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七

於充人與遂人遂師何與哉諸儒蓋由不知此

經所云乃國祭祀之在野者耳都宗人職國有

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王正此類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野職八職中貢物也野賦山農澤農所入材物

也遂師所掌獨遂與公邑耳家削縣都之賦

貢蓋縣師徵之疏誤徐念祖曰黃氏度謂遂

師所入卽虞衡所徵於山澤之農者非也山虞

林衡川衡並無徵於山澤之農遂師徵財征則
角人等以骨物羽物葛材草貢之類並入於遂
師遂師擇其中玉府之用者入之其餘則並入
於大府以聽其頒惟澤中有珠貝珍物特得之
則以時入於玉府故與諸職異耳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
籠及蜃車之役

注以蜃車爲匱路蓋據士喪禮記遂匠緝車於
階間不知彼乃士禮耳巾車職小喪共匱路嬪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大

婦羣王子猶然況天子之龍輅自宜藏於典路
而共於巾車無納於遂匠之義

畢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遂人辨上地中地地下地之等而遂師則周知其
數遂人令貢賦而遂師徵財征遂人起政役而
遂師作役事遂人令田師而遂師掌軍旅田獵
之政令或舉其綱或詳其目也

遂大夫

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

其可任者與其可施令者以教稼穡以稽
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遂師職已具此而覆見者遂大夫稽之然後遂
師得據而登之也倒施舍與可任之文又曰可
施舍者登於遂師則施舍與可任者已定矣方
其稽之則介乎可任可施舍之間者不可不辨
也遂師職曰衆寡六畜車輦此曰衆寡六畜田
野者田野有定數登民物器具之可用者無爲
及於田野也衆寡六畜同而田野之收穫或異
則可任與可施舍者於是乎別矣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大

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不言其遂之吏而曰爲邑者兼公邑之吏也注
謂采邑政令戒禁容遂大夫亦施焉非也大宰
以八則治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
殷置其輔其爲邑者無爲舍其長而會政致事
於遂大夫小司徒歲終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
於治官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縣師掌都邑
之賦貢三年大比以考羣吏而詔廢置則都家

之吏。三之者。縣師也。惟公邑之吏。無文。而此職三年大比。既曰帥其吏。而興。毗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又曰。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則其吏乃遂之屬吏。而凡為邑者。則公邑之吏可知矣。又司會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則野謂遂與公邑明矣。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毗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稽夫家畜產。以及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人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二十

遂師遂大夫以及縣正鄙師鄆長。每職必列。不厭其復。而興。毗止於遂大夫職。一見之。簡校賓興之法。無一及焉。何也。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大夫以下。羣吏所掌。與鄉有同異。故每職備列之。興賢之典。一同於六鄉。覆列之。則贅矣。故第言帥其吏。以興。毗而知一準於六鄉也。上經既令為邑者。會政致事。下經又戒凡為邑者。之。功。事。而誅賞廢興之。無為於興。毗。後復言吏治。而明其有功者。蓋即賓興之終事也。賢能衆

多。即其地治者。教導之功。聚凡有地治者。而明之。則無功者。愧恥而勸勉矣。又與鄉大夫與賢之事。互備。以此職見鄉大夫。既蘇賢能之後。以五物詢衆庶。亦屬有地治者。而明其功也。以鄉大夫職。見遂屬有地治者。而明其功。即以五物詢衆庶。時事也。於明其有功之後。始言屬其地治者。何也。使但曰明其有功者。則似無功。不在列。而勸懲之義。不彰矣。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三

如注所列。僅二事耳。祀賓射鄉。不與焉。非義所安也。四達疑。即八則中之四。蓋八則中。廢置祿位。誅賞。乃上所以馭吏。非吏之功事也。祭祀禮俗。賦貢田役。則鄉遂公邑都鄙通行之政。凡為吏者之功事。無外此者矣。禮俗包教學。或曰。自遂以達於甸之公邑。自甸以達於稍縣都之公邑。故曰四達。鄉師之廢置誅賞。尚以詔冢宰。而不自專。而遂大夫直曰廢興誅賞之。何也。鄉師六官之攷也。鄉大夫即六卿也。其宜廢宜置。

可誅可賞得自列於家。宰六遂及公邑地遠而
 事紛一一見冢宰而詔告之日有不暇給矣。故
 惟據爲邑者所會之政所致之事定其誅賞廢
 興以狀陳俾冢宰憑以聽斷焉。其易廢置爲廢
 興何也。廢置以人言廢興以事言如川防浚築
 之有改移徵斂功役之有用舍是也。於鄉言廢
 置於遂言廢興亦互相備。遂大夫之職與鄉
 大夫異者聽治訟也。縣正與州長異者掌治訟
 也。鄙師與黨正異者掌祭祀而不及喪紀冠昏
 周官析疑 卷之十四 五
 飲酒也。鄮長與族師異者治祭祀喪紀也。鄉大
 夫不聽治訟六官之長未遑鄉邑之治也。故使
 鄉師聽之。遂大夫遂師皆曰聽其治訟者遂師
 所聽獨財征役事之訟凡民事之訟並歸遂大
 夫也。遂之治訟分聽之者繁於鄉也。鄉近王都
 國中之訟皆歸於鄉士矣。遂大夫曰聽治訟縣
 正曰掌治訟者掌達之於遂大夫而不專決也。
 鄉之中州長蒞大喪黨正掌喪紀冠昏遂之喪
 紀僅一見於鄮長職冠昏飲酒則並無文者鄉

乃公卿大夫賢士所萃故喪紀冠昏飲酒禮儀
 備焉。遂則羣氓聚居分卑禮畧不敢以煩有司
 也。喪紀所關尤重其士大夫之家則鄮長治之

析疑

卷之十四

廿三

周官析疑卷之十五

縣正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移執事謂掌固之移甲役其職云與國有司帥之即縣正也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則遂師掌之帥之者則鄫畏里宰耳稽功者每人而分考其程也會事者合計其功事以為役要也

鄉之掌徵比數衆庶者皆閭胥而遂則縣正掌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一

徵比鄫師數衆庶何也閭胥之數衆庶以辨施舍而鄫師之數衆庶以察美惡而誅賞閭師之掌徵比執功役於下而縣正之掌徵比乃施政令於上其事各異故互文以見里宰亦掌徵比以辨施舍與閭胥同黨正亦數衆庶以察美惡而誅賞與鄫師同耳州長職無徵比與縣師異何也財賦則閭師徵之比法則鄉師掌之矣

鄫師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嫩惡

而誅賞

鄫師所掌獨無農事者其大綱則遂大夫縣正董之其細目則鄫畏里宰親之也察衆庶之嫩惡將以助遂大夫與阡鄫師之數衆庶而察其嫩惡與黨正之涖校比而書德行道藝事同而辭異何也用此見數衆庶之即涖校比也用此見書德行道藝之並簡不率教者而誅賞也遂人職日以歲時稽其人民遂師職日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職日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稽者稽其數登者登其籍耳以所治者衆也若鄫止五百家數其民可得而數

鄫長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有司遂大夫所委屬吏也遂大夫簡器豈能偏親數注誤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古者王內之政令內宰治之民家之女功鄫長稽之所以上下男女各警其職而事無不舉教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二

無不行也。女功使里宰鄰長稽之尤爲切近。然此屋同巷雖相督察易至玩忽故董之以鄰長使震動恪恭於吏治而不敢慢也。女功之勤惰吏得而稽之則婦姑反唇家人詬誶之大惡不禁而自弭矣。此周公之法所以止邪於未形而與禮相貫也。鄰長校登夫家之衆寡及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並與族師同則掌合聯之政令不待言矣。

里宰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三

以歲時合耦于耜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此見閭胥所掌之徵爲徵財賦所掌之比爲合耦以治稼穡而此職讀法書敬敏任恤掌鼂撻罰一與閭胥同也。周制粟米惟公田之入其財賦乃九職中貢物也宜有定額而必待有司之政令然後徵斂者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敎法均人職凶札則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是九職中貢物亦與年上下而不可預定也蓋民勤於

食故寬其雜徵使得自營遂之財賦遂師徵之疎謂縣師徵之旅師斂之有司謂縣師旅師恐誤。

鄰長

從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鄰長卽耦耕之民故所掌無農事

旅師

掌聚野之耦粟屋粟開粟而用之

耦粟民自相助之粟也古者以政成民建設長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四

利不僅恃上之賑恤易曰君子以勞民勸相春秋傳曰務穡勸分蓋使民自相助則所濟者博故司徒職五黨爲州使之相耦司稼職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遂人職以興耦利畔皆使民自相助也此經所謂耦粟卽所興以相助者。閒粟載師職凡民無職事者之所出也蓋醫卜巫覡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而所得或饒於農故使出夫家之征若閒民雖無常職而未嘗無事閭師職所謂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如注

幸則單丁或僅有配匹而使出一夫之征粟又
使出夫布彼何從得之助粟屋粟開粟皆非
公田所入故特設旅師以掌之各貯其鄉里以
賑貸新甿注疏謂主斂縣師所徵賦穀誤矣
或謂民自相助之粟不得云施其惠散其利非
也民自相助之粟而官與之以爲民施惠散利
於義何傷若公家之粟則所謂縣都之委積以
待凶荒也通旅師職無救荒事不得相混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五

政令

施其惠者初徙之民築室具牛種田器官資其
之匱不責以償也散其利者能償之民則春頒
而秋斂也均其政令者頒斂之期亦不得偏先
後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

官以旅名專掌新甿也甸居鄉遂都家之中故
特設官以收恤歲饑而移鄉井土狹而徙廣虛
之民而凡畿內之勸粟屋粟開粟皆致焉將治

而教之故官以師名或疑以質劑致民春頒
秋斂乃通行之法非也惟新甿業次未定故不
施征役又特頒興積以勤恤之若定居井邑之
民則族閭閭里有無相通大司徒制士職且春
秋補助政有常經鄉師歲時巡國及野而勸萬
民之難阨安用質劑頒斂之擾擾哉且頒斂非
守土之吏不能行王畿四面每方設中士一人
下士二人專掌新甿之治尙可給也若使徧致
鄉遂及四等公邑之民而辨其質劑掌其頒斂
則勢不能行矣如以此爲互備之文則宜見例
於鄉遂而不宜繫於旅師經曰凡新甿之治皆
聽之則新甿久而成故征役既定此法亦不行
矣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六

稍人

掌令邱乘之政令

不曰掌邱乘之政令而曰掌令邱乘之政令者
四邱出乘之政令其地有司掌之稍人則掌其
令耳注謂掌令都鄙修治溝畝誤注疏分鄉

遂都鄙田制而二之遂據小司徒五家爲比五
人爲伍謂鄉遂家出一人以衛王都據小司徒
四邑爲邱四邱爲甸謂都鄙五百七十六家共
出一乘用以征戍非也攷之夏官大司馬四時
之田旗物號名並舉鄉遂而出車之詩于牧于
郊則鄉遂之兵未嘗不與征行也五家爲比五
人爲伍意主於平居相親愛則臨難相捍衛四
邱爲甸甸出一乘意主於卒伍疊發則民力不
病車甲更番則民財不傷強分爲二義無可據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七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
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
縣師通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將有軍旅會同
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
車輦使皆備其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之帥而
至者州長也其事則鄉師王之遂之帥而至者
縣正也公邑之帥而至者其長也其事則遂人
遂師主之而家制縣都無見焉則稍人帥之無
疑矣曰以至者以其地有司至也何以知非都

家之司馬也。二司馬所掌。乃士庶子及衆庶車
馬之戒令。而不親軍事。古者與帥必用其地有
司士非素教不可用也。曰行役則非畿內之土
功也。如仲山甫城齊召伯城謝之類。故不聽於
司空而聽於司馬。

大喪帥屬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
六鄉之喪。役鄉師帥之以聽於大司徒。六遂之
喪。役遂人帥之以聽於小司徒。而遂師復道野
役共邱籠及屬車。以此職證之。則鄉屬六引遂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八

屬六綽而甸稍之公邑共屬車邱籠明矣。循是
以推之。則內而宅田土田之類。外而三等采邑
喪役無徵可知矣。蓋宅田土田之類。事分而民
少。各徵其役。則苦紛擾。三等采邑地博而民衆。
喪役無多。無庸徧徵。且三年大均。力政喪役無
徵。則近其地邑之川防城郭輪將百役。皆可補
調。所以省遠役之勞費。而事無遺便也。公邑之
在縣疆者。道遠宜與采地同。不徵喪役也。遂師
及稍人並共邱籠及屬車之役者。稍人帥以至

遂而後遂師道之也。觀稍人之帥役而聽於遂師及遂大夫職再舉凡爲邑者而四等公邑之屬於六遂益明矣。會同師田行役曰治其政令喪紀曰掌其政令何也曰治者專聽斷也曰掌者掌其事以待上之聽斷也。蓋喪役及師田行役皆大司徒小司徒治其政令而師田行役則鄉師遂師州長縣正皆分主聽斷故家削縣都之衆庶稍人亦分主聽斷而曰治也大喪之役則鄉師遂人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主聽斷者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九

雖司徒故采地之役稍人亦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不曰治也喪役之所以異於師田行役者何也歸田行役用民衆政令繁故羣吏層累以分治之而後司徒總治屬喪役政令簡禮事重故鄉師遂人稍人帥焉而司徒親治之也師田之政令聽於司馬而司徒職又曰治其政令何也師至台軍誓衆以後田至建旗令鼓以後然後司馬治其政令方其作民而至則司徒治之大司徒職所謂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有職卑

而專聽斷者里宰比其邑之衆寡六畜曰治其政令是也有職尊而不專聽斷者遂人於野役野民並曰掌其政令禁令是也。注據縣師之文謂稍人徑帥而致於司馬非也凡畿內征役之施舍皆掌於小司徒則稍人必先致於司徒而後司徒使聽於司馬小司徒鄉師之所帥皆聽於司馬故稍人所帥不得曰聽於司徒耳。

委人

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十

舊說委人所掌惟薪芻疏材而無粟米非也果曰掌斂野之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可矣其曰斂野之賦者蓋公邑家削之米粟存爲委積者亦委人掌之也。知然者遺人所掌無公邑家削之委積委人兼掌句稍之聚而軍旅共其委積薪芻也薪芻疏材木材獨於句稍斂之者居王畿之中而環郊遂便委輸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遺人職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羈旅而此職賓客共其芻薪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則賓客不共委積可知矣。羈旅者賓客之細也。舉賓客則羈旅可知。遣人職賓客會同師役共道路之委積而委人但其賓客之聚者掌訝逆賓於疆及委而致積積兼牢禮故委人獨舉所斂之薪芻也。若施惠於羈旅其興積則旅師頒之惟軍旅之委積至廣雖頒於遣人出於倉人而共之則委人之專職故特出之。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士

注以餘聚屬縣都蓋承上經稍聚甸聚而言必縣都也。但專指畜聚之物則狹矣。公卿王子弟頒采地必並授山澤園圃疏材木材之物其長當自斂之委人所斂惟縣都中公邑之賦耳。故凡之以待用所謂賜者或以厚縣都中同姓屬疏而位卑者或過賓行旅亦開有頒賜也。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軍旅用廣故家削公邑之委積並蓄以待共。又

稍居王畿之中道里均輸將便。方道章曰注謂所共乃軍旅委積之薪芻而非委積果爾則委積於文爲贅矣。蓋軍旅衆多委積中牢賜但及將校必益以疏材士卒廝與乃可徧給耳。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圃財用。

野委謂委積之分貯四野者有守者故共其兵器野圃所以畜賓客在道致積之牲畜也。財用謂藩羅之材及芻秣以暫停而不久留故不曰牧而曰圃以所共惟近於路室之圃故曰其野。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士

圃也。野之牧地則自有牧者主之。此別爲二事。羣儒乃欲牽合於軍旅義不可通。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諸侯會討之師必近調於方嶽不宜有入王畿者所謂賓客卽帥王師之軍帥與其佐也。不曰軍帥而曰賓客何也。曰軍帥則疑師帥旅帥亦在其中。路室候館必不行人職諸侯來朝稱賓聘卿稱客王朝公卿爵列與諸侯等大夫與國卿等稱賓客然後知授館者惟主帥與其佐也。

王朝之公卿帥師在道稱賓客蓋主所過之地而爲言燕禮稱賓則因事凡軍旅之士衆惟共其物而將帥之爲賓客者則授館也詩曰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則士衆不可偏館明矣凡賓客會同師役遣人掌其道路之委積而委人復掌之者遣人掌其頒之令而委人則共其物也

十均

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土地之政邦國都鄙所征於民也地貢所貢於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圭

王朝也均人曰均地政鄉遂公邑並征其財賦也土均曰均地貢邦國無粟米之征都鄙自委積而外所徵亦貢物爲多也地事亦載師所物宜禾宜稻之事蓋土各有宜旱潦相錯登耗不能無偏比邑連井之地必使更迭而耕之乃得其平是謂均之也凡經言地職者所以別於民職也言地事者所以別於地職也注旣以地職爲九職又以地事爲農牧虞衡之事於載師職不可通乃以爲土所宜事不惟自亂其例於諸

職俱不可通土各有宜故有均法若農牧虞衡之大司徒頒之事則無所用其均九職太宰任無爲又使小司徒任之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燾惡爲輕重之蠲而行之

民之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燾惡制其輕重之法則地守地事地貢以地爲差不待言矣均人以歲之上下均力政則邦國都鄙可知矣土均以地之美惡爲禮俗喪紀祭祀輕重之法則鄉遂公邑可知矣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土

草人

凡糞種辟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渴用貍勃壤用狐埴埴用豕疆壤用黃輕壤用犬

糞種非糞田也蓋煮其骨汁以浸種而種於九等之壤則可以達其土氣之宜而制其偏是以謂之土化之法若糞田則安所得麋鹿貍狐之糞以糞九畝之田哉

稻人

以潴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滄寫水

其用水也則自防之水門以入於溝自溝以入於遂舍於列而灌溉通焉水過大則以滄寫之於川而毋使害稼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所芟草積田中恐其根附土復生以涉播揚而反之使其根在上則槁而漸腐以可糞田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芟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五

此言始變澤地爲田之法也澤中草盛根著於土雖芟芟復生甚易惟夏日積水土柔可因水力而絕其本根然後芟芟蒞崇之則草不復生而可稼也舊說夏水如熱湯利以殺草月令之文蓋謂利以夏日殺草而燒薙之大雨時行則如加熱湯可以化所燒薙之草而糞田耳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諱事

平常雩祀官自共之旱暵則爲民請命故斂之民以冀百神之矜憫而稻人所掌下地雖旱而無憂故使獨共雩祭示民以同憂相恤之義也

喪紀用席爲多且役徒露處必上覆下薦惟葦隨地可施注謂闢墻未知何據

山虞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萬民取木雖當其期必限以日防過取也若邦工掄材則興作有式冬夏隨時可取故無期日之禁至春秋所斬必籊羅雜材可於園圃取之不入山林之禁

凡竊木者有刑罰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五

閭師不樹者無梓則宅舍無棄地此職竊木有刑罰則原野無耗材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蓄積足恃皆此類也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

山田山所宜田之處迹人所掌邦田之地是也惟山虞澤虞有田獵之政林與川不可以田

川衡

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三時皆可漁。惟別孕之時。則官以時巡而舍止。其所守之地。則犯禁者知戒矣。林木可時計網。畧之人無可稽尋。又川旁居人鮮少。故巡者非時止於其地。不可若澤數。則其地之人守財物者多。無所用此川。衡惟言守而不言厲禁。亦以川無居人故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山林不舉奠物者。惟田獵以共乾豆。川澤之奠物。則不出於田獵也。田獵於澤。復特舉者。澤水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主

所鍾不特舉。不知澤野之可以田也。

澤虞

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玉府。頒其餘於萬民。

獨澤言國者。稻人掌稼下地。則澤可稼者。仍頒於民。其餘乃澤虞之所守耳。財物之入於玉府者。犀角象齒珠貝之類也。金玉生於山。而山虞不言入其財物於玉府者。甘人取之入於職金。而後職金以入於玉府也。惟澤之財物有頒

萬民之文者。山林之材。取用有節。川之鱗物。三時聽民自取。惟澤中葦葦蓮茨鱗互之物。會其淵而歲一取之。上不得私其利。守其地者不能盡用。故必頒之萬民也。山林及川民得自取而澤物。必待頒於上者。澤有珠貝齒角珍物。聽民自取。則爭端伏矣。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於川曰川奠。皆水物也。曰澤物之奠。兼水蟲水蔬及水草之實。喪紀用葦。或以藉器物。或徒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大

役在野。寢處薦焉。或編席支柱以蔽障風雨。其用甚多。故稻人與此職並共之。惟以闢墾則非理所宜。注疏不知何據。

迹人

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

天子蒐狩之地有常。如詩言。蕭蕭車馬。有必廣阜大藪。可陳六軍。外此硯磧境埆不利穀蔬。而可蕃禽獸者。皆爲厲禁而守之。時取以給邦用。故曰邦田之地。以明不獨四時之圍禁也。其

政卽爲厲禁及頒其新芻於守者注疏義猶未備

凡田獵者受令焉

凡田獵者或王子弟公卿有宗祧之事而王賜

以田春秋傳鄭申豐將祭請田于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則三公九卿王子弟宜得用

或喪紀賓客春秋之膳獻有司時取或獮狩

以後縱民入獵亦如斬材之有期日凡此類皆

迹人令之疏謂夏官主田獵者受令非也四

時鄉師出田法致衆庶以聽令於司馬先期虞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九

人萊所田之野無受令於迹人之義

角人

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

政令

賦者田稅政令者絲麻力役之征也觀此則九

職貢物之外別無九賦益明矣不曰以當邦賦

而曰邦賦之政令者山澤之田不可并授且使

其農散處以守厲禁則難於合伍故不獨無公

田之賦入凡師田行役之政令皆不及而各以

地之所出當之凡此類皆周公夜以繼日審思

而得之者也苟卿曰盡小者大周官之法所以

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者皆當以此類求

之計田以定賦計賦以定征役之數故曰邦

賦之政令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凡物皆以共財用而於角人特言之何也傳曰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齒角

骨物非中用者不足以爲財角人不物者不徵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十

則皮革毛羽不待言矣

掌葛

以權度受之

古者王畿四面各五百里而骨物羽翮葛材草

貢物皆輕細徵以當賦乃所以利民後世郡縣

萬里而置均輸平準且凡物皆取焉轉輸出納

吏得爲姦而民困於無告矣

掌炭

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以炭名官而所掌則先灰物者。蜃必爲灰而後可用而煨之者炭也。炭之灰亦可澣汚。若先舉炭物則似灰卽炭之灰矣。

以時入之

月令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仲夏令毋燒灰。故云以時入之。王氏昭禹謂無時不可徵。誤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諸職無覆舉用其物之事。惟此職爲然。蓋財物之徵皆以共王朝之用。獨蜃炭則鄉野小吏亦得受之。以潔治舍廨廩倉。如赤友氏以灰洒除。狸蟲。壺涿氏以焚石除水蟲是也。故於邦用之外。特出凡炭灰之事以明之。卽月令令民間燒灰爲炭亦在其中。

掌蜃

祭祀共蜃器之蜃

閭師職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疏謂萬民入山澤取材者皆有貢。不知山澤之物百姓旦夕取資而不可離者。若薪炭皮革。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主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主

角筋蒲魚蜃蛤之屬。取之皆有稅。則利竭於下矣。閭師職所云貢其物者。蓋或官取其物。或山澤之農入之以當邦賦。故設角人羽人等官以時徵之。非謂平時旦夕取材於山澤者皆有賦也。自角人至掌蜃七職皆徵山澤之材物。以共邦用。而惟於炭人言之。角人則兼言財用。何以炭灰兼用於鄉野。故先舉邦用以明異事。齒角則不獨以備工事之用。而頒賜問遺亦可以當財物也。他物則或可爲財。或可備用。而不得相兼。故不言。凡金玉錫石齒角骨物羽翮葛材草貢茶蒲。莫不頒於百工。獨染草言頒者。他物隨時可頒。而染草頒必以時。故特著之。

同人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獸人曰共其死獸。生獸者田獵所獲。生死皆共其全也。此曰生獸死獸之物者。畜養之獸死則共其筋角皮骨。其生共之物。則麋鹿之解角是也。

場人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蔬饗亦如之

注疏饗謂朝事之遷豆或曰每月朔薦皆非也祭祀已該此二節不宜曰亦如之外饗職於祭祀賓客後繼以邦饗耆老孤子士庶子藁人職凡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此職所共蓋謂是與天官甸人已共祭祀之果蔬而復設場人以中祀小祀甚多而賓客之共尤廣也

廩人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五

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

匪頒在田祿之外賚賞勲勞具有成法者賜賜則王之好賜其事無常稍食則給事官中之官府徒隸人民朝夕飯食以在正祿之外而所用不多故謂之稍食猶給事外內朝者謂之冗食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

宜城梅文鼎曾言古量一升當今二合六勺以

此經合趙充國疏人食八升計之尙覺不遠蓋中人日食一升以爲率婦女老弱則食浮於人力耕可任者則不能飽多少相補月食二鬴得今三斗三升有奇可以無饑矣中年則人餘一鬴豐年二鬴卽耕九餘三之法也民愚恐豐年靡費故官爲之制所謂食之以時用之以禮也充國所奏以優丁壯遠征者故以二升有奇爲率於數邦用詔數用之後復言以治年之凶豐則二鬴三鬴四鬴之法專爲萬民設明矣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五

但廩人掌此則自有田祿者之外凡府史胥徒百工技食之受食於官者必亦用此制三年之中無人不餘一年之食所以菽粟陳因雖旱乾水溢里黨可以相賜而不徒恃上之振發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古者師行無饋餉所謂治糧與食者令道所經有司共之委人職軍旅共其委積倉人職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是也委積隨在有之而治其糧者廬宿候館雖有飲食以待賓客而不

足以給大衆。故師行必載糗也。崧高之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遵其行。則六服之內。無在不有委積。以待王官之徵令可知矣。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或曰春秋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魯公。燹羣公廩解者曰。燹謂下故上新各半也。廩謂全用舊穀少覆以新。然則謂之接盛者。豈有取於新故之相接續與。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孟

舍人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春人共祭祀之米。饌人爲盛。然後舍人實之。簠簋而陳之。春人賓客共牢禮之米。差擇之也。舍人則實之。官載之車。故曰共其禮。

倉人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委人軍旅共其委積。此復共穀積者。曰凡國之大事則兼大喪大祭不獨軍旅也。倉人通掌畿

內粟入道路之委積。遺人令之。倉人出之。廩人治之。委人共之。故四職聯事而倉人委人並曰共也。

司稼

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灋。而縣于邑閭。

草人土化之法。王畿邦國之所同也。所謂物地相宜而爲之種者。不過掌其法而已。此職巡邦野之稼。則親行畿內其事尤詳。故辨種及於種。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孟

稂。縣法徧於邑閭。於百穀之名。五土十有二壤所宜。必周知之。先王之畏敬成農。於茲可見矣。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井田之法。助而不稅。而荒政有薄征。此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何也。中年則閭師所徵。圃牧工商虞衡嬪婦之貢。旅師所斂。鋤粟。屋粟。閒粟。皆以差減。無年則盡除之。

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司稼所掌。非救荒之法也。蓋至凶荒則散縣都。

之委積市作布以給貧民。又使民通財而以士師掌之。甚則移民就粟。且並施十有二政。然後足以救之。若歲小歉。或此疆彼界豐歉不齊。則用均食之法。使有無相通。所謂則其急者公家補助之外。則五黨爲州。使之相賙。是也。所謂平其興與旅師職。平頒其興積。同蓋次貧之民。公貸之粟。俾有収而償之。此自人食二鬴至食三鬴之歲。皆然。先王於農事。始則移用其民以相救。終復均調其食。以相賙。則天患之小者舉不足。以病民矣。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五

春人

掌共米物

米物者其質之美惡。春之精粗。非一類也。

饌人

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膳夫內饗。職王后世子膳羞。恒相聯。此共王后六食。則世子不必言矣。稟人共內外朝亢食者。

之食而內宮之飲食膳羞。諸職無文。則內宰會內宮之財用爲夫人以下服物膳羞之用。益明矣。

稟人

掌共外內朝亢食者之食

謂之亢食者。以其人自有廩祿。因給事外內朝不暇自爲食。而官共之也。李光坡曰。冢宰掌邦治。舉其要耳。其僚屬庶尹皆經理王宮之政。至於遂生復性。以寵綏斯民者。未遑也。設司徒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五

之職。舉天子作君作師之事。而致之於民。乃順承天萬物資生。故曰地官也。教始於郊里。故自小司徒至比長八職。專主六鄉而牧田牛田在鄉者。故封人牧人牛人充人四職。次之鄉之政有二。曰征役施舍。曰德行道藝。載師至均人五職。詳征役施舍之事也。師氏至媒氏六職。詳德行道藝之教也。然則教養之道備矣。施之天下。何以加茲。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也。王國面朝後市。王門十二。在六鄉之內。十二關門。則臨畿

上今次於鄉之下遂之上者市雖在國五百里疆界中凡五十里之市皆在焉門關則聯於市以達貨賄者關市有譏用節爲多故司市至司關十二職爲一類而掌節附焉遂人至里宰專及田野之制稼穡之緒與六鄉互見爲義旅師如鄉之閭師也稍人如鄉之縣師也委人土均如鄉之遺人均人也而鄉有封人載師縣師遂有稍人土均則通公邑都鄙邦國之政皆舉之矣草人稻人詳穡事養民之原也土訓誦訓通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五

土俗教民之本也四職所掌鄉遂都鄙邦國皆有焉故次於土均之後也若夫山林川澤賦貢之所出國用賴焉故自山虞至場人十有五職又次之冢宰所列九賦九貢之目盡於此矣賓祭之所取軍旅喪紀之所共膳羞祿廩凡爲九式用財者將於是乎在故廩人至藁人職終焉司徒敷教而教職惟鄉官師保等十數人其間所措置者養民之事居多先儒疑爲司空之錯簡是不然夫先王之世辨物居方秀者爲士而

樸者爲農下及工商各有常居皆有法守使之父以教其子兄以教其弟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閑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非以道率民豈必東膠西序始名教哉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故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若生者不得其情死者不盡其常鬻鬻然喪其降衷秉彝之心其鈍頑無恥者固相率而歸於悖戾不可復制卽常性未移者亦頽墮委靡消沮而不復振則道之不行從可知矣此司徒一篇所

周官析疑

卷之十五

三

以聯教養爲一事也然則司空之職何與周禮爲書委曲周詳無不備者獨至壇兆廟社之法井田長廣之方附庸閒田所餘之多寡山林川澤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乘除天時有生耕穫何以無失其序地理有宜高下何以無拂其性山川沮澤民居有度焉興事任力遠近有量焉宮室之制器皿之宜舟居之用凡數事者雖畧見於諸官而未詳其規度宜皆列職於司空而春秋戰國之世開阡陌盡地力相兼以力相後

以僭司空一篇尤其所深病而急欲去其籍者也其失蓋亦久矣或乃竄綴紛紜離散全經所謂愚而好自用也

卷之十五

貢

周官析疑卷之十六

臨桂陳榕門

高安朱可亭同訂

桐城方苞著

宿松朱字綠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舜命伯夷典三禮名曰秩宗周人因之立春官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六

宗伯蓋以宇宙之中莫尊於天神地元人鬼而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凶單賓嘉始之終之皆以祭祀蓋無事不以天神地元人鬼臨之所以作其忠敬之心也秩宗者叙次天神地元人鬼之禮事也宗伯者治尊禮之長官也若如俗說以宗廟之宗爲日其人則對先王先公義不得以稱伯矣自唐以前注疏箋傳皆訓宗爲尊至宋王昭禹始謂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易氏祓謂與大宗小宗同義其支離悠謬不足辨也蔡

氏沈以宗廟為義後儒多遵之謂凡祭祀之禮皆自祖宗推而及之不知天神地祇之祭本以宗名舜典曰禋於六宗孔安國傳宗尊也所尊祭者有六謂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賈逵曰天宗三日月星地宗三河海岱天神地祇皆稱宗乃秩宗之義所由起也夏殷以前經傳未有稱宗廟者有之自周書始蓋因殷有三宗而殷人稱宗實由夏書受命於神宗孔傳曰宗文祖之廟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六

二

雞人

凡禮事舉之必以時其間動作止息又各有時雞知時故掌以禮官之屬而凡告時噉旦之事皆掌焉其職事首祭祀故與鬱人鬯人相次

典命

古者命賜羣下必於祖廟故冢宰詔王以爵祿取羣臣而典命司服則列於禮官

守祧

守祧用奄與女奚豈祭祀雖無女尸而先后之朝祭服及遺器亦藏於祧與其職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而獨以祧名官何也舉祧則足以該廟也諸侯朝聘禮辭多稱祧聘禮不稱先君屬有宗祧之禮官列職以祧名官而經傳於天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六

三

子無稱祧者何也易王假有廟尚書諸侯出廟之東他書亦無稱天門侯親禮侯氏肉袒於廟門子之太廟為祧者蓋后稷之廟文武之世室雖藏先王先公之祧主而皆不祧之廟君天下臨諸侯自當以后稷文武臨之故惟稱廟而禮官辨世次之後先則宜舉祧以該廟也若諸侯相接號辭必稱先君而邦交多始於所祧之祖故亦舉祧以該廟焉后稷文王雖身不為天子而德為聖人造邦新命故周人親享皆在后稷之廟而遷鎬以後每發大命必至於豐周頌又

有率見昭考之樂章、皆周公運用天理之精意也。疏云七廟并姜嫄爲八、蓋據詩生民篇與大司樂享先妣之文也。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稷以後特祀姜嫄、及有天下亦相因不改、其於都宮之旁、別建一廟、而歲時享祀亦不與九廟同日與。

世婦

六官皆卿一人、而官卿則二人、何也。六官有貳以攝正、而官卿無貳、故每官二人、以備其人喪。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六

四

疾或自有家事也。周官自夫人嬪婦以及女

奚閭寺皆掌於小宰、內宰復設官卿、世婦大夫士以列職於官中、使王知深宮燕私一嘖一笑、中外臣庶皆得以耳而目之、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正君心、謹陰禮、俾表裏澄澈、以爲萬官億兆之儀則也。且使有德有齒之婦人、日周旋於后夫人嬪婦之間、則耳濡目染、默化潛移、與隨事而調劑者亦不少矣。約葉生西說

外宗

九嬪世婦、女御爲治官之屬、內宗外宗爲禮官之屬、皆制禮之精意。

墓大夫

賈疏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家、而言墓、非也。本職曰掌其度數、則非不封不樹明矣。

職喪

劉氏彝謂職喪所掌、下達萬民、本職並無此義。地官黨正所教喪紀之禮事、乃及萬民、鄧長以下乃治其事耳。諸儒不考經文、而好立異說、不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六

五

可勝辨、往往如此。

大司樂

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其時詩書未具、易有畫而無文、禮初興而未備、惟樂乃郊廟朝廷閭門鄉里所通用、而附禮以行、學者陶養德性、舍是無可爲教、故二代因之。至周則詩書禮樂具備、而掌成均之法、猶以大司樂名官、蓋蒙士之學必以樂爲始、君子之德必以樂而成也。以中大夫爲之、則必賢德彰聞、負公輔之望、而爲凡有

道有德者所依歸國之子弟所矜式者矣師氏一人而大司樂二人者虎門之教主於王世子其共學而相衛翼必聰明質仁厲學敦行者乃與焉以一人爲之表率足矣成均之教則國子弟貴遊子弟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諸侯之貢士皆合焉非二人不能共襄其事也宗伯掌五禮而大司樂之教不言禮何也凡學士皆童而習之矣且祭祀賓客射鄉軍愷禮行而後樂從之平時歌詩學舞春秋合舞合聲樂作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六

六

而禮卽依焉故不必復言禮耳

大胥

胥掌官叙以治叙樂官名胥以致諸子正舞位序官中之事皆治叙也大胥掌學士之版而小胥掌其徵令其事相成故皆別職同官而府史胥徒共之凡五官之司旅職業相聯者皆然所以便事而省役也

大師

大師小師瞽矇也而庸以下大夫士蓋知音識

微必明於天地之性惟有道有德者能之故作匱謚聽軍聲國之重事皆以屬焉而周以前師多賢達觀孔子正樂而魯之樂官竄身異國匿跡河海不能一日安於其位可知周公教澤入人之深

小師

周官人數皆量職以制之師氏保氏各一人事不分也大師二人一以備軍事也小師四人雖或攝大師仍有自共其職者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六

七

鍾師

磬音屬角而難調磬音和則衆音皆依之故同律旣定首列磬師而兼教編鍾九夏之奏獨以鍾鼓故別設鍾師以掌之笙以繼堂上之升歌又與磬聲相應故其職總教諸管樂及春牘應雅而獨以笙名官舉重也鍾師之外復設鐃師以掌金奏之節而王朝禮事軍事夜事之鼓皆屬焉非專官不能共也笙師兼掌竹匏土木四音鍾師兼掌絲音鐃師兼掌革音而金音則鍾

鍾二師之外，仍以磬師兼之。蓋禮事之用金爲多，其節奏又各異也。

鞀師

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而特設鞀師。蓋周起岐雍，其化先行於南次及於北，而東方獨阻風教，商奄既誅，淮夷徐戎尙爲魯患，故特設一官肄東夷之樂，以志王化之難成。職方首揚州，亦此義也。

旄人

樂官析疑

卷之十六

四夷有慕化而願留者，祭祀賓客，使各舞其國之燕樂，以示聲教之四訖。其思歸者，亦聽焉，故無定數。疏謂鞀、鞀氏掌夷樂而不教旄人教而不掌，非也。旄人所教舞也，鞀、鞀則掌聲歌分職甚明。

大卜

孔子贊易，然後天下知貴筮。自周以前重卜，故以大卜名官，而兼掌之。

占人

別立占人以卜師筮人致其誠，豈以聽所命而心不可分用也。

筮人

筮人之徒少於筮氏者，以龜有燕燕吹煖之事，而筮儀較簡也。

占夢

殷宗恭默傳說見夢，夢協朕卜。武王以誓師，大夢兆者多矣。故周公特設掌夢之官，與卜筮眠。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六

九

眠相間皆聖人畏天省躬精誠之所貫，注實事所由修舉也。

眠祲

此職觀妖祥辨吉凶，叙降皆與保章氏同，而不以類相從，何也？保章氏雖兼掌日月星辰風雲之變，而以星土辨地域，以豐荒降祲象，以十有二風命乖別，皆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以詔救政之事。故與馮相氏爲類。若日之有祲，則人君之象十輝之法，乃所以使王隨時觸事，恐懼修省。

以弭災變故與卜筮占夢相從也

喪祝

其職事不止於祝而以祝名不止於喪而以喪名從所重也

甸祝

五官中如甸祝之類或兼官而臨事設之

詛祝

呂刑以覆詛盟爲有苗罪則隆古已有其事小雅出此三物以詛爾斯蓋理法情勢之窮有不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六

十

得不要言於鬼神者世儒乃以此疑周官誤矣詳見總辨

大史

王氏詳說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大史內史當之非也內史掌八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考政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者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賞賜亦事之不可不籍者則記事者宜內史外史掌書外令書使於四方之令又掌四方之志

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宜外史惟大史職則

絕無可附於記事記言者蓋大史稽天道內史

外史記王之言動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大

史爲史官之長而內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

義疑取於此

車僕

戎僕馭夫具列夏官掌戎車之萃者宜以類從

而別設車僕隸於春官何也邱乘之法兵車皆

民所自具公卿大夫賦輿有定其自乘之車始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六

十一

則君賜繼自爲之故致職別無掌戎車之官與藏之之所五路皆屬於巾車故廣車闕車萃車輕車之萃亦隸焉戎僕設於夏官專掌五路而兼倅車之政車僕隸於春官專共戎車之萃與巾車聯職以便更續而馭夫則屬夏官以閑輿衛皆聖人處物體事精神所周浹不可以不察也

周官析疑卷之十七

新建周力堂

漳浦蔡聞之同訂

桐城方苞著

安州陳廷彥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記曰明乎郊社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能事天神地示則餘四禮舉而措之耳故建保邦國此以著其義天曰神妙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一

萬物而不可見也人曰鬼其所歸也地曰示以示為義五嶽四瀆名山大川顯然示人以法象也李光坡曰邦國有五獨言掌吉禮者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禮首以設終也建立也保安也正倫理則立篤恩義則安上下各得其所而皆安故曰建保邦國也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示

國家無故上下和睦以事天地宗廟百神乃人事之最吉者故曰吉禮喪疾禍亂則祀事不能

舉矣都家鄉邑皆有鬼神示之祀此不言者統於邦國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冢宰司徒所蒞祀事皆首五帝者舉五帝則昊天上帝不必言矣此不及五帝者舉昊天上帝則五帝可知也司寇職禋祀五帝則戒日

以稷燎祀司中司命祝帥雨師

先王制司中司命之祀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必有賦之以性者湯所謂降衷是也既生而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二

有形氣又必有制死生修短之數者孔子所謂命是也王者生民之中欲登之於仁壽而消其疵厲天札故特立神號以祀之亦使民知所受之有中以至其德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也日月星辰風雨教以象設者也司中司命禮以義起者也既有典祀祝號然後天文象以三能文昌諸星當之易曰震萬物者莫疾乎雷而不列祀典何也未有不雨而雷者祀雨師則已包雷師矣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沉祭山林川澤

李光坡曰祀天神祭地示其特其地詳見大司樂而此經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示之祭自不得以社當之然此經序祭有社無示司徒鼓人職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亦言社而不及示典瑞職以圭璧禮諸神祀地之外不著社稷大司樂分樂以祭亦不別著社稷於祭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三

地之後二者又言示而不及社似乎彼此互見而示祭社祭禮無殊也勉齋黃氏曰社祭土稷祭穀土穀之祭達於上下故方邱與社皆祭地也而宗伯序祭有社無示舉社則其禮達於上下舉示則天子獨用之鼓人職不曰祭示而曰社祭亦以其禮達乎上下也大司樂靈鼓靈鼗以祭地示則示祭社祭其用同矣此說較之賈疏所謂以小該大者尤爲長於理而合於經也祭法王有大社又有王社張子曰大社祭天下

之地示王社祭京師之地示說本白虎通竊意大社立於王宮乃祭京師之地示京大也師衆也京師之社固可稱大王者無外社繫以王則祭天下之地示也此禮惟王有之諸侯以下則否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其卽澤中之方邱與射牲之後未有不陳其血者故戴記曰郊血而此於社稷以下始言血祭蓋社稷五祀皆有人鬼薦血以歆神兼以人道事之也古者山川之守死而爲神故春秋傳曰姜太嶽之後也又曰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四

臺駘汾神也以人鬼配食故亦有薦血之禮以是推之山林川澤之小者配食無主名則唯用狸沈可知矣疏謂獾獾亦當狸沈如臺駘爲汾見故於社稷五祀五嶽舉其禮之舉昊天上帝而不言方澤何也天地之德無物可以稱者實柴禋燎不過以氣求之於陽血祭瘞埋不過以魄歸之於陰而聖人所以昭格於皇天后土者惟在於精意故實柴禋燎乃祀天之所同而以屬日月星辰以下陳血瘞埋乃祭地之所同

而以屬社稷五祀以下又不言方澤以示祀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於司服司裘以未見禮祀故於大宗伯職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別見於大司寇故宗伯職畧焉。冬至圓邱夏至方澤別見於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帝別見於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別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誤矣。

王社大社之說出自祭法白虎通畧同乃東漢諸儒摭拾戴記而爲之。周秦間古書未嘗有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五

此蓋王都唯建一社故名大社或稱王社別無祭天下之地示之社以有方澤之祭故也。或以方澤無配享之人鬼疑并無此祭不知古者宗廟之祭亦不設女尸地統於天故無配享者非若社爲司穀土之神可以句龍配也。胡仁仲謂王者父天而母地埽地而祭者唯昊天上帝地示則唯有社祭並無所謂方澤蓋據此經及夢人以靈鼓鼓社祭皆不言大示而諸傳記亦多以郊社對舉故妄爲此說不知周官中雖有

爲莽欲所僞竄者而大司樂章則漢文帝得魏文侯時樂工竇公所獻司馬遷封禪書首舉虞周之典祀直引其文史記周官曰冬至祀天至祭地示皆用樂舞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則是篇乃周官之舊明矣。戴記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則祀天祭地儀物皆同可知矣。又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曰以祀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七十子之徒各記所聞而大體不易則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六

不得謂社祭之外別無方澤之祭昭昭然矣。鼓人首舉社祭義已見前其他傳記則或以便文或舉下以該上玩其本文義自可辨無庸徧舉也。至引父在爲母期爲證則悖甚矣。父歿卽得伸則非恩義之有輕重也。以期爲斷所以達父之情而便其事耳。而子之居處飲食哭泣思慕猶三年則所以自盡者實與父同而無二可見矣。記曰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蓋五行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其用雖分而實合

故其祭雖合而亦分四郊迎氣爲四時也故主祀五方之帝而以五人帝配焉以其質具於地故又用血祭而以五正配焉君道同於天故以配天神臣道同於地故以配地示鄭注五官之神蓋舉配祭者而所正祭乃水火金木土之神故以列於五嶽之上也左傳晉史墨所稱社稷五祀及大戴禮宰予問五帝德篇孔子謂五官別稱五祀不得同帝正此經所謂五祀也但與四郊同日同壇或異日異壇則無考矣 火正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七

曰祝融土正曰后土傳有明文而康成謂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蓋惑於史記北正黎司地之說不知司馬遷所云或顓頊時曾命黎兼司火土而祀典則定祀句龍康成不能辨乃於大封先告后土亦云黎所食則誤之中又誤矣方道希曰上舉五嶽下及山林川澤則四瀆從五嶽之禮不待言矣

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先鄭以禘祫釋追享朝享蓋以追遠之祭極於

禘祫則羣廟之主並朝於祖廟也不曰祫而曰肆獻者時祭亦祫惟大祫徧陳毀主必曰肆獻而其義始著也不曰禘而曰裸者時祭皆自裸始於時祭之外特言裸則爲禘祫可知蓋求神於陰於極遠之祖尤以裸爲合漠之本也禘祫自後孔子不欲說可徵魯人尚知禘祫重禘祫也六經皆稱而於吳天舉禘祫義與此同裸別有饋食者凡大祭祀必散齋致齋數舉則國事將有滯壅故於禘祫時祭外減去祿及朝踐以前之禮節而自饋食始虞禮記禘後吉祭猶未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八

配以及月朔朝廟歲時薦新或因事而特祭皆宜用此大宗伯該備典祀不舉饋食則宗廟之祭有遺司尊彝惟辨大祭祀裸獻之彝器故小祭祀不備裸獻朝踐者無列焉義各有當也肆陳也列也按尚書皆災肆赦春秋肆大眚韓非子慮事廣肆似兼周徧之義大祝肆享亦謂大祫享先公則驚寃別見司服職故舉先王以包之

以荒禮哀凶札

大司徒職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饑饉
更事方獄中鄰近之國以王命通財古者以粟
米爲財
則不惟無過糴之患亦並非告糴之私矣至移
民事更重大或於本國相移或移於鄰國必禮
有經式然後其國得以情告而司徒以王命制
之也

以弔禮哀禍哉

春秋傳曰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以是知陳
許之先亡也可見成周盛時天子哀邦國之憂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九

而諸侯同方獄者皆重救患分糴之禮所以養
諸侯而兵不用也

以禴禮哀圍敗

成周六服承則孰敢擅興而有哀圍敗之禮何
也蓋聖人監古立法而知世變之所窮且蠻夷
內侵不寧侯馮弱犯寡雖盛世亦間有之或事
過而後聞不惟有威讓之令舉九伐之師且厚
恤受兵之國義盡仁至所以懷諸侯而天下畏
之也古者百用皆以粟米圍敗之後惟歸財爲

急用此知六服中邦國所貢閒田所入之粟米
蓋隨地而貯之以共不時之興發

以恤禮哀寇亂

東遷以前及春秋之初邾婁顏爲賊於魯天子
爲之誅顏而定魯侯國之外寇猶能討焉曲沃
奪宗周師再伐衛朔構禍王人出救侯國之內
亂猶將恤焉蓋周公之典具存其人亡故不能
舉耳

時聘曰問殷類曰禮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十

時聘無常期諸侯或有故不得朝則違間起居
殷類則王室有故慶喜弔憂而六服皆使人來
視也

以軍禮同邦國

必能四征不庭然後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必有
用衆恤衆簡衆任衆合衆之禮然後能以天下
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曰以軍禮同邦國

大師之禮用衆也
大師或天子親征則大司馬巡陳既事若常武

之詩。程伯休云。左右陳行是也。或命將出師。如采芑江漢。猶遣方叔召虎是也。簡書徵調如臂指之。用使將王所。惟如手足之衛。頭目是謂能用其衆。地官。五。及攷皆曰大軍旅。至大小宗伯始變文曰大師。何也。伍兩卒。該師軍以所合。徒役之多寡。爲之名耳。春秋傳。衆一旅。師田。非合五百人。不可用。故舉軍。故方起。徒役則曰軍旅。用以征討。則曰師。大司馬職曰。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肆師職亦曰。若師不功。則厭而奉。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士

主車。大宗伯言用衆。小宗伯從王征伐。故正其名曰師。

大均之禮恤衆也。

春秋傳。魯賦於吳八百乘。邾賦六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蓋不獨徵兵以車乘爲差。田役貢賦之數亦如之。故大均屬軍禮。平邱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則不均之病衆明矣。注疏及諸儒所言。皆侯國均人之事。非于朝大。

均之禮所及也。大均蓋量其土地之饒瘠。道遠之遠邇。國事之劇易。以爲貢賦征役多少。疎數之差。

大田之禮簡衆也。

春蒐秋獮。帥諸侯以講武事。則其君之賢將之武。號令之嚴。明與反是者。皆可得而見矣。必如是。然後事有本統。可使百將一心。六軍同力。車徒制伐。所簡之末節耳。

大役之禮任衆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士

大役或建都邑如仲山甫之城齊。燕師之城韓。必調方嶽之中。地域鄰接者。以屬役也。或濬大川。或築大防。非傳衆力不能濟。度道里之遠近。量穀土之饒瘠。時年歲之豐凶。乃所以任之。大封之禮合衆也。

師有功。或王臣出封。武羣侯加地。進律其禮。皆屬大封。春秋傳。殷民七族。殷民六族。懷姓九宗。職官五正。乃始封之禮。王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春秋傳。襄王賜晉南陽之田。命。

爲侯伯乃加地進律之封皆合其土地人民以相附屬也。大司馬制畿封國卽大封之禮也。制軍詰禁卽大師之禮也。施貢分職卽大均之禮也。簡稽鄉民卽大田大役之禮也。大司馬職論造邦之經式必合其衆而後可用也。故自大封始。大宗伯職論軍禮之重輕則莫要於大師。而衆不可以猝然而用之也。必先恤之以得其心。簡之以辨其材。任之以程其力。至論功行賞然後析圭分社加地進律之典施焉。故以太封周官析疑卷之十七

三

終。大均屬軍禮。惟均乃可以作師徒。賦馬牛車輦也。大役屬軍禮。古者城築卽屬役於師旅也。大封屬軍禮。示侵敗王畧則六師及之也。以嘉禮親萬民。民之秉彝於兄弟婚姻朋友故舊賓客本有相愛相敬之實心。所謂嘉也。然無禮以爲之節文。則親者或以昵而濫。疏者或以遠而忘。故先王制禮以達其嘉好之心。乃可以常保其親。而不至於乖戾。易曰嘉會足以合禮人之行禮苟無

此嘉好之實心則雖循其外之節文亦不足以合禮也。饗燕脰膾賀慶之禮達乎諸侯賓射之禮達乎卿大夫士。惟飲食昏冠之禮下逮庶人而統曰以親萬民者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凡用於朝廷邦國者皆所以使民觀感而親睦也。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曰宗族則無不包矣。而又曰兄弟何也。古者大功以上同財朝夕相見無所用合食故特標兄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古

弟凡小功者謂之兄弟以示惟小功以下及宗族乃有合食之禮也。蓋勢散而情疎非合食則情意不通憂喜不聞而其中又有貧富貴賤之別則見爲弗顧而以此相尤者多矣。天子諸侯之體尊非族食雖期大功有不得時見者故世降一等而親者尤數皆所以爲教而使民效之也。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

詩曰朋友攸攝書曰太史友內史友先王與羣下皆以朋友視之故賓射之禮答其拜與之坐

皆朋友之道也。古之爲臣者，居其位則思死其官，而君爾忘身，豈不以此也與？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周官王朝於聘使，無饗燕之禮，惟諸侯之臣相爲國客，乃有之。疏所云聘客一饗燕與，時賜無數，惟公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宜有之耳。詳見大小行人職。

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見於春秋經傳者，歸賑賜胙，未有言歸膳者，傳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主

曰：天子有事，膳焉謂二王之後，以助祭而受膳，非歸之於其國也。兄弟之國受膳，亦以助祭，故大行人言歸賑，不言歸膳。公穀注皆生日：賑熟祭者，明矣，但賑之舉亦不可以達，蓋豈獨於賑而乾之，然後以致與？

再命受服

一命亦有服，而必立冕，乃得言受服。猶子男亦有卿，而必王朝孤卿，立兩卿始得言受官也。司服職卿大夫立冕，疏謂無孤之國卿亦得絺冕，顯與經等。

三命受位

春秋傳管仲辭卿禮曰：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樂盈之奔曰：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詰曰：未有職司於王室，以是知列國之卿必受命於王，然後爲有位也。

七命賜國

子男五命，侯伯七命，具列行人職，則六命者惟王朝孤卿不待言矣。都鄙賜則已前見，故但言賜官。子男開國不待言，故但言賜則也。於七命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主

言賜國則子男之未成國可見矣。於大命言賜官，則孤卿地廣事繁，得立其兩，與小國之一卿異，而七命成國有備三卿者，皆可推矣。

九命作伯

鍾毓曰：薛氏季宣謂上公九命，加一命爲二伯，非也。二伯王官也，其職與四岳同，不宜以外諸侯兼朱於周爲上公，不聞兼王官之職。又謂上公之孤四命，加一命爲縣內諸侯亦無所據。李光坡曰：職服位器皆曰受者，自下言之，則與

官國皆曰賜者自土言之牧與伯皆曰作者必有過人之功德乃可作而居此位也

公執桓圭

射人職三公執璧而尚書周公植璧秉圭豈三公加命即未出封亦得如上公之執桓圭與

侯執信圭伯執躬圭

經文多互見侯伯同七命信躬相對上曰信則躬爲微曲可知矣下曰躬則信亦象人可知矣雖不改字義本可通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圭

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典瑞職璧羨以起度玉人記璧羨度尺而注云穀蒲皆五寸何也豈禮天之蒼璧乃取陽數之極而用九子男所執則依其命數與李光坡曰雜記贊大行云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圭之形也璧形圓內有孔謂之好孔外謂之肉肉倍好謂之璧

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

馬非家禽不時得又不可畜蓋舒鴈也取其安

舒而潔白膳夫受摯以爲膳則皆恒用之物可知矣

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孟子曰庶人不傳摯爲臣士相見禮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摯是庶人雖見君無摯也而此經載庶人之摯且以入諸臣之等何也無摯而不爲容者如省耕斂涖田役而衆見於君也其執摯者如周豐段干木之儔君迫欲見之則自宜執鶩而不得同於不傳摯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大

臣矣儀禮士大夫始見君執摯容爾蹇奠摯再拜稽首林氏之奇乃謂執者惟玉若執羔鴈則不能拜趨蓋考之未詳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典瑞職四圭有邸疑卽蒼璧也兩圭有邸卽黃琮也青圭以下形制度數此經及典瑞皆不載蓋其詳宜見於冬官觀玉人記則五官名物之無微皆由於冬官之闕可知矣不曰四郊而

曰四方疑五嶽四鎮四瀆禮神皆用之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玩注意蓋謂祭禮之有幣與賓禮酬爵之幣同
耳賈疏遂謂獻尸別有酬爵之幣失之愈遠矣
凡告用牲幣並不立尸至瘞埋於泰折則更無
尸之可立矣凡行過山川之禮亦然安得以幣
爲酬爵之幣乎卽謂正祭獻尸有從爵之幣亦
不可通果爾則經記宜明著之古書中亦必有
旁見其徵者此臆說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亢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
樂防之

祭之始薦血燔管以求神於幽所以作陰德也
此近於鬼道故以禮儀爲節所以防其過薦黍
稷內羞以養神於顯所以作陽德也此純乎人
道故以和聲合漠所以防其過上經舉禮神
之玉次及牲幣次因人產而及地產並著求神
於陰陽之義注及羣儒舍祭祀而別求其說是
以多端而未得其理也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諸萬
民以致百物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如二至禋祀四郊迎氣四
時孝享之類合百物之產如上經所謂以天產
作陽德以地產作陰德及菹醢以水草陸產相
間之類致百物則煦嫗覆育不殯不殯而致四
靈百物之祥是也李光坡曰此推言禮樂之
功用也人君建中和之極萬民服中和之教則
氣之所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
草木茂旬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蟄蟲昭蘇胎生
者不殯卵生者不殯所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
產也致百物謂致物產之祥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干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耿滌
濯泣玉鬯省牲饗奉玉盥詔大號

玉鬯玉盥惟宗廟社稷用之非禮神之玉也知
然者太宰職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
亦如之則禮神之玉贊奉者太宰也其職於享
先王後特言贊玉八玉爵蓋惟以人道享之乃

有玉八玉傳太宰既贊玉八玉傳故宗伯所掌
惟玉鬯玉盞也於玉鬯曰泂者小宰贊裸宗伯
惟泂玉鬯而已於玉盞曰奉者肆師表盞盛告
潔宗伯則及時而親奉焉宿祭之前夕也注訓
申戒似因太宰視滌濯然不害宗伯與太宰並
視上經雖並列大神大示大鬼而玉盞疑惟
宗廟用之古者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雖周
人質文兼用有蒼璧黃琮而爵不用玉太宰祀
玉幣爵為三則爵非玉可知
下祀先王始言玉八玉爵爵不用玉則盞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主

可推矣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禮宜從天地下
此則小祀也贊玉盞九瓊而外無別見者亦可
相證魯語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則
玉鬯即鬯圭鬯圭即瓊也瓊盛和鬯而曰玉鬯
猶敦盛黍稷而曰玉盞耳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量人宰祭則與鬱人受殽歷是冢宰亦攝祭也
豈王有疾則宗伯攝位而亮陰則冢宰攝與
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邊徹

薦徹皆攝則果獻之攝可知外宗職可互見也
以是知宮中小祀后不與則祝畢獻蓋大祝付
練祥掌國事小祝小祭祀掌事曾子問王崩既
殯五祀之祭不廢祝主之可與周官互證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注謂君無酌臣之禮故宗伯攝王為裸非也辨
見大行人職

王命諸侯則饋

觀烝祭歲而告周公其後則天子亦因祭發命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主

詩云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必因愷獻也若不當
祭期則特告曾子問告用牲幣康王命畢公保
釐東郊王朝至豐則告於文王之廟也而不及
祀事必用幣帛皮圭加牲以告而祭之儀不具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上帝而曰旅者編用事於四郊所祭非一帝也

泰民傳禮于產禘大
幣安四鄰蓋其遺制

乃領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邦邑謂鄉遂及公邑其地皆有社蜡醢崇因國

之祀。注謂都家之鄉邑。誤。宗伯職。獨無正月之吉。始。布禮於邦國。都鄙云云者。治教政刑。隨時損益。禮則一定。而不可易。無庸每歲和而布之也。禮不下庶人。閭門鄉黨之禮。則十有二教具矣。若郊廟朝廷邦國之禮。則當官者自肆之。無事縣於象魏。使萬民觀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七

三

周官析疑卷之十八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

建神位。乃小宗伯所專掌。故首列之。而後及與大宗伯相成之事。猶小宰之建宮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司寇掌外朝之政。皆其專職也。神位宜合下諸兆而言。疏謂專據國中對下四郊等。爲外神未安。

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

禋祀昊天上帝。已見大宗伯職。而圖邱方澤。具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一

列大司樂。故獨舉四郊之兆。大宗伯止載四郊之器。豈祭黃帝則用黃琮。與月令雖以五行次五帝。而所載止四時迎氣之祭。豈孟春祈穀之郊。乃配以中央之帝與。

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

山該林川該澤。無原隰之兆者。原隰平土也。社通於上下。爲土祭之最盛矣。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

先言禁令。而後及用等者。禁令不止於用等也。

如喪禮之飲酒食肉御內嘉禮之燕飲合食軍禮之坐作進退貴賤同之其類至多皆不在用等之內如曰掌五禮之用等與其禁令則似止用等中之禁令矣

辨廟祧之昭穆

康成以祧爲超去之義陳氏祥道破之而訓爲兆非也春秋傳豈敢愛豐氏之祧是大夫三廟卽以曾祖之廟爲祧正以其行當遷去耳

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二

知非父室乃黨妻黨之三族者以下文其正室皆謂之門子也

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

六牲不言所用者使五官共奉之則所宜用不待小宗伯辨之矣祀有小大則六齋之用有備不備同是齋也而所用有多少內人恐不能盡辨故及時以其數授之

大祭祀省牲眠滌濯祭之日逆齋省饗告時于王告備于王

鄭氏鈔謂齋盛僖人炊之舍人實之非也舍人有司也所實者外祭祀之齋盛耳宗廟之事則天官世婦帥女宮而濯概爲齋盛泄而陳之則已實於簠簋矣又曰小宗伯逆之以授大宗伯大宗伯以授內人益非也春官世婦帥六宮之人共齋盛比其具則帥奄奚以致之者必官卿也小宗伯逆而置諸其所官卿泄之及時然後內外宗傳致於九嬪以授王后而薦焉見於諸官經文明著而以臆說亂之可乎賈氏公彥據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三

儀禮少牢謂天子饗饔亦當在廟門外迎入堂東實於簠簋亦非也少牢爲饗者有司也故饗在廟門外特牲之饗宗婦主之主婦視焉則在廟門內東堂下矣况王之世婦帥女宮爲齋盛而饗乃在廟門外乎河間獻王所獻邦國禮四十八篇至唐而亡其置饗之所及世婦泄陳之節今無所考耳特牲少牢內羞皆出自房中而不見爲之之所亦由儀禮殘闕見於他篇而佚之

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裸

小宰瓚裸將之事實鬱鬯以授王也。小宗伯將瓚裸送瓚於小宰。使實之以裸也。舊說小宗伯以瓚授王。王以授尸。則無所用小宰之贊矣。統言將瓚則后之璋瓚亦將於內宰。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

小宰受幣。大府玉府皆在天官。而將幣之財物。則使禮官受之。何也。庭實旅百。各以其國之所。有而無常貨。以禮官掌之。則異物奇器不在行。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四

人職貢之籍者。不敢以獻。而得以非禮却之矣。武王克商之後。大保猶以玩物為戒。即周公制典。預為之防之義與。致享以幣。將庭實。如春秋傳所云。以乘韋。先十二牛也。鄭氏鐸乃謂以庭實將幣。誤。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

康成據左傳。軍行祓社。釁鼓。謂祝奉社主以從。以經義考之。似未安。廟無二主。故以遷廟之主。行若奉社主以行。則王社遂無主矣。七廟五廟。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五

無虛主而社獨可以無主乎。以此經斷之。立軍社者。就軍中而立社也。社土神。故隨地可立。人立社。皆可以立社。惟遷主則載於齊車。故於軍社曰立。而立社則曰奉也。傳所謂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者。蓋祓社之時。即以牲血釁鼓。而祝奉此鼓。以從耳。若奉社主。則宜曰祝祓社奉主。以行而釁鼓之文為贅矣。況曰從者。載鼓以從君也。若載社主。則君宜從主。主不宜從君。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每舍奠焉。而后就舍。蓋貴命也。無遷主。則不載主。而以幣帛皮圭代祖禰之命。猶社不可虛主。而以祓社之牲血釁鼓。祝奉以從也。但幣帛皮圭。所以禮神。故曰遂奉以出。又曰。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則君從其後。可知矣。所釁之鼓。則縣於兵車。以待君臨陣而鼓之者也。故曰祝奉以從。古經傳之文。一字不苟。惜哉。大祝職。大師宜於社。造於祖。立軍社。

若社亦載主則宜曰奉主車以該二事而別起立軍社之文正以明社主不行至軍而後設立耳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

曰與祭則必有主祭者其六軍之主帥與若所征之地近五嶽四瀆則使有司將事而不親也非徧祭四望如有事於東方則祭海岱即肆師職祭兵於山川是也

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六

以禮官與軍事者軍旅不可以無禮也以禮官與田事者田獵不可以無禮也大宗伯不行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為重也凡經言有司而不目其人者已別見也大師宜于社造乎祖立軍社大祝職有明文故此職曰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有事于四望亦見大祝職故曰有司將事于四望句祝屬禽饁獸舍奠于祖禰故曰帥有司而饁獸于郊注乃云有司司馬之屬誤矣此職獨舉饁獸於郊而不及釋奠於祖禰何

也田歸之明日王親釋奠非小宗伯句祝所專也

大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曰有司專司其事者曰執事非一官之屬也

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

大喪五官之正貳攷殷皆有事焉冬官雖闕而

匠師與鄉師御匱而治役則為冬官之攷明矣

此經及執事涖大斂小斂而斂者不見於五官

故康成疑為事官之屬是也或乃引喪大記注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七

胥當作祝以為斂者即大祝誤矣大記所謂大

官之屬亦有二職如匠大祝職大喪贊斂則別

有掌斂者可知主喪禮商祝鋪絞紼衾衣而後

言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則斂者非大祝明矣司

樂之屬有大胥小胥掌羣士之政令則冬官之

有大胥小胥必其才智足以調度凡工事者大

喪使掌斂事以此類推冬官之正貳所掌喪紀

必定兆域度邱隧程寢窆復土諸大政可知矣

及執事眠葬器達哭之下葬兆甫窆亦如之

眠葬地獻明器甫窆嗣王皆不親而使小宗伯

代哭何也古者葬域不移司空定兆卜吉而授
窆度則有成命矣匱在寢宮王朝夕奠哭無時
無爲離殯而遠出相視也啟殯祖奠陳器行器
王皆哭踞獻材獻素獻成事甚繁頃創鉅痛深
親戚之不若小宗伯祇之之詳也或疑王哭而
小宗伯及執事從哭於遂哭文義難通
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國有既
裁則亦如之

蒐狩以軍禮行之且馳逐邱陵懼有車債馬傷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八

猛獸搏噬之患故祈呵護於神如春秋傳敢告
無絕筋無折骨之類是也濬大川築大防建城
邑則祈輿作順成役夫不病永不傾決故田與
大役皆有禱祠其歲時必舉之小役則無所用
禱 上經曰大哉此又曰國有禍裁何也水火
凶荒所被有大大裁然後徧舉羣祀若方隅
有裁則禳不越境與大裁之徧於上下神示異
也且禍兼厲疫或王宮親貴札瘥其事非一故
曰國有以該之 李光坡曰禱祠卽上文將事

四望儘獸於郊之類肆儀爲位至此始言之者
文相足也既裁卽上文所謂大裁上言禱祠此
言肆儀爲位亦文相足也

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無祭天地之文者與篇首所謂四類互相備也
因天地之裁而類及社稷宗廟則四郊四望之
類不必言矣 日食雖爲天變然春秋以用牲
於社爲非禮則未必有類祭社稷宗廟之事月
食更不得爲大裁其諸雷震宮廟風蜚屋宇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九
類與

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粢
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此立侯國之祀也王國天神地示人鬼之禮則
大宗伯建之矣其曰佐者立之者肆師定而頒
之者大宗伯也此三事雖侯國之禮而立之者
肆師故首列焉 猶小宰職首建官刑而以歲時
序其祭祀以下則王朝之祭祀奉宗伯所建之

或法而建布焉耳。諸侯不祭天地，則無實柴之祀。其宗廟之祭，無旅幣無方之奠，未賜珪瓚，則不敢爲鬯。雖賜樂，不敢備六代之舞。故大祀止於玉帛牲粢。若天子則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不得云次祀用牲幣矣。

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

繫于牢，使充人芻之也。職人，五官及其屬也。小宗伯職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于五官，使共奉之。肆師實掌其事，注以職人爲充人監門，則繫于牢而芻之者，又何人與？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十

祭之日，表齋盛，告繫展器陳告備。

厭滌濯，泚玉鬯，省牲饌，皆大宗伯親之。莫重於齋盛，而第使肆師表告何也？滌濯實鬯納亨，皆有司之事也。故親臨厭若齋盛，則帥宮女而爲之者，天官之世婦也。帥而共之者，春官之世婦也。外臣安得而厭之？滌之省之，故待其既共，然後使肆師以潔告，加徽識，而宗伯親奉以揭虔焉。

及果築鬱

築與築城築防之築同義。鬱人掌共鬱，又和鬯以實彝，而不使築鬱何也？宗廟之事，莫重於牲與盛，而裸鬯以求神，則尤重焉。大小宗伯專治大禮，以詔相王，故牲事不與齋，則使內外世婦共之。小宗伯省之，而後宗伯親奉之。築鬱之事，使肆師主之。鬱人和以實彝，然後小宗伯酌而送之。若並以築鬱付鬱人，則禮嫌於輕矣。小宗伯不暇築鬱，故肆師掌焉。肆師不暇和鬯，以實彝，故鬱人掌焉。皆事之宜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十一

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

大禮則詔相，鬱正貳也。小禮則相治，警羣有司也。

大賓客，泚筵几，築鬱，贊果將。

惟大賓客然後泚。小賓客則司几筵設之而已。祭祀無泚筵几之文，包於展器陳告備也。小宰凡祭祀賓客贊裸，將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贊裸，而大宗伯肆師祭祀之裸皆不與何？

也。王若不與祭祀，則大宗伯攝位而主。王祭亦或攝，后載祿及薦，邇豆無暇及此，故通使小宰共之。賓客之祿，賁小宗伯將之，而肆師又贊焉。何也？或大小宗伯並喪疾，僅小宗伯一人以攝大宗伯之事，則時將賁祿，不得不以肆師攝矣。若祭祀，則小宗伯所共，惟將賁又無攝大宗伯之祿之事，無用肆師代賁也。

大朝觀佐饗共設匪饗之禮

大宰職：大朝觀與會同並列，則四時常朝者衆。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三

亦得爲大，此不言會同朝觀佐饗共設，則會同不待言矣。

與祝侯禳于畷及郊

曰：于畷及郊，非徧於畿內，必其地有水旱厲疫，乃侯禳也。祝既將事，而肆師必贊何也？邦中近郊之典祀，大宗伯時攝之，故郊以外之侯禳，使肆師攝。如王親之所以急民病也，蓋至周而禮儀大備，扈衛繁殷，乘輿數出，非所以靖民故，自四郊四望四類諸大祀外，王皆不出郊，師遂師

歲時巡國及野，以賜蕭阨視稼穡，則省耕省斂，補助之政亦寄焉。凡此類皆周公因時制宜，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也。

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濃者，且授之杖。

經有同辭而異所指者，以事本各異，無庸別白也。天官屢人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屢宮屢散，屢對王官而言，則外命，夫惟公卿大夫士此禁，衰不中法，則外命男爲朝觀之諸侯聘類之卿大夫，而都鄙之兩卿與遂人遂師遂大夫亦在。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圭

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

在師中而田也，所謂社宗，乃師中之軍社主車也。惟因師而田，特告於社宗，故爲位而用牲焉。若四時之田，有司表貉於陳前及郊，饗獸舍奠於祖禰，有常典矣。李光坡曰：甸字疑衍。

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軍旅田役之禱祠，小宗伯爲位，類造上帝，封于

大神祭兵于山川、乃肆師爲位。何也？師勝而告功、位有故常。肆師遵循舊典而已。若特有新請、則所以斟酌其儀位者、非禮官之師不敢專也。先師甸而後及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何也？師甸不恒舉也。猶敵人職先膳羞而後及祭祀賓客喪紀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

奉與牽事各異。奉者奉主以入車而隨侍於車上也。牽者傍馬而引恐其駭或詭術竊轡也。兵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吉

車乘車有御而無牽。主車則別有牽者。慎之至也。師出與歸皆小宗伯奉主車而別有牽之者。非衛士莫能任也。旅賁氏夫王車而趨先後王而趨以卒伍王師敗績則司馬爲失其職矣。故厭而從小宗伯以奉主車。兵車尚可寓乘。師歸無戰鬪之事則大司馬小宗伯可左右主車中而肆師亦助牽與國同憂。彌加戒警之義也。古者五十爲大夫。大司馬小宗伯不能竟日徒行。其下車而從不過車始駕及將就舍時耳。肆師曰助牽其亦騎而從。

春秋傳晉趙盾以良馬二驂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則古國有騎行者遇險艱然後下而相左右與

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

四時之田獵有口大者豈王不親而使司馬卽事則爲小與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

雞草而預卜之何也。月令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稻人職以涉揚其芟作田蓋藉水力以芟。雨行以時則所芟之草可化爲糞。故預卜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圭

之

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

國有大故。大宗伯主其祭。小宗伯贊其事。又使卿遂都邑。有司及民自祭於其地。蓋必君臣洗心以思救政。萬姓同憂以籲百神。庶幾可回天心而弭災變也。

歲時之祭祀亦如之

常祭必待上令。則民間好鬼淫祀之惡禮敝俗無白而興矣。

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

國之大事小宗伯既佐大宗伯而肆師復佐焉何也肆師兼治禮儀又或小宗伯有故不得與則攝而佐大宗伯也國之小事小宗伯掌之而肆師復掌焉何也亦攝小宗伯也如大師小宗伯一人在行一人有喪與疾則祭祀賓客不得以肆師攝矣不曰大事佐大宗伯小事佐小宗伯何也設王有疾而大宗伯攝祭則大宗伯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主

之事不得以小宗伯攝大宗伯有喪與疾亦然設小宗伯各有事故則小宗伯之事亦或以大宗伯攝正之事得以貳攝於小宗伯舉例以大宗伯攝王事多而大宗伯攝王兼攝后其事尤多也正貳並有喪疾外事惟攷得攝於肆師舉例以大宗伯攝王兼攝后之時多則小宗伯不得共其本職之時亦多也詳見小宰職

鬱人

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

經於裸事共匱飾器簠簋和匱實彝細節具詳而酌以實於瓚無明文以小宗伯將瓚鬱人濯瓚而陳之則小宗伯酌而實之可知矣以贊裸事正謂小宗伯酌鬱鬯時鬱人奉瓚以相助耳

詔裸將之儀與其節

注詔王奉玉送裸早晏之時非也祭祀大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告時於王則詔儀者大宗伯詔早晏之節者小宗伯也當祭之時奉牲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主

奉盞詔相贊導凡在王所者皆六官之長與貳不宜以鬱人下士參錯其間其所詔者蓋小宗伯耳鼓人明言詔太僕鼓此不言詔小宗伯者小宗伯以時將贊裸經有明文也

凡裸事沃盥

大祭祀小臣沃王此職又別掌裸事之沃盥何也小臣所沃者始入之盥而此職所沃者將裸之盥也王之獻尸皆小臣掌沃因鬱人掌鬱鬯故將裸而盥鬱人共沃猶祀五帝士師沃王則

並共尸之盥皆取事之便也。小祝小臣之沃盥。惟舉大祭祀而次祀小祀無文何也。舉大以該小。乃經之通例。以事在必共。不疑於小之或不也。此曰凡祿事則兼次祀小祀可知。上經言濯祿玉則此所沃特盥手之水耳。疏並及洗瓚誤。

大喪之海共其肆器

黃氏度謂肆器以盛沃鬯蓋疑陳尸之器不宜使鬱人掌之不知大解設斗共鬯鬯鬯人之職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六

也。玉府掌王之祗席牀第而大喪所共惟舍玉角枕。柶喪浴之牀第夷盤。別無共者則為鬱人所共之肆器明矣。蓋君子以齋終示王至是歸潔其身以從先王之享祀故使鬱人主之也。及葬共其祿器遂葬之。

注疏謂祿器用於遣奠蓋以凡明器皆曰厥而此獨曰共皆曰奉而藏之而此獨曰狸耳不知遣奠時魄體尚存不宜有祿凡厥者皆旋作之也。惟灌玉則王平生所執以祀宗祖者即以共

器入藏而不更作故不曰厥而曰共也。曰奉而藏之尚未知藏之何所也。天子之明器具凡樂或疑大物傳別曰狸則知皆藏於壙中。

大祭祀與量人受舉畢之卒爵而飲之。

康成謂畢應作假蓋以苟非音譌第曰受畢歷而飲之可矣。不宜更言卒爵。鄭氏錡推廣注義以為未安尸薦腥而鬱人量人先飲卒爵乃情理所必無是也。考諸經傳受福之爵無不自飲而使代人代飲者蓋惟王在喪冢宰攝祭不敢飲

周官析疑

卷之十八

九

福而神惠又不可虛故啗之而使執事者代飲耳。尚書顧命大保嘏而不飲亦可相證。曾子問在喪而冢宰攝祭則受假而使人飲之此職義各有當曾子問不假亦以聲為假。此職與量人聯事此職之文承葬共祿器之後量人職承喪祭窆奠之後皆明王之在喪也。王在喪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官中五祀有司舉之故此職言大祭祀以明為四時宗廟之事。既卒先廟豈可廢祭祀稱三年不祭謂王不親耳其量下文即云惟祭天地社稷越縉而行事可見量人職言凡宰祭以示三年中皆冢宰攝位互相

備也。平時王不與祭，則宗伯攝位在喪則宜冢
此禮。宰攝尚書伊尹祀於先王，則周以前固有
矣。

周官析疑卷之十九

鬯人

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鬯。祭門用鬴。
齋廟用脩。凡四方山川用蜃。凡禋事用櫛。凡禴事
用散。

所共鬯器，自社壝始，而不及闕邱方澤，以祀五
帝。太宰贊玉幣爵祀大神，祭大示。大宗伯涖玉
鬯，經有明文也。祭天雖用陶匏，至周則質文並
用，而有玉幣玉鬯，猶大裘之被以裘云耳。

廟官析疑

卷之十九

一

儒爭為臆說，或云飾非設巾，乃飾鬯脩櫛蜃之
器，或云即以雷文蜃漆為飾，不知器既成，則濯
櫛而已，無所用其飾。未成而為雷文，用蜃漆，則
工入之事耳，俱不可通。廟疑當作望廟，用六
彝已見小宗伯職，又詳司尊彝職。如地官委人
之委積，以待軍旅，則遣人而此經備列禋事，不
宜遺五嶽四瀆也。李光坡曰：以禴事祭四方
百物，今既有四方，又曰禴事者，蓋專指百物以
用器有異，故別言之耳。

雞人

大祭祀夜呼旦以詔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

祭祀致齋三日凡與執事者皆宿於齋宮故夜呼旦以叫之喪紀則百官同次於王宮不待言矣豈大賓客會同及軍旅將發之前夕百官從行及待事者亦不敢宿於家與非然則雞人下士一人非百官羣聚不能徧叫也抑雞人唱之仍有遞相傳者與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二

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

不曰告之日而曰告之時者用事有早暮如春朝朝日秋暮夕月之類

司尊彝

春祠夏禴祫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祫用罍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賈氏公彥謂彝尊各二皆一以盛明水一以盛

鬯齊非也祭有明水以存太古之意多陳之無謂也禮運玄酒在室醴醑在戶粢醢在堂澄酒在下則明水獨陳於室中明矣周官所頒職事惟具等威器數之大者其儀節多不詳未可以五官中未見明水所貯之器所陳之地而意爲之說也司經職止載其明水而明水所陳之地明水所用之事亦不具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祫用虎彝雉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三

方舟曰以此經證之宗伯職六享之義始明蓋追享謂大禘及禘皆追遠之祭卽宗伯職所謂肆獻裸也朝享謂免喪朝廟之祭卽宗伯職所謂饋食也周官每同事而異辭以互發其義蓋因此經以見宗伯職所謂肆獻裸乃大禘與禘追享遠祖之祭所謂饋食乃免喪朝廟之祭又因宗伯職以見大禘徧獻毀廟之主異於時禘及禘以祫爲主朝享自饋食始之義也但此經朝享亦有朝踐宗伯職獨言饋食豈自饋食以

下禮皆備而朝踐之禮簡畧遂獨舉饋食以爲名與免喪吉祭宜微異於喪祭之饋食或器其爛熟而曰郊血大饗五齊以實彝尊則彝之實爲三酒可知矣韓爲諸臣所自酢則獻尸亦酌於尊而不用三酒並見矣彝言有舟則知尊之下無舟矣裸以未神獻莫重焉故彝有舟獻其故尊言有彝則知彝之外無器矣裸於室無常也尊言有彝則知彝之外無器矣爲備諸臣無器注惟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非也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經有明文彝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四

二齊四彝二所謂八尊也裸用鬱齊則朝踐饋食所用者四齊可知矣彝必用二者一貯明水也尊必用二者王后分酌戴記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彝尊雖所傳與此經異亦夫婦不相襲之徵也劉捷曰朝享當爲免喪朝廟之祭卽儀禮禋後所云吉祭猶未配也蓋追享爲事上祖之終朝享爲事新陟王之始時祭之外莫此爲重注疏皆主月朔朝廟之祭但祭前尚有告朔於明堂祭後尚有聽朔事若依四時常祭

之禮則必窮日之力乃可終事以義制之宗廟之禮所以繁重而難舉者惟王后交獻與尸相酬酢及羣臣之旅酬耳告朔外事非禴祠烝嘗之比后不宜與又每月常祭必如奠告之類不復立尸迎主則廢時失事日不暇給凡獻酬儀節一切不舉故可兼舉告朔聽朔禮事耳天子之禮皆以十二爲節故掌客職諸侯長且十有二獻而况享先王乎皆在饋食殲天子大祭與禘九獻上公亦九獻參伍經傳二禘朝踐未知所據恐亦未可信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五

饋食酹尸王與后共八獻無可疑者後此疑二王後統外諸侯爲九獻一王後不在亦外王朝異姓公卿大夫爲十獻長兄弟爲十一獻外諸侯內公卿大夫同姓者皆統於此嗣舉奠爲十二獻祭之節目無太於此者考之經記似尙爲可據

大喪存奠彝

存與諸子職存游倅之存同蓋存而不用也虞而立尸始以神道事焉魄體在殯不忍遽以神道求之故凡奠皆陳尊而存彝以不裸也與鬱

人義正相發。蓋喪奠則存而不用。及葬乃埋之。
○鍾琬曰。注疏以存爲省。省牲獲。祇滌濯大小
宗伯之職也。此職惟掌陳器。并無省祇事。

大旅亦如之。

大旅上帝及四望。四望本宜用禋。以大旅主五
帝。且徧於上下百神。故不用禋。此禮義之所以
深而通也。

司八筵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六

封國命諸侯禮極重。而序列朝覲饗射之後。以
其事不常舉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此專言王祀先王之昨席也。注兼言神席。蓋因
下經於諸侯舉祭祀之席。謂無轉遺先王神席
之理。不知天子之席極於五重。舍甸。役。熊。席。喪
事。葦。席。而外。凡事皆席五重。斷無先王神席反
減於五重之理。則不言而可知也。若諸侯之席
三重。而神席與昨席又異。不得不並舉以明之。

且天子不言神席之義。得此互證。而益顯然矣。
記曰。鬼神之神。祭單席。蓋異代之制也。若周制。則
宜特著之。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八。

此曰諸侯祭祀。下經萑席後。又曰諸侯則紛純。
則筵國賓以前三者皆諸侯在國之事。而甸。役
以下。乃別言王朝之禮明矣。

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彫八。

先鄭以國賓爲老臣。後鄭謂諸侯來朝。卿大夫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七

來聘。皆非也。按覲禮。戶牖之間。天子之位設焉。
斷無諸侯與孤卿大夫之八筵。而設於牖前之
義。且天子之席五重。此承上文諸侯席三重之
後。而曰亦如之。亦不可通。惟諸侯之國。乃有筵。
賓於戶西之禮。見聘禮。戶西。即牖前。故特稱國賓。以著此
上三事。皆諸侯之禮。而下文甸。役。喪事。乃復言
王朝之禮也。何以知其非王國之賓也。此職首
舉大朝覲大饗射。無爲更言王國之賓。而此承
上文三重席。而曰亦如之。則爲侯國之禮無疑。

矣。

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八其柏席用萑蒲純諸侯則
紛純每敦一八

蒲純紛純專指萑席而言 柏席疑殯時加擯

木上擯木加塗若無蒲則及葬時籍抗木下者蓋幕之類不可塗

檀弓梓柏以端長六尺殯席抗席皆加於梓上

卽不改字舉柏以代梓義亦可通但康成謂藏

中神坐之席則無據耳肆及壙中安得別有神

坐藏中別爲宮室而具神坐秦漢以後始有之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八

康成改敦爲菴固未安而以爲棺在殯及窆

加見時每覆席則一八雖無所據猶事理所或

有項氏安世王氏應龍乃謂盛黍稷之敦每敦

一八則謬矣凡鼎俎簠簋皆同陳而獨於敦設

八且每敦一八何義乎此蓋簡錯文有脫誤不

可強爲之說也

天府

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面

陳之既事藏之

玉鎮蓋先王所執以祀天神人鬼地示洫制觀

會同凡圭瓚同瑋之類手澤存焉後王不忍復

用而登諸天府以鎮撫社稷非爲其物可寶貴

也大寶器則自古法物及玉足以弭水旱珠足

以禦水災之類康成謂玉瑞玉器之美者義似

偏狹

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

羣吏之治

羣吏之治諸官之屬各層累而考察之以達於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九

冢宰而天府以受治中亦得與議焉蓋唯恐或

失其中而諸官所考冢宰所聽或有未詳則生

民將受其病故臨之以天地祖宗雖上士之微

所見亦得直達於王而與冢宰相可否也三王

之世竭誠以求民隱多方以致直言如此曰

及則已包遂與公邑疏謂不言者文畧非也

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嫩惡

不曰歲終而曰季冬與前上春相應以表夏時

也夏數得天故祭祀蒐狩仍用夏正而見義於

天府以爲五官之通例

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地官獻賢能之書秋官計獄弊訟及邦之盟書皆登於天府而不見於此職何也此職載藏治中以詔王察羣吏之治也載受藏民數穀數以祭天之司民司祿陳玉而與執事也若賢能之書獄訟之計盟約之文其得失當否天府既不糾察又不與執事是以散見於三官而不詳於本職耳李光坡曰秋官有司民之職孟冬祀司民司寇獻民數於王然則地官有司祿之職獻穀數者必司徒也

典瑞

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舉朝日而不及夕月者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禮神之玉同則所執之圭亦同可知然魯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則其他服器牲幣亦有異者賈誼云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歲祀之常也觀禮殷同王帥諸侯拜日於東門之外蓋發大政

周官析疑

卷之一九

一

而特舉以肅羣侯黃氏度謂每日而朝妄說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采再就以朝觀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於王舉朝日則祀天地宗廟不必言矣於諸侯舉朝觀宗遇會同則祭祀不必言矣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

不曰旅五帝而曰旅上帝者四時迎氣及國有大故而徧祀五帝孟春之郊季秋明堂之享皆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士

用之李光坡曰大宗伯六器與六瑞六摯相次則蒼璧黃琮或初致其神奠玉而禮之如執摯以見者故曰禮天禮地此四圭有邸兩圭有邸與裸圭有瓚爲類則邸當亦瓚屬表記曰秬鬯以祀上帝則此邸疑或注秬鬯者雖不以裸而奠以享神故曰祀天祀地推之下支圭璧者是於圭頭爲器如璧璋邸射者是於璋頭爲器如邸而射皆挹鬯爵也鄭氏見大宗伯有蒼璧黃琮之文此官無之而別云四圭有邸兩圭有

邸遂以蒼璧所禮者冬至圓邸之祀四圭則夏
正郊天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祭兩圭則神州之
神又合而一之曰蒼璧爲邸四圭託焉黃琮爲
邸兩圭託焉更無他據今且闕之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

於先王言肆於賓客言裸者宗伯職以肆獻裸
享先王以裸代禘故於此言肆以明凡祭皆有
裸也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圭

或以周官每以四望與山川並舉疑非五嶽四
瀆非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皆有兆而五嶽四
瀆四瀆尤地示之尊者故別言之小宗伯職有
司將事于四望曰于則以地言之而不得泛指
他神示明矣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

李光坡曰掌節之節守國行道之用也典瑞之
瑞作事之信也先儒或謂瑞卽節誤矣

組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隋川吳氏以後世陵冢發掘謂以玉斂必非周
公之法非也含斂用玉備見古籍不獨典瑞職

具此五帝三王之法皆以漸而詳蓋必事遵其
變物見其情然後制法以爲之防當其情之未
見變之未生不能每事而逆料之也周道既衰
陵夷至於戰國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有掘
冢之姦漢以後海內無生亂賊公行遂至禍延
陵寢春秋之世井壇木刊以爲極暴稱舍於墓
師遷以懼敵實未敢踐蹂也況三代盛時天下
有王諸侯軌道何由豫知後世至有發掘之禍
乎且自秦以後下穿三墓內備宮觀金玉重寶
充滿其中故斂亂賊之悖心若僅知周公之法
斂用六玉命兼珠貝所直無幾雖亂賊亦不肯
以微利而冒大惡也

凡玉器由則共奉之

祭祀賓客則始於奉之俟事畢而藏焉若聘使
所執有展所用喪紀所需則惟出之時共奉之
以付其人其應反者則俟其人之事畢而自反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圭

之也

與命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大行人掌客及朝禮王禮諸侯止分三等而此曰五儀者送逆牢積燕賜之禮若分而為五則不勝其煩故以三等差之然執玉不同則侯伯子男先後自別不礙其為五也五等謂公孤卿大夫士也注謂自四命至不命為五則三公孤卿不在諸臣之列且曰五等之命則不宜數不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古

命之士明矣經言諸臣五等之命非謂諸臣之命止於五命以下也舉王臣則下該侯國疎謂專據諸侯之臣益誤矣公卿大夫降殺以兩王朝大夫四命則上士宜再命又四命兼中下大夫則中士下士宜同一命鄭賈之說不惟無據理亦未安

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五為節

王氏應電之說非也如其言是命三而儀亦三也蓋侯伯子男至眾同時而朝觀會同且與王臣之命數相間則禮之數亦有所窮故約侯與伯子與男而一之然此特王禮諸侯之一節耳至於諸侯即事服冕車旗各異安得不別之為五儀哉記曰禮深而遠又曰禮粗則偏治經者當於此等求之易氏祿謂周惟杞宋公爵而未嘗為伯九命作伯蓋如周召分陝之類非也

周官析疑

卷之十九

五

分陝乃遙領諸侯非出封之比宋微子以上公而尹東夏齊太公以大師而征五侯九伯則以上公而為方伯明矣史記於太公出封未著其子始受封故為侯為伯太公以三公之長而身受封無降而七命之理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祗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祇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祇其命之數

制官公孤不列職而其名散見於他職此曰公之孤則知凡曰孤卿者乃王之三孤矣

周官辨疑卷之二十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亦如之謂冕之旒數及衣裳緋烏之制皆同若夏秋迎氣之祭決無服大裘之理屢人職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而況裘乎如卿大夫之凶服以士服無降殺加緦不必言耳

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

周官辨疑

祀則玄冕

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此職先四望山川而後社稷五祀何也以宗伯職見社稷五祀雖祭用希冕而非小祀又以此職見宗伯職所謂五嶽四瀆四輔其下山林川澤乃羣小祀也用此知冕服之用各係類以取義而非以服之尊卑爲事之輕重大裘象天之色且取其質也袞冕先王之尸服也鷩冕先公之尸服也饗於太廟射共祀事故從享先公之服而用鷩

焉虎雉山川之所生也。故祭四望之服用之。米所以養人。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以象人事。社稷五祀。禮通於上下。乃人事之最切近者。故服以祀之。羣小祀之類甚繁。玄冕衣無文。惟裳刺黼。則天神地示人鬼。無不可以祀矣。如以事之輕重爲差。則太廟之享。豈宜輕於五廟四望。社稷五祀。豈宜輕於饗射哉。公之服。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則王備十二章可知矣。享先王以袞冕。則祀天地以十二章之服可知矣。不敢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二

服。三辰之章。以祀先王。與不敢以袞冕祀先公。其義一也。郊特牲及明堂位。皆特舉旂之章。而不及於服者。旂有旒而設日月。乃周人創制。若服之備十二章。則遂古如茲。不必言也。典命職上公九命爲伯。其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則衣裳九章。所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上公之服也。天子法天。以十二爲數。蓋日月星辰麗天。非人臣所可服。凡弔事弁經服。

夏官弁師職。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璽象邸。玉節外此。惟舉弁經。韋弁蓋凡弁皆以皮爲之。故弁師及此職。皆無爵弁。蓋以爵弁製法。一與皮弁同。惟其色微異耳。其詳宜見於冬官。冬官旣亡。韋氏之記亦闕。謹以此職相次之文義。及弁師之製法。參考之。蓋皮弁者。弁之正也。故天子以視朝。諸侯以聽朔。兵事之弁。則外必加冑。春秋傳。郤至免冑。則內有弁可知。附注用韋。韋則弁宜同色。若中有玉璽象邸。玉筭。則冑不可加矣。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三

故專用韋。韋示與皮弁之五采及玉象異也。出。事雖習武。而無所用冑。其弁不可以加冑。而止。可以冠。故曰冠弁。示與韋弁異也。傳記於田事。皆不曰皮弁。而曰皮冠。則其采飾璽邸。必微異於皮弁。而今無考矣。凶事則曰服弁者。惟有服者可冠。不獨無采。無玉。且以布爲之。冠武同材。其制各異。而以弁名者。大體與諸弁同也。弔事弁經。宜素弁加環經。而記云。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經。紂衣則未知何代之制。總之六冕則冕同。

而衣異三弁則弁異而衣同其大畧也。

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

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幸其綱領尙存於此職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舛誤可辨而正也。注謂圻外之民爲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爲天子牧民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四

則民爲之服而况天子乎。康成既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總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憤憤也。喪期之變自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斬衰

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無疑矣又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爲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黃氏幹臣爲君服圖亦未叙列耳然此職曰爲天王斬衰爲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爲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婦姒則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爲王服而於后轉無服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內宰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五

凡喪事佐后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春官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者內司服於九嬪世婦外別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菴章曰爲夫之君蓋以婦人爲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禮經中文畧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人並不杖期無疑也。又據儀禮總衰七月章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

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總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即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總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為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煩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僨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

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為天子祭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後刑必待大司徒之命大樂伯以恤禮哀冠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聘補凶荒則令調季師役則令撫恤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則民之知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為數月之服不為數月之苛止而情亦不能苟安知以三年之喪為難男子為父斬衰又為君斬衰為人斬衰又為長子斬衰亦為貳統喪母乃有斬衰不即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夫也夫去為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猶不思夫在為母期而婦為姑亦期猶為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為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其夫之斬與齊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喪哭位備見於諸宮而可以應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既降為總衰不宜庶人轉承以齊衰不知服

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爲總衰以不得此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矣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

注謂錫衰無事其緦以公卿職近而情親哀心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八

自內而發總衰有事其布以諸侯人衆而地遠哀心由外而起非先王之禮意也內外尊卑之體殊則衰不得無辨其衰之輕重淺深則視乎其入與其功德耳王爲士服蓋五服內同姓及故舊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鄭注九章之說羣儒辨之詳矣學者終以三

辰之服未見於經爲疑不知六典乃設官分職之大經故服物采章文多不具卽禮之大節亦彼此互見未嘗舉一事而備其全故端緒難尋耳如三夫人不列職而見於酒人公孤不列職而見於朝士射人朝士射人職不明著其爲王朝之孤而以典命公之孤四命見之是也卽禮之大節亦有五官宜見而無見者以冬官闕故也如巾車職小喪共匱路而天子之龍輅無見凌人大喪共夷槃冰而王后世子及夫人羣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九

子以下之槃無見以大喪小喪之匱路及冰槃之制必詳著於冬官也此職第言衰而不及衰以上之三辰第言衰以下鷩以下毳以下玄以下而不及其繪繡之物則亦具詳於冬官可知矣或以玉藻王被袞以象天爲疑不知彼乃裘之譌也惟大裘純黑故以象天之色若被裘則非所以象天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或祀天被裘以示質朝日則備十二章以盡文故曰大采與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練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總承孤卿大夫也注不別白就卿大夫而言鄭氏鐸因此謂自孤以上不服繆矣天子諸侯乃絕旁期周官文畧而義詳於王曰凡凶事服弁服未別其為何服也於卿大夫曰加以大功小功則天子諸侯服止齊斬具見矣於諸臣曰為天王斬衰為后齊衰則侯國之臣於君夫人視此而外此皆自為其親戚具見矣總衰之名於王為諸侯見之孤卿大夫加大功小功而士無降服則加總不必言矣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養之

獨舉大祭祀大賓客者專以所奉言小祭祀小賓客則共其服而不親也簡服氏所掌惟裘冕雖次祀之服不與焉蓋其差如此鍾晚曰祭祀賓客不言次小以王或不親也孝經所云不敢遺小國之臣謂隨大國之臣旅見而各以其

周官集解

卷之二十

十

藉禮之耳小行人於小客受其幣而聽其辭則王不親見者多矣賈疏未安大喪共其復衣服斂衣服奠衣服歛衣服皆掌葬

陳序

司服通共喪紀之衣服而王府又共復衣裳必王之所常服也典瑞通共喪紀之玉而王府又共舍玉必王之所愛玩也此亦事死如生之義典祀

及祭仰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士

百神之兆非胥徒四十人所能修除故必徵役於司隸此臨祭而守厲禁其事簡所帥之屬即胥徒也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文武在七世之內本為祧廟八世九世則別立世室而祧主藏焉廟既增立則守祧者亦以時增疏乃謂奄八人守七廟及姜嫄廟而不得更增文武二廟則固矣

著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疏因司服有大喪共奠衣服之文遂謂尸不服者以為奠衣服不知喪祭未虞以前不立尸故有奠衣服若吉祭則設其裳衣乃以授尸無為更奠之也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堊之

典祀注脩除謂芟埽之禮記春秋脩其祖廟管子抱蜀不言而廟室自

脩脩除似止謂有司脩除之即典祀帥其屬而

脩除徵役於司練而殺之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

隋與服之藏各異而不別言之者隋非埋藏必致腐敗衣則常留以共祀事無待於明言也

世婦

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

女官即本職及春人饌人所轄女奚也以列職於宮中故曰女宮司隸以罪入春羹者不在此列宗廟之采盛祭器之灋灋乃以付盜賊之子女可乎先鄭云此讀為鹿具也下言具則比

不得為具故後鄭不從

凡王后有機事于婦人則詔相

觀禮天子於諸侯無拜法而當喪則答拜觀顧命康王之誥則不獨二王之後為然后所答拜亦不獨二王之後之夫人王之世母叔母姑姊妹及王師傅之妻以禮見皆當答拜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則命婦皆受命於君而后夫人稱命婦人之理先鄭及疏之誤先儒辨正甚明而王氏應電反據以破後鄭謬矣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凡內事有違于外官者世婦統之

以是知為公卿大夫士之妻有前德者備官王宮而非王之嫡婦也

內宗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蓬

天宮內宰內小臣九嬪世婦春官世婦五職皆言后之祭祀至內外宗始攝宗廟明外事皆不與也於疏且卑者見例則其上可知矣於內宗特著薦加豆蓬則王后親薦而九嬪贊焉

者為朝事饋食內羞之豆。遵可知矣。戶部主
主婦復薦豆。故曰加。東成以薦豆為加。故并
以所獻之豆為加。爵本無可薦而羣儒紛紛排
案。

及以樂徹則佐傳豆遵賓客之饗亦如之。

內外宗各有事職。有兼事薦加豆遵內宗之專
職。佐傳豆遵則兼事也。佐后薦玉豆。賦豆遵外
宗之專職。以樂羞蓋則贊其兼事也。九饋贊玉盥九

嬪贊后玉盥薦豆遵而外宗復佐贊何也。九

嬪贊后於正薦之時其奉盥與玉豆以入於室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古

而待陳者則外宗也。外宗佐薦玉豆內宗薦加
豆遵而朝事饋食之豆遵奉以入室。無明文何
也。豆遵之徹也。由中俾佐傳於外則其陳也奉以
入室。不待言矣。豆遵之陳無文何也。其徹也后
猶親之。而九嬪贊薦則親陳不待言矣。曰佐
傳者以正傳者外宗也。特牲少牢敦黍敦稷主
婦親薦徹者皆有司。春官世婦掌達內事於外
官則徹玉盥遞傳而下者亦有司也。故使外宗
主之皆禮意之微密也。但言佐傳豆遵者外宗

職以樂羞蓋則贊則傳玉盥不待言矣。
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王哭諸侯內外宗不宜序哭必王之周親也。疏
以薨於王國及本國為別。誤矣。異姓庶姓雖薨
於王國王親哭之使卿大夫弔可矣。王之周親
雖薨於本國而內外宗皆有連焉。不序哭可乎。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主

儒之說以公卿為內諸侯。苟屬異姓庶姓及同
姓之疏遠者后亦不宜弔也。若卿大夫為王
伯叔父兄弟親兄弟之子卿大夫之妻為王之
姑姊妹王后不臨其喪可乎。世婦內宗所弔則
王之同姓而疎遠婚姻而切近者王后之弔僅
一見於女巫職而他無及焉。何也。內宰正后之
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內小臣祭祀賓客喪紀
擯詔后之禮事則弔事具矣。

外宗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玉豆，豆也。豆，以樂徹亦如之。

曰：贊王后薦玉豆。玉豆，豆也。豆，以樂徹亦如之。
知矣。明堂位：止言玉豆，他書亦無言玉豆者。蓋豆，木器，可用玉飾。通以竹制，各有宜也。惟舉玉豆而後別言豆，蓋王后所親薦爲朝事饋食之豆，則加豆羞豆，無以玉飾者可知矣。九嬪贊玉盥，此曰以樂羞盥，則贊則惟玉盥特以樂薦，又可知矣。經於玉几，玉爵，玉敦，玉盥，玉盥注云：玉敦，敦盛血以待飲，則爲木器明矣。每特文以見而疏謂凡王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七

豆邊皆以玉飾，未知何據。

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

不曰及徹亦如之，而曰及以樂徹，不曰王后羞盥則贊，而曰王后以樂羞盥，則贊者，明羣小祀不用樂，則薦豆羞盥，后或不親，而外宗亦不贊也。盥不言贊徹者，說見九嬪職。

王后不與則贊宗伯。

內宗王族之女也。故后有事，則從外宗，則少疎矣。非諸臣之配偶，則子婦也。凡內事達於外官。

者以官卿世婦掌之，義亦如此。且人數按內宗爲多，故可兼佐宗伯。若王之姑姊妹女子子，多降於外諸侯，在王都者必甚稀也。

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

宮中小祭祀，內宗不與，而外宗掌之，以人數多可番代也。而內宗數少，故惟從王后而不贊宗伯之義益明矣。

大喪則序外內朝莫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序內哭者，與內宗聯事，外則其事職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七

冢人

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春秋躋僖公三傳皆以父子喻君臣，非謂兄弟可以亂昭穆也。自朱子以齊桓公四子皆立爲君，若以繼序爲昭穆，則祖以上皆無廟祀，其論定矣。賈疏義不可通。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居左右以前後，非左右排列也。如文王之子則皆附於左，而爲昭；武王之子則皆附於右，而爲穆。

種而又於其中分爵等以相前後以前謂少進而進於墓道之中央以後謂少退而遠於中央也古者以五服之內為族又以祖及孫為三族日各以其族者繼世之王以昭穆分左右凡一王之子及孫皆從葬焉過此則別授之兆域亦如國民之有私地域若如注義子孫皆附其所出之王即以五服為限亦勢不能容矣天子之別子眾兄弟之子皆宗焉不敢自附於祖王而葬則可附何也宗法為收族而設也別子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一

太

子自為兄弟之子所宗別子自附葬於祖王其義並行而不相背周公附葬於畢而勝為玄昭稱魯為宗國蓋其微也

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

死於兵謂罪在大辟及身為不義而見戕者若執干戈以衛社稷可轉絕其兆域乎曾子所謂戰陳無勇謂臨陳退縮及先奔不得概死敵者居前謂居左右以前而近於中央耳注謂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辭意似晦

及葬言鸞車象人

孔子謂為芻靈者善此象人當即芻靈後鄭及賈疏謂象人為木偶以破先鄭誤矣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正墓位預正之使後之附葬者各以序也凡事皆貴者至然後蹕止行人惟王之墓域則設為禁令使行者自止所謂蹕墓域也若諸侯諸臣之附葬者則有事時為之蹕而已

凡祭墓為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尤

以是知古無墓祭也凡祭祖考無以異姓為尸者以其氣不相屬也以家人為尸則祭墓地之示可知矣

凡諸侯及諸臣葬于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此王之子孫為諸侯卿大夫於畿內者疏謂統同異姓誤矣外諸侯則自有家人畿內異姓卿大夫則彼各有祖宗兆域依昭穆而葬墓大夫之所掌也墓大夫職獨言令國民族葬而不及卿大夫者卿大夫之祖宗皆國民也以貴而立

廟尚不敢自主其祭而使宗子主之。況敢去先人之兆域而別葬哉。某大夫職正其位。掌其度數。則兼卿大夫士而非獨庶人可知矣。變卿大夫士而曰諸臣者。兼王族之無爵者而言也。葬於墓者有多寡。故必臨時而後授之兆。塋域有廣狹。各爲之禁。而使不相侵。乃所以均之。

墓大夫

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手

戴記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故知以服內爲限。門祚有與衰。子姓有衆寡。必限以服內。然後域可增損。人無競心。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古者死徙無出鄉。六鄉周廻王城。必使中士各守一鄉。而遂及公邑之墓地。直其方者。亦受節制而聽禁令焉。遂與公邑居中而守者。宜擇於其地之有司。都家則自官而遵用王朝之法。如都家宗人司馬之類。而萬民各自守之。誤。

職喪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泄其禁令。序其事。

曰國之喪禮者。自士以上。國皆致禮焉。與庶人異也。

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

宰夫職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族帥有司而治之。宰夫使其族則職喪官中之士。亦必泄焉。故王命有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

手

事。即使詔贊主人之禮事。但據此則所詔贊至諸大夫而止。此承上文兼卿大夫士凡有爵者而不別白之何也。王朝之士多宰夫不能皆使其族治其喪。故以公卿大夫爲限。若此職所掌禁令序事。則凡有爵者皆不可得而遺也。且羣士之喪。王命固不能徧及。而或出王族。或爲故舊婚姻。或有勤勞。令聞王特命有事焉。則宰夫自應特具其儀物。職喪自應詔贊其禮事。故不得以公卿大夫爲限耳。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一

大司樂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治建者國之學政如樂德樂語樂舞六行六藝則始建典時即宜具備大司樂特治之而已其弦誦之時歌舞之節教學之數則大司樂建之而又治之也曰合國之子弟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適子國子之倅國之俊選皆造也國子之教於虎門國子之倅掌於諸子者春秋合舞谷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一

聲皆入於成均惟士庶子衛術者官正教之道藝官伯行其秩教不備練大司樂耳疑王宮之士庶子即國子舉其倅始常入於成均者考其德行道藝上不足以任卿大夫而下不至與不帥教者等故使有術於王宮所以因材而任其力也宿衛中職修而學進者仍可備卿大夫之選官正教之道藝官伯歲終則均叙宰夫書其能者良者以告於王是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

宗

大司樂之屬樂師教樂舞樂儀之節大胥小胥正樂舞樂縣之位皆樂之粗迹耳大師小師皆音播器以教習中和祇庸孝友之德興道諷誦言語之義非有道有德者孰能陶冶而成之大司成即道通德備而學士至衆一人之耳目心力豈能徧喻哉故凡有道者皆使從問以開通其心知凡有德者皆使觀型以變化其氣質學士之德行道藝所恃以養成者端在於此非有司之所能及也故其職無高卑其人無定數或取諸士大夫之休老者則其德與道已久著矣是鄉飲鄉射禮所謂先生也或以道德自重隱居而不仕者則所謂君子也其傑出者死則以爲樂祖而祭於瞽宗戴記所云釋奠於先師者是也古者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從容無爲而所關於治教者甚大太子入學而與羣士齒凡有道有德者皆所師承習與知長化與心成於德性豈小補哉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二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興賢能以進於王要其學之成也故必備六德
六行始學樂者自養其德性則以中和爲先而
知仁聖義不可遽求也有父兄在故以孝友爲
先而睦姻任卹不能徧及也不敬則心不一無
恒則業不精故合祗庸以爲六德焉體中達
和所謂至德也敬業有常所謂敏德也仁孝友
弟所謂孝德也此養士之本故與師氏之教同
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三

以樂德教國子者非謂樂有此六德謂以樂教
人所以養其六德也以樂語教國子者非謂樂
之語有此六類謂以樂教人欲其達此六語也
興者引彼物以興此事如春秋傳趙孟曰吾兄
弟比以安龙也可使母吠穆叔曰小國爲繫大
國省穡而用之是也道者述古而道其義如德
正應和曰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之類是也諷
者微吟誦者朗讀此二者亦與肄業時之誦誦
異如雍門子微吟春秋傳公
使歌之遂言者賦詩以自言其情語者賦詩以
誦之是也

答人之意也古之人不必親相語言也以禮樂

相示而已觀春秋傳列國君臣賦詩贈答彼此
各喻其意而相應如響惟其達於六語也故曰
不學詩無以言同此一詩分而用之卽可興
可道可諷可誦可言可語故知謂樂之語本有
此六類決不可通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
大武

獨不及文王之樂者六樂皆陳帝者之功德故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四

於正祭用之二南所稱多后夫人之事故於祭
畢而燕用之而又用之閨門鄉黨邦國以化天
下也蓋以騶虞采蘋采芣爲射節而諸侯之射
也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先行鄉飲酒之
禮其合樂皆終於二南則無地而不用無人而
不聞視六樂之用尤切以徧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
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
物

上經教樂語樂舞乃分而教之詠其聲者雖調律呂於絲絃而未合諸八音之全動其容者雖習於屈伸俯仰而未應於鼓鍾之節會故大合之以備用用之祭祀則可以致鬼神示作動物用之燕饗則可以和邦國安賓客說遠人用之閨門鄉黨則可以諧萬民鄭注謂以冬至夏至作之已不可通而賈疏更覺支離王氏詳說謂此節以天地人之大祭祀言分樂而序之下數節以天地人之次祭祀言非也此節總言以聲與舞大合樂而治神人下乃分列天神地示人鬼所用之樂耳呂氏春秋言黃帝以嶰谷之竹斷兩節取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好異者多祖述之不知傳記存者言音律莫先於管子管子曰凡將起五音凡首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又曰凡聽宮聲如牛鳴窳中則九九爲八十一與宮聲之濁昭昭然矣周語亦曰夫宮音之主也大不踰宮細不過羽而自黃鍾第之以至無

射書昭忌亦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司馬遷據者羣書而定黃鍾之管爲九寸朱子宗之而可以他說亂之乎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凡陽律言奏陰律言歌者陽律則尚陰而樂器陰也陰律則尚陽而人聲陽也陰陽和而後樂成祀天之樂以陽律爲重天主生物之始故用黃鍾陽生之律而合以陰之大呂

乃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祭地之樂以陰律爲重地主成物之終故用應鍾陰成之律而從陽之大簇

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先鄭以四望爲日月星海陳氏詳道以四望稱祀遂據公羊注言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中包日月星辰司中司命世儒或信焉不知公羊氏本以三望爲大山河海其曰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謂天子於海內名山大川皆可有事諸侯則僅得祭境內之山川耳尚書望於山川左傳

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禮記柴而望祀山川經傳
百家不可枚舉。卽據周官典瑞職四圭有邸以
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圭璧以
祀日月星辰文正相承則欲以四望爲日月星
辰不可通矣。其意不過以天神之樂一而地示
之樂三爲疑耳。不知神之在天者無聲無形不
可以分而示之在地者有方有所不容無別故
所用之樂各異而禮亦然。大宗伯職天神之祀
禋祀實柴。燔燎同爲升煙之祭而地示則血祭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七

狸沉醵辜求神制牲典文各異矣。六樂所致地
示三而天神則一義亦如此。如謂四望不得禋
祀則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天地對文俱可稱祀
何獨於四望而疑之。古傳記於天神地示人
鬼通稱祭或通稱祀惟周官分祀享祭而典瑞
職於地及四望山川皆稱祀司服於四望山川
亦然諸儒之說皆由未嘗詳考經傳之文耳。
經於四瀆無明文而參以諸職則見矣。典瑞職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則爲山川之祭可知

矣。宗伯職以血祭祭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此經旣曰以祀四望又曰以祭山川則四望爲
山川之大者明矣。下經四鎮五嶽崩於山並及
四鎮則與五嶽配之四瀆祭列四望而不得下
比凡山川明矣。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舊說周特立廟祀姜嫄謂之閼宮蓋諸侯不敢
祖天子也。商頌推契之自出而舉有妣義亦如
此。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八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

注以先祖爲先王先公則外此更無所謂宗廟
之祭矣。劉氏彝以爲后稷而證以離詩言禘太
祖似爲得之。但指意尙未分明辨見黃鍾爲宮
節。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
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
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
六變而象物及天神

象物如史記樂書師曠鼓琴白雲起風雨隨之類

八樂圖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鼗鼓雷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于地上之圖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鼓爲五音所由和故首舉之管與衆瑟則堂上堂下歌奏之節也並舉之而先管者以重人氣也凡樂八音具備此特舉其尤貴重者耳管

周官祈疑

卷之二十一

九

子曰商聲如離羣羊則其音最悲非樂所宜故其調不用

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鼗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上言五變而致土示此言八變而地示皆出何也上經列序五地土示者原隰之示耳記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則方澤之祭較之原隰之

土示其感召必有難易可知矣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鍾爲羽鼗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祀先祖與祀宗廟歌奏及舞各異何也上經分樂而序之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圖邱方澤外之次祀則先妣先祖亦大禘時祫外之特祀也故劉氏舞之說可從然既作大武乃用以禘祀

周官祈疑

卷之二十一

十

而不用於大禘與時祭何也禮不王不禘后稷始基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至武王大統乃集故特舉禘祀以成功之樂告於先祖而大禘時祫則舞九磬九功之德三代所同而盡善蓋不敢以已之功德而薦於先王先公即不敢服袞冕以享先公之義也已祫畢貴不爲父作諡雖衆由此義循此周公曲禮武王之心而成其德者也或曰先祖或曰宗廟何也大禘時祫皆升墓廟之主入於稷廟而獨舉於稷廟者惟禘祀及

戴記所稱特祈耳故不曰祖廟而曰先祖以神祀上兼帝嚳故也曰宗廟然後可該七廟之大祫時祫此因事立文所以曲當也宗廟之舞武王既自嫌何以不用象簡南籥也籥文舞也文王終守臣節豈肯自比於歷代受命之君故周公作樂於伐崇遏密之武功皆不以入於舞節而惟用籥舞歌二南又所以曲體文王之心而成其德也文武之舞歌備載周頌大武南籥既不用於宗廟將焉用之大武則禘祀而外宜用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獨舉大祭祀者祇瞭掌大師之縣則凡事用樂以聲展者皆大師而大司樂弗親也疏謂實其中小誤周官諸職於祭祀賓客師田行役皆於職事中平序惟此職每發凡以起之蓋此職之大體有三而序次亦以為界自篇首至敘樂舞成均設教之法也自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大合樂以下用樂以事神人及感通之效也此下則大司樂躬親其事者故以凡樂事起之其於六樂再言凡者一以見歌奏每調必備五聲八音一以見每變所致百物神示之各異也於圖邱方澤宗廟之樂皆言凡者見凡天神地示人鬼之樂官調樂器皆同特所用之舞不得與圖邱方澤禘祫同也知然者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帔舞四方用羽舞旱暵用皇舞凡小祭祀皆不與舞則次祭以下不得用圖邱方澤禘祫之舞明矣知官調樂器皆同者以類相求則舍此別無可用又經云天神地示人鬼皆降則所用之同可知矣

王出入則令秦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獨令奏三夏者祭祀之樂大師令奏舊說歌有辭奏無辭儀禮笙六篇皆有聲無辭非也燕禮下管新宮而左傳宋公賦新宮則有辭可知矣太司樂令奏騶虞則凡言奏者皆非無辭可知矣即以金奏肆夏之三言之曰三則各有章曲調明矣而謂無辭可乎

師國子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三

大司樂帥國子而舞非貴遊子弟弗用也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則凡學士皆得與大胥職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敎學士則學士蓋兼國子與選俊

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鍾鼓

此經曰王大食則膳夫職王曰一舉乃少牢可知矣曰三侑皆令奏鍾鼓則膳夫職乃始食以樂侑卒食以樂徹而侑不至於三可知矣朔月月牛之大食然後大司樂侑則每日恒食工師

自供其職可知矣

主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羣儒據大司馬職謂愷樂獻於社不宜獻於祖非也曾子問古者師行以遷廟主行王制天子將出征造乎廟受命於祖則師有功必告於祖禰而奏愷明矣獻於社告於祖禰令奏者皆大司樂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菽諸侯薨令去樂不及四瀆何也舉五嶽四瀆而不及四鎮則疑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五

四鎮不在列舉四鎮五嶽則四瀆不待言矣周官內官無三夫人而於樂人致飲見之六職無公孤而於朝位見之無通經不一見者四瀆之名必見於司空之篇而今無考也

太札大凶大戒大臣死凡國之大喪令弛縣

疏去樂據廟中而言弛縣據路寢常縣之樂而言非也去樂者屏而不作其日暫也弛縣者日久也知然者諸侯之喪衆多去樂不能久也大司樂則數少而情重春秋傳知悼子未葬杜蕢諫

鼓鍾。雖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是以禮縣。日月食。四嶺五嶺。崩大傀異哉。變雖大。一日之事也。大札。大凶。大憂。非可一日而弭也。則屏樂。期有久暫必矣。侯國卿大夫數少。故皆以設哭爲期。此經所謂大臣乃孤卿以上註疎兼大夫亦未安。

此篇分樂合樂。及律呂配合之義。前儒推闡多疑似影響之談。音韓氏愈自言於經書。惟求其意義之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則未嘗一得其

周官春官

卷之二十一

主

門戶。朱子論祭祀無商音。宋徽宗強作徵調。不成。必樂人辨得聲音。方可理會。但此別是一項。也不消理會。蓋周衰。囂人子弟分散。樂器度數。及鏗鏘鼓舞。無一存者。而欲鑿空造說。止自欺之學耳。故於前儒之說。相沿既久。及義意猶可。窺尋者。約畧存之。以俟後學之參考。而不敢強爲之說。以附韓朱二子。闢疑慎言之義云。

樂師

凡樂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

舞

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六者皆包大小舞而言。而樂師所教。則主於小舞也。蓋人習其一。謂之小舞。台大小舞而大衍之。有經兆行列。有進退止齊而節之。以聲音以象功德。則謂之大舞。

秋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車亦如之。

凡人行步及車行。皆有徐有疾。而舞者行其綴。此亦有徐有疾。故教學舞者。以行步之節。而命

周官春官

卷之二十一

主

以樂儀也。大學乃王太子春秋所有事。教國子。則王太子已包其中。注疏以王出入言義。尙可通。而世儒過爲倍舉。又或謂教王非教國子。則謬也。至爲王。則無復教於成均之義矣。雖孺子王出入。必有導。導引者。按節以行。而非樂師之職矣。自士大夫以至公卿。平時行步。及在車。或從王出入朝廟。其儀無二。故並於學小舞時。教之。

環拜以鍾鼓爲節

朝位東西及南三面環拜謂羣臣環列而拜也
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

小事用樂如玉藻進祫進羞工乃升歌之類樂
師掌國學之政以貳大司樂王爲大子春秋入
學時聞其教戒者也小事用樂使令奏鍾鼓則
臣舞於宮酣歌於室之風何由而作哉小師於
小祭祀外別舉小樂事而注謂小事用樂者即
小祭祀誤矣

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七

饗食諸侯覆陳序樂事令奏令相如祭之儀者
明舞徹則不與也蓋以舞仕者職之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

上經掌其序事總言凡樂事且與治其樂政並
舉若如常例曰饗食諸侯亦如之則似令奏鍾
鼓以下六節皆同而不兼序樂惟覆陳序樂令
奏令相然後知饗食之樂異於祭者無來贊畢
無歌徹三事又以見惟賓祭樂節繁多故其事
宜序若歌射節有常膳及進祫進羞之類則無

所用其序也疏誤 和風翔曰內宗以樂徹佐
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則徹亦宜用樂蓋
學士不與而工師職之

樂出入令奏鍾鼓

九夏惟禮事之大者用之鍾師以鍾鼓奏九夏
是也其獨言奏鍾鼓者奏鍾鼓而無樂歌此經
是也或奏鍾鼓以節他樂此經饗食諸侯序其
樂事皆令奏鍾鼓是也牲出入祭祝之大節也
故奏昭夏若樂器樂工則但以鍾鼓奏其出入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七

可矣 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注云樂之大歌有
九又曰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各頌
之族類也樂崩亦從而亡故頌不能具韋昭注
國語因之前此則呂叔玉云肆夏繁過渠皆周
頌也杜子春據之故知九夏皆有樂歌衍以肆
夏禮以采蕭行禮且異歌況九夏之奏皆禮之
大節乎

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郊廟朝廷閭門鄉黨之樂歌皆工師所熟習也

有凶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愷歌無庸。謂
教必既捷。然後因事陳辭。以薦於廟社。故樂師
加以教。警瞽而爲之倡。先王務德教。以養人心
之和。具見於此矣。王氏昭禹鄭氏錫謂大司樂
王師大獻。令奏愷樂。爲王親征。此則命將出師
非也。曰凡軍大獻。則包王行及命將明矣。蓋大
司樂掌令奏樂。師則教愷歌而倡之事。相承而
各有所主也。

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充

六司樂所掌。乃師儒之簡任。樂德樂語之喻教。
律呂之精微。禮事之重大。他不暇及。故所屬樂
官。政令治訟。皆樂師掌之。其職如六官之師事。
與其長相成也。

大胥

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

學士之版。合國子及鄉之選俊而言也。而所致
惟諸子。何也。蓋國子入於成均之外。或在虎門。
師氏保氏教之。國子之倅。或宿衛於王宮。官伯

掌之。或修業於鄉學。諸子掌之。國子之在虎門。
及國子之倅。修業於鄉學者。春舍采。合舞秋頒。
學合聲。則並入大學。與衆學士比校。而大胥掌
致之。注專以合舞言。義未備。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

不日節。而曰會者。舞之節必與聲會也。荀卿曰。
自不自息。耳不自聞也。而治俯仰屈伸進退遲
速。莫不廉劑。盡筋骨之力。以要鍾鼓之節。而虛
有悖逆者。盡言舞與聲會之難也。入於樂。樂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手

也。出退休也。凡奏樂合舞。人有定數。學士習舞。
則更代而徧。故出入無常。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特舉祭祀則燕饗之樂。學士皆不與明矣。施人

職。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

燕樂。則雖祭祀。惟殷薦祖考之樂。學士舞之。至

於燕樂。則舞者伶官也。自春秋至司中。下士

通於音者。必多簡任焉。施人之屬。舞故樂。夷樂

則燕樂之正舞之者。必伶官內之中。下士可知
矣。公庭萬舞。賢者以自傷。故周公制禮。不使學

士舞饗燕之樂爲其將爲公卿大夫之選其志節不可不素礪也。觀樂師帥學士而歌微則大祭祀學士得與樂官之貳同歌。觀旄人職則正祭畢雖公侯孤卿之獻酬學士亦不可爲之屈而舞。

序官中之事

官中之事謂樂事也。祭祀賓客事在郊壇廟寢故特舉官中之樂事如王大食恒食皆以樂侑。記曰進饌進羞工乃升歌比而次之使樂有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至

度工有定員更番遞代與小事用樂必使樂師令奏鍾鼓同義卽此所以大爲之防也。王氏安石謂比國子宿衛官中而學道藝者其事乃官正宮伯掌之與樂官無與。歐陽謙之謂官當作官皆非也。凡諸官之長必次第官中之事惟大司樂所司皆德教禮事之大者故樂師職凡樂掌其序事正官中之樂事也而樂師之事亦甚殷故官中之樂事又使大胥專序之。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二

大師

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天籟人聲本有陰陽而以律同之陰陽合之也。

梅穀成曰上生下生之術卽淮南所謂倍而

以三除之四而以三除之者是也。商羽角宮徵者相生之次也。上九者言以九爲上也。必以九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一

爲上而以徵居之者欲使宮得五爲中數也。蓋自五至一爲五聲大小之次。自九至五爲五聲相生之次。而宮之爲五不異也。置一而九三之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算以爲寸法。如寸法之數以爲實而以寸法約之得一寸又置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實而以寸法約之則得九寸矣。此黃鍾之宮上下相生之本。蓋音之始數之始而亦氣之始也。自一而加之爲三再加則三三爲九三加則三九二十七四加則九

九八十一故曰四開以合九九也八十一宮整
之數亦黃鍾之數十二律還相爲宮然黃鍾爲
宮正也故以黃鍾之宮言之三分八十一而益
一則一百八也爲徵數三分一百八而去一則
七十二也爲商數三分七十二而益一則九十
六也爲羽數三分九十六而去一則六十四也
爲角數上生言復其所謂以本數上生也下生
言去其乘謂以半數上生也蓋官商用全徵羽
用半也如此則五聲皆上生與諸家之說不同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二

然其數則一也

教詩 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詩之起莫先於風謠有風則已備賦比興之三
體由是有雅頌之二部故以爲序 注謂教瞽
矇蓋以主教學士者大司樂也不應又以屬大
師不知大司樂掌建治國之學政不能一一自
教也平時樂德樂語皆以屬有道有德者所謂
樂語卽六詩也詩以合樂有道有德者能知義
理識其大經而要管弦之節會察聲氣於細微

則非瞽師不能詳也故又使學士受教於瞽師
如六代之舞雖掌於大司樂而必先以樂師之
教小舞詩書禮樂有道有德者口講所聞而大
司成又別有論說分職聯事義各有當也注固
失之而羣儒或謂此專以教國子言亦非也古
之瞽師亦多有道有德者而大師出自瞽矇故
瞽矇亦在所必教而所以教之者亦必以六德
爲本焉

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三

以中和祗庸孝友爲詩教之本使知凡播於樂
歌者皆以興起養成人之六德也以六律爲詩
之音欲歌詩之應乎律然後可比音而樂之也
或疑瞽矇賤工不當以六德爲教夫欲使之
歌詩奏樂以和神人乃以其藝也而賤之使之
不知其意不平其心精粗本末判然兩途此後
世禮樂所以崩壞也且大師下大夫之秩不爲
不尊今日所教之瞽矇卽他日小師大師之選
觀飲射諸禮歌畢則主人獻工大師必爲之洗

所以待之者亦不輕矣

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

觀小師職則登歌擊拊所帥者小師也而與歌射節及獻之帥瞽同文何也豈登歌一唱而三歎小師四人或有喪疾事故不得不以羣瞽攝小師職既有明文故於此見其義與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輦大饗亦如之

疏謂祭饗賓射之鍾鼓皆大祝令之非也大祝所令獨逆牲逆尸侑尸之鍾鼓耳樂事之鍾鼓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四

乃大司樂樂師令之李光瓊曰虞書夏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之樂也其下言笙鏞以閒則閒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儀禮雖鄉樂亦有升歌笙入閒歌合樂之四節則此大祭祀其備四節可知經不言者蓋閒則歌管之迭作合樂則歌管之並興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也

大喪帥瞽而厥作匱謚

羣王子夫人九嬪大史賜謚卿大夫小史賜謚

而大喪之謚則大師作之且帥羣瞽而厥何也

蓋古人謚以易名苟失其實是欺天地神明不誠於君父而見疑於天下後世也故至於南郊稱天以誅之非嗣王及公卿大臣所敢專也大師及御瞽自王爲世子入學之時而性質言動聞之已詳矣終王之身自祭祀朝會饗射師田以至起居飲食出入燕游師與瞽常在側且賤而無日言無隱避俾各陳王之行迹而大師取衷焉蓋天子至尊所畏者惟天所懼者惟天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五

萬世之公議故定謚於南郊以示天鑒之甚明陳言於羣瞽以彰人心之公是所以大爲之防而正君德也曰作謚義已備矣而加匱者記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也疑夏殷以前皆卒哭始諱至周則既殯卽作謚而諱名故以匱謚顯此義耳不曰既殯作謚者曰既殯則其期寬曰匱則在殯之初卽諱名可知矣

小師

掌教鼓篴祝故塤簫管引歌

鼓當作樂器注出音爲鼓以眡瞭瞽瞍二職所掌樂事皆自播鼗始耳賈疏遂謂六鼓皆鼓人教之不知鼓人所掌者鄉遂之事眡瞭不宜受教於鼓人蓋六鼓音聲之節鼓人自以教鄉遂之共聲樂者小師自以教眡瞭並行而不相悖也李光坡曰八者之序蓋自下而及上自稱以及精匏與金石則磬師鍾師笙師鐃師掌之矣鍾鐃笙磬其類不一故各有專之者

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六

大師令奏擊拊則大師令之而小師乃擊之耳注疏似誤

大喪與厥

小師佐大師以教羣瞽故陳王之行迹亦與焉則作謚得與大師商論可知也

凡小祭祀小樂事鼓輦

大師職令奏鼓輦亦大師令之小師鼓之

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

六樂聲音之節樂工皆能按焉而其和與否則

非知音識微者不能辨也故小師掌之若大師聽軍聲而知吉凶則非身備六德而神明於六律之音者不足以與於此

瞽瞍

掌播鼗祝敔塤簫管弦歌

瞽瞍所播者止此塤與簫管之孔可按弦有徽可循祝敔一聲鼗可執而搖之若他鼓及鍾磬擊之必於其所非無目者所能任也故眡瞭掌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七

胤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大師作匱謚書於世本者小史之事非瞽瞍所能任也歌詩或以琴瑟於世繫無取焉蓋王暇時俾瞽瞍誦詩以陳善敗或道前世之昏明定謚之美惡以爲法戒或奏琴瑟之雅聲皆所以養王和敬之心而使匪僻無由入也注並誤

眡瞭

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瞽瞍播鼗眡瞭又播鼗蓋所掌樂事皆有以鼗

為節者

掌大師之縣

觀此則知凡宿縣皆小胥泄之大胥展其器惟

大祭祀則大司樂以聲展耳

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

凡瞽矇所掌者眡矇皆廢之磬師鍾師無廢器
之文而眡矇擊笙磬頌磬且掌大師之縣豈廢
之者亦眡矇與大喪之樂器雖具而必估大
旅之樂器雖陳而不奏故連類而及之古者山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八

崩川竭水火大禘皆以喪禮處之祭祀吉禮也
國有大故而旅則凶事也陳樂器而不奏吉凶
相半而取其中也注謂旅非常事及時乃興造
其器非也有大故而禱祈可俟興造之成而用
之乎蓋以凶事而用郊廟吉禮之樂器非所安
也故別有大旅之樂器以待事而事不常見樂
器久弛故及時修整亦可以云廢耳此職承喪
器而言廢故笙師職復言大旅則陳之以著喪
之樂器旋造則及葬而藏大旅之樂器風具則

及時而陳耳

賓射皆奏其鍾鼓鼙愷獻亦如之

賓射皆奏則祭祀不必言矣

典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
樂器

大師所掌者制律以合聲典同所掌者依律辨
聲以為衆器也四方之聲如管子及呂氏月令
所載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九

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
之齊量
齊與食醫所和之齊同義謂其分之所際也蓋
以十有二律之數為衆器之度以十有二聲之
齊為衆器之量度必以律之數者記所謂百度
得數而有常也中之所容雖同而形之同符金
侈異則音亦異焉故必以十有二聲為之齊

磬師

掌教擊磬擊編鍾

既設鍾師而不使教擊編鍾何也。石音難調鍾為聲律之綱故編鍾並使磬師教之。金石之聲詰則衆音皆可依之以爲準而各得其齊量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書言韶樂之盛而總以夏石拊石皆此義也。

教纓樂燕樂之鍾磬及祭祀奏纓樂

六樂之外別有纓樂燕樂何也。六樂及四望山川則其餘皆小祭祀耳。小祭祀或不興舞則禮必畧疑獨用絲音以爲樂章如笙詩之類故謂

制官新疑

卷之二十二

十

之樂樂燕樂則大祭祀饗食射禮之終皆用之。古者絲音獨有琴瑟而或曰弦歌或曰纓樂豈與人聲相和者曰弦歌有聲無詩者曰纓樂與祭祀升歌閒歌合樂有定法而復有纓樂者蓋無算樂之後或獨操纓而不配以歌曲也。李鍾儔曰纓樂用於祭祀而不用於饗食何也。大饗備樂備舞與大祭祀同無所用之。

鍾師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

采蘋

射節所奏詳具射人職此職似可不詳然泛云凡射掌金奏則似別有射之金奏而不見其卽以爲騶虞狸首采蘋采蘋之歌節矣猶六學已具宗伯職復見於射人明以射而朝則各有準也。

笙師

掌教敎芋笙塤箛簫箴篴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塤箛管小師教之復列是職何也。凡樂之用人

制官新疑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氣者皆笙師教之故使兼教三者所以審音不厭其詳也。小師所教草木絲音他職不兼何也。草木一聲絲音絃度顯然可徵惟人氣高下疾徐其辨甚微教之尤不可以不審也。

大喪獻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

惟笙師鋪師箛師司干職有奉藏葬器之文蓋笙師所掌竹匏土木之音備矣。鋪師掌金奏之鼓金革之音備矣。箛師所掌文舞之器備矣。司干所掌武舞之器備矣。絲石宜磬師奉藏蓋簡

之殘或傳寫遺失也。然大司樂大喪涖厥樂器。樂師凡喪陳樂器而眡瞻厥之則無二音之器。獨缺之疑矣。眡瞻職無奉而藏之之文者。眡瞻卑賤爲諸官厥之而奉則非其事也。賈疏乃云文不具誤矣。果爾則諸職奉藏之文宜盡削。惟於眡瞻職厥樂器下增及葬奉而藏之。豈不辭約而義明。乃詳其所不必詳。畧其所不可畧。以蓄疑端。經文不宜亂雜無章至此。

大旅則陳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士

大旅之樂器繫大喪之後。而惟見於眡瞻笙師二職何也。於眡瞻言厥則凡樂器畢陳可知矣。於笙師復言陳則陳而不奏可知矣。大旅陳而不奏以喪禮處之之義也。笙師鋪師籥師司干皆言奉而藏之。而典庸器不言何也。其所厥籥簋也。鋪師既奉鍾磬則竝以筍簋往可知矣。以是知聖人作經文不虛設而事畢該。

鋪師

掌金奏之鼓

鍾師所掌者金奏之節。鋪師所掌者金奏之鼓。節而擊之者則眡瞻。眡瞻職賓射皆奏其鍾鼓。鼗愷獻亦如之。是也。如二師自奏則賓射鼗愷之鼓既列職於鋪師。復列職於眡瞻。不可通矣。二師無教擊鍾擊鋪之文者。磬師職曰教擊磬。擊編鍾則特縣之。鍾師教之。特縣之鋪師教之。不必言矣。郊廟朝廷之樂事。鼓人不與。故金奏之鼓。鋪師兼掌之。從所便也。猶金奏掌於鍾師。鋪師而四金師田所用則鼓人兼掌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士

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鼗皆鼓之。守鼗亦如之。鋪師所掌。即鼓人所教。而別爲二職何也。鼓人所鼓神祀社祭鬼享軍旅田役之金奏。以及祭祀百物之神。皆用於鄉遂都邑者。故屬地官鋪師所鼓祭祀饗食賓客大獻皆用於王朝者。故屬禮官。惟鼓鼗二職竝列。而鋪師大獻鼓愷樂。守鼗鼓人則無之。然後知鋪師所掌乃王朝之事。其夜鼗惟王親在行則然。若鼓人則凡軍旅。

通掌其鼓與鑾也。陳氏陽引樂志：鑾鼓長丈二尺，破注謂夜鑾卽用鼓，但鼓人職以鼓，鼓軍事下言凡軍旅夜鼓鑾，軍動則鼓其衆，肝絡相聯而不另列鑾鼓，所引樂志不過後代之制，未可據以破注也。

隸師

掌教隸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

東夷之俗於三方爲美，則其樂亦於諸方爲優，故其官特稱師而祭祀大饗皆舞之，不與諸方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五

同

大饗亦如之

明小賓客之饗食及燕射皆不用也。於大饗奏之以示王化所被之遠，致此之難，蓋君與臣交警之。

旄人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

散樂蓋五帝三代之遺聲，不在六樂之內者，如樂記所稱歌商歌齊之類及大史采風取其善

者而播諸樂府也。有聲歌則亦宜有舞矣。隸樂所以昭美善之不遺存夷樂所以示威遠耀也。蓋祭祀賓客無算樂時或用之。九服土風不同則舞亦各異，故四方願以其舞獻者皆隸焉。

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

曰其所以別於燕樂之正也。謂散樂夷樂之附入燕樂者。

籥師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五

掌教國子舞羽敔籥

樂師掌教國子小舞，則凡六樂中文舞武舞具矣。籥師所教獨舞羽耳。大師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則弦歌具矣。籥師所教獨敔籥耳。籥師獨教羽舞，則敔舞皇舞之類，皆舞人樂師教之明矣。獨敔敔籥則弦歌乃大師教之明矣。所以別設一官以教二事者，國子藏修息游諸舞或不能周，而羽舞於燕居尤便也。琴瑟無時不御，而管音則敔籥尤雅也。陳氏陽乃謂籥師教文舞

而武舞不與司于掌武舞而文舞不與乃無益之辨且與經傳牴牾

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

鼓無專掌九夏之鼓鍾師掌之縵樂之鞀亦屬焉金奏愷樂之鼓鐻師掌之夜襲之鼓鼓人鐻師分掌之祭祀饗食樂事之鼓大司樂樂師大師令之故籥師所鼓獨羽籥之舞

籥章

掌土鼓豳籥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去

笙師所教已有籥而別設籥師以籥師所教者國子而笙師所教者瞽矇眡瞭也既有籥師而別設籥章以管與聲樂及所用之事各異也黃帝已制律管而伊耆氏乃用葦籥則其聲少變其用尤廣可知矣草木一聲尙有其節以土爲鼓則聲尤質節尤希可知矣蓋逆暑迎寒祈蜡賽禳無地無人不可有事焉故特作鄉野士民易習通用之聲樂而並不言所教之爲學士爲野人也其官名籥章何也以欲幽兼風雅頌校他

樂歌爲繁故但掌其章句使人誦習至歌之則止歛葦籥不若二南雅頌詩歌與律呂必一一相應

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

惟此言國何也祖迎於坎壇爲六宗典祀則逆暑迎寒王當躬親之若祈年祭蜡則鄉遂縣置之小吏皆帥其民而報賽焉籥章中士三人下士四人豈能越王都而徧共其事故曰凡國之祈年以示所共者惟王躬親及公卿攝位之祈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去

蜡耳王氏安石以田畯爲司嗇非也司嗇乃后稷不可以田畯當之八蜡內有司嗇又有農農卽田畯蓋古之始耕田者先嗇止一而田畯隨地不同猶國學舍菜之先聖先師也國祭蜡則歛幽雅擊土鼓以息老物函詩王業之本而不陳於宗廟何也所言乃田家之事不可與六代之樂並又不可與燕樂縵樂夷樂雜陳用以逆暑迎寒索饗萬物協天時勸民事義精而教溥矣二南風教之原故以爲

燕樂用之鄉黨邦國以化天下后夫人即事於宗廟故祭之末亦歌焉

鞞韞氏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鞞師既掌東夷之舞旄人又掌舞夷樂則此職所掌四夷之樂爲聲歌明矣而復曰與其聲歌何也其聲歌可比於樂者則於無算樂用之其不可以比於樂者亦存而不廢識其土風列其善敗以備觀省如六服內之有方志大師所陳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大

之有變風耳

典庸器

掌藏樂器庸器

樂器諸官分掌之而復掌於此職者如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及琴瑟管簫先王先公之手澤口氣存焉不可更用又不敢棄置則必藏而世守之祭祀或與裳衣宗器並陳

大喪獻筭簋

筭簋蓋方厥時則縣之入壙則去之此職所以

不言奉而藏也戴記有鐘磬而無筭簋或異代之制或有而不縣與

司干

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

司兵司戈盾祭祀皆授舞者兵此職則授舞器何也五兵之外別有舞兵舞器如大舞之玉戚桑林之旌夏是也且羽舞中帔皇之屬皆包焉干卽盾也既有司戈盾而別設司干何也彼用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二

九

之於戰陳此用之爲禮器也司兵授戟與二矛司戈盾授戈及而無盾正以舞者之盾司干授之耳且武舞之干不獨五兵有之蓋五兵軍衆所執如大舞之樂象王者仗鉞秉旄象軍帥者執玉戚皆宜有干則司干所掌不獨五盾也舞者既陳然後授器何也六代之樂舞器各殊必行列既定就而分授之乃無舛誤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三

大小

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玉之豐雖有紋可見而體實未坼龜灼而紋坼最細者似之反則其坼較粗原則大裂矣疑取象命名之意如此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此八者雖曰龜之八命實三易三夢所同用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此乃所占之事目也觀下文可見 卜事莫大

於立君大封大遷大師祭祀喪紀而八命中惟征可兼大師他無列焉何也諸官及本職已有明文無庸覆舉而王者四征不庭既不若祭祀喪紀之有常又不若立君大封大遷之曠見且中包時巡及王所不親之小師故特著之見於詩書春秋傳者惟立君大遷大師祭祀之卜爲多而喪卜大封無見焉蓋宜詳於邦國禮而其書已亡矣至於肆師職之卜芟卜稼卜戒春秋

傳魯桓卜成季之生懿氏卜妻敬仲衛侯卜渚良夫見夢之類皆包於凡小事中而此八事則有關於邦之吉凶利害故特詳其目而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也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贊如孔子贊易之贊蓋掌三兆三易三夢者各獻其占而大卜則發揮其所以然之理而宣著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二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封國之始必卜其土之所宜與策命之日注未安

凡小事涖卜

疏次卜事謂大遷大師涖卜者大宗伯陳龜者宜小宗伯非也小宗伯惟大貞奉玉帛以詔號不與卜事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又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獨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則贊卜事者宜肆

師也。蓋宗伯專掌瀝卜。小事則大卜代之。卜師專掌眊高作龜。大事則大卜代之。其陳龜貞龜命龜。大卜所不親。疑肆師掌之。小事大卜瀝卜而肆師職。又有瀝卜之文。何也。嘗社之日。大宗伯瀝事。獨則不與。故卜來歲之芟之戒之稼。瀝者宜大卜而三事又小事之尤重者。故肆師兼瀝焉。辨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宗伯帥執事而並師。卜日而祀五帝。大宰亦帥執事而卜。日蓋之也。知小事而外瀝卜。皆大宗伯者。宗伯職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則喪事大。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三

師大遷大封立君瀝卜不待言矣。

卜師

凡卜事眊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李光坡曰。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墨水也。焦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水過而陰則不食墨。

占人

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以眊

吉凶

古者重卜。先簪而後卜。故簪人不必知卜。而卜人必兼通於簪。既得八事之頌。猶恐於龜象未審。復以簪義參決其吉凶。是謂以八簪占八頌也。然簪辭之吉凶各有其故。皆原於八卦之象。與德其或簪龜從違各異。則又恐簪人之占未審。故復以八卦之象與德究切其義。是謂以八卦占簪之八故也。不曰占簪之故。而曰八故者。八卦之象與德因事而異。吉凶於八事各有所宜。各有所迺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四

簪人

七日巫祠

李光坡曰。漢書郊祀志。晉巫所祀有巫祠之名。

亦其一微

上春相簪八國事共簪

龜人所掌。惟辨龜之名物及藏龜。蠲龜奉龜而已。凡卜事非其職也。簪人相著藏著共著之外。併掌揲之之事。龜事繁著事簡也。

占夢

一日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疾而迷及寤而有夢傳所傳秦穆公趙簡子之夢是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

平時王夢或占或不占季冬則數將終歲更始王有夢必發幣而占之故曰聘也聘禮以圭幣自通告神用圭幣放假以爲義

大祝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五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周公之作祝辭乃以祈福祥求永貞爲義何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視人君之所服行使王對越天地宗廟百神凜然懼於不終而知自求多福在常守正道則所以警王心而輔正其德者多矣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

祝六曰筭祝

年祝瑞祝歐陽氏謙之得之順祝天地宗廟之

常祝也祭統備者百順之名禮運禮時爲大順次之天地之祭宗廟之事順也年祝祈年之祝也吉祝冠昏卜告大師愷獻之祝也化祝天地有異裁而祝其消化也瑞祝嘉祥見而告於天地宗廟也筭祝冊封諸侯而告於祖廟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

禘五曰攻六曰說

鬼神不與人同心災厲乃見故以祈禮同之非時而祭上帝曰類非時而祭祖禰曰造攻如救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六

日伐鼓以兵之類說謂以辭責之如變置社稷必責以辭大師大會同之類造後皆特見此類造乃以同鬼神示消災變所用之事異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

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作六辭因事而特告也上下天神地示也親疏由禍至祧墮也遠

近四望五祀之類祠與禱皆因事而特祭祠以報福祥禱以請憂病也誥會亦質神之辭誥者

尚書逸視册告周公其後是也。會者，昭衆神而
要言。春秋傳所謂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
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是也。
誅者，至於南郊，稱天而誅之。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
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
祭。

注謂衍當爲延，炮當作包，周猶徧也。義皆可通。
古書以音近而譌，及制事而異名者，甚多。男巫
周官術疑 卷之二十三 七

望衍旁擇以茅，則衍當爲延，明矣。小記：輕者包，
重者特。莊子：周徧成三者，異名而同實。其指一
也。則字義本同。九祭，尸賓並用。賓客之命祭，延
祭，見玉藻曲禮而祭，祀亦有之。士虞禮：祝命佐
食，綏祭，特牲饋食，尸坐祝命，綏祭是也。二佐食
次第，取敦實，俎實以授尸，正延尸以祭耳。祭祀
之兼祭，見特牲少牢而賓客亦有之。公食大夫
禮：兼祭庶羞是也。賓客之徧祭，見曲禮而少牢
十一飯所舉所祭，無不徧也。至振擗絕繚，尸賓

同具，不待言矣。蓋祭者，尸賓而命祭，延祭則贊
尸賓之節會也。每物專祭，其常也。然或物微禮
殺，亦有時而不祭。惟尸賓之正禮，有兼祭有徧
祭，故特揭之。此四者祭之正也。振擗絕繚，則曲
詳其儀節也。自朝夕恒食而外，祭祀賓客必有
授祭者，故以命祭始，而以共祭終焉。特牲士虞
及少牢禮，舉幹舉肩言振祭，而不言擗，是振原
有不擗者。注專以肝之既擗復振言，似未盡。

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八

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擗，八曰褒擗，九曰肅
擗。

曰振動，則未嘗拜也。而序列稽首頓首空首之
下，何也？奇偶吉凶，乃前三拜之細目。肅拜，不過
下首以爲恭而已。振動，則顏色變作，手足辟易，
身體戰慄，非尊者有過越之施，無所用之。其禮
最重。如聘禮：賓入門，公再拜，賓辟。賓致命，公當
楣，再拜。賓三退，負序，辟與三退時，必振動以示
不敢答拜而震懾不寧，更甚於答拜，故列於五

拜之前也。注未指所施用。王氏應電謂應受其拜而不答者不可通。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經文有號先於祝者。先舉神號以祈降格。然後以祝辭通。如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祝造殯。入廟。先以噫歆之聲。三警神聽。而後以子生告也。有先祝而後號者。祝辭中始具神號。如少牢禮祝曰。孝子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是也。先號後祝者。必大事。此經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九

大禋祀肆享祭示及小祝大師。粢祈皆曰號祝。是也。先祝後號者。多小事。小祝侯禋禱祠。旬祝表貉。詛祝盟詛。類造攻說。禴禋皆曰祝。號是也。類祭有以小事而舉者。以詛祝掌之。則非天地社稷宗廟之類可知矣。蓋因事而舉。用其禮儀。皆可以名類造。則凡就而告焉者皆是也。

隋豐逆牲逆尸令鐘鼓

隋豐交神之正禮。故先之逆牲逆尸。事神之始。事故後之。蓋令鐘鼓以禮之大小為序。而非以

事之先後為序也。祭尸禮莫先於隋。牲事莫先於豐。李光坡曰。逆尸乃逆牲。牲殺乃薦血。饗薦血也。薦血之後。乃有胾脔。隋於主前之禮。蓋以自下向上為言之序。

來瞽令臯舞

歌與舞必依祭節。故大祝告以樂入之節。而後樂師詔來瞽大祝告以當舞之節。而後樂師臯舞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鬯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十

大鬯。小宗伯大祝皆掌之。然小宗伯職曰大肆。以秬鬯。則治其禮之辭也。此。曰以秬鬯。鬯尸。則親其事之辭也。又小祝以同官而贊鬯。則親其事者。非小宗伯益明矣。小宗伯職曰大肆。則當以陳尸及浴器言。此曰以肆鬯。鬯尸。則肆專言浴器。

付練祥掌國事

凡事皆國事也。他職皆掌事。此獨曰掌國事者。未葬宗廟之祭不行。既祔主各返廟。時祭皆行。

特嗣王不親而大祝掌其事。故特稱國事以別之。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則宗廟之祭。及羣祀。嗣王不親明矣。曾子問。五祀既葬而行。祝畢。獻則耐。以後七廟之祭。畢舉可知矣。量人有宰祭之文。必宰攝也。王親祭則掌事者冢宰。宗伯宰攝則祝掌事。示別也。五祀祝自獻祀。早故無攝主也。練祥以後。則凡祀王皆親之。祝自共其職事。而不得曰掌國事矣。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十一

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前四事皆君舉而祝從。惟至所征之地。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社。則大祝獨前行致告也。曰國將有事者。君不親也。知然者。肆師職有司將事於四望。則君不親明矣。下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君親之也。故異文焉。小宗伯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軍社則大祝立之。主車則肆師奉之。小宗伯帥之而已。用師之地。未必正當四望。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謂大祝與肆

師也。祭兵於山川。肆師爲位。則大祝前祝。繼之以將事者。必肆師明矣。

小祝

掌小祭祀。將事侯禴禘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

賈疏以將事屬下句。非也。王所親或公卿攝位。則祝自執其事而已。小祭祀。王或不親。公卿不攝。但使祝將之。故曰將事。若侯禴於曷及郊。則承王命以將事者。乃肆師。小祝但掌其祝號耳。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十二

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以王親在行。小宗伯掌師中之祭。故獨使大祝前往也。周官於侯禴禘祠之事。甚詳。蓋人心冥頑。惟遇疾病。裁危窮。而反本易。警發其善心。故聖人以神道設教。使恐懼修省。以思救政。則所益多矣。豐禴之後。仍祈有年。是之謂順。旱則多風。以雲氣將族風。輒散之。風寧。然後雨可降。早可寧也。春秋傳。若之何。憂猶未弭。又欲弭諸侯之兵。止息之義也。注讀彌爲救。未安。

大祭祀逆盥盛

小宗伯逆盥小祝又逆何也主逆者小宗伯而

小祝先之疑小宗伯逆於廟門猶喪之大湔大

祝掌事而小宗伯又泄焉百官府之戒具小宰

掌之而宰夫贊之也考其秩叙饔人凡祭祀共

盛則掌炊者饔人也舍人凡祭祀共簋簠實之

陳之則自爨奉盥入廟陳於西堂之上者舍人

也天官世婦帥女宮爲粢盛則以終后夫人之

春事春秋傳所謂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是也春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三

官世婦帥六宮之人共粢盛先期則帥而共春

事當祭則帥而共贊陳薦徹也小宗伯小祝既

逆盥然後肆師表之而泄陳焉知女宮之爲粢

盛非炊者婦人禮不下堂無門外之事而共其

職者有饔人也特牲饋食禮黍稷始陳於西

堂則舍人奉粢盛入廟亦宜陳於西堂少牢禮

設饌祝神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設於室中

則西堂所陳世婦宜獨取玉盥設於房中至后

薦玉盥則內外宗自堂上傳簋簠於室中俾后

親薦而九嬪贊焉猶少牢禮婦贊者執敦黍敦

稷以授主婦而次第設之也小祝無緣得薦盥

盛於神座前疏誤李光墀曰王氏昭禹易氏

祓皆謂盥盛輕於牲故大祝迎牲小祝逆盛王

氏又證以六官奉牲六官奉盥皆非也王親射

牲故六官奉之而親羞盥故六官共之事分內

外非有輕重比類以求之同是尸也二祝同逆

而送者惟小祝豈得謂送輕於逆乎蓋大祝相

尸禮方終又當令徹散各共一事耳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古

送逆尸沃尸盥贊隨贊徹贊奠

尸以象神逆尸不以卿貳又不使大祝何也方

迎尸時六官之長貳各有禮事牲事大祝方有

室事兼令鍾鼓故小祝領之大祝職相尸禮蓋

必既升有室事堂事而後相焉自門庭以至於

階皆小祝道相故廟門內之盥亦小祝沃之

李光坡曰論禮之先後則逆盥盛當在沃尸盥

之後贊奠當在贊隨之上此或文錯至三者

小祝專職下三者則贊爲之各以其類不可以

後先言矣

大喪贊禭

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大祝小祝皆掌大喪之
禭而其文各異何也大喪兼王后世子而鬯乃
所以事天神地示人鬼惟王主鬯故喪浴用之
而后世子不得用也小宗伯職特言王崩大肆
以秬鬯禭明自王以外禭皆不得用鬯也肆師
職曰大喪大禭以鬯則築鬻明禭不以鬯則雖
大喪不共築鬻也鬱人職曰大喪之禭共其肆
器則知后世子之禭不得用鬯而得用鬱矣鬯
人職曰大喪之大禭共其鬱鬯則知非王之禭
不得稱大而鬱尸不以鬯矣大祝職曰大喪始
崩以肆鬯禭尸則知所謂大喪專指王而不兼
后世子矣世子不得稱崩后之喪浴女御掌之此職曰大喪贊禭
則知所謂大喪兼世子而其禭亦大祝親之小
祝贊之特不用鬯耳大祝之特言崩與小宗伯
同以王之喪浴大祝親其事而小宗伯治其禮
也小祝不稱大禭與鬱人同明禭不以鬯不得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五

稱大也

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生人行道必有齋故於葬曰道齋之奠分禱謂
遣人分祭若以遺奠餘牲則幾於慢矣注誤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先鄭謂保守郊祭諸祀及社於于字不可通後
鄭義亦未備寇戎近郊保其壇兆可矣何暇舉
祀社在王宮無庸言保蓋將為禦寇之師宜告
於社而郊壇震驚則寇退而祀焉亦禮之可以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六

義起者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小會同謂殷頌

喪祝

及朝御匿

曾子問王崩祝取羣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成
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疏以次朝七廟廟各一宿
誤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載與飾棺皆葬前一日事下文及葬御匱乃御以出宮故注知此爲遣車之御也載在飾棺之前而倒言之者與下遂御之文相承接其義乃顯也疏據既夕禮注謂遂匠納車於階間誤矣彼大夫士之禮耳巾車職小喪葬置路則天子之龍輅共之者乃巾車明矣卽別有納者亦不宜用遂匠其匠師與鄉師與匠師御匱治役及芝執斧以泄匠師及葬御匱

劉氏舜謂鄉師遂師相代不知鄉師及葬乃與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古

匠師御匱而治役遂師及窆抱磨皆臨壙時也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

周官於喪紀多獨舉大喪故於喪祝職備舉大喪所有事而繫以小喪亦如之以示凡喪紀事有必舉物有必共者皆通乎小喪以爲他職獨舉大喪而不及小喪之通例也於末舉卿大夫之喪以見稱小喪者事在王宮也 諸職所列飯米熬穀茶葦薪蒸木材之類皆統言喪事以其物乃貴賤所通用也衣服含贈渭斂銘旌芝

器樂器之類尊卑有度則多舉大喪而不及其餘蓋喪所必用不疑於小喪之不共而各有禮命故其事不必詳也相禮贊含贈泣斂屬引御柩序哭之類亦多舉大喪而共之者非一人或別有所見大宰大喪贊含玉贈玉而小宰喪荒受其合襚幣玉之事則知大喪之外贊含贈者皆小宰矣大宰伯大喪爲上相而小宗伯凡小禮寧事如大宰伯之儀則知小喪相禮者小宗伯矣小宗伯治大斂小斂而肆師凡國之小事

州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大

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則知小喪治斂者肆師矣大喪太司徒屬鄉之六引鄉師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遂人屬遂之六綽而遂師道野役抱磨則知大司徒所不親鄉師遂人遂師各共其事矣宮中序哭世婦內宗外宗皆掌焉則兼掌小喪不待言矣惟大史職特舉小喪賜諡以大師帥替而厥作匱諡非特見則疑小喪賜諡者亦大師巾車小喪共置路明羣王子嬪婦皆得用輅禮有獨伸不同於臣下也觀此經可徵既

久禮遂區納車於階間而注訓以柩路之非小宗伯大肆以柩鬯

不日大喪而曰王崩明自王以外泚皆不得用

鬯也掌蜃共鬯鬯之蜃不言喪以非王后不得

用也成公三年左傳宋文公葬用蜃炭君子謂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勝國之社稷禱祀行焉且作其祝號則記所稱

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非禮意也毫社北牖

特以別於時王之社鄉明焉耳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九

掌事掌王朝弔臨贈贈之事也喪家之事則所

掌惟斂與飾棺其他弗與蓋二事各有爵等而

防其僭差職喪所泄之禁令是也賈疏乃謂自

勸防以下皆掌之誤矣經於大喪之後繼言小

喪亦如之至卿大夫之喪則特舉斂與飾棺二

事正見不得如王宮之小喪自勸防至御匱壹

與王后大子同耳職喪於諸侯卿大夫士之喪

無不掌以國之喪禮與禁令凡有爵者無不編

也宰夫及此職至大夫而止王朝之士多不能

徧也宰夫職不言諸侯所治之喪至王官而止也職喪與此職不言三公等而上者不必言也

甸祝

舍奠于祖廟禩亦如之

時田皆為祀享故出舍奠於祖禩而歸則否以

旋舉享酌享蒸之正禮也

師甸致禽于虞中

時田則宜饁獸於郊而不舍奠師田則宜舍奠

於祖禩而不饁獸豈王巡狩會同歸至近甸適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十

值冬狩之期遂因師衆以田無暇更舉故饁獸

與舍奠並行而不相悖與若王師征伐則雖歸

值狩期亦不暇田蓋師有功則宜獻饁師不功

則奉主車而入以喪禮處之田狩自宜更舉也

詛祝

掌盟詛類造攻說禱禁之祝號

類造何以有詛兵祭也以所伐國之罪昭告大

神且與同役者要言俾用命而無二心如春秋

傳所載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之類義近於詛故

祖視作其辭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信用者示所要之必用也叙者次其事之小大也叙國之信用如魯盟東門氏叔孫僑如之類質邦國之劑信如成王賜周公太公以盟之類

男巫

冬堂贈無方無算

李光坡曰方者如兆山川邱陵等各因其方此不祥之氣非可以方拘也算者秩祀之神名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三

主

有數不祥之氣非可以數計也

女巫

旱暵則舞雩

婦人浴種饁田與耕者同憂勤春枕簪糝親共爨饘望歲不収則計日而知老弱之饑殍矣其哀誠最切可以感鬼神故使女巫舞雩與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

邦有大裁而使愚婦人歌哭而請妖妄不經甚矣班史載莽好厭勝及敗憂不知所出崔發言

周禮及春秋左傳國有大裁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會諸生小民朝夕哭甚悲哀是乃劉歆死之月也故發承莽之意繼歆之事而爲此議因增竄女巫之文削去二語與男巫職立文正同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四

大史

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

曰建者廢舉損益得與大宰共酌定也法則不言建該於六典也大史明於天道達於先聖之舊典累朝之故事故凡禮典之因時損益及五官和布於正月者皆得與大宰酌定既掌建典又逆其治則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成達於大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一

官者皆別達於大史以聽鈎攷可知矣本職於約劑則貳六官司民所獻民數則與冢宰司會同貳天府惟建典不言貳著其異於諸職之相副也疏乃謂迎受治職文書義尙未該

凡辨灋者考焉不信者刑之

冢宰體重而事繁故辦法者使正於大史

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

司約所掌惟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此職增都鄙

蓋經界水道工築諸大政役比邑連井並有職

焉易生爭鬪都鄙及萬民皆有之故入約劑於

司約兼藏於大史恐其久而抵冒耳若官府之取予則有書契而無約劑喪祭所除官物則各從其抵不踰時而入於泉府矣安得有約劑疏謂并官府之約劑藏之非也若民間之質劑則自藏之訟而後以質於有地治者黃氏度引小宰八成之質劑以證此亦非也惟大約劑乃入於司約

頒告朔于邦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二

不曰頒朔而曰頒告朔者並每月所行之政令布告於臣民也先儒以告於廟爲告朔於侯國言之猶可於頒朔言之則贅矣春秋閏月不告朔於廟而曰不告月則爲以是月之政令告於臣民審矣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李氏嘉會疑天子十二月各有所居爲呂氏春秋臆說非也惟常月各有所居故有閏月詔王居門之禮大史正歲年故閏月居門之詔屬焉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大師聽軍聲必與大史同車者同律之聲必合時日以爲占武王伐商吹律聽聲推孟冬以至季冬殺氣相併而音尚宮是也

小喪賜諡

小喪專指王宮以卿大夫之諡掌賜者小史也大史掌祭祀朝覲會同之禮王舉國子無不從則於羣王子之性行察之悉矣故小喪賜諡主作之

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三

射以觀德王之動作禮義威儀徵焉左史記動故使執其禮事大史之職自建典以外皆國之大事而濶畧於天官家之術數蓋使有司治之有馮相氏考歷象以正歲時有保章氏察妖祥以占時變大史不過攬其綱維辨其義式而已惟聽軍聲以知吉凶誅南郊以垂法戒則天道人事之精微而難辨顯著而難欺者大史身任之蓋古非有道有德者不居是職故曾氏輩謂唐虞之世史臣皆聖賢之徒雖至周衰見於

傳記者猶多僞儻非常之人則知周公設官以下大夫而所掌皆與六卿相可否之事所以維持世教之意深矣

小史

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注疏專以有事宗廟言尙未盡古者大夫歿君不舉其名王時巡舍於諸侯之祖廟亦當有忌諱記所謂以禮籍入正小史之事也李光坡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四

日如男女辨姓東郭偃所謂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之類皆所當詔

大祭祀讀禮灋

大史與羣執事讀禮灋而主讀者小史也於大史曰禮書以書協事也此曰禮灋則事與書兼之矣史小史之屬史也舊說大史讀禮灋時小史以書叙俎簋則經何不直書小史以明之而第曰史乎如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內史掌書王命遂獻之之類

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賜公孤外諸侯諡無文何也士無諡舉卿大夫則上焉者可知矣六服羣辟及畿內卿大夫易名之典甚繁大史事重且殷故使小史主之

馮相氏

掌十有二歲

梅穀成曰太歲十二年一周木星行天亦十二年一周有似太歲是歲星因太歲而得名而太歲究無與於歲星也此節掌十有二歲專屬太歲後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專言歲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五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

梅穀成曰致日致月即虞書敬致之義也日行出入於赤道有北至南至之殊月行出入於黃道有陰歷陽歷之分冬夏致日注義盡之矣而致月必於春秋者蓋春秋二分當黃赤二道之交此時測月之弦望可得陰陽歷之真度而氣之至不至可知矣

保章氏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

其吉凶

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察天象之順逆也觀天下之遷考人事之轉移也必參以人事然後吉凶可判如鄭不復災變惑退度遠宋之類先星辰於日月者所掌天星也致日致月者馮相氏掌十輝之法者祇祀而保章氏兼掌其變動何也凡日月之變動必以所歷分星之度為占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辨吉凶斷句水旱斷句辨吉凶兼天災人禍入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六

禍之修救則下經所云救政叙事具之矣若水旱則必預降豐荒之祲象使吏民得早為之備並降豐象者知何方豐何方凶然後可移用其民而均其食也注未安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李光坡曰日月星辰居常而有變動則天下之大異也星土之妖祥占在一國歲之相占在一歲五雲之物占在一時十有二風每月可占蓋以大小久近為次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春秋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問於重人而得其禮所謂訪叙事。

內史

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

大宰內史所掌八柄。其次第各異。何也。大宰職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言所以用此八柄之道也。故爵祿之後。首曰予以馭其幸。示不可假以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七

爵祿也。次日置以馭其行。必論定而後官也。其當官不職者。則或有以生。或奪其祿。或廢其身。或詰其過。乃用此八柄之次第也。內史職曰。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則守成法以待用而已。故爵祿之後。繼以廢置。用舍明而後天位天祿無曠也。廢置之後。繼以生殺。予奪賞罰行而後所廢所置。競勸也。先生殺而後予奪者。輕重之倫也。此八柄自然之次第也。大宰所詔無殺者。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示禮下之誠也。然曰

生以馭其福。則不宥以生者。該此矣。內史所掌

無誅者。古所謂誅詰責譴呵而已。非法之所及

也。唐宋以後。有制詔已降。而宰相封還辭頭

者。此正冢宰之本職也。有天子宰相成謀。而給

事中封駁者。此正內史之本職也。蓋古法盡

一二人偶創行之。故眾以為奇。史書其事。然下

能言。上能聽者。不過千百之十一耳。周公列此

為典法。使為人君者皆知為政體之固然。而坦

乎不疑。為人臣者。各知為職守。所當然。而無與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八

分過也。

掌叙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

內史掌納訪。而宰夫大僕御僕各掌復逆。其職

之所以辨者。何也。諸職所謂逆。即羣下所納之

言也。所謂復。即王所訪之事也。大僕御僕分掌

之以達於王。內史受之以察其當否。然後以詔

王治。所治之事。下於宰夫。則使羣吏奉行之。官

事非聯而實相首尾。其不關於冢宰。何也。凡治

皆冢宰所贊。則內史所詔。王必與冢宰參決可

知矣。注謂叙事即小宰之六叙，非也。小宰以叙聽其情，乃羣吏自以其情告於小宰，此所謂叙事之法。則所納訪之事，有大小緩急，隨事斟酌，次第發命，無一定之叙，故不曰叙事，而曰叙事之法也。經於事之有定者，皆直言叙事。樂師凡樂掌其叙事，饗食諸侯，叙其樂事，大胥叙宮中之事，是也。

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不及士者，豈士卑且衆，王不能一一親命，或命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九

而不以策與詩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則命有不親者矣。王氏與之謂大夫出封，加命爲子男，故得策命，不知大夫四命受器，自宜策命，非以出封故也。

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

不曰讀四方之事書，而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曰讀四方之事書，則似內史自讀之，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則知內史之讀爲王之聽之矣。

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覆舉內史見親其事，而非付之屬史也。小史職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祖，蓋則其屬史。王之命內史親受而書之，且貳之，則矯假以爲不信者，孰敢萌其慮哉？漢唐以後，中使口銜天憲，以亂國常則內史之職廢耳。徐念祖曰：凡王之命皆書，且副寫藏之也。若專言上所書爵祿之命，則第言掌貳王命可矣。

外史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十

掌書外令

命乃王所黜陟，因革政事之大者，令則發徵期會，禁戒政事之小者。

掌四方之志

陳氏傅良謂古者侯國不得有史，非也太史公表十二諸侯，惟據春秋表六國，惟據秦記，惜史記獨藏周室，遭秦火而滅，則王綱未墜以前，列國皆有史，而達於外史可知矣。至六國僭王安，肯更達其國史於周，特秦得其圖籍而自滅之。

耳若列國有史爲僭則孔子不當據魯史以成春秋矣

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凡聘類之常不皆有書或命以事或有所訪詰而後有書故書其令使後有攷也不覆舉外史此令輕異於王命之必內史親書也不貳之亦以所令輕也虎賁職奉書以使於四方王氏詳說謂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而以大史內史當之非也大史職無記王動作之事而內史掌八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柄以詔王治執國法國令以攷政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君舉之大皆具於是矣其他策命諸侯卿大夫制祿出賞賜亦事之不可不籍者然則記事者爲內史明矣外史掌書外令書使於四方之令又掌四方之志達書名於四方則記言者爲外史明矣大史稽天道王之言動宜奉若天道故大史爲史官之長而內史外史左右於王稱名之義宜取於此

御史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治令之出冢宰贊王復設御史以贊冢宰惟恐有偏側缺失得以補察也以禮官之屬贊治官者六典八法八則大史與冢宰共建之惟御史習其儀法察其義類又王之治法史必書之也凡治者受灋令焉

凡王之治令及冢宰所掌成法施於邦國都鄙萬民者皆御史布之故凡治者受焉

掌贊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十二

五官法令其長得自布書之者各官之史耳惟治令必稟於王然後下於六官萬民邦國故御史贊書贊書謂書凡治者所受之法令也故置員多其史至百有二十人

巾車

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

此職及司常大司馬皆曰王建大常則諸侯以下不得建明矣而大行人九旂七旂五旂皆曰

建常何也、旗常者、徽幟之通稱也、故司常掌旗、旗之物名、而統之曰常、春秋傳三辰旗旂、昭其明也、大常而外、無畫三辰者、而統之曰旗、則知旗常可互稱、而大常則惟天子得建之矣、

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

王路非諸侯所得乘、二王之後、修其禮物、作賓

王家、車服各從先代、禮詩歌曰馬則乘殷路可知故金路以

封同姓、魯衛皆侯、則無公爵、可知注以同姓為

侯、伯是也、又言其畫服如上公、蓋誤以上公為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七

金路與同姓之侯、伯同、因謂同姓侯、伯得攝用

上公畫服、不知章服豈容踰越、司服職有明文、

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

司馬職、仲秋治兵、王載大常、與此異者、田獵為

祭祀、故建祭祀之旗物以表敬、非卽戎比也、古

者出軍、以喪禮處之、故將軍鑿凶門而出、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曰同姓以封、異姓以封、曰以封、四衛以封、蕃國

何也、金路不獨以封同姓、如太公封齊宜以金路而同姓

之封為多、象路不獨以封異姓、如魯叔孫以象路而異姓之封為多、故不得為必然之辭、若革

路則惟以封四衛、木路則惟以封蕃國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

彫面鷩總皆有容蓋

車蔽所指各異、王喪車之蔽、則車旁禦風塵者、

后安車無蔽、則車前蔽也、知然者、以有容蓋也、

朝王在宮中、故不設前蔽、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纓、大夫乘墨車、士乘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七

棧車、庶人乘役車、

考工記、陳篆必正、夏篆以五采畫轂、約也、夏纓

其首絃具五采、與

凡賜閭之

凡授車必會其入、賜則其人得私有之、故去其

籍、

大喪飾遣車、遂厥之行、

疏謂還以金革象飾之、非也、彼工官之事、巾車

所掌、謂設障蔽耳、雜記遣車職中有工百人乃

爲容蓋幄蔽之屬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

不曰執蓋持旌從車而別起持旌之文於執蓋後者明執蓋者後從而持旌者前導也此柩車之旌也既夕禮祝取銘置於茵至壙茵先入無持銘旌事注誤龔纓曰司常建廡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則在道不建故巾車持之

小喪共匱路與其飾

疏大喪謂王小喪兼后與世子非也春秋傳晉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五

荀躒如周葬穆后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魯齊歸薨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則后世子不得爲小喪明矣蓋謂羣王子三夫人以下路車以賜諸侯則羣王子夫人嬪婦得稱匱路明矣小喪共匱路而王之龍輅無見焉何也其制宜具於冬官言小喪則大喪不待言矣地官注疏謂遂師所共殯人所帥廡車卽王之匱路引士喪禮遂匠納車爲證謂天子至於士匱路皆從遂來以康成之勤經於經文

猶或遺忘學者可勿戒而輕於立說乎

典路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巾車通掌車政典路第掌五路之名物駕說故分二職疏謂冬官造車訖以授巾車飾以金玉象然後以王及后所乘入典路說本無據亦非事之理以金玉象飾車乃冬官之事也

車僕

大射共三乏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六

賓射燕射別無共乏者則車僕兼共之明矣而獨舉大射何也按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士所射也惟大射朝覲之諸侯王朝卿大夫士皆與乃張三係共三乏若賓射別大夫不與則惟共虎侯熊侯燕射諸侯不與則惟共虎侯豹侯而乏亦如之也司裘共侯所掌皮也車僕共乏所掌革也

司常

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卿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旂車載旌

大閱王乘戎車建大常而道車旂車並從者量人營軍壘而量市朝則王行雖信宿不廢朝夕之朝若以巡狩會同而講武則視四方之聽朝是也如宣王會諸侯於東都而田於甫草之類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注云三者旌旗之細又云徽識之書則云某某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七

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非也蓋官府各有事州里各有名家各有號并書於旌旗之上耳所謂象者即旌旗也如孤卿同建旌大夫士同建物而所書則別之曰某司徒之旌某司空之旌某大夫某士之物所謂官府各象其事也州里之吏同建旗則書某州之旗某里之旗所謂州里各象其名也如魯三家同建旗則書季氏之旗孟氏之旗所謂家各象其號也各象其事者各書其事於象也名號亦然古文簡奧多如此

親司馬職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

載旌鄉遂載物郊野載旒百官載旗各書其事

與號焉則此經之義顯然矣州里鄉遂也於

鄉舉大於遂舉細也縣鄙公邑也知然者司馬

職中夏教茨舍曰縣鄙各以其名而又曰鄉以

州名野以邑名則縣鄙爲公邑明矣建旒舉縣

鄙而後不言者各象其名如州里無疑也

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

以義揆之似車上曰建樹於地曰置變禮上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六

奉其君之旗置於官是也蓋致民宜樹旗於壇不宜建於車也但月令云司徒摺扑北面誓之誓時亦不宜在車而大司馬職建旗於後表之中豈建樹相對則義有別而散文可通耶

都宗人

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注王子弟立祖王之廟蓋因左傳邑有先君之廟曰都不知此春秋亂世之應禮也諸侯不得

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乃三代達禮至春秋

魯立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故強家僭擬、或有立先君之廟者、觀楚公子圍之橫悖、尙云闢布八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則都家不得立祖王先君之廟明矣。史記封禪書、高世比德於九皇、今注亦無六十四氏之說、康成或別有所據、而賈疏引史記以證所見、或唐時史記雜家之注與。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

注以祭爲禱祠報賽非也、報賽乃秋冬常祀、有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亢

大故則王崩及寇戎荒札故徧禱於羣神

家宗人

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

都宗人職令禱祠反命於國而此於反命下特起祭亦如之之文、注謂王又命祭非也、禱求也、祠報也、無緣又命祭、蓋王國有大故而命禱祠於都家者、以其域內有羣神之遺也、上所謂都祭祀家祭祀之禮、祖廟社稷五祀之常祀也、都家各以其時用事、不復待命於王、若羣神之遺

則或主分星、或主山川、或主因國帝王賢聖、非都家所得擅祀也、故不獨有故禱祠、卽每歲常祭至期必以王命令之祭畢、必反命於家、乃備言之者、於都言之、或疑家之禮有異也、於家言之、則都可知矣、猶都曰正都禮與其服而家則條舉衣服宮室車旗也、有寇戎保神境、則於都言之者、不先舉羣神之遺、則不知其爲禱祠於羣神也。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干

名物

此言以神仕都家者、蓋都宗人家宗人皆官於王朝、以制都家之祀事、其私邑必各有巫祝、若王朝以神仕者、則大祝司巫之屬具矣、猶鬼神示之居亦都家之鬼神示也、若國之神位則小宗伯建之矣、都家之地或爲分星所在、則其神也、山川林麓則其示也、因國之無主後者、則其鬼也、其壇兆所宜必圖度而後定、所謂猶其居也、必掌三辰之法、然後可以猶鬼神示之居者。

春秋傳所載實沈爲參神降於莘曰其至之日亦其物戊子逢公以登而知妖星爲告邑姜也

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鬼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注謂致人鬼於祖廟致物鬼於壇壝而不言天神地示蓋疑都家不得祭天神地示也又曰用祭之明日蓋疑二至正祭天地無暇及其餘也不知天子二至惟祭圓邱方澤其他鬼神示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圭

祭時地各異惟都家冬至致天神人鬼夏日至致地示物鬼則所謂天神地示人鬼乃其地之分星山川因國而附以物鬼耳則無不得祭之疑矣王子弟之守其采地者自可以時舉即公卿大夫有職事於王朝亦可使其官用及家老攝也其禮惟都家有之何也鄉遂地近且狹則統於王朝大祝可以時致祭故所頒祭號有邦國都鄙而無鄉遂公邑蓋以鄉遂羣吏但有社稷醢蜡亦其徵也公邑大不過縣鄙山川分

星因國包畧甚廣王既命都家以祀則公邑之在稍縣畧者有司亦不得特舉明矣

李光坡曰宗伯掌邦禮雖兼治神人而事神爲重故其設官先後皆以神事次之小宗伯立鬼神示之位肆師掌其玉帛牲牷所以貳大宗伯也祭莫先於祿故首以鬱人鬯人司尊彝鋪筵設同八爲依神也故次之陳其宗器故天府次之禮神以玉故典瑞又次之祭有尊卑服有等差故次司服先雞人於司尊彝者明禴祠蒸嘗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四

圭

欲及時事也先典命於司服者古者於禘發爵賜服所謂祭有十倫此其一也次典祀守祧未祭守之當祭巡之也次世婦至外宗贊王后內事也祭以追遠喪以慎終故家人至職喪次之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故大司樂至司干二十官次之貞之夢卜以知其情故有大小卜八官假於祝巫以薦其信故有祝巫八官然後有大史四官詳於天道內史三官謹於人治而莫不有祭祀之聯事祭必乘大路載大常故繼以目

巾車至司常四職都宗人家宗人祭有賜禽有事命禱故附見焉雖其間名分之嚴教育之方凶賓軍嘉之禮莫不備舉而無非推仁孝誠敬之心以及於天下默契天親之理以順其秩叙命討之公此天道之至教聖人之至德也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五

安州陳廷彥

高淳張彝歎同訂

桐城方苞著

臨桂陳榕門

夏官司馬第四

王制曰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夏於時爲火於卦爲離離爲甲冑爲戈兵離上之象曰王用出征詩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蓋非威明之極不能用兵以正天下故司馬爲夏官凡國事無非政而獨於司馬言政者張皇六師然後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政行於天下也張自超曰或謂軍政莫重於馬故夏官主兵而曰司馬非也春秋以前未有謂士卒爲兵者蓋兵民本未分也六經而外三傳國語國策稱師稱衆稱士稱卒未有稱兵者稱兵自漢初始其稱兵皆以器言夏官之屬別有司兵正與師安得以此爲號哉所以稱司馬者

凡車多以馬駕而兵車亦在其中猶地官別設司民而正與師稱司徒則包四民而兼農民之合伍者必如是然後義周而名當也惟不曰司軍制軍則以兵爲凶器而不願民之見兵意亦寓焉耳書傳殷稱圻父亦稱司馬牧誓司徒司馬司空是也至成王訓官始定其名曰司馬而酒誥云圻父薄違小雅仍稱圻父蓋文誥非命官之比故通用先代之稱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五

二

司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治教禮刑四官之攷旅皆有官中常行之職業惟兵則戰而時動雖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戒也故軍司馬以下設輿司馬以閑輿衛而教以磬控驟馳之節設行司馬以整戎行而教之以步伐止齊之數使習之於平時而試之以蒐狩所謂本強而精神可以折衝也畿內之兵旣更

番而試之六服之國亦各用王朝之法以蒐乘簡卒則諸侯之師皆可以從王朝司馬之法所以六軍同力如臂指之相使也楚之強也卒乘戢睦日夜無懈隨會憂其難支晉之衰也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歎其不競觀此則知周公整軍經武之法雖百世不可易矣輿司馬之爵高其任重也行司馬之數倍其徒多也六師之作每軍輿司馬宜各一人行司馬各二人旅下士之居者行者亦各聽於二司馬而職文旣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五

三

無可稽矣大司馬掌軍政之大者其小治則軍司馬聽之唐時節鎮設行軍司馬祖此天地春秋四官之攷通治官中之事而夏官則分職何也以戰則車驟徒趨車馳徒走各有節以田則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各有法其事旣異則其職不得不分職專然後平時之教練易精臨事之指揮乃便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

爲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地官比長下士而伍長不言下士何也平時掌五家之治必校行能而賜爵焉軍旅專取壯勇伍長未必卽比長之爲士者又自六鄉以外五家之長本非士也

司勲

官中大夫士而外首列司勲非信賞必罰不可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五

四

以用師而民之死生聽於將覆軍之法重則有功者之賞不可以不先也王功國功民功事功治功五者竝列職於司馬之屬何也王功國功之體大征伐雖包其中而不足特舉也民功事功治功旣成則本強而內外順治有不戰戰必克矣所謂善爲國者不師也賞功之典非治教禮刑之所及故惟列於政官爲宜

掌疆

疆界所以正封守禁侵奪王政之大也先王知

後世強衆相陵必自紊其疆界始故設官掌之至春秋時大國兼地數圻則王政不綱掌疆之職不能復脩矣

候人

注以候人爲候迎賓客之官蓋據國語敵國賓至候人爲導之文此職無候迎賓客事而詩稱彼候人兮荷戈與袂候迎賓客非軍事無所用戈及蓋候人本主境上候望而有方治來者亦帥之送之若大賓客自有掌訝與訝士迎送非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五

五

候人之職矣諸侯不備官候人或兼攝掌訝之職故國語云然

挈壺氏

挈壺氏隸夏官軍行必載行漏也

服不氏

四官皆各養一牲而羊人馬質竝設於夏官復列服不射鳥羅氏掌畜四職何也四官事紛惟兵則不得已而後用官中事簡而國事所用馬與羊最多羅氏所掌羽物寶繁掌畜所養事類

雜冗故竝設於夏官射鳥氏則因射而及之又所射乃鳥中膳羞者與羅氏掌畜爲類故別之於庭氏之射天鳥設官分職之宜講事處物之當卽此可見論官職則射人之下當次以司士諸子以服不氏同有事於射故與射鳥氏四官竝附焉

羅氏

服不氏贊張侯射鳥氏兼爲射人取矢故次射人羅氏掌羅鳥而繼之者從其類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五

六

司士

司士隸夏官以司馬論辨官材習察其人然後用之各當也

諸子

入成均者必適子其餘皆掌於諸子故其職曰掌國子之倅疏誤

虎賁氏

虎賁氏不言徒而曰虎士蓋勇而有志行者

旅賁氏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其地虎士

親故皆以命士爲之且世職焉蓋必材武過人

忠義素厲而後得與此選後世逆亂多由禁旅

使宿衛皆世臣良士姦凶豈能相煽哉虎賁

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其趨者虎士也徒之

強力者也虎賁之外更設旅賁夾王車而趨乃

任官之士強力而篤於忠義者故夾王車之左

右視先後者尤親且近矣曰旅賁示可以任心

脅之寄也疏以衆訓則莫衆於虎士而旅賁則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五

七

少或曰以爲下士而曰旅也

節服氏

春官司服辨所用以共其物而已故特設此職

使常侍左右凡王登車下車易服弛服之節及

風雨寒溫皆在視而得其宜所以謹儀法而王

躬是保也司服惟辨禮度其事簡故設官止二

人此職朝夕無間必八人乃可以更番遞代其

不以類從司服而屬夏官以與諸僕聯事凡王

有行無不從也

隸僕

凡國中之勞辱事皆罪隸共之王廢之婦除糞洒不可使盜賊之子故以徒代隸而因以隸名官謂此僕所掌者隸事也疏謂與賤者同稱則司隸中亦有下士何獨於隸僕則爲賤稱乎

司甲

甲之成也難收藏亦不易故官中之士及府史胥徒視司兵司戈盾以倍也

司戈盾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五

八

五兵五盾既有司兵以掌之而又設司戈盾之職何也司兵事繁大小與帥及甲士之五兵皆以司馬之法頒焉故王之侍衛別使司戈盾授之府史皆半於司兵其事簡也無胥而徒亦少以士大夫之戈盾皆親授之無所用胥徒也若甲士則准焉而使胥徒授之可矣故司兵有胥而徒特多

橐人

司兵司戈盾惟辨其物以頒之而司弓矢則別

設繕人橐人何也王親征不過杖鉞秉旄而已

五兵不親執也射則時有事焉設當祭祀會同禮射而弓撥矢鈞則無以觀示羣下故特設繕人掌王所用以詔其儀而贊其事也五兵盾甲皆成於爲兵器之工官而後輸焉而小大之齊煅鍊之方惟工師能辨士大夫不能參也矢則其用最多事最要而理甚微同是幹角筋膠絲漆而下工以不足同是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澆而拙者不能爲良且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五

九

必視人之志慮血氣以爲安危故特設橐人齋工使獻素獻成試之用書其等乘其事以異其饗而上下其食又糾之以誅賞匪是不能使工皆競勸而用無不利也

道右

戎右以中大夫齊右以下大夫道右以士者右取其武故戎右宜尊賓祭尙嚴故次之朝夕視朝武非所尙也右以戎兼田以祀兼賓而僕各異者右主捍衛其事可兼賓祀師田車行異節

必各有專僕而後事可閑也。

戎僕

大僕下大夫。戎僕則中大夫。何也？大僕平時朝夕王所以謹儀法。其在軍惟贊王鼓而不共御事。蓋王親帥戎乘危歷險馬或駭與咎莫大焉。必久更戎事智畧過人不惟進退驟馳保無傾覆且艱難倉卒可輔王以發大命然後能勝其任。故慎簡六官之貳衆職之長以充之而不取之於羣僕也。戎右以中大夫其義畧同但中大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五

十

夫二人之外復設上士二人蓋戎田兼事上士乃田車之右耳。

田僕

田僕數多以王田道車旂車竝從也。

庾人

庾疑當作庚。庚露積也。菽粟宜有蓋藏芻禾恒多露積馬之皐惟芻秣是視。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皐馬每閑二人所掌必芻秣也。左傳有庾皮後周庾信自述受姓之始曰掌庚承周。

而五官中別無掌庚庾人則庾譌而爲庾明矣。

圉師

校人職自圉人以上圉師趣馬馭夫並分良駑之數而序官不載何也？經文已明特於圉人所分揭其數而其上可放而準矣。

土方氏

土方氏形方氏及山師川師遼師所役皆司徒之事而以屬司馬者示有不稟職方之度而侵敗王畧者則九伐隨之。大司徒以土圭土其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五

土

地而制其域正此職所掌。

遼師

五等之國及附庸外八州皆有閑田諸侯削地則歸於閑田故特設原師以掌之。地官虞衡所主畿內之山川也。夏官山川原師所主九州之山川原野也。原師官府胥徒獨倍者平原較山林川澤爲多也。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

或疑此當爲家司馬職之文都司馬職後家司

馬亦如之當繫於此非也家地甚狹大夫不具官安能設上中下士府史胥徒一同於都司馬乎臣謂家之邑宰也家司馬不別設官吏卽其家臣也其所以異於家宗人家士者祭則王朝有事焉刑必決於王官兵賦有定其數又少則使其地有司帥以聽於王官而家司馬掌其徵令可矣注以卿入家與載師職小都任縣地異非也家賦少故王朝不特設官三公官不必備食采者卿爲多而賦兵又衆自當入都司馬

周官析疑

卷之二一五

主

而不入於家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六

臨桂陳榕門

同里劉古塘同訂

桐城方苞著

新建周力堂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瀆以佐王平邦國大宰建六典司徒建土地之圖宗伯建三禮司寇建三典皆曰邦獨九瀆之建曰邦國者四官所建皆王邦之典而侯國兼用之九瀆則專爲侯國設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一

制畿封國以正邦國

邦國有違言多由邊境鄰接經界水道之爭或中間隙地彼此皆欲得之如春秋傳彌作等六邑宋鄭盟而不有之類故制畿封國時必使無犬牙相入及川防相礙者乃所以絕其爭奪之源司馬之屬特設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蓋爲此也八州之內皆有閒田屬於王官諸侯之削地歸於閒田其加地進律則以王命取於閒田以與之皆所以息爭端定衆志故曰以

正邦國

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設儀辨位本大宗伯主之大行人辨之小行人協之司儀詔之又列於九瀆之中而大司馬並掌焉合諸侯之六耦則以屬太司馬與覲禮享畢侯氏出而肉袒請刑同義蓋嚴於禮法乃所以銷兵刑於未萌也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分職謂王巡狩征伐小大之國各有所承之職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二

春秋傳所謂各脩舊職如衛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是也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

用謂用以征伐田役也縣師掌邦國之地域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故大司馬據以簡稽而用之大宗伯之軍禮五此兼其三大封則定於制畿封國之初大均則寓於施貢分職之內蓋平常無事恤其財

力以厚其生然後一旦用之皆知戮力於王事

也獨言鄉民者周制六鄉家一人已足充六軍

之數而侯國之三軍二軍一軍亦以鄉爲準其

有征伐則六鄉之士更番調發軍帥師帥將之

以爲一軍之主而遂與公邑采地亦更番簡擇

以從鄉衆而足萬有二千五百之數春秋時軍法猶如此

舉范以其族蓋大師大田大役國君必親命卿

必從所用與帥必鄉吏之夙能附衆者所起徒

役必鄉民之與吏相親服其教練者然後以遂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三

及都邑之吏帥其衆而附焉是以用無不宜教

無不習管子作內政以寄軍令公帥五鄉高子

帥五鄉國子帥五鄉有教士三萬人蓋猶用周

公遺法耳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均守平則所以正邦國之都家也八則以治都

天子之守國高在畿內三卿二卿一卿所

守地邑多寡各居其君之十一是之謂均爵有

尊卑而八則無同異是之謂平守均而則平則

上下和睦而國無不安矣

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九法之中大司馬專之者制軍詰禁而已司馬之屬與諸官聯事者三制畿封國地官冬官之事而上方氏形方氏與之聯施貢分職地官之事而職方氏與之聯均守平則地官天官之事而司險掌固匡人與之聯凡此乃大司馬掌其法而他官承其事者也他官執其總而大司馬與焉者二簡稽鄉民縣師主之而受法於司馬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四

設儀辨位統於春官秋官而惟大射大司馬合諸侯之耦是也至於建牧立監乃大宰專職司馬無與焉比小事大進賢興功則天子巡狩考職所以勸懲羣侯運動四海之操柄而皆列職於司馬何也蓋不能四征不庭則威命不能服衆而恩禮亦不足以感人五官之典皆廢置於無用矣周之東遷以後是也周公作立政則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周頌持邁亦曰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與此經之義更相表裏乃聖

人仁育義正運用天理之實心實事與後世之輝威而黷武者異矣

焉弱犯寡則告之

言病之也如貶其爵命薄其恩禮披其附庸之類與削異野荒民散不能自治其國邑故削之焉弱犯寡必雄傑驕蹇之侯也病之使不能張則自戢矣

負固不服則侵之

王師自出則宜曰討曰伐侵者鄰敵相掩之辭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五

也深則窺入其阻淺則掠其邊疆蓋負固者必險遠之國若會同討伐而據險逆命必曠日而勦民故委之方伯連帥使壤地鄰接之國侯間而乘之出其不意以聲王討即不能應時戡定而四鄰交侵王無有命勢窮力屈自不得不悔禍而服義矣不服如朝覲愆期職貢不入之類注謂不事大國非也其然則秋官掌交諭以九牧之維九禮之親可矣更不從亦不過威讓甚則降班侵之非義也

放弑其君則殘之

賊殺其親罪有輕重用罰非一故統之曰正放弑其君則非徒殺之必裂其支體如齊人懷高渠彌之類故曰殘

犯令陵政則什之

杜與壇相近而有輕重蓋陵其鄰國猶未敢犯王國之政令也壇猶放也周公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雖禁其出入而尚得以私屬自隨與鄰里往來杜則限隔內外不得復與人通與獄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六

城類矣所以杜其犯上作亂之萌也注謂不使與鄰國交通則似不絕其位而罰轉輕於壇羣儒不能辨注之誤反疑九伐之輕重失倫蔽亦甚矣

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春秋於世子亦書弑其君則賊殺其親乃謂戕其戚屬者雖正其罪誅止於身其子姓果賢猶可繼世也滅則舍亂人之類殄其世嗣或先世有元德顯功則存其宗社而建置族姓可也惡

莫大於放弑其君殘其身且渚其官則滅不待言矣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政職主軍旅會同田役所賦車徒之數而職方氏所謂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亦附焉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七

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上地以下已見小司徒及遂人而覆舉之蓋畜衆者司徒而徵兵者司馬或畧焉則可任與施舍之數不分明矣曰凡令賦見此職所言乃傳斯稱敝賦賦與之賦與九賦異也所令乃六服羣侯之軍賦若畿內軍賦則大司徒令之矣司徒職凡大軍旅大田役以旗曰凡則畿內鄉遂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曰凡則畿內鄉遂公邑家稍縣都無異法可知矣侯國制畿施職制地令賦已具於司徒而復列於司馬者必司

馬董正之然後疆場不犯而政令無壅也其後召虎南征疆土是徹乃率由周公之典法耳周官之法車輦馬牛兵器旗物民自具之有事征伐則遣人委人共其道路之資糧別無所謂軍用自康成以賦爲給軍用者胡氏安國遂謂田以出粟取之農夫賦以出兵取之商賈雜稅遂爲亂國邪臣興利者所假託故削之而辨其非使後世知凡此類皆說經者之誤也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八

春時方寒以教茷舍則難露宿治兵大閱更非其時惟教振旅爲宜列陳曰平者篇末大喪平士大夫都家鄉遂之吏其爵命與王朝士大夫同而班次則有升降前後必平之使各就其列也四時之田王子弟侍從之臣皆高爵其列陳也一循軍禮所攝軍將之事也則從軍將之班所任師帥旅帥之事也則從師旅之班不以爵等之高下參錯相紊是之謂平若專列六軍之將佐與帥則止曰列陳如戰之陳可矣

辨鼓鐸鐃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鐃

古者田狩禮辭皆稱宗祧故割牲必先以射王執路鼓義取於乾豆也軍事賁鼓而不使軍帥執之者天子九伐多用方伯連帥之師故以賁鼓屬諸侯教以敵王所愾也晉者進也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出師之律也以金奏之鼓屬主將所以示師行之節制與鐃以止進使卒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九

長執之何也其聲可達於四兩也若旅帥以上執之則所轄廣而不可以遠聞矣鐃以通鼓使兩司馬執之何也四表僅二百五十步六軍分左右而陳去中軍有甚遠者矣惟二十五人之長排列甚近相次而傳鐃則同時可立達矣鐃以節鼓使公司馬執之何也以爲車行徒步之節必伍長執之檢察乃便也以節車徒而鼓人職曰節鼓何也車徒旣行鼓聲不絕其行之疾徐異則鳴鐃之節亦異如車徒皆行鼓聲三而

一錫則車驟徒趨鼓聲再而一錫鳴錫以爲鼓聲疏數之節故又以爲節鼓也四金獨無鐸康成以爲用於樂而不用於軍是也馬氏貴與乃據國語鳴鐸于以爲軍行亦用之吳夫差之軍政豈可以素周公之典法哉仲春列王及諸侯所執之鼓仲秋列所載之旗而仲夏辨號名仲冬教大閱惟言羣吏蓋盛暑隆寒不宜以武事煩尊者且官徒殷衆勞費甚大故冬夏之田王及諸侯皆不與也況仲冬大閱六軍之車徒備陳三時之軍事具舉若王出而諸侯麇至則畿內之車徒不能畢陳吏士之校試不能詳辨矣至於蒞舍之禮主草宿以辨夜事以宗廟百神之主無故而草宿於曠野不惟體非宜事亦可駭如張帷宮陳邸案秉荆薪則與幽昏席草之義相反矣或以國之大閱司常頒旗物王建大常爲王親狩之徵非也其職曰及國之大閱以春蒐秋獮及王巡狩征伐而簡車徒舉大閱則皆可以包之不可據爲冬狩之證車攻之詩

首曰駕言行狩而後曰于苗故朱子以苗爲狩獵之通名宣王南征北伐卽以夏會諸侯發大命而因爲苗田亦六月出師之類萬無與諸侯草宿之理若果行此篇中必宜一語及之而可據此以素成周之舊典乎夏苗冬狩天子諸侯不與乃以事理之實推之知其必不可行非獨以此經文爲據也蓋國邸方澤之祭必於仲月其致齋散齊必與宗廟之祭異期使日至在望前廟祭尙可於是月畢事如在望後則夏禘必逾午月冬烝必逾子月矣時祭卜日蓋爲此尙得率諸侯以苗狩乎因此意古者夏宗冬遇必以孟月蓋盛夏則農功方急水旱不齊救政宜預隆冬則諸祀備舉百政皆會新令始和必朝王之後次第遄歸國事始可不廢可會聚王都決月以待從田助祭乎呂氏月令冬夏迎氣之祭諸侯皆不與必周之舊典蓋迎氣非前月之末卽孟月之初諸侯已朝者既歸來朝者尙未至也觀禮之末有率諸侯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西門外之

文會同而祀方明然後舉之則冬夏宗廟之祭不留諸侯以卽事明矣注謂王不執黃鉦而向之於諸侯固失之後儒謂諸侯不敢煩天子故代王執亦非也常武之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則王雖親征不過監臨侯伯與六事之人無躬列行陳執枹鼓與羣下馳逐之義況時田教戰乎路鼓之執蓋以令諸侯軍將之鼓而爲之倡耳諸侯乃朝覲而適遇時祀者故與於蒐獮近畿之國亦或因王事來會春秋傳衛取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主

相之東土以會王之東蒐是也

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王氏應電謂旗居卒間以分地遠則疏近則數非也既曰居卒間則遠近畫一而無疏數矣蓋圍初合時車徒行列皆疏漸進則所圍漸狹而行列自漸密耳

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幣獻禽以祭社

於春舉社則秋報可知矣於秋舉方則春禴可

知矣小雅以社以方疏謂皆秋報也大雅方社民社不其承祈年之後必泰祈也月令仲春命後可與大雅相證於夏舉禴於冬舉烝則春以祠秋以嘗視此矣

祭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

三時之田皆終日而畢事惟教茭舍必前期而至以事在宿夜故也自上文如振旅之陳及撰

車徒讀書契皆前期一日始至禁屯之事也自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主

辨號名至軍之夜事皆夜宿茭舍部署六軍之事也其他皆如振旅則謂列陳時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教亦不廢耳蓋車徒書契司徒之屬鄉遂公邑家稍縣都之吏歲時按比詳矣而司馬則未知其虛實息耗三時之田終日而畢無暇及此而夏苗之前日則寬然有餘故使司馬之羣吏與司徒之羣吏會按其書契以數擇其車徒然後一旦徵發如燭照而數計帥以門名以下乃正教茭舍之夜事也安營之法必四正

四隅各有部分周迴相應軍將及師帥旅帥各有幄幕隊長士卒則依車乘以當營壘詩曰彼爾旅師下有寇警主帥發命以備偏隅或設伏迎敵昏黑中惟用號名然後可按徽識以調將士而行者守者皆按部而不亂故不曰辨號名而曰辨號名之用也荀卿所謂行如戰詩所謂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皆由此道耳鄉以州名野以邑名與司常職於鄉舉州於遂舉里同皆偏舉細大以包其中也二十五家之里宰即以邑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西

衛戰國秦漢以後始數用之而得志焉可以觀世變矣周官於鄉遂公邑家稍縣都皆曰野其文自判也鄉師職歲時巡國及野而賜萬民之藉阡鄉大夫職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野為六鄉可知矣縣正職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則野為六遂可知矣遂人職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曰凡事致野役則野兼公邑可知矣鄉遂公邑之賦貢徵之者閭師遂人遂師則縣師徵野之賦貢獨家稍縣都可知矣六遂之獄訟遂士掌之都家之獄訟方士掌之則縣士掌野為通掌公邑之獄訟可知矣野閭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則野兼六遂公邑家稍縣都可知矣凡稱野者皆可以是以推之鍾曉曰此節注義蒙混者甚多無庸深辨而大體舛謬無若帥兼軍帥師帥旅帥至伍長及門謂在門所樹者卒長即不可以帥名况每下者乎凡制戎行至百夫而有隊長即卒長也所統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五

四兩苟有調移命其卒長以下於兩司馬可矣
伍長之門不宜有所樹伍長之號名不可勝辨
師至鄰長州長至此且亦無事於辨其謂鄰
皆辨號名蔽與此同又謂縣鄙爲縣正鄙師
野爲公邑不知縣正鄙師雖列官於六遂而公
邑都家之采地亦至五百家而爲鄙二千五百
家而爲縣此野之通制也他職雖有以野爲公
邑者而此職與司常職皆於鄉舉大於遂舉細
以包其中則二職中所謂縣鄙者並指公邑昭
昭然矣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五

遂以苗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祠
夜事既畢昧旦而興不過表貉爾祭可終朝而
畢矣蓋仲夏日炎使將士被甲荷戈馳驟窮日
則人怠馬煩而軍容爲之不肅矣故教以裝舍
凡坐作驟趨馳走擊刺之節皆於前日畢之而
苗以車田取物甚希禮成而人不勞事畢而時
不費凡此類皆聖人以仁體事所以曲成乎萬
物也舊說禴祠烝嘗皆以孟月非也仲夏苗
田獻禽以享祠仲冬大閱獻禽以享烝則以仲

月明矣詳攷五官不獨舉孟仲及季者爲夏正
無疑卽統言春夏秋冬其事亦未有可附於周
正者則舊說之誤決矣時刊以致享必有生得
之禽而止用爲乾豆何也先王不貴異物故鼎
俎所登惟牲體魚腊其餘水陸珍異以實豆籩
乃可夙具而備物春秋傳所謂惟君用鮮者亦
惟用之於醢醬菹醢而已蓋時田之後尙有散
齊致齊之期則以鮮物爲汙齋尙可逮事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七

載旛鄉遂載物郊野載旛百官載旛各畫其事與
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
治兵所載旛物與司常所建互異何也旛與物
無事時所建也故王朝孤卿大夫士建之熊虎
之旗鳥隼之旛龜蛇之旛軍旅所建也故師都
鄉遂公邑之吏合卒伍簡車輦兵器建之及司
馬治兵則師都鄉遂之吏有泄衆而不列陳者
故所建異也師都之長孤卿也軍吏亦孤卿也
既有軍史復有師都而所載各異何也孤卿之

長師都而爲軍吏者既載旗矣其王子弟及退居采地之孤卿則載旛也鄉遂之吏如州長縣正各帥其民而致者既列陳而作旗矣其鄉師遂師遂大夫黨正之屬掌政令刑禁而不帥車徒以驟趨於行陳者則載物也惟此所謂郊野卽司常職所謂縣鄙而所建所載皆旛蓋公邑之吏帥民而致皆身列陳故旗物無異耳知然者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田郊里之地域有會同軍旅田役則受法於司馬使各帥其車徒而至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六

者建旛與物此見百官從王而與聞禁者亦或旛也百官卽孤卿大夫士猶司常見師都州里之吏士兵者建旗與旛此見師都鄉遂之吏不主兵者載旛與物也州里卽茆舍治兵稱名各異何也茆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野爲遂明矣故縣鄙爲公邑治兵鄉遂載物則郊野必公邑也其或曰縣鄙或曰郊野何也縣士掌公邑故公邑謂之縣而地在四鄙其曰郊野又以見四郊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亦隨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九

鄉之帥而至者州長遂之帥而至者縣正則公邑之帥而至者必其吏也鄉遂之吏有不列陳者故所載異公邑之吏無不列陳者故所載同也然則鄉遂之吏列陳者安載載旛也知然者大閱羣吏以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鄉遂之吏必仍載旗與公邑之吏載旛同矣其曰羣吏作旗羣吏弊旗卽謂旛旛也惟或載旛或載旛故以旗包之也百官亦載旛何也蓋與司常互文以見義司常見孤卿大夫士從王而不與聞禁

在設公邑以統之也治兵列師都而不及大夫有采者於百官包之也茆舍則以家包孤卿大夫王子弟也列縣鄙於家之前者公邑也先公邑與家而後鄉遂者茆舍之禮辨號名以習夜事遠者難辨故先之近者易辨故後之也經文鄉遂載物而謂列陳者仍載旛何也以覈其事實而知之也六卿蒞其私邑曰師都監六鄉曰鄉大夫而治兵則爲軍吏鄉大夫旣爲軍吏則載旗矣州長縣正以旗物各帥其民而致則

必載平時所建之旗矣。其載物者獨鄉遂之吏不列陳者耳。猶司士所掌朝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而周制常以六卿兼公孤則卿之兼公者必北面矣。兼孤者必東面矣。其西面者獨不兼公孤之卿耳。鄉師於四時之田所治者政令刑禁爭訟也。遂師所掌者禁令賞罰也。遂大夫所掌無軍事。黨正以法治師田行役之政事。此四職者皆蒞衆而不列陳則所載旗物必別於列陳者可知矣。惟鄉師職巡前後之屯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手

而戮其犯命者。近於軍事然曰巡前後之屯則不與圍禁明矣。蓋仍治其徒庶之政令耳。

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濃羅弊致禽以祀祊

曲禮天子祭四方注謂祭五官之神。以上有五帝之郊下有山川之祀則舍五官之神方祀無可屬也。至此經祀方與小雅以社以方大雅方社不莫則與曲禮所謂方祀異。蓋五官之神宜附於四郊迎氣之祭或舉於郊之明日不宜以仲秋並舉也。此經與大雅雖言天子之方祀亦

不得以五官之神當之。況小雅所稱乃卿大夫之事乎。諸侯方祀各主其方而不得相假。況鄉遂公邑之社方安得越祀五官而四方皆備哉。蓋號物之數萬而不越乎飛潛動植。飛潛動植並生於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中則報成萬物土祭五土之示明矣。惟其爲五土之示則自王畿侯國以及大都小邑無地不可以舉四方之祀矣。變文曰致禽以物成而獲多故屬而比之然後取其上殺以獻也。於秋冬曰致禽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六

三

則春夏獻禽之約可知矣。於冬特舉饁獸則秋猶未敢備取而不足以供四郊羣神之饁可知矣。春猶兼祠與社而夏惟享祔則取禽之約無若苗田者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七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焚所
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後五十步爲一表
田法戰法之詳至仲冬始見者雖各脩於其地
亦必待築場納稼之後乃可脩車徒稽人畜
旗物軍器也行於三時則奪農功而無地以陳
車馬矣。四表相距僅二百五十步以表太遠
則費時多而田狩將不及事也。禁闢前後之屯
亦僅百步則知鄉遂都家公邑之車徒皆前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一

各習於其地而赴禁闢者甚少矣。鄉師前期出
田法於州里大司馬前期命修戰法鼓鐸號名
旗物之辨凡畿內有籍者無漏焉使及期徧陳
於禁闢則一鄉一遂之車徒亦不足以容矣。古
之軍政所以事習而民不煩者恃有先期分教
之法也。春秋傳魯人大蒐自根牟至於商衛革
車千乘合魯東西封畧而言則知非盡陳於所
蒐之地矣。
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

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

車徒當陳於後表之北記曰司徒摺扑北面誓
之惟陳於後表之北故誓必北面誓畢然後司
馬南面令鼓而車徒以次而前也。注以羣吏
爲諸軍帥似兼主將以義揆之必王親誓師或
大司馬主兵傳王之誓命然後軍帥宜聽若時
田司徒誓命大司馬與軍帥皆蒞焉聽誓者特
師帥以下且其辭曰不用命者斬之田以習戰
軍帥制命不宜以不用誓之。按尙書王親出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二

征誓辭王自發之則大司馬會計亦宜親述王
之誓命士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
者五戒首軍旅之誓則發誓命時士師宜蒞焉
春蒐之禮有司表禡誓民表禡者肆師也士師
掌田役之禁則誓民者必士師矣。斬牲以左右
徇陳乃師田之所同共其事者皆小子也王氏
應電乃以爲條狼氏誤矣。條狼氏凡誓執鞭以
趨於前惟誓師各就其人而以軍法命之小子
則判羊以誓而不命其人職事各殊豈可混乎

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鐸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擺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

六軍三三而居一偏則中軍不宜在六軍之內王親田則王泄而大司馬贊焉王不與則司馬主之其六軍之帥宜各閱其屬每軍各立四表如中軍之式諸侯師都之吏則各帥其屬分隸六軍分班鱗次而進中軍不偏閱也蓋古者兵車一乘用士七十五人而大閱之表相去僅百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三

步必單乘如牆而進始能容其驟趨馳走而及表而止乃得截然齊一雖各閱其屬分班鱗次猶恐難徧況以中軍徧閱六軍乎非分班以進則每軍萬人車徒平列遠者當在三數里之外其坐作進退發刺之節雖本軍耳目不能徧及也大閱時疑徧閱六軍之士而車不盡閱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以法考之三萬人僅充三百餘乘之用天子萬乘若盡閱之則無地以陳無人以供魯人大蒐盡陳革車以三桓變舊

制分公室各自爲軍恐數有虛冒故備陳而數之也先王之世不料民而知其多寡況車數乎蓋鄉遂之吏歲時校登車輦其法已悉矣司徒職惟田竭作蓋謂更番而教之雖大閱豈能盡試鄉遂都鄙正義之卒謂之大者惟此備六軍之數若三時之田雖六軍不必備也軍帥執晉鼓而中軍以鼙令鼓何也王親用師大司馬巡陳視事而賞罰不爲六軍之將則教戰亦贊王而不偏主一軍可知矣大僕職凡軍旅田役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四

贊王鼓則王先擊路鼓而後司馬以鼙令可知矣王不與則司馬自主中軍而以鼙令樂記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鼙小而其聲尤謹故以令鼓中軍以進羣帥旅帥以進卒伍故執鼙以相應和卒長以下則執金矣

鼓戒三闕車三發徒三刺

羣吏致民於後表之中陳而皆坐尙未行也故至第一表曰車徒皆行出第一表至第二表象師之進故曰鼓進出第二表至第三表則極矣

象伐國之附其城對敵之薄其陳故車發徒刺而鼓退也凡此坐作進退發刺之節四時所同而獨於大閱言之者民事至冬而畢然後車徒可詳簡也

乃鼓退鳴鑣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大閱事畢則鳴鑣而卻可矣復鼓之而後退何也鼓以作氣兵事以嚴終故復鼓以示氣無衰竭耳

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五

以叙和出

和之義當爲面爲角國策見棺之前和凡物皆得稱注軍門曰和經曰左右和之門則不得以和爲門明矣以叙和出以次第出左右兩和門也

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車徒旣出軍門而趨圍禁則左右陳之有司平其行列每百人爲卒則植旗其間以分所占之

地必廣狹如一古者天子不合圍故六軍分爲二陳而驅逆之車當旁禁地之前後各有屯百步以待田畢屯車徒而後各獸其所獲也險野人爲主謂列陳用徒而以車承其闕也險則高車不可行其間平易野車爲主謂列陳用車而地乃以車承其闕也

以徒承其闕也

中軍以鞀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六

上經曰司馬振鐸此曰羣司馬何也教戰列陳三三而居一偏用鐸通鼓以次相傳彼振則此止故第言振鐸者爲兩司馬義已盡矣此則併六軍而趨圍禁衆鐸齊鳴非加羣字不足以顯此義也

及所弊鼓皆賊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

車徒皆行獨言徒弊者車至所止之地則排列不行徒乃進而逐獸終事而後徒弊也苗田曰

車弊疑夏物未成又暑不宜腊取物少故車射而徒不刺冬則物成乾豆具焉選徒衆多守取無擇故車徒並列而以徒爲主也月令孟夏毋取可其日驅獸毋害五穀者令農自驅先儒以訓苗田之義非也獵有違禁豈能驅田中之獸假而獵於獵則車徒轡蹄視田獸之害稼害稼無非矣禽獸之害於國稼者雍氏春令爲社之戰法田法春舉其綱冬詳其目大閱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至不用命斬之卽春蒐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也中軍以鼙令鼓至鳴鐃且卻坐作如初卽春蒐所教坐作進退疾周官析疑

又曰惟田與追胥竭作而陳氏汲乃云司馬所教惟鄉遂餘皆不與謬矣狩田徒弊正與火弊車弊羅弊相對且以徒爲主又與守取衆獸之義相應而王氏應電乃云冬亦兼用火羅皆昧事理悖經義故畧舉一二以見義例焉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下特舉大師則此謂司馬奉王命以征伐也行禁令因伐有罪而明王禁於羣侯也注謂王巡守會同誤

及致建大常比軍衆誅後至者稍人帥衆而致於大司馬王親征則邦國亦以師從凡帥衆而致者大司馬皆以致於王故建大常注謂致民者鄉師非也役則鄉師致之軍事則正治其徒役戮其犯命者而不致也及戰巡陳眠事而賞罰觀此則大司馬不任軍帥而兼督六軍吏士春秋傳晉軍帥及佐之外別立司馬蓋其遺法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律者軍法之書也。易曰：師出以律，兵事以嚴終。故既勝，猶執律秉鉞也。國語：黃池之會，夫差列陳，十行之帥挾經秉枹，一軍之將挾經秉枹。師帥所挾者，律之曰：軍帥所挾者，律之綱也。若律管則抱之者，太師非司馬所執，或疑古用竹簡不可執，非也太史執簡記奉諱惡，雖用簡所書要約，何不可執乎？六軍之帥必各帥其屬以振旅，而司馬獨先，亦不爲軍帥之徵。小宗伯立軍社，奉主車蓋，駐軍然後立社，在途所奉惟主車也。此經師有功，則先愷樂獻於社，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本載然爲二事。傳記亦無言主車兼社主者世儒溺於舊聞，或據此爲師行載社主之徵云。師行若無社主，則每日立社，不勝其煩，蓋誤據曾子問每舍奠焉之文，不知所言乃廟主與社無涉也。卽此可爲所奉無社主之徵。

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王弼勞士庶子則相兵凶戰危，故雖王師九伐，必具死敗之禮，厭而奉主車，及相弔勞，皆使大司馬親之，俾無事則

職思其憂，消患於未形。有事則謀出萬全，敬敵而無曠也。雖師有功，將士必有死傷，士庶子之弔勞，王猶親之，則每上者不必言矣。

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

疏謂賓射亦六耦，但不用諸侯，蓋誤以賓射爲燕射也。經於諸侯曰大賓，因其朝覲會同而與之射，故謂之賓射，所以別於王臣之燕射也。此獨舉大射者，明諸侯公孤卿大夫士咸與，而司馬所合，獨諸侯之六耦耳。

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

注謂牲魚卽魚牲，蓋疑小子職羞羊肆羊，殺肉豆，大司馬不宜又羞羊牲，不知各舉一節以互相備。周官通例也。奉牲羞肆，大祭祀大司徒大司寇掌之，小祭祀小司徒小司寇掌之。大司馬宜奉羊牲，羞其肆而變文曰羞牲魚者，牲與魚遞進，而以次羞之，羞牲則奉牲不待言矣。常祀牲不用馬，且於下喪祭特見之，則所羞之牲爲羊明矣。大司馬所羞惟肆，而小子則兼殺與肉。

豆其事並行而不相悖也。肆一也。而二職同羞之。蓋小子進設於奠所。然後大司馬進薦於日賓。而授其祭也。以大司徒大司寇之奉牲。知大司馬亦奉牲而文畧也。以大司馬之授祭。與兼饗食。知大司徒大司寇亦授祭兼饗食。而小祭祀小賓客二官之貳亦如之也。以是推之。士師奉刲珥之犬牲。則鄉師之羞牛牲。疑亦類舉。而彌而非常祀。夏官特設小子以貳羊人觀小子職。則牛犬之肆殺豆肉亦宜。牛人犬人羞之餘。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士

見小子羊人職

小司馬之職掌

小司馬職闕。以諸官例之所專掌。必論辨官。也。蓋師之職。皆以貳其正。然必有專掌之事。爲正之所不能兼者。如小宰之建官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宗伯之建神位。小司寇之掌大誡。是也。國子選俊。並升於司馬。司士治之。庶子之備業於鄉學者。諸子治之。而大司馬職不及論辨官材。則小司馬專之必矣。

司勳

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大行人三等侯國。皆曰建常。疑諸侯在國。對其臣民。亦得稱大常。如路寢象魏之類。故特標王之大常。以別於使有勳者。自銘其常也。蓋請於君。書於彝鼎。以告其祖宗可也。自銘其功於旂常。則非無成代終。示民不狃之義矣。

大功司勳藏其貳

內史職。王有賞賜。贊爲之以方出之。大等之勳。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主

當賜地者。司勳議其功之所稱。以上於王。王使內史爲之辭。書於方。以下司勳。惟大功銘於大常者。則以詔司常。祭於大烝者。則以詔典祀。王之命辭。其正則二官藏之。而司勳藏其貳。若功小。無祭與銘之命。而惟賜之田。則司勳藏其正矣。注謂功書藏於天府。於經無據。

掌賞地之政令

凡頒賞地。三之一食。其二即使兼治之。而不復置。公有司。蓋地有華離。則經界易消。邑太褊狹。

則發徵易擾。既使兼治其二。則貨賄粟米。征輸之期。與留以待用之地。師田行役車徒之數。及帥而致之之人。王朝之政令。必及焉。羣儒或謂卽下經賞之輕重視功。彼乃賞之規條。非賞地之政令也。或謂制其疆界。則未賞時所營度。非既受後之政令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惟加田無國正。

三之一食。二入於公也。都家各有采地。有功而頒賞。則於四郊。以便資給王都之家眾也。郊里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圭

之委積。以待賓客。又以恤其地之難阨。非二入於公。不足以周事。其不頒以三之一。而使兼領其二。何也。其地間廁於鄉田。必各因地形。以成邑聚。然後無或華離。而經界明。吏治便。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周官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則知載師所任宅田賞田之類。皆各區爲邑。而使吏治之。加田。疑卽孟子王制所謂圭田也。凡受田祿者。皆有之。非以有勲而賞。以祀其先而爲數。又少。故

無征。若如注所云。既賞而又加賜。則加田仍賞田耳。

馬質

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賈。

校人辨馬之六物。而馬質所量。惟三者。惟師田雜役官吏受馬於有司。故量其賈。有死而更。或止。更其物之法。種馬齊馬道馬。非羣下所得用。無所庸其量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圭

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賈以齒毛而定。旬之內更者。量齒毛而賈。以生時之賈也。以其物更者。以既死之皮筋肉物爲之直也。入馬耳。乃旬內旬外之所同。以物更者。且入耳以防抵僞。則以全賈更審。不待言矣。嚴其罰於受馬之始。俾謹視其馬之性質而養之。得其宜。則調馴而不至暴疾矣。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

古者任載皆牛車或人輦馬所駕惟乘車或車田車所謂以任齊其行者先以長短高下度其相稱之車以齊兩服之任強力相方然後引以兩驂視其疾徐之相應又時其勞逸而調習之然後前却左右登迤下坂無不如志不專以力之強弱也羣儒皆謂以力之強弱爲任之輕重乃後世單騎任載之事而以言古法誤矣

若有馬訟則聽之

民間牛馬之賣價質人掌之此訟則師出行役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車

卒隸有爭及官買不得其平或稽其賈與同受馬於有司馬死傷當償而以過失相推者注謂賣買相負誤

量人

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

以分國爲九州者周更定九州析冀以爲幽并并徐於青而豫州之境西至華山則虞夏以來建國必有舊屬於此而新屬於彼者故曰分也

凡建國大司徒制其域封人封其疆而民郭后宮市朝道巷門渠之細非王官所能及也其國自有匠人營之而掌於量人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以有出疆之職也量人下士二人兼供軍旅喪祭之役豈能徧營六服之國邑哉詩載召伯營中及於寢廟乃宣王特厚元舅非封國常制注以后爲王與諸侯蓋以先舉后宮而後及王朝爲疑不知王之路寢與后宮相連先王宮而後及市朝由內以及外也凡攻位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土

之始必先定內宮址基然後准之以爲前朝後市左祖右社之位至營作則先宗廟而後居室事理固然耳

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軍有朝者或王親在行或主兵者三公及諸侯入爲卿士者國語季氏有內外朝戴記太夫有私朝疑皆僭禮記者習而不察耳里所以定分界蓋量市朝州涂軍社之所居也詩瞻仰昊天云如何里亦當訓屈軍社與朝市州涂同量

則立社於所至之地。而非奉社主以行。明矣。若社主在車。與遷廟之主同。則經文當曰。祖社不。應舉社而遺祖。

凡宰祭與鬱人受畢。歷而皆飲之。

王宅憂。則宗廟之祭。必冢宰攝。尙書伊尹祀於先王是也。王平時有喪疾。則宗伯攝事。羣儒必謂宗伯可攝冢宰。不可攝。或引禮器謂宰祭。卽制祭說。尤謬悠。詳見鬱人職。

小子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主

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或以我將詩。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疑祀天亦用羊。遂謂此經祭祀兼內外神。以破賈疏非也。郊用特牲。見於書傳者甚多。我將乃祀帝於明堂。以文王配。故有羊耳。此經明曰羊肆羊殽肉豆。則非所用以祀天者。其爲宗廟之祭何疑。醢人豆實無羊。肉然生民之詩。叩盛於豆。承載燔載烈。戴記觴酒豆肉。攷工記食一豆。肉則肉固可爲豆實。禮文殘缺。不得專據醢人而謂古。

無是禮也。

祭祀贊羞受徹焉

牛人。大人皆專官行事。而羊人之外。別設小子。職何也。非重禮不用大牢。而犬之用尤希。惟羊則次祀小祀小賓客皆用焉。飾牲祭登首。其事甚繁。復使供社稷五祀之祈珥。釁邦器軍器。師田狗陳贊羞受徹。則日有不暇給矣。故別設小子。以分其職。觀此可知先王無曠庶官之義。

羊人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犬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

旣曰凡祭祀。又覆舉祭祀何也。正祭不用羔。如開冰小祭。則無升首之禮。故再言祭祀。明升首之爲正祭也。三牲皆升首。獨於羊人言之何也。牛人共牛牲之互。與其盆簋。則割而升其首。自屬牛人之職。故獨舉共互與盆簋以相備焉。於牛言升首。或疑羊之不必然於羊言之。則未可知矣。牛人羊人等。旣主割牲。而內外饗又掌祭祀之割烹。何也。掌牲者升首。饗人則體解以納。

烹也大祭祀司士又率其屬而割牲何也其文
上承賜爵而呼昭穆繼以羞俎豆則所割乃屬
衆賓衆兄弟之胥俎耳詳見本職

凡祈珥共其羊牲

羣儒爭以祈珥爲祭祀破鄭注不過以下文別
言釐耳不知釐乃社稷官廟始成之釐不害
下文爲釐器物也小子職珥於社稷祈於五祀
之後亦別釐邦器及軍器義與此同此職於祭
祀外別舉祈珥正明供羊牲以費而無事於升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五
首耳

賓客共其灋羊

牛人備舉牢禮積膳饗食賓射之牛其法具列
於掌客故言法羊以該之而軍事喪事之列於
牛人職者此職亦以法共可知矣

凡沈辜侯禴釐積共其羊牲

牛人祖言辜牛求牛而此職特舉沈辜侯禴則
知非典祀重禮不用大牢矣蓋享牛者四時之
典祀也求牛者如大師類於上帝宜於冢土天

地大哉類社稷宗廟也典祀自五嶽四瀆而外
山川沈埋止用少牢管子曰山高而不崩則神
玉極矣亦不此聖人所以紀百神愛天物也釐
用大牢之證此聖人所以紀百神愛天物也釐
鍾以牛戰國之愚禮耳小子掌釐社稷五祀邦
器軍器皆以羊則釐無用牛之禮明矣釐之
外別有積疑即小子職所謂師甸駟牲徇陳使
血漬於地也若積柴之祀則不宜列諸毀事之
後注似誤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七 五

司馬無布而云受布于司馬以是知五官應用
泉布貨賄有司不得私授受必諸官之正以達
於冢宰頒於大府致於官中而後有司分受焉
所以杜侵漁防抵冒也或以巫馬入其布於技
人疑凡長官皆有存貯之布非也巫馬以馬疾
受財於技人故馬死之幣布入焉以備馬疾之
費也職金受入征入於爲兵器之府受罰金入
於司兵以事相首尾故使用金者各會於大府
考於司會以省費送出納之煩耳其餘財物之

入。未有不歸於大府者。財用之出。未有不頒於大府者。故其職曰。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受財用焉。又曰。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故知司馬乃臨事取布於大府。以給牧人。若六官之長。皆有貯布。則政無本統。抵冒百出。而難稽矣。掌牲之官。惟馬質。羊八有賈。蓋小祭祀小賓客所用。羊牲爲多。而馬質有賈。則以馬死或宜更其價。或以其物更耳。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八

司燿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戴記季春出火爲田也。左傳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先儒據此。遂謂季春出火以陶冶。季秋內之。其實不然。夏月土潤溽暑。以燒石則粉解。以陶器則燥裂。伐薪爲炭。陶成百物。皆宜於冬。春且冰。以火出而畢賦。所以解鬱蒸。救時疾也。而又布火以助盛陽。於天時人事。俱不相應。蓋周官析疑。卷之二十八。一。季春始煥。野則出火於窰。家則出火於室。而不用季秋始肅。然後內而用之耳。雍并幽冀之地。民俗臥必以火。始季秋春盡乃止。此經曰民咸從之。民亦如之。則謂室居所用之火。而非野外之陶冶明矣。

掌固

掌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

注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樹之有刺者。以樊垣墻爲便耳。土各有宜。城郭溝渠。凡樹之成林者。

皆可以爲阻固。蓋內有蔽則敵惴疑。依以設守。攻者難入。故春秋傳伐國而勝乃得焚其竹木。秦漢以後塞上樹榆柳。蓋古法之遺。

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

公卿大夫之子家有田祿。萬民計口授田。俾各守其地之阻固。以自衛而財用稍食。國猶頒焉。所以厚下安宅。而其效至於民忘其勞。民忘其死也。財用日分。視地守之劇易而有多寡也。稍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二

食日均計。功力之多少以爲差等也。古者民之衣食菑患。纖悉皆君爲計。處而民以材器給國。事如於其家。此國維所以固。仁義之利所以長也。

凡守者受瀆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

通守政卽均人所謂均地守使劇易相通而得其平。此平時之守法也。至移甲役財用則其地猝有警。掌固必以達於司馬。使國中有司持符

節以徵之他境。故與帥而贊之。舊說國有司卽掌固。或謂司甲役財用者皆非也。周官移用其民者。二遂人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所以禦天災而食無不足也。掌固移甲役財用所以捍人患而兵無不足也。然非教化有素而信孚於民。亦徒法耳。後世習於游惰。則子弟而怠耕。溺於功利。則將吏而外市。安能使救人之事而盡。國力固人之守而致其死哉。

若造都邑則治其國與其守瀆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三

不及邦國何也。其國自有掌固治之。

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自國至遠郊百里之內。溝樹凡三重。地愈近則阻固之設愈數也。凡郭外曰郊。都之郭外亦宜有溝樹。凡此類皆所謂地職也。

司險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五溝五涂遂人所治也。而於司險復曰設者。凡

井田溝涂之設一以盡地利一以爲阻固故必使遂人與司險共議其形勢之錯連水流之輪委道路之支湊猶邦之六典大宰建之而大史亦與共建疏謂非遂人田間之溝涂誤矣不言鄙邑者曰國之五溝五涂則通乎畿內矣於掌固言鄙邑者守法之詳皆具於掌固也不言邦國者溝涂之細非王官所能遙制也其國自有司險設之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邱陵之險天作地成非人力所能設也周公設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四

險掌固之官所恃惟溝樹耳每見山澤豪民居阻溝樹盜賊卽不敢犯苟城邑要塞多設溝樹則居者有以自固而戎馬失其利此爲民長慮者所宜先務也

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掌固所掌城郭溝池樹渠之阻固所在皆有之非其屬所能徧守也故惟頒其守於士庶子衆庶司險所掌乃要害之道故國有故則以其屬

守之蓋以其屬下士監臨士庶子衆庶而嚴其守法耳疏以其屬爲胥徒誤

候人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必每方各以三人掌之其六人則掌達於朝或軍行則從也

環人

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闡邑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五

環謂環伺四面或有掩襲衝突之變故也察軍慝察已國之姦人爲敵間者搏諜賊執敵之爲諜者凡外諜必有內姦與表裏故兼察之巡邦國謂從王敵愾之邦國也此職所列皆臨敵時事前五者先爲不可勝後三者蓋欲不戰而屈人之師

旱壺氏

凡喪縣壺以代哭者

官代哭者使嗣君知已當哭無停聲而哀敬之

心不可以瞬息弛置也。使小大之臣知事君侍
事父而忠誠宜自竭也。

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
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
鴈

或疑王宜下堂而揖羣臣與燕禮同不知燕在
堂上故下堂而揖朝在門外門阿以南之堂豈
能容三公九卿之朝位况羣臣乎以義測之諸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六

臣宜先正位於庭中王乃出門降階南面而立
大夫庶士有所欲言皆得出位自達於王王視
朝而入乃聽政於路寢之堂六官各進所屬之
治王與三公坐論之大夫庶士皆待事於門外
之直廡考之經傳尙書顧命王出在應門之內
卽路門之外正所謂治朝也羣侯始見嗣王王
發大命公卿進戒皆在庭中則每日視朝之禮
可知矣在禮君過卿位而後登車入則未至卿
位而下車攷工記曰朝市一夫則三朝皆在庭

中而王無立於堂上之禮可知矣戰國策臣見
王之獨立於
庭也亦三朝
在庭中之後蓋王必日見羣臣然後堂廉不隔

而情畢通必退與大臣參決然後事緒備詳而

政有統耳此獨言三公孤卿大夫之位與摯

蓋燕射也朝與燕射之位各異故注謂將射始

入見君之位羣儒多摯擊之但非爲射而見則

朝位已具司士職無庸覆舉且常朝不宜有摯

邦國禮亡或諸侯之燕與射君既登席而後納

卿大夫天子則始入以常朝之位見既見而後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七

入燕於寢其實射則既見而後設賓主之位以
射於朝義無不可不得以經傳無明文而謂必
無是禮也三公在畿內禮殺於出封之上公不
可以執桓圭又不可下同於侯伯而執信圭躬
圭故執璧不嫌與子男同射禮大射爲重賓
射次之燕射又次之觀大射用虎侯熊侯豹侯
而賓射惟用五采之侯三燕射惟用獸侯又大
射在郊之射宮而燕射於寢此可以見其等差
也凡將射必先行燕禮諸侯之大射先燕則天

子之大射可推。又說賓射先之以燕。不待言矣。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敵相其事。掌其治達。

注謂王有祭祀。諸侯當助薦獻。非也。小行人職。簡錯於象胥者。於喪紀軍旅會同外。別舉王之大事。作諸侯則王有祭祀。作諸侯者。乃小行人明矣。此職國事。謂國中之射事耳。如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子秋合國子之倅於射官。或王有喪疾。不得主祭。而使諸臣會射。以擇士。皆國之重典也。射人自宜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所謂治達者。以五物詢衆庶。則有所稱舉。合射以考藝。則有所進退。將祭而擇士。則別其事。任以其事。爲王所不親。故必以所治達焉。凡祭祀皆大祝所掌。而祔練祥獨曰掌國事。明喪期內宗廟之祭。嗣王不親也。王之射事。皆射人所掌。而又曰若有國事。謂王所不親之射事也。首言燕射之位。歲時必舉之常禮也。次言賓射之位。或舉或否。無常也。次及國中之射事。王雖不親。射人亦掌其戒治。教令也。大射之禮。於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八

後乃特詳之。示賓射燕射皆用其法儀。以射。漢治射儀。

凡器物之陳等威之辨。先後左右之序。升降出入之節。皆法也。而循法而執其事者。各有儀。故曰以射法治射儀。射人執法儀之總。則自大射大司馬合諸侯之六耦外。餘皆射人合耦可知矣。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九

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射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鄉射注謂選於弟子。備三耦以爲初射。經不言何人爲之。而正射者不在列。則舍弟子別無可

充。以是推之。初射王之六耦。諸侯之四耦。其取諸士庶子之未受職者。與諸子會同賓客作羣之耦。與據鄉射大射禮。正射之耦無數。但此經云王以六耦射三侯。而大司馬掌合諸侯之六

耦則是王之大射初以六耦先之而正射之耦亦皆以六與諸侯之六耦特舉大射豈時祭有期諸侯並留以待事始能具六耦若賓射諸侯不能備六耦而與孤卿大夫合則射人兼主之此云諸侯四耦而大射儀止三耦豈與諸侯賓射則君自爲耦合臣下而爲四國中大射則惟具三耦與春秋傳亦云公

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

惟大射張侯用狸步者選賢以執祀事專取其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容體比於禮節比於樂而不及遠爲賢也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

賈疏備引戴記謂諸侯親割天子亦然非也內

饗掌宗廟之割亨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羊人

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始殺者牛人羊人之屬

豚解體解者內外饗王惟射牲無親割之事也

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春其

桑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割羊擊豕夫人

必自春其盛則諸侯乃割羊擊豕天子三牲皆

有射而無割明矣戴記所稱皆曰君夫人而無言王后者正周禮王不親割之微立尸以象

神祝以事神故相尸者必祝禮莫重於祭王躬

是飭故詔相王禮者必大小宗伯射以習禮樂

司徒大學所升之士並司士論辨之故掌其戒

令詔相其法事者必司士會同朝覲賓客軍旅

孤卿大夫無事不與射人俱故因使相祭祀之

法儀其於卿大夫凡有爵者之材行知之悉矣

故凡從王及掌事者亦射人作之設官分職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十一

意皆可以此類推

會同朝覲作大夫介

射人作擯介習察其德器與容儀也會同朝覲

大宗伯爲上相故所作惟介下喪事作卿大夫

知其才力所稱也

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

卿大夫自有軍行不惟六軍將佐與帥自有戎

車卽從王者自當乘其服車而以革車從惟士

則棧車不可以卽戎故使乘王之倅車亦所以

體事而稱物也。

服不氏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猛獸而設官以養之何也。冥氏、穴氏所攻或并得其稚獸必養而長之俟其既成而後取其皮骨爪牙以備器用。教擾者納之圈檻時其饑飽達其怒心之謂也。凡此類亦聖人所以盡物之性。

掌畜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主

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

注以鳥物爲鵠鴈之屬蓋疑家禽不宜歲時致貢不知掌畜所養無野鳥貢以歲時以便膳獻耳蓋王后世子之膳以及內宮外內朝冗食者之公膳賓客之禽獻若每事每日而取掌畜不勝其擾且無以辨其物之時與嘉故分四時貢其既成而當於用者膳羞秩賜則頒之於庖人賓客禽獻則掌之以有司而屬於掌客然後物可先期以辨事可應時而集至於祭祀之卵鳥

則臨祭然後共之以鳥必時卵而後膏革充盈此聖人察物之詳也。王氏安石謂鳥物爲翠羽羽翮不知畜鳥之羽翮無可以飾其車旗衣服者况翠腎乎。

司士

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

在朝之羣臣其損益可歲登下若邦國之卿大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主

夫士都家縣鄙之小吏則辟除廢置各由其君長數可周知而損益登下則不能徧記也故別言之獨舉縣鄙則鄉之州長遂之遂大夫皆王官朝命可知矣。州長遂大夫爵與六官之貳不辨其年歲則用之或非所任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是也。傳列有經而復辨其貴賤者如小宰司會遂人州長並申大夫其表著之位必有辨矣。邦國都家縣鄙之吏會同軍旅田役之等威亦然。王氏應電謂邦國句之數

二字衍文。非也。同曰都家而卿大夫之有無則異。同曰縣鄙而公邑采邑必不能如六遂之縣鄙。地域夫家截然齊一。且都家縣鄙或設或裁或分或併。歲有損益。則官吏之多寡各殊。故必先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而後能詳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也。專言以功過黜陟者。則曰歲登下其數可矣。其曰損益之數。或事劇而益其員。或事少而損於其故也。每歲正月和而布之者。此類皆是。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五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教士以司徒而爵與事皆詔於司士者。司馬論辨官材。然後文武各當其任也。詔事奠食蓋諸官未命之士與鄉遂羣士其長所自選署者。有德則宜授以爵。未有有德而不能其職者也。其能者必有功。乃授以正祿。有祿則有爵矣。上三句乃詔王治之目也。三者既定則奠食自有常法。以授地官司祿頒之而不復瑣瑣詔王矣。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南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

從王者皆南面。王出則目送王。王入則面向王也。蓋以擁衛宜左右各迤而南。而身稍向王。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不見士位。以朝士職有明文。在孤卿大夫之後也。古者公孤多以六卿兼攝。孤與卿大夫既分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五

東西則羣士各從其長。故每旁皆三揖。注據燕禮及大射。謂羣士東面。王西南鄉揖之。非也。燕與大射公卽位於阼階。故卿大夫已上皆北面。士西方東面。而虛其東。以臣無背君而立之義也。王南面視朝。孤與卿大夫位分東西。羣士何故偏聚於西哉。

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門左揖大僕大右羣僕也。門右揖王族故士虎士也。此數官之位。通介路門左右王始出未揖。

公卿不得先揖卑者。故還入門而後揖之大儀。前卽大僕職所謂入亦如之。蓋前正王治事於路寢之位也。春秋傳王揖而入。蓋楚猶用周禮。

掌國中之士治

曰掌國中之士治者。獨升於司馬之士。故不及鄉遂都鄙也。於羣臣之版。則通掌之於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周知之。而士治則獨掌國中也。此特舉士治。則上經詔王治。乃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之秩序。而不兼卿大夫之治可知矣。卿大夫之治。蓋冢宰詔王疏未安。

凡祭祀掌士之戒令詔相其瀼事

祀五帝及大神示享先王百官之戒誓具修。皆冢宰掌之。凡祭祀之戒具。小宰掌之。司士所掌。獨士之升於司馬以待辨者之戒令耳。射人相卿大夫之瀼儀。則司士所詔相宜兼上中下士。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士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士

割牲羞俎豆。承上文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所割所羞。乃同姓異姓庶姓助祭者。賜爵時之牲俎及豆也。少牢禮有雍正雍府亦猶王朝內外饗割制牲體也。其有司馬亦猶五官之正貳各帥其屬。牛人羊人小子之類。羞牲體肉物也。但大夫不能備官。故饋尸時尸與主人之豕脊俎。滑魚俎。司士羞之。王朝之司士則惟共羣下賜爵之俎豆耳。注謂制牲制體。疏以豚解體解釋之。非也。祭祀之豚解。則內外饗掌其割亨。其從獻燔脯。制於量人。無爲又使司士割之。羞之以是知其爲賜爵之薦俎也。且曰帥其屬。正以賜爵之薦俎多。割與羞非一人所能供也。少牢下篇云。衆賓拜受爵。薦俎設於其位。下云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其皆有薦俎可知。俎卽牲俎。薦謂脯醢一籩一豆。此經直言豆。亦有籩可知。經言昭穆。何以知兼異姓庶姓也。少牢人臣之禮。故先賓而後兄弟。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舉昭穆則凡賜爵者皆視此矣。惟二王之後。及非二王。

後而爲長賓次賓者宜在同姓之上而與尸侑
王后之知次第先設然非司士之事也

凡會同作士從

會同朝覲凡有爵者皆射人作之則司士所作
惟未命之士審矣蓋卿大夫士之各共其職者
其治令戒具小宰掌之射人所作則不與執事
而德容辭氣爲優者並使從王以爲國華備時
使也士則使之觀禮習儀而豫教焉

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六

喪之治令戒具小宰掌之而射人復作卿大夫
掌事司士作士掌事何也同居是職而材性獨
有所宜故事各有所諳惟司馬之屬論辨官材
知之爲審也蓋射人司士分作之而後小宰總
戒之曰六軍之士謂比長以上也引以挽斬六
鄉任之綽以舉柩六遂任之披以持柩而防傾
側其任尤重故作有爵者以承事焉六軍中比
長萬有五千擇取千人不得爲多而楊氏恪乃
謂合鄉遂爲千人引綽披皆用之未嘗求以事

理之實也諸侯升正柩五百人則天子負引執
綽執披者自宜各千人蓋役必番代王禮多用
天數如左右披各六以四番計每披執者僅二
十人耳

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

國有大事王宮之士庶子則宮伯作之國子則
諸子帥而致之天子羣士則司士致而頒其守
鄉邑之士庶子則掌固頒其守古者國之守政
士無不與焉以其識義理而能爲民之倡且未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七

仕而已教以與國同憂也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邦國之士任司士何所據以稽以是知王朝之
治六事各爲聯而所以治邦國者則合六官之
事以爲聯也蓋匡人達法則以匡邦國而觀其
愿則邦國之士能守天子之法則與過越縱弛
者可稽矣縣師掌邦國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
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則能收天子
之黎庶與貪殘耗敗者可稽矣司會受邦國之

會以周知四國之治則能守天子之式法與靡
冒侵牟者可稽矣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則能守
天子之刑章與昏墨頗類者可稽矣其有軍旅
會同田役之事則帥衆而至者方畧材武可稽
矣其有朝覲會同聘煩之事則承事而來者動
作禮義威儀辭命可稽矣大宰以六典待邦國
之治大史又以六典逆之內史讀四方之事書
則在國之百司治辨罷庸者皆可稽矣掌訝作
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士下
司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壬
事庶子則從君之羣吏敏肅驚散者又可稽矣
考之者非一事察之者非一人所以進退爵祿
而無不當其所任也大司馬既以九法平邦國
又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之君其國之羣臣官守
民治財用兵刑進退廢置一稟於王官故能以
天下爲一家而無敢反側以聽王命也王及冢
宰之廢置司會每歲而一詔之而三歲稽士任
進退其爵祿乃掌於司士何也司會考財用之
計其爲廢置也微而更張不可以不速司士則

徧考所任治教禮政刑事能其官者績必久而
後成廢其事者迹必久而後著也 侯國之卿
命於天子故司士稽其任而進退之其曰士任
者侯國卿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春秋傳晉
士起歸時事於宰旅是也此職所謂士有二類
一六官上中下士一升於司馬以待論辨而未
命官之士也掌國中之士治蓋未命之士所治
卽論辨官材之事也會同賓客作士以從則非
已命之士各共其事者可知矣蓋士庶子未出
司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壬
學者會同賓客諸子作以從故升於司馬之士
司士作以從也適四方爲介大喪令哭無去守
者則六官之士也有守則各有職司未命之士
無承使四方之義故知其別如此 有守者哭
無去守則未命之士會哭於士庶子之列可知
矣諸子職大喪正羣子之服位不曰國子而曰
羣子者蓋兼師氏保氏大司樂所教國子宮中
宿衛士庶子及士之升於司馬者 記稱司馬
論辨官材其事於此職見之惟國子俊選並升

於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於王故司士掌其
而膳其摯也以德詔傳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即
記所謂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傳之位定然
後祿之也蓋地官師氏保氏鄉大夫州長之屬
春官大司樂樂正之屬所以教士者惟養其德
厲其行揚以道藝而已人之材性剛柔敏鈍文
質不齊必司馬論辨官材然後緩急各相其宜
而文武各得其任然使素不相習直待其升於
司馬然後論之辨之則惡從而得其實哉故設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八 三
諸子之官凡國子之學於成均虎門國子之倅
之修業於鄉學者國有大事則帥之而致於太
子有甲兵之事則合其卒伍會同賓客作以從
王而掌固頒城郭溝池之守政又以士庶子爲
衆庶之倡則士雖未仕而已狃習於國家之政
事雖未升於司馬而司馬之屬已熟察其材之
所宜性之所近矣所以論辨官材審知灼見而
無誤也

周官析疑卷之二十九

諸子

掌國子之倅

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入於成均者謂之國子
諸子所掌蓋其衆子爲國子之副貳者故曰國
子之倅也下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則非國子
之常在成均者明矣

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

曰羣子兼國子與其倅也知然者師氏保氏大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一

司樂之屬別無正國子服位作國子以從之文
也

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
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凡國之政事謂力役社田追胥之類國子當爲
諸子文誤也曰遊倅者以其無職事而優游於
庠序以學道藝也凡國之政事存遊倅者國子
則司馬弗正國正不及其倅則國正不及而甲
兵之事猶聽於司馬掌固頒士庶子之職與其

守是也。進退之者，進則與國子選俊同升於大學，以待辨材授官；退則仍歸於鄉學，或隸於宮正。宮伯以宿衛也，知國子之倅，平時不肄業於大學者，此職曰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大胥職曰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平時脩德學道於家塾鄉學可知矣。周官掌士庶子之治教者，不一。天官則宮正、宮伯也；地官則師氏、保氏也；春官則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也；夏官則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二

諸子也。掌固也，其職之分事之聯，各有義焉。宮正，宮伯所掌，獨宿衛之士庶子也。師氏、保氏所掌，王同姓及公卿之適子也。其職曰以教國子弟，則王之同姓也。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則大夫士之子與者，蓋鮮矣。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則國子之倅及國之選俊皆隸焉。其曰國子者，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也。其曰學士者，兼國之選俊也。其曰以待致諸子者，致國子之學於師氏、保氏者及其倅也。諸子所掌，獨國子

之倅者，其適子或學於師氏、保氏，或入於武備也。諸子掌國子之倅，而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有甲兵之事，則治以軍法者，師氏、保氏、大司樂、樂師所掌者，國子之教也。使帥而共祀事，治甲兵，則襲矣。故別以屬諸子也。師氏、保氏會同喪紀，王舉必從，而正國子服位，作國子以從，則屬之諸子者，其職兼詔王、嬖、諫、王、惡，則無暇及乎其餘矣。

司右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三

掌羣右之政令

三右皆朝夕王所，身自執事，並無府史胥徒，所謂政令者，卽下文合車之卒伍，比其乘，屬其右是也。若戎右乃中大夫，齊右下大夫，無以上士令之之義。

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兵車皆有右，而乘者有貴賤，所當有剽易，則右之材力亦宜有差等，故必比次其乘以屬其右。然後用各稱其材也。合車之卒伍，則不惟王

之倅車。卽師帥旅帥之右。亦司右屬之可知矣。卒長以下之車。右則宜擇於卒伍中。勇力而習於其長者。非戎右所及也。

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

司士諸子。論辨學校之士。此則論辨武力之士。

故三職相次。若如注說。則平時則試以五兵之用。而皆相其能。然後有事可比其乘而定其所屬。再言掌其政令者。前所言用之之政令。此則教之之政令也。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四

節服氏

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

王祭祀賓客之服。大僕正之。燕服小臣正之。復設節服氏。蓋朝夕王所。而時視衣服之節。適者列職。無此文義。已見於命官也。獨列祭祀朝覲之維大常。郊祀之從尸車者。見從王而供別役。惟此三事。其餘會同師田視朝巡狩燕饗弔臨視學養老諸禮事。及燕出入。皆不供他事。而惟

節服是司也。節服氏掌王生時衣服。而王之復別屬夏采。祭僕隸僕。餘喪紀亦弗與焉。與膳

夫內饗不供喪紀之鼎俎。而別屬外饗同義。蓋

羞服以養生。古人雖無忌諱。而分職則各有所主。其服亦如之。疑注語而誤錄爲經文也。蓋

注家誤以袞冕六人爲句。而疑諸侯四人何以不言所服。妄綴此語。而不知義不可通。袞冕惟

上公加命。乃有之。諸侯不得服也。況以諸侯之下士而服之乎。古者軍旅同服。或以防姦。充祭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五

祀朝覲。無故而亂法服之常。義無所取。郊祀袞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享先公。驚冕而郊祀。可袞冕者。大裘質而無文。非袞之比。觀此。則上經應以袞冕斷句益明矣。

方相氏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匱。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四方良

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毆疫可也。而蒙熊皮黃

金四目則怪誕而可駭大喪先置宜也而卜得吉兆先王體魄之所安也乃入墻以戈擊四隅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正與二事相類故散增竄此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耳削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入墻以戈擊四隅方良則職中辭義相承完善無疵

大僕

掌諸侯之復逆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六

周官復逆大僕與小臣御僕分掌之以三官朝夕王所旋至而立達也以天子耳目之司寄之卑散且分職徑達而不關於其長何也聖人立法本無猜防羣下之心惟出以至公而盡萬物之理故姦弊亦無由生章邯在軍使司馬欣請事而丞相高不納霍山領尚書上書言其家者屏不奏權重而職專故也

王祇朝則前正位而退

司士正朝儀之位統上下而言之此職正位而

退則不兼羣下以職首正王之服位而知之也以司士職知大僕之退在路門之左以此職知司士職大僕前乃正王內朝之位經文辭簡而義明類如此

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與上

御僕下士十有二人而別言御庶子者其直曰

御於王所者則曰御僕分守路鼓者則曰御庶子蓋大僕與御僕常在大寢之門內而御庶子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七

在門外故太僕聞鼓聲則速御僕使迎受御庶子之所達速御庶子使迎問鼓者音歆達也肺石所達窮民乃不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故朝士以達於司寇也路寢所達窮者則吏士枉抑於長官及獄訟不能自直於司寇者而大僕以達於王也王制司寇以獄之成質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先王任人不疑惟於刑獄則惟恐其有蔽壅而多方以求達民隱如此康成謂卽肺石所達窮民非也立於肺石士聽其辭以告於

上而罪其長則事無不直者矣。方道章曰：窮民乃小民之孤窮者，曰窮者則庶官庶吏皆在其中。

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禮儀贊王牲事。

大僕贊王牲事與大宰同何也？大僕相儀而大宰察其不如法也。蓋大宰凡事贊王而大僕朝夕正王之儀位，祭禮莫重於牲事故五官之正貳皆各奉一牲而大宰大僕則凡王之牲事皆贊射人職。曰：祭祀則贊射牲，大宰大僕贊主牲。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入

事而不舉射何也？射人所贊惟射牲，大宰大僕則凡薦血燔膋薦腥薦肆時王之儀法皆贊。曰：贊王牲事則射在其中，舉射則不足以該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曰：前驅則非出入於宮庭也。古者無騎，自士已上皆乘車而士尙可徒行。虎賁旅賁前後左右於王以趨是也。古者五十為大夫，筋力向衰雖走也，虎賁氏趨以卒伍者宜為羣士下，大僕夫二人則一前一後乘車以敬率之。不可徒行故乘車以道引以乘王之倅車故不。

敢曠左以職主於御，故居左而自馭也。大僕不御王車者以大馭齊僕道僕戎僕田僕分掌之也。記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則自大僕而外乘王之倅車固不自馭者矣。

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

小宗伯所縣男子之衰冠也。故縣於大寢之門外以示臣民。大僕所縣婦人之首服也。故縣於宮門。男子之衰冠縣其式可也。婦人首服之式縣之則衰矣。故不曰式而曰法。蓋第書其所用之物材與長短廣狹之數而不縣其式也。古者祭設同几而無女尸義亦如此。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九

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大僕掌公卿之弔勞。小臣掌士大夫之弔勞。皆不言王蓋親弔則掌相其法儀而有故則奉使而往也。

小臣

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賓射承饗食之後因燕而射也不曰饗食燕而

曰賓射又因此見饗食無射法也如大僕之法
卽正王服位詔儀法贊牲事贊弓矢之類

祭僕

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王所不與謂四郊之外郊野甸稍縣畺山川因
國前哲令德之祀都家則王之懿親尊屬故皆
賜禽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致福於王當斷自大夫已上士則所祭爲王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十

懿親尊屬然後得致與

御僕

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

注疏謂羣吏府史已下非也諸侯之復逆大僕
掌之三公孤卿之復逆小臣掌之則御僕所掌
大夫庶子之復逆也經所稱羣吏惟小司寇外
朝之位對羣臣而言謂府史外此皆大夫士也
蓋非常之變專詢萬民故府史亦與焉若平時
則府史已下縱有建白亦各達於其長耳士大

夫之弔勞既掌於小臣則此職弔勞專承庶民
而言其或府史胥徒有死國政者亦於庶民之
弔勞包之

隸僕

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

黃氏度謂五當爲王王氏與之謂守祧掌寢廟
脩除此當爲王之王小寢皆非也宮人掌六寢之
脩守祧職曰其廟則有司脩除之正謂隸僕耳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十一

五官中無復於王寢者劉氏敞謂此王之小寢
大寢是也而云古者神人不參并以五寢爲王
寢則顯與經悖上經祭祀修寢承五寢之埽除
而言則爲五廟之寢明矣大喪夏采既復於大
祖則此職大寢爲王之路寢明矣但君子以齋
終既遷於路寢不宜復就燕寢而復且隸僕亦
不宜使入嬪婦叙御之所豈小寢中有爲王五
服喪期所出次者故於是焉復而非嬪婦叙御
之寢與

弁師

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

注大裘之冕無旒故不聯數非也郊特牲戴冕

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裘冕以九爲節則大裘

之冕備天數不必言矣玄冕無旒故不數耳

云無章則冕宜無旒且經文王之五冕皆玄冕

朱裏延紐據文義亦不數玄冕之辭先儒多

據戴記謂郊亦服裘非也祀天尙質不宜服裘

裘裘字形相類被裘以象天蓋裘字之誤大裘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主

黑象天之色也

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

上經第曰纁此曰纁旒上經玉有數此無數則

所謂纁旒九就者纁以行列言旒以所綴玉數

言也既曰纁旒九就又曰纁旒皆就者見旒所

綴玉皆如其纁之就以爲下經諸侯及其孤卿

之通例而王官亦各如其命數也故上經纁十

有二不言皆而玉十有二言皆以永惟王之諸

冕纁有殺而玉無殺耳於諸侯言玉璫則玉可

知矣

司兵

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

此職所領授厥建惟兵而曰掌五兵五盾者車

步異便險易異形攻守異勢所用兵有長短則

盾亦異焉故兼掌而辨所用然後司戈盾可頒

授建設也物謂良苦等謂長短輕重上士中士

下士所服之等也如王之旅賁故士所受虎士

所執貳車乘車所建必其物之尤良者故辨以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主

待之而司戈盾亦曰掌戈盾之物也

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

及其用兵亦如之

司馬之法謂兵器良苦之等缺失備用之數授

受之所共事之人皆是也注謂師旅卒兩人數

所用多少失之矣用兵注謂出給守衛亦非

也出給守衛當在授兵之列謂之用者其諸弓

矢斧鉞之賜及斬殺罪人之兵臨用而後出給

者與

司戈盾

祭祀授旅賁受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

戈父司兵之所掌也而復列是職者盾所以衛
豈擊刺之戈父司兵授之擁衛之戈父則與盾
而並授與司兵授舞者兵此職於其時止授
戈盾也

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
虎士戈盾

授旅賁者惟受授故士虎士者惟戈何也近衛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一

一四

王者惟用短兵司兵職建車之五兵則長戟二
矛已建於乘車貳車之上矣不言受兵輸與司
兵互見也此職有府則盾與戈不宜復輸於
司兵兵車及旅賁虎士之戈皆以爲衛也故
司戈盾掌之古書每以干戈並稱春秋傳狄卒
皆抽戈盾冒之以入於衛師豈非一衛一刺相
備而不相離者與

及舍設藩盾

此職獨無大喪廡藏之文以戈則司兵廡之盾

則司干廡之也

司弓矢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箛

橐人弓弩矢箛皆春獻素秋獻成此中春始獻
弓弩何也橐人所掌幹材也秋合三材則弓弩
之形制成矣故書其等而入功於司弓矢矢箛
既成則工事無所加故遂獻之弓之形制既成
而寒奠體冰析滽春被弦功乃訖故至中春始
獻之也橐人職所謂獻者工獻於橐人也此所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五

謂獻者獻於王也弓弩之工未訖橐人已試之
而行誅賞何也形制既成則可被弦而試之矣
繼繁施漆既試而後終事焉耳

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
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
諸散射

鄭注恒矢之屬軒輅中又謂前後司其行平非
是辨見考工記矢人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

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注疏之說諸儒多病之康成之蔽蓋由必以規爲圓以句對直而不知弛弓雖其句必不能合三而圓而規之義亦不必定爲圓也周語規方千里注規畫也戴記其規爲有如此者注規度也揚雄法言蕭規曹隨說文規有法度也不聞皆以圓訓按考工記凡爲弓以形體之短長分爲上中下三制又必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九合而成規謂既度其形體又度其志慮血氣而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考

澤共射樞質之弓矢

大射以狸步張三侯不以及遠爲賢也此用樞質豈合士於澤宮以考藝則并校其力之強弱

與

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

獨言大射燕射者射者多無定數必如數而共弓矢若賓射惟諸侯與耦數有定所共弓矢亦有定故不言也

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

弓矢有利攻守者有利車戰野戰者有利射狩侯鳥獸者有利射甲革樞質者師則或攻或守或車戰或野戰役則田獵會同則射狩侯甲革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考

故各以其物頒之司兵授兵從司馬之法故頒弓矢從授兵之儀也

田弋充籠簾矢

平居無禮射之事所佩矢有數不必滿籠軍旅則籠籠之外多備以防匱乏詩交韞二弓束矢其搜是也惟王之乘車及田弋則充其籠籠而止

藁人

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

誅賞

書其等者材有良苦必使上工為其良下工為其苦也乘其事者工有敏鈍敏者所作必多鈍者所作必少也饗工但以其等之大凡至試其弓弩則良苦之中又各有巧拙多少之中又各有堅瑕或上工而偶有疎失或下工而時得精堅必辨之至晰而後食可上下耳

戎右

詔贊王鼓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太

軍旅田役贊王鼓者大僕也戎右衛王兼持馬推車恐無暇助王擊鼓蓋詔王鼓兼詔大僕贊也凡王鼓大僕皆贊獨軍事別使戎右詔贊者師之耳目在右御御心一於馬察敵之可而作士之氣惟右專之故使詔焉觀長勺之戰公將鼓而曹沫止之齊師三鼓沫曰可矣則取者別有戎僕蓋駟乘而詔君鼓者宜車右居鼓下

齊右

凡有牲事則前馬

不曰王式而曰凡牲事者齊行不出朝廟宮庭舍牲事無式也於道右曰王式則下前馬而此不言下者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齊右之職也有牲事則王式而車不行右已下持馬不必更言下矣

道右

詔王之車儀

車儀獨道右詔者朝夕燕出入之儀既習則祭祀會同賓客加謹焉耳惟戎車之儀異常如玉藻戎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九

容暨暨之類故戎僕別掌之

大馭

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軼王自左馭馭下祝

右下持馬故王自馭

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

工歌肆夏則路行緩而鸞和之鳴疏工歌采齊則路行疾而鸞和之鳴數故馭者既知肆夏采齊為行趨之大畧又必審聽鸞和之節然後車

馬之儀與工歌相應也。

戎僕

犯較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郊壇至近且犯較則以田以鄙。國外會同皆犯

較可知。獨言巡守及兵車之會舉遠也。巡守

乘革車與朝覲會同異者。王出畿則武衛宜嚴

也。

掌凡戎車之儀

注謂衆兵車易氏祿遂以步伐止齊之儀實之。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三

非也。其然則上文所掌倅車之政具矣。儀與政

不同。戎僕身在王車安能徧察衆車之儀。蓋掌

王凡在戎車之儀耳。行道按壘禱戰誓師鼓進

受愷各有儀。故以凡該之道。右掌詔王車儀

在師中則戎右之任重且繁。故使戎僕掌之。

道僕

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禮儀如齊車掌武車

之政令。

曰朝夕燕出入者。謂朝夕視朝及或以燕遊出

入也。大馭齊僕無掌副車之文。豈非視饗食皆

在廟無所用副車也。朝夕視朝不宜有副車。

此掌武車之政令。豈謂燕出入宜有副車。

車而不言者。王出宮則副車必從。不得言也。

田僕

掌馭田路以田以鄙。

以鄙省耕斂也。蓋以鄉遂爲限。

命獲者植旌及獻比禽。

比禽謂比次所獻禽。種物各異。且別其上殺

周官析疑

卷之二十九

三

中殺下殺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

校人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早阜
一起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校校一馭夫
六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馬一圉
八廐一師八師一起馬八馭夫一馭夫

養之事如良馬師圉校多芻秣異等之類乘之
事如齊道戎田德力毛足各有所宜之類注
謂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疏以序官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

有馭夫趣馬圉師而無僕夫因疑校人所屬別
有僕夫而文闕後儒又謂卽五路之僕似俱未
安大馭戎僕各二人皆中大夫與小宰小司馬
胥同卽齊僕下大夫二人亦不宜下兼廐馬以
事理推之道僕田僕上士皆十有二人更番代
御無事之日多故左右二校各以六人兼攝與
天宮內司服縫人職之女御卽取諸御叙於王
之燕寢者畧同經不特文以見其爲道僕田僕
何也序官馭夫與二僕相次而列於校人之

則僕夫卽道僕田僕亦可見矣蓋有事則道僕

田僕御王車馭夫御戎車無事則分掌廐繫其

職同也若趣馬則專掌芻養之節故列校人之

後而爲官中之屬注謂校有左右則良馬每

種四百三十六匹不知此計兩廐所容馬數耳

非謂每種數必齊同也蓋物雖有五而用之則

止四事若齊道戎田各有定數而分二廐則種

馬一類安所用之哉以事理推之王之齊路道

路及副車從車出入宮庭更番駕脫數不過百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

二

至玉路惟共郊祀則其用尤稀三者必以種馬
之德優者充之其餘皆以供戎田之用耳田以
習戎自軍帥及親者貴者之車皆宜用種馬使
更番調習至於軍旅會同巡狩則四路皆從加
以戎路廣車闕車華車輕車之萃其數當十倍
於齊馬道馬春秋傳楚之游闕從在師中者四十乘由是觀之齊
馬道馬並駕玉路者合之尙不足以充二廐其
餘種馬各分散於戎馬田馬諸廐之中以領之
而六校十二廐皆良馬也注謂六馬各一廐則

爲三倍、非二廐所能容、而於經文別言爲馬、而無僕夫、亦不可通矣。注以一種之數三之爲千二百九十六匹、本無可疑、而羣儒多謂爲馬宜三倍於五種之數、非也。古者軍旅之馬、皆邱甸、自具卿大夫兵車、各有定賦、良馬五物、惟以駕王之乘車、貳車從車耳、其任載則有牛車、有人輦、爲馬所共、不過畿內小吏單騎及役車之用耳、取於千二百九十六匹之中、綽有餘裕矣。三倍於五種、何所用之哉。古今事實不同、不可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三

不究也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舊說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爲馬皆分爲三、但諸侯不應竟無種馬、戎馬特所畜不多、故合種馬、齊馬爲一種、戎馬、田馬爲一種、家則良馬各一種耳、初試爲大夫者、畜馬止一乘等而上之、雖十倍止四十四匹耳、百乘之家、據其采地所出言之、私家安得有馬至

八百六十四匹之多也。況大夫出聘、私覲之馬、公家具之、經特言天子邦國與家等殺之大聚耳。

凡馬特居四之一

陳氏謂牝牡雜則不可以駕、此謂養馬時不知牝牡共槽、棧亦蹄齧不可養、惟注三牝一牡、欲其乘之一性相似爲近、然果爾、則經文當曰凡馬乘匹、牡居四之一、其義乃著、以近代之法證之、民間所畜多牝馬、其牡駒則扇九而存一、以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四

爲特、以非扇雖單騎亦難控制也。況欲服之、驂之而齊其任乎。先王愛物之政、則扇三而存一、對扇而言、故不曰牡而曰特也。所存之特既少、則通淫時以一特將三牝、義亦可以該矣。見於詩者、戎車田車使車皆用四牡、則王路齊路道路可知。漢時問閭聚會不乘字牝、則國馬雖爲亦無取牝之義。疑十二閑皆牝馬也。其牧地所畜之馬、則宜數倍於此、取爲犧牲、則地官之牧人掌之、犧牲亦以禮賓客及國使之幣馬、則旋

以庖人所教之駝補之若公馬止於十二閑所畜則每歲幣馬必耗其半或三之一矣且遊牝時三倍於特之牝將於何取之哉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

攻特之說先鄭得之若繫維使不得乘匹則春執駒是也弱馬必於爲駒時謂氣血易長而不傷既乘匹而後弱則有不能全活者而性不若駒之良竟不弱則終不可乘用故庖人攻其爲駒者而校人於通淫後并攻其特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五

秋祭馬社減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減僕謂卽於馭夫內書其善者以補道僕田僕之闕至齊僕必上士清直久著乃升爲下大夫大馭戎右則才德出衆然後任焉

飾幣馬

諸侯來朝王賜車服必以馬從又或加賜有馬而以幣將皆校人飾之也疏據覲禮王勞侯氏以璧謂王家遣人無庭實非也覲禮最畧未至王郊以前禮皆闕必已見於春朝夏宗也賜車

服之後繼之曰重賜無數安知重賜中無馬乎幣以前見於春朝夏宗而無庸覆舉乎經云幣馬乃據覲禮所未詳而斷爲有幣而無馬固矣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

大宗伯職玉及姓幣各倣其方之色疑止據四望五嶽四鎮四瀆之正祭而言若行過山川及崩竭而有祈禱其地或在偏隅間於二方故並用黃駒以地之色統之與

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六

文不承毛馬之後者自飾幣馬至其幣馬皆齊色也詩曰路車乘黃書曰布乘黃朱是幣馬必齊色也詩曰駟鐵孔阜又曰四黃既駕是田馬亦齊色也遣車之馬以芻蕘則同色不待言矣六月之詩曰比物四驥謂物既比而色又齊見馬之盛也牧野之師用四驥蓋君所乘其餘則皆齊力

等馭夫之祿官中之稍食

官當作官字誤也他職有府史此更有師圉之

屬故以官中該之與秋官士師掌官中之政令同義不得爲官若春官小胥序官中之事則義不得爲官詳見本職

趣馬

掌贊正良馬

同曰良馬而其性質血氣於五路各有所宜用非其宜則當正之趣馬朝夕拊馴知之審矣故校人辨六馬必使贊正焉所以以下無匿情事無遺便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七

牧師

凡田事贊焚萊

山虞澤虞職無焚萊之文而蒐田有火弊則焚萊者虞人可知矣曰凡田事者王時田而外甸稍縣都宜蒐獸之地應不禁其焚萊牧師通掌畿內之牧地具知其宜焚之處故凡田者皆受令於山澤之虞而又使牧師贊焉野人若無所稟而焚萊則司燿有罰矣

廋人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跳攻駟先王制禮馬將乘匹則佚之而不任人將娶妻則止於外而不使皆所以盡人物之性

正校人員選

廋人下士而使正校人員選者每閑二人則趣馬馭夫僕夫才智可以相長性質各有所宜知之審矣與趣馬之得贊正良馬同義或疑廋人所正惟師圉趣馬以上之員選不宜轉使廋人正之且謂漢以刺史察郡守明以御史糾督撫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八

乃後世防姦之術非先王禮意然詳考五官如司士詔爵詔祿內史以八枋詔王治司會掌典法則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上及正與師小司徒頒教法鄉大夫以六卿承而受之當官行法不問尊卑政教之所以無壅黜陟之所以不枉實由於此何獨於廋入之正員選而疑之

圉師

射則充樞質茨牆則翦閭

以其習於華草故使充樵質習於爲庖故使爲閭樞質宜以木爲之而空其中以知草實爲蓋古者射有襄尺井儀必以草充質然後矢之質質者始能如樹羣儒謂盤草爲質非也甲革樵質取貫堅也而以草盤則義不可通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九

山師川師所辨之利害謂設險之要害也土訓誦訓所道地厯方厯謂惡物汚俗之害也知其害則利可興開道通津則疆圉之利也除惡革汚則禮俗之利也職方通掌九畿必周知之然後封守可定政教可頒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周起西北去東南絕遠故首列之以志風教之

所暨也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終周之世爲禍災於中夏故職方所記以險遠爲先鎮者其山高大大爲一州之望若能鎮壓之也水瀾漫而灘淺草盛者曰藪窪下而鍾水可以爲陂澮溉者曰浸會稽在浙江紹興府東南具區卽禹貢震澤今所稱太湖也三江岷江松江浙江也岷江發源於梁州而入揚州之界則合安池宜昇潤與諸州之水而環其北松江合嘉湖蘇常諸州之水居其中浙江合衢徽嚴杭諸州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十

水在其南揚州之川未有大於此者五湖無考既列具區則以太湖旁五湖當之非也九州男女之數所以皆可凡數者司民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而諸侯歲獻民數則按籍可稽矣所以具列於職方者男女偏多偏少之地所以差其征役紀其作業者政教不得而同也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顧景范曰、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雲夢在湖廣德安府城南、江水發源四川成都府茂州西北之岷山、歷梁荆揚三州、至今南直揚州府海門縣東入海、漢水發源陝西漢中府沔縣西嶓冢山、至湖廣漢陽府城東北入江、潁水發源河南府登封縣東陽乾山、至南直鳳陽府潁州、潁上縣入淮、潁未詳、今河南汝州境內有潁水、潁潁本在禹貢豫州之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土

榮維其浸、波漾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潁漾二字疑傳、寫互譌、豫州當曰潁、波、荊州當曰漾、鄭注似不可破、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顧景范曰、沂山在青州府臨朐縣南、孟諸在河南歸德府虞城縣、禹貢屬豫州、淮水發源河南

南陽府唐縣東南桐栢山、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東北入海、泗水出兗州府泗水縣東陪尾山、至江南淮安府清河縣南入淮、今名南清河、沂水出青州府莒州沂水縣西北雕崖山、至淮安府邳州南入泗、沭水出臨朐縣沂山、至淮安府安東縣西入淮、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盧、濰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土

顧景范曰、岱泰山也在濟南府泰安州北、大野在兗州府濟寧州鉅野縣東、河從西域崑崙山至陝西西寧衛積石山、乃入中國、歷雍、豫、冀、兗四州之域、東北入海、今從東南合淮入海、濟水發源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王屋山、至山東濟南府濱州利津縣東入海、亦曰大清河、盧水在濟南府長清縣西廢盧縣境、濰水出青州府莒州西北箕屋山、至萊州府濰縣東北入海、禹貢屬青州、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
涇洎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
牛馬其穀宜黍稷

顧景范曰嶽山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弦蒲在
隴州西涇水出陝西平涼府城西南并頭山至
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洎水出弦蒲藪東北
歷平涼府境至西安府邠州長武縣而合於涇
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烏鼠山至西安
府華州華陰縣北入大河洛水出慶陽府城東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圭
北廢洛源縣南流合漆沮二水至西安府同州
朝邑縣南入渭通典曰洛即漆沮也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獯養其
川河沛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
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顧景范曰醫無閭山在遼東廣寧衛西獯養在
山東登州府萊陽縣在禹貢宜屬青州菑水在
濟南府淄川縣東南時水在青州府臨朐縣西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

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
羊其穀宜黍稷

顧景范曰霍山在今山西平陽府霍州東南之
三十里爾雅秦有揚紆此屬冀州未詳漳水有
二濁漳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清漳
出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西南少山至河南彰
德府臨漳縣西合焉其下流復分爲二或從北
直河間府獻縣合滹沱河或從山東東昌府館
陶縣合衡水汾水出太原府靜樂縣北管涔山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圭

至平陽府蒲州榮河縣西入大河潞水關駟曰
卽濁漳也今潞安府城西南二十里濁漳經焉
土人猶呼爲潞水通典曰潞河在密雲縣卽今
北直順天府境白河也春秋傳載晉所兼國
曰狄揚韓魏又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揚爲晉
所兼豈邢亦在冀州之域以音同而誤紆與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
川庫池嘯夷其浸洩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
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

顧景范曰恒山在北直真定府定州曲陽縣西北昭餘祁在太原府祁縣東庫池水出太原代州繁峙縣東北秦戲山至北直河間府靜海縣北小直沽入海嘔夷水出山西大同府蔚州靈邱縣西北高是山一名唐河至北直保定府安州北合於易水涑水在保定府易州涑水縣東北亦名北易水易水在保定府安州城北名南易水羣儒謂周分梁州以入雍豫蓋據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而職方華爲豫鎮其實非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主

雍梁西境並以黑水爲界雍州東境際河故於梁州舉華陽以示二州南北以華山爲界耳蓋梁之北境遙與華山之南相對非其地直接華山也王氏應電謂梁州未歸化者甚衆故周公以共職貢者分屬荆雍豫三州而不及以政教者不入職方亦非也周南德化首被荆梁而雍梁接壤服屬尤親牧野之師庸蜀盧濮皆從故以附王畿而爲枝輔與虞夏都冀遂併營兩於冀同義耳職方列舉九州所利之物產與禹

貢有無多寡不同何也禹貢詳邦國之貢物而職方則問閭所利賴四民所恃以爲生其義各異也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各以其所有

相維如相朝相聘相賡相弔救裁恤患及奉王命以討有罪之類觀此經則大行人六服所貢各主一物乃入見時所貢而非歲貢之常可知矣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夫

王殷國亦如之

注王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據上經曰王將巡守此曰王殷國亦如之似巡守與殷國爲二事耳不知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先期之事也王之所行先道而巡戒令在途之事也既至方岳而殷國則亦如先期之戒令辭事相承即此可徵殷國即巡守時事鄭氏偶未達耳

土方氏

以辨土宜止化之瀛而授任地者

土宜土化之濃皆以土之淺深剛柔燥濕風氣之寒煖而異故土方氏辨之

懷方氏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

疏方貢謂六服諸侯非也九服之貢皆大行人致之此曰來遠方之民則非貢使明矣蕃國之民以貨物交易者或貢其方物亦不拒也政職以聚百物故設此官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七

合方氏

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李光坡曰此官皆柔遠人之事除其怨惡者禁上著豪強爲商旅患同其好善者彼此地產交相好善則貿遷者利其息故其文承通財利同數器壹度量之後也上懷方氏來遠方之民此官達其道路以濟其不通也懷方氏致遠物此官爲之均調使樂往來也

訓方氏

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四方之政事有得失上下之志有異同既以告於王則必褒嘉而飭正之故正歲布以爲訓也觀新物則利於民用者可使四方倣效之所謂無者使有利者使阜也若作無益害有益則禁絕之所謂靡者使微害者使亡也司徒之屬有誦訓而復設此職者誦訓所掌獨其國故事此則周知其國政人心俗尚而使王知所以紀其政教也誦訓所掌獨巡守之事而此則布訓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太

於四方也惟此職所誦四方之傳道即誦訓所道方志蓋此職采而達之而後誦訓道之司徒所布於邦國者教典之常也此所布之訓則因其國政人心俗尚之有偏而矯革化誘之者

形方氏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華析也離麗也地勢應屬此國而披於他國則在此爲華在彼爲離而統攝難爭端起矣故正之

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諸侯不和多起於疆場之爭故事大比小政教多方而獨繫此職之末

山師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名山大澤不以頒其餘山林川澤仍頒之於邦國特使王官遙掌之而致其珍異之物耳原師掌辨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乃以建國邑與山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九

師川師之職異故不言所致之物又原隰皆穀土無珍異之可致也珍異之物或爲常貢可充祭祀之好羞者或非常之物如玉足以底嘉穀味是禦火災及藥物可療疾病者不可必得有則致之非貴異物而以爲玩好也

遙師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

封建國也邑制都鄙也五土獨掌其三者邱陵

墳衍皆有穀土可計賦以建國邑山林川澤之

小者則因其封域計其穀土相其形勢而頒之以爲阻固焉山師川師遙師與地官虞衡間

師之職同而事之所主則異間師所掌者任地而遙師則封國建邑以辨其疆圉虞衡所掌者

作山澤之材而山師川師則辨利害以爲設險幸國之本蓋五物九等國邑封域雖總於司徒

而制畿封國則司馬之職故特設職方形方以專掌之而山師川師佐焉邦畿之外五地土壤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二十

達於四海間師不能悉辨也故設遙師與山師川師司險掌固聯事而聽於職方以定城郭溝涂樹渠之分界也

匡人

掌達瀆則匡邦國而觀其愚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法則冢宰所建而使司馬之屬達之且觀其愚所以警不聽命者達法則遂足以匡邦國者使其國之臣皆稟王朝之法都鄙之吏皆守王朝

之則諸侯雖欲反側而勢不能行矣

擯人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

正王面所謂四面而內鄉也。匡人達法則而邦國之臣皆凜承乎王吏。擯人誦王志而天下之民皆內鄉於京師。此先王養諸侯而兵不試之道也。齊魯之衰民不知君而陪臣各固其私以成篡奪之漸則知止邪於未形。周官之所慮遠矣。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

主

都司馬

以國廩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政若諸子官伯掌固之所掌學若大司樂之所掌是即所謂國法也。都家士庶子之政學一以王國教世子之法治之以聽國司馬者有軍事則聽於諸子有守政則聽於掌固也。

家司馬亦如之

此謂家司馬雖以家臣爲之而平時掌戒令政

學用國法有事聽於國司馬一與都司馬同也

或以春官序官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例之謂

此職之文與序官各使其臣以聽於國司馬互

錯求以事理之實決不可通蓋都家宗廟社稷

及都邑四時之常祀與天神地示人鬼物魅之

特祀於冬夏日至者神示謂分星山川之祀皆人鬼謂四國前哲之祀皆

同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不得與都異若夫士

庶子衆庶甲兵之數則雖卿之小都視家衆亦

四倍焉故上士中士外增設下士八人正以所

周官析疑

卷之三

主

統者衆耳若移職文於序官則土地人民僅四

分之一而官徒則同不惟無所用之且將何以

供億乎移序官各使其臣以聽於國司馬於本

職則戒令政學不能該而各使其臣義亦無所

著序官所以云爾者正以見地狹人少故王朝

不別設官而各使其家臣領之與都宗人異耳

李光坡曰大司馬掌邦政以兵事爲主故凡兵

甲車馬之政隸御僕從之官九州邦國之形勝

阨塞要害皆屬焉兵事以賞罰爲主故首樹勳

兵莫重於馬故馬質次之政莫重於地故量人
次之次以小子羊八者祭祀之事也繼以司燧
者火政兵事之要也設險守固制勝於未形故
掌固司險次之候望譏察簫勺羣慝故掌疆候
人環人又次之挈壺氏三軍之耳目故又次之
射以武事而備禮樂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習焉
故射人次之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皆因射
而及之也司馬辨論官材司士佐之六官之師
旅得其人則六軍之將帥得其任諸子之治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圭

子司右之治戎右皆此意也自是以下至圉人
數十職則詳衛王之政虎賁旅賁夾衛王車節
服以衛王車而及之也方相氏以衛室神而連
類及之也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王之出入
起居皆擁衛於前後左右故次之王車有五路
乘車之冕弁各有宜故弁師次之車中甲兵戈
盾弓矢具故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橐
人次之戎右齊右道右爲車右者所謂勇士也
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御車 謂僕

夫也馬以駕車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
圉人皆馬官也不次於馬質之後者馬質專掌
買馬以備軍馬之乏凡馬之政教皆校人司之
也職方土方懷方合方訓方彤方以及山師川
師邊師匡人擇人皆所以周知天下之土地形
勢山川林澤原野之險易而施訓道匡正之法
所以銷兵於未形止亂於未萌也都家司馬以
國法掌其政學以聽於國司馬故以是終焉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一

湘潭陳治洲

高淳張彝歆同訂

桐城方苞著

新建周力堂

秋官司寇第五

刑官之屬

遂士。縣士。方士。皆別設官。而鄉士。卽用司寇之屬士者。所受國中之獄訟。其治在國中也。諸官皆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以給官中之事。而

刑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司寇之屬士。獨兼受國中之獄訟者。請官之事。紛秋官。則所掌惟獄訟。而四郊之獄訟。鄉師聽之。而後達於鄉士。遂之獄訟。遂大夫聽之。而後達於遂士。公邑都家之獄訟。守土者聽之。而後達於縣士。方士。其獄辭皆已定矣。其上達則士師察其辭。小司寇附其法。大司寇斷而行。其令故司寇之屬士。雖使兼受國中之獄訟。而不患其不暇給也。四官之事。有司分治之。使官中之士。兼之。則侵官也。則離局也。司寇聽獄訟。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獻其議。雖他人所上獄訟。亦公聽而共成之。則雖使兼受國中之獄訟。而非侵官無離局也。且四郊之獄訟。鄉師聽之。必內達於鄉士者。以獄之成。必取決於司寇也。國中之獄訟。無外訴於鄉師之理。故使司寇之屬士受之。觀此類。則聖人精義致用之學見矣。

遂士

疏謂遂士兼主六遂中公邑之獄訟。非也。其職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二

曰。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則不兼公邑明矣。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書其成。與聽獄訟者。至都家始有異文。則甸稍縣都之公邑。並掌於縣士可知矣。縣士職與鄉士遂士無異文。以其爲王朝之吏。而所掌公邑耳。遂之士倍於鄉。何也。鄉地近耳。目真遂則稍遠。而獄訟之達也遲。所以聽其辭而察之者。尤不可以不詳。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其爭訟不附於刑。有地治者自斷之。則達於司寇者宜無多。而鄉設

上士八人遂設中士十有六人以主聽而辨審焉蓋惟恐不得其情也

縣士

家稍縣都之公邑大不過縣故掌四等公邑之獄訟者以縣名官宅田士田等在鄉郊者亦宜爲公邑而知不掌於縣士者四郊地陋其爲邑也微且其田多公卿大夫士以及庶人役國事者受之其有獄訟必近就國中而取決於鄉士明矣公邑之貢賦載師執其總而遂人令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三

遂師征之以入於大府師役則遂人令之邑長致之遂人帥之以聽於司徒功事則遂大夫戒之歲終令會政致事於小司徒以達於治官獄訟則主縣士以達於司寇知縣師所徵野之賦貢惟家稍縣都者以九賦有家稍縣都而無公邑則知統於邦甸又鄉遂公邑之貢賦掌之者乃問師遂人遂師也知縣士所掌獄訟兼六遂中公邑者以遂大夫雖兼掌凡爲邑者之政令功事而所聽惟遂之治訟也知遂人遂師職所

謂野乃公邑者以遂人職旣曰六喪致六遂之役而又曰八事致野役也

方士

自甸稍至縣置皆有公邑其獄訟紛綸故縣士四倍於鄉士三倍於遂士都家至衆而方士數較少者都家之長各與其士定議附法方士受其成而已

職金

秋於五行爲金其用斬刈鐫刻爲多故屬秋官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四

掌囚

掌囚僅用司圜下士之數徒亦減四之一而無胥蓋拘囚以待刑殺栖止有定耳目易周若罷民則施以職事所以稽其業緒糾其爭鬪防其違逸者尤不可以不詳故士有加徒有加而又宥宥以董其徒惟恐其不能改而致屏遠方或出圜土而入於大辟也

罪隸

古者罪人不孥而盜賊之子女不宥以爲隸之

人或顧父母兄弟而皆知愛其妻子故以是累其心又使其妻子畏懼警戒而毋動於惡也

孫隸

四翟之隸皆慕義而來願留中夏者故因其能而各任以事謂之隸者王官宿衛官伯所掌士庶子也旅賁皆命士也虎賁所掌謂之虎士必粗知道藝而有異於胥徒者故於司隸所掌稱隸以別之春秋傳人有十等隸班在六非甚賤也盜賊之子亦使班於四隸者非其身之惡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五

不使列於齊民者恐其習爲匪僻也

布憲

大司寇布刑於邦國都鄙與大宰司徒司馬同而特設布憲以表懸於四方邦國何也治教政之有更易者以簡書布於君長有司承令布治施教敷政則不患幽隱之不達矣獄情萬變刑章有因事而增減者有隨時而輕重者自漢唐刑律常有增設若官吏知之而民或不聞則陷入者多矣故使王官持旌節以表懸所以宣播道路益

四方之觀聽也若小司寇所謂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墮則專指畿內而言蓋曰羣士則爲鄉士遂士縣士方士明矣此職曰諸四方邦國及畿內地近仲冬以後刑獄尙有不宜留者故夏之正月始布懸之布憲則自侯衛達於四海故四方分出以子月巡行至寅月表懸始徧也

禁殺戮

下士二人豈能司察畿內之私相殺戮者其職曰以告而誅之蓋既立專司則怨家及守涂地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六

之人皆得以告也其不以有地治者掌之何也有地治者專司治教所聽不過其地之民訟地訟必附於刑而後歸於士此職所掌傷人見血攘獄過訟皆大違法禁以刑官掌之則輕者誅罰重者卽歸於士然後姦民畏法而不敢輕犯耳

禁暴氏

職所到皆禁於未然之前使欲爲淫非者不得逞故官名禁暴

野廬氏

國野之道廬宿候館委積皆隸於地官而刑官掌其幾禁蓋守涂地者雖得宵人必歸於士而後可正其罪以刑官掌之則隨時隨地可以搏執撻戮而禁令無壅矣凡事物之禁皆屬刑官職此之由

司寤氏

盜賊姦宄多乘夜竊發故以刑官司寤王畿至廣而所設僅下士二人徒八人者守涂地者各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一 七

司烜氏

易曰日以烜之荀本作烜取火於日故以司烜名官不必易爲煨秋氣最清取水於川當秋節明潔凡祭祀明水之用爲多故屬秋官而並掌夫遂以共明火也明水兩積日而取之以待用若祭之日天適沈陰必不能取火於日豈亦當

秋陽正烈之日傳火於荆薪畜之以待更然故於司燿之外別設此職而禋祀五帝之明水火必大司寇奉之與

條狼氏

韓愈文有荒不條義遵注疏但此職掌王公之趨辟師中之誓命絕無道除不蠲之義蓋令野脩道者遂人巡道脩者遂師則除不蠲乃彼二職事也當以鄭氏鏐之說爲正注所謂狼尾道上亦可通乃賈疏失其意耳春秋傳扈民無淫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八

冥氏

猛獸且晝多伏藏設弧張爲阱獲每以暮夜昏冥之時而得之故以名其官

犬氏

害人之物莫酷於猛獸故首冥氏以提噬莫之能避也蟲毒次之其發較遲而死傷則一也穴

氏又次之、雖擊獸而伏藏、避之者、尙希、是氏已下、則無關於軀命矣、

薙氏

柞氏、薙氏、通言攻木殺草之法、蓋掌苑、園、山林、及公家園圃之官、而使民取法焉、知然者、以掌八攻木殺草之政令也、陳氏汲冢主苑、園、義已不該、而譙山林、自有虞衡掌此、則誤矣、二職絕無柞薙之事、薙氏下士僅二人、而柞氏八人、正以兼掌山林、園圃、攻木之事、繁多耳、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九

翦氏

蠹物雖無傷於人、而害甚廣、故先之、狸蟲雖螫人、而遇者希、故後之、

銜枚氏

大刑以征伐、銜枚氏所掌、本軍旅田役、而旁及道路之囂譁、故屬秋官、大祭祀、謂郊壇亦禁道喧也、

伊耆氏

戴記伊耆氏、始爲蜡、制華籥、土鼓、亦情隸首、

數容成造、歷蒼頡作書之類耳、

大行人

賓客之事、而掌以刑官之屬、何也、鄉飲酒、義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賓者、以義接人者也、又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迎送揖讓、皆以賓主之禮、和之過、則慮其無辨、故以刑官掌之、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又曰、彼交匪敖、萬福來求、蓋必其道各盡、而後君臣之恩義可常保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十

掌訝

設官之數、與訝士同、以賓客四面而至、送逆之事、必偕也、府史胥徒、則省半焉、蓋以訝士兼受四方之獄訟、

掌交

小行人辨五物、各爲一書、以反命於王、則巡觀侯國、而究察之明矣、而復設掌交、以巡邦國、何也、掌交積日累月、以得其禮俗、政事利害、順逆饑饉、苦樂悖逆、和親之迹、然後小行人之出、可

周諮詢度。按實而別其類也。小行人四人。二人行之。歲二人分。出所至之國。淹留不遇。非平日具得其事。述安能倉猝而立定乎。

掌察

掌交之末。備列九稅九禮九牧九禁九戎之論。則所以馭邦國者畢矣。掌察以下七官。皆馭都家之法也。其職曰。掌察四方。謂王畿四面之都鄙。各以二人掌察也。方。士掌都家獄訟。亦每方四人。蓋官中之刑獄。則層累而察之者精矣。其禁令。則分掌而察之者詳矣。賓客之禮事。無所用其察。至於大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十二

服之國。治教禮數刑事之大者。則王及六官之長貳察之。其民情土俗之小者。則行夫小行人察之。無爲別設一官。且其事紛放。亦非中士八人所能坐察也。所察宜主官吏之賢愚。祿爵之當否。蓋都家之賦貢。則掌貨賄之所司。祭祀禮俗。刑賞田役。則朝大夫之政令。都則家則之職守具矣。

掌貨賄

此掌都家列於九賦之貨賄也。蓋天官之勾稽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十二

供具地官之政教禁令。施則於都家。使遵守之。無所用王官。而其農田之所入。或留爲委積。以待賑發。見遺人職。或輸於王朝。以待九式。見大府職。其餘職之貨賄財物。亦或輸王朝。或留本邑。宰夫所攷羣都縣鄙之財用是也。其存貯也。則有燥溼朽蠹之虞。其出用也。則有調發轉移之節。故每方各設下士四人。以掌之以備或留而鈎攷。或出而巡視也。司貨賄宜屬地官。而設於秋官。何也。貨賄由納。乾沒抵冒。姦蠹易生。以刑官之屬

朝大夫

此職府史之下。有庶子而無胥。何也。世祿之家。解克由禮。其有政令事故。非胥徒所能呼召也。故卽用都家之庶子。供胥之役。庶子。司府史下供胥。蓋以胥掌事。恐都家之子弟。或有拒違以都家之庶子爲之。則細民奉法。惟謹矣。朝大夫朝夕聽事於王朝。故庶子從而治叙焉。其微令則使徒達之。都家之司馬。掌士庶子車馬兵甲。

之戒令而設胥如他職何也。軍政也。師都且親帥焉。豈慮其玩忽乎。傳曰。盡小者大。治周官者。當於此類求之。

都則

八則難煩而遵守之誠。奉行之善。不可以不辨也。故設職於都家。以攷之。朝大夫必朝夕王朝。而後可聽事。以達政令。都則必分置於其國家。亦式焉。而後可守典。以覈僭差事。各有宜也。

都士

周官新疑

卷之三十一

主

治職教職。絕無治都家之官。以治教二典。王畿侯國所通行也。禮樂征伐。威福必自天子出。不惟諸侯擢命。必加九伐。即卿大夫之私邑。亦必使王官掌之。故春官則設都宗人。夏官則設都司馬。家司馬而獄訟放紛。既設方士於王朝。又設都士。家士。與有地守者共治之。所以謹其操柄。以防冒濫也。刑官之屬。設於都家者。較禮職政職為多。然列職八而闕者。蓋五焉。其故何也。都家之禮樂刑政。皆以王官掌之。乃

聖王安上全下之至德要道。而衰世之人情不便也。是故諸侯放恣。封域并兼。經界改易。惡民之疾其暴亂也。官室崇侈。車服僭踰。恐民之議其悖傲也。而司空之職亡。軍制擅增。車徒毀列。惡民之怨其殘逞也。而小司馬與司馬行司馬之職。闕逮至齊魯魯衛宋鄭。皆有強家逆臣。貢賦自專。刑威自斷。惡民之知有君也。而掌察掌貨賄都則都士家士之職闕。惟方士之上獄訟。朝大夫之達政令。則田氏未篡。三晉未分。已漸

周官新疑

卷之三十一

主

亦不能盡廢其故常。且君不能專決。而於已無害也。故二職之籍猶未去耳。禮職之無關何也。禮之大經。述難盡泯。所惡於害已者。乃條理之精詳。而不可踰越者耳。禮典所載。皆大經也。其條理之精詳者。則具在司空之籍矣。韋司馬之職亡。而大司馬班爵祿之籍亦亡。而孟子猶問其畧。比類以觀。則知惡其害已而去其籍。乃百世不易之定論矣。秋官卿大夫上士共三十人。而中士下士四百有二人。蓋位卑則不敢

估勢以枉人職。分乃易於悉心以體物也。王氏與之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無取乎書契之藏秋官之府不宜多至七百餘人非也。惟獄訟之要不得不詳具而久藏蓋上下比罪不可無攷於前聽斷失中尙或有反於後故都家獄訟之成士師並書其聽獄訟者而况司盟之載書司約之約劑大司寇所獻之民數士師所掌合聯之簡稽荒辨之法大小行人司儀掌客所掌賓客之禮籍小行人所獻六服邦國之事周官所疑 卷之三十一 五

書觀五官已倍加且謂大夫都則都士每國而有之府安得不再倍於諸職哉。聖人制法非求以事理之實不可妄議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二

安州陳廷彥

同里劉古塘同訂

桐城方苞著

青陽徐詒孫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刑邦國卽下經用三典於三等之國蓋以刑邦國之民若諸侯之不率者則九伐施焉非五刑所及也既曰刑邦國又曰詰四方蓋詰四方邦國之用刑而不率三典者大宰以刑典詰邦國卽此義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一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如酒誥羣飲汝勿逸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是也 加刑於新國平國亂國之上者明制在王朝布刑於邦國之時卽別異輕重而酌其中也如無畫一之法以限之則邦國諸侯驕暴昏懦者或徇私任性以爲輕重羣儒謂刑邦國之諸侯誤矣

以五刑糾萬民

糾有約束之義、示以所尚、而不用命者、刑隨之、則如木之從繩、而無不可矯正矣、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大宰官刑以糾邦治、則所糾乃有位者、可憊官刑以糾萬民、則所糾乃庶人在官者、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曰野曰鄉曰國、非以地別之、以事別之也、水土力役之政、野刑也、故曰上功、糾力不孝不友不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二

睦不嫻不任不恤、鄉刑也、故曰上德、糾孝、吏之作姦、民之爲暴、勢家之滅義、國刑也、故曰上愿、糾暴、雖國中野外之人所犯、鄉刑也、則以鄉刑弊之餘刑皆然、劉氏彝謂國刑爲典禮之刑、蓋據注以暴爲恭、不知義亦不可通、蓋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則九伐之所施也、亂名改作、殺無赦者也、至於祭祀賓客、片事以賢、卽小有過差不宜遂麗於刑、且禮典不可云尙愿、失禮而有訶責、不可以爲國刑、羣儒以五刑附治教禮

政事五典義皆穿鑿難通、王氏應雷專以市官國刑非也、糾之者市官之外、禁殺戮禁暴淫氏等官皆有事焉、

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民罷於作業、則必放僻邪侈、而有害於人、寘之圜土、欲其困而悔也、施以職事、欲其勞而思也、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使知改、則終可安其生、不改則無所逃其死、姦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三

兇之民、舍此無以革其心、雖周公制法、亦不得不出於此、反其鄉里、而曰中國者、使終不改、則當屏之遠方也、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

注造至也、不至則是自服、不直非也、無論所訟虛實、未有被訟而不自質辯者、果自知不直而不至、爲吏者當致其人、平其事、而後可以息爭、未有置而不聽者、蓋造者作事之端、兩造者各陳其致爭之由也、書曰兩造具備、則不可以至

訓明矣。曰禁民訟者。或事端微細。或曲直顯然。則立使解散。而不復致於朝也。陳從王曰。訟猶情。與其訟。任以求伸。及各陳其事。由各出其約。則則虛誣難辨。立可解散。故必合兩造兩辨。然將不敢挾其一偏。而致訟獄。故曰以日禁。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訟是非可立決者也。兩造具備。則曲直可判矣。獄遲久而後決者也。或負財物。或背昏嫺。其約劑有真偽。佐證有存亡。未可以一言而決。必致於獄。然後其罪可定。故所入加重。又緩其期。然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四

後聽之。舊說以罪相證。非也。以罪相證。無緣有兩劑。若官司所守彼此爭執。則各於其長。誦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臨川吳氏謂必入束矢。鈞金。則貧者無所赴愬。未通考周官獄訟之法。故也。國中。之獄。訟鄉師聽之。六遂。之獄。訟遂師。遂大夫聽之。公邑。之獄。訟爲邑者聽之。市及門關。之獄。訟市師及質人聽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都家。之獄。訟都家之士。與其長成之大者。方士達之。小者。方士主之。又有肺石。以達慟獨老。

幼尙慮其無所赴愬乎。其造於大司寇。而後事者。必事久變。生情有詐。僞辭無佐證。雖具兩造。而無所徵。雖執兩劑。而未可憑。如書所謂單辭。記所謂有言無簡者是也。古之聽獄訟者。意於輕重之序。而刑故無小辨法。而不信則刑之辟。藏而不信。則刑之故。使人矢以明。確入金以示信。重與之要。而不肯息。則視常法。必有加焉。所以使不直不信者。懼罪之重。而私仇故曰以禁民訟。以禁民獄也。其或聽之。而終不得其情。則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五

又有盟詛之法。而徵之以鄉里。臨之以鬼神。蓋聖人親歷情僞之變。法有所窮。不得已而立法外之法。以警人心。明天理。吳氏不究其端委。而勇於立異。過矣。方道章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謂兩造兩劑之不具者。禁之。使不得訟獄也。若兩造兩劑具備。則在兩造者。與質人司約立聽。而立斷之。非大司寇所職也。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末麗于灋。而害于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張自超曰。此曰未麗於法。則圖土之罷民爲已。麗於法者。可知矣。圖土之罷民。曰害人。是實有被其害之人。此曰害於州里。則頑黷醜肆爲州里所患苦耳。

重罪旬有三日。坐替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次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有而舍之。

五家以近相保。此更遠及二千五百家之州。何也。五家相保。使糾察於平時也。其過失邪惡尙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六

未形。故曰有罪奇袤。則相及。嘉石圖土之罷民。則過失邪惡已成矣。懼其暫求自脫。而不能檢。非比偶之民所能制也。故使其有司任之。閭胥里宰。實掌撻罰。任之而不改。則鞭朴加焉。傲很怙終。可復於州長而投鼠之。故不曰保而曰任。蓋使有地治者。任其責耳。必如此。然後邪惡之民無遁情。若以任爲相保之義。則二十五家之里。已不能相保。况二千五百家之衆哉。曰州里者。於鄉舉大於遂舉細也。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惇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

斷獄弊訟者。大司寇也。乃散見於羣士。而本職無列焉。何也。圖土嘉石。所以禁於獄訟。未成之先。而閉其徑塗。鈞金束矢。所以謹於疑獄疑訟。而防其變詐。肺石以達窮民。又所以警有地治者。與職聽之士。而懲其枉橈也。蓋使民無訟。其本原固在於皇建有極。章志貞教。而止惡於未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七

萌。明清於單辭。董正諸司。乃大司寇之職。至於職斷不失。則羣有司之事耳。此本職無一言及於獄訟之義與。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刑典每歲和布。不惟科條有增損。卽諸侯之國。有由新而爲故。既亂而復平。先平而後亂者。其典之輕重。必隨時變易。乃得其中也。

凡邦之大盟約。流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大史內

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邦之大盟約有或背之則征討必行六官皆有
事焉故竝藏其貳又使邦人及諸侯知所約之
必不可犯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
邦彛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此侯國有爭訟非九伐之法所及也故以邦典
定之如疆場之爭則所犯教典政典也昏婦相
負則所犯禮典也川防之閉縱則所犯事典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人

本無輕重一定之法必隨事而酌定之卿大夫
之獄訟以八法斷之者官職之不舉官聯之不
會官常之不脩官成之不守官法之不遵官刑
之不當官計之不實國有常刑也若卿大夫而
有土地財物之訟亦當以八成弊之王氏應
電曰或謂邦典即大司寇建邦之三典邦法即
小司寇之八辟麗邦法邦成即士師掌士之八
成此似是而實非也三典以刑邦國之民非所
施於諸侯八議通乎上下豈止於卿大夫八成

以斷庶民之獄者為多而士師之八成則以
姦慝而非以斷獄訟不若舊說為安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必之日涖誓百官
戒于百族

既總言大祭祀又特舉禋祀五帝豈凡祭祀之
戒皆大宰小宰掌之司寇不涖惟祀五帝即事
於郊野其事尤嚴故兼使刑官之長涖之與小
司寇及士師職皆特舉祀五帝蓋刑官之正戴
及攷皆從而蹕者又其屬聖人慮事之詳如此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九

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
此職及太宰皆納亨後繼言祭之日則納亨非
謂亨牲也按特牲饋食禮祭之前夕宗人視壺
濯及豆籩然後視牲舉獸尾告備舉鼎鼐告絜
請期牲與鼎同時而告次日乃殺牲則納亨為
納亨牲之鼎鑊明矣蓋祭前一夕之事終於納
亨曰納亨前王則知視濯視牲王皆親之矣太
宰納亨贊王牲事在視滌濯之後而小宗伯省
牲在視滌濯之前何也小宗伯乃省牲非視也

蓋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於五官使共奉之小宗伯之職也前期小宗伯省其當否祭之前夕王出視牲然後五官共奉之舉獸尾以告備舉鼎彝以告絜耳

大軍旅洫戮于社

觀此則知古之軍法雖臨陣對敵有不用命者亦執而歸於士師使羣士聽其情傳其罪然後司寇洫戮於軍社也蓋大宗伯不與軍事大司馬巡視六軍而不帥師則大司寇必爲軍帥而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十

戰之日不得洫戮於社明矣將在軍雖君命不受而不得專戮何也軍刑至重恐倉卒中或遇出無心或情有抵冒故必歸於士師明徵其辭而後司寇洫戮先王以哀敬之心制刑辟惟恐其或有枉撓也凡軍旅鄉師戮其犯命者所治者徒役輦輦其犯命者戮不過鞭朴士師禁進軍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則附於五刑者皆掌焉至大司寇小司寇所洫則必斬殺之刑其餘刑則士師洫之也蓋凡斬殺刑戮乃掌戮專職

而士師又曰戮之則從司寇以洫人時而餘刑則白洫可知矣春秋時軍帥亦不專刑殺而聽於司馬韋之戰韓厥將斬人卻克將救之是也至唐李光弼河陽之戰羣帥少却即趣左右取其首乃危急存亡之秋非此不能使人致死功雖奇非常法也漢唐以降軍帥權重得先斬而後聞積威所劫雖挾以叛逆不敢不從然後知軍刑必歸於司寇政有本統乃萬世無弊之道也此亦古者軍將即用六卿之證若王不親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七

行則小司寇洫焉

小司寇

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

司徒掌萬民而使刑官致之者三者皆國之變事以刑官洫之則進而陳其儉謀退而動以浮言者不禁而自戢矣其不以大司寇何也其職擯而叙進以傳語王與六卿竝聽之秋官之長不得獨去其列而爲擯也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而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臣莫尊於三公故北面以答王親民之官莫尊於州長故帥百姓而位三公之後若鄉大夫則六卿也雖監臨六鄉而不與民治宜西面以帥羣臣觀此而鄉大夫以六卿攝鄉老以三公攝益明矣使別設鄉大夫而非六卿則帥百姓者宜鄉大夫而不宜以州長注疏乃謂鄉大夫在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二主

公後義不可通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

羣士士師所議既附於刑小司寇復用情訊之記所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也書者所書犯法之由卽獄辭也讀之而囚無不服衆以爲宜然後法可用

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注引春秋傳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夫坐獄於

王庭明國君不坐獄訟使其臣代之若大夫有獄訟亦不躬坐當使其屬若子弟代之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卽市

掌囚掌戮職凡有爵者皆刑殺於甸師氏而小司寇及甸師職獨舉王之同族何也其法本爲同族設而有爵者視焉故司寇甸師職第舉其法之所自始而掌囚掌戮職乃並詳其事之所兼及也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二主

呂刑惟貌有稽以色包耳曰辭氣此以聲包色氣耳目也蓋或貌變或聲變則餘必從之聲以辭言而辭不足以盡聲不直而巧辨者辭雖不屈而聲必有異則聲聽乃色氣耳目之樞紐也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

邦法中本無此八議之法故以麗之旣曰麗邦法又曰附刑罰者以八等人之刑應未減者著於邦法之中弊罪時得權衡其彼此之輕重低昂而附之於刑罰也

三曰議賢之辟

賢而罹於法者如債軍喪邑之類或阨於事勢而非其罪也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三訊並用而要以民爲斷者所訊取於民乃其情之實也蓋民之所共白而以爲可宥者未減可也其不可宥者則權其情罪之輕重而施上服下服之刑卽呂刑所謂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司刺言三刺三宥三赦而此不言赦者凡宥必酌於民言若幼弱老旄憊愚之應赦者不必訊於民而後得其情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

周官登於天府者四民數則冢宰司會貳之者以制國用也內史貳之者執國法國令之貳以逆會計也賢能之書獨內史貳之者以詔王廢置爵祿也盟約之書六官皆貳者邦之大盟約若有畔者則禮樂征伐不行於天下六官皆有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五

責也大史內史司會復貳之者大史掌約劑內

史掌八柄其有會同征伐則財用計要司會之所職也獄訟之登不書其貳者自鄉遂都鄙之吏達於羣士羣士達於士師小司寇訊而罪之太司寇聽之士師受中而致於下書之者不一而足矣第登中於天府以示罪皆天討而無事復書其貳也三年則天道凶豐之數至此齊矣公私出入之經上下可較量矣民之少者則已壯未老者則及老矣故大比之而凡受田歸田之令或征或舍之差耕三餘一之法民數有稽則國用可制也古者四民之中農居八九其餘男工賈力無一人不在九職所任之中故計民數卽可以制財用後世遊民衆多凡賦皆出於田故陸贄論兩稅之弊謂先王制賦以丁夫爲本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植產厚其徵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歛急蠲其庸則功力勤自明以來百工之役丁夫之役皆歸田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五

畝而千百萬游民終其身無一口庸於公無絲粟人於國於凡王懲游惰恤農重穀之道若背馳矣

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

注以實鑊水在納亨之前謂洗解牲體似未安

蓋鑊井一或以燂水或以亨牲此實鑊水蓋燂

水之鑊以備王與尸之盥及沃牲去毛之用

必異及納亨則所實惟亨牲之鑊耳割牲事衰

故使內外饗執之而小司寇實水以致敬焉益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士

鑊水者士師其職曰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

鑊水則不得專主亨牲明矣謂洗解牲體則失

之愈遠牲去毛以熟湯既體解則實於鑊而後加水

大賓客前王而辟

朝覲會同大司寇前王此不曰朝覲會同而曰

大賓客何也蓋正舉朝覲會同之禮其事特重

且或舉於嶽狩及會師之地故必大司寇親之

小司寇前王則饗食燕飲行於廟及寢者故以

賓客言之

凡國之大事使其屬蹕

大司寇職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寇職凡

國之大事使其屬蹕何也曰國則事在國中曰

邦則通乎畿內也賓客而外凡視學養老告朔

引臨蹕於國中者皆小司寇命焉朝覲會同而

外凡用事四郊省耕省斂以及巡狩征伐王親

在行蹕於畿內者皆大司寇命焉故並以凡該

之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士

進退之

民之夫家老幼衆寡鄉師遂師鄉大夫遂大夫

既以歲時登之稽之而復設司民於秋官以登

其數至獻數於王則不以司徒而以司寇者必

服教而不罹於刑然後爲天民之良王始得而

有之也王氏應電謂上經大比登民數一節

當移屬於此非也司民定祀於孟冬故三年大

比之民數亦於是日獻而此所獻則每歲之民

數耳三年大比息耗之數多可定國用之太凡

故曰制每歲而計之則息耗之數少故曰以國用而進退之且上經言制國用並未及祀司民何為移屬於此哉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獄已成辭而附於罪者歲終則總計其數訟之可立其者則遂斷之也王氏應電謂下經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常繫於此而以小司徒比證非也小司徒考治成正要會一時之事耳而此職則非一時之事也獄訟弊於夏正之十月則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九

民得役公旬營私室以終歲事而自羣士之外凡所屬羣吏必至夏正之正月然後一歲之事始畢而可致也蓋天地二官所考之治成所受之要會其事大抵相連故可同時而考之受之秋官之事紛雜而各不相蒙故於歲終專歸獄訟於正歲乃會庶事所以專一而致其詳耳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小宰職曰觀治象之法見不獨懸其象并書其

法也小司徒職曰觀教法之象互文以備其義也此職曰觀刑象義具於前則文可省也小宰小司徒職曰徇以木鐸此變文曰令何也曰徇者義主於警其人曰令者義主於達其語也天官之屬皆在國中地官之屬鄉大夫即六卿都鄙之長則王子弟公卿大夫也遂及公邑吏雖不在國中而總其事者有載師問師縣師均人土均之屬皆親觀教法故義主於警其人秋官之屬自鄉士而外治在郊野都鄙勢不得盡去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九

其治所而觀象於國中故義主於達其語也曰令則可以該徇曰徇則不可以該令

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大司寇既縣刑象於象魏小司寇復令布縣何也縣於象魏以示國中之民及民之有事於國中者而不能徧也故正歲小司寇又令羣吏宣布於四方而各縣於所治之地與大司徒正月縣教象於象魏而小司徒正歲又令羣吏憲禁令同惟小宰無正歲復縣之文蓋治象之法皆

不出於宮庭及國中既帥羣吏以觀之又布於邦國都鄙則官守其法民從其令無事更表縣於其地矣若刑之科條教之禁令必家諭而戶曉安得不表縣於其地而使親民之吏更爲宣布哉小宰獨以官刑憲禁於王宮亦此義也小司馬及司空之篇雖亡而依類以測之則師田之禁令皆及時而後行小司馬宜無正歲憲禁之事司空掌城郭溝池道路作宮室車旗衣服無時無事不有禁令義當表縣知然者以禮典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二

千

一成而不變則春官並無和布縣觀之法也

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惟地官秋官有入會致事之文者惟二官用財紛雜而纖細必各會之以入於冢宰若禮官政官所用之財則各有經式冢宰司徒之屬六之不必其官自會也惟二官之職事積日累月而成其案牘或因於前其得失有攷於後故歲終致之而後冢宰聽焉若禮事軍事則時過而事畢無可致也士師職正要會在歲終憲禁令

原缺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三

士師

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

曰五禁之法者其法掌於士師而遵法而施禁者則六官之司旅也備爲之禁使民知少有傾側則陷於刑罰而謹凜以協於中是謂左右刑罰也

一曰宮禁

曰宮禁則凡事在宮中者皆具焉不獨閭人所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一

掌也如宮正比次舍則去守者有禁矣糾德行則奇袤者有禁矣稽功緒則淫怠者有禁矣秋官禁暴氏司奚隸之聚而出入犯禁者有戮又其顯著者也至宮中之火禁則宮正脩之國中及軍旅則司烜氏掌之國失火野焚萊則司燧掌之蓋一事而通乎五禁焉薛氏之幾酒謹酒亦然餘可類推

二曰官禁

朝士職慢朝錯立族談乃官禁之行於宮中者

司市命夫過市之問乃官禁之行於國中者至
宮正職所謂去守宰夫職所謂失財用物辭者
則入於官刑非禁之所及也

三曰國禁

凡司市所禁皆國禁也而郊野都邑亦用之司
門幾出入不物及財物犯禁者其法聯於關市
戴記王制郊特牲及月令所列法禁皆可以足
推之

四曰野禁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二

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井人迹人圉人所禁專行
於野者也野廬氏蜡氏萍氏脩閭氏所掌野禁
爲多而賓客祭祀之禁則通乎國中司隸守五
宮之厲禁而兼及野舍餘可類推

五曰軍禁

銜枚氏禁無器本軍禁也而通乎野之田役禁
嗚呼歎鳴歌哭於道者本野禁也而通乎國中
至尙書費誓所稱春秋傳侵官失官離局亂行
乃軍禁之大者而不見於經豈四司馬之職亡

而今無考與

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刑則大司寇縣於象魏使羣士縣於所治而已
禁則書而縣於門閭使婦人孺子皆若耳提而
面命焉所以犯禁而麗於刑者寡也僧司徒之
教法令羣吏縣於所治之國而已而辨種稂之
種與其所宜地則使司稼縣於邑閭皆聖人知
周萬物之明法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三

以誓言之費誓則戒之於先秦誓則以戒於後
以誥言之大誥則戒之於先多士多方則以戒
於後故曰以先後刑罰

四曰糾用諸國中

祀五帝大宰掌百官之誓小宰掌七事之戒具
以令百官府五官之貳正歲各帥其屬而觀所
縣之法所以糾庶官也邦有大事宮伯作上庶
子大司樂合國之子弟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
聲所以糾庶士也小司寇致萬民而大詢所以

糾庶民也。皆國中之事。野外亦有糾。而事有因中舉其大者多者。

五曰憲用諸都鄙

對國中而言。則都謂小都大都。鄙謂鄉郊公邑。甸稍也。小司徒令羣吏憲禁令。小司寇令羣士宣布於四方。憲刑禁。蓋通鄉郊公邑甸稍縣都。皆縣之誓用於軍旅者。賞罰用命。不用命。必出矢言。使知必行也。誥用於會同者。宣諭以禮義。然後衆志可通也。禁用於田役者。田於能而罷。利役惜力而冒功。最易犯令也。國中用糾者。其民聚可合致而申警之也。都鄙用憲者。其地遠必分布而表縣之也。曰用之於者。以事言也。曰用諸者。以地言也。

掌鄉合州黨族間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族師之法。八閭爲聯。止於二族。而此經並舉州黨何也。五族爲黨。黨之奇族有合於別黨者矣。五黨爲州。州之奇黨有合於他州者矣。至於鄉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四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五

而數無奇。零聯無外合。故曰鄉合州黨族間比之聯也。族師職曰相保相受者。所以致相受之人使之相保而篤於恩義也。此職曰相安相受者。所以糾所受之人使之相安而止其褻惡也。族師合聯軍政也。故刑罰慶賞合八閭而相及相共。此職言追胥之事。則相及相共者多寡無定數。故第曰以施刑罰慶賞。而不限以八閭也。三代盛時。諸侯軌道。兵革不試。故坐作擊刺寓於四時之田。慶賞刑罰寓於追胥之比。蓋軍政不可以無警而弛。民氣不可使久安而怠也。掌官中之政令。諸官之司。惟此曰掌官中之政令何也。宰夫所掌則通六官之事。鄉師分掌其鄉。肆師則掌禮事之小者。以佐宗伯。惟士師則獄訟之上。察其辭以詔司寇。獄訟之成。致其令以付羣士。凡官中之政令。無不待之以定。由之以遷。故特文以著之。

掌士之八成

曰土之八成所以別於小宰之八成也八者舊獄載在刑書具有成法羣士守之如春秋傳魯盟臧紇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言是也

一曰邦汙

春秋傳鄭伯來乞盟蓋汙也注汙血而與之饗雅井一有水一無水曰瀾汙集韻汙挹取也其諸聚斂措克之臣浚民之生以虧邦本者故列於邦賊邦諜之上與

六曰爲邦盜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六

注據春秋書盜竊寶玉大弓故以竊寶藏解之但如竊邑外畔殺國之大臣懿親及凡竊財貨者皆盜也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

其歲之祿有等差其地之民有衆寡其民之困有淺深其財之用有多寡其事之施有緩急故曰荒辯之法

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移民通財地官所掌而又使刑官令之者移民

則慮有顛越不恭暫遇姦宄者通財而使刑官董之則富者知必償而無匿財矣

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

燕出入偶以遊讌出入也恐奄寺或導以邪僻及姦宄刑人竊發故使刑官糾之且示王不當數遊讌也若宮中燕出入必從則無暇理邦之刑禁矣或以燕爲燕諸侯則下經諸侯爲賓蹕於王宮已該朝覲及燕饗蹕以禁止行者辟則開道而使辟於旁故宮中廟中則辟王燕出入則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七

入則辟

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泔鑊水

小祝職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大祭祀沃王盥鬱人職凡裸事沃盥而祀五帝之沃盥獨以士師共之其鑊水則小司寇實之士師增之豈非以卽事於郊野刑官之正貳及司皆前後左右於王以致其嚴而因使共近王之職事與張子曰節服氏郊祀有尸不害爲稷尸用此推之凡有尸者皆人鬼也此經祀五帝有尸五人帝

之尸也。社稷有尸。社與稷之尸也。虞夏傳。舜入唐郊。丹
夏郊。董伯爲尸。鯀之尸也。虞夏傳。舜入唐郊。丹
朱爲尸。鯀之尸也。儀禮。周公祭泰山。以太公爲
尸。古者嶽瀆配公侯。國語。山川之靈。足以紀綱
天下。其守爲神。汪芒氏之君。守封偶之山者也。
春秋傳。臺駘汾神也。則亦爲人鬼之尸。明矣。五
祀有尸。行神則世傳爲黃帝之子。中霤門戶。
竈必始爲是者也。若迎猫迎虎。則或以木禺。芻
靈記亦未言以人爲尸。由是言之。非人鬼無尸。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八

決矣。
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其屬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也。旅帥卒長。卽
鄉遂公邑都家邦國之有地治者。羣士。卽平時
斷獄弊訟之監司也。必與羣士偕。然後無事而
申禁。則其令明。有罪而傳刑。則其議當。
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

士師先令正。要會然後小司寇命入會。小司寇
令羣士憲刑禁。則士師帥而憲之。易刑禁爲禁。

令者刑則大司寇所布。而小司寇令羣士縣之
者也。

鄉士

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

掌國中其治所在國中也。四郊之獄訟。鄉師聽
之。而後達於鄉士。國中之獄訟。則鄉士自受之。
國中四郊之民數。則並掌而糾戒之。鄉士八
人。注謂四人各主三鄉。恐未安。豈二人主國中
而六人各主一鄉。中士則四人主國中。而十二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九

人分主六鄉與。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旣曰聽其獄訟。又曰辨其獄訟者。聽之以探其
情。辨之以附於法也。凡爭訟之附於刑者。歸於
士。則不附於刑者。鄉師遂大夫之屬已聽斷。使
解散矣。其附於刑者。士又聽之。察之。辨之。句而
後政於司寇。其死刑則又別異其要。加審慎也。
職聽於朝者。司寇弊訟斷獄。羣士皆在各履其
法。獻其議。而主六鄉之獄訟者。則鄉士也。遂士

已下皆然。春秋傳傳王叔之宰與伯與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

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

遂士縣士治在郊野而曰羣士司刑皆在何也。遂士縣士各以所治職聽於朝。方士各以所治上於國則不期而會者曰無虛矣。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

古者司寇行戮君爲不舉故必累犯法者同日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十

而刑殺也。

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大祭祀喪者不哭不取凶服禁也。汜埽反道鄉爲田燭令也。大賓客誅相翔者暴賓客者禁也。守涂地者聚糧令也。餘可類推。

遂士

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遂士掌遂之獄訟而治所則在四郊也。遠郊乃

六鄉之地而遂士居之者近於遂則民隱可聞不遠於國中則獄訟易達也。鄉士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者鄉大夫不與民治故鄉士自糾戒也。遂士縣士則各掌其民數而糾其戒令蓋戒令其民遂大夫公邑吏之職也。遂士縣士特糾之耳。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于其遂肆之三日。

刑殺於郊者就遂士之治所也。肆各於其遂者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十一

與衆棄之以懲其未也。

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

斷獄訟惟刑官咸在公卿大夫不與必王有從免之人乃令會其期。

縣士

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

此職掌公邑之獄訟縣師掌稍縣都之賦貢而

皆以縣名官。明公邑都家邑雖大不得過二千五百家也。知此職所掌。惟稍縣置公邑之獄訟者。甸之賦貢役事皆兼掌於遂。吏遂師於徵。遂之財征外。別入野職。野賦遂人於致。六遂之喪役外。凡事致野役。遂大夫於令爲邑者。會政致事外。戒凡爲邑者之功事。皆以兼公邑故也。稍縣置公邑之獄訟。並以三甸而上。則甸之公邑以二甸爲期。而兼掌於遂士明矣。縣置公邑去王都遠矣。而期以三甸。蓋惟恐保伍地傳。牽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三

連而失業也。秦漢以後大州壯縣以數百里之獄訟而決於一人。惟大盜死刑功令尙有限期。其餘戶婚田土之訟有頓於州縣。踰時經歲而不決者矣。况郡守監司乎。是以前賢謂一州一縣之獄訟。非分其任。限以期。不可治也。

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

公邑去縣士治所或三數百里。刑殺於縣士之治所而肆之於其邑。不勝其擾矣。遂之刑殺就郊而肆之各於其遂。以遂本近於郊耳。此職曰

各就其縣肆之三日。明就其邑而刑殺。因肆之與遂之刑殺就郊異也。其不曰邑而曰縣者。公邑本以縣名。春官司常夏官大司馬皆以縣鄰各公邑但二十五家已上皆得名邑。言邑則疑各就其閭里。言縣然後知所就乃邑宰之治所耳。

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禁令

不曰邦有大事而曰邦有大役何也。大祭祀大喪紀自六遂無及焉。惟賓客軍旅所道經則通乎畿內。然其入也必近王都。而後禮事繁其出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三

也。踰鄉遂則事益簡。野廬氏掌道治遺人委人共委積薪芻公邑都家不過埽除道路。守涂者聚櫟而已。故自縣士而下不復言邦之大事。蓋賓客軍旅所經無所爲聚衆庶之事也。惟役事則公邑與鄉遂畧同。而諸官無明文。故於此特見之。其不言致衆與役所致何也。遂人職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則致衆者遂人也。又曰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則致役於司

徒者亦遂人也。役則野役兼公邑明矣。縣士蓋兼掌其禁令耳。以其爲刑官之屬故獨掌禁令而政治不與焉。

方士

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于國。

不言掌其民數者其數自有都士家士掌之康成謂民不純屬王非也。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夫家九比之數司民歲登下其死生則刑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四

殺所減之民數鄉士遂士縣士歲以致於司民而都家之士亦歲致於其長而以達於司民可知矣。鄉士遂士縣士皆聽其獄訟察其辭者鄉遂公邑之吏雖以獄辭上而未成議附法也故親聽其獄訟而察其所上之辭都家之獄訟則已成議附法矣故第聽其獄訟之辭而不復親聽其獄訟也。死刑之罪獨曰辨者以未嘗親聽其獄訟辨之尤不可以不審也。易氏祓謂第上獄訟於國不必職聽非也。羣士司刑皆在

而方士反不在乎蓋都士家士隨時而上獄訟之辭於方士方士聽之苟有未當必復下於都家核察而明辨之必的然無疑乃上於國也。縣士所掌公邑在縣界者亦限以三句而方士所掌在稍地者寬以三月正以不親聽獄訟而聽其辭必遠其期乃有往復駁議之隙耳。

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獄訟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五

不曰聽獄訟而曰聽其成者鄉師遂大夫遂師職皆曰聽其治訟蓋以獄情直達於士而不自附其法也都家各有士以掌獄訟必與其君定議附法而後上於國故變文言成所以別於鄉遂公邑之未成者都家之獄訟蓋質其成而犯者不與之俱故方士第聽其辭司寇第聽其成書其成而已蓋民訟以地比正之慮牽連佐證者因此失業也。方士不言職聽於朝何也司寇聽其成蓋獨聽方士所上之獄辭而未嘗聽

其獄訟也。則方士不得曰職聽於朝明矣。不言刑殺及肆之地何也。曰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則各就都家邑宰之治所可知也。不言方士之治所何也。曰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聽之。則方士待其治於國中不待言矣。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

不舉邦事而曰都家之大事何也。專地與民雖王朝徵役亦止爲都家之大事。而其長又自有祭祀喪紀城郭溝池浚築之役。故以都家之大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六

事包之

以時脩其縣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

此縣師職之錯簡也。都家各有邑宰。其上有五大夫兩卿以佐其長。脩法而省之。以行誅賞。長及兩卿之事耳。不宜以屬方士。方士所掌不過都士家士所上獄訟之辭。其他土地人民之數。賦貢師役之稽。承祀興賢之典。讀法施禁。講禮屬俗之宜。皆不與聞。何由遙制而脩之。省之以獨斷其誅賞乎。惟公邑則其地狹。其吏微。無專

制之長官。故賦貢役事則兼攝於遂師。遂大夫。獄訟則兼攝於縣士。軍政則兼攝於縣師。而縣師掌地域。夫家田萊畜器以作衆庶。則賦貢役事之達於遂師。遂大夫一切治教之施於邑宰者。皆可省之而得其概矣。故使縣師脩縣法。省吏治而行誅賞焉。

凡都家之上所上治則主之

都家所上獄訟之小事不附罪者。方士自主聽斷。注謂告於司寇聽平之非也。既曰三月而上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七

其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而復設此文何義哉。蓋鄉師遂師遂大夫公邑之吏皆王官也。故獄訟之小者俾得自決。都家小獄訟雖其君與士共成之。而必取決於王官。然後政有本統。或謂上治猶上計不專指小事。主之謂據所上治。廉察都家士之能否。益誤矣。計羣吏之治者家宰也。獄訟之當否司寇聽其成。書其名以待考覈。則非方士所得主明矣。

訝士

掌四方之獄訟論罪刑于邦國

春秋以殺大夫爲亂王法則士民之死刑皆邦國所專決也。設例行逆施以賊賢害民何以制之。故設訝士以掌四方之獄訟使司政典獄者有所忌也。然六服廣遠王官遙制無由得其情實故據其所上獄辭而察之其有刑罪不相附者則論之使更平反焉。

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

有治於士宜兼士民枉撓而訴於王朝者注專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一

指邦國之吏讞疑辨事尙未該

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

必往而成之者就其地然後可以刺羣言得情實也。

有治則贊之

刑官中言治皆指獄訟羣儒以爲有朝享之事爲通於王此大小行人之職與訝士無涉也蓋其國之僕隸與臺有過失爭訟者在王都不敢擅自治故以聞於訝士而訝士佐治之

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邦之大事不獨軍旅大役時田皆聚衆庶誓禁不及賓客恐其徒有犯者故使訝士讀而爲之備。

朝士

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一

所掌因射而朝之位也孤卿大夫列於左右故諸侯來朝而與射者從三公北面以答王羣士卑不在列小司寇所掌大詢於國民之位也故羣臣羣吏分列左右而州長及百姓從三公而面王朝士所掌則其事宜與外諸侯定謀者羣士從孤卿大夫之後羣吏從公侯伯子男之後內外之別也蓋必各舉其一而法乃備義乃明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以鞭呼趨且辟所施於庶民徒隸也慢朝錯立

族談惟此職見之亦以有羣吏萬民若司士太僕所掌常朝則禁地肅清儀皆素習無所用此禁矣祭祀朝覲喪紀皆宜呼辟不獨大詢爲然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

大者公之官收之以待求索也若雞豚劍帶之細過時而不索則失者已棄置矣故使得者私之曰庶民私之者設士大夫得獲亦不私而貯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手
於官也

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

獄辭朝上卽夕可斷而羣士職聽於朝必各限以期日者不惟容其辨察乃懼或枉撓聽其人赴訴而自申列也若過期而後至則恐別生變詐而事端無窮故以不治絕之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同貨財卽士師職所謂凶荒令民同財也天灾

流行令民同貨財以相濟而以國法行之爲責其償與息則富者樂於出財而民常不困矣犯令謂多取息與能償而過期不償者士師令之朝士又令之犯者加刑罰焉所以使出者無顧惜而貸者不敢背也先鄭謂司市爲節以遣之凡商賈皆以節行不必同貨財也

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

此謂身亡而親屬執傳別以責者蓋或妻子軟弱或族屬疏遠欺其不知故抵冒也若轉責使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主

人歸之則必別有契約佐證而無從抵冒矣地傳謂傳別有土人佐證者小司徒聽民訟所該者廣獨以其地附近之人正之不必有傳別故曰地比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春秋傳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羅與盧戎兩軍之又鄭子罕宵軍之並以攻爲義不曰剽掠而曰軍者聚徒有兵異於劫請之盜

凡報仇讐者書于士殺之無罪

若仇在本國既書於士則有司者當治之此

相保相受有舉奇衰則不宜聽其私殺矣蓋仇

相及在本國必無逃隱之理

在異國將往報之先言其情於本國之士士聚

得其實而書之他日殺仇於異國而自首其情

則異國之士得訊於本國而釋其罪此王禁也

通天下而統於王故有此法

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

刑貶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圭

貶謂刑從末減也札喪以札而死亡者衆也蓋

荒札則比屋皆然鄉鄰族姻莫能相救其罪不

至死而附於刑者或一人繫獄舉家無告則無

罪而死於荒札者多矣寇戎相逼不能守禦則

其禍更烈故或降其等或緩其期俟既定而後

弊獄焉其曰慮者刑罪中有情不可恕或并無

家累及不能守禦者必使親民之吏殫心以究

圖之非概行寬釋也

惟呼趨且辟及禁慢朝舉委朝之人民器物爲

朝士本職其休諸士聽治之期收責同貨之令

若寇復讐之法荒札寇戎刑貶之慮乃刑章之

凡非外朝之法也其不列職於士師而於朝士

何也凡獄之成皆聽於朝司寇士師羣士無日

不有事焉國中鄉遂公邑都家邦國之吏民無

日不有事焉故以朝士掌之俾有司惕然於耳

目之衆著而無私徇也俾吏民曉然於憲典之

有常而無妄干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三

圭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四

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
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重民命司寇祿數之本義也而大宰之制國用
大計羣吏必據此爲根柢以制財用則知其都
數足矣以攷吏治則疆邑區分殷耗各殊辨之
不可以不悉也必異其男女者九州風土別異
所生男女或相倍半知其數則所以作其配偶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一

任以作業者政教必有調劑。如男女之地則課以耕牧多女之地則導以蠶桑之類故三年大比內史則據之以贊大宰攷吏治司會則據之以贊大宰制國用而職方氏所以具知九州男女多寡之數亦由積年較比而得其詳也。

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王拜受者一則賢能之書一則萬民之數蓋國

非民不立民非賢不治民爲萬物之靈而賢能尤萬民之秀王所受於天地祖宗者莫重於此故拜而登於天府小司寇職曰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者以民數之殷耗而制國用之多少也此職曰以贊王治者以民數之殷耗而考政治之得失也李鍾倫曰漢文帝一歲斷獄數百而武帝時乃數萬周公置司民於秋官而獻民數以司寇使王知生齒不可耗於刑殺而使民遠罪宜有道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二

司刑

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

罪之重至大辟而止矣惟盜賊則不止於殺而奴其妻子惟七十與未鬻者不爲奴故別見於司厲而不列於司刑以示盜賊而外更無從坐之法也蓋非耄與悼任其天屬爲邪惡而不能匡其將入於盜賊也不以告於鄰里使收教於圖土而共私其姦利則罪固宜有所分矣

司刺

掌三刺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

宥謂流放尚書流宥五刑春秋傳鄭放游楚於吳子產曰宥女以遠是也春秋制公子偃小司寇聽民之所刺宥則當以刺爲役此經曰三訊又曰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則不宜以殺爲義。

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

三訊而後決者非惟慮其失入亦慮其失出也三刺蓋以情罪之可疑及羣士司刑所議之不

周官新疑 卷之三十四 三

齊者訊也羣儒多謂訊之而皆曰可殺則殺之否則釋之非也以萬民爲本參以羣臣羣吏之說而折以情理之中或從其多或從其少不必羣臣羣吏萬民皆同辭也下經云然後刑殺則四刑之疑者亦用三刺亦不宜獨以殺言三訊之文凡再見者司刑先訊訊之其有所建白者小司寇又親訊也

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李光坡曰不識者僻陋之人未識國法非下文

生而蠢愚者比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

幼弱老旄連坐而惡非已作者爲多如司厲所謂七十及未齒者是也蠢愚則懵然無知或爲姦人盜賊所誑誘指使情本可矜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易所謂赦過皆此類耳管夷吾以赦爲奔馬之委轡蓋自周有亂政五刑皆贖諸侯放肆徇私從欲縱姦先以賊無辜故極言其害而秦漢已後識治體者皆以赦爲戒也

周官新疑 卷之三十四 四

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

三刺所以求民情也三宥三赦亦曰以求民情者求其情而不在可宥可赦之列然後罪無所疑而中可斷刑可施求民情求所犯之情也斷民中則於羣臣羣吏萬民所復之參差不齊者而斷以理之中卽中庸所謂執兩端而用中也

司約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刺治神之約爲上治民之約

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

六約據注疏皆典法則之所頒也不宜有約劑約劑者兩相爭而質成於上者也故書於宗彝丹圖而有訟則辟藏神民地邦國之約也治神之約如山川爲兩國之望而巡狩柴望所共犧牲玉帛之賦不齊治民之約如兩國接壤而相要母受道亡母掠邊鄙故達其約於王室也治地之約如春秋傳鄭宋之間有隙地爲成而虛周官析疑卷之三十四五

之或江河移徙壤地或進或蹙而定其疆植者功器摯萬民之約也功功役也如洫澮畛涂比邑共之而功役不齊地所產器比邑皆上供而爲數不齊故達其約於官府也治摯之約如昏姻既入幣以死喪遷徙易期恐後有變而預聞於官六者皆事之變也若典法則之常則何約劑之有不分邦國萬民而統言之者治神之小者萬民或有之治功之大者邦國或有之凡大約劑書于宗彝小約劑書于丹圖

此經所謂宗彝與尚書異蓋宗廟之典冊也約劑至衆非六彝所能備載且有訟則辟藏數啟宗廟而視祭器非義所安也其義與鼎之有銘異銘祖考之功德於祭器宜也邦國萬民之約劑而書於天子之祭器何義乎况祭器有定數而約劑日增將因約劑而別增祭器乎其不可通明矣丹圖如春秋傳著於丹書之類亦冊籍也

司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六

掌盟載之灋

盟者載其所要之辭於策謂之載書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

貳在司盟故云載在盟府其正則與牲俱理矣王氏昭禹謂其正則藏於天府天府並無此文安得以臆揣乎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萬民犯命必國之大事如甯武子寔濮之盟以

國人多直元咄而貳於衛侯子產請焚載書以安反側也。詛其不信者則事微而人亦無多。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

司約辟藏不信者服墨刑。而此則使之盟詛。何也。司約所謂不信者所訟與約劑不符者也。其或約劑符而歷年久遠情事別有變詐而無質證。則使要言於神以懼之。又使其地域之衆庶共牲與酒脯。則或有知其實而相質證者。且使爲變詐者懼不見直於鄉里而他日不相保受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七

職金

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所受入征之金錫入於爲兵器之府者鑄造之用多。非入征不能充。金罰貨罰則入於司兵者。繕脩之齎少。則罰金與貨可給也。既以金罰貨罰入於司兵而橐人齎工不受財於司兵何也。

五兵五盾之繕脩自當受齎於司兵。司兵矢別職而不屬於司兵則直受於職金可也。觀職金所受曰金罰則知鈞金之入不直然後罰之。直則仍反之其人。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

汲冢周書大聚篇武王聞周公之言乃召昆吾冶而銘之金版以類相推。豈國有大失旅於上帝其責已懲艾之辭亦鑠於金版而垂後戒與。汲冢雖周末僞書而稱用金版以鑄銘必於古有傳。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八

司厲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盜賊之貨賄宜反之失者而以入司兵何也。若應時追獲具有主名自宜反之其人。或竄伏他邦越歲踰時而後得之其所掠之物已變易爲他貨賄必一一推究而求其人以反之則牽連糾詰滋蔓無窮。近世功令盜賊所掠貨賄知有

主名懸示以招而其人終不敢認取蓋懼有司胥吏推訊要索廢時失業也周官之法盡萬物之情變而歸於便民非聖人不能制於此可見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

身有爵不宜有爲盜賊者其諸戚屬有如士師職所謂邦賊邦盜者與書傳凡降畔亦以盜賊之法治之其父兄子弟有爵者實不知情或爲所迫脅可從末減有爵者雖戡屬爲大惡宜連坐猶不爲奴先王以廉恥厲士大夫之節行周官析疑卷之三十四九

犬人

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如之充人所芻者牛羊也犬則棄人祭之臨祭犬人共之易氏說誤

凡相犬牽犬者屬焉其政治

此職賈徒倍於羊人疏謂兼田犬是也但牽田犬非十有六人所能共相犬者亦不僅官中之賈經曰凡相犬牽犬者屬焉賈疏有共其事者

明矣王氏說未安

司圜

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不虧體是卽掌戮職所謂髡謂既改而髮仍可蓄也惟髡故無冠飾

掌囚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王族適甸師氏示刑殺可質諸七廟也有爵者適甸師氏示刑殺可質諸天地百神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十

掌戮

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焚酷於辜殺王之親其律尙輕於殺其親者聖人立法所以仁至而義盡也今律不孝不弟列逆叛之前義亦如此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濫者亦如之

不曰盜亦如之而曰刑盜於市者劫請攘竊之盜無傷於人刑或止於刑剗也上言凡殺人者

則殺人之盜已具其中。首舉賊謀外此雖斬殺不磔也。次及焚辜裂其體而不磔如牲之醢辜也。殺人者與盜則惟斬殺而已。李光坡曰殺就市官就獄室餘刑就屏處所謂五服三就也。若盜則刑亦於市異於平人之犯罪者。惟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

軍旅則有斬殺田役則有刑戮也。田以習軍旅故鄉師巡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春秋傳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士

諸之田楚申舟扶宋公之僕是也。役亦有刑戮者如壞隄防以災民倡詛言以驚衆之類是也。經統言斬殺刑戮者軍旅之小罪亦有刑戮田役而作姦犯科惑衆害民亦或斬殺以徇也。殺人刑盜既曰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此又特起亦如之之文專指王之同族與有爵者而言也。蓋古者大田大役皆大司馬蒞衆屬植以軍法部勒徒庶恐疑在師中則戮於社田役之刑各徇其地故特著其亦於甸師氏也。易氏祓

謂軍旅田役之斬殺亦掌戮司之則無待於重言。歐陽氏謙之謂亦踣於市刑於市則更謬矣。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朋者使守

而髡者使守積

記所謂公族無官刑蓋議獄時不當以官而降從劓刑耳。先鄭以髡者爲司圜所収罷民似可通其不冠飾而墨幪疑卽爲其髡也。蓋能改者反其州里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其罪不至殺而又不能改者州里莫任將焉置之則長髡而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士

使之守積宜矣。反於州里者髮仍可蓄是之謂不虧體也。其罪輕者則但加明刑而無髡法與司隸

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

下經別列四翟之隸所共職事則上所列諸事皆役罪隸明矣。蓋以四翟之隸而爲百官積任器役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非其所習遠人觀德而使役煩辱事體亦不宜且四翟之服事於王朝者其數不應衆多以役國中庶事兼搏盜

賊掌囚執人則力有不暇給。惟罪隸則百二十人之外實繁有徒。以力則能給。以事則易習。而體亦宜之。曰帥其民正以見罪隸之爲國民而別於四翟。又以包百二十人以外之徒衆也。

罪隸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

凡有守者卽墨者守門。髡者守積之類。蓋彼旣不得去守。則宜有聽其役者。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三

盜賊之子其類姦兇。又親戚爲戮。不宜俾守王宮與野舍。故司隸通掌五隸而守王宮與其厲禁。獨舉四翟之隸。此爲闔隸下錯簡無疑。

闔隸

掌子則取隸焉

舊說俱不可通。疑此本罪隸之文。而二職互譌也。古者官人不世。則罪人亦不宜世。以盜賊極惡。故男女從坐。然取爲隸者及子而止。則易世而後能爲農工者聽之矣。假而罪隸之苗裔遂

世世爲奴。則其族蕃滋而隸員有限。將焉用之。必舊入者脫籍。新犯者繫焉。然後罰無重苛。而人樂遷善。取隸及子而止。則隸所帥之餘民亦止於子不待言矣。

貉隸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

與鳥獸言。卽所謂教擾之也。能言之鳥。必人與之言。而調習之。猛獸媚養已者。命以起伏動躍。則應焉。蓋久而習於人言耳。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古

闔隸所養非畜鳥也。貉隸所養非常獸也。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乃列職以養之。何也。一切禁之。則側媚之臣轉得居爲奇貨。以昭其上。故列於六職。以示其物爲無奇。掌於裔隸。以示其役爲甚賤。正所以止邪於未形也。

布憲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

再言憲邦之刑禁者上所言應於畿內下所言懸於四方也大司寇懸刑象於象魏布刑典於邦國都鄙小司寇又兼大司寇之五刑士師之五禁而宣布表縣之士師又帥其屬而憲禁令於國及邦野復設布憲之官以申嚴大司寇之刑典小司寇士師之禁令蓋先王明罰勅法欲吏遵民喻而不厭其詳如此

禁殺戮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主

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鄉野公邑都家守士之吏層累而相督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政有常經似無庸別設此職蓋周公建典承商辛之弊俗脅權相滅無辜顓天不得不多爲之防使有所懼而不敢逞且六官之典通行於海內楚粵蜀閩阻深僻隕之區互相讐殺而不告於官雖近代猶然則此職之設慮事詳憂民遠矣職司斬殺戮而所告無斬殺戮何也傷人見血者必告則相殺不待言矣

攘獄過訟乃鬪傷殺伐之漸嚴此三者乃所以禁殺戮也其既相殺戮者則以歸於士而罪在大辟亦不待言矣

禁暴氏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橋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

正者使人懼伏而從已也亂暴之民以力求正而不依於理法戰國秦漢任俠姦人是也

野廬氏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主

凡道路之舟車輶互者叙而行之

春秋昭公八年蒐於紅穀梁傳御輶者不得入范注輶挂則不得入門又國策車輶擊

掌八道禁

國野之道廬宿路室候館之委積地官遣人掌之而不使兼掌道路之禁令何也凡民之有罪過者可使有司治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若道路宵晨暫遇姦宄非刑官之屬巡察監視隨縛而刑之不足以肅也

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

國之大事既脩除道路復特言大師埽道路者脩除特平治之埽則凡餘糧之栖畝芻薪之路積難豚之布路者一切埽清之以絕寇攘爭奪之端也

蜡氏

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七

任人雖歸州里三年不齒服飾尚異於平民故與刑人同禁

雍氏

掌溝瀆滄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

曰國稼者溝瀆滄池本以利通國之稼也

禁山之爲苑澤之沈者

澤地水至則陷未至既過皆可耕種若規爲滄池則其地永沈沒矣故同於山之爲苑而禁之以作無益害有益也 溝滄山澤並掌於地官

而復設此職以掌其禁令何也地官教民以興其利利之所在或專且爭故使刑官之屬董之又所以靖民而去其害也

萍氏

幾酒謹酒

詩曰無酒酤我蓋惟大夫以上祭祀乃及時命爲酒則士庶人祭祀冠婚力或不能自造亦不禁市沽但宜有限量耳幾酒蓋苛察其無事而漫作者謹酒則戒茲其因事多作及市沽而溢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八

於禮事所宜用者與

司寤氏

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

夜之長短不同而星出之早晚亦異月令每月記昏旦中星以正時亦以分夜也農民行旅見某星至某方則知爲某時不惟昏旦所見

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

晨則門關已啟故見行者而禦之宵則遮閉以禁遏而已

司烜氏

中春以木鐸脩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

南方火位也故司烜通掌四時改火出納火之令職主於市火之利而不掌火禁其曰國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蓋因布令而及之使民知避其害非火禁也火禁如用火之地救火之法以及夏毋燒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以刑官之屬掌之使民不敢犯也軍旅之火禁以刑官脩之者非軍刑所及也司烜掌明火故並共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九

墳燭庭燎以爲刑官之屬故并爲屋誅之竈焉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

古者教化彰明士大夫相厲以禮有爵者及王之同族而罪在大辟乃罕見之事故曰邦若屋誅以示非常刑也所以爲明竈者播於衆兆使知王乃不得已而行天討又使親者貴者知身被刑僇且遺羞於子孫則人自懼矣家人職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正爲此也蓋不惟王族及公卿大夫之兆域不宜有此以汚辱其先人

卽庶人清門亦用爲恥故使其子姓親戚別葬之而有司爲明竈以示懲焉

條狼氏

凡誓執鞭以趨于前且命之

士師五戒一曰誓用之於軍旅此注兼祭祀非也祭祀之誓戒無所用殺輶之刑且大宰掌之大司徒蒞之非條狼氏所及也朝士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與此職異文何也朝士所掌外朝也故呼百官使就位又辟胥徒萬民使無擁雜此職掌王出入則身執鞭以趨而辟止行者耳故於誓亦執鞭以趨於前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三

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轡誓大夫曰敢不關轡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僕右不用命則敗績故其法重既曰僕右又曰馭蓋制馭一軍者卽軍帥也發命不衷出謀不審則以國予敵故其刑更重於僕右大夫則帥帥旅帥也事有當關白而不關者則鞭之鞭作官刑政也師謂百夫之長族師鄙師以下衆

也故其法未減於大夫晉邦之大史曰殺小史
日墨乃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春秋傳晉楚
之君在行其出謀發命者皆主將則大夫以下
皆關於主帥至周官之法無問王在師與否掌
其戒令及戰巡陳賦事而賞罰者皆大司馬則
所關者大司馬及本軍之帥也鄭之職楚子及
三帥皆聽於令
尹孫叔敖
乃古遺法先鄭之失後鄭已辨之而賈疏又失
其義 疏以大僕贊王鼓故謂馭乃御車者不
知僕右謂戎僕戎右也御者瞬息心不在焉則
車且駭敵且及矣何暇贊王鼓哉大僕與王同
車宜居鼓下而法亦宜輕於僕右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四

主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五

脩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幣而比其追胥者而
賞罰之

凡吏士皆有常餼而宿衛守互擊櫟者中夜巡
徼閱其勞故官與穀米使爲粥以共夜事脩閭
氏巡而比之因此其追胥者以行賞罰也

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聘於國中者

脩閭氏與野廬氏同掌道治而所禁各異何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一

國中有徑踰而無橫行在野則逐捕盜賊及行
旅自衛兵革不可禁道路寬廣而行人稀且有
風雨之急而投廬宿馳騁不可禁曲禮入國不
馳則國外可

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閭亦有互王政之周於守禦如此

冥氏

掌設弧張爲阱獲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

楚辭九章設張辟注辟謂機矢張謂罟羅卽此

經所謂弧張也。

庶氏

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此官僅下士一人。故人有能毆蠱者則令之而比次其術之高下。

穴氏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蟄獸猝不易得各以其物火之。蓋物性各有所畏故令觸其煙焰而不能藏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二

翼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爲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擊獸猛鳥特設官以攻之者非獨慮其害於人亦所以安衆鳥獸而使之生息蕃滋也。

柞氏

掌攻草木及林麓。

柞氏攻木。薙氏攻草。皆主苑囿之官。若畿內林麓欲化爲穀土或以貧民居則第掌其政令。下經凡攻木者掌其政令是也。

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此示人以攻草木林麓之法也。凡草木陰陽和則滋生。陰陽極則敗絕。夏火盛而又火之以絕其陰。冬水盛而又水之以絕其陽。則萌蘖不生。根株腐爛而土可化矣。

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

既以水火絕其萌芽矣。俟其火氣之既得而水之。俟其水氣之既浹而火之。又所以使之相劑。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三

相成。故土和美而可種植也。

薙氏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夏草盛聚其族而刈之。故曰夷。秋百穀皆熟。恐以薙草傷損實。故引繩以遮刈。而後芟其剛中之草也。冬則耜以反其土。草根在上則春不復生。

若薙氏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

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蕭氏

凡庶蠱之事

庶氏掌除毒蠱蠱之病人者此職庶蠱蠱之病羣物者

蠲氏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四

掌去鼃鼃焚牡蒿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或以灰灑之或以煙被之者郊廟朝廷學校嚴闕之地乃絕其類若會同師田所暫止則使之無聲可矣曰水蟲不獨鼃鼃也

壺涿氏

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

此劉歆所增竄詳見總辨

庭氏

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

專言國中者若山林田野則不必禦也曰鳥獸者既不見其形則不辨其爲鳥與獸也

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若神也以下劉歆所增竄

銜枚氏

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五

命凡執事者若郊祀則扈從及道所經皆令焉注主字疑誤

禁詬呼歎鳴于國中者行歌哭于國中之道者

國中之道謂廣路通衢若巷歌巷哭固不禁也野涂無禁以不能徧禁也

伊耆氏

軍旅校有爵者杖

將軍杖鉞羣帥皆執兵其有事於軍中而不親甲兵者如小宗伯肆師大師大史小史師氏之

類則不論其年齒。皆授以杖。用以別於卽戎者。軍中自主將至公司馬。皆各有所統之人。所司之局。故不任軍事。則別之曰有爵者。觀此益知無誓大史小史以墨殺之理。

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春者事之方始。秋則功可以成。夏則事既始而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六

功未成。故使陳其謀。猷冬則此歲既終。而來歲更始。百事皆宜計慮也。諸侯至以春。則用朝禮。一歲之中。其國應行之大事。如遷國邑。治川防。建國卿。及有罪廢黜之類。則以告於王。而方嶽中應行之事。王亦以詢其來朝者。故曰以圖天下之事也。至夏則農功方殷。其國內之事。無可圖者。而方嶽中有未協之事情。四方有未定之事。故則各效其謀。以聽王之采擇焉。故曰以陳天下之謨。至秋則農收畧定。職貢可差。獄訟

多成。庶政可攷。故曰以比邦國之功。至冬則來歲之宜。皆可預計。如諸侯慮凶荒。則王爲之議。賜委諸侯慮寇戎。則王爲之籌備禦。不獨王與之協。且使方嶽鄰封。皆與之協。故曰以協諸侯之慮也。然分四時以制法。亦舉其大畧。非截然各不可通。先舉春秋而後及冬夏者。夏暑雨。冬祁寒。宗遇者必少。惟春秋秋覲爲多。大司馬職秋治兵。列諸侯之旗鼓。月令惟春秋迎氣。列侯諸侯冬夏則無之。且於季夏特著不可以合諸侯。又因此可見宗之禮從朝遇之禮從覲也。鄭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七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春秋傳曰。有事而會。若一州之中。有犯王禁者。則必召其方伯連帥。以聲討而發禁焉。曰四方者。不論何方。非徧發四方之禁也。施政卽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所施削黜流討。加地進律諸大政也。施典於邦國。每歲正月又和而布。注謂之舍巡守別無特施於天下之政。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尙恐未安。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解。解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

卜是巡狩雖以十有二年為期。而是年不行。次
年可改卜也。既可改卜。何為編召天下之諸侯
多此勞擾。如謂六服殷同。可俟十
有二年之後。則更無是理。其或王既篤老。或嗣王冲幼。又或
王方在疾。兼大親衰疾。不可久違。必酌徵州伯
卒正連帥之忠誠夙著。威望久彰者。州各數人。
以定議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牧之
類。其餘五等諸侯。皆仍其朝覲宗遇之常期。尚
或可通。經每連言大朝覲會同。蓋或以來朝
者衆而舉之。或於常朝之外。因事而特舉。其因
周官新疑 卷之三十五 八

巡守而會同者。即十有二歲之殷。周頌哀時
之對是也。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
邦國有交相惡者。當衆聘。其國卿皆在。故論使
解除。注謂諸侯使大夫時聘。王親以禮見之。
非也。易氏祓已辨其誤。但所引鄭游吉語。經
義無當。蓋靈王之喪。晉侯宜行而使段印
時聘之證。按春秋傳。晉鞏朔獻捷於周。王使
詰之。曰。不使命卿鎮撫王室。則是不命之卿。不
得上聘王朝。況大夫乎。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

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則小國之
卿王所親見者鮮矣。下經凡諸侯之卿。其禮各
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亦如之。謂列國
相聘。與從卿而聘於王朝之大夫士。牢積皆遞
降耳。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
而待其賓客。

此與典命之文互備。以典命見分土。惟三。而列
爵五。則儀亦五。如圭璧之異制。朝位之有差。是
周官新疑 卷之三十五 九
也。以此經見儀雖五。而命則三。故饗食饗積。惟
分三等。

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
陳氏傳良。易氏祓謂王行四十五步以迎賓。賓
四十五步以朝王。非也。經言公立當車軹。注推
之以為王立宜當軹。則賓主皆立於其所。然後
陳摯傳辭。諸侯趨而進。或近王數武。而王乃少
前以就之耳。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酢。

張曰超曰聘禮受圭之後繼以三享中無間事
觀禮亦然將幣即受圭三享即受享乃一時之
事並在廟中車迎之法或見於朝宗而今無考
耳

擯者三人

服物采章諸侯之所服也牢禮饗食王所以禮
賓也非各用其命數不可惟擯者之數則用其
半以示在天子所則有所屈也

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十

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
其他皆眡小國之君

天子旅見諸侯故有此禮蓋六服之國未能同
時而至一日之內交擯將幣三享禮賓成禮亦
不能多人故時其衆寡而旅見焉然後館舍可
以遞容饗積可以間致訝勞可以徐周此朝覲
宗遇所以必不可不旅見也魯侯國而旅見滕
薛之君故春秋並書以志非禮

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

士皆如之

注謂諸侯之卿朝位步數亦下其君二等恐
安諸侯來朝天子以車迎故有朝位步數大宗
伯小宗伯肆師三職惟有人賓之禮事則兩卿
入聘王親饗燕者必甚稀矣惟聘享正禮必積
至衆多而後王一泄焉其位不過序立於門之
內外及中庭耳安得有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
之車位哉小行人職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
而聽其辭則雖聘享王亦不親矣六服聘類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十一

事日月無虛若朝位交擯幣享王禮一如其君
而下二等不惟王不能堪而王國之公卿大夫
士亦日有不暇給矣諸公三饗三食故惟公
之孤尙得與饗食侯伯再饗再食下二等則無
饗食而惟致饗積可知矣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
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
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
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

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

舊說虞夏之制天子巡守之明年諸侯各以其方歲見四載而遍此經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皆非也果爾則或一歲而空一方之諸侯或一歲而空一服之諸侯其國或大喪大札水旱寇戎將棄而不理乎竊意周制侯服最近故每歲一見而遍甸服地較遠分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主

較多兩歲中各以其時其事一見而遍男采衛要地愈遠分國愈多則期愈寬所以順人情便國事也虞夏之制亦大率類此成王之崩事在旬日而康王之立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則六服皆有朝者可知矣舜典日觀四岳羣牧班瑞於羣后則非一方之諸侯可知矣尚書六年五服一朝言六年中五服皆朝以徧非謂僅一朝也其不言六服者以徧朝爲言故侯服每歲一朝者不數

也與周禮本可通春秋傳叔向所言乃雜舉古制及文襄之憲令耳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實爲費於九州外之蕃國曰世一見則夷鎮二服不在九州內者朝聘之禮聽其自致而無定期可知矣六服之國具列常貢則夷鎮二服聽其朝聘而不責以常貢可知矣

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主

辭如致福告喪及自通於尊長僚輩之禮辭命謂稱於君大夫自稱稱人所舉之號名如曲禮少儀所記是也象胥瞽史亦王使至其國而屬諭之注謂皆聚於天子之宮未安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小行人職適四方達六節成六瑞則前王而巡者其小行人與觀此經十有二歲與尚書周官正合注謂十二歲王不巡守而後殷同非也

小行人

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大行人曰禮儀小行人則曰禮籍者書曰享多儀百辟來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儀賓而見之所尤謹者儀也小行人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不過按故籍以時饗食致餽積而已禮籍即司儀掌客所列二官既分掌其事而小行人復通掌其籍者以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其籍已豫具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古
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職貢雖有常而必時其歲之豐凶以爲贏縮故往歲之貢至春而後入之月令制諸侯貢職之數以季秋蓋農收備入而後其數可定也功謂治國事之狀至秋則歲功成刑獄決凡治之狀可按驗矣故獻之入貢獻功將命必國卿也故王親受之即下文所云大客則擯也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厭館將幣爲承而擯

大宗伯惟將幣爲上擯則郊勞館宜使便卿故小行人爲承而擯擯者三人則書夫爲末賔見卿必擯者五人然後肆師佐小行人承而更禮以士充其數國語卿出郊勞覲禮王賜侯氏命諸公奉篋服則郊勞宜使卿覲禮第舉皮弁而不目其人必已見於朝宗之禮也疏云使大行人蓋據覲禮鄭注而鄭注亦未知何據

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古

大客謂大國次國孤卿之命於王朝者小客謂小國之卿也若蕃國之使臣則協其禮傳其辭言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者象胥之職也行人何與焉惟其爲小國之使臣然後有言欲達則以幣將之若蕃國之君雖入朝有摯而無幣况使臣乎以是知王朝於諸侯之聘使惟致饗積而無饗食也蓋惟大客有所欲言王乃親見而小行人擯之小客雖有言不見也千百八國歲時聘問旬日無虛即使

公卿大夫饗食亦日不暇給。尙何暇治王朝之政。共朝觀宗遇之大禮乎。故專掌於小行人而列職者。四人俾交相代而無滯壅也。大行人兼掌大客之儀。而謂王朝於聘使無饗食之禮。何也。儀之所包甚廣。小行人司儀之擯相掌客之陳數。皆大行人所總領也。公之孤比於小國之君。亦得一饗義。亦可包而其事甚希。上公以外之聘使。則槩不得與。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七

禮也。存類省聘。問臣之禮也。

賓客來享來王。不患儀之不協。其邦交則恐以地之僻遠。國之彊弱。有過恭過渎。而違王度者。故使小行人適四方以協之。所以消患於未萌也。觀春秋中列國會盟之次。朝聘之數。則王迹既熄。九儀不協之明徵也。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

無玉節者。此所達惟使節。邦國所守。非所達也。都鄙用管節者。別於畿內之都鄙。蓋得等異。則節自不得而同也。無貨賄之璽節者。國中所用。亦非行人所及也。賈氏引司關職。謂貨賄同用符節。非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卽璽節也。果同用符節。則璽節何所用乎。

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此適四方之事。而首舉王用璜圭者。典瑞職璜圭以徵守。則亦應使邦國知其形制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七

圭以徵守。則亦應使邦國知其形制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關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禴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此五者。其四大宗伯所掌。凶禮其一嘉禮也。復列於此者。設所至之國有此。則令鄰國供具。而後以復於王。故其文次於使適四方之後也。蓋凶荒之賻。委師役之槁禴。必待奏請。則緩不及事。卽適遇其國札喪禍裁福事。亦必於常禮有

加禮意乃治。且札喪禍裁福事之小者或不敬以聞於王朝。而王使適遇之。則不得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也。治其事故者。酌財用多少之宜。施行緩急之節。以及興發調移之法也。或曰。治其事者。行此五者之事宜。治其故者。慶賀哀弔。或致辭。或兼幣玉貨財。若賻補。賻委。稟禴。則或取於閒田所儲。或取於同州鄰接之國。以當其職貢也。小行人所至之地。適有師役。則所令止於槁禴。若出師起役之令。則大司馬布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太

其國敗。則依禴禮而命行之。蓋救患分災。不官。後故不待奏請。期報若寇亂。則所以恤之。方必王及六官詳議之。非行人所得專令也。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惡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天子省方。所以清問萬民之利害也。知其利害。然後可聚所欲。去所惡。而諸侯之功罪率以是爲準矣。虞書及王制所刻。巡守黜陟之大政。無出下四書之外者。惟札喪凶荒。出於時變。而其君臣所以處此。必有辨矣。至於厄貧。則萬民之利害。平時漫不省憂。可知。故五者皆所以定諸侯之功罪也。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十有一歲。小行人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所以實察諸侯之治狀也。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五

太

所至之國。其君臣皆有事焉。殷同於方。楸五等之國。及附庸畢集。惟恐或愆於儀。故首協九儀。賓客之禮。行人出王畿。卽當達所經道路之節。故達六節。次之王至方獄。首輯五瑞。故成六瑞。次之諸侯各用享於王。故合六幣。次之。凡行人過賓之國。有吉凶事故。必加禮焉。以示王與天下同其憂樂。故令賻補以下五事。次之王之巡守。將施加地進律。及明繇。派討諸大政。故以萬民之利害。以下五書終焉。王在方獄。未能徧至。

羣侯之國而察其治狀之實也。故先期使小行人每國別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聖人制法凡事必既其實而不徒以其名。所以能周知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周官析疑卷之三十六

司儀

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

凡朝覲諸侯將幣王禮諸侯皆於廟無所爲壇儀禮覲禮既終附載爲壇帥諸侯以朝日反祀方明乃此經所謂合諸侯大宰職所謂大朝覲會同也鄭氏鐸易氏祓見覲禮稱諸侯覲於天子爲官方三百步遂謂凡朝覲皆有壇不知饗禮乃歸以前覲禮之本文也饗之禮之而歸其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一

國則覲事終矣復言諸侯覲於天子爲宮云云乃記者更端畧舉祀方明之禮事不具文不屬蓋會同之禮已亡姑述所聞以附於後耳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

詳諸侯諸臣之相爲賓而畧天子之禮諸侯第曰擯之各以其禮者其禮已具大小行人職也羣儒破注義謂將幣與禮賓仍在廟非也惟諸侯衆至廟不能容必爲壇而見然後受幣與

禮賓可同日而畢事耳。亦如之謂自將幣致享及裸賓皆各於其等也。若既見之後仍一一將幣於廟而禮之不惟曠日彌久廢時失事無取於爲壇而見所云亦如之者又何所稽哉。

王燕則諸侯毛

獨舉燕禮者饗食已見大行人燕示慈惠尙齒而不序爵禮尙相變也故於司儀著之行人不言燕者饗食正禮在廟必一舉燕則王加厚然後親焉

後親焉

賓客職三饗三食三燕弗酌則以幣致之諸侯相爲賓且然天子可知惟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二

會同無廟中饗食必衆燕於壇宮犧象不出門謂諸侯無故而相饗於野外耳會同受玉禮賓皆於壇壝宮則就此衆燕可矣

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

不言王禮諸侯之儀而言諸侯之相爲賓何也言王禮諸侯或疑相爲賓之有同異言相爲賓則王禮不待言矣蓋各以其等爲之數無可增損也且於其上揭王燕諸侯則毛則饗食饗積

送逆登降揖讓辭受之儀各以其等數而壹同於相爲賓可知矣諸侯之邦交於大行人之終畧見其凡其禮儀則詳於司儀其共具則詳於掌客義各有當也大小行人所掌皆天子所以禮諸侯也其鄰國相爲賓相爲客之儀物於行人見之則義不安不於司儀及掌客具之則無其所矣

及將幣交擯

此諸公相賓下經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疏皆以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三

將幣爲用圭璋則大行人職之廟中將幣三享亦爲正行朝禮受玉可推

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

主君出送以車從備賓退乘以入且若將遠送故賓辭也及三辭則賓告辟以主君將拜驅而辟之不欲見主人之拜也主君再拜當在賓告辟後而序於前見賓告辟時主君卽拜而賓已辟然後主賓之敬皆曲盡而各得其安也如繫再拜於告辟之後則似主人亦不欲賓見其拜

矣。入時自大門外步行入朝，故三揖三讓也。出時亦步行至大門外送，升車而別。

致饗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注謂六禮惟饗食速賓其餘主君親往非也。冠禮之賓儕輩也。鄉飲酒之賓鄉大夫所治部民也。主人猶親速况敵體之國君乎。

賓之拜禮拜饗餼拜饗食。

主君親郊勞致館而拜禮不及何也。二禮以拜其來朝之辱也。賓入將幣則已拜主君之辱矣。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四

此正禮之相答故不數也不言拜還圭者還圭與致饗餼同時也不拜致贈與郊送者亦答其來朝之正禮也。賓入辭而主君出贈送則遂行矣。

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

此總言賓答主人之節繼謂隨而答其禮也。主君郊勞致館賓隨將幣而入享主君致饗餼隨而拜其賜主君速饗食隨而拜其勤如主國之禮謂介服擯介進止揖讓登降交拜辭請還辟。

之類注所謂償主君之幣玉亦在其中。則三積皆三辭拜受。

注謂侯伯之臣不致積據聘禮無致積之文然此經曰凡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不應無積可知矣。王氏詳說謂有積無問異於國君下經問君大夫則問聘者亦在其中非也大行人掌客職之間承饗食饗餼之間而問以脩脯也此職所謂問則始見聘使而問君大夫無恙混為一事可乎。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五

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

使者亦三辭而後拜受也。

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

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再拜客辟不答拜即此拜逆客辟也。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此以三揖約之也。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

庭賓執圭入門左三揖至於階三讓卽此三讓也公升二等賓升西階西東面致命公當稍再拜賓三退負序卽此客登拜客三辟也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降出卽此授幣下出也不敢拜送幣者奉君命以將事不敢當君也故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

及禮私面私獻

王氏詳說謂私覲私面之幣皆已物而以聘禮證之非也內府職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六

物而奉之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凡幣物皆官給之明矣卽以聘禮言之宰書幣命宰夫官具特言官者正以明私覲私面之幣物皆官給耳旣返國正使公幣私幣皆陳上介陳公幣羣介不陳蓋正使卿也故陳之以示體國之義得君命而後以私幣歸上介已下則不敢徧陳以煩君之命耳乃用此以爲私覲私面幣皆已物之徵則義更淺狹而不可通矣

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

司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辟必出中門而後問君大夫者諸侯相爲賓則主君郊勞今郊勞不親故出廟而後問示不敢卽安若欲就客而問之也旣曰再拜對又曰辟而對者前對問不恙後對或別問君之所爲也後曰君答拜前第曰君拜者非答客也問其君之起居不恙則如親見而拜以致敬也或謂廟中禮敬不可及其餘故出門而後問非也私面私獻皆於廟而反不可問君大夫乎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七

致饗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

注謂饗食亦君不親而使大夫以幣致者非也所以如將幣之儀而異於郊勞者正爲君親饗食故與將幣見君之儀同耳若大夫致之則當如郊勞之禮矣還圭圭君弗親而亦如將幣之儀者將幣以圭則還圭者兩國相答之正禮也雖大夫致之若主君之臨而已不敢答禮焉故聘禮迎於門外而不拜將幣時主君拜至客辟而不敢答拜異於郊勞之拜辱也聽命受圭

負右房而立。猶授幣不拜而下。異於郊勞之聽命。下拜登受也。其儀與將幣不同。而曰如將幣之儀。謂不敢答禮如親見主君而受命耳。郊勞曰禮者。有儀使者之幣。故兼儀與物而言之。王氏志長謂還主主君親之。亦無稽之談。聘禮有明文。豈得臆爲之說。

若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

使者將返。主君乃就客館送之。所以答聘享之正禮也。故主君再拜者四。若使者出迎而不敢。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八

答拜是安受之也。既出迎而辟。猶不辟也。故賓辟於內。俟主君既退而後從拜於朝。

明日客拜禮賜

聘禮之終。所以言三拜乘禽者。以主君之饗餼。饗食夫人之歸禮。明日客皆拜賜。所未拜者。惟日賜之乘禽耳。故於廟辭而總拜焉。此曰禮賜。自不得遺禮而專言賜。且賜亦不止於乘禽。凡致禮所將之幣。及饗食燕之酬幣。伯幣皆是也。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

儀亦如之

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具詳司儀何也。大小行人掌客所司。皆王朝賓客之事也。故上壁車服常纓裸酢饗食牢積之綱。維於大行人舉之。禮籍貢獻郊勞。胝館承擯受幣聽辭之節目。於小行人具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於掌客詳之。而凡介行人宰史之殮饗餼備具焉。以皆王官之所共也。王朝於聘使。既無饗食之禮。則三職中無可列者。司儀通掌九儀。則諸侯之臣相爲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九

客舍此無可見者矣。而公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者。當得一饗。其禮終無所見也。故於掌客職著諸公三饗三食三燕。諸侯再饗再食再燕。以與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相參。則惟公之孤尙得比小國之君而有饗。亦可推矣。經文之簡嚴而精密如此。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

上經言同等之國君相朝。卿大夫相聘之禮。而

未及大小之國相朝相聘者故統舉四方之賓客而以從其爵而上下包之

凡行人之儀

司儀掌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故行人受儀法焉

行夫

掌邦國傳達之小事燬惡而無禮者

不曰吉凶而曰燬惡者如王小有問勞雖燬而不得謂之吉小有弔慰雖惡而不得謂之凶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十

但以言辭慶恤而無禮幣者與

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勞辱之事非行夫所可自執當徵役於所居之國而行人不自徵何也王朝特遣之使居其國久則有司使隸聽事必有常經不待賓之徵令行人周流方嶽居日甚少則勞辱事亦甚稀間

一有之則使行夫徵於其國之有司可矣使注

兼大行人非也小行人四人平時皆不爲聘使

司士職作士適四方爲介爲卿大夫聘問之介

也此曰使則介之者惟十有一年小行人使適四方以協禮事則行夫爲之介耳居於其國謂介行人而居所適之國也使則介之宜列居於其國之前而倒其文何也明居其國則以屬止而掌長官之事至奉書將命時則遂爲之介別無他職之士與之俱也

環人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闕無幾送逆及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十一

疆

逆賓於疆及宿令橐歸送亦如之掌訝之職也而又設環人者所以待過賓於王畿而之列國者故曰通賓客又曰以路節達諸四方又曰門闕無幾送逆及疆則非止而有所事者明矣曰環人者環四境而待過賓以達之於四方也

象胥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之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

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此下三節皆小行人錯簡蓋貳之職事常與正相差大喪大行人詔相諸侯之禮則詔相國客必小行人也凡諸侯之王事大行人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則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必小行人也小行人職主國客且使適四方無國不到於諸侯之望卿大夫士庶子之選知之必詳故有王事則主作之王有事於畿外軍旅則有各守其疆而不調發者會同則有以喪疾不能朝於王所者各使國卿問王起居故受其幣卿大夫士庶子皆諸侯之從者若王朝之卿大夫士則贊王命而戒之者冢宰王朝之士庶子作之者諸子無爲復別設官以掌之

掌客

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大合諸侯則其長必二王之後也故備天子儀

物示賓而不臣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姓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觀此經則知王巡守至方嶽合諸侯而考禮度布政教乃殷同之正禮宗伯職殷見曰同大行人職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正謂此也蓋一歲而徧於四嶽則天下之政盡施矣注所云王不巡守而徧召六服之諸侯或王冲幼篤老喪疾頻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三

仍間一有之乃事之變而禮必有異注乃限以十二歲當時巡之年誤矣詳見大行人職羣儒多不用注義謂王至方嶽而合諸侯主國始共其蓋以涂所經過令百官百姓皆具疑太煩擾耳不知王巡守而過諸侯之國都自當舍其祖廟卽經其四鄙惟帷宮旌幕王官可自具耳殮牽委積不以令守國者將焉取之且名曰百姓然牛羊豕而外亦不過魚腊乘禽及陸產水物合之爲百品耳周語鄰使過賓百官各以物

至況王巡守君親監之百官尙有不各共其職事者乎凡此類乃好以私意小知妄立異說而不求之事理之實也

上公五積皆眡殯牽

積川殯之牢以爲禮也生而致之一夕遷次不盡用也始至則殯熟腥並陳嗣致饗餼殯牽並陳固是禮有大小亦順事之宜以適賓耳司儀職既詳相爲賓之儀而此職第言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牢禮餼獻飲食皆以爵等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十四

爲之數而不辨致禮者爲王朝爲鄰國則上下同之明矣

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

注謂君用脩臣用牢非禮疑有脫誤非也問皆以脩不聞有牢大國之孤尙不問則餘可知矣蓋二句各言一事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乃承上經致積而言惟上公有加禮故從者積皆有牢侯伯已下之從者則皆共積而不盡有牢矣下經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殯饗餼惟上公曰爲

之牢禮之陳數侯伯子男則第曰爲之禮正以皆有禮而不盡有牢耳積出入皆致於禮爲輕故獨於上公之從者舉例殯饗餼皆以爵等則積亦視之可知矣其義蓋互相備

三饗三食三燕

掌客獨詳諸侯相爲賓之禮何也積殯饗餼壹視其爵等以爲陳數不容有異上公五積三問侯伯四積再問子男三積一問已見於大行人職則天子所以禮諸侯不異於諸侯之相禮明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十五

矣惟饗食燕則侯國可行而王朝決不能行蓋諸侯世相朝雖同方嶽其事甚稀故略致其渥洽若六服羣辟朝覲宗遇絡繹來庭天子隨時旅見卽一饗一食一燕亦旬日無虛矣故行人第列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而燕亦不之及也若會同衆至則受享禮賓皆於壇同日而畢事惟燕禮可舉於國中或卽於壇饗食各以幣致蓋王燕諸侯毛則可以同日而畢事也大行人惟言饗食司儀及掌客始兼言燕者大行人

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視諸侯惟饗食爲特諸侯之正禮燕則王所以辨公卿大夫而兼用於羣侯司儀通掌九儀掌客專掌四方賓客之供具則於燕不得獨遺矣注引聘禮不過證以幣致耳賈氏公彥遂謂饗食嚴而燕褻故無幣致之禮觀禮疏又云燕亦以幣致自相牴牾聘禮所以不言燕者蓋饗燕皆有酬幣言饗幣則燕如之耳

凡介行人宰史皆有殮饗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

之陳數

注謂若以命數則參差難等止以卿大夫士爲差非也曰以其爵等則各以三等之國卿大夫士爲爵之相當者爲等明矣三等之國皆曰以其爵等正爲卿大夫士之爵同而其等各異也若惟以爵而不辨其等則總之曰皆以爵爲之陳數其義乃明而其文三見於辭爲贅而義轉難通矣羣士之等難差則各量其所用之物以致之是則可云殺小禮耳若如注說子男之卿陳數

與君同則素大禮矣朝觀饗食所以正君臣之位明尊卑之等也不宜有此瀆亂不經之禮經於大牢特牛必特見之上公之羣介行人宰史曰有牢是羊豕必具也其下曰有殮饗餼則惟特豕耳蓋不惟禮有隆殺物生之數本有多寡也

夫人致禮

此亦惟侯國之禮則然蓋世一朝其事至稀故夫人於壺漿籩豆之外致膳致饗致食壹與主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七

君同若王后行此則日不暇給而理亦非宜故見於天官者惟酒正掌后致飲於賓客之禮所具者壺漿寺人職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帥女官而致於有司所具者不過壺漿籩豆內中致禮惟此而已宰夫掌賓客牢禮委積膳服飲食外饗掌賓客之殮饗饗食而無一語及后夫人則絕無膳獻饗食之禮可知矣至大行人職后從王而再禪者惟上公蓋二王之後以敵體待之伯侯一禪則后不與矣况別致膳與饗食乎

侯伯四積皆視殯牽

自侯伯已下不復言羣介行人宰史之半何也見於經者惟二王之後稱上公故從者之積牲半備具若侯伯已下之從者道積皆有半不獨物力難周奔走執事者亦日不暇給矣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言三積而不言半則其餘使臣之積不過量所應用以致之必有牲餼而不備牢禮可知矣

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

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六

王賓諸侯諸侯相爲賓大行人掌客各見其半以示上下同之而諸臣從君而爲介特聘而爲使王朝及主國所以禮之亦同以殯饗牢積之數壹以其人之爵命爲準故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歲殺禮在野在外殺禮

在野如會同爲壇於國外受饗禮賓皆於壇有燕而無饗食是也以是推之則巡守殷闕其主

國亦惟王官共億而羣侯來會者禮必從殺可知矣

賓客有喪惟芻稍之受

注殯喪餼正禮主人致之則受非也君有喪臣從服喪食上下同之賓受之則無用主人致之則不誠非遭主國之喪之比也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禮不當受則主人不以熟致非致而不受也

掌訝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九

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爲前驅而入

必與訝士俱以設有暴客者可即時詰搏且訝士掌侯國之獄訟既入王畿卽賓客之從者自有關爭亦不敢自治而歸於訝士也

及宿則令聚橐及委則致積

爾賓客將至往逆時已關於野廬氏矣及身經其地又申令守涂地之人使聚橐耳應致積之地其積早委焉掌訝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則

隨地可致。故以屬之。

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

注謂賓客之治。爲正貢賦。理國事。非也。邦國之貢。冢宰致之。其典。冢宰施之地法。司徒領之。禮事。宗伯令之。獄訟。司寇定之。役事。司空戒之。而又使司馬兼董焉。非訝士所得治明矣。訝士掌四方之獄訟。邦有賓客。則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導之。有治則贊之。蓋或賓客之僕隸。斯與。與邦人有爭。或賓客之屬。自犯法禁。其在王朝。皆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三

不敢自治。而以歸於掌訝。掌訝使訝士治之。訝士職曰。有治則贊之。卽贊掌訝也。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春秋以爲非常而志之。則周之舊典可知矣。

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不曰則而曰有者。大國之君有卿訝。而小國之君可以大夫訝。大國之卿有大夫訝。而小國之卿可以士訝。若小國之大夫及列國之士。則雖

有訝者。而非命士矣。知然者。列國之士。天子無使命。士往訝之義也。司士職。會同賓客。作士從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則訝列國之士者。其諸王朝未授職之士。與庶子與。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凡訝者。謂上所云卿大夫士。皆待賓至國而後往。非若掌訝之逆於疆也。掌訝惟至於朝。詔其位而已。此訝者。則詔相其禮事。掌訝及退爲之前驅而已。若賓有治。王有令於賓。則此訝者。通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三

掌之

掌交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萬民所聚。謂其國之大都會也。四海九州。山脈海澨。掌交何能徧至。惟於民聚之地。道王之德意。然後可樹之風聲。播傳幽隱。

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

說論說也。蓋或自言其利害。或議政事之得者。

有不能達於王及國君者皆爲達之是之謂士傳言

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注通事謂朝覲聘問非也朝覲聘問禮有常經無爲別設官以掌之蓋非朝聘之期而鄰國有事欲相通則因王官之巡行而達其意也其事如通防交糴聯婚姻詰逋逃之類九稅司徒所掌也九禮宗伯所頒也九牧冢宰所建也九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三

禁九戎司馬所專也而使刑官之屬諭之者蓋邦國不能率由典常則刑禁及之刑禁不能施則兵戎詰之與司馬九法兼備五官之職其義畧同冬官雖亡而見於尙書者曰居四民時地利其法惟始立國用之建國之後未有無故而變冬官之法者故不之及也

朝大夫

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

上文國事故乃天子所施爲故曰聽之以告其

君長使知王之所好惡辟行之也此政令則於都家者

凡都家之治於國者

方士職曰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則此職所謂治乃請事而非獄訟可知矣此職曰治於國則掌訝職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乃治賓客之從者與邦人之爭訟而非賓客以事請可知矣

李光坡曰自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三長官而下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一

三

畿內之獄訟鄉士遂士縣士方士主之六服之獄訟訝士主之次以朝上者斷獄弊訟皆於外朝也次以司民者見民者天之所司王之所敬刑罰不可以不中也獄訟既弊有五刑以麗其辟故次司刑有刺宥以議其輕重故次司刺有大亂獄則故府之藏可覆視故次司約有疑獄不決則質之明神故次司盟於是罪輕而曠刑者則職金受其入罪重而孥戮者則司厲執其法稍重而未麗於法者則司圜收教已麗於法

則囚而刑殺故掌囚掌戮次之從坐者恕其死
因任以事故司隸罪隸又次之蠻閭夷貉之隸
或得之征伐亦以類附焉繼犬人於司厲者司
厲盜犬能逐盜者也雖然刑非得已也禁於
未發則民安而上不煩故布憲申禁於天下禁
殺戮禁暴氏司禁於國中野廬氏蜡氏雍氏萍
氏司寤氏所以使行者無害死者有生陸走者
無險阻水浮者不沈溺時其宵晝行止以節皆
道路之禁也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皆祭祀軍
周官析疑 卷之三十六 雷
旅之禁也自冥氏至庭氏十二職草木鳥獸爲
民害者驅而除之義之盡也繼以銜枚氏司箠
者無端歌哭雜氣妖聲不祥也於是刑事盡矣
次以伊耆氏者秋養耆老故也次以大行人等
官者賓位於西北天地之義氣屬秋也朱子曰
凡諸侯朝覲會同禮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
主刑故屬焉賓客見王則有儀故司儀次之而
行夫掌小事環人主送逆象胥掌四夷國使以
類附焉賓客朝見有饗殮年禮之歸故掌客次

之賓客自來至去皆有訝故掌訝終焉掌交所
以諭王志於天下之邦國也掌交已下所以達
王事於畿內之都家也

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程

桐城方苞望溪解

受業王兆符參訂

黃世成

冬官

冬官名司空者。四時之有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度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川梁。於農事既畢。爲宜司空者。蓋主於空虛不用之時。而使民有興事任力之實用也。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

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此天道之以虛爲實也。事典不立。則三時之利不能盡。四民之業無所基。此聖人之以虛爲實也。故官以司空名。而其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司空之職。居四民。時地利。工事其末耳。今其大經大法。無一存者。蓋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惟百工造作之法。自古相沿。意者故府亦有其籍。以其爲民生所習用。工師所世守。故猶可傳述。然觀匠人營國爲溝洫。僅具高濶廣袤之度。而

記

所以建立城邑。分處四民。因山川形勢。以辨井牧。別疆。濼。規。偃。潏。町。原。防者。無一及焉。則工事中。有關於大經大法者。亦不存矣。蓋記者僅得之工師之傳述。而未見故府之典籍故也。張自超曰。記言秦鄭是東周語。淮。北。濟。汝。皆齊魯間地。終古戚速。棹。茭。注以爲齊語。其周末齊魯間曉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與。李光燾曰。考工雖言治器粗迹。而每有盡性至命之文。

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二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王公所任。天職也。與士大夫共之。農工商亦謂之職者。各有所守之業。以服事其上。一失其職。則生養不遂。而教治以傾矣。女史掌王后之禮。職內命婦。亦皆有職。而況外命婦及農工商賈之婦女乎。先王之世。貴賤男女。無一人而無職。禮樂政刑。無非所以警其職者。故自上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此正德。利用厚生之根本也。大宰九職。不出農工商三者。虞衡所掌。卽守山澤之

農園圃菽牧農之類也。閒民則農民之不受田者。臣妾則士大夫之家衆也。司徒所增職事三。學藝者士也。世事者賤技末藝。世善其事。服事者不能爲農工商而給役於官。其無職者則罰及焉。不勤其職。則謂之罷民。而刑施焉。自春秋戰國而四民之外。有倡優秦漢以後。有僧道士。農與兵分。士失所學。工作奇技淫巧。商致難得。無益之物。民之無職者。十四三有職而失其所。以爲職者。又半焉。凡先王所以正德利用厚生。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三

之道。變亂毀壞幾盡矣。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周官所云珍異。多指食物。此記所指。則玉石丹漆金錫之類耳。蓋民生口用必需之物。隨地而有之。商賈所通。不過四方之珍異。且錦文珠玉。用之各有等差。是以民勤於本業。惟上物是愛。商賈無奇贏。而逐末者少。乃經國之大猷也。後

世無物不轉販。半無益於民用。而淫其淫侈。土利之所以不博。民生之所以不厚。風俗之所以衰敝。恒必由之。資借也。濟也。借憊遷以濟民用之不足也。張自超曰。先儒謂作記者。欲見工。事非賤。故以列於六職。非也。國有四民。乃天之所爲。非人之所設也。無農工商。則無以生養。無士。則無以治教。而生養不得。遂先王之世。四民之外。無民。六職之外。無事。所以無一事之不脩。一民之不得其所也。四民之外。有民。六職之外。有事。而欲生養之不置。治教之大行難矣。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四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春秋五等之君。葬皆稱公。儀禮有公食大夫禮。一國之政。決於君。故注以公爲諸侯。其不言三公。以三公論道。經邦舉王。則與三公坐論。在其中矣。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必知周萬物而後能創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也巧者官司之長如工倕父析伯與之類能知聖人之意循而達之以究盡制作之理工則世守其成法而已輪人記所云巧者和之則工之巧者耳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所作也

易大傳網罟耒耜衣裳舟車門柝杵臼弧矢棺槨宮室書契之作或出於上古之聖人或出於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一

五

中古及後世之聖人

橘踰淮而北爲枳鸛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

橘不可踰淮者氣感之而化也鸛鵒不踰濟者氣迫之不可居也貉踰汶而死者氣觸之而斃也陰符經曰禽之制在氣是已若鄭刀宋斤等器豈天下之金不如五國之剛天下之工不如五國之能乎卽鄭與宋魯與粵彼此相易亦不

復善者蓋淬金之水不同則鋒鏑自異原出於地氣清濁也如今各島夷之洋刀有入堅入爽吹毛截竹之不同皆地氣使然

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石有時以泐謂盛夏時易解散不可燒爲灰也若久而剝落則不可謂天時使然楚辭及莊子皆謂金石以旱暵而流疑寓言非實事也澤潤澤也冰將解必先見潤澤然後化而爲水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一

六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臯桌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旃

諸工當各有官統之未可謂工卽爲官也

戈秘六尺有六寸旣建而迪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

戈短兵可迪而建之其餘長兵則建而不迪故下皆直言崇之數而無迪之分也五兵何以皆建古者兵車容三人中御左挾弓矢右雖主擊

制亦時下推車持輪不常持兵且車戰時持惟利弓矢必輅而相及車轂錯然後短兵接焉故建於車之右方隨其所宜取而用之爲便耳左傳楚人教晉人脫扃杜注扃車上兵闌兵闌可脫當在輪之外賈疏所云以鐵闌範者是也其建之則短者在前長者在後與

會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

會矛夷矛皆刺兵非句兵也後人因詩二矛重喬意其爲句不知喬所以縣英鄭箋謂矛矜室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一

七

題是也 不言夷矛以并軫高爲六等已備也廬人備載夷矛之度而曰六建既備車不反覆鄭風魯頌皆言二矛則夷矛亦建意者守國之兵乃建之與

車謂之六等之數

上文曰車有六等之數嫌車之制有六等故申明之見後五等雖非車之數而人在車中戈父戟矛建於車上故并謂之車之等數也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完

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成速也

屬者附著無間也凡工粗必待膠漆塗飾而後無間方其爲樸而已無間則固可知微至光鄭以爲至地者少似未安行山之輪作則至地者豈能少乎蓋言其功之細緻功細緻則行成速矣

輪人

斬三材必以其時

李光墀曰三材不記何木者穀輻牙所宜之木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一

八

尙多但斬之必以其時則可以得其木之性而用其長傳云山有木工則度之是也鄭云今時穀用雜榆輻以榦牙以榦

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用之敝而見其完乃知材美工巧故築氏爲削亦曰敝盡而無惡

望而眎其輪欲其悞爾而下池也進而眎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圓也

望遠視進迫近曰望而視者稍遠而視之所以

別於甚遠也。曰下地見牙之內面向上而受輻者則正方也。此所視者牙而曰輪者遠望則見其大而不見其細故舉牙之週遭者以爲言也。輻爾言其週遭之度皆同下地言其近地之處漸殺。工之巧在心而注於目非規矩繩墨所能盡也。故曰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用目巧也。李光燾曰上言合三材以爲輪則轂爲先輻次之牙次之此則輪成而視其善否初視輪次視輻次視轂物之理言之序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九

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

肉謂幹材之豐殺肉稱謂輻上齒入轂下爪入牙者與其鑿廣狹各相稱也。輻與轂第曰望蒙上省文。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齒蚤不齟則輪雖敝不匡。

綆以竹爲之一名算所以護牙而掩蚤孔者也。

字書謂輪邊有一重護牙者其直環如綆然今時車牙外以鐵葉裹之綆之制疑類此謂之綆者形若繩也。謂之算材用竹也。今葉之正以綆眡者按今輻爪每間一鑿而穿牙施綆則疎數左右之度均齊與否不能掩矣。匡者矯而正之也。齒與爪不相侔則輪雖敝不至於偏挺而無所用匡。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

木之體圓中分其陰陽而以矩畫而識之

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十

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棼

車人記行澤欲短轂行山欲長轂大車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是轂短則圍必小也。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是轂長則圍必大也。苟轂長而圍小轂短而圍大則制不稱而不利於行此記雖言四馬車之轂理則一也。

棼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史記平準書更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銖蓋古語以週遭爲郭而郭棼義並同。

以其圍之助消其數

注疏以穀之徑言而計其苗入之淺深然賢之徑六寸有奇除壺中傳木之金週遭厚僅二寸而苗之人穀者三寸九分寸之五理不可通以圍之助消其數蓋以週遭之度而計容數之廣狹也消繫也繫木以爲孔與匠人記消溝同義謂繫土以爲溝也穀圍三尺二寸存其二以爲肉而繫其一以納苗穀乃堅固而無坼裂之患但圍之助僅一尺有奇則每苗僅三分有奇恐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太薄而不牢蓋止計柄之入繫者而苗之幹固不止此也古者穀三十輪體不及寸故以其股入穀之繫僅三分有奇以其圍之助消其數謂以三分之二爲肉三分之一爲壺中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下文言五分其穀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則壺中內大而外小惟外當輻苗處其內正得三分之一也統而言之中空處皆可名數下經量其穀以黍是也切而指之外當輻苗處爲數此經是也五分其穀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

此穀長謂徑也穀長有以圍徑言者車人穀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是也外穿小於內穿者內穿大然後軸體厚壯而承輿力強外穿小然後穀體堅實而觸物無損蓋交衢水曲車穀最易相擊而兩傷也

容穀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轆必負

容穀者輻苗齊入相抱而穀居其中央也必直者衆輻左右正相對也穀中空而數多故必束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以筋裹以革而筋之附木革之行筋又以厚膠黏合始能久固以治穀之次第言容穀必直始爲素而定其體及加飾則先施膠施筋以革裹之然後陳篆而加采焉先言陳篆者以事之大小序非以功之先後序也注謂容者治穀之形容易氏祇以凡爲甲必先爲容證之似未安甲之長短豐殺必稱其人之身故先爲之容於穀無取也且與必直義不相應趙氏溥謂以革悅穀謂之約亦非也穀以革轆不宜又以革爲

約今時車多以鐵束轂。豈古固有此制與？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車受雨露則濡緩而內之筋膠皆動。故加漆焉。
漆乾而後可摩。疏謂摩而後漆非也。注曰九漆。
疏謂以骨丸之。其法未聞。據近代施漆者。內先
布灰。但曰既摩革色青白。則革外不應更有他
物間之。

參分其轂。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輻必置轂之中央。二在外鑿孔當小穿。然後其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一
深可容輻。若之柄。

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

不言輻之厚者。轂圍三尺二寸。約留三分之一。
爲餘地。以三十輻均之。輻當厚十分寸之七。其
舊之端入內者。又稍殺焉。股則加厚。約一寸有
奇。

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抗。雖有良工。莫之能固。鑿
深而輻小。則是有餘而強不足也。
凡柄之廣狹。未有不與鑿相得者。而輻之廣狹。

亦必與鑿之淺深相稱。鑿有淺深。以轂之圍有
大小也。圍小鑿淺而輻廣。則鑿之銜輻不固。圍
大鑿深而輻小。則輻之支轂不強。鍾晚曰。大
車任重而轂短。圍小何也。牛駕行平地。無馳騁
頓撼也。

故竝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

弱謂舊之入轂深處。以漸而殺者。度其輻廣。以
殺其舊之端。則轂中肉好相稱而完固。否則鑿
內受舊處。薄加重任。必折矣。顧陳埽曰。折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一
齒

當作拆。轂不應有折也。

操輻必齊。平沈必均。

疏謂曲者以火炙之。可操戾使直。非也。輻長不
及三尺。不宜有曲。所謂操輻必齊者。亦以火養
其陰而齊諸其陽也。蓋木之陰陽有偏久之。其
力不齊。故操而齊之。平沈。試輻材也。已爲輻。則
轂股異圍。必不能平矣。

當以齒牙牙得則無繫而固。不得則有繫。必足見
也。

集韻槩木枿也輻與牙之鑿枿不相得雖加槩久之枿之端必突而出曰足見者以槩施於爪之末而言也

六尺有六寸之輪經參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三分寸之二經之廣也輪有枿有倅而經皆不及寸者身倅而經狹於行無不利也經廣則於枿者不可施矣或謂三分六寸之二知不然者大車之經寸則凡車必較狹可知矣曰經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足矣而冠以六尺有六寸

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五

之輪者前言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而未著輪崇之度故爾經而及之且知徑崇則知其圍三之而經長竟圍故於經言廣而不言長也又大車之經寸則車之輪六尺有三寸其經必較狹經三分寸之二者惟六尺有六寸之輪耳

行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倅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羈於鑿牙不外殺則近地處厚雖爲石所齧僅賴其兩

旁而不能類中央之鑿

凡操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李光墀曰輪所以固者在操牙之上使外不失理筭簾相入而不挫旁無負起逐段相接皆資火力謂以全木爲輪無是理也

萬之以砥其匡也

匡矯而正之也既設軸兩輪相對用矩以度其四面相去之分則微偏挺而分不均者畢見可矯而正之矣

考工記析疑卷之一

六

量其數以黍以砥其同也

以其圍之防稍其數記有明文注以爲兩壺非也兩壺大小穿具有分寸且黍細微惟以量數牙之鑿孔可按數而得其准耳

部長二尺

不曰達常二尺而曰部長者下記蓋崇十尺曰部長則知達常與程合而爲十尺部之二尺達達常計之矣蓋之柄必分爲二節者時張時弛以便事也古法蓋弓無中斷線貫之節故柄納

於部鑿而不可移動非若後世之蓋弓可開可合也故曰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墜若通一木以爲柄則紘紘張弛及收藏皆不便後世可開可合故又以一木爲便耳蓋崇而重非粗柄不能勝然非粗之所容者有暇故必先以小柄入斗而後以大柄承之此亦一義

程長倍之四尺者二

程長倍之則達常長四尺矣此以見達常之入程中者有二尺也達常長二尺程長八尺合而崇十尺皆以其可見者言之而不數其不可見者至程之入與底者又當有數寸且有鍵以固之是以雖有疾風莫之搖也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一

七

十分寸之一謂之枚

尙書枚卜功臣春秋傳南蒯枚筮之又左驂迫旋於門中以枚數闔以鼻氏篆間謂之枚何之枚亦闔上之金乳也闔二杜注誤其訓如个夏官之屬有銜枚氏則以名物此又以起數皆緣文而別其義也

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

廣當以鑿之上下相去言部高一寸故鑿之上

下相去可容四枚部周圍二十八弓若左右相去四枚則好廣而肉薄不能固矣廣爲橫而以下下言者部之體圓週迴而鑿之則上下似橫也

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下直二枚則近上內畔二枚不鑿而鑿上亦四枚矣蓋必如此然後上下之固同也鑿端一枚者部之體圓弓鑿非以漸而殺則不能容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一

大

有長短庇有廣狹或等威之辨或時事所宜參分弓長而揉其一

其穹者二尺下者二尺揉而曲者自高趨下之二尺也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雷遠李光型曰道右掌前道車王下車必以蓋從蓋以爲容非專爲雨而禦雨尤其用之切者

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

十尺

王乘車而出路門則五門皆車之所出入匠人
言路門應門所容之廣而不言其高以此推之
蓋崇加車之軹轆軫四尺總十四尺門必更高
於此可知

考工記析疑卷之二

輿人

輿人爲車

指輿爲車者輿乃車之正體軸轂輪轉皆爲輿
而設輪崇衡長皆以輿廣爲度也

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矯揉以槩木材輻植於隧間式貫於輻間而不
可搖動故亦曰揉

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軹圍

考工記析疑卷之二

毛氏彥清謂輈人所謂任正卽軹其圍尺有四
寸與此不同此言田車之軹非也無爲舍乘車
兵車而忽言田車又不明著其爲田車也注軹
輿後木任正謂輿下三面材蓋軹之圍殺於前
及左右三面材凡三寸耳軹去人立處遠無所
持任非任正三面材之比也

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

兩轆者較式之所託也不宜詳言輿制而獨遺
軹又不宜較間之木與轂末同名且其文上承

式較下接榑疑當作騎剝蝕而誤軼也疏謂較式之下別有植木橫木未知何據較兩相植木也式宜貫於騎或陷置騎間不宜別有植木較式之下亦不宜別有橫木也式貫於騎中而騎間反小者以植木力強橫木力弱也榑疑即騎之末上出於較而相對者

園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

直者如生即立中縣者言其著於任正本甚固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二

如地中生木深固而不可搖也板之相連與軼榑較式橫直之相交皆為繼者如附言熨貼無間如枝條附幹而不可析也

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

大無與小并謂兩木並植而相對也注乃以偏

邪相就釋之記止言大倚小而注增小并大且

以為摧與絕之分義皆難曉以物理推之記所

云大與小并非偏邪相就謂以木之近根者與

遠根者相對且言相對立之騎而橫設之式較

不與焉

注疏兩相繼立者與橫貫者並稱較蓋木近根恒粗而堅

遠根則漸細而脆若以近根者與中央及木末

相對則圓徑雖同而強弱迥別矣凡車行坦平

時恒少而左右偏側時恒多兩騎對立式橫貫

之設以近根者為右騎遠根者為左騎車行必

偏於左則右騎之力注於左而若倚之久之左

騎必撓曲矣或陷深泥驅仄徑既傾於左旋側

於右所載人物隨之左騎弱驟為右騎所引則

鑿穿處必絕矣知非指式與較者橫貫於車中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三

弱者得強者以撐拒則不至於撓或傷其鑿枘

而幹必無中絕也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弇謂車相微向內也侈謂微向外也與六尺有

六寸縱橫深廣一定不移惟兩相板當尊者可

微向內外耳

輶人

輶人為輶

害者駕馬之車皆一轅而兩服夾之兩駟又在

其外非如後世之車兩轅而一馬當其中也

國馬之轡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轡深四尺

田以習戎而車則異者兵凶戰危非國馬不可

用齊車道車皆用國馬正閑習而便於御戎也

其次力強而高不及八尺者使駕田車以習馳

驟其在軍以載共事而不即戎及徒役疾傷者

亦可以不後於戎車驚馬則不可用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轡之長以其一爲之圍衡

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乎度謂之無任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四

凡任木統下任正與任衡也任者用力持載車

以輿爲正故輿下前及左右三材爲任正以力

持輿之正載處也曰衡任者負輿而引車衡之

力也

凡操輶欲其孫而無弧深

輶雖操之而曲亦必以木之本曲而可爲輶者

操之若直木而全恃火力以相勝則馬之所引

未有不久而返其直性者矣

今夫大車之輶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

必易此無故惟輶直且無橈也

大車之輶擊惟直故擊也既曰輶直又曰且無

橈者直言其無穹而上者無橈言其無曲而下

以持衡者或曰擊本當作直以音近而譌

自車戰廢馬車皆二轅雖行平地有乘塊而傾

者古法一轅居中四馬引之行平地萬無覆車

之理卽山行澤陷人力可輔不至於必傾但一

轅四馬則馬必等力齊足而後可駕非王公國

卿不能具故相率而從簡便以一馬服兩轅則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五

駟馬有無多寡可不計矣此事勢之相因而變

者

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及其登阨不伏其

輶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橈也

土言大車不利於登此言大車雖行平地時多

而亦有不能不登阨之時故必使人抑制而伏

其輶如不伏其輶則車後仰而牛之吭膺開束

絆者必若絞縊矣曰節軒擊之任者必所載前

後適相稱然後無軒輕之患也

故登陴者信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陴也不援其邸必繪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此言下陴尤難。必手援輿底之向前者以輕其任。然後無崩奔之患。若不援其邸則任重勢猛其下若崩而繪其牛後矣。

輶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和則安。

注水之管中穹而兩端微下。輶之不淺不深似之。則馬之引之也利。而車行如準之平。久者言輶之難弊也。安者言車之無傾也。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六

輶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

上言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此申明之言其形亦近於弧。但不可太深而折。欲其孫必循木之經而毋絕其理也。

良輶環澗

弓人記角環澗。牛筋黃澗。麋筋斥蠟澗。蓋漆以所著而異其文。角質堅而理密。既治滑易。故漆文如環。輶之漆文如環。則木堅密而治之滑易如角矣。故以驗其良。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車動則輪轉。故以象日月之運行。蓋建無遷移。故以象經星之布列。

龍旂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

旗之正幅為縹。旂則別以帛為之。如其數綴於縹。如冕之有旒。趙氏溥謂裂旗之邊幅為數條。臆說也。惟別為一物而相連屬。故尾九星取大。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七

火之屬星七。星取鶉火之屬。參與伐連而為六。營室與東壁連而為四。羣儒爭以不取本星而取連屬之星。破鄭注。皆由未達此義耳。上文蓋弓輪輻已著日月星辰。故不及三辰之常。記者因事以立文。義當然也。且日月為常。載在春官司常。人所共曉。可不必詳。林氏希逸圖九旂者九龍。七旂者七鳥。非也。惟一升一降。故曰交龍。若各准其旂數。則大常十有二旂。日月星辰可各畫十二乎。趙氏溥謂龍橫畫取可升。

可降然注一象升朝一象下復於義爲近難以臆說破也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注據觀禮謂旌旗之屬皆有弧但此記弧旌宜爲軍事所特建蓋畫弧與枉矢於旌以象天討也上四旗乃平時所建故特表弧旌與司常九旗不列大白而別見巾車義同以軍用凶禮故耳如鄭注則祭祀賓客所建大常龍旂皆畫枉矢何義乎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八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臬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

李光墀曰首攻金之工六築冶鳧臬段桃而此再見者賈氏謂與下攻金之工爲目然他官不別作目而此獨異例疑此記別出一手其中錯簡亦多如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何以削與殺矢皆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鼎及鑑燧斧斤爲者無其人則殘缺多矣鳧氏不曰爲鐘而曰爲聲以有聲之器不止於鐘也桃氏不曰爲劍而

曰爲刃以能割之物不止於劍也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

鍾鼎金不多則考之而聲不揚焚之而質易敝故用六一上齊也斧斤以攻堅木以刈叢棘金不多則易鈍澁故用五一戈戟軍器貴銳故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九

用四一亦上齊也大刃則鉄鉞之屬其用爲希故三一蓋下齊也削與矢鏃體小而刃薄金多則易缺折故用五二取其忍也鑑燧各半則聖人心通造化辨察物理所以取陰陽之精而相感召者不可以意測矣江淹銅劍贊序古以銅爲兵至秦時兵革互興銅不充給故以鐵代之然戰國策已言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管子小匡篇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櫛試諸木土所謂惡金必鐵也

子殷湯篇鋼鍊赤刀切玉如泥則春秋時已用鐵爲刀如鐘鼎之類自宜用銅餘則銅鐵皆可用而據今法則錫與銅鐵俱不可合銅以鉛和鐵以銅煅豈古分五金鉛鑠之類通謂之錫如燭以蠟塗而注則謂以蜜耶李光燠曰鉛本草謂之黑錫今鑄錢用之湖州青銅鏡亦以鉛和然光青黑無晶烈之焰若用以取水火恐不能與日月之明相感召蘓頌寶藏辨曰凡鑄銅之物多和以錫然則六齊和錫古法本然余得考工記析疑卷之二

古鑑背有銘文小篆類漢人書其次句曰和以銀錫清且明亦其徵也

冶氏

冶氏爲殺矢刀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坑

李光坡曰殺矢一十三字當屬上徹盡而無惡之下蓋削殺矢皆下齊築氏所執觀上序可見李光燠曰欲新而無窮謂殺矢也刃常如新而不繡澁則利而能入徹盡而無惡謂削也鋒鐸徹盡而無惡敗則其用可久冶氏爲三字當

移置戈廣二寸戈字上削時砥淬無事以常新言矢刃又不宜以徹盡言光燠之說不可易也

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鋒

張自超曰戈之制進則用其鋒以刺退則用其斜勢以鈎胡太直則其體橫而刺難入胡太曲則其鋒直前無斜勢而以鈎則不決鈎必穿所破之衣甲而後固鋒直前而以鈎則不能決穿

考工記析疑卷之二

士

其衣甲矣胡之鈎用力與援分內長則胡之折處大近前與援同向而鈎無力胡之刺貴與援並入內短則胡之去援遠其入緩而人易避矣倨句謂其形微倨微句而不過也胡之下爲內則外謂其上近援處胡本近援處加廣則無折傷

倨句中矩

張自超曰戟三鋒直前胡之橫貫者與直前者同度其形正方故中矩也既中矩而又曰倨句

者援長於胡、循胡之末至援之末、弦之則倨句也。

與刺重三鋒

張自超曰：鄒司農謂刺卽援，非也。旣曰援五之，不應復曰與援。康成謂着秘直前如鐔者，亦非也。戟三鋒，直前不應又有物直前如鐔，蓋戟鈎兵也。如圖所載三鋒，直前則可刺而不可鈎，豈鋒刃旁有曲而鈎物者，其名爲刺而後世失其制與？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三

桃氏

桃氏爲劍

劍之爲用最廣。虎賁旅賁王出乃執戈盾，當宿衛則佩劍。樂記虎賁之士脫劍商旅在涂，不可以操戈戟，惟劍可衛身。見於春秋戰國兩漢之書。公卿大夫士見於君，皆得佩劍。至秦則王亦身佩焉。秦銷鋒鑄鐻，而項籍猶得學劍。韓信亦時佩劍，以其不爲兵器，故禁令不及也。

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

脊之廣必半於刃，而設此文者，明脊之居中而無偏也。脊直上至劍末，故曰從。

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

莖謂劍之鋌入夾中者，穿其中以夾鋌，故謂之夾。

中其莖設其後。

劉捷曰：中其莖者，外包以革木也。設其後者，於後復設鐔也。

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三

劍柄接刃處有盤形，隋圓疑劍首卽謂此。圖謂環於臘外也。過遭距劍身，皆一寸三分寸之二。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鐔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鐔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鐔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鄭注此士乃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非也。弓人亦有上中下制，所以稱其人之材力。弓盡人可挾，劍盡人可佩，非若五兵各有常度，必能用者始執之。

鼂氏

鉦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

鄭氏鐸引戴記易則易于則于謂于者寬緩不迫鍾聲之發欲其緩既失彼記本指亦非此記的義蓋此記著鍾之度與名而下文乃言其聲彼記于訓廣大鍾之衡度惟鉦間最廣大故以于名耳

于上之攏謂之隧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四

劉捷曰今之鍾脣上有圓而隆起者即所擊處也豈古則窒下與

十分其鉦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

李光坡曰鍾有三層銑與鼓同一層鉦一層舞一層假如銑徑一尺去二分以爲銑間因於銑間內去二分以爲鼓間此一層也鉦徑八分去二分以爲鉦間此二層也舞徑六分去二分以

爲舞廣三層也鍾弁上侈下分數如此注自

矣劉捷曰銑之十分以角之外侈者言之銑間之八分以鼓末之內直者言之銑與鼓相距無多也鼓間鼓與鉦相去之分也舞廣舞與鉦相去之分也銑間鼓間舞廣皆以從度上下相去言惟舞脣以橫度左右相去言不言鼓徑者鉦八銑間亦八鼓介於鉦銑間則徑之爲八可見矣

以其甬長爲之圓參分其圓去一以爲衡圓

考工記析疑

卷之二

五

甬之圓乃環其外而總計之去一以爲衡圓則穿內空而計之也若甬圓亦穿內空而計之則衡圓小於左右甬圓視甬體必較薄於下文三分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不可通矣甬中設旋向衡處得三分之二不宜反薄於左右二方

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

鍾之縣以甬而用力尤在衡一在下甬之附於鍾者雖少薄無虞也二在上乃衡之橫於甬上

者非倍其厚則力不強而易至崩折矣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
說

謂體之厚薄所震動乃聲之清濁所由出而聲
之清濁又或興於形之侈弇故必厚薄侈弇適
其宜而後清濁得其分也下文言薄厚侈弇而
不及清濁以此下五句卽其說

考工記析疑卷之三

臬氏

改煎金錫則不耗

金錫之質剛柔本異所出之地又殊或一再煎
而本質已呈或三數煎而查滓始淨每煎則體
色必改必至於不耗而後止故曰改煎至臬氏
始著其法者量體堅厚不慮損折非若鍾有考
擊鼎用烹飪五兵以擊刺矢鏃劍削尤貴精堅
量且改煎則他不待言矣鄭氏鐸謂鍾鼎不改
煎非也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
以是知改煎蓋分金錫而煎之至不耗然後各
權其數而合之以鑄焉如合而煎之則金錫之
耗有多有少而其分不均不可以定其齊也準
之謂定其厚薄之分也金錫既不耗然後權取
一鈞按鬴身及鬻耳之尺度形制計其厚薄則
厚薄之分有準矣量之謂爲模範也厚薄有準
然後可爲模範

槩而不稅

官鑄贖使市者槩取則焉又禁取稅俾典司者不得借以牟利也竊疑金鑄之量惟司市守之民間及小邑小市必準其容受而以木爲之古人既知以木爲鼓之臯陶則必知以木爲贖鍾矣若必以金鑄則過重而難運且比戶資用民力亦不能多鑄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二

鑄也

上文言改煎金錫不耗分金錫而各鎔之未鑄而鍊其質也此言鑄金之狀齊金錫而合鎔之臨鑄而視其候也鑄金之狀不列於臯氏而列於臬氏者金石之樂皆天子所賜而量則官民所通用州黨市集皆宜有準故使衆著於鑄之之狀也

函人

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李光型曰合甲不言其物卽合犀兕而爲之也或用兩犀革或用兩兕革或合用一犀與一兕而爲之費多工多而價重甲之尤良者也凡甲皆削革之裏合甲則削之彌薄惟存其表兩面皆表故堅久也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

重若一者長短廣狹不能一也鍾睪曰以其長爲之圍文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通計上旅下旅之長蓋甲裳之下尙有脛繳則甲裳當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三

下被於膝自肩及膝之長圍之正與身腰相稱鄭氏鐫謂取一旅之長以爲之圍誤矣

砥其朕欲其直也

凡革在背腹肩髀者厚薄迥異卽同一處所而緩急亦異方其未燥時膚裏可驗是之謂朕於此時辨之毋使一札之中厚薄緩急或異一旅之中腹背肩髀或異是之謂直

砥其裏而易則材更也

更變化也治革功少則粗硬革裏之脂膜盡淨

變而熟易柔滑。則其材化矣。

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

若朕不直。則取材不正。必一方緩一方急。雖有良工。亦不能制之使善矣。

舉之而豐則明也。

革色光明。則舉而視之。倍覺其豐。

鮑人

卷而搏之。欲其無地也。眡其著。欲其淺也。

搏與左傳以幣錦三兩縛一如瑱之縛同。杜注。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四

謂急卷之是也。若革有厚薄緩急。迫卷之。必斂地而不正。著謂革內斂起如絮者。淺則治之。而膜盡矣。故曰則革信也。

察其線。欲其藏也。

甲札堅。故言鑽空之小。然其線猶可見也。尋常服用之革。則細而軟。縫者精巧。則線之迹幾滅矣。

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

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為幘也。

毛氏謂此節當在卷而搏之之後。非也。覆釋上文而忽出此節者。水滌脂柔之後。正當引而信之耳。取材正而無緩急。則用無先裂之患。而卷而搏之。亦不弛矣。

韞人

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鼓人掌六鼓。雷鼓。鼗鼓。路鼓。以祀天神。地示人。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五

鬼乃官司。司所守。非民間所通用。故不載其制。此記首舉六尺有六寸之鼓。而次鼗鼓。則六尺有六寸者。晉鼓可知也。晉鼓鼓金奏。若舉其名。則惟邦國得用。故詳其形制。而隱其名。以見其為上下所通用也。蓋民間習田習戰。則必用鼗鼓。與工傳役。則必用鼗鼓。自王公以下。祭祀賓客所用。皆六尺六寸之鼓。而不敢名曰晉。以別於王朝金奏之晉鼓耳。厚三寸三字疑譌。或衍版。不宜過厚也。

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

磬折

於鼗鼓曰倨句磬折則上三正兼上二鼓可知矣於鼗鼓曰中圍加三之一則鼗鼓視此矣穹者三之一知爲一相者所言鼓木之衡度也必合二相乃與中尺之圍合也曰中圍加三之一則計圍之共數可知矣鼗磬不復言厚三鼓同也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六

良鼓瑕如積環

瑕者隙紋也謂鼓木合縫處鼓二十板兩端狹而中穹取材正直則縫之左右相值者合而視之如環如積環謂衆板之輻輳也惟良鼓爲然若材偏斜而工拙則左右縫不相值而望之不如環矣鼓面之革不施漆故舊說不可通其然則當云良鼓環滑

畫纘

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

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上言六采之相對者爲纘次也此以四時相繡之義次之爲繡次也

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

上言天謂之元地謂之黃此獨言黃且變地而言土者明黃爲中央之色也其象方天時變爲句方與方物出謀發慮之方同蓋承上文言青白赤黑爲四方之色而黃爲中央之色其象則依倣天時而變如月令四時各服其方色而中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七

央土服黃是也

山以章

爾雅釋山上正章郭注訓章爲平蓋纘山之上平者

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四時所用車服旗章色各有主而以他時之色間雜成文所謂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也禮記五色六章十二衣旋相爲質卽謂此

鍾氏

三入爲纁五入爲緌七入爲緇

獨言纁緌緇豈羽可染者獨此三色與

帙氏

清其灰而盥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盥之而塗之而宿之

始盥之後揮則再盥亦如之再盥之後塗則明日沃盥之後亦如之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瀋

覆出此文明惟晝暴夜宿與凍絲同餘法則各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八

異也。臬氏不見爲鼎之法以其齊與鍾同貴賤貧富無人而不用大小重薄各稱所用而爲之制無事載其法也。帙氏無瀋布與麻之法義同其功麤其事簡匹婦處女無人不能爲故不設此工與粵無鑄燕無函同故製作之方亦不見也。

玉人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劉捷曰舊說以冒三等之圭義殊淺陋三等之

圭形製各異而以一圭冒之可乎不過取覆冒天下之義耳

天子圭中必

羣公皆執玉以將事而天子端拱於上舉諸侯以下則疑於天子之不必然天子且用繹則執以將事者不必言矣

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

知尺有二寸爲四圭琢出之數者以下經圭璧

五寸兩圭五寸有邸非以琢出之數言則不可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九

通也圭璧不言有邸璧卽邸也四圭不言有邸以兩圭有邸從可知也不於四圭言有邸者於四圭言有邸或疑坤二而虛祀地之兩圭不必一玉俱成也。李光坡曰疏云邸於璧中琢成寓穴爾雅獸屬爲寓寓穴獸窠也琢成寓穴非注酒而何然則坡於典瑞有邸謂邸亦瓚類茲非其微與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案圭首六寸體正方自首以下度雖減殺而體

亦正方故曰珽也蓋摺於帶間非大其首而削薄其下則虞失墜又玉質重若首以下不削則過重而難勝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縹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

朱中謂鼻內通流處以朱漆飾之也知然者勺中既用黃金則別無所謂中矣

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類聘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十

劉捷曰論語注以聘圭爲諸侯命圭命圭者守圭也豈可以聘類哉朱子於三禮之學閒有未詳凡後儒所撫拾以議朱子者多此類非義禮之大要也

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宗尊也天子繼世故尊無與並后則或有母后若祖母后存焉惟祭祀賓客夫婦親之必時王之后若宮中內治王之母若祖母在焉則卑者不敢專也故內鎮必宗后守之而駟琮以爲權

亦稱宗后焉

駟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

琮或五寸或七寸皆可爲權者以斤兩分寸決於衡也

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

易氏祓謂此天子之三夫人非也夫人有致飲於賓客之禮以來朝者或其父兄伯叔也若既享后而又享夫人則並后匹嫡亂政之尤者成周時必無此禮即其父兄伯叔亦各致芳物可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十一

也詎可以干享禮之名哉鄭注要不可破案十有二寸蓋舉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舉下以見上也曰后以勞諸侯則似夫人之禮異舉夫人則后可知矣知后無異禮者上物不過十二無以加也夫人有勞諸侯之禮謂王不更立后而夫人攝內治也王合諸侯具寸有二牢諸侯之長十有再獻蓋二王之後不敢以臣禮待也凡勞以賓之爵命爲等故諸侯之相勞

其數同於王夫人之勞諸侯其數同於后侯國夫人之勞諸侯亦然

王氏詳說考定玉人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八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圭

考工記所疑

卷之三

圭

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饌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璫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外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頒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

諸侯以享夫人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琮琬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琮琬五寸宗后以爲權案十有二寸棗桌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

李光坡曰考工一書雖出於戰國間多唐虞夏殷之緒惟玉人一工盡屬周制與典瑞昭合王氏取典瑞以正玉人自首至末文皆偶對義必連合可與典瑞之文互備其制或此詳而彼畧

考工記所疑

卷之三

圭

其用或此見而彼隱然大體皆同惟典瑞無此記無穀琚則簡編殘闕耳案則物微禮器類此者多矣故周官弗列也

矢人

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

司弓矢注引既夕禮志矢一乘軒輶中以證恒矢易氏祓遂謂恒矢庫矢前後皆四分故此記不言非也既夕禮明器也其於殯矢曰骨鏃則尙微有輕重志矢無鏃通體皆筭故軒輶中耳

此記恒矢庫矢生人所前有用鐵鏃安得無輕重所以不言者鏃之輕至弗矢七分而極則恒矢庫矢前三後四更不待言耳

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

投筈於水必半沈半浮因刻記之就其中央設比則兩畔各有陰陽而輕重之分均否則陰陽各居一偏輕重不均而矢行不直矣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古

一

注謂下記長寸當作二寸據此但與冶氏文同不宜皆誤按今軍中之矢刃一寸有奇其鋌之較粗而出於筈外者又二寸有奇蓋非此不能深入而穿衣甲也古尺視今更短刃一寸其鋌之出於筈外者必更一寸乃適於用曰以設其刃者明刃寸而設之則出筈外者二寸也弗之能憚謂不畏風之振撼

刃長寸圖寸鋌十之重三坑

矢分三等鏃之輕重不同而第曰三坑何也若

所舉爲重鏃之量則其下遞減所舉爲輕鏃之量則其上遞增刃鋌之長短亦然當其時人莫不知而今無考耳

陶人

陶人爲甒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李鍾僑曰甒甒盆鬲諸器不言崇廣之度何也甒氏爲鬲方一尺深一尺此其法也計所實之幾何或崇而小或卑而廣不可以一律拘故不著也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五

族人

族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穀崇尺

鄭氏鐸謂族人合土爲器陶人用火成之非也甒盆甒高庾簋豆之尺度形制具列於前然後並舉陶族之事則髣髴薛暴之禁轉均合膊之法爲二職所同惟所造之器各異耳羣儒多謂春秋傳豆區鬴鍾醢人四豆爲木豆實四升惟此職實三而成穀者爲瓦豆實一斗非也以

記證記爵獻觶酬正四升考之傳記亦無以豆爲十升者

器中膊豆中縣

張自超曰言器則凡陶器皆然以豆有直柄較之他器爲異故特著其中縣且見旗人爲不獨簋也

梓人

數目顧脰小體騫腹

案騫騰而上也凡羽物胸腹多向上莊子其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其

脰肩肩亦謂其長鳥目多旋閉旋張故云數

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

三下兩個半之

張自超曰梓人攻木當主爲侯植而詳言鵠及

身與个者必明乎其廣崇之度而後植乃相應

也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

詩曰射夫既同獻爾發功故曰以功春祭擇士

此則夏秋冬亦然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知獸侯爲畫其形者以云白質赤質也非畫於布則無所謂質

廬人

中戟常會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

於戟獨曰車者步卒所用止戈爲便戟與二矛則用於車上爲多也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裨刺兵搏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七

彈丸圓而滑易詩曰蜎蜎者蠋蓋蠕動之貌皆

以物喻也句兵握之固然後傳人無轉移故以

彈爲病裨則不慮其彈矣刺兵搏則體圍而力

強不慮其蜎矣

輟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

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

舉圍細則運之便而勢疾侵之義如陰陽之道

侵謂其分偏勝也舉圍欲重則必增其分使偏

強

凡爲受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

爲之被者以物裹之也八兵把中必圓而以物裹之乃與手相得所握不過數寸而被圍二尺四寸以漸而殺乃堅固而無折傷也戟之圍不言介於受矛則其度可差也故夷矛亦不言

凡爲受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

受之舉圍在下端而矛之舉圍在一分二分之間者受戟兵也執其下端乃便於戟矛刺兵而兼句其長二丈舉圍必近中乃便於運而伸縮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六

進退自由其心矛不喜被圍之長短必與受同也

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

刺圍

秘身短者必稍粗長者必稍細蓋秘圍與刃廣

必相稱戈秘六尺有六寸刃廣二寸則短者粗

可知矣戟常刃廣寸有半寸則長者細可知矣

下文云試其下云試其受長於戈則秘必細於戈矛長於

戟則秘必細於戟然後人力可勝受去三分之

一以爲晉圍者其秘圍較粗也矛去五分之一以爲晉圍者其秘圍本細也更細則過弱而不可用矣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多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

句兵欲無蜎而此又視其蜎者彼言用以直刺

此言樹而搖之也用以直刺則慮其大弱而橈

樹而搖之以眡其蜎之均則知其材堅忍而上

下周圍如一矣樹而搖之止可試其中半以上

考工記析疑

卷之三

九

故又柱之兩牆之間眡其通體之橈均試廬之所當有兩牆相距自及夷矛皆可試也

六建旣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車不反覆謂兵之建於車上者馳騁動搖而其

柄無偏挺曲橈也

考工記析疑卷之四

匠人

置樂以縣、眡以景

眡以景者、眡東西南北之方位、皆以此表之景也。

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

梅穀成曰、此言爲規以識日出入之景、非先識

景而後爲規也、其法應於國中治地極平、作圓

規、中心置臬、日出時景在臬西、視景交規處、識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之日入時、景在臬東、視景交規處、識之、未取兩

交相距、中屈之以指臬、則臬爲正南、屈處爲正

北

營國方九里、旁三門

上記水地以縣、主正其基址、故曰建、此主築城

郭、辨塗巷、作宮室、故曰營、方九里以徑言、其

週圍則三十六里、積八十一里、李光燾曰、下

文宮闕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可證此言王城

四方各九里也

市朝一夫

或疑一夫地隘、不足以容市朝之衆、百畝之地

廣輪六十丈、當今度三十七丈、有奇、雖數千人

可容、且市有三、各有所主、易期而入、則無壅矣

大朝雖曰諸侯萬民咸在、然不過適來朝之諸

侯、萬民必耆德爲鄉、邑之望者、然後致而詢之

、非必徧致萬民也、惟大合諸侯、朝廟不足以容

、然後爲壇三成、則四時朝覲宗遇、無不能容之

患明矣、史記秦築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五十丈、庭中可坐萬人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脩餘四步、爲堂之前後檐階、廣餘五步、六分步

之五、爲堂之東西屋翼、堂之廣過於脩、故室所

餘廣亦過於脩

九階

劉捷曰、賈馬諸家、以爲九級、似得之、康成謂世

室堂高一尺、據禹卑宮室而言、不知禹乃卑已

所居之宮室耳、以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黼、推

之則已之宮室卑而宗廟則崇闕可知矣且深廣之度皆過於殷周而基僅一尺於制不稱又謂東西北各二階亦未安明堂自漢初不得其制朱子以爲應象井田四隅之室隨時而易其鄉果爾則東西南面或有階若宗廟路寢東西二面皆壁不宜有門戶及階也尙書顧命立於側階注北下階也疏側猶特也則雜記夫人入自闕門升自側階不得爲東西南面有階之徵至婦人奔喪升自東階不忍以賓自處又不可與賓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三

相混故由阼階以升卽堂南面之東階耳奔喪之禮通乎貴賤如以東階爲堂東面之階則士庶人之堂亦四阿四面有階乎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劉掟曰門堂得正堂三之二而門之左右各隔其半以爲室厥其半以爲堂則室所占與門與堂較又居三之一也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

不吉廣者準夏制之廣四脩一也周制南北七

筵東西九筵則不止於四之一矣故特著之凡室二筵

劉掟曰曰凡室二筵者夏制三四步四三尺中央室較深廣周則五室皆同也舊說四室在四隅按月令四時中月皆居太廟而餘月居左右个則四室當在四面之中今堂脩七筵而南北中央三室已占六筵所餘一筵爲前後檐階尙苦其狹豈周之五室竟連接爲之而中央室之四面卽用四室之戶牖與不言東西廣者準以堂之廣也殷周制加備而堂室脩廣轉約於夏未審何故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四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

九室宜列后正寢之旁在禮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九嬪之事后亦然曰居者不唯治事起居飲食皆於是也九卿則惟入朝次焉事畢而退故不得言居陳氏祥道謂九嬪常居九室非也九嬪上承三夫人下領世婦九御故畫居九室夕返六宮匪是則事失其序而亦非人情之所

安矣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注兼高廣而疎獨以高言者宮隅長於門阿僅六丈城隅長於宮隅僅六丈通城之四隅不應僅二十七丈若止言城門譙樓所掄或週遭之陡出者其廣又不應至二十七丈也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

諸侯守在四方不威不強不足以臨民禦敵故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五

城宜高廣非都城在王宇下之比也

匠人

匠人爲溝洫

自禹盡力乎溝洫三代聖王皆不恤膏腴之地以爲溝洫引小水以入於大水以入鑿之小川通天作地成之大川當其時農無蕪田民無水患自商鞅開阡陌毀溝洫自謂富國強兵之奇計人爭效之潭溝塞滄數世以後支川墊淤伏秋潦漲大川汎濫連州比郡廬舍沈沒人民流

殍坐視而不可拯救乃秦變周法釀成百世之

大患也井田雖不可驟復而匠人以水漱溝疏

小川以通大川之法可不亟講哉張自超曰

溝洫土功也而屬之匠人蓋濬畎畝距川日高

趨下山近及遠必用水平之法然後委輸支湊

通利而無滯壅且築隄防必用竹木以鍵石蓄

通水門必設版幹以便啟閉皆匠人事也

九夫爲井井開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

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六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各載其名

先儒謂遂人匠人之法不同蓋以遂人百夫有

洫而匠人成間謂之洫乃九百夫之地也遂人

千夫有澮而匠人同間謂之澮乃九萬夫之地

也不知百夫有洫而九百夫之地不過爲洫者

八其外始有澮環之千夫有澮而九千夫之地

不過爲澮者八其外始有川環之積至於九萬

夫之地亦不過爲澮者七十有二環澮之川九

而已其環於百里之外者卽環於三十三里外

之川也。同間之滄。積數雖多。而其實卽千夫之滄。同間之滄。所達之川。卽千夫之滄。所達之川。然則遂人匠人之法實。而已。遂人經田野之受。法於遂人者。曰專達於川者。溝洫必因滄以達。滄則直達於川。而無或旁行側注於溝洫也。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

遂人萬夫有川。人力所爲之川也。此記兩山之間必有川。天作地成之川也。天作地成之川。或

工記析疑

卷之四

七

數十里或數百里而後有之。以人爲之川通焉。然後尺寸之流。皆距四海而無壅漲之患矣。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山水凝結。地勢高下相因。本有自然委輸之經絡。所謂地防也。爲溝者必因焉。其支湊之處。宜引此水以屬彼水。亦必順其理。若障遏強使注焉。終必潰決。

凡行奠水磬圻以參伍

凡行水欲其行。尤欲其定。太疾則易衝決。於灌

溉舟行皆不利。故必紆曲。使停緩以定其勢。注謂磬折則引水疾誤矣。

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爲式。

防。自上視下以爲深。與聘禮壘十二尋深四尺同義。

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

既以一日所作爲式。而又以一里爲式者。人力有強弱。功作有難易。以一里爲式。則所用非一人所積。非一日可度。衆力所能任。附合以就功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八

役也。

車人

既有輿人。復設車人。又不以類相從。次於輿人之後。何也。兵車田車國事所用。自五路至墨車。棧車有爵者所乘。故輪人輿人。輿人作之大車。羊車柏車。則任載所用。及庶人之役車。故車人作之。而輿人記所載式。軹轡之度。無一及焉。蓋古者非有爵不得乘車。三車皆輿。狹而箱深。則專主任載。明矣。

半矩謂之宜

注據說卦以宜為人頭但說卦本言髮之皓落與廣顙相對非謂頭也此記曰獨曰何曰磬折皆指器物以明尺度則宜疑亦器名項氏安世據爾雅壁六寸謂之宜謂知尺有二寸柯當尺三寸有半非也柯長三尺記有明文則宜獨磬折之度即柯可推矣且於下記轂長半柯牝服二柯決不可通

行澤者反輟行山者仄輟反輟則易仄輟則完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九

行澤者行輟地處薄必用木心乃堅久行山者倅則可順面勢之所向而為之矣曰仄者輪材必用曲木因其斜仄之勢而輟之也

柏車轂長一柯其輦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

不言柏車輪崇之度者大車輻長一柯有半而柏車長一柯大車之渠三柯者三而柏車二柯者三則輪崇六尺不待言矣

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

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

大車行澤其輪杼踐地者削薄非廣其固輪之綆則速敵羊車柏車不言綆度者凡車之綆皆三分寸之二獨大車較廣耳羊車不言輪崇者與柏車無異也乘車之軫六尺有六寸又三分去一以為隧者御與左右並乘必衡廣乃能容而從不可長也大車鬲廣六尺而牝服則八尺者衡狹而從長然後載物多而車行安也

鄭氏鐸引晉武帝乘羊車宮人爭以竹葉插戶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十

鹽水灑地以引帝車證此記非也晉武非倣古羊車之制或於宮中為兩輪迫地之車以羊駕而人挽之以行樂耳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安得有此試思七尺之車其重幾許羊雖高安能勝此賈疏云宮內所用因晉史所云而揣度漢時亦爾鐸乃引此以實之繆矣晉以後齊梁大業中作車駕果下馬其大如羊謂之羊車皆非考工之羊車也

參分其長今車制於轅之入箱下者各鑿二孔下鐵鍵以

鉗軸之兩旁謂之鉤心以繫其鉤謂此

微廣六尺高長六尺

此別言牛車轍較隘則衡軛亦較隘也不言四馬車之轍軛者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已見與人職也

弓人

筋也者以爲深也

引弓之盡爲深筋附幹以爲堅忍然後引之盡而無折傷王氏昭禹謂以射則中深非也中之

王記術藏

卷之四

士

深以幹直而力強非筋之故

凡行幹射遠者用執

張自超曰木有曲有直性不可移車之牙必順其理而用之乃久而不挺弓之幹必反其執而用之乃激而能遠

夫角之本蹙于剉而休于氣是故柔

春秋傳而或喚休之蓋煦養之義不必易讀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弓長六尺平士服之除挺臂五寸必角長二尺

有五寸乃幾及於簫中制上制度更有加必以

他角續之角長則續其近簫者可也角短則續其在淵者不可也故雖三色不失理而長不中度尙非角之尤良者必兼此數美乃直一牛

漆欲測

漆有真僞必測之而後知挹而下注細如絲髮而不斷乃無他物之雜

秋合三材

三材幹角筋也膠絲漆所以合之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士

析幹必倫

木之文理易見故必循其倫角灣環而本末粗細不均不能如木心之直故惟取其面勢正而無邪

斲目必茶

茶與玉藻諸侯茶同義猶莊子所謂斲輪徐也蓋木之節目強斲之使其分視四週少窪乃不與筋相摩

約之不皆約

絲所以約帛也。使比次而皆約之。則束縛太急。帛不能少有屈伸。以隨幹角。爲張弛。古人體物之精如此。

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于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前以不中不均並列而後。獨言懷膠者。明斲幹雖中而施膠不均。亦能摩角而使之挫也。

今夫楚解中有變焉。故校于挺臂中有柎焉。故剽舊說中有變。謂簫與臂用力異。果爾則辭不足。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圭

以指事矣。蓋抗弦送矢。全力在簫。所謂末應也。彈弓無簫。故引之常縱。弓幹盡處。忽以簫逆插。幹間勾而向前。其形制有變。故抗弦有力而送矢疾也。斐從交弓。幹之端折爲兩岐。而以簫刺入。故曰斐簫。別一木。雖以筋膠合於弓幹。而體本兩判。故曰解。

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

峻疑當簫隈之交。而挂弦者。舊說以爲簫簫狹。

而長。不得云方。高其柎。謂於挺臂中置骨。穹隆起也。宛當作挽。以音同而誤也。無已應。謂引之過度。而其體能應。不至於折傷也。

下柎之弓。末應將興。

興。謂把握中搖撼也。柎下力弱。則簫應弦而動。把握中必搖撼。

弓而羽綱。

羽綱者。角之兩旁甚薄。其暴起有似於羽。

維幹強之張如流水。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古

幹強而又能張如流水者。質堅而柔忍也。

維角寔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

角用反執。以掌拄於柎與峻之間。故曰寔之。當

弓之隈。必與幹宛轉相隨。然後能張如流水。負弦。謂不應弦。所謂引如終絕也。釋之無失句。失

謂反脫也。弓不調。則釋矢時多反脫。體如環。謂

既弛之後。

柎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

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

材美爲之時已明著於上記工之巧則盡去所陳諸病而曲得所利是也勝當讀去聲言角不可強於幹幹不可強於筋也惟其如是故量其力亦三均三均注以角幹筋之力言得之疏謂以次而加則非也斲目不舒則摩其筋施膠不均則摩其角三材同時而合筋附角幹而膠以黏之絲以約之定法也惟幹勝一石可試而知安得有加角而勝二石加筋而勝三石之法哉

考工記析疑

卷之四

圭

惟所謂以繩擯之而遞加三石者則於其已成而驗之如此耳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

下文豐肉而短骨直以立躬與血氣之異也寬緩以茶忿勢以奔志慮之異也

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來體若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來體謂被弦時之度也被弦之度有定而以多

寡言者以往體之多而見爲寡也以往體之寡而見爲多也射遠者用勢故往體多射深者用直故往體寡

大和無濇

弓背施筋膠必別有物以被之今制裏以木皮故大和者無所用漆漆蓋施於所被之外也若無物以被則筋膠不任霜露而漆亦難施

和弓嚴摩

弓久不用恐角幹辟戾而不和故以袂鉤其近

考工記新氣

卷之四

其

新處而膝倚其左右喂以謂之大射禮所云正所謂嚴摩也注疏以爲拂塵似未盡其義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義四卷

安徽巡撫
孫道本

國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錄是書以周官爲一編考工記爲一編各分篇第世亦兩本別行然顧琮序內稱合考工爲四十卷則本非兩書特不欲以河間獻王所補與經相淆故各爲卷目耳其書體會經文頗得大義然於說有難通者輒指爲後人增竄因力詆鄭元之注若大宰有九賦歛財賄鄭注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苞謂九賦卽九職邦郊甸稍縣都之田賦則農所貢公田之九穀與圃牧嬪婦之貢也關市之賦卽商賈百工之貢也山澤之賦卽虞衡之貢也園圃藪牧卽邦郊甸稍縣都之地農工商賈嬪婦臣妾閒民則邦郊甸稍縣都之人今考載師首言園廛次近郊次遠郊次甸稍縣置明別園廛於甸稍縣置之外則九職之園圃不得合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可知苞以九職之圃牧嬪婦臣妾閒民統於九賦之邦郊甸稍縣都則九賦之關市山澤豈獨出於邦郊甸稍縣都之外經文又何以別舉之乎

苞不過因九職內百工商賈可以當九賦之關市虞衡可以當九賦之山澤而園圃藪牧嬪婦臣妾閒民於九賦更無所歸遂強入於邦郊甸稍縣都之中庶乎九職九賦得混爲一卽以斥鄭注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鄭注此文實據本文財賄二字起義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錫予之財用注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此皆以泉爲財荀子曰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則以刀布爲財與田稅爲食對舉經於九賦旣云歛財賄則知九賦內兼有泉矣九賦所以供九式故九賦曰財賄而九式曰財用凡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資於穀者少資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上有市征之統布總布賈布罰布厘布不過當關市之一賦此外則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資泉於邦郊甸稍縣都等則職歲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財用恐終年常不給也考漢書本紀高

祖四年初爲算賦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
人百二十爲一算賈捐之傳民賦四十丁男三歲
一事是一歲每丁不過賦十三錢有奇又新論漢
宣以來百姓賦錢歲餘二十萬僅二百貫耳較之
後代封椿留州諸色目不及萬分之一而周之九
賦視之亦云薄矣乃苞囊宋人之說猶以鄭注口
率出泉爲厚歛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爲之息
苞以劉歆增竄此節附會王莽且謂司市職以泉
府同貨而歛賒則有賒而無貸明矣今考周書大
匡解曰賦洒其弊鄉正保貸又管子發故屋辟故
窳以假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是齊之家有貸由於
國有貸也又左氏傳齊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
歛已責注曰陰逋責又成二年傳亦曰楚乃大戶
已責逋鰥救乏考責卽是貸故小宰曰聽稱責以
傳別鄭注稱責爲貸予賈疏稱責謂舉責生子於
官於民俱爲稱意故房元齡注管子責而食者幾
何家亦以責爲出息也然則貸民之制自泉府外

旣見於小宰又見於春秋傳管子而苞指爲王莽
創制誤矣管子治國篇曰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
矣注倍貸謂貸一還二此所謂橫歛也若以國服
爲之息約所出不過十一略使子餘於母以爲不
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濟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鮮
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經不亦過乎又載師近郊十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置皆無過十二苞亦指
爲劉歆之所竄不知以近郊遠郊甸稍縣置通計
之則四十分而稅六猶是什一而稍強耳賈疏引
異義公羊云什一據諸侯邦國載師特據王畿王
畿稅法輕近而重遠者近者勞遠者逸故也諸侯
邦國無遠近之差者以其國地狹少役賦事暇據
此則賦踰什一者止王畿內四百里而通邦國萬
里計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貢因九州差
爲九等荊州田第八賦第三雍州田第一賦第六
通典謂禹貢定稅什一而輕重有九等之不同則
知什一乃統九州計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禮
義宗謂稅俱什一而郊內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

詆經文亦爲勇於自信蓋苞徒見王莽王安石之
假借經文以行私故鰓鰓然預杜其源其立意不
爲不善而不知弊在後人之依托不在聖人之制
作曹操復古九州以自廣其封域可因以議禹貢
冀州失之過廣乎

周官辨一卷

〔清〕方苞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至嘉慶間刻抗

希堂十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官辨一

卷》提要

方子望溪中歲五經皆有述而治周官儀禮則在獄始開通

聖祖

仁皇帝矜疑獄辭五上五折本凡覆奏行刑者卽

執纆索俟于門外而方子刪截注疏不輟同繫者厭之投其書于地曰命在須臾奈旁人訕笑何方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及出獄未兼旬而

聖祖

特召入南書房是秋移蒙養齋徐公蝶園時叩

周官疑義方子詳爲辨析遇館中後生則爲講喪

周官辨

序

服聞而持行者數人余與河間王振聲謂筆之于書然後可久乃出其在獄所作喪禮或問又爲周官辨浹月而成夫喪禮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本也五官之法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也然先王立中制節其所以然之義傳記或未之能詳而周官爲莽歆所僞亂自東漢以來學者懷疑而不能決自有二書然後喪禮之所以然五官之本然與莽歆所增竄昭然若黑白之不待辨而分傳曰述者之謂明方子之述可謂明矣龔君孝水曾刻

周官辨于河北劉君月三刻喪禮或問於浙東以授其生徒二君子沒流傳者益希余惜其可以助流政教而行之不遠又喪服尊同則不降及泉府以國服爲之息舊刻尙未辨正故重校而錄之其序跋評語則猶仍其舊云乾隆七年三月混同顧琮序

周官辨序

自序

凡人心之所同者卽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於事物則有聖人之所知而賢者弗能見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蓋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難合者以公之聖而得之如此其艱則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羣儒多疑其僞至宋程張二子及朱子繼興然後知是書非聖人不能作蓋惟三子之心幾乎與公爲一故能究知是書之精蘊而得其運用天理之實也然三子論其大綱而未嘗條分縷析以辨其所惑故學者於聖人運用天理廣大精密之實卒莫能窺而幽隱之中猶若有所疑畏焉蓋鄭氏以漢法及莽事詁周官多失其本指而莽與歆所竄入者實有數端學者旣無據以別其真僞而反之於心實有所難安故其惑至於千數百年而終莫能解苟非折以理之至是而合其心之同然則是經之蠹蝕終不可去夫武成之書周人開國之典冊也守在官府傳布四方不宜有譌而孟子斷

爲不可盡信。亦折之以理而已。余懼學者幸生三子之後。而於是經之義。猶信疑交戰於胸中。是公之竭其心思。以法後王者。將蔽晦以終占。故不得已而辨正焉。孟子曰。能言拒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以余之淺見。寡聞。豈足以有明。而志承乎三子。則知道者。或猶能察其心。而不以爲妄也夫。

周官辨 自序

二

周官辨

桐城方苞望溪著

混同顧琮用方訂

辨僞一

辨僞二

辨惑一

辨惑二

辨惑三

辨惑四

周官辨 目錄

辨惑五

辨惑六

辨惑七

辨惑八

周官辨原序

昔昌黎稱孟子功不在禹下蓋拯人心之陷溺實可與平成比烈周官之蔽蝕千七百年矣良由新莽王安石並假託以禍世故雖程朱二子定爲周公致太平之書非聖人不能作而後儒仍噴有煩言望溪方予以閱漢書見此經爲衆所瑕疵者皆與莽之亂政同符乃辨其爲劉歆所增竄者凡十餘事具得其微辭而闢之豁如也夫何休歐陽修胡宏魏了翁輩心疑莽歆所僞亂而未能深究此

周官辨源序

經之本真程朱二子則灼見周公運用天理之實而未嘗分別莽歆所僞亂故終不足以帖疑者之心自望溪之說出則羣儒更無所開其喙爲天下國家者可舉而措之而無疑矣故吾謂望溪之功亦不在程朱下北方之學者以余與望溪久故多叩吾廬索觀其書乃謀梓總辨十章以先之且寄語望溪宜早出其全書與學者共之安知不果有興於治教也

雍正三年孟夏江右同學龔纓撰

周官辨偽一

凡疑周官爲僞作者非道聽塗說而未嘗一用其心卽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實者也然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廩布與罰布而廩人之欸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夏秋二官歐疫禱蠱攻狸蠹去妖鳥毆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墻以矢射神以書

周官辨

方厭鳥以牡樺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若是者揆之於理則不宜驗之於人心之同然則不順而經有是文何也則莽與歆所竄入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旣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旣纂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則其意居可知矣故歆承其意而增竄閭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筭權酒鑄器稅衆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廩人之文以示周官

征布之目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厭勝妖妄愚誣爲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誓族庭氏之夫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歆之罪又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則此數事者乃莽與歆所竄入決矣然猶幸數事之外五官具完聖人制作之意昭如日星其所僞託按以經之本文而白黑可辨也古者公田爲居井竈場圃取具焉國賦所出實八十畝孟子及春秋傳所謂十一乃總計

周官辨

二

公私田數以爲言若周之賦法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并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載師職所以特舉國宅園廛漆林者以田賦之外地征惟此三者耳今去近郊十一至無過十二之文而載師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田賦更無可疑者矣周之先世關市無征及公制六典商則門征其貨賈則關市征其廛蓋以有職則宜有貢又懼所獲過贏而民爭逐末

肆長之斂總布蓋總一肆買賒官物所入之布而斂之非別有是征也若質布則本職無是斂布則通經無是也今去歆布質布總布之文而廛人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周官之市征更無可疑者矣方相氏之索室驅疫也庭氏之射妖鳥也誓族氏之覆妖鳥之巢也乃聖人明於幽明之故而善除民惑也害氣時作妖鳥夜鳴人之所忌其氣微足以名疾殃故立爲經常之法俾王官帥衆而驅之引弓而射之則民志定其氣揚而天厲自息矣夫

周官辨

三

疫可驅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與莽之遣使負驚持幢何異乎卜得吉兆以安先王之體魄而入壙戈擊四隅以毆方良與莽之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何異乎妖鳥之巢可覆也而以方書日月星辰之號懸其巢妖鳥之有形者可射也不見其形而射其方猶有說也神之降不以德承焉不以其物享焉而射之可乎水蟲之怪可毆也而其神可殺乎神無形而有死神死而淵可爲陵其誑混天下與莽之鑄威斗鑄銅人膺文桃湯楮鞭鞭

灑屋壁異事而同情今於方相氏去蒙熊皮黃金四目及大喪以下之文於堉族氏去以方書十日以下之文總其果則鳥自去無他事矣以方書於堉族氏去若欲殺其神以下之文於庭氏去若神也以下之文則四職固辭備而義完矣其他更無可疑者矣凡世儒所疑於周官者切究其義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惟此數事揆以制作之意顯然可辨其非真而於莽事則皆若為之前轍而開其端兆然則非歆之竄入而誰乎昔程子出大學中周官辨

四

庸於戴記數百年以來莫有異議朱子斥詩小序雖有妄者欲復開其喙而信從者希矣惜乎是經之大體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而此數事未得為二子所難芟也雖然理者天下之公也心者百世所同也然則姑存吾說以俟後之君子其可哉義理詳明證據確切使胡文定父子見之亦當慙然心服

李厚菴先生

其說皆前古所未有而按以經義揆之事理無一不即乎人心此之謂言立

蔡梁村

此真西山先生所謂能訂千古是非之文山有崩頽河有變遷此案一定終古不易

李雨蒼

五

周官辨偽二

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或爲之說曰是乃聖人之所以止佚淫而消闢辯也每見昨庶之家發者改適猜叢叢生變詐百出由是而成獄訟者十四焉豈若天子之吏以時會之而聽其相從於有司之前可以稱年材使各得其分願哉管子治齊以掌媒合獨猶師其意則斯乃民治之所宜也審矣嗚呼管子生政散民流之後而姑爲一切之法是不可知若成周之世則安用此哉自

周官辨

六

文王后妃之躬化遠蒸江漢至周公作洛道洽政行民知秉禮而度義也久矣又况周官之法冠昏之禮事黨正教之比戶之女功鄧長稽之凡民之有邪惡者雖未麗於法而已坐諸嘉石役諸司空任諸州里尚何怨曠陰私暴詐之敢作哉管子合獨之政乃取鰥寡而官配之若會焉而聽其自奔則雖亂國汙吏能布此爲憲令乎蓋莽之法私鑄者伍坐沒入爲官奴婢傳詣鍾官者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增竄媒氏之文以示

周公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相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莽之母死而不欲爲之服歆與博士獻議周禮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今周禮司服無弁而加環經三語則媒氏之文爲歆所增竄也決矣按莽欲九左傳謂周公越九錫之檢莽欲稱假皇帝則云書逸嘉本篇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蓋政勤和天下其僞構經文皆歆爲之謀王也又以訓之則所謂不用令未知其何指也既曰大會男女又曰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重見贅設失言之序必削去仲春之月以下三十鳴呼聖人之七字然後媒氏之文與義皆完善

周官辨

七

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乃爲悖理逆天之語所混淆至於千七百餘年而不可辨則歆誠萬世之罪人也余嘗病班史於莽之亂政姦言纖悉不遺於義爲疎於文爲贅然周官之爲歆所僞亂者乃賴班史而備得其徵豈非聖人之經天心不欲其終晦而既蝕復明固有數存乎其間耶

或曰歆於司服職轉不竄入三語何也蓋他職所增皆怪變不經故必竄入以惑人聽司服職

則本有爲諸侯總衰及其首服皆弁經之語而弁而加環經同姓則麻異姓則葛乃禮家之常談衆共知之歆之姦心以周官雖藏冊府而恐吏民或私有其書故以莽之亂政竄入諸官頒示天下而於已所獻議禮家之常談轉不竄入使人疑古書之傳有異同以比於易詩書之文引用或有增損者正所謂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也自記

程朱二子雖灼見周官非聖人不能作而於莽

周官辨

八

歆所增竄未嘗一一辨明故六七百年世儒終懷疑而不決得此二篇條分縷析若辨淄澠周公之典乃昭然如日月之離薄蝕而顯光精自程朱以後開闢聖經之功惟茲爲鉅矣朱可亭陳清瀾作學部通辯自謂若朱子在天之靈有以啟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望溪此文其周公在天之靈有以啟其衷而使之白其誣於萬世耶李雨蒼

周官辨惑一

逢莽之惡而假周官之法以浚民者劉歆之罪也重安石之誤使襲迹於莽而不悟者康成之過也康成之訓九賦也以爲口率出泉其訓門關市政也以舉爲官沒其貨國服爲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嗚呼其亦不思之甚矣以農言之旣用其力以治公田給役事貢布帛復用其私田之入以具車輦畜馬牛備兵器而又計口以責其泉其於民也不已悉乎禁有大小犯有輕重罰有等差乃漫不

周官辨

九

嘗省而於關則沒之於門則沒之旣沒其貨而又罰其人至貨賄六畜之遺於市者三目以爲期過此則沒於官而不可復請不幾於讎斂而相攫乎哀民之窮而貸之而重責其息責之而得則民重困責之而不得則法必行是以哀之者罔之也未口率出泉漢法也周官無是也閭師掌國中四鄙之賦而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

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則農即以穀爲貢
餘七者卽以所貢之物爲賦而貢之外別無所謂
賦明矣泉府以市之征布斂不售貨之滯于民用
者則自市以外別無泉布之征明矣沒貨于官漢
之末造也周官無是也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
也以爲多文辭管子以時簡稽師馬牛之肥瘠其
老而死者皆舉之凡曰舉者登諸籍也以沒入爲
義古無是訓也質人所稽者書契所考者度量淳
制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爲登諸籍而不可

周官辨

十

謂沒其貨也決矣康成于門關司市之舉皆曰沒
其貨而質人則缺焉是其不可通也康成已自覺
之矣而猶欲以此蔽來者乎貸以泉息以泉者莽
之亂政也周官無是也古者農各受田工廩於官
而與農交易山林川澤官守之而民以時入焉養
生送死之具家自有之其以祭祀喪紀而有求於
官不過角貝金錫漆絲時物之類耳然惟喪祭始
聽其餘則冠婚賓客賒且不聽矣况貸以泉乎三
代盛時閭閻生養本無所用泉卽上之賑凶饑養

老孤恤艱阨亦各以委積待而不恃乎泉惟大荒
作布乃以當菽粟而使民自相糴耳若以泉貸商
賈而收其息則王莽貸民以財使置產業而分其
贏得之術也自莽及安石而外雖亂國掩世不聞
更用此以浚民造怨而謂周公爲之乎司市之職
曰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斂有賒而絕無所謂
貸其義甚明而泉府貸息之文爲劉歆所增竄佚
矣不獨二鄭之說大悖卽後儒謂服國事以爲息
以理爲近而實達於事情蓋民艱阨則上隨權
以賙不宜聽其妄貸以自耗若商賈則能通泉布
而不能服國事且公旬三日用農民以服役事已

周官辨

十一

寬然有餘外此別甚矣治經者之不可以不問道
無所爲國事矣也程朱二子於禮之節文間有考之未詳持之未
當者至于修身治世之本原則與古昔聖人精神
相憑依而無一事一言之不合康成于三禮之學
勤矣其間名目度數參互考證亦可謂能竭其思
慮者矣而乃以亂世之事誣先王之經以遺毒于
後世惜乎朱子既發是經之覆以爲周公運用天
理爛熟之書而於康成悖道賊經之說未嘗辭而
闢之也

以經傳正注家之誤語皆山立具此識力始可

以明道解惑 楊賓實

春秋之末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猶賑而不貸也方是時宋亦饑司城子罕請於君出公粟以貸大夫盡貸司城氏貸而不書蓋示君大夫不當言貸也晉悼公謀息民魏絳請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以貸然謂之貸者不過異時仍歸其本粟耳觀傳所載亦可知前此饑則餽之艱則調之而絕無所謂貸矣至

周官辨

十二

戰國齊孟嘗君收債於薛馮煖謂不拊愛其民因而賈利之盡矯以賜貧民而燒其券則子貸之法為成周所必無泉府之文實莽歆所偽亂昭昭然矣 蔡梁村

以公心析理絕無爭氣 李剛主

周官辨惑二

宋之禍始於蓬安石厚斂以剥下成於蔡京重費王黼極情以奉主其說皆託於周官而京與貫黼之姦言實啟於安石嗚呼康成亦與有責焉爾夫膳夫職之義非甚隱深而難辨也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又曰天子社稷皆太牢則羣小祀不敢用也而乃日以自奉乎禮莫重於祭朝事饋食之豆數不過八而日共百二十品之差百二十簠之簠物將安所置之乎 淳客致雅公豆四十蓋致於其館以待給賓從猶致饗饋之職

周官辨

十三

膳百二十簠也注疏以證王恒膳日用百二十品之差百二十簠之簠物誤矣詳見事客職
膳夫職所謂王日一舉舉少牢也醯人職王舉則共醯六十醢醯人職王舉則共醢物六十醢朔月月半舉太牢也醢醢以饗共則以備旬有五日用而非一朝而罄之明矣經所以不明著其孰為少牢孰為太牢者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為恒食不待言矣醢醢百有二十簠為朔月月月半之共義亦見矣若恒食日舉太牢則大食何加焉醢六十醢醢物六十醢果日日而共之王

舉則共之文不亦贅乎至於王后之膳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以具於太宰羞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用其會非縱其欲而不爲之限度也其義於世子之有會不會見之世子服不敢備多少惟王命而服會矣飲無常期疏數惟王命而酒會矣膳無加獻有無惟王命而禽會矣惟朝夕恒膳品味有常無所用其會者與王后同耳自康成於王日一舉辭不別白疏者以爲日舉太牢共百二十簋之醯醢而安石因之有備物之說自康成周官辨

十四

以王后世子不會爲優尊者安石張之而京與貫輔以速北宋之亡嗚呼經義之不明其禍遂至於斯極夫然在鄭氏賈氏特訓釋之疎耳若安石則心術隱微之病也其言祁寒暑雨民猶怨咨也舍先王思圖民艱之義而謂民怨不足恤其叛青苗法也襲迹於新莽而假周官國服爲之息以惑主聽而罔民言安石之學雖於道未有聞而於文則晰矣顧遷其說謬其旨若此者將以遂己所圖而自蓋耳用此觀之其說膳夫職也安知非陰使人

主之私以售其術哉嗚呼君子之用世非不欲其功之成也而曰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以少有計功之心其末流必至違道以遂其私雖幸而有功而得不償失矣又况毒民以禍世乎此程朱之教所以必起於心術隱微之際也

解經當乎理義故能使讀者爽然於自快然於心在昔通經之儒惟劉原父之釋三禮具此卓識餘子未足比擬

李雨蒼

不惟針介甫之膏肓使後學誦之可惕然自正

周官辨

十五

其心術

汪武曹

周官辨惑三

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世儒以爲疑。嗚呼。此萬貨息耗之原。人心淳僞之本。禮俗善敗之關。政教通塞之樞紐也。聖人之忠於利民。而盡萬物之理者。具此矣。自市政廢而陳肆之貨。不當民用者。十四三其作之。以力是奪。民功也。其成之以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有敗。是亂民德也。姦利得詐。僞滋人心之所以抗敝。而不可救藥也。自山澤不隸於公盜竊公行。而吏不禁。而材物之耗者。十二三矣。

周官辨

十七

愚民非時妄取。不俟其成。而竭用之。而耗過半矣。山彌望而皆童。陂塘稍遠於宅舍。卽任其淤墊。而物生之源益隘矣。豪民擅山澤之利。商賈難得之貨。淫侈踰度。震耀鄉閭。中人以下皆化焉。憂貧而不畏。不義榮富。而不恥爲姦。雖有政教。常以外心應之。而冥然無所動于中。此所以法嚴令具。而姦不勝也。周官之立市政也。亡者使有利。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所以利用厚生。而正民俗也。考權槩。壹度量。淳制法。不中者不粥于市。治質劑。

周官辨

十七

辨名實。所以閉民之姦心也。衣服飲食不粥于市。屬遊者有禁。貴而過市者有罰。所以防民之黷。優也。山林川澤。官爲厲禁。而平其守。則生者得遂。長矣。以時計林麓。而賞罰竊木者。有刑罰焉。以時舍川澤。而糾其守。犯禁者執而誅之。則成者鮮耗。敗矣。斬材之期。日官令之。財物官頒之。則爭端息。而獄訟無由興矣。凡此者。皆所以利民也。而土則一無所利也。商則于門征其貨。賈則于關市征其厘。而稅無重加焉。門關之財。以養老孤。市之征布。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抵。雖曰關市之賦。以待膳服。然鼎俎籩豆之實。共于牧人獸人。獻人場人者。備矣。所取于市。不過遠方之珍異耳。嬪婦內人。之功。以給王后世子之衣服。外府之泉。不過時共其乏匱耳。至若山林川澤之材物。守之者官。而用之者民。惟山農澤農受田而守禁者。徵其骨物羽翮草貢葛材。以當田賦。而萬民之斬材佃漁受澤。物之頒者。毫末無取焉。聖人之心。豈不昭昭然。著揭日月而行也哉。門關市肆。所以不能無征者。蓋

以九職任民有職則有貢無緣偏厚于商賈且先王之均萬民也使農士商工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以相過是以貧富不相耀而民無倖心若商賈無征所得過贏是鼓末業而廢民于生穀也如少有利之之心則山澤之利豈特什百于關市之征哉凡此皆周公夜以繼日竭其心思以致忠利于民者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之實于斯可驗而乃用爲疑不亦悖乎嗚呼聖人制作之精意世儒之智固宜不足以及之然于經之本文未嘗詳考而

周官辨

十八

漫爲無稽之言雷同以相和此道聽而塗說者孔子所以深惡其自棄也夫

指事類情於聖人運用天理處實能見其所以然述者之謂明非此等文字不足以當之朱可亭橫從放恣繩墨隱伏其法得之周秦盛漢人

佑咸

周官辨惑四

周官之刑獄爲羣儒所疑者三一日入束矢鈞金然後聽其獄訟則貧者無所赴訴二曰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此春秋傳所譏于鄭莊也三曰軍刑之誓太史曰殺小史曰墨嗚呼史所司乃兵交之時日耳而殺之墨之此書傳所記盜賊姦兇所未逞之淫刑也而謂周官有是乎若夫束矢鈞金之入盟詛地牲之共乃聖人所以運用天理而究萬物之情特羣儒未能察致耳周官之法六鄉之獄訟鄉師聽之六遂之獄訟遂師遂大夫聽之公邑之獄訟爲邑者聽之市及門閭之獄訟市師質人聽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都家之獄訟都家之士與其長成之大者方士達之小者方士主之又有肺石以達惇獨老幼尙慮其無所赴訴乎其造於大司寇而求伸者必事久變生如書所謂單辭記所謂有旨無簡者也故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明所禁乃兩造兩劑之不具者耳禁之而不能止則使入

周官辨

十九

矢以明直入金以示信。所以使訟畢獄者難其事。而薄物細故。可以內恕而中止也。所以使被訟獄者懼于情。不能匿罪。必有加而私服也。古之聽獄。輕重之序。而刑故無小辨法。而不信則刑之。若藏而不信。則刑之。故知情之難得者。罪必有加。若兩造具備之訟。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久矣。兩劑具陳之獄。則質人司約與有地治者聽斷而歸於羣士久矣。若有地治者與質人司約聽斷。不足以服其心。則當赴愬於職聽之士。其遲以旬月正爲此也。使職聽者而有枉桡。則司寇親聽於外朝羣

周官辨

士司刑皆在獄訟者。皆得自言其情。何爲復設入求矢鈞金。然後聽之之法哉。至於聽之而終不得其情。故不得已而使之盟詛。臨之以鬼神。所以怵其內心也。致之以其地域之衆庶。而使共其牴牾。或有知其事而相證者。鄭伯使卒出。殺行出。雖大得了都之迹。亦必其衆庶始即所訟無徵而播其不敢言而暴露于事後也。變詐於地域之人。異日且不相保受焉。是亦奸人之所懼也。蓋人情之所不能止者。聖人因而用之。以濟乎法之窮。呂刑之誥曰。罔中於信。以覆詛盟。

則虞夏之前固已有此。而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不可以是議周官審矣。若太史小史之墨殺。則義焉取哉。古者軍之大刑。不過將及僕右以主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僕右其股肱也。不戒不慎。必至敗國而殄民。故條狼氏之誓于僕右曰。殺馭曰車轅。既列僕右則取必主將之制。取一軍者故其刑尤重。大夫以下特官府之常刑耳。先王制法盡人而不倚於天信理而不惑於數。豈以兵交之時日而妄施墨殺乎。班史稱莽性好時日。小數垂死之時。尙令天文郎按拭于前。時日所加莽輒旋席隨斗柄而坐。則其平日行軍之律。誓衆之辭。必有申嚴於時日。祿祥而重其罪責者。然則誓邦之太史曰殺。小史曰墨之文抑亦歆之所增竄也。嗚呼。經之本文既有僞亂學者生二千餘年之後。惡乎正之。亦正以理之當否而已。而理即具於人心。金矢盟詛之法。以人情之所有而知爲理之所不可無也。太史小史之刑以人情之所無而知爲理之所不宜有也。大五帝殊禮三王異政。而君子信其揆之一者。亦信以此。

周官辨

心此理而已。用此言之。豈惟周官之偽亂有莽事之可徵哉。凡戴記所存衰世之惡禮。皆以是別而芟之可也。

余經歷郡縣久。諳民事。乃知此文灼見聖人立法之意。陳滄洲

豈惟獄訟卽室中瑣事。亦有其情難詰而無從判決者。非格物窮理之盡。不能發此難顯之情。余燮菴

周官辨

三

周官辨惑五

山魏氏在羣儒爲明於周官之學者。而於兵賦則惑焉。其言曰。司馬法田穰苴之法也。而康成以證周官。果若所云。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牛十二。則井田固厲民之法也。民大無聊矣。嗚呼。穰苴所述。果成周邱乘之政。所不敢知。而以旬出長轂。人具馬牛兵器爲厲民。則未明於秦漢以後。與三代民財之分數。民事之異同。而漫爲是鹵莽之說耳。是徒見夫政無常經。民生狹隘。終

周官辨

三

歲無完衣。豐年無餘儲。以爲如是而復賦以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民何以堪。不知自井田之廢。環海之中十九皆隸農也。耕者無田。而有田者不耕。耕者倍貸以具牛種。畜妻孥而不耕者。收其歲入之半。故耕者窮。不耕者以其半而出租賦。給踐更百役。有司多求以困之。故自貴人富商而外。不耕者亦窮。若夫成周之世。則公田爲居井。寵慈韭盡取焉。凡百畝所入。皆民之私藏也。公旬三日之外。皆民之暇日也。以今吳越中地百畝爲率。中年所入

率二百石有奇中原半之而量幾倍則數亦略相差也管子之計民食也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而周公授田則三之一以爲凶年無年之積一以爲移民通財之備也其分固寬然有餘矣賦兵之初四邱之衆家出歲入之十一而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應時而立具矣過此以往歲出其百一而繕完修補無缺敗矣况乎馬牛之畜可以任載可以糞土田固農事之根柢也材木取諸山澤絲枲成于婦功所耗於民財者不過金鐵皮革及工事之廢

周官辨

三

耳豈若後世之民百物材用絲微毫末非出泉布以求之於市肆而不可致哉鶴山生南宋之末習見民事之偷苟民財之匱竭以爲成周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而以此妄議周官之法不亦汰乎尤可怪者七十五人乃四邱所起之徒庶也而曰七十五人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牛十二馬牛車輦兵器旗物之出於民見于小司徒見于鄉師見于族師見于縣師稍人見于遂之羣吏委積之頒于官見于遺人見于委人見于廩人見于倉人而

曰使民自備委積自治兵器經無明文治溝洫者地官之屬則遂人夏官之屬則司險而土均所掌乃地守地事地貢也夏官司馬之篇皆政典也而曰政典無傳四司馬土均治洫之官皆已去籍由是觀之其於周官之本文猶未能誦數而條貫也而可遽伸其臆說乎嗚呼聖人之經所以爲萬世法程者以其皆經理民物之實用也自漢以前經學雖疎而治經者皆求其實用故苟有所執其見于行事必有異于人人唐宋以後訓詁詞章之學

周官辨

三

興自三數大儒而外不過撫其故事剽其遺文以自潤澤其進於是者又爭欲立異說以爲名是故說愈繁而義愈晦學愈博而用愈疎鶴山之學猶號爲求濟於實用者而鹵莽若此無惑乎南宋以來恒以通經而不達于世務爲儒者詬厲也嗚呼世務之不達其於經乃果能通也耶

於萬物之分數古今之政俗井然於胸中故言皆當物唐宋諸家之文未有如此濟於實用者朱可亭

明白洞達足以開物成務不獨汪洋勁肆有先
秦盛漢之風軌也

蔡梁村

周官辨

美

周官辨惑六

廬陵歐陽氏謂周公設官太多王畿千里計十四萬有奇攻周官者據此以自固不知五官之屬其數無多彼所計者特鄉遂小吏閭胥鄰長之數耳嗚呼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周公所以錯斯民於衽席以致刑措者此其基也阡陌既開以後以視井牧未廢之前治法之污隆人心之淳偽禮俗之善敗所以截然背馳而不可挽者皆由於此而乃用此爲譏議乎其爲道也卽近以致遠盡小以爲大

周官辨

所用之正長卽其鄉之民也所布之憲令卽民之家事也條分而縷析綱舉而維張以施典法如木之有根以課功事如農之有畔千里之內一事之失宜一民之不率舉可知也故治非是則不行教非是則不徧禮非是則由之而不安政非是則操之而不習刑非是則放紛而難理事非是則抵冒而無稽秦漢以後大州壯縣疆圉或數百里而掌事者不過數人徵輸獄訟盜賊役事紛然而百出耳目思慮苟有不及吏必緣之以爲奸此斯民之

所以苦病而無所底告也。周公之法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二十五家之長財賦之徵斂閭胥里宰掌之以聽於閭師遂師公田之歲入九職之作業不問而可知也。而長吏苛斂胥役侵牟保正破家之患無自而生矣。觸撻罰之事閭胥里宰掌之其不率教而有獄訟者鄉師遂師立聽而斷之附於刑而後歸於士而士之治各有期則蔓延久繫無辜失業薄罪瘐死之患無自而生矣。五家相保以簡罷民既以清盜賊之源而伍兩既定以地遠近

周官辨

五

相比而追胥則民之守望相助卽所以詰邪盜也。閭胥里宰以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而又合聯以役國事則久暫勞逸可以互均喪疾事故可以相代也。其用意尤深遠者以修農事則比邑之民可以移用而天期地澤風雨之急救之也。時而土無遺利以育賢才則鄉州之選始於家塾而六德六行六藝之實觀之也。察而士無遁情典法之施半寓於民間之飲食喪祭冠婚而禮無不達有司所課下及於比戶之女功而教無不行至於軍旅

之與將無非其長伍無非其隣輩戰目相識夜戰聲相聞其懼欣足以相死古之聖人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此其樞紐也。歐陽氏所病于設官之多特謂無祿以給之耳嗚呼是未察於古之田祿與後世異而鄉遂羣士之爵與祿又與王朝之士異也。蓋古有不命之士有無田之士故司士職曰以功詔祿而又曰以久莫食謂不命之士其長所自辟除者也。其在官中則能以久著而差其廩其在鄉遂則位以久進而益其田故不得

周官辨

五

與詔祿同科耳。何休之述井法曰在田爲廬在邑爲里里八十戶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漢去周爲近休所稱雖或衰周變法而周官鄉遂之制大略視此矣。蓋閭胥比長雖曰中士下士其實耦耕之民也。師田行役常與其曹偕作並息而他無事焉以其材力稍優故進其等以率其曹卽秦漢以還所賜之民爵是也。天官九兩所謂以治得氏者蓋本非吏曰至於族師則所轄稍衆而其事亦較繁喪紀祭

祀則治焉孝弟睦姻有學者則書焉合聯簡器則
掌焉耕耨女功則督焉其身不得卽事於南畝故
倍授之田使得傭閒民耦強力以代其耕循數推
家之長然後可受倍田蓋族師倍田則黨正有知
焉計開民轉移執事者止足以供此若問胥以下
雖益其田無從得隸農也黨正下大夫族師上士
何以知授田之數止此蓋鄉遂之吏尊其爵者俾
權足以統攝薄其田者事簡而員多也使雖曰上
皆如王朝之大夫士則無地以給之矣
士其爵亦等於諸官未命之士耳至於六遂則其
事較簡而其爵亦較卑卽通王畿之內百夫之長
皆受倍田不過三萬餘家所占之地不及一同之
周官辨

三

六十萬井之中不足爲廣隘而况乎斷自族師以
上哉昔朱子讀地官司徒之篇以爲古者學校教
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役只爲
一事其所以能聯爲一事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
法也故曰此周公建太平之基本而乃用爲疑不
亦悖乎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不足以
見作者之意慎毋輕害述裁

治教禮政刑事皆以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爲模
基爲樞紐灼見聖人制作之意非一世之文千

周官辨

王

百世之文也 李爾著

究竟聖制釋千古之疑言有始出而可信其與
天壤相斂者此類是也 受業黃世成

周官辨惑七

前儒謂賒貸之法當井田封建時不惟周公之聖可行雖庸吏可行郡縣以後不惟王莽安石不能行雖周公亦不能行蓋政教禮俗形勢殊故事同而情異信矣然按以司市之文則周官本有賒而無貸貸也者比戶相通之道也若以官貸雖不責其息以周公行之而民亦有利焉雖重責其息如莽與安石而官亦終有損焉其故何也蓋不責其息民將輕於貸而妄自耗及本不能歸而有

周官辨

三

司之法行必私倍貸以求脫而生益艱矣重責其息至于疾病死喪逃亡困敝而不能支則民雖殉以身命而財終不可得也惟賒斂則宜於古而不宜于後世耳然豈惟賒斂哉掌節之法違行必有節傳比長之法近徙必有節授無節無傳者有幾則不達無節無授者唯園土內之由斯道也盜賊無所隱遁逃無所之然唯古之時民皆土著遠行者惟商與使近徙者不出其鄉斯可耳後世行此則門閭壅塞廬宿莫容官徒驟馳而日不暇給矣

一歲之中州長之讀法者三黨正五之族師十有二閭胥則凡聚衆庶既比則讀焉夫家之衆寡賤老幼廢疾以及車輦六畜兵器旗物小司徒稽之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閭師掌之族師按之閭胥數之趨及于耕耨稽及于女功由斯道也禮與民習而相安政與民宜而無蔽衣食可殖禮俗可興然惟治不出于州黨而詳于族閭掌地治者卽其鄉之民而無府史胥徒則可耳後世行此則呼集奔趨廢時棄業家至戶籍層累督察胥役因緣

周官辨

三

倚法以相感迫脊脊然雖寢食不得寧矣齒角骨物羽翮絺綌葛材草貢並徵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由斯道也可以息民力可以寬民財然惟輕細之物徵之王畿千里之中四面而至遠者不過數舍則可耳後世易之以平準均輸百物皆徵轉運萬里名爲不加賦而民力之困民財之虧不啻收大半之賦矣嗚呼周官之法所以極于瑣細繁密而無遺者乃聖人愛民之心徬徨周浹因時制宜而曲得其次序者也管子治齊號爲能用

周官之法然簡節而疎目視周官爲僅存其大略矣。武侯之治蜀也士無抑才軍無冗食下無匿情其治象於周官爲近然不能指其何者爲用周官之法也。嗚呼治周官者以是而求之則幾矣。

本貴與馬氏之說而類之盡之馬氏之說世所

共見故不復載自記

三辨

三

周官辨惑八

司空之篇亡自漢以後無異議而晚宋元明諸儒乃分割五官以爲事典自宋以後督儒好爲異說以乖經義者多矣而此則號爲通經者實倡焉嗚呼是之謂不知而作也夫五官之事皆基於事典故洪範之列官政首司空而後及其餘而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也尙書周官所謂居四民時地利則體國經野之實用也卽是以求之則事典之本體昭昭然可見而羣儒之迷

周官辨

三

謬不足辨矣蓋惟司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事各異方雖若有連而不相及也鄉師之職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旣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蓋任役事者地官之民徒而興事任力則有司空之辟焉今其所謂辟者安在哉大司馬之職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蓋聚大衆故以司馬之法治植要以習軍中之壕壘然司馬曰與慮事則主其事者非司空而誰哉川澮溝洫之積數遂人掌之量人量之司險設之而規五溝五涂

之深廣相因山通川之地執要綰道路以立關梁時式險易以傳衆力溝或以水激防或以水淫則司空之法也王畿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大司徒制之夫司馬正之量人量之職方氏辨之土方氏相之形方氏正其華離遼師辨其名物而鄉遂郊關以封域而別其遠近農士工商以作業而異其遊居城郭渠落以鄉山經水而審其面勢測土深以求泉順地防以行水春築隄防冬繕城郭詳管子度地則司空之法也其在他職則事更無聯地員篇

周官辨

五

焉者社稷宗廟之位四郊四望四類以及山川邱陵墳衍之兆小宗伯授之會同之壇司儀令之而正方攻位量功命事小宗伯司儀不與也王內之宮寢宮中之官府次舍司空作焉而後內宰書其版圖之數宮正官伯比其官吏人民士庶子之居朝市既成而後小司寇朝士太僕掌其政司市布其令倉府廩庫既成而後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倉人廩人校人庾人徹其守車旗兵甲既成而後巾車典路司常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辨其用其

他禮樂賓祭之器守藏服御之物莫不皆然惟天官之染人追師屨人夏官之稟人疑可爲事官之屬然王后世子之飲食衣服皆隸天官而聽于冢宰聖人有深慮焉染人以類從則所掌特宮中之染事耳兵器之用惟弓矢爲多而易毀折故司馬之屬特設稟人以試之然曰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則造之者乃弓人矢人可知矣用此觀之五官之屬皆確乎其不可易冬官雖亡而以五官按之其職其事可班而列也又况鄉師所蒞之匠師儀

周官辨

五

禮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觀禮之嗇夫不屬於司空而焉屬哉此義清溪李邦卿所發昔朱子於謂詩序宜遵者終不與言蓋賤其道聽塗說不足辭而闢也故余惟本司空之職事及與諸職聯事而不相及者使後世有以考而羣儒所分所繫之無章則存而不論焉

此篇與吾弟邦卿所見略同南豐曾氏所謂理當故無二也李厚菴先生先生每言周官義理事實皆見於無文字處學

者知此并可得讀易與春秋之法 受業雷鉉記
蒼莽回互不煩繩削而合于度猶見管荀遺則
受業吳以誠記

周官辨

手入

周官辨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方苞撰是書就周禮中可疑者摘出數條斷以
已見分別偽辨惑二十門大旨以竄亂歸之劉歆
凡十篇已錄入所著望溪文集此其初出別行
之本也

周禮集傳六卷首一卷

〔清〕李文炤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爲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集傳

六卷》提要

得讀

明翁李老先生手著周禮注疏增刪儀禮經傳通解家禮拾遺喜其編輯至當爲賦三十韻勸其授梓

夫子所雅言在詩書執禮先聖以此承後聖以此啟狂秦渾自私妄將聖經燬斯道那可無漢興隨訪宋不惜金帛求六籍衰復起詩書堪誦法禮繁雜難紀中有非時宜且有與奢似好禮而家貧或畏難而止大哉宋景公愍勤爲參擬編輯未及成幸遺稿本在輯有家禮及儀禮通解未及完成謂須大人盡數一拆洗勉齋繼其任喪祭類續載篇完未起訂仍抵全稿爾勉齋雖完仍舊未起訂正予竊不自量也幾經研揣分卷錄從宜無乃但爲己儀禮經傳通解及諸家禮書錄其有切於修齊之旨從者分爲學禮修齊從宜十卷一曲禮三學記四婚五內則六士相見七鄉飲八鄉射九喪十祭其治平諸禮有會典及仕途各儀注皆掛少而遺多盡數將誰俟衡湘靈秀鍾篤生姓李諱如金玉相昂藏鸞鶴鳴

存存達性天浩浩倒諸子下砭荀與揚上規
姚與姒有官不肯做先生由孝廉授行無不
合軌六籍恣搜討各與疏與履微不就盡將諸豐經
一一為整理沿革因平時損益審其是不以
予因陋編成昇予視允矣彬彬然無復虞野
史將無先後聖於茲一其揆苟非擅至精孰
能與於此世道際昌明好書當授梓梓教學
禮家尚不相率俾

平江教弟彭其位具稿



序

余自庚寅歲待罪新田越四年癸巳

皇恩

特典開科較士闈分易一房時主試嚴君

率同事諸公焚香告神誓拔莖才余房所得

佳卷最多既取李子則軒為房首滿數之外

餘蒙嚴君分授各房出闈以後匆匆告歸

得相晤者無幾惟李子居近會城余謁諸

上臺時偶得片刻叙談亦不遑悉其所學之

巔末也至戊戌余謬叨諒移是冬入省謝

事辭行李子出其所註周禮集傳請序於余

余但知其專經周易疑而問之始知其五經

皆有註釋惟是書先成耳余取而細閱兵農

禮樂無一不備天地鬼神無微不周以至內

而格致誠正外而家國天下事事有條而有

理乃掩卷而嘆曰斯義也於尚書見其畧於

是書見其詳以大學為開架以是書為粉飾

可也吳日李子出宰州邑以是書治其下入

皇躬以是書事其上亦無不可余學識淺鮮翻閱

至再不啻勝讀十年書矣故喜而爲之序

肯

康熙己亥年長至日山陰陳來楫濟殷氏具

稿



序

周禮爲元公致太平之書非聖人不能作胡氏謂王莽合劉歆僞撰者非也自漢而下述者蓋寡隋文中子稱爲王道之極亦未及訓而發之至宋命王安石董修周官爲之義序其所謂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是已然其所撰十餘萬言多以所叙新法附會之務塞異議者之口而卒不足以政治失其義矣夫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盡人物贊化育皆聖人性分中事擬制立法都是天理合當如此不知而作者欲以私意小智用之不亦悖乎朱子謂看周禮也只循註疏看去第一要識得聖人公平意思其間節目有不可曉處姑且闕之是以傳註未及詳焉長沙李子卓心是書貫串旁通疑爲集傳其采摭羣言率皆約文申義足以敷暢厥旨可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比於王氏之書有大醇而無小疵矣我

皇上尊崇經學命大臣開館纂修易書詩春秋諸

經已有成編皆折衷以

聖訓而是書為經世大法行將次第及之則以是

編進之石渠天祿間誠足備當事之采擇而李子以通經博古之才理必觀其會通言必規于中正異日出而服官本其所學以大用於時其必不如王氏之以經術慢世也余亦於是乎信而徵之矣

賜進士第翰林院檢討加一級年家眷弟陸紹

琦序



四

周禮 傳并言

渾噩日以 弔詭日以起干戈紹揖遜羣情紛靡靡不有大聖才宇宙孰經緯家相佐冲人負宸休周禮陰陽運機絨四序迭綱紀元化宰其中無為只恭已沕沕薰太和媿姚軼如子西轍條東遷六馭失正軌漂流逮七堆去籍如揚糝祖龍肆毒焰赤帝補瘡痍新都竊近似後生恣狂詆倬彼諸老翁摩掌攢故紙惜非天孫手亂絲棼不理吾兄命世英六

周禮集傳并言

典探源委

五

愚弟芳華拜稟



周禮集傳序

萬象融融上天統之庶類芸芸后土涵之大運綿綿四時紀之而元化默宰於其間王者有作人極於是乎立焉設官分職綱舉目張蓋取諸此而已矣君者極也相者陰陽五行也司徒爲教養之相宗伯爲禮樂之相司馬爲征伐之相司寇爲刑辟之相司空爲田賦之相播五行於四時也冢宰爲修齊平治之相渾二氣於一元也洪荒以來茫昧莫稽唐

周禮集傳自序

六

虞以降損益迭出及成周而後大備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甚矣制法之難也周轍既東王綱不振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雖以子輿之哲亦僅聞其畧而已然庖人之類見於內則庶子之掌載於燕義九代之法述於穰苴職方之紀出於汲冢司樂之篇呈於寶公蓋不待李氏女子之獻劉氏天祿之校而其言固已散出矣去

聖既遠蝕晦籍多有倣其迹而假之者有竊

其似而亂之者有師其意而不能循序以施

之者天下之士益以惑焉惟朱子以爲運用

天理爛熟之書而其論始定顧表章雖明而

訓釋未逮至於諸儒之說則又未免以私意

小智雜乎其間非不有醇焉而不勝其疵也

非不有詳焉而不勝其畧也學者入於其中

能無望洋向若之歎乎炤自弱冠卽不能無

疑於此於是熟讀精思遠稽博采不揣固陋

勒爲一編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歷代之興

衰以竊附於詩書集傳之後至若冬官既亡

則旁摭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誌其梗概而考

工記亦存之以備參稽焉庶幾聖人之精意

不泯沒於百家之曲說云爾嗟夫天地無爲

生民有欲其升降污隆視乎君相之一念耳

志氣如神百體從令當躬具有位育也朝廷

建極萬方承式宇宙不啻官骸也外王內聖

果且有二道乎哉自道術之裂也論學者以

周禮集傳自序

七

虛無為宗而土苴世務論治者以名法為急而迂疎性術規矩準繩之不定而思制天下之器利天下之用不亦惑乎然則是書固四子之梁筏五經之模範也糟粕煨燼無非至教神明變化存乎一心此傳之所為作也若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則宇宙之廣求當必有人焉任之而豈區區之所敢議哉星沙李文炤自序

周禮集傳序

清康熙丙申年仲夏月天中日



周禮綱領

李文炤著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氏姬姓之祖也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為蒼雲氏秋官為白雲氏冬官為黑雲氏中官為黃雲氏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大冬官為北大中官為中大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氏以神農之前大皞之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後其官名未詳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氏泰皞胡老反大皞氏龍氏甲曆降龍氏驅民害土龍氏治田里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源春官為青龍氏又曰春官為黑龍氏中官為青龍氏少皞氏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照反擊音至。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分之官名之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故司至之官名之青鳥鷦鷯也以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之官名之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故司閉之官名之大抵上古之時首敬天而後勤民故堯典止命祝鳩氏義和而舜典乃命九官亦此意也祝鳩氏司徒也鵲鳩氏司馬也鴈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氏司寇也鵠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
鵠鳩也其性孝故以名教養之官鵠鳩王鵠
也其性摯而有別故以名師旅之官鵠鳩生
鵠也其性均平故以名水土之官鵠鳩應也
其性驚故以名刑罰之官鵠鳩也其來以
春而去以冬故以名興作之官鵠鳩之為言
也此後世六卿之始然無不宰者意必別有
總治之官如虞之百揆商之阿衡之類而宗
伯亦未設則澤靈之時禮樂有所未備也司
空與司事並設則洪荒之代乎成有所未
未奏也建官之道亦因乎時而已矣五雉
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
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
扈之工也南方曰翟雉攻金之工也北方曰
鷩雉攻皮之工也伊維以南方曰鷩雉攻
周禮綱領
工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春官鵠鳩相
之宜民辨神者也夏官鵠鳩玄鵠民共
也秋官鵠鳩也民收斂者也冬官鵠鳩也
益藏者也梓匠鵠鳩也為果鵠鳩者也
惜也桑扈鵠鳩也為鵠鳩者也為農鵠
者也桑扈鵠鳩也為鵠鳩者也為農鵠
民收斂者也為鵠鳩者也為農鵠
言言不得滋故也五雉蓋司事之屬九
之屬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
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其切於日用耳
豈不能致瑞而遂紀於近哉
郊子之言非也。右左氏傳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史大祝
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大音泰。大宗即宗伯
大史大祝大卜皆其屬

也大士蓋以神仕者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
士司寇典司五眾司士掌羣臣之版用禮
書其職也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
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
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府以藏之
周禮蓋皆入司五官致貢曰享其功以獻
徒謂之享也此蓋要殷之制故上與舜典
不合而下亦與周禮不同與。右曲禮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
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司馬氏曰食者
周禮綱領
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
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
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徒掌禁
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
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
故居末也。愚按史稱箕子封於朝鮮以八
條治民疑此也愚按史稱箕子封於朝鮮以八
司市主之祀則宗伯之職也賓則行人之職
也師則司馬之職也亦宜乎。右洪範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於宗周董正治官
曰此書之本序也度直也葛氏云弗庭弗未
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蠻夷內為六服也
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
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與此不

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邦。巡守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於鎬京。督正治官之事。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極言之爾。王若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治聲。蔡氏曰。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於未亂未危之前。卽下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蔡氏曰。百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使伯總治於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書。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遇被唐虞官制。乃周禮之所自出也。百揆四所之。其詳水上。若曰司空。播百穀者。曰后稷。其五。其上下。鳥獸草木者。曰虞典。三禮者。曰秋宗。其八。音若曰典樂。出納帝命者。曰納言。大官具而百度舉矣。但教養初詳。禮樂初備。則其官不得下分。而兵刑未滋。則其官不妨於合耳。至若其工不列於冬官。虞不列於地官者。亦以其職立也。納言不若內史之列於春官者。又以其專達也。百揆不若內史之列於兩相。分陝而一相處乎內也。夫創制顯庸。作者之所以爲聖。而統宗會元。述者之所以爲明。然則周禮之書。豈獨兼三王而施四事已。

哉噫今于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
代時若訓迪厥官成蔡氏曰逮及時是若順也
不及然蓋修德立大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
者任官之本也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軀傳者傳之德
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
陽之謂道是也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
豈足以任此責故官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不必備惟其人也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于一人也
周禮綱領五
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
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
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愚按公孤之職周禮未列然其爵命位次常迭見
於六官之中蓋六卿之加官周召畢呂榮毛之徒由此其選也唐宋之尚書令中書令侍
中其班在三省兩府之上而明之部閣冢宰多兼三大三少之稱亦成周之遺意與冢宰
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也蔡氏曰冢大也宰制
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
異宜調劑使得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兆民
其平是之謂均蔡氏曰授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授兆民之不

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宗伯掌邦禮治神
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人和上下
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也
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疆不得凌
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
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
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若
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惡刑暴亂
禁詰姦惡刑暴亂若掌刑不日刑而日
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惡隱而難知故
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
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司空掌邦土
周禮綱領
居四民時地利
蔡氏曰冬官卿主國空土以
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
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牧之牧自內達
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治兆民之衆莫不阜達
而化也
思按官制之折衷盡善者莫過
乎成周漢晉以下皆失其意獨唐六典為差
近之耳然吏部專主銓官則非均平之全體
民部專主徵財則非教養之實意工部專主
匠作則非富庶之良規至有明欲兼歷代之
制則又以院寺司監附益之夫光祿主膳太
醫主藥皆天官之屬也都察主糾大理主獄
行人主賓皆秋官之屬也通政即內史亦當
為春官之屬國子監即師氏則又當為地官
之屬矣何必紛出而無統若此乎名正則言

順言順則事成論
治者烏可忽諸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
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
明黜陟
蔡氏曰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
循舜之四時巡狩也考制度者循舜之協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於方
岳猶舜之肆觀東后也大明黜陟者循舜之
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
國時損益者可見矣
愚按此言六年五服
一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甸服五歲一見男
服六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甸服五歲一見男
要服六歲一見其期不同豈此但舉其畧而
周禮則致其詳
與。右周官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以德以
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
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
執其轡策而已
銜勒所以制之轡策所以御
以統之策所以齊之
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
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
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
六官在手以為轡司會均仁以為節故曰御
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道者修己
治人之全
術冢宰之官上而王身下而百官萬民皆引
而導之如天之無不覆也所以成道也德者

躬行心得之實理司徒之官內而鄉遂外而
以成德也仁無不愛者也宗伯之禮樂使齒
明之隆情也相治者厚而文之相接者當如
木欣欣以成仁也聖無不通者也司馬之
征伐使遇通之開德之所藏者間而威之所
也司寇之刑禁以生道殺民使邪惡不至肆
行而善良不至蒙害如金之斷物所以成義
也禮無不理者也司空之事役以佚道使民
安流所以成禮也司會總計六官之績而周
知四方之治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
仁無不均若納轡而繫之轅焉此近臣之最
要者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
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以

周禮綱領

卷一

八

周禮綱領

楚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
也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六官為轡已而
與三公為執六官均五教齊五法故亦皆其
所引無不如志以之道則國治以之德則國
安以之仁則國和以之聖則國平以之禮則
國定以之義則國又此御政之術內史出納
百官猶天子之左右手也此近臣之最切者
六卿分職猶之密也三公論道則猶之教也
者也五教謂五倫之教過失人之情莫不有
五法謂五常之法也過失人之情莫不有
焉過而改之是謂不過故官屬不理分職不

明法政不一有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
利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
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
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
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
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
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
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
貧則飭司空協調也故御者同是車馬或以

周禮綱領

卷一

九

周禮綱領

取千里或不及數百里其所謂進退緩急異
也夫治者同是官法或以致平或以致亂者
亦其所以為進退緩急異也夫音扶下同。
之之大體緩急者御之治進退者御之治。
之之小節在適其宜而已古者天子常以季
冬考德正法以觀治亂德盛者治也德薄者
亂也故天子考德則天下之治亂可坐廟堂
之上而知之夫德盛則法修德不盛則飭法
與政咸德而不衰法與政咸德也故曰王者
又以孟春論吏之德及功能能德法者為有

德能行德法者為有行能成德法者為有功
能治德法者為有智故天子論吏而德法行
事治而功成有行之行去聲。故曰當古
若德行本也。功智也。知之明
而後處之當故夫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
之要結上文。

程伯子論十事劄子曰臣竊謂聖人創法皆
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
因革踵事增華之制然至于為治之大原收
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周禮綱領

十

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
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
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
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
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
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
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
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
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

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
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
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
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何如耳
此十事之總叙
下文乃分言之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
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岐之聖亦皆有
所從學今師傳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
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
之異者也此即三公三孤之職出治之本也王者必奉天建

周禮綱領

十

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
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
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
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
異者也此太平六典之法為治之綱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
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
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
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踴州
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

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司徒井牧之經養民之基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鄩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司徒鄉遂之制安民之方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實行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司徒養民之要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府史胥徒之數宰夫之八職辨之兵步之司治兵役也古者民

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況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一歲之凶卽盜賊縱橫機麻滿路如不幸有方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此司徒委積之備所以救荒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司空度地居民之方所以足民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

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五官即司五行之官此司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

禮記

曲禮

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侈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宗伯禮儀之說所以辨分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

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惟聖明裁擇

朱子曰天子之禮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

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六寢六宮者王大寢一寢五小寢五寢

聽政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者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旺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三朝五門者正宮之外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其朝在雉門之外者曰外朝在路門之外者曰治朝在庫門之內者曰內朝在應門之內者曰外朝

禮記

曲禮

也朝士掌其法小司寇掌其政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詔詢大事在馬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太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馬路門之內燕朝也太僕正其位掌相族在馬路門之內燕朝也太僕退聽政於燕朝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燕聽政於燕朝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馬路門之內亦九室九卿居焉恩按先朝五門之序如此後鄭稍異說見其嬪御侍衛飲食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弁冕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教詔之有保

氏以諫其惡前有凝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轡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者門屏之間謂之誦誦誦之誦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警近也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規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

周禮編原

六

之上下太史居舉則書旅陳也陳貨物以示時所貴尚也諫藝謀其技藝以喻政事也左右史所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幾者察也察其所存樂者也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諫之蓋其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己南面中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御羣臣八統御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

周禮編原

七

周禮集傳卷之一

李文昭著

天官冢宰第一

高山之頂曰冢宰者司主之名曰虎通曰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節卿鄭氏曰或問冢宰一官其屬六十未有一事關乎天地變理陰陽者豈古之大臣其所謂寅亮天地變理陰陽者豈古之大臣其星術太史卜祝之術而豈乎凡論通經邦以轉發人主之心術而豈乎凡論通經邦事者皆寅亮變理也其誰曰人事之非天辰而熙庶績者也其誰曰人事之非天理耶鄭氏曰天官卿與六官並列何也曰不易乾坤於六子亦並列也天地四時一不具即覆載生成之德詎有偏乎其並列象分與也其

周禮集傳

卷之一

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

以佐王均邦國建也辨方考日影以別東西南北之方也正位審面勢

以正祖社朝市之位也體猶分也分營國中

以食寢門除如人之有體經猶畫也畫治

野外以爲丘甸溝洫如布之有經均平也古之

立標準於此而民皆取正之也均平也古之

稱宰相者多以平爲主若虞謂之有揆所以

平以一天下之不平也豈

私意小智之所能與哉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

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

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音泰有音又音談如音後同。旅衆也

卿大夫士皆用加倍之數所以廣副貳也治藏者猶今之庫官史掌書者猶今之令史

胥有才智者之稱爲徒之什長徒猶今之肆卒

在官趨事者也。牛弘問劉炫曰周禮上多

而府史少何也炫曰古之人委任責成終考

其殿最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攝介

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肖而

望從容其可得乎貴里王氏曰成周之制下

士與庶人在官者則祿故知官與吏無甚分

也兩京去古未遠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爲元

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

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博士弟子之

明經者多補太史守史東漢流品漸分然以

胡廣而不免爲郡縣史袁安世傳易學爲縣

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爲郡史曹吏王

充徐穉皆以從事功曹起家而不以爲屈無

他始有祿以養其廉而後有功名之途以盡

其用也則周官之府史胥徒其不以卑職元

員限其終身可知已後世胥徒其不以卑職

但爲之抑其格則犯利爲奸不自愛重者十

周禮集傳

卷之一

一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正長也。于寶曰

會之屬有師者制其徒而師之屬言職者主

其業職內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

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卿氏

之屬言人者終其身庖人之屬不氏不人權

其材也宮正職

夫內外之屬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伯亦長也。魏氏曰宮正官中官之長宮伯副之先子燕

居宮中宦寺婦人皆不得在側左右前後所與居者惟士耳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之言

丘氏曰膳夫以下庖養亨人等官皆以士為之而屬之冢宰以人君一身六軍萬姓之主宗廟社稷之所關飲食不可輕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

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賈音古後倣此。賈知物價故持置之

周禮集傳 卷之一 三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十人徒百人饔制烹煎和之稱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

十人亨音庚反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

三百人郊外曰甸徒三百人者天子籍田千畝借此三百人耕耨故特多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獸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三十人徒三百人獸音獵。馬氏曰徒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之虞

多故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音

昔。腊乾肉也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

二十人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四

食醫中士二人王氏曰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蓋疾病之起本於氣體之

不和始於飲食之不時於無事之時而順適之有道疾病何自至哉此食醫所以設也

疾醫中士八人治內證者

瘍醫下士八人治外證者

獸醫下士四人獸牛馬之類王氏曰先王愛民以及物雖物之微無不治

焉所以為仁之至也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精氣開藏者

今謂之宦人女酒女奴曉造酒者奚猶今之
官婢。臨川王氏曰民有是疾先王因之擇
而用之與遵除蒙鈔成施道轉聲順司火替
職修聲同若以奄為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
而況於王乎若以為刑無罪之
人而任之則宜先王所不忍也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女漿女奴
曉造漿者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

十人凌冰室也凌人之掌冰上以法天時
下以防人患亦其調變之一事也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籩竹曰籩女
籩女奴

掌籩
實老

周禮集傳

卷之一

五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醢女
奴曉為

醢醢呼在反

醢人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醢女
奴曉為

醢醢呼在反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女鹽女
奴曉治

者鹽

冢人奄一人女冢十人奚二十人冢莫歷反
以巾覆

冢日冢女冢女
奴曉治冢者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所行

解止之處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舒氏

日此三官之義不明後世離宮行殿竭萬家
之產姑以爲一日巡幸之備然則有志於經
世而爲生民立命者
可不察周官之義哉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

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音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六

秦。府官有市賈須
知物價故特置賈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

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工友王
者音辨

者玉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

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

會古外反。
會大計也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書簿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二十人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明齋王氏曰歲當作凡出內之出氏曰司會掌大計歲反與歲音相類也妻聖王則主歲計以歲為斷正司會之謂也不宜復有職歲有職內當有職此明齋之說為甚長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

周禮集傳

卷之七

七

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鄭氏曰幣給公用之除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節卿鄭氏曰天

陰德風化並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宰屬

大宰者

臣大臣格心之自出與蓋女龍近習所以

移人主之德者大臣總之無敢踰節古人敘

其通由此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何氏曰

為上士者必其有忠信之心無險陂之行故

使之食上士之祿而用之李氏曰周禮一

其餘奄皆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

第之言因不可以屈辱後又混治男女其用

奄人是乃制事之宜矣然先王不以恩掩義

士者止於四人况其喪臣無得過寵奄

閹人王宮每門四人固游亦如之固游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寺之言侍也止內路寢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八

書凡開寺宿御之職服膳羞庫之司有馬

先王奚必煩細若足哉爰夫先王此意不明

於天下蓋自冢宰失職而後有女寵之禍有

開寺之變有內職之私有官市之患有奢侈

百出之弊凡先王治天下之莫不廢壞焉

內豎倍寺人之數豎者未冠

九嬪以實禮相接之謂嬪昏義曰古者后立

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章明婦順故天下

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於此官者夫人於

后猶三公之於王生

世婦王氏曰執事以事人者謂之婦婦人

持厥養二十七人春官亦有世婦則每宮卿二

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其職又與此不同

者後儒俗之則所謂下大夫中士果何人也

爵者乃女官散於內有爵德者為內而所謂
女侍共也內宰自外而治內世婦自內而連
外必如此而法制乃備也觀其所屬有府史
與奚而內外宗次之可知矣後儒合之非也
女御。御進也進於王寢侍燕息所謂御妻也
於羣陰君象也六五率羣陰以承一陽而後
也。君蓋陽以博施為德而孤陽處於羣陰之
中鮮有不為其所頌者故古之聖王謹之
自九嬪而下世婦御妻皆闕其數而不備傳
春秋者復述孔子之意謂天子一娶而十
二女其間有侍年於國者侯少者年及則
長者已衰前後所御實不過數人而已

女祝四人奚八人祝小祝也。王之大祝也。有太史也。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張子曰周禮女史八人。

周禮集傳 卷之一 九

為女史令執彤筆在宮中書王后夫人以佐
內治宮女德之善惡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
之故宮女懼而修德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雜說典婦功以下

儒以為此人主奢儉所繫國家利害

所關非士大夫為之則害國家矣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

有二人

典臬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言內者婦
人之事也

女御女奴曉進
御之服者也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

人女工女奴之
曉裁縫者

染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二

十人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

人追治金
王之稱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

人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十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采夏翟羽
貢夏翟後世染為羽而象之以為車之綬也
則臨川王氏曰夏采掌大裘之役而蓋一官
天下必奉於修身齊家而其原又在于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而後表裏無隔細大畢貫家
宰之屬縣視之若紛雜瑣細而究其所以設
官之意則天子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事皆統焉所以為父師之任而非五
官之此也至於格致之學則師氏保氏
導養有素而隨事究察焉者皆是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禮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有經紀備舉綱之有紀教典之典常也治典天官之典禮典春官之典統合也諧和也政典夏官之典典均平也刑典秋官之典禁也糾察也事典冬官之典任使也生養也方氏曰治典

無所不統其有式貢賦亦經邦國也有柄滂則亦治官府也有統職兩亦紀萬民也教典則大倫叙名義相維安邦國也禮典交勅教官下均安和邦國也尊卑遞承統百官也情文交接諧萬民也政行則紀律明代暴討亂平邦國也治兵振旅正百官也向甲番徵均萬民也刑立則威令肅敗奸邪也糾萬民也舉則美利興任土納貢富邦國也畫地考工任官也務農殖貨生萬民也呂氏曰三公者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者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

帥之教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焉則降此

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則各率其屬以備九牧邦土終焉六卿分內外交應本具舉率繩聯無一節不相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乃均列六職而並出之為六卿何也綱固在六卿並列於六職也冢宰之與以八瀆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瀆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官屬法

官之僚佐舉者指而行之也官職官之分守辨者各有司存也官聯官之協濟會者合力成官之品式經官之典故聽者屢省其成也官於有位也計者官之考成弊者斷其能者也

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其衆都鄙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食之采地則兩伍股輔之職不愆不忘所以馭其官退

之曰廢進之曰置廢進之曰置者地利所產貢者人力所成者地利所產貢者人力所成正經通變所以取其民刑以討之正經通變所以取其民刑以討之先王建都邑以封公卿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先王建都邑以封公卿大夫在王朝則臣道也治之者從上之令而下不自專也則者受治之者從上之令而下不自專也則者受得自專也以下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得自專也以下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

周禮集解 卷之一 天官 三

過柄猶器之有所執持詔告也爵有尊卑所過柄猶器之有所執持詔告也爵有尊卑所賜之恩惠所以取其意外之幸置者量材之賜之恩惠所以取其意外之幸置者量材之叙用所以取其自修之行生者當死而入議叙用所以取其自修之行生者當死而入議其田祿以困之取其再失之福奪者有故而奪其田祿以困之取其再失之福奪者有故而奪之於盡與衆共棄之悔而改之所以取其自取之罪之於盡與衆共棄之悔而改之所以取其自取之罪者責之以言使之悔而改之所以取其自取之罪者責之以言使之悔而改之所以取其自取之罪

過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過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九族也故故舊也賢有

貴有爵者吏比長里胥之類實朝聘君大夫貴有爵者吏比長里胥之類實朝聘君大夫之屬臨川王氏曰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之屬臨川王氏曰馭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馭以敬故則民莫廢其故馭以進賢則民知馭以敬故則民莫廢其故馭以進賢則民知德之不可不務馭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

不勸取以解庸財民不知功責之不可害取以不勸取以解庸財民不知功責之不可害取以知聖藏之不可為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知聖藏之不可為馭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當以禮之梁氏曰馭羣臣者執其權故曰柄當以禮之梁氏曰馭羣臣者執其權故曰柄其綱故曰統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其綱故曰統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敦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四曰敦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臣妾聚斂疏財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周禮集解 卷之一 天官 四

地曰牧蓄盛也致力攻治之謂飭因形移易地曰牧蓄盛也致力攻治之謂飭因形移易之謂化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居貨曰之謂化八材珠象玉石木金革羽也居貨曰商行貨曰賈阜盛也嬪有夫者婦有姑者化商行貨曰賈阜盛也嬪有夫者婦有姑者化治變化而理治之也臣妾男女為人役者聚治變化而理治之也臣妾男女為人役者聚斂蓄積也疏財通其財也嬪婦化治絲枲為工斂蓄積也疏財通其財也嬪婦化治絲枲為工作者轉移不主一也故治生者無一事之可作者轉移不主一也故治生者無一事之可按養生無一之可謂故治生者無一事之可按養生無一之可謂故治生者無一事之可急先王於民隨其可謂故治生者無一事之可急先王於民隨其可謂故治生者無一事之可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後世任民無法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後世任民無法九職之外有僧有道有優有娼有乞丐有任九職之外有僧有道有優有娼有乞丐有任依兵十不出於農而為召募吏不簡於官而為依兵十不出於農而為召募吏不簡於官而為民無用不選於何而為選談率天下之人半民無用不選於何而為選談率天下之人半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

於楊炎而少之乎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

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禮之式四

曰羞服之式五曰工車之式六曰幣帛之式

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

式好去聲。式謂川財之節度祭祀牲牢

贈賄舍榼之典賓客饗餼委積之義也喪則有

食也服裳衣也工車器用之法幣帛幣帛常分賜

用草曰芻穀曰秣牛馬之養匪頒頒非常分賜

也出丘甸無養兵之費有事則用此均節也

甲委積出無則諸侯其資用此均節也

薄取於民而通制國用總計國賦歲入若干

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總計國賦歲入若干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七

國費歲出若干四分爲率量用其三而存其

一三十歲出則有十年之積國不幸多故不待

加賦所以病民王仁心助成恭儉之德而禁奢

後於未萌也馬氏曰漢隋二文帝皆以躬儉

行昭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師管商者

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堂

建隋遠甚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

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

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九曰物貢

於上曰貢致言不求而自至也祀貢犧牲包

茅之屬嬪貢麻縵絺絮之屬器貢鼎彝

之屬幣貢金玉馬皮帛之屬材貢柶栝

旂貢羽毛璆珉之屬物貢魚鹽橘柚之屬

楊氏曰致者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求金

則非自至也雜說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

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於國所謂不貢與物

應用物也方氏曰邦國獨致貢以粟米皆取

於甸服所以方氏曰邦國獨致貢以粟米皆取

賦所宜而貢物各有定此則每歲常貢以當

祀貢也桃弧棘矢器貢也則各以國之所有

而物非一類可知矣。王氏曰畿內以上取

下而名賦表公上為節之制邦國以九兩

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

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八

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

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數以富得民

長丁丈反後同。兩猶偶也繫猶綴也牧五

等之侯也各君其國猶偶也繫猶綴也牧五

長都鄙之長也但食其祿而不專其利故以

貴得民師庠序之傳也言可爲坊行可爲表

治人故以道得民宗大宗之子也內足修已外

下治子孫故以族得民主大宗之子也內足修已外

相學也學校合志鄉里故以治得民吏鄉之官也

倫也學校合志鄉里故以治得民吏鄉之官也

泰之宋也有無相資吉凶相恤故以任得民

不忍去必非一人無常難合易睽非平時恭慈

地長以貴主以利吏以治數以富是以養民

之身師以賢儒以道足以繫民之心宗以族
使不可天屬之親不離友以任使知人道之
交不可間然後世相安相親相親相親近雖有
匹婦不獲所求而樂國樂郊之思發於中而
形於言者上之人果何道而服屬其心耶曾
節卿鄭氏曰牧長主吏各繫其民而德其
邪亦可以相維於不敗假令其日有詐詐
之萌禍心之包藏將何以制之先王於是
師儒朋友豪富之兩以參互於其間而後
牧長主吏之問如響而不可復動秦漢以
江胡賓客之勢傾動天下吳王濞海之
利賊不及民附循招納而山東七國之
矣士不考論後世之變而能見太宰九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九

民之說則孰知先王防患之意若是其深哉
魏氏曰自九兩而上多掌於五官而太宰度
掌之何也曰太宰以天下之事分任之五官
常倡帥以起事故其綱皆繫於太宰事有
廢不舉者太宰提其綱而目隨矣秦漢丞
雖統九卿而職業不相聞諉口自有至者
多舉也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
縣治象之灋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
斂之 縣音玄挾子協反。正月建寅之月周
日也三陽出地其氣始和歲事將興故因其
始和而布治焉象魏即闕也所謂雉門兩觀
也縣治法於此使人觀省而傳布之也一句
為挾必十日而後收斂之者使遠近徇知之
庶可以一道德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
而同風俗也

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
於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
其輔乃施灋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
攷陳其殷置其輔 牧方伯也監命卿也參
輔庶人在官者長居也兩二卿也正六官之
長貳六官之佐貳六官之師。雜說先王命
諸侯以國凡其官屬皆自辟置然彼亦不敢
自專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如齊有
子之二守高國是已夫必自天子命之者非
使之伺察諸侯也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秦
人置郡縣諸侯而下有典籤專以束制諸侯
王為事五代時亦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矣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十

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
賓客之治 官成八歲也禮儀六端之類待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
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祗滌濯及納
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
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
視享烹同示音祇。五帝五行之帝皆指
之以言戒者飭之以事具者犧牲醴齊之品
修者埽除糞洒之事前期前所課之期也散
齊七日致齊三日合之為十日執事將祭之
前夕而各司其事也滌濯祭器及獻饌之屬
牲事謂迎牲殺牲之事玉所以禮神爵所以

神地曰示 大朝親會同贊王幣王獻玉几

王爵大喪贊贈王舍王作大事則戒於百官

贊王命 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

異也王几同王幣諸侯享王也王獻貢獻珍

贈王既受以送死者王爵禮諸侯之酢賁也

作與起也大事祀與戎之類王祗治朝則贊

聽治祗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則

冢聽之待四方之賓客之小治治朝在路門

之朝聽朝在方岳下王巡狩而聽事之朝王

氏曰視朝於內聽朝於外皆有以贊其事則

治外無異於內治遠無異於近矣。親氏曰

王恭已南面大事與宰臣平章一人之體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入官 十一

大治與聞助王所不及小治不以煩王百揆

之體也上奉王命次請於冢宰衆務各以其

職自治理之庶僚之體也故曰歲終則令百

王好要百事詳王好詳百事荒歲終則令百

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

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會古外

此。正其治並陳其治狀也受其會明載其

功計也聽其致事平斷其所自致之也有

功者置之而進其爵有罪者廢之而退其爵

一歲之事也大無功者則不徒廢而必罪之

大有功者則不徒置而必賞之三歲之事也

。鶴山魏氏曰歲終廢置各因其事而舉錯

之法也三歲考績九載而後黜陟加焉待之

官之法也羣吏恐不能候之如此其久鄭師

仲既引考績為比而說者又以為與周禮

詳若繁簡不同謬矣。張氏曰或謂論通經

邦變理陰陽一相之義。今太宰不過從事於

文書法令之間亦奚以別於一官哉蓋古之

論道經邦未嘗離事物而尚清談文書法令

莫非道也故太宰事任之重體貌之尊特加

冢宰以別之。陳氏曰三公之下下卿大夫

之職冢宰之尊下卿大夫之職冢宰之尊

所不統有出納之司有宮中使令之嬖密

凡其習王財用之司有宮中使令之嬖密

左之職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夫是以羣士大

大之職者一舉而盡屬之冢宰夫是以羣士大

有所不礙而不敢自私綱紀不敢自恣人主之

安玩狎之權柄者體統之正執大於此而後

世之人不識此道也奪大臣之權而授之士大

臣散天官之屬而歸之百官出內庭之士大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入官 十一

夫而置之外廷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

臣當不肩於細務則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

虛名不事於官之上而為大臣者亦拱手清談

臨其下外不得自漢以來變故備矣上不得以

而小人之利是禍基固已下相與快意所欲為

可為之外而亂萌禍基固已下相與快意所欲為

宰夫之官故自出納之權重禁顯之事起中書尚書

選用事而審先之宿衛之親人下為光祿衛尉之任

而宮正官伯益之官遂去為光祿衛尉之任

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

司侍中雖為宰夫矣自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

大臣也而磨夫而下掌次而侯騎都尉之爵少府大

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內侯騎都尉之爵少府大

京庖樂工醫師之賤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大

僕之司至又分為殿中省為內諸司使矣以

至王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漢
鴻都之寶爵唐璣林大盈之庫大誰得而
按之有制政之漸妃妾起巫蠱之風閭閻則
房闔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
也飲膳之權庖酒醢醢非微物也酒壻縹
非賤職也而樞密次舍非細事也大臣制
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
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厥紀而橫流至是
則其權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
草臣有司而武帝相習見其勢自是解
復合矣方文上下相臨平以錢穀刑獄而
爲得宰相之體而不決獄之多寡國家之
此夫錢穀之出入與刑獄之權蓋始於
吏尉責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二千石之
豈復與聞耶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主

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
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
遂萬物之宜託此以爲宰相職業是亦清
不事天子之異名耳自是以後群臣上計
達於天子視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以
大夫符中視天下大柄盡歸尚書武帝以
不得與聞矣九卿更進用事而內朝之事
而外廷之事宰相又不得聞矣九卿更進
上調於尚書而宰相又不得聞矣九卿更
墨小校之事一言之下意立宰相不得聞
私人校之事一言之下意立宰相不得聞
屈辱之權折而入則橫議於內出則專行
臣之無權而小臣之橫至豈復有綱紀
分也哉其後兩吉相宣帝於中興之權
史大夫不得抗禮似稍知重大臣之權矣
尚書事至四曹之置而中書官者遂乘間
其中而尚書中書始表裏爲奸矣究論至

則天官一屬機流紛錯無復上下之名分外
內之統攝其所從來久矣後世如欲復古以
爲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要當自宰
始則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舉矣雜說
三年大開三年大比三年大計羣吏只每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治王宮之政令
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
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
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官刑在王宮中之刑
察之既發則禁止之逆謂迎受勾考也均財
使得其平節用使得其制貳則書也典則
改其功罪之實貢賦式大宰既制其敬敬之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主

政小宰則執其貳而謹其出納之籍方氏曰
宮刑使太宰之貳掌之雖天子不得私喜怒而
患不不禁而自彈矣以官府之六叙正羣吏一
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
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
六曰以叙聽其情叙秩次也位朝列之位正
治進者順其先後也事上達之尊卑也治功
功緒也食祿養之食制若限其厚薄也會簿
書之會受者別其繁簡也情以官府之六屬
陳請之情聽者察其公私也
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
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

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
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
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
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
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曰合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象周天三百六十
度也明齋王氏曰大事而不從其長則政出
多門小臣橫而大臣無權小事而不專達則
大臣親細務以多事自敝下僚賢者不得盡
其才不肖者得以推奸藉口二者皆非也
葉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已倍於夏商通考其
周官卷之一 天官 五
卿士大夫之數六官幾三千人抵多兼攝
也蓋官屬有不必專置者地官如角人羽人
掌炭掌荼等職但征一物秋官如庶氏真氏
穴氏哲族氏赤友氏等官但攻一事不可兼
手有不常置者田詎則有甸詎則有祝詎則
有旅詎則有禁詎則有伊詎則有甸詎則有
置官周禮因官而存其名居官而不兼其職
官冗兼官而不存其名則官廢知周禮兼官
之職又知周禮存官之名則可與言官制矣
經氏曰王舉太宰舉五官於王六卿各
舉其條屬之長數人使自以類相舉此乾坤
易簡之道也漢制六卿亦得自舉僚屬此
助士相高非其人則負知人之明而亦自失
吏部人才不能周知不得已而用資格選
不肖大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

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
邦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
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
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
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
民以生百物
事鬼神者人無怨而神無祠也聚百物者修
不備而戒不虞也除盜賊者令必行而罰必
中也生百物者所建之六典不列官府百官
曰此即大宰所建之六典不列官府百官
以職即官府之所守也所謂節財用懷賓客
事鬼神聚百物除盜賊生百物皆典之所該
周官卷之一 天官 六
也及於典畧之而職則詳焉治典言經邦國
紀萬民而此曰平日均者有經邦國之典奉職
者守經而不失使各得其分願則平矣有紀
萬民之典奉職者循紀而不違使各致其力
肅則均矣教典言擾萬民而此曰寧者上之
施教曰擾民能服教則寧也政典言平邦國
均萬民而此曰服曰正者平也政典言平邦
無所私服者建威銷萌而不平者輯大字小
役有式番代有常正者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也事典言生萬民而此曰養者生則若其所
以生之理養則備其所以養之事也其餘皆
兼禮樂利政而言也以官府之六職合邦治
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
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

車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六官各
此祭祀之聯也六卿皆司馬將此軍旅之聯
也餘則推之數謂取民之財弛謂緩民之聯
力。雜說則謂官之法職不分則索亂無統多
不。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敗。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有。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樂。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唐。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條。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方。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總。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與。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事。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簡。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詳。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刑。則如一人之精無統則多廢事不精則多
周禮集傳
專一此乃其官職當然耳而其官府之有聯
以合邦治以祭祀賓客喪荒軍旅田役斂弛
之事六官皆得參議焉大宰兼統六典即唐
虞司空之任也然司徒掌教起徒役則肆之
司馬掌兵論官材則肆之非特此也大宗伯
掌禮教導學校官材則肆之非特此也大宗
則為六卿在外則為六卿之大夫國家有警
則為六卿在外則為六卿之大夫國家有警
嘗不相通如此漢興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南
軍雖掌於太尉而兵不在焉四方章奏雖上
於御史大夫而殺予奪之權不在焉雖存南
相承軍國之權故漢世宰相之權甚重以相
無所不統也九卿各率其職雖散而不相屬
然有議論下而博學之士微諸侯王御史中
丞執法下郡守故內相國無干格凡有政事
亦得糾舉丞相不致上下無歷開甚矣

衛小臣亦得使之參議朝事至武衛之木
分丞相官屬二丞相之權輕又不置太尉
大將軍掌兵因得二丞相之權輕又不置太
軍盡兼軍國事因得二丞相之權輕又不置太
大事盡歸一人廢立之變丞相不若何望於
聯屬之交相議論也唐氏之變丞相不若何
意行乎其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蓋唐初以
三省之長共議其政六部各以其職事論
大小亦不參以天下之大二部各以其職
六部亦不參以天下之大二部各以其職
不欲輕以授人參議焉奈何以宰相品望
秘書監如太子詹事等皆非宰相職如吏部
長無任難求以資望既淺而不相服權柄分
漢唐之職分乃知建官之制其不通也若
不務職分乃知建官之制其不通也若
惟成周盡善失讀太宰者可不深考乎以
周禮集傳
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
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
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
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
入以要會政與征同傳音付。鄧氏口成謂
察如布有經而不亂也過謂政力征役徒役
比居謂親比而鄰居也師兵衆田田徵簡稽
謂簡閱而稽計也鄉口謂求償曰責傳別謂
籍與地圖也貨物曰稱求償曰責傳別謂
儀與命數也取富曰稅取貴曰禮命謂禮
券之別出入財用之數散要會謂歲計月計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九

經氏曰豕宰計一歲之功小宰計一月之功

賓客之令諸臣之復外其位同士萬民之逆

掌官廩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
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
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王氏曰掌官廩以治要之廩當作屬。徵召
也。正六官之長人所取正者要謂樞紐也。師
六官之丞人所師法者凡謂綱領也。司各屬
之長專主一事者目謂條什也。旅各之佐
其理一職者數謂幾務也。藏謂權而存之贊
治謂助而修之叙謂次而第之徵令謂奉而
行之方氏曰要大綱也。凡者衆目之總數則
類而別掌於宰大何也。屬有定數職有經事
所謂掌官成以治凡也。於每職中別異其事
以分屬其人所謂掌官成以治目也。且入職
下逮庫吏又小宰所不服許也。了翁說凡曰古

掌之宰夫察其不如儀者禁使勿犯也。有
於上曰令反命於上曰復有言於上曰逆
氏曰臣民皆有復逆之此仰尚書職事猶今之掌
賓客復逆之也。此仰尚書職事猶今之掌
奏報告者是也。太僕傳令於宰大夫宰夫日夕
與天子親近執文書以奏也。此官合屬宰
漢御史大夫領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案足
矣。而又有尚書者蓋侍御史在外庭不可常
至內庭遂置尚書在內掌四方章奏至武帝
遊宴後庭不出於是置中書謁者令以宦官
爲之平決尚書車章奏到時益歸尚書當時
尚書已不可誰何於是以大司馬大將軍領
以防壅蔽尚書之權又輕後以中書樞密相
遂成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
官廩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

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
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都諸采邑也。述有縣鄙不言鄉之州黨者皆
文也。乘猶計也。辟名以空名作實任也。臨川
王氏曰失其所藏之財賄謂之失財非所當
用而用之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謂之
失物何氏曰是用所用無乏長財所藏有餘
善物物無虧損。明齋王氏曰或疑長財足
周禮集傳

之官府卿大夫士轉相副貳其數居多則
奸與蠹耗生民古之盛衰之判抑亦有故矣
古之治也以道齊士大夫同寅協恭清心而
政理今之治也以法上下相疑不復推誠委
任天下之事一決於簿書變成胥吏世界矣
掌治廩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
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
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都諸采邑也。述有縣鄙不言鄉之州黨者皆
文也。乘猶計也。辟名以空名作實任也。臨川
王氏曰失其所藏之財賄謂之失財非所當
用而用之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謂之
失物何氏曰是用所用無乏長財所藏有餘
善物物無虧損。明齋王氏曰或疑長財足
周禮集傳

耳宰夫並詳其用財 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
之多寡故曰式鑾 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
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
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
帥有司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之喪小喪夫
司王官也旅下士人王子之喪小官七也官有
也有司家臣也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
終則令羣吏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戌而以
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
以鴻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主

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旬十日也太宰也考
宰夫兼考日成尊卑之體也良猶善也上謂
小宰太宰之法而動警妨百官府之治矣今
而復掌王官何也曰先王之治事權欲合於
一而內外不容分也蓋宮正官伯不過掌宮
中徒役之事子第宿衛之職與夫官府之在
內者耳其間徒役宿衛又不能相統而臨之
以相統而權亦不能以相統而臨之故太
宰馬故宮正官伯內宰皆隸於太宰職雖列
於外而通於內權雖分於二而統於一自今
考之口連印之宮則曰台王官之政令曰憲
禁於王宮曰令修宮中之職事則王官后
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王官也則兵衛郎衛
凡宿衛之人皆領之宮禁之閑藏王后世子
之好用財用之司存皆領之其間多寡豐約
用舍去取天子始不得以自私而小臣始不

得自便矣自其掌后官也則六宮六寢
王后之限九嬪九御無女官之別詔其禮樂
正其服位禁其奇衰藉其功緒其間損益增
減採擇進御而無侵惑竊發之患矣蓋世未
有以平者太宰之治所以兼總內外而小宰
為始小宰之宮刑既以齊其家宰夫之朝法
又以治其國然後太宰之典法始可以治天
矣下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
府次舍之衆寡為之版以待夕擊柝以比之
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之宮正官宿衛
也比校也次直宿之虛舍休沐之長也時四時
比校之慮其有離次失守者版所以書其名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主

籍柝所以儆其懈怠故若兵表之類令宿令
之宿衛以備非常故則令宿者平時曰夕擊柝以
當夕者更番有故則盡入宿衛也辨外內而
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
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會其什伍而教
之道藝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行云辨去上聲奇音基心辨內外而時禁分
別外人內人禁其非時出入也稽考也業之
成焉功事之倫焉緒得於心焉德措於外焉
行幾察也稍食祿廩也淫放濫也急懈慢也
奇衰譴誅非常也十人為什五人為伍共由
之謂道常習之謂藝雜說宮正以德行道藝
教王左右前後之人環衛之士其淫怠奇衰
者又不得與乎其間無怪乎侍御僕從罔匪

正人王氏曰稍食以月會行事以歲會養之
者詳而責之者畧居人之仁也事君先其
而後其食人臣之義也人臣致其養則下不
至於慢事而廢職若人致其仁則人不至於
無恥而凡邦之大事令於王宮之官府次舍
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
之事踣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
親疎貴賤之居無去守不離部署也周時大
之使修火政也邦之事即小宰之七事踣所
倚慮舍至室親疎以王族言貴賤以羣臣言
。王氏曰天官之職惟宮中為至要宮正於
王宮官府士庶子無不統內宰掌版圖之法
矣此則總為之版使王宮八面無眾寡之不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至
均師氏使其屬師氏守王門矣此則擊柝
以比使晝夜不怠師保氏教以德行道藝
人禁暴氏稽出入去奇表矣此復糾而教之
禁之使王所皆吉士膳夫醫師各等其功叙
舍人司祿而慕祿四時有司權掌火政矣凡
使其事宮門廟門闢人既掌其蹕燎矣此復
以時中火政而掌蹕燎大喪司士太僕既掌
守政懸首服矣此復授其廬舍而辨之此宮
正所以為官官之長禁密之地無一虞而不
究心內外之衆無一人而不致察百職無一
相成交舉乃天官之第一
義所以別百職之首也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
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

事士衛士也庶子國子之倅乃公卿大夫之
巡奔走也入次八舍列次舍於四角四隅也
臨川王氏曰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
危一體休戚以自近而南焉故君臣國家安
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
則均叙以時頒其衣裳掌其誅賞大事謂歲
言起而申警備也明齊王氏曰秩謂祿之高
下一事而功有勤惰則為之上下其食叙謂
次月終均秩一官而有不同故宮正因而會
稍食歲終均叙則祿有同故宮正因而會其
其行事此即所謂行其秩叙也呂氏曰古
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
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至
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素
陸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禮既廢人主接上
夫器悍之徒有朝數刻而周禮既廢人主接上
理器悍之徒有朝數刻而周禮既廢人主接上
氏曰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衛也太僕
竊以爲不然宮正掌兵衛宮伯掌衛也太僕
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蓋天子之衛有二
而其別有四卿大夫之官史在宮中而直衛
者宮正掌之卿大夫之官史在宮中而直衛
衛者宮伯掌之卿大夫之官史在宮中而直衛
諸子掌其政此居守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
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而右御僕馬
則在路門之左太僕掌之而小臣御僕馬
此僕從侍御之衛也虎士八百人先虎掌之
趨以卒伍賦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掌之
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先後之衛也居虎門
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
之門外師氏掌之帥四翟之隸使服其邦之

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練掌之此周防
鍵開之衛也宿衛之別有四而即衛兵衛俱
在其列二者常相聯屬焉然而居守環列之
衛天子所親以爲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
後則其地甚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甚

與此官正所以舉拳於此也至於司保
子之在版者是其卿大夫士之子弟有司保
伯以均其秩而頌其衣裘均其叙而掌其誅
賞則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
其政教禁令然虎賁以下大夫掌之太僕以
下大夫掌之師氏以中大夫掌之虎賁所掌
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
力者雖名爲兵而實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
詭譎之人得以廁跡於其間而氏虎賁無非吉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士侍御僕從固非正人當時雖有即衛兵南
衛之別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爲宿
衛也宮正宮伯則統於太宰虎賁太僕則統
於司馬司隸則統於司寇而師氏又爲司隸
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權不
可以不相制觀呂後必以宰臣之命而後發
敢專行則周人制兵之意深矣

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

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

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種食音

膳夫食官之長膳之言膳也蓋有滋味者王
至尊而後配王世子爲天下本故兼養之進
物於尊者曰饋六穀黍稷稻粱菽麥也六牲
馬牛羊豕犬雞也六清水漿醴醕醢醢也八

物淳熬淳母炮豚炮脾滷珍濟葵肝膋也王
氏曰此但總言饋食之物有此數而已觀夫
月令云孟春之月其食麥與羊之類蓋四時
錯供非必一日盡供之也正如記稱四海九
州之物皆以備孝享而遷人臨人止於四邊
可以類王之實合之爲三十二物自有薄正存焉
推矣

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
於造殺牲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
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
牢鼎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
牢之實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一膳
侑猶勸也祭謂肺脊也禮飲食必祭示有
所先也品者每物皆嘗之也禮尊者造作良
之所也王氏曰王之食也以禮而侑食以樂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則禮樂未嘗斯須去王齊日三舉大喪則不
身其所養可知矣
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戒則不
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齊
皆反。明齋王氏曰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齊
則不舉鄭氏曰王齊日三舉何也文選也齊
不樂防散志也齊變食防滑精也何三舉之
有焉蓋不舉也思謂大札疾瀉也天哉日月
晦蝕也地哉山川崩竭也大故遠戍及刑殺
也食也地哉山川崩竭也大故遠戍及刑殺
也食也地哉山川崩竭也大故遠戍及刑殺

此膳夫所以贊王也李氏曰荒札裁皆不舉
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爲之貶也
如此天不爲之眷人不爲之悅用度不足海
內不寧未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胾俎
之前聞也

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為獻主
昨者酢也王與尸賓相答酢之組也稍禮之
畧者謂小事而飲酒也設陳薦進也陽氏曰
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故以膳夫為
主非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
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
以大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主而王不自獻
酬焉康人繼栗庖人繼肉此掌后及世子之
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
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
王及后世子之膳則不會脩脯也致福若饌
獄四廣古帝王之在其國都或王五服之親
凡以王命而祭者當歸酢於王也摯見卿大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五
夫土以蒸雁雉為摯而見於王也二者皆以
為膳享其儀之及物也。明齋王氏曰凡掌
時賦之官皆有日成月要歲會蓋百官則有
進退陟降廢務則有行止豐約其財之用否
盈縮萬有不齊故必以彼入之數較此出之
數互相會計王及后世子一而已計日而其
也豈得謂任其所用為優尊也哉其事甚明
而添一註釋遂使蔡京執此為說務以侈靡
惑人主使海內虛耗卒召邊裔之禍然則釋
不與乎

羞賓客之禽獻魚鮮羹音餚好去聲。始
像鷹野豕兔也六禽雁鵝雞鴛鴦也生肉
曰醢死肉曰醢好羹生平所嗜好之物告文
王之言蒲魯有之羊棗其也禽獸逐日所進
獻之禽若上公日九十隻侯伯七十隻子男
五十隻 凡令禽獻以瀆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是也 令獸人也以瀆授之者禽獸不可久處當
用則書其數以授之也入以待用出以獻賓
皆依法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
以校之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腍
膳膏腍秋行犢麋膳膏腥冬行鱧羽膳膏
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 膳其居
搜豚素刀反。行猶用也魏氏曰羊子曰羔
豕子曰豚牛子曰犢鹿子曰麋鹿乾雉乾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五
魚鱸生魚羽生鳥食以養生必順陰陽五行
之氣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故羔豚鱧麋皆取
其穉者復則陽盛冬則陰盛故羔豚鱧麋皆
取其成者牛土畜春木旺以助養脾大畜
夏火旺以助養肺雞木畜秋金旺以助養肝
羊火畜冬水旺以助養心雞木畜秋金旺
先歲氣也其有勝也保所廢也樂得時之盡
也。王先生曰膳夫云王及后世子之膳不
會庖人止不會王及后云王及后世子之
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
重其為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為天下之
本也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酒
則會也唯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
會也唯王及后之無禽荒之失矣會其酒則
酒荒之失矣會其服則無禽荒之失矣
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者
此如

是以移氣移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蓋存我
以厚養生安身以保國家此其有助於王而
少府而掌於丞相御史大夫等官隸於
則以奄人主之晉人則屬之尤祿渡江以後
則又隸之侍中至唐則隸之內侍省而大臣
皆無所忌養體且不足況能養其心乎
旬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
盥盛祭祀共蕭茅其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
受胄裁王之同姓有辜則死刑焉帥其屬以
薪蒸役外內饗之事蓋音咨盛平聲蓏力果
長郊外曰甸以耒而刺地謂之耕以金而芸
草謂之耨籍之言借也蓋天子躬為倡率而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唐入終其車不敢以為固然但曰假貨其力
也治米曰盥在器曰盛蕭香蒿以祭蕭者茅
菁茅以縮酒者植生曰茅蔓生曰蕭古者田
疇之間無有廢地雖帝藉亦不使荒也代王
受胄裁者蓋以國有大禍毋乃祭盛不敬鬼
神勿享之故欲代新王受諸謂即今人不白
頌滅之義也同姓乃公族有重罪不能以議
親之許免者不刑於市而於甸隱之也木大
曰薪小曰蒸甸師胥徒至多農隙之於徒食
故兼此役也。王氏曰夫四海之內各以其
職來祭而王必親耕以共盥盛者服勤以自
執不勤於耕以天子必親耕則天下之為農
之為子者孰不勤於養行一物而其義兩得
之矣王氏曰茅體順於養行一物而其義兩
之德當如此魏氏曰甸師主宗廟盥盛饗於
是示得罪祖宗
已不敢撤也

獸人掌豎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
秋獻獸物時田則守管及辨田令禽注於虞
中苦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也獸物凡獸
之可食也物守管守其網以俟觸獲者而取
辨則田止矣注猶水之注而下也蓋置虞旗
於虞之中矣注猶水之注而下也蓋置虞旗
川王虞之中央而令田衆輸其所獲也。臨
稼之時虞之春秋獻獸物亦以除民之害也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死獸生獸凡獸入於腊
人皮毛筋骨入於王府凡田獸者掌其政令
入於腊人將以其鬻脩也入於王府將以制
器用也王氏曰田獸有時若獾祭魚然後漁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鵠化為鷹然後
設罝羅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是也取獸有法
若不齊不卵不殺胎不妖天不覆巢踐毛不
獻不成禽不獻是也田獵有地若東有甫草
駕言行狩是也及其辨夫死生蠱薨之物當
公當私之宜斷其爭禽之說皆所以謂之政
也令
獸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鱉
蕩以共王膳羞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
蠱薨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於王府時
月也梁水鰭也堰水為閘以笱承其空而取
之也王鮪鮪之大夫者獻征取其鬻骨以餽
物也。劉氏曰魚潛於淵蓋物之善者也生
人養之之法則數罟不入洿池也獺祭魚然

後漁人入澤梁也然則罟非
取非其時不可為矣是故先
然後大下之魚得以長育矣
蓋信在民而頒有莘尾矣
惠及解魚也
乎曰豚魚吉

鼈人掌取互物以時簪魚鼈龜蜃凡羶物春

獻鼈蜃秋獻龜魚祭祀共蠃蠃蜃以授臨人

掌凡邦之簪事簪勅角反蠃上軫反蠃直通

者簪以互合也謂有甲相合者謂謂藏伏泥中

蟄也蠃蜃也蠃蜃子也鄧氏曰介物龜為

長而以龜命官主食蠃也臨川王氏曰龜及

龜魚字乳以夏而蠃以秋春獻龜蜃秋獻

龜魚避其字乳之時而不獻也惟先王不以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飲食之養害仁政之法度如此然後能率天

下之民以成魚鼈之功矣王先生曰里華以

舍蠃蜃為仁周公以共蠃蜃為禮何也蓋宣

公之夏濫非其時也聖人取物以時而已

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臠腊之事凡祭

祀共豆脯薦脯臠腊凡腊腊賓客喪紀共其

脯腊凡乾肉之事脯去骨者腊帶骨者豆脯

獻之脯腊牢也。明齋王氏口凡收臘有時

方其入山澤也則有餘而取用及其設禁也

則欲用而不費且不得故於其多時亦所以養不

足用而平呂正獻公每貯亦所以養不

之心也昔呂正獻公每貯亦所以養不

腊鼈以待客正謂此耳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

有疾病者 瘍者造焉則使 齒分而治之

藥輕曰瘡重曰病頭瘡曰疔身瘡曰瘍造者

就醫以求藥也必分而治之 歲終則稽其醫

者內外雜症各盡其所能也

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

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食祿也不口

上非謂十人不假以名器也程子曰以十全為

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十人皆死即為

可以耳。醫氏曰通乎方技者可以為醫工不

之技能使眾醫各盡其所長知此者其可以

下乎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

珍之齊凡食齊眠春時羹齊眠夏時醬齊眠

秋時飲齊眠冬時和羹齊眠和羹也眠猶比也極宜

溫羹宜熱羹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

宜鹹調以滑甘春主發散宜多酸以收之

多鹹調以滑甘春主發散宜多酸以收之

為金火之味辛苦夏主解緩宜多苦以堅之

為水金之味鹹冬主堅凝宜多鹹以堅之

氏曰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固也甘所以調之

和也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

稷犬宜梁雁宜麥魚宜菰凡君子之食恒

焉稌音杜放甫往反。稌稷稻也。菰雕胡也。黃氏曰牛羊豕犬雁魚天產也。以爲膳所以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菰地產也。以爲食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其宜不可相反或失焉則所養適足以害之耳。明齋王氏曰食醫以王爲主疾醫以萬民爲主。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通乎下卑者不能備物也。小人治於已病而其法通乎上尊者不敢指斥也。婁里王氏曰周官飲食之官其多說也。凡以養王躬之和也。夫人爲主之事食與色而已。人則疑之曰食之傷也。與色傷也。噫食之傷甚矣。食以淡泊疾少爲正。過則損人。故曰立味令人口爽。又曰甘脆醲肥腐腸之藥。王以一身工食萬方苟非加意調和而均節之其禍於朝夕寧有極乎。又况煉養服食三代以前雖無其事然聖人防患於未然寧不慮之是故一飲食之細周禮集解

設膳夫矣。庖人矣。亨人矣。復有食醫調其劑會其宜。迎五行之氣導百物之精以致養於王。王之一身莫非中和之氣所節宣而蒸動者且安得有石烹雲縵之說。採藥餌丹之害可以蠱惑而中之者哉。讀周禮者慎勿謂膳夫以下累繁諸官若聖人所以奉口腹而極肥甘也則幾矣。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痺。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瘡音消。痺以掌反。瘡音介。嗽也。嗽咳也。上氣喘逆也。臨川王氏曰冬傷於寒及春寒動而痺。陽故有瘡。省之疾。夏傷於暑及秋暑動而搏。陰故有瘧。寒之疾。夏傷於暑及秋暑動而搏。陰故有瘧。寒之疾。冬陰淫於

藏府則肺動而為嗽上氣之疾矣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藏去聲。五味酸苦辛

豆也五藥寒熱溫涼平也五穀稷稻黍麥

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五色青赤白黑黃也

九竅陽竅七兩耳兩目兩鼻與口也陰竅二

大小二府也九藏陰藏五心肝肺脾也陽

藏四胃膀胱大腸小腸也兩之參之者重審

驗之也鄧氏曰味穀藥皆五氣聲色亦五何

也五行之氣滋為味播為穀散為藥其實一

體也充為氣發為聲形為色其實亦一體也

一也故投其合而和取所勝而攻用所相為

養也用其精也愚謂五色則望而知之五聲

則聞而知之九竅之變問而知之也九凡民

藏之動切而知之也醫法畧備於是矣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

而入於醫師

辨云分治之則疾醫似非然僅有士八人豈非所治

都鄙各有八人與臨川王氏死所謂君子死曰終是也

終亦有所以而

非醫之罪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繡殺之

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

療之以五味節之

副音刮齊去聲。瘍瘡也

也氣結曰腫血溢曰潰

傷曰金踰跌曰折祝卽祝由也素問曰上古

移精變氣祝由而已副去其膿血也殺去死

肌也五毒藥之有毒者五氣藥之氣臭也臨

川王氏曰疾醫以治內為主故先味而後藥

傷醫以治外為主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

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

有瘍者受其藥焉 王氏曰人四月受水精以

所以養味也五月受火精以成其氣氣堅則

壯若主燥所以養氣也六月受金精以成其

筋筋散則不舉辛主散所以養筋也七月受

木精以成其骨骨收則強酸主收所以養骨

也八月受土精以成其肉肉緩則不墜甘主

緩所以養肉也竅者形體骨肉空虛之處非

此無以通血氣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

長久惟滑則無所凝止此養竅之義也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

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凡療獸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五

瘍灌而劑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

貴人賤畜故獸病獸瘍同一醫也病隱而難

知必灌之以藥使行又從而節止之以是動

其氣脉散則其病發動而調養之其病可愈矣

發其惡然後制藥以療之則其病可愈矣凡獸

養之時其藥以飼之則其病可愈矣凡獸

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

退之 吳氏曰人之醫二獸之醫一在人有勸

氏曰觀民之疾病有醫見先王仁民之心觀
獸之病瘍有醫見先王愛物之心然而民物
安矣而王后世子之尊公卿大夫之貴不使
醫官共其事何也曰此當以食醫求之乎內
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君與臣治其疾於未
故食醫一官不獨和王之六食六飲之等也
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此皆保其安也
於無事之日養其正於無病之時也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為公酒
者亦如之 林氏曰酒官之長式灋如月令所謂
泉必香大齊必得陶器必良是也授酒材授
酒人以其材也公酒謂鄉射鄉飲以公事作
也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
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齊才細反下同。泛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五
汁滓一也也益者蔥白色緹者紅赤色沈者
滓沈於下也凡此皆以度量節作之故以齊
名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
酒 事酒方事於精澆也昔酒久也辨四飲之物
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 醫於已反醕
之沛者醫梅漿一名醕醕也漿掌其厚薄之
煮米去滓也醕以白糖調水也
齊以其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后世子之飲
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其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唯
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饌具設也大祭九獻十
二獻者三貳者加三尊

以副之也。中祭五獻七獻者，再貳加二尊以副之也。小祭一獻三獻者，一貳加一尊以副之也。器量所以注於尊中者，明齊工氏曰：「或疑經有五齊三酒而不知其所以用。」夫堂虛設哉？愚以九獻之儀考之一獻王裸二獻后裸，此王乎鬱鬯也。三獻王薦腥四獻后薦豆，是爲朝踐之禮。禮運云：「醴醢在戶，是三獻。」四獻所用卽泛齊醴齊也。五獻王薦熟六獻后薦豆，是爲饋食之禮。禮運云：「案饌在堂。」是五獻六獻卽盜齊提齊也。七獻王醑尸八獻后醑尸，是爲加事之禮。則王用沈齊而用事酒自此之後，事神之禮，殺而文人之禮，隆於是而用味矣。至九獻則后進羞，羞豆而諸臣醑尸，則全用文人之禮。故於是而用昔酒至夫清酒者，則但諸臣以爲醑酒而已。齊酒主於獻神之用，神有定位，則獻有定數。故五齊皆無副益之尊，三酒羣臣醑爵所用。助祭諸臣數不可拘，故三酒皆有副益之尊。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甸 甸

然祭酒於每尊之所容各有限量。獻神之外，不得以盥供三酒，則每所用之爵皆有其數。應用之外，不得而妄費。蓋酒人之所甚好而尤易侵自商都沉酒於酒，以取敗。周公以爲戒，故防之。其賓客之禮，酒其后者，致飲於賓。周密如此。

客之醴鬻醯醢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其其計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其其酒，無酌數。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禮酒王所致不涕者，酒爲陽，故王致之飲爲陰，故后致之。計者，獻醢多少之數也。無酌數以醉爲度也。秋酒老臣月給以酒，授以酒正之出日入其書契使執而自取之也。

酒正之出日入其

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王氏曰酒正之出以給用也日入
其成旬計也月入其要月計也入其書於小
宰使之聽之以其執九式之貳當守出內之
正正其不如法者也於酒特謹其出異於餘
物先王防患之意可謂微矣豈特是哉彝有
舟以示其沈溺之禍尊有罍以示其浸淫之
患觚言其窮而為孤散言其窮而至於散先
王於禮用之時每致戒焉况給用之際也耶
酒入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其奉之以役世
婦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
入於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星
如之役世婦聽其役於世婦也臨川王氏曰饗以示恭儉故謂之禮酒燕以示慈惠故謂之飲酒愚謂酒府酒正之府也陳酒歸饗餼之酒也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醕入於酒
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
清醴醫醕糟而奉之凡飲共之明齋王氏曰水者即井泉所謂白湯也涼即水也大暑用之所以清滯氣漿若以水和米煮之去滓而存其飲即今米飲極能利水道者醫鄭氏以為梅漿能生津止渴者醴甜酒也醕即今飴糖一名錫糖米麥釀成蓋以白糖為湯有消食止渴之功者四物於語說辨論間可以生津液助神氣久而不渴故漿人主其此六飲於王入於酒

府而酒正奉之也水京皆本質不用辨四物須造之得法故云辨四飲之物也。魏氏曰後世以茶代飲尚其爽口非賴以為養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

始治鑒凡內外饗之膳羞鑒焉凡酒漿之酒

醴亦如之祭祀其水鑒賓客其水大喪其夷

樂水夏頒冰掌事秋刷建所方反。正歲謂

則建丑之月矣凌冰室也三之者備消釋也

鑒即盥也盛水者膳羞用之恐臭惡也酒

醴用之恐味變也賓客不用鑒強使停膳羞

也尸之樂曰夷樂實水樂中置之於下以寒

其室以待新水也。王氏曰藏冰將以備暑

而亦所以達陽出水所以禦暑而亦所以助

陰夫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不至

則閉塞而為災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為疾善

防患者或養其弱以抗其強故方陰之盛而

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或損其有餘以補

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冰以

禦暑如此則無愆陽無伏陰無閉塞乖戾之

患矣先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如此也

夏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饗其實饗黃白黑

形鹽膾鮑魚鱠饋食之饗其實棗栗桃乾榛

榛實加籩之實菱芡栗脯菱芡栗脯羞籩之

實糗餌粉羞下凌芡栗脯衍文餐昨資反。

邊竹器四籩即朝事饋食加籩羞籩也王薦

膳為三獻后於是薦朝事之饗豆為四獻王

薦熟為五獻后於是薦饋食之饗豆為六獻

王醴尸為七獻后於是薦醴尸而薦加事之

饗豆為八獻醴早后又薦羞籩羞豆而賓進

以醴尸為九獻醴麥日薦泉實日黃熟稻日

白熟麥日黑形醴虎形之醴也醴生魚為爵

而乾由也醴而實之也乾蓀乾梅也蓀

加止於三或互用之與抑有闕文與榘米屑

日餐豆文以相足也。凡祭祀其其饗薦羞

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其其薦薦羞為王

及后世子其其內羞凡遵事掌之內羞房中

醴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醴醢

昌本麋鶩青菹鹿鶩茆菹麋鶩饋食之豆其

實葵菹羸醢脾析麋醢蜃蜃醢豚拍魚醢加

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箔菹雁醢筍菹

魚醢羞豆之實醢食糝食反醢音泥第音耶

集京倫反拍音薄第音直。四豆亦謂朝踐

饋食加豆菹豆也醢肉汁也無骨為醢有骨

為鶩昌本蒲根也著莢青也第兒葵也脾析

牛百葉也豚拍承膚也深蒲入水之弱筍箭

薦食以肉與米合案餅而魚之也。凡祭祀其

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

子其其內羞王舉則其醢六十壘以五齊七

醯人掌其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其祭祀之齊

別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四五

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
醯物六十壘其后者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
禮共醯五十壘凡事共齊當作壘。醯醋也王氏曰醯人有
五齊七菹而此又共之蓋齊菹有須醬而
成者有須醯而成者故人膳人各有五齊
七菹也凡醯物則凡以醢成之物凡醯醬
之物則凡以醢成之之醬也方氏曰膳饗所
以養生祭
奉鬼神故先言祭於王義各有當
也至於酒之肇本祀故先五齊醯醢齊
菹并籩豆之實則先祭祀醬非所以共神六
飲皆奉生人故
皆於職事別之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其百事之鹽祭祀共其

苦鹽散鹽實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其
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粥鹽以待戒

令齊才細反。鹽音煮。柯氏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

熬其液而出者其狀滋譚之滋蓋有厚其水而成者其味甘甜

者其形似虎成於自然與明形祭祀則共苦鹽取其
不異也賓客則共形

者取其治治四四能致能致遂物遂物以奉先以奉先祖懷諸祖懷諸

甜可食也愚謂齊事和五味之事鬻凍治之

也。馬氏曰按周禮所建山澤之官雖多然大槩不過掌其政令之屬禁不在於征權取

財也至管夷吾相齊召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觀其論鹽則雖上男少女所食論鐵則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計之

哭

言曰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
不誦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
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寡人之養隘其利途故
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又
曰夫人予則喜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見予
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可愛而洽於上也
其意不過欲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
既以此相桓公霸諸侯而齊世守其法故晏
子曰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山林
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藁之薪
蒸虞候守之海之鹽廬祈望守之縣鄙之人
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市常無藝征
効無度益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爲有
自來矣

冪人掌其巾冪祭祀以帛布巾冪八尊以畫

布巾幕六彝凡王巾皆

謂莫屬反。以巾

八尊所實設而不酌是禮之文巾以疏布所
以成之以質也六彝所祿用以鬱鬯是禮之
實巾以畫布所以成之以文也布有疏則有
密巾有畫則有素疏而素者質也密而畫者
文也張氏曰王所用巾繪以斧形而黑白半
之雖華不至於侈靡也後王之奉金玉文繡
無所不至而龍
鬚火浣進矣

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爲其井區除其不蠲

去其惡臭其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

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官之長六寢路寢一以治事小寢五以燕休
井以停水防火燭也區以室渠備灑掃也蠲

周禮集解 卷之一 天官 哭

潔也沐浴以潔首浴以潔身勞事謂煩勞之事
舍事謂巡守館舍之事。臨川王氏曰王朝
有三寢有六陰陽之義也王氏曰寢中之事
後世皆屬之宦寺而周公必以屬士人宜其
有承弼啓沃之功而無逢迎消蝕之患也漢
猶近古孔光以名士親執唾壺侍中後世宮
人意見亡而治
彌不古若矣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陞板再重設車宮

轅門爲壇壇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

其人門凡舍事則掌之

外中設車宮仰轅爲門王所居之行宮也王
於宮中猶出警而入蹕行宮不可不嚴也王
諸侯設旌門示文也無宮則其人門以長大

之人表門卒不及辦權宜之制也。方氏曰
車宮曰設陳列之也壇壇則築土起垣帷
則置採狀繫網故皆曰爲於旌門獨曰設
恐疑帷宮本具旌門故加設以明其事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

田役祭祀其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其帷幕帟

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其其帟

曰幕皆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坐土承塵
曰帟皆繒爲之綬繼也所以連繫四物者大
喪張帷於堂張幕於庭張帟於柩上土無帟
王有惠則賜之。魏氏曰王以事出不可露
次故以繒布爲帷幕幄帟用畢而撤之後可
復用事簡而費不爲帷幕幄帟用畢而撤之後可
民勞已皆不知幕人之法也

周禮集解 卷之一 天官 哭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

張瓊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

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

重帟重案

天也瓊案牀上著瓊也皇邸以版爲屏風而
以染羽象鳳凰者飾之也朝日春分拜日也
祀五帝四時迎氣也大次以止息小次以候
退重帟重案重案牀重席也師田不張幄者
恐王或暫衆而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
同觀占察也

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

案

卿爲諸侯張設所以藉幣而受命也凡喪王則
卿張設所以藉幣而受命也

張帝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
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
事旅幕助祭之衆所共處也尸次戶所獨處
也之人以更衣也兩人爲一耦張次以得當升射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
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

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大府治藏

官之長九功即九職也受藏之府內府也受用之府外府也明齊王氏曰凡財賦之內府也受必先受法於司會司書授之以法掌事者依法征斂入於太府而存其貳於司書太府乃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冢宰

頒於玉府內府外府而職內復存其貳毋敢

驗其合式瀆與否然後得支於太府而存其

職歲復存其貳毋有額外多凡頒財以武瀆

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

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

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

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

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以九賦財給九式

於自奉而厚於奉人也亦以商旅所會百

便焉官易辨而民不擾四郊百里而近輸餉
者祭之重者邦甸二百里而稍遠輸工車之輕
所尊卿亞於公故其賓客之幣帛大夫亞於
卿故其匪頒山澤亦非常數以待喪紀之變
也。臨川王氏曰凶荒札喪關市無征而工
於荒時亦不舉而素服也王氏曰大宰九式
以荒喪並言而此缺之者蓋荒之用出於三
十年之所積故也凡邦國之貢以待帛用凡萬民之

貢以克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

會之凡用喪荒弔恤禴之用也玩好者宗廟

非徒克耳目之役也賦用諸侯之分器皆足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冢宰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

爲非已任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蓋經

用屬司農禁錢爲少府會稽屬尚書郎郎

禁錢於右丞然猶有統攝不相侵奪於武歸

意善而法不精章和以後改大農之平準爲

中平準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掌藥大官郎

鈞盾尚方考工諸曹別作監悉用奄人主之

而二卿之職又分魏置度支尚書而戶部自

此始梁置太府而太府卿自此始蓋難析爲

數司矣其如倉人主魏爲倉部膳夫至北

齊爲膳部內府至齊爲金部而尚食諸官別

入殿中監桑桑樂諸官別入少府監大官別

光祿中帳別入衛尉凡周禮之攝比絲聯者

紛不可考矣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其王之服玉珮玉珠玉王齊則其食玉大喪
其含玉復衣裳角枕角衾掌王之燕衣服衽
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其珠槃玉敦凡
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
之凡王之好賜其其貨賄齊側皆反衾音四第音子敦音對好
云聲下同。兵若兇戈和弓之類器若赤刀
天球之類服玉大圭也珮玉珥璫琕瑤也珠
玉珎玉爲珠以貫弁冕也食玉屑玉而食之
固珍精而養至陽之氣也含玉爲死者口實
也復衣衾爲死者招魂也衾也衾也角枕以安
尸角衾以揅齒燕私也衽席卧席也牀第牀
簀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珠槃以珠飾槃所
以盛牛耳玉敦以玉爲敦所以盛牲血皆盟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至
會所用也以下奉上曰獻文織謂帛之有文
出於織成者方氏曰王之燕衣服褻器皆掌
於玉府則冢宰小宰得檢察雖以良貨
賄共之而毋敢作淫巧以蕩上心矣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
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
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其其所
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其
之齒象齒也革犀兕之革也使者王所遺物
而得於內府支用者蓋與君爲體如吏之足
用長財善物者賞之或待賓客之小治有善
而應有所賜或使者至侯國應有所問遺若
使若有私觀之禮也此皆公事而非其私惠

故內府其之之氏曰九賦九功似分爲二不
知財用之至多者莫如九穀而皆出於田野
國中中山澤亦有耕者故舉其多而以田野爲
主皆徵九穀至於園圃山澤藪牧關市既非
穀土虞衡圃牧工商鎮婦臣妾閭民又非農
者所執之業既殊所貢之物亦異不得不別
而爲二注疏謂九賦
爲口率出粟誤矣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其百物而待邦之用
凡有灋者其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
祀賓客之紀會同軍旅其其財用之幣齋賜
子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
王及后之服不會布錢也其百物者或作之
或貢之皆以布致之也有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圭

灋謂百官之公用齋者行道之財用也王氏
曰古者寶龜而貨貝所以交易者惟貝而已
至太公立九府圓法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
曰布布取宣布之意泉取流行之義其實則
一而已魏氏曰理財之道三一曰務本源以
生財也九職是已二曰立經制以節財也九
賦九貢九法是已三曰通權衡以濟財也其
九府圓法乎。魏氏曰內府王公帑之在內
外府王公帑之在外王者四海爲家曷有內
外曰內府掌邦賦以待王之大用故儲於內
帑以恤重也。外府掌邦布以待邦之小用故
發於外帑以輕便也其爲公帑則一面與王
府同統於太府西漢天下經用盡度大司農
人主奉養勞費一出於少府古意尚存惜乎
散出無紀耳

司會掌邦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

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漚致邦國之財用

以九賦之漚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漚令

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漚均節邦之財用

計官之長六典八漚八則之漚已掌於小宰

而司會亦掌之者蓋其職在會計故逆受而

鈞考之所以計其治也掌國之官府郊野縣

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

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

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紀載爲書合驗爲契人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垂

三相稽也互者兩相比也日成月要歲會大

宰小宰受其總宰夫正其詳而司會則兼考

之也方氏曰凡用財有分用者有總司者並

出財者各有簿書所謂參以考之也官有職

事彼此互見所謂互以考之也惟日成紛雜

易於抵冒參互以得其實則月要歲會雖大

積而無誤矣又曰月令每歲季秋制諸侯來

歲所賦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則古者邦

國之歲會皆達於天子可知蓋必知其年之

豐凶而後可酌其所賦於民輕重之法必周

知其國用之多寡而後可定其貢職之數故

曰以周知四國之治也劉氏曰司會職財計

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漚八則之漚以逆邦

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爲職會計以逆

身者不顧國政之是非不度民情之弊疾惟

利是積則或傷於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義

故禮樂衰微黎民困窮則非所以存國之體

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德能爲亞於

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會計是故必知六

典八漚八則之漚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

式之漚知其治之本而後施九貢九賦九功

不害乎王之所治也司會察其法於下者也

有傷於法者上者以司會察其法於下者也

馬然後參互以考其治也司會察其法於下

刻於歲成非以考其治也司會察其法於下

大十也司會以周知四國之治者謂八州諸

國禮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

則歲會雖不足而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

贏而其治有可廢者焉故以詔王及冢宰廢

置者以治爲本也其財用之奸弊則其下吏

當之於乎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財用其下吏

以周天下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矣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漚八則九職九正九事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垂

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

其財受其幣使入於職幣凡上之用財用必

考於司會九正音征。九正卽九貢九賦之征

口之登耗土地之版圖載疆域之廣狹凡天

官地官之職司會皆掌其書然後財可得而

理也叙財而錄其餘財受幣而錄其餘幣使

入於職幣以待用此考財之入也上之用財

互相執奏以杜奢侈之法否苟其事弗當則三

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

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

數以逆羣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受漚焉

及事成則入要貳焉凡邦治致焉大計者日有成月有

要歲有會三歲又總而計之也上有召曰徵下有司稟曰令是舉更橫取於民也

而考之也掌事者若閭師旅師之類學賦

稅之事者皆就司書受法敏畢有要簿入於

冢宰其貳藏於司書以爲考逆之證也王氏

曰典瀆則職者以爲考逆之證也王氏

故欲知國家之法度治得失皆於

是考之猶太中凡辨法考馬也

職內掌邦之賦入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

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

用凡受財者受其武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

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叙其財以待邦之移

周禮集傳

用官府之有財入若關市之屬方氏曰受財

是也太府以之而藏之若內府外府玉府

愚謂會歲終會計也以下職內故受而書之

出財之數並各官府所用之數並考之則

其有無存積由公清敗罔皆得而知矣移

移也王氏曰公清敗罔皆得而知矣移

於喪豐年而公清敗罔皆得而知矣移

有餘則可移以通融之法皆職內主之也

職歲掌邦之財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

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羣吏之

出財用受式瀆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叙與

職幣受之及會以式瀆贊通會叙者尊卑之

也幣除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之故以叙與

之而使授之其人張氏曰凡內外府應于財用

羣吏之計也。張氏曰凡內外府應于財用

皆計於司會職內職歲又所以贊於司會也

漢高帝時獨蕭相國知此領天下之財以柱

下史張蒼爲計相此近周之司會其後諸府

各自置府以爲管計此官遂廢蓋緣先王都

無毫髮之私後世不立此官者只爲人不便

耳

職幣掌瀆式以攷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

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

以書揭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

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瀆贊之振舉也懸牌曰

周禮集傳

邦財者謂畿外所用之財也如小行人適四

方遭侯國有故而令賁補則委搞檣豈能遠

報於王朝王巡而會同軍旅而有好賜賑恤

豈能轉輸於畿內凡開田之歲入侯服之正

供必有積貯於畿內方以備王朝之用者矣劉

氏曰凡餘財皆謂之幣此掌歲而聚之振者

與起之謂也故掌事者所用有餘財既不復用

則沈隱矣故振與之以適於他用以無滯財

錄妨其或曰辨其物妨其或以賤貨賈也其

有餘節儉生於多爲寡也。何氏曰奢侈生於

度無藝唐玄宗曰左藏充溢而賞賜無檢成

貪汚便成大惡聖人嚴於會財固以恤民亦
以養小臣之廉免陷於過也後世法嚴而弊
不止者官不擇人祿養不
足如饑而禁之食難矣

司裘掌為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

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先儒

以為黑羔裘也車天蓋冬至圓丘之祀其時

寒其地曠非此無以禦之良裘天然精美之

裘若黼裘之類行羽物者頒羽毛之物以賜

羣臣也功裘人功緝綴之裘若狐青麋裘之

類頒賜者使大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

夫士服之也設其鵠諸侯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

侯皆設其鵠大射王將祭祀以射選助祭之

人也虎熊豹者以虎熊豹之皮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裘

侯之側也虎侯王所射熊侯諸侯所射豹

侯卿大夫以下所射也鵠者以熊虎豹之皮

棲於侯上以爲射之鵠也鵠小鳥棲而

難中是以取其象焉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

所自射則其侯與其家臣所共射也卿大夫之

射則其侯與其家臣所共射也卿大夫之

助陽而居一焉。班氏曰天子所以射則其

能自逆者夫射自也春氣微弱恐物有窒塞不

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曰天子射則其

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射熊

何示服也服巧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

示達也服巧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

者示服也服巧也熊爲獸猛巧者非但當服

本正則末正矣所以布鹿豕者示除害也各取德

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義曰左爾不率侯鵠不

朝者則射之故禮射義曰左爾不率侯鵠不

射正身何君子重同類故畫獸而射爾所以不
王曰文侯之云者言矢之所至以此爲侯
故古文作侯之象矢集於布之形其諸侯與侯
諸侯字則皆從人而諸侯聲人在上則作侯爲
文侯字則皆從人而諸侯聲人在上則作侯爲
何說焉夫射中者得爲侯侯然則天子而射又
古者君臣相與盡志於射者取其能禦外侮
以安吾民而己虎熊豹皆獸之猛者春秋
書多舉亦害稼之獸取其皮爲侯以示威猛
此求其義而乃妄求之所以有事者在此不於
於侯不亦失之遠也哉大喪厥裘飾皮車凡
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
事不會歲音飲。歲陳也皮車並車革路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裘

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裘以式瀆頒

皮革於百工共其毳毛爲毼以待邦事歲終

則會其財賄治皮貴毛毼故於秋斂之華須採

可獻矣毳毛之細絳者邦事若張繄索之

類取時曰財出給曰賄。王氏曰按裘無與

於天官而爲之屬古者以皮爲幣蓋

亦外府之類故附於職幣之後也

內宰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

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內宰之治宮寢猶太

稱外兼統乎內也版以錄閭寺女奄之名圖

以書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旌闥寺者稍食吏

以書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旌闥寺者稍食吏

以書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旌闥寺者稍食吏

以書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旌闥寺者稍食吏

以書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旌闥寺者稍食吏

以書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旌闥寺者稍食吏

以書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旌闥寺者稍食吏

以書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旌闥寺者稍食吏

以書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旌闥寺者稍食吏

以書宮寢廬舍之狀政令旌闥寺者稍食吏

居之使也人民謂士庶子分而以陰禮教六宮
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瀆教九御使各有
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衰展其功緒陰
婦人之禮若內則女憲所言是也后之有六
宮亦猶天子之有八官婦職女功也九御即
八十一御妻九有而御故以號焉禮以訓九
嬪使之成其職者三九御使如姪事尊卑之
體也使其各有所任嬪嬙之心也二事絲枲之
宰以相親愛俾無嫉妬嬪嬙內宰以絲枲之事
內人治自內而外化自近而遠也正其服絕
其靡麗也禁其奢其齊王曰按內宰教嬪嬙
省其職也夫今之世皆明偏全澆淳美惡之一
大法此古之生人有一男則有一女豈
周禮集傳卷之一天官 采
男子有教而婦人無教乎古者宮中必
設師傳保姆之官周南后妃言告師氏而
後歸寧宋國夫人歸寧不無教乎古者宮中必
姓婦女亦必有師四十無子為人所笑女師是
也今觀祭禮賓客禮也女史所記書也非學鼓
樂也國風諸篇詩也女史所記書也非學鼓
以能之惟如是故古者女子之盛德高識若
敬姜孟母者無不有焉男子之事是以前能上
紀有月之理則有婦人宜也此謂內宰之教
神靈之統下理萬物之宜也此謂內宰之教
益傳其學於師傳休婦而教之然亦有齒尊
德而如昭帝后之親受書於夏侯勝者矣秦
漢而下其君既無修身齊家之學至於呂不
韋審食其武三思或委以國事令監宮中者
遂使人疑而不復信苟得人如內宰者以治
之豈有是醜哉以是知周公之法似正而實
切大祭祀后祿獻則贊璫爵亦如之正后之

服也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
客之祿獻璫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喪
車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祿謂王出
乃從後祿也祿謂王既膳后亦從後祿
也璫璫謂尸卒食王既膳后亦從後祿
以璫璫謂尸卒食王既膳后亦從後祿
戶內及昨所服之禮樂之儀凡行禮必
主禮豆蓬之類賓客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也
而禮豆蓬之類賓客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也
客之禮若牢禮及醫醢糟之類內命婦九嬪
世婦之禮若牢禮及醫醢糟之類內命婦九
精粗佐有前也外命婦大夫士之妻也服有
按后與尸賓酬酢后哭諸侯贊御而臨於鄭
周禮集傳卷之一天官 宰
人夫之喪此古人娶夫之至大禮非中其
之能行也禮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與寡君其
宗廟社稷故祭必夫婦親之天子以天下為
家建侯樹屏雖世爵而必命有德者故其來
朝以禮神之大禮也死之禮上為之服故夫
臣同體大臣之禮也死之禮上為之服故夫
之尸者則以行禮為務而無淫姦之心一薄
實者果才德出類而人亦以賢禮之有喪者
主於哀戚而人亦以賢禮之有喪者
是故可以行禮而人亦以賢禮之有喪者
謂尸者皆王同姓之親而小吉者苟匪人則
不足以為尸矣所請賓者亦伯攝之矣所謂
太公之流苟王不常諸侯則宗伯攝之矣所
御父母之豈以少年宮領數數入諸臣之家以

行禮後世祭無尸君臣無復戲酬之禮后
夫人不復出宮此禮告不必復講然觀宋之
宣仁賜忠宣公社飯為湯公申公明臨微朝
猶有君臣一家之意後王不可不知而周禮
自當存之未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
可以輕嘗也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
以陰禮淳諸允反又音純。凡建國者前朝
次司市所居叙胥師賈師所居肆百貨所藏
也。劉氏曰五度分寸引丈尺量五量合
升斗斛準布帛之廣制布帛之長皆出於市
所以一制度正民心絕情偽也。愚謂祭之以
陰禮者市中之社以婦人祭禮祭之地。何
氏曰至矣哉王立朝后立市之義乎古者后
不預政非無政后不主禮非無禮也立市者
后之政乎陰禮者后之禮乎朝之政主于義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宰 空

王與公卿大夫平章天下者也市者商賈販
夫交易之處主乎利后令內宰立之者也夫
市以通貨賄濟民利不可闕者也先王不立
於前而置於後政不出於王而出於后此見
聖人先義而後利賤貨而貴德之意也且立
其法曰君過而後利賤貨而貴德已侵利則無以
令乎人也至於夫人則命子夫命婦過而利
罰者以身為至若子當論道義而不常見財利
也其賤之也至矣然必使后立之祭之者亦
以陰能成陽利能和義財成市之祭之者亦
先後之問治亂之分心術之判也。其亦得於
聖王之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
以為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
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

罰之會內宮之財用中志聲。北郊正隆之
事經案之職樂布帛綈小則良縹大則粗
賞罰之不以勅也魏氏曰后宮費財視王
宮彌甚不嚴年品節限制則肆為正歲均其
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於王之北宮而糾其
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種之種
而獻之於王種種者先種後種。北宮后之宮守
收曰後宮藏其種者先種後種。北宮后之宮守
解也。將以後宮藏其種者先種後種。北宮后之宮守
氏曰賞罰於慶終故均其稍食而獻之焉。劉
德也。已施其功事於正歲則稍食於歲始助
終考勤怠也李氏曰內宰仲春詔后帥命婦
蠶以鳥祭服也又上春詔后帥六宮生種種之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宰 空

種而獻於王夫晉天之下蠶者非一女也將
以鳥祭服有不足者乎而后且親蠶耕者非
一男也將以事先舅姑故不用力焉而后佐
王婦道也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
不傳微行求夫者乎王后之尊而親蠶天下
下之女子有求夫者乎王后之尊而親蠶天
尊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求夫者乎王后之
祭祀者乎明一以下治天下此其一助也陳
氏曰后妃躬蠶而治天下此其一助也陳
尊之意也。凡蠶者曉然有不足助也陳
於女奴曉視而治天下此其一助也陳
則大夫員數之損益而治天下此其一助也陳
賜予之疏數皆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達有
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達有
司之禁雖天予不得自以賞罰其勤惰達有
行而內政舉焉所謂正家者蓋如此而非
屑屑然也令房閨而方較是非於素亂之

後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安得越奏
近臣蓋內治不聽於公卿久矣
矣毋怪乎後世之多亂也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
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
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之俎后有
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
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之相好並去聲。小臣
王也詔告相助也正則整齊之而已王也詔告相助也正則整齊之而已
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也受尸之爵飲於房中之俎也
好之事以物而問遺之者好令思好之令以
言而弔慰之者后親族有為四方諸侯者有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宰宰
為王朝卿大夫者則皆使小臣將之為王朝卿大夫者則皆使小臣將之
陰事謂羣妃進御之事陰令謂詔告北宮之
令。明齊王氏曰夫婦三綱之首閨門萬化
之原衆庶莫不然而况母儀天下者乎宦寺
者不能不用而不可以輕用其選有甚於外
廷之臣者故其職曰掌后命正服位出入前
驅與太僕之於王無一爽度幾出入起居罔
有不欵也若禮事在王曰詔九嬪曰相內人
曰正一大小宗伯之贊於王庶六宮嫺於禮
儀而無有愆忒也若好王曰好令則使往親
賢與王同志即鄭詩女曰雞鳴之意也掌
王之陰事陰令則思建下而無嫉妒之意也
木蠹斯之美也古稱婦寺以其柔媚如女人
也今觀其職如此非剛正之士其孰能之是
故奄悉無命爵惟此稱上士蓋必其士器士
行士德而錫以士爵也妻里王氏曰先王之
制後代沿習倍失其意而禍患亦倍烈者莫
若宦官嘗考周家合內小臣內豎寺人之數

不過十九人耳後世衣朱紫者或數千億何
其怪也先王之世十九人之寡不過給將令
洒掃後世則兵刑錢穀將相之權無不拱于
委之至於世臣刑錢穀將相之權無不拱于
臣之疑碎首殺身之臣可疑而重腐之人則
無可疑噫又何怪也卒之覆國亡身靡不由
是後之視昔悲夫
今之視昔悲夫
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
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
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
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掌埽門庭大
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宰宰
亦如之亦如之
明器也惡其不祥故不入明器也惡其不祥故不入
器無刻識者應其不執故不入奇服衣甲者賊
服怪民狂易之民恐其惑衆故不入內人宮
中之人公器公家之器賓客之列國朝聘之臣
出入無帥導之者必讖祭之所以防閑之也
以景昏之時而啓閉防不虞也出入而闢除
行人使避貴也燎謂地燭劉氏曰祭祀王在
廟中大喪以下王或出送葬蹕宮門廟門以
肅王之
歸也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
入之事而糾之若有喪紀賓客祭祀之事則
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禮事掌內人

之禁令凡內人弔臨於外則帥而往立於其

前而詔相之相去聲。女宮中執役之先

妃嬪或哭宗姻必詔相之內人弔臨或從

也。明齊王太后曰寺之為言侍也王之內

五人主侍於王路寢之旁者也今考經文惟

曰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乃其專職其

餘則大禮之時佐世婦禮事掌內人之禁令

及佐內人弔臨於外而已故所謂侍者非以

執事於王也王當總內宮之治而不可以

正其宮人故以屬之奄蓋侍於王所而代王

與王左右大夫士雜處宣檢人而常在於王

宮中所以至嚴且密也夫士雜處宣檢人而

政所以至嚴且密也夫士雜處宣檢人而

不近於王豈虞有竊弄之禍後世宦寺不以

周禮集傳卷之一 天官 宰

數萬計左右前後同非是輩幽顯隔絕所

不為天子以一人耳目安能照察之然後知

制所以不可易也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

喪紀之事則為內人蹕王后之喪遷於宮中

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造器戰及後

擇之稱蓋奄之小者內宮寢也外朝廷也童

子出入便疾故使之通命令於小事也喪而

遷者將葬而朝於廟也褻器類沐之類遣車

張氏曰成周盛時內小臣閑人寺人之屬悉

而少府之官凡內臣皆屬焉後幸如節通一

有細過中律嘉得召而所之况當時內臣亦

參選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

東漢則不然議郎不在宿直人主無由親近

明經之士十常侍皆宦者為之卒至羣奄用

事孫程始得以專廢立之權董卓橫行以成

敗國之謀原其所自蓋東漢三公權虛位無

復西漢統領九卿之職而宦者專權非三公

所能制也朱子曰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

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

君而成其德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也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

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叙御於王所凡祭祀

贊王盥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

喪帥叔哭者亦如之德謂貞順言謂辭令客

進也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共象也卑

者宜先導者宜後女御當九夕后當一夕亦上

五日而後云自望後反之王盥受素履之玉

不必才名絕異也婦言不必辨口利辭也婦德

容不必顏面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絕人也

清閒貞靜守節齊行已不恥動靜有法是

於人是謂婦言出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

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

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婦人

乃大德而不可乏者也魏氏曰王元氣幾何

先王寬舉大數立法非實教也且御不御在

王耳凡祭祀則齊戒疾病則齊戒遇災則

齊威發大命臨羣臣則齊威皆不近婦人其
大寒大暑一歲之虛四時有厲氣一月之虛
風雨震動之變一日之虛王亦當暫遠帷薄也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擬
爲齋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

物掌帛臨於卿大夫之喪水滌曰濯手拭曰
振爲猶治也涖臨

視也內荒煥餌粉養之類
弔臨王后使弔其姻親也

女御掌御叙於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
祭祀贊世婦大喪掌沐浴后之喪持翼從世

婦而弔於卿大夫之喪翼音政。女御即御
也叙即以九九而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室

叙進則無失時之怨而有廣嗣之祥也
事獻絲枲成功之事王后之喪沐浴用濡以潔
首浴用湯以潔身然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
供給湯物耳翼拂棺也左右各四人持之從
世婦之數蓋如使者之介云。李氏曰男女
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亡家者往往而是蓋
婦人之性陰味而柔弱解克正也夫后妃同
體於王其次嬪御亦所愛幸一舉事足以族
轉天地薄食日月其爲禍福可勝言哉貴則
爲驕富則爲侈私謁府庫或爲之空則怨憎則
有之濫矣或爲之昌忠良或爲之削宗室或
爲之盡家嗣或爲之易維或爲之創宗室或
殺或爲之不食末喜之殺桀妲己之殺紂此
類豈少哉成周內宰之職王宮之中自王后
之下至女御之卑皆受教皆習禮德皆正言
皆順無治容無廢功無後服無衰道則閨門

之內傳有不肅普天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
子淫葛覃之射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
好德於斯耳之轉佐求賢鬼直之莫不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
時招梗禴禋之事以除疾殃內祭祠內五祀

招曰祠以時者言隨有車之時而行之招者
招取新祥也梗者言隨有車之時而行之招者

福也禴者禘也禋者禘也。明齊王氏曰鬼神
之事婦人信之尤酷聖人深識鬼神之情狀

因人情之所不能已制爲正祀則從淫祀不
禁而自止矣後世不知此一切禁絕此淫祀

有以此官則至盡之事安從有哉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夾

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之職分如祭祀則有薦徹賓客則有饗酬之
類內治之職即內史所掌之政令而書其副
也逆內宮者鈎考其財用也書內令皆宜布
其意旨也。何氏曰禮從亦若太史之以書禮從王
也。何氏曰禮從亦若太史之以書禮從王
傳保嫺之助哉蓋其禮婦祝史亦皆相與輔
淑女掌其教其德蓋其禮婦祝史亦皆相與輔
導警戒以成其德子孫世有哲王不亦宜乎
漢唐以來或以倖因之不知後宮或以媚
之賤備妃嬪上不知教下不知學令德不聞
有由然矣若唐山夫人房中之歌蕩然雅頌
之音才人徐惠直諫之疏涼平姜后之風其
庶幾成周之家法乎明齊王氏曰按史之爲
官手持中而不失者也故主記人君言動納
之金匱爲上者不得而與雖至暴如桀紂亦
無容其私人君設欲覽之或有所更易焉史

者知有法而不知有其身頭可斷而手不可
易有死而已繼之者亦然所以謂之信史春
秋之時齊有太史之簡晉有董狐之筆此意
尚存蓋自古相傳之法也夫人君雖其言而
莫予違石夫人身居禁中尤易縱恣然而好
善名惡惡名之心人孰無之故垂象於天有
社史女史各司其職先王法之故特設女史
以婦人之賢且能者執彤管以待后備王之
政煩故分掌於太史內史諸職后事簡故總
而已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
之事齊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
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其王及后之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充

用頒之於內府

賈音價苦音古後同。典主也主婦人絲采功官之長也

婦式謂婦事之模範嬪婦謂國中婦人工於
其業者事者織紵之務齊者絲采之物苦惡
良善小精大粗各殊其價而揭之示不
混也頒而藏之以待用不忍費民也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
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
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
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
令上之賜予絲入謂九職嬪婦所貢之絲與
功之時若溫煖宜繅帛清涼宜
文繅也外工謂外嬪婦內工謂女御以物授
之若繅帛授以素絲文繅則授以采絲也有

司之成。今謂禮凡祭祀其黼黻組就之物喪
物法物之正也

紀其其絲續組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
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之黼畫黼於
謂之黼組就以組為冕旒之就也采色一歲
曰就綉以爲線縷也縷組以爲俛氣握手諸
用也青與赤謂之文和器若茵席屏內之屬
文織絲組所以飾之也。臨川王氏曰典絲
所共則祭祀黼黻組就喪紀絲續組文之物
是乃王之致美乎黻致孝于鬼神也其受
亦宜乎

典臬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
而授齊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辛

待時頒頒衣物授之

賜予亦如之歲終則各

以其物會之緝而細曰縷治而白曰紵縷則
待喪紀之用也。頒衣物授之當頒衣服之時
各以其物授之也。明齋王氏曰按四方之
奔儉勤惰皆起於后宮后夫人者佐天子以
率天下之內治正以其貴而勤富而儉有以
也織女呈后紀親織之象也咸列象於紫微
垣故周禮特爲典婦功一職以司后宮工作
之事此內治之所以修舉而無怠荒之禍也
敬妻有云民勞則思思則善心善則志善
忘善則惡心惡則思思則善心善則志善
民莫不嚮義勞也故王后親織玄纁公侯
之夫人加之以紵縷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
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
皆衣其夫社而賦事恣而樂功男女效績愆

則有辟古之制也敬姜可謂知言矣抑周之
先自昔相傳男勤於耕女勤於織故絲象之
事不特典婦功掌之而已九嬪教之內宰職
之又佐后而賞罰之宜其女有餘布而財不
可勝用也及其衰也后宮休其蠶織民間則
杼軸其空貢禹諫元帝曰故時齊三服官輸
物不過十萬方今齊三服官工作各數千人
一歲費數鉅萬三工官費五十萬東西織室
亦然夫一婦不織或受之寒奈何民不困
窮也即周之內治如此宜其永世也與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
展衣緣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
緣衣素沙褱當作鞶揄當作搖緣或作緣下
與翟同雉也素質而備五色謂之翟青質而
備五色謂之搖褱衣畫鞶揄衣畫搖皆刻繡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主
而綴之闕狄刻而不畫皆祭服也從王祭先
王則服褱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
服闕狄鞠衣色黃桑服也屨當為襪以禮見
王及賓客之服也緣衣即緇章燕居進御之
服也沙同紗即今之紗衣以之為裏而彰其色
者內命婦之服也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
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
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
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平侯伯之大
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褱衣
陳氏曰陽數九故王之吉服六 凡祭祀賓客其
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其其衣服其
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其其衣服凡內具之物
喪衰之等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后喪之
衣服謂襲衣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

十稱也內具之物謂生時所用
用如紛帨線纁盤衾之屬
縫人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
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袷柳之材掌凡
內之縫事役為所使也棺飾布帷之類柳喪
之以為飾是
衣其材也
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
冬獻功掌凡染事絲染而後纁帛織而後染
暑潤溽故染纁玄以為祭服夏翟也翟至秋
而五色皆備故染者擻而象之冬則功成而
獻其染之功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主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
嬪及外內世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
其笄經亦如之追音堆笄音雞。追冠名記
以覆首用髮為之編列髮而為假紒也次次
第髮長短而合於髻也追治也衡所以懸填
笄所以卷髮皆以玉為之而於髮中即今
之簪也笄經緯皆以玉為之而於髮中即今
男子冠而婦人笄婦人之飾不過髮與笄而
已後世珍寶盈頭不幾治容誇淫乎愚按鄭
氏謂副為王后從祭之飾編為親紒之飾次
為見王之飾外內命婦衣鞠衣襜褕衣者服編
衣祿者服次然詩曰副笄六珈是夫人亦得
用副矣昏禮曰女次純衣是嫁女亦得用次
衡笄之玉骨角分之乎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鳥黑鳥赤總黃

總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

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同音劬。複下曰鳥禪下曰屨總縫中紉也

句謂之拘狀如刀衣鼻在屨頭以爲行戒也

赤鳥蓋王所用黑鳥蓋后所用陰陽之正色

也赤總蓋王鳥之飾黃總蓋后鳥之飾陰雜

陽純之義也青絢所以相間而成文者素屨

去飾無總絢也葛屨夏月所用冬則以皮爲

之凡赤鳥黑鳥素屨皆然也命屨配命服之

屨詩曰王錫鞶侯玄衿赤舄是也功屨即皮

屨若衣之有功裘也前言葛此言功至文以

見義耳散屨亦素屨之類四時祭祀冬春則

用皮夏秋則用葛吉祭則用赤黑喪祭則用

素散各隨其宜也。張氏曰首服在上尊又

周禮集傳

是陽多變故男子婦人省服各別官掌之接

鳥在下卑又是陰少變故男子婦人鳥絢同

官掌之愚謂弓鞋之制始於李唐達物性之

常微妖冶之玩而男女之鳥屨遂迥乎不侔

後世因之而不變亦可笑哉

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於太祖以乘車建綏

復於四郊

大祖之大音素乘去聲綏音綏

復於四郊夏采五色翟羽衣旗備五色故以

各官也復始死而招魂也綏以旄牛尾爲之

綴於纛上象太常也。劉氏曰王之袞冕生

常服之也。等於太廟之廟者也王之袞冕生

則用以爲侯而莫測其神氣之冥也

以其服或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

也孝子盡愛之道無所不至矣是以夏采復

於太祖復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練僕復於

大寢小寢愚按涿宰之職掌飲食衣衾所以

佐王之修身掌宮壺婦寺所以佐王

掌百官萬民所以佐王之治國平天下獨至

於篇終乃列夏采之職者蓋曰生服其教沒

畏其神哲王之正道代天理物之任於是乎

終而不必以爲諱也漢唐肅主惑於神仙方

士之說以求長生而反促其死者有之失觀

成王之額命非深達周官之意而能之乎或

首乃指爲不祥之官而不必設蓋朝開

夕死之說不明於天下久矣又何怪哉

周禮集傳

卷之一 天官

吉

周禮集傳

天官卷之一終

周禮集傳

周禮集傳

周禮集傳

周禮集傳

周禮集傳卷之二

李文炤著

地官司徒第二

徒衆也教養徒衆象地之載萬物也
或問司徒職在淑敷五教而地官
言教者甚畧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
甚詳何也朱子曰亦須使之有衣有
食五方之民各得其所而後教可施
也况其中言教亦不畧如書孝弟嫺
卹屬民讀法
之類非乎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爲民極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

以佐王安擾邦國

周禮集傳

卷之二

—

11-11-68

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五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穆王命若牙爲司徒亦曰弘敷五典式和他民則未聞以司徒治財賦任土地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鄰長與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謂人等官無非作人之良法美意顧教民爲善莫切於財以之交易之際是必有以禁其非而導之於義去彼司徒兼焉後人惑於泉府之在司徒遂以爲司徒爲財賦之任又以地官宜掌土地遂取司徒之本職不明而所謂掌邦教爲國卒使司徒之職不明而所謂掌邦教者殆爲虛語矣

教官之屬大司徒鄉一人

從中大夫

人鄉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

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司徒掌六鄉辨
師分而治之二

人共五鄉之事相左右也舒氏曰周公設官之意謂教必發乎邇可以見乎遠故教官於

最太
詳焉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州

長每州中大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

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閭胥每閭中士一人比

長五家下士一人

卷之二

民者也。師大以下，里中之賢者而出使
長之也。黨正，族師。今之里正，閭介比長，師

今之保長其下太人上士中士下士皆里中之賢者民自興舉而出以共之也漢之

老唐之里正村正皆自任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

之賤而多責人不樂爲矣。馬氏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之概

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
知閭里之奸邪黜庸人之休戚故治狀之顯

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
權而士自一命已上拘於三五之法不使之

不效職顯能於卜士上之賢者亦以隨情與已
與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

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有吏力肆
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五之法可行之於僚掾

而獨不可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之

而獨不可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

1

命官而獨不可施之於無籍在之惡少乎明
齊王曰以王畿千里居民之數計之為六
千四百井每井以五家為一里止四家以
之至二夫耕二夫之井一里止四家以
人可任者六萬四千井一里止四家以
五家而任者六萬四千井一里止四家以
千里之地合二萬四千井一里止四家以
然自古稱天子曰萬里則十六倍而用其
計之近郊遠郊二萬四千井一里止四家
十之同每鄉二萬五千井一里止四家
家與及觀鄉遂序官之數比鄰之長共三
人所統至於十五萬家是一家而兼十家
一而比長所統五十五萬家是一家而兼
設而不長所統五十五萬家是一家而兼
蓋有居民可用之數戶皆有餘而不籍何
晉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
周禮集傳 卷之二 三
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藉
一必十餘載而一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
法自十一而至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
而家十家而一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
推此二法而一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
凡而用一其法如鏡之設里者必十年而
行若者寒暑鋒鏑之若居者必十年而
思是宜可輕發而多用幾故大司馬所統
於千里之內更番而用幾故大司馬所統
均編而不類如旅從徵發而不至於虛空
君行師從鄉旅從徵發而不至於虛空
役而無敵田足以耕而無虞出足以戰
而無敵田足以耕而無虞出足以戰
而無敵田足以耕而無虞出足以戰
時器械皆平日之簡藉委積勿新隨道里而
時器械皆平日之簡藉委積勿新隨道里而

必知兵兵必順民行險而不危故易曰彗
下而民從之也後世之民其逸者與則
無教驕奢淫慾不遺餘力遇有警急則
無策延頸待斃其勞者與則征伐四出
節死亡相繼其不至於敗亡也幾希
天下騷然其不至於敗亡也幾希
封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六人徒六十人聚士曰封胥徒多
鼓人中士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日鼓人兼金而稱鼓也
人者金以節鼓也
舞師下士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教舞以共
野祀司樂之舞
則學士為之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四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
於野
田者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十人徒二百人明齋王氏曰牧人兼六
牧之事故與雞人羊人犬人等同爵牛人雖
主一牲然其用非止於牲事其掌財賦為大
故官為中士若馬則尤重
於牛故技人為下大夫也
克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肥也養繫
性而肥之
載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六人徒六十人載之為言事也

閭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二十五家

民稅之官而曰閭師者宜督其親民者也

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四百里曰縣此徵野貢賦之官而曰縣師者居六鄉以至

邦國之中也

遺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遺維季反

均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周禮集傳 卷之二 五

四人徒四十人

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

胥十有二人徒有二十人國子人多使役處眾故其徒多也

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

胥六人徒六十人

司諫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司救中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調人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和氏曰調循和合也凡八

之情方其有觸則怒怒則爭爭則亂

不顧也及其怨隙已成殺傷被執退省其身

已無生路追念其父母妻子不可復見未始

不悔悟而嘆旁人之不我救止也先王灼如

人情之隱設調人以諧和於始使不至於此也忠厚之至也

媒氏下士二人史二人徒十人媒之言謀也謀合二姓之

司市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六

二人徒二十人

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胥師二十肆則一人皆二史賈師二十肆則

一人皆二史司聽十肆則一人司稽五肆則

一人胥二肆則一人肆長每肆則一人賈音音暴。自胥師以及司稽皆司市所自辟除者胥及肆長市中給繇役者

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故書泉或作錢

四面各三門
則十二門也

人徒四人王畿千里王城在中面有五百里界首面置三關則十二關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二

七

吏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王氏曰按

王開之於不里爲六遂則司徒不能徧教特設避人分理

而鄭氏云自遠郊以達於畿與通人職掌以不止於六邇矣按塚邑大夫之祿五人在南也

三百里小都鄉之采地在縣地四百里大都鄉之采地在縣地五百里大采之采地在縣地六百里大采之采地在縣地七百里大采之采地在縣地八百里大采之采地在縣地九百里大采之采地在縣地

外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任其勞養之政而

人憂秋官有郢冢司馬及郢冢士而用走不

設此官其微意可知矣蓋禮政刑三典其權

設宗人司馬士於都家以監領之至繼化

其地不卽與斯民共商無嫌於德者故至國

不復訝都家分教之官而第以澤中而止

也不然謂遷人所掌自郊達畿則其所治之

婦人三信於翁老翁與翁又不可
遂之夫丹遂中二人桑王丹縣下大夫

一、部而部二、一部之部部中士

一人品自金岳士一人贊長

人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一鄉氏

曰按國中自百里外遂以區區農夫王治

之稍詳亦以王朝之官家之卿不迷之外則

問禮集傳

卷之二

八

為都鄙以封公卿大夫及王子弟
始之臣下祭祭焉卿大夫之封邑

建諸侯王治之彌畧

衣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共四人胥

六鄉之內所有賦稅而支

八百八十人之間師欽之此則

別官故官屬與胥徒多也

稍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事與縣

試師輔相人壽尊師通甸都蜀

委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

四十人

土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草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稻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土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誦訓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山下士六人史二

周禮集傳

卷之二

九

人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山下士二人史一人

徒二十人度其產曰虞

林衡每大林麓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林麓如中山之虞

小林麓如小山之虞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史四人胥十有

二人徒百有二十人中川下士六人史二人

胥六人徒六十人小川下士二人史一人徒

二十人平其利曰衡

澤虞每大澤夫數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

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中澤中藪如中

川之衡小澤小藪如小川之衡水所常鍾曰澤有時而晦

藪曰

迹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迹之言迹也魏氏曰主知禽獸之虞田獵則用之爲耳目其猶兵法之有鄉道乎

廿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廿號猛反

角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十

羽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徒八人

掌葛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十人徒

二十人

掌染草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掌炭下士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音

徒。荼茅莠也

掌屨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屨大始也

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

人婁里王氏曰春夏場人樹藝果菰既盡地

之利矣季秋則築雉場以投農夫使納稼焉故不口圃人而曰

廩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人徒

三百人米廩事重出納又多故徒獨衆也

舍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舍猶宮也主平宮中用殺者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十一

舍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司祿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

四十人

司稼下士八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春人奄二人女春枕二人奚五人

枕音由也

方氏曰春人職領以女奚數甚少蓋夫人親

春以其案盛故女奚助以終事若中禮饗食

之米特取之康人而充擇之耳

僖人奄二人女僖八人奚四十人

稟人奄八人女棠每奄二人奚五人不非稟掌冗食者亦若穀之有稟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十二

樂於傳長也讓則不相爭競矣陰禮婚嫁之
禮所以教民親於男女也親則不致怨讎矣
樂禮聲容之禮所以教民和於上下也
也辨則不相踰越矣俗習便之俗所以安民
之居業也安則不至偷薄矣刑以禁民為非
是教之以協中也中則無暴橫之患矣
警民為義是教之也周恤也恤則無懈怠之
志矣度謂宮室車服之制也制則無奢也
商之業是教民以才也足者乎世謂上農工
賁者乎賢有大小則爵有尊卑是以賢而制
祿有厚薄是以能而制祿也而民有不與於
事功者乎明齊王曰制五方風氣不與其
習以成俗若有恒性曰制所謂廣告大川異
變化氣質在於修造之教施地官之十有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三
教此道德之所以一風俗之所宜之
以同而斯民不復固於風氣也
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
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
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
聲種上聲。相占視也凡民所居之宅高下
異勢廣狹與形山谷平原與氣必相和其
利害使之趨避也阜蕃皆盛也壤者耕熟之
土春種曰種秋收曰穡藝猶耕也。劉氏曰
十有二土即十有二州也州各宜如職方
氏所掌周雖合十二州為九州然本堯所分
而大司徒復因古之法以教民言十二壤
者率一土復有此十二之別當知其種之所
入即卑人驛剛赤緹墳壤渴澤鹵瀉新墽墮

樂九也。以土均之。瀆辨五物九等制天下
之地征以作民賦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
齊天下之政。五物五土所宜之物九等上中
總名職即九職也貢即九地征貢賦稅斂之
貢也財賦即九賦之財也。以土圭之瀆測土
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
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
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
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
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四
幾方千里而封樹之。景音影。土圭長一尺
東西之深也。正日景表正方中之影也。夏至
日正中時立八尺之表以候日影以土圭量
之其影短於土圭則其地在日北而多暑其
影長於土圭則其地在日南而多寒其影
之東是地也。如日景在表則其地在表之
如夕時也。如日景在表則其地在表之
地也。如日景在表則其地在表之
也。如日景在表則其地在表之
近南則多暑近北則多寒此皆非地中蓋地
西方近山故多陰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適
與土圭合乃地之中也。合者天地正當其
也。交者四時皆協其候也。會者風雨正當
至也。和者陰陽相濟而行也。為物阜安有
者遂有形者育也。封者封土以爲界樹者樹
木以爲國也。河間王氏曰西北多山東南
多水惟地中平壤爲天地之所合北村下半

虞為晝夜赤道下一歲再冬夏惟地中為四
時之所交日東近海多風日西連山恒雨惟
地中乃風雨之所會日南近日多暑日北遠
日多寒惟地中乃陰陽之所和沒儀氏曰
隋志周公測影於陽城以參考曆紀先儒皆
云夏至立八尺表於陽城其影與土圭等尚
書考靈耀曰日未影尺五寸日短影尺二寸
易緯通卦驗云冬至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
視影長短以占冬至之否周髀云成周土中
至影一尺夏至六寸冬至一丈三寸五寸劉向
輿地記曰夏至六寸冬至一丈三寸五寸劉向
尺一丈四分春秋二分影七尺三寸六分漢
魏及宋所都皆別四家曆法候影則齊緯侯
所神恐難依據劉向二分之影直以率推非
表候定其長短考靈耀周髀靈憲及鄭玄注
同官並云日影於地千里差一寸按宋元嘉
九年壬午使往交州測影夏至出東南
寸三分何承天遙取陽城云夏至一尺五
周禮集傳
寸計陽城去交州萬里而影實差一尺八寸
二分是六百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注周
髀四術謂金陵去洛南北器當十里景差四
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唐開元中太
史測景萬百二十里而差一寸也按司馬光
日影圖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而
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穎川陽城唐在汴州
後儀而唐志猶取陽城日凡建邦國以土圭
影以為法與漢志不同
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
其食者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
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
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

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其
地猶度其地也制其域定其四境也其食者
半參之一國貢重正之也諸侯貢於天子而食之
之數大國貢重正之也諸侯貢於天子而食之
秀發葉氏曰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
祿則百里侯伯之封疆雖四百里而受田食
祿則百里男之封疆雖三百里而受田食
祿則百里采之封疆雖二百五十里而受田食
祿則百里衛之封疆雖二百五十里而受田食
祿則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受田食
齊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受田食
地考而傳自周有常也朱氏曰此五等諸侯之
里附庸及統山川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
澤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
易之地家二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乃分
周禮集傳
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瀝
而待政令
其室數制之者依邱邑之室數而制地與之
種之再易之地歲種之一易之室數而制地與之
者不問號而為地也二歲乃復種之或曰不
謂之再易者間而為地也二歲乃復種之或曰不
業也制地貢各奉其稅也或問陳氏各定其
王之制地貢各奉其稅也或問陳氏各定其
如列國之弟及公卿以下其官不少也皆受地
此以差降之非必盡如之也此說何如朱子曰
方百里而小都亦五十里也但王制以爲將
內諸侯祿也則國不繼世而食之亦無嫌於
不容矣其據土以傳世者殆周禮之末失與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
曰省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
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色界反蕃當作蕭。聚者不使散離也散利
其科也緩刑寬其法網慮有寬憾也弛力息
其利也去幾去其門關之征使民轉移也
實祭祀之儀物皆從其省也殺哀殯葬禮
贈之財用稍從其薄也蕃樂藏樂器而不
致修省之誠也多昏滅昏禮而不用
賊內外肅清以去民害也。呂氏曰荒政
周禮集傳
其詳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稷播時百穀
民無菜色其荒政制度不可考及至成湯大
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其詳又錯見於六
九年之書然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
各有康藏則振發濟民而巳常時措置與後
世不同至春秋戰國王政既衰泰饑乞糴於
晉魯饑乞糴於齊當時九年之制已自敗壞
其後如李愼之平糴法豐年賸收之凶則出
以賑饑穀價不貴民安其居此亦三代以後
救荒之良策也至漢武詔令水潦移於江南
下巴蜀之粟致之江西南唐西都益移於江
都子在高宗時有逐糧天子之語蓋移民易粟
政矣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今試舉其
來販粟者免稅如後世勸民出粟裝之鄉上

又如富鄭公在滑州處流民於城外室廬惜
置種與有法當時寄居游士方掌其事不以
吏胥與於其間又如趙清獻公在會稽不減
穀價四方商賈輻輳此皆可師其意廣其法
以推行於不窮者也至於平糴之政尤須講
求李愼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
以後或置或罷至宋初遂為定制仁宗時韓
魏公請罷常平糴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
散與鰥寡孤獨慶曆嘉祐間既仁宗時又有
廣惠廣濟二倉以備賑恤所以仁宗時澤倍
洽於民至王荊公用事常平廣惠雖得三分之
給盡糴轉以爲錢變而爲青苗取三分之息
有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雖得一時之
利要之竟無根抵元祐間雖復立停繼之三
倉又壞論荒政者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日慈
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
周禮集傳
六曰安富保息保安而使之蕃息也養老老
俾得遂長鰥寡孤獨謂之窮振之不至失所
饑寒空乏謂之貧恤之使不得聊生疾者寬之
則不竭其力富者安之則不窮其財方氏
曰安富尤保息之大者蓋富者不安則民不
務積聚而失其所養者衆矣上豈能偏給哉
漢武行告緡之令商賈中家皆破民偷甘食
美衣不務蓄藏之產業則知安富之慮遠矣
鄧氏曰於此見先王之制欲萬物各得其所
後世虐斃獨者不足言即以本俗六安萬
錫富強為政去教意遠矣
民一曰媾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
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禮記
禮記古制以聚其族也

金木土穀雖修正德厚生利用惟和此生民
之日用斯須不可離者也司徒之職事皆本
此而損益之耳後世人自為生以鄉三物教
來自為俗民焉有不散者哉
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
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
書數知行皆夫聲嫻音因。物備事也與備
其賢者能者以鄉飲酒禮尊之為賓而獻其
書於王也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知周知也
仁公愛也聖通明也義合宜也忠盡心也和
中節也理之見於行者謂之行孝順於父母
也友宜於兄弟睦和於九族也婣合於外
親也任信於朋友也睦惠於困窮也理之寓
於事物者謂之藝禮有五以節性也樂有六
以防情也射有五以觀德也御有五以範志
周禮集傳卷之二地官士
也書有六以窮理也數有九以周物也先王
以此三者教其民則本末具舉內外交養可
以成人材而阜民俗矣。或問言寡尤行寡
悔果何以得祿耶聖人教人真使以是求祿
耶朱子曰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而實
與之故士能謀其言行則有得祿之道然聖
人與之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者乃
得與而反得彼之辭也豈真教之以是而求
哉嗚呼三代之時先王之法行於上者既如
彼聖人之教行於下者又如此是雖欲人才
之不成風俗之不厚蓋亦不可得矣不明者
不足以賢者或不免於外慕有司之蓋猶出於
修身謹行之意一得其所則其法固萬世不
易之良法也豈若後世專以詞藝取人而不
考其言行之素使士之賢者每憾無以心得
而緩於此有司之良者每憾無以心得行藝

才業之人而其不賢且良者則固皆以為常
然而不之怪也然則人才風俗之所成就又
安得不愧於古上之人亦以鄉八刑糾萬民
何重於此而不之華哉
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
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
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辨刑自算及卑輕重之說造言詭言惑眾也亂
民左道亂政也。鄧氏曰八刑亦曰鄉何也
曰鄉刑也其附刑者歸之士矣妻里王氏曰六
非刑也其附刑者歸之士矣妻里王氏曰六
德聖王不以其甚美者彊民也六藝其末也六
行之不備即申刑之矣。郝氏曰造言亂民二刑用
桓公內政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
周禮集傳卷之二地官士
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
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
告謂之蔽明其罪有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
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奉舅股肱之力秀出於
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
五有不慈孝於父母而終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
有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
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五屬大夫
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
屬退而修邑邑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
而修邑邑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
舉也匹夫匹婦有不善可得而誅也馬氏曰
國語此章而參王制言司徒俊選之事然其
知古聖賢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其
賢愚升沈舉切吾身故其為法甚備其教人
也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純惡

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素顯戮。蓋賞罰相須而行。則始不視爲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爲。不肖而己。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材之所以日衰也。雖然。惟其影訓之法。不備所。以選舉之塗。不精。士生斯世。蓋自爲才。而未曾有所賴於上之人。則所謂焉知賢才。而舉之。何以識其才。而舍之。以五禮防萬民之。而蔽賢之罰。亦無所施矣。以五禮防萬民之。凡萬民之不服教。而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於刑者。歸於士。魏氏曰。爲者其天眞者也。情者中有所感。離其天性者也。禮所以節其僞。使不偏樂。所以養其情。使不周禮集傳卷之二 地官 三

淫何氏曰。六藝之教。禮樂在其中矣。此又重言之者。教民莫大於禮樂。故也。愚謂不服教。不服三物之教也。成罪曰獄。告爭曰訟。地治謂治鄉遂都鄙之官。恐其不審。故與地治之。官共聽而斷之。附麗也。士獄官也。其附麗於法者。則歸諸士師。而使之刑矣。祀五帝奉牛牲。蓋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持其政。令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牛能任載地類也。奉猶進獻熟修道除治道路也。謂厭腥陳骨體也。謂以給食用者。六引六鄉所共引。拒之索也。旗書熊虎者。刻日期於旗。若國有大故。則致萬下而誅其後至者焉。

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民於玉門。以爲衛也。無節者不行。以防奸也。移民謂食不足者。移之以就。有餘也。通財謂食有餘者。通之以濟。不足也。方氏曰。於荒政十二之中。獨舉此四者。貢賦天子所制也。故舍禁弛力。薄征必待司徒之令。其他皆邦國所得自主也。故緩刑必待司徒之令。其他皆邦國尤大非天子之命。不敢專也。故荒政外增此列之。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正治。修文書也。致事。上計簿也。魏氏曰。治官之屬。太宰不周禮集傳卷之二 地官 十四

自令小宰。令之五官。則自令其屬。王氏曰。地官主土。土與民故。以土地之圖。人民之數。爲大綱。土會以知地。生物宜土。均平土土。分土皆治地之法也。十二職以植民生。本俗以安之。保息以養之。荒政以聚之。十二教以達民性。三物以興之。八刑以糾之。皆治民之法也。比閭族黨州鄉。以施教化。遂溝洫。川以正疆界。通水利。井邑邱甸縣都。以居民畜起。徒役而伍。兩卒旅師軍之法。寓焉。故地也者。以博厚含弘。兩卒旅師軍之法。寓焉。故地也者。周禮地官庫序田里卒伍市廛廩衛之制。皆寬裕溫柔。廣博易良。寧多其教。誨不使一夫之不獲寧。利澤無窮。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其培植深厚。利澤無窮。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其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瀘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

政令也。比時至反下同。施音池。後倣此。稽考也。夫家猶言男女也。九比出九賦者之。

人數征謂征稅役謂徭役弛舍皆謂免者老
過時幼不及時廢疾矜不成人貴則尊有爵

賤若胥徒以其服勤公事亦在所免也祭祀

不使失禮法也方氏曰經云以稽以辨明教

民知禮知義所以厚生而正德也教寓於征

也司徒之法無一人之不教無一事之不教

無一時之不教所以周徧淪洽入人之深至
於刑措也祭祀之禁令如不耕者祭無盛不

畜者祭無牲及寢廟異制祭薦有品之類飲
食之禁令如四鬴三鬴二鬴及五十異牷六

十宿肉之類喪紀之禁令如墓人職族葬之

位及其度數載師職不樹了頂上豐冬六郎

者無樟不績者不衰之類凡分以淵方六鄉

之乃大例各登其類之衆寡六畜車輦效其

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

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登進而轉之也衆寡謂人

施政教謂行飲射之禮行征令謂起徒役之

事比要大比之簿書明肅王氏曰此要者其詳藏於侯國其總數則登於天府小司徒受

之王國歲時入其數侯國則三年乃會萬民而入其要內外詳畧之不同也

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

平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

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閭族黨州鄉之民出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之
兵司徒掌力役者也故因民之卒五而行之

謂五家爲比故五人不爲五。明齋王氏曰舊

二十五人為兩然此非覈實之言也夫苟定

里之內曠然無人邪且凡貴賤老幼廢疾皆

今則伍不有鈇刃惡嘗詳考六鄉居民之數
一此長所統有五十家然則所謂一伍之人

比閭族黨州鄉者教訓其居民之法有來則

法凡有材藝者又自會而用之也律序師田

各自爲制征行有時而居守不可缺不外乎
比閭而不泥於比閭實並行而不悖故以比

閩中之民而商閩之爲伍兩則可謂比閩之

卷之二 坤官 六

兵與將豈其然乎
乃壞土地以稽其人民

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

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

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人多則授上地所養者衆

也人少則授下地所養者寡也可任謂丁彊

獵取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

人之說則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

之磨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一夫定以百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十七

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戎也大故災戎也餘子卽災幸大事自我作
故所役無過家一人大故出於不虞故並餘
了而致之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鄆四鄆爲甸四甸爲縣
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此言造都鄙也經所以理之衍沃之地則爲
井陽阜之地則爲牧一夫受田百畝九夫田
九百畝其形如井字然方里爲井邑則方二
里凡四井三十六夫受田三千六百畝卽則
方四里凡十六井一百四十四夫受田萬四
千四百畝甸則方八里凡六十四井五百七
十六夫受田五萬七千六百畝縣則方十六
里凡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零四夫受田

十三萬四千六百畝都方三十二里凡一千二十四井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受田九十二萬一千六百畝地事謂農牧虞衡之事貢卽九夏也賦卽九賦也。郝氏曰有可耕之田必求可牧之地六畜有所養然後不傷稼穡故有井必有牧古井地非必盡相連屬衍沃則爲井隰卑則爲牧丘陵亦必盡相連屬井田之法後世難復失其形體也故劉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荒戶田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隋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上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閒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爲空文唐制云口分世業之田墾而爲墾井似指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林氏曰口制步百爲畝十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唐之口分人八千畝幾倍於古蓋貞觀之盛戶不及三百萬永徽雖增十五萬蓋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常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戶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旣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來弊法也合足二說足見考古今汚隆之迹後有作者淵澤焉可也愚按古以百步爲一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按云周之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然古尺短而今尺長大畧縱橫各減三分之一不過十八畝有餘耳一夫之力僅能耕此而八口之家可養矣。方氏曰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以田數計之而出覈法也遷人溝洫澮川以經界言之而通水道也九夫爲井者以出覈法故止計所耕之地十夫有溝溝上之畛以及八家計所占之地井間之溝溝上之畛以及八家之場圃皆取於所加百畝之中且四井爲邑量地制邑亦必取於四井之中非每井加百畝勢不能備然則遷人所謂十夫卽此所謂元夫而澮澮川之制片邑邱甸縣都之法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六

六

乃鄉遂之所同也審矣又曰任土比民則大司徒載邦國封疆都鄙室數次及比閭族黨州鄉之法小司徒載井邑邱甸縣都之法載師載任土之法閭師載任民作貢之法縣師載賦兵之法逐人載溝洫之法其授田則大司徒載不易一易再易之田所授多寡之數小司徒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人所任乃分地多寡之數皆各舉其一彼此互備也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何氏曰分地域者分其大者爲邦國小者爲都鄙也辨其守則使銜麓虞候各守其地施其職則使農工藪牧各修其業平其政則凡小祭祀奉牛共貢賦出車徒各有其常也牲羞其肆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大軍旅帥其衆廢小軍旅巡役治其政令大喪帥邦役

治其政教小祭祀玄冕所祭小賓客聘問之使巡役巡視執役之勤怠也邦役謂正棺引窆復土之事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凡民訟以地比正之地訟以圖正之社稷各有三立之使有所奉也畿有九正之使有所守也比謂地之比隣可以證民之情僞國謂國之版圖可以證地之疆界歲終則攷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教象之灋徇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吏憲禁令修灋糾職以待邦治乃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

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魏氏曰治成治之以行考課之法大司徒定其功罪殊賞則請於太宰以詔王月要小司徒自受之亦致於小宰歲會則小司徒致於大司徒大司徒致於小宰歲會則小司徒致於大司徒大司徒致於小宰歲會則小司徒致於大司徒

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大役則帥民徒而
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
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叙役要所造
民徒之數也辟法也必考於司空者以司空
主役作也逆其役事鉤考其工之劇易以定
徒之多寡也魏氏曰秋師署其常位叙次第
其功程作之者鄉吏也鄉師令之而已古之
役法實寓軍法事有常次馭萬衆如一人焉大祭祀羞牛牲其茅
菹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輦戮其
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
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及窆執斧以

歲時入其書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

華之事職無虛月追爵之比無時無之故七

尺而征六十而舍則稍優於畿外非姑息也

遠郊之民王之外地其溝洫之制各有司存

野役之起不及其美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

舍則稍重也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

地非茶毒也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

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

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

史貳之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衆寡謂來

之謂以觀禮之衆實無論多少也以禮禮賓

官內史詔爵祿之官登於天府實之也內史

周禮集傳卷之二地官

貳之將欲用之也葉氏曰民數殺殺之登必

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農也賢書能書

之登亦拜而受之藏於天府所以重士也以

此見井田之行不惟兵農不分而士農亦不

分也此其所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

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

治之易氏曰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

中鵠焉是謂主皮禮樂交作是謂和容發

揚蹈厲是謂舞恩按此既獻賢能之書於

鄉學以補所與之缺也使民自興起於賢能

曰和容三曰主皮四曰和頌五曰興舞與周
禮不同然馬說恐是而周禮之傳本或誤也
氏曰古者使民興賢與鄉之賢能選以長治其鄉
士自修於家民自爲鄉謀故緩譽公賢否明
衆寡之席弗爲堂下之職禮者弗坐無異辭
也馬氏曰三代盛時下無說諛術擢之習上
無妒賢嫉能之風其衰也有操引士之權而
蔽明者失故仲尼有竊位之譏齊桓有內政
之令及讀漢高祖武皇帝詔令皆以爲人才
佚咎在公卿至立法以論其罪若後來之法
嚴謬舉之罰而責以薦其金轅者有之矣未
不舉之法而責以薦其金轅者有之矣未
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之干薦舉者皆巧
於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誠反覆於三
代之盛衰追兩漢以及後李則國冢待士之
厚薄與士自待之輕重樂可見矣豈止上氏
曰成周貢士官人之制見於卿大夫者口使
周禮集傳卷之二地官

民興賢使民興能而已夏官司士辨論官材
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孟
子曰堯以不爵舜爲已憂舜以不爵禹爲已
爲已憂可見三代以上之君第注意於官人
之人而巳此外未嘗屑屑也自漢文策免錯
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觀覽而第其優
劣武帝於董仲舒意有未盡至再策三策之
勤武帝於虞華阮仲亦然此堂後世之精月
雖不能成周以前之易辨而人主知人之明
亦不能必得天下官人之制科則全付之
故不得確確爲天下官人之制科則全付之
其累而劉蕡所陳尤爲忠憤切則則自相
明以下無不喘喘焉不爲忠憤切則則自相
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瀆於司徒

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國大詢於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於朝國有大故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輔令則達之考者慮其虧廢而考之憲之於其所治則各表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帥民而致於朝謀及庶人也大故而各守其閭防奸謀也凡軍中博賊之法皆然見動者即擒之雖有微令必有旌節以輔之乃得通達處誅偽也。朱子曰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賢能皆旌節征伐師旅田獵皆一事也愚按先儒以鄉大夫為六卿之兼官今考經文言受教法於司徒則恐其別設六卿各居其鄉如漢之三輔耳蓋上卿之位亞於公孤先王指之以分理者也朝廷之上百職攸萃則以六卿統之鄉州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五

之問四方取則亦以六卿卿領之宮壺之內萬化由基又以十二女卿綱之卿之總於地官正猶女卿之總於春官也如以爲六官所兼則州長黨正何不使六官之佐或兼之且謂大夫又將使誰兼之乎明乎設官之意則王畿有善之法可得而知矣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屬猶合也因聚衆而勸戒之者欲其同歸於善也祭祀州社春祈年而秋報功也序州黨之學名凡州之大

祭祀大喪皆蒞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大祭祀占蹟之在州境者大喪謂鄉老鄉大夫之卒於州境者行巡行役工役致之致於司徒也正月之吉已讀法而正歲復讀之者重其更新也廢興與進也何氏曰不曰誅賞者鄉大夫之教民興賢能廢惡不肖而已至於誅賞則大司徒與王之事也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禘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壹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禁音誅。孟月吉日讀法也禁謂粢祭水旱之神索鬼神謂大端之祭正齒位若六十者坐五十者侍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壹命謂下士猶以年與衆賓相次也再命謂中士則以年與父族相次矣三命謂上士則以年與族亦不得與之而席於尊東謂之饌焉。後儀王氏曰鄉大夫飲酒是尚德也黨正飲酒是尚齒也宋子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而不恃雖不序亦不相壓凡其黨之祭自別數七位如今之掛位然

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叙其禮事掌其禁戒凡作

荆體集傳

卷

主

天.

然使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天

則罰酒

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
以月吉與春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
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
年大比以下有所考鄉大夫則書其德而與之無所讀無
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書其德而與之無所讀無
教也通藝知者則非特故族師書之德而與之無所讀無
有也通藝知者則非特故族師書之德而與之無所讀無
者也通藝知者則非特故族師書之德而與之無所讀無
州其任與之者則非特故族師書之德而與之無所讀無
新其任與之者則非特故族師書之德而與之無所讀無
業樂其任與之者則非特故族師書之德而與之無所讀無
謂之小成九年視博習親離七年辨志三年視論學取友
成此中成九年視博習親離七年辨志三年視論學取友
春合舞秋合聲于其合聲則大胥掌國士之服
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合聲則大胥掌國士之服
周禮集傳卷之二 地官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年考校之法也
學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年考校之法也
人所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此年考校之法也
以趨上之所造也與或問先王之學教民其
效如此後世學固未嘗廢而王之學教民其
何如朱子曰先王之學固未嘗廢而王之學教民其
其味歌結誦之先王固未嘗廢而王之學教民其
誦其味歌結誦之先王固未嘗廢而王之學教民其
之而教之修己治人無非有以養愛親教民其
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
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于
其疎而無恥之心雖有長材美質可與入于
聖賢之域者亦往反為俗學類風驅誘破
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如先王之時哉
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臯

奇衰則相及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
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
唯國土納之徙謂不便其居或自國中而出
之彼土之吏若出居他國必遣人護送以授
梁氏曰比長職之至卑者也而一鄉之治必
始于此聖人慎焉其相受相和而後治必
俗所容無不授無節則必治之也而後治必
無所容無不授無節則必治之也而後治必
叛之徒無所授無節則必治之也而後治必
從其地是故民制起于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
井邑即甸兵制起于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
制起于甸兵制起于伍兩卒旅學校貢舉之
周禮集傳卷之二 地官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平是累九層之臺
而弗為基也可乎
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
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
亦如之令社稷之職社壇方丘祀地之壇也
為封樹木于上以為固其社壇方丘祀地之壇也
此封國謂建諸侯社稷之壇方丘祀地之壇也
土與之煮以黃土藉以白茅而為土神穀神
之壇也封其四疆限之四面之界至也社稷
之職也封其四疆限之四面之界至也社稷
之各司其職也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
置其絳共其水橐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
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忍反○飾特

刷治而潔清之福之言偏也設於角而三言
將殺則以水滌之以棄薦之歌舞牲牽之
言其肥育以飲神也毛炮之豚燔去其毛實
事於腹而炮之以備八珍也喪紀有奠牛賓
客有饋牛軍旅有犒牛大盟有飲牛皆飾之
敬其事也。明齊王氏曰按封人主封土而
兼牲事人君能得人和保其社稷然後鬼神
長享其祭故以王社稷封土之人而替牲事
言孝在於能守土而物次之周公垂教後王
之意至
深切矣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

軍旅以正田役雜比曰音單出曰聲節之而不使過和之而不使乖正之

而不使亂皆金鼓之用也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主

神祀以靈鼓鼓社稷以路鼓鼓鬼享以鼗鼓

鼓軍事以鼙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鼓扶

鼗音羔。馬氏曰雷鼓以馬革乾為馬故也

鼗鼓以牛革坤為牛故也。鄭氏曰路大也上

用器皆名路愚謂天神用甬地祇用鼗各從

其類也人鬼用路事紀如生也鼗之為言盛

也軍事用之以肅其令也鼗之為言緩也役

事用之以節其力也晉之為言進也作樂金

奏之時用之以壯其氣也記曰鼓大而短則

其聲疾而短則鼗鼓晉鼓是也鼓小而長則

其聲舒而遠則鼙鼓是也。以金錙和鼓以金

屬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錙音淳鐸

祝而鳴之鐃大鈴也有古搖而鳴之。陳氏
曰錙之聲淳鐃之聲濁鐃之聲高鐃之聲明
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行而節之故
也。明則陰勝於陽而可以止鼓退而止之故
也。金鼓用之軍旅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
也。況用之以節樂樂乎後世以角代金非古
也。凡祭祀有物之神鼓兵舞帔舞者凡軍旅

夜鼓鼙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

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大僕鼓帔音弗鼙音戚

以爲威帔舞執竿而綴五采之網以爲飾皆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主

氏曰大司樂一官專教樂舞之事矣而鼓舞

又屬之地官者大司樂所教乃國之子弟其

樂舞為大司樂之徒掌邦教則國中知遂之民於

軍旅田役祭祀之用樂者其事尤多故復有

鼓人舞師以教之與春官聯事而各司也書

口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鼓舞聖人所以動

民而興起教化之至神者

司徒特為之設官有以哉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帔舞

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

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

教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羽舞析白羽而舞

祀之舞也不與舞者無功德之可形容也。
於氏曰兵舞用於山川有捍衛之義故舞用
藏之義皇舞用於早膳有陰陽相濟之義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其祭祀之牲

牲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

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祀之牲必用

牲物凡外祭毀事用羝可也羝亡江反。牲

神也騂赤色陰祀地祇也黝黑色望祀五嶽

四嶽也方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也毛之謂

也牲物春青夏赤秋白冬黑也外祭若長祿

之屬毀事若侯禋之屬羝謂色之牲者凡祭

鄭氏曰外祭其事遠毀事其祭畧也

凡祭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三

祀其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其

奉之犧體完者繫之繫而殊其養若帝牛在

日性之統者謂之牲牲之全者謂之犧存於

魯郊牛曰傷周景王雖難自斷其尾則不可

謂之犧矣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

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

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

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食音何

公家之牛也享牛以獻神求牛以索祭即經

也職人猶言有司指牧人充人監門者而言

牛禮祭饗也生饋之曰積熟進之曰膳流進
也犒餉也莫殷莫遺莫也吳氏曰職一作試
所以繫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

其牽傍以載公任需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

與其益簋以待事簋音老。兵車之牛載什

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任備用也互

所以應肉益所以盛血簋所以受肉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牲五帝則繫於牢芻

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之牲繫於

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於碩牲則贊宰閭也

錫三月天道小變之節散祭祀星長山川之

屬國門謂城門司門之官展省視也祭之前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三

女展牲則告其完全也碩肥肫也奉牲之時

焉之贊助以故神與封人歌舞牲同意也。

明齋王氏曰按周禮於六牲有所以養之者

初時畜之也有所以奉之者既殺而薦之以其牲

入陳也知物性而得之者既殺而薦之以其牲

者喜於知物性而得之者既殺而薦之以其牲

者也其若稍知禮儀者也奉者則大人君子

而以交於神明大賓客者也小不可以侵大

大不可以司小畜牧

一其曲盡其道如此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

政令載師上土官之長任土者任土之所

宜地職耕牧之任政以厘里任國中之地以

令則貢賦之征也

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

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
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
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屋空城也里
謂王國之中登禾稼曰場極果曰園宅田
致仕者所受之田土田仕者所受之田
賈田賈人有事官府者五十里為近郊官田
庶人在官者所受之田畜六牲之所百里為遠郊
以待賞賜者牧田畜六牲之所百里為遠郊
公邑之田六遠之餘地也天子使吏治之自
此以外皆然遠郊之外曰甸家邑之田大夫
所食采邑也三百里曰甸家邑之田大夫
也四百里曰縣大都公及王子凡任地國宅
弟所食采邑也五百里曰甸無征園屋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圭

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
十而五國宅公縣也園少利屋無穀故薄征
厚征之其餘皆各官以十一之法取於民以
自奉而又少分之以奉天子也其牛田牧
亦以其十一者共芻黍之用而於所取之
中分二十之一法通乎三代今考載師所
之說不止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考載師
氏惑焉蓋誤認載師為任民之法而不知
任地之法也嘗考載師之職以宅田土田
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曰近郊十一以
官田土田賈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故曰近
若公邑之田則六遠之餘地家稍小都大
之田則三等之采地故曰稍甸而以其一
十二而三者輪之於天子比皆任地之賦也

知征地之法與平任民之法則成周
徹法可考矣漢儀王氏曰漆以爲器
弁造漆器率臣成諫防奢靡之原也
林重其征所以抑末而返樸也與車
此太宰九職之征與助徹之法迥不
六甸相承上職之征與助徹之法迥不
園屋故稍甸縣都言國故園屋不言國
任國中之以地以稅一是一甸相承下
承其曰以某任某地者田制定後方就
中而起地之稅耳古人望田抑未故
地稅常重而田租常輕也未知是否
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
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不毛不種
宅里之錢屋粟謂屋室之粟夫家之征謂
寡力役之征。明齋王氏曰周禮國宅無征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圭

里本無布百畝助而不稅家本無稅
必多貧乏之使一家而助出二十五家
而能強其賦之稅一家而助出二十五
何能強其賦之稅一家而助出二十五
畜任之以職豈容有宅而先王制其田
藝五穀民而游手好閑者乃定爲常
均授以宅里愚謂此皆爲工商雜流而
皆滿而不毛其差役與衆同故有里
里得專事非出二十五家之布也均授
彼則專事別業不暇於耕而他人耕
三之屋而不助耕公田故出里粟亦如
助耕公田之樂以屋室得名非出里
也開民無專職出夫家之征謂辦其
衆寡而施力役之征蓋民之受地亦當
三等而施力役之征蓋民之受地亦當
之衆寡而施力役之征蓋民之受地亦當
大抵先王於不崇之民必少授之田

其心然習之成俗焉不得同於業之人以
之以移其服習之故師其與身而定征賦以
等於勝本力穡之人耳或曰有由則有粟米
有粟米則有力役有身則有布繒孟子所謂布
繒粟米力役之征而後世有以爲租庸調此
古今之通通乃謂里本無布何也蓋周禮在
民無不耕婦無不織有粟貢粟無粟貢他物
以當邦賦惟開民無當職則使出夫布其一
家專務於織則以布綾爲賦耳戰國時遂有
布縲之征又與粟米力役併取之故孟子推
其言先王非九職之民皆有征布也或者又
曰夫三爲屋旅師掌聚屋粟今日屋本無粟
何也蓋此明言田不耕者出屋粟則田耕者
不出屋粟明矣戰國時宅屋有征而有所謂
布此周家舊法也荀里而有布屋而有所謂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三
凡宅皆有征卽稅間架矣夫而有布是凡民
皆有征卽口率出錢矣尚得爲盛世事哉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
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國中至四郊
及近郊遠郊也六畜亦任 凡任民任農以耕
其力者若牛馬之類也 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
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
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衛以山事貢
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凡無職者出夫布
序官林川言衡山澤言虞此則山言衡澤言
虞義可相通也前之無職事者乃家厚逸居

之民此之無職者乃無常職而轉移職事之
間民也夫布謂一夫之錢薄征之所以戒其
不能自 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
盛不樹者無柳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衰
追反盛黍稷也柳外棺也不帛謂不得衣
帛不衰謂不得服衰夫王道以養生送死爲
始今乃禁不得用所以恥其不勉也王氏
曰戰師任土自國中以及盟掌其大綱閭師
職掌其細目相爲經緯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
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犖之稽三
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邦國諸侯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三
如所居也域界限夫家舉其綱若將有軍旅
人民詳其目萊謂休而不耕者 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於司馬以作其衆庶
及馬牛車犖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
兵器以帥而至 司馬掌邦衆故受其灋馬車
使不亂也旗所以指揮鼓所以進退 凡造都
兵器所以擊刺使之備物恐不修也 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歲時徵野之
賦貢 量其地者家邑二十五里小都五十里
大都會百里也物謂地所有者野卽甸稍
將都也所徵貢賦與閭師同 魏氏曰縣師
主天下之兵賦不屬之司馬而屬之司徒者
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屬之司徒此經制也
有事而後屬之司馬此權制也是故司馬調

兵必微司馬之屬
先王所以防微也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
恤民之難阨門關之委積以養孤老郊里之
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
之委積以待凶荒遺惟季反。委積國用之
餘少曰委多曰積。難阨耕
而不足敏而不給者也。羈旅過行而寄止者也。凡賓
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
十里一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三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盧慈息之
舍宿止寓
之所路室室可以安身者也。市交易之處候
館樓可以觀望者也。巡而比之不使有侵欺
也。明齋王氏曰按會同師役道路之委積
此國之大用而太府不言者蓋太府九式皆
主邦中所用而稍縣都之賦式用之餘則皆
甚多故廩人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
糧與其食倉人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
積食之車此所謂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
積互和督領使無失候蓋平日以式法之餘
各隨道路之便收貯其地卒然有用所以無
饋餉芻糧之勞錢外邦國之法亦當如
此是以雖千里征伐若衽席上過師也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
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

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
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収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四

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政作
之征也。公旬用每冬力役之期凡有旬日也。蓋
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然地有遠近不
能齊至故以一句為期焉。中年則減三分之
一無年則減三分之二。大比則均。均之法
氏曰三代役法莫詳於周周禮伍兩軍師之
法此兵役也。師田追胥之法此族黨之相保
胥徒之役也。有其人此胥役也。比閭族黨之
此鄉役也。有司徒焉則因比之善惡而均役
焉。有族師焉則教民之衆寡以起役焉。鄉大夫
馬則辨年之老少以從役焉。均人焉則論歲
之豐凶以行
復役之法

師氏掌以教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
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
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
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師氏誨官
之長。敏德謂
善道國子謂王太子庶子及公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也。至極也。敏速也。逆惡化上作亂也。
取善輔仁之謂友。無隱無犯之謂順。朱子
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澄源之事。道則
天人性命之理。事事物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蓄德
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
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也。

通惡則以得於己者為實深固而有以真知彼
之通惡而自不為者也凡此三者雖曰各
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
未有不專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
而告之以見其相須為用不可偏廢之意蓋
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為
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謙然不務敏德而一於
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
則孝德者僅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
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德又無以立本而
有存德之累是以兼陳並舉而無所遺此先
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
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者何也曰德也者得
於心而無所勉強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
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之不
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
能自進是以前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
繼之則雖其至本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修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里

也不自覺矣然三者似若孝德之行而已
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
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周
非教者所得而預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為可
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友順之目以詳教之
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
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
待於勉矣況其又能即於心而克之以周於事
而泝其源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
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
學也鄉三物之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
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
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
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

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音潮舉一作與。虎門天子路寢之門蓋虎
以守勇猛也司王朝者管理王朝而因以納
諸也掌國中失之事謂教以國之典故得失
之迹庶幾事而不迷也國子弟者舉循行者
遊子弟乃貴無官守而遊於此者舉循行者
其服若東方無官守而遊於此者舉循行者
於其內者朝在野外而亦守之以王聽治於
也此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
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里

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
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優游涵泳以使之循乎事物當然之則也五
禮一曰吉以事鬼神二曰凶以哀喪荒三曰
軍以行征伐四曰賓以謹交際五曰嘉以諧
好惠六樂一曰雲門作於虞舜二曰大咸作
於唐虞三曰大韶作於虞舜四曰大夏作於
夏禹五曰大濩作於商湯六曰大武作於周
武王射一曰白矢謂貫侯見鐵也二曰參連
謂三矢相續也三曰剡注謂羽高纖低其去
剡然也四曰襄尺謂與君耦射讓尺退立也
五曰井注謂四矢貫侯均布如井也五馭一
曰鳴和鸞謂升車馬動和應於轡也二曰
日過謂水曲謂隨水屈曲不墜於險也三
曰過君表謂轡門戟門表識之處當下而
也四曰舞交衢謂車在交道周旋中規折旋

中五也五口... 也或曰五口... 法惟王弓不取用... 格木輅也二節六書一曰象形... 為明也二曰會意... 曰轉注也三曰轉注... 在上一為上人在一為下... 借為長上之聲... 田以御田之聲... 三曰御田之聲... 以御遠近勞費... 廣遠祭之容... 軍旅之容... 或問德行藝...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聖

者知其理也如禮樂之文祝史所掌至於禮
樂之理則知者方知而所謂天高地下萬
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與焉之謂鄭氏曰保氏養國子於道而不
廢六藝六儀何也曰藝者道之分儀者道之
則游於藝習於儀而後能深於道也古之教
者台道與藝而藝之言之故卑者溺於技高
者溺於藝而藝之言之故卑者溺於技高者
此學之大辨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
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閭闔者
之巷門也魏氏曰師保氏主於輔導王躬
乃使兼教國子者因其宿衛土宮也工所
善士王誰與焉不善乎又曰師氏有輔王
氏以弼王事相為不善乎又曰師氏有友
者王於公孤則師之矣先王師保則友之矣
嚴而友親相須以成就聖德後世人不

聘學故師友道廢人臣惟僕僕為非漢置
議大夫唐宋置拾遺補闕人主易與之為
友哉嗚呼帝王富有天下責為天子崇高
失惟隆師親友使德為聖人尊榮莫大焉
徒知自尊而不知尊賢此世道升降第一
繫也葉氏曰周官三百六十爵分職聯車
謂綴綴而保氏掌諫一職然不許僅師氏
以綴綴而保氏掌諫一職然不許僅師氏
考之則皆守衛氏掌諫一職然不許僅師氏
前國子以道者亦皆守衛氏掌諫一職然
其非為也又况周之中正不蓋已循訪其
為治者不又况周之中正不蓋已循訪其
王廢置百官府司會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王察羣吏之治府司會則則則則則則則
月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王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聖

幼學卑無非詔王之職出入起居無非詔王
之時是不特一師氏詔王而已也以至臣民
之復逆大僕達之復逆御僕達之復逆小臣
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御僕達之復逆小臣
有外朝窮有可達則有路鼓奇有過焉豈有
不得聞者哉是又特一保氏詔王而已也
是故特誦詩誦諫則警職之官得言矣市
諫則士師之官得言矣商旅市議則司市
官得言矣士師之官得言矣商旅市議則司
伯傷言則寺人得言矣山虞之官得言矣
此意矣古人不以諫名官而人得以諫為
有諫官之名鄭武置諫大夫專掌議論於
職不敢不言鄭武置諫大夫專掌議論於
諫諫而官事不越職乎思故始疑周人之
不諫諫官而諫官而諫官而諫官而諫官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置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
 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
 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
 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其行德行之行並去聲
 朋友則不至於足已正行而強之道藝則不
 至於其行巡問稽之衆論也觀者視所由察
 者察所安任國事用以爲史也行赦宥失教
 誤犯者使之自新也魏氏曰此訪求人才
 也實與有常此則察舉遺逸焉大宰歲終考
 察吏治以詔廢置法之經也王時遣使者出
 而訪察吏治法外意也此聖人所
 以明目達聰而無滯之患也與
 司救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
 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
 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
 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凡歲時有天
 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
 惠惠於惡者也以禮防禁不善者也過失在事誤陷
 讓於諸嘉石所以辱之役諸司空其狀於片
 也恥諸嘉石所以辱之役諸司空其狀於片
 歸於圜土所以收而教之施惠如賜以衣食
 濟以樂石之類王氏曰聖人之惡惡也非
 有與於已故其讓其恥心以強其罷不罷於
 不迫不過使之生其恥心以強其罷不罷於
 刑而已後人之惡惡也皆出於已有是惡則
 以是刑加之豈有與其歸於惡之意哉故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哭

至於殘忍選中而無
 服再三申教之也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
 人者以民成之爲獄亦如之難去聲下同
 過謂也成平也使鄉民共平解
 之也爲獄亦謂過而殺傷者
 凡和難父之
 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
 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視父師長之讐視
 兄弟主友之讐視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
 節而以執之辟從皆去聲主大夫君也瑞
 節謂人使執而治其罪也張氏曰此殺人者
 或謂八議三省之類法所不加而孝子忠臣
 之心情所當原故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
 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
 則死反殺者殺殺者之子弟既殺其讐而讐
 故使邦國交讐之而不爲仇讐之則服死刑罪
 人而義者殺殺者之子弟不爲仇讐之則服死刑罪
 比黨惡不服義也不爲仇讐之則服死刑罪
 史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朱子曰周
 禮有之殺人有義報不當報之則死此不
 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
 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凡有鬪怒
 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王氏

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債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穢而去盜以臬府同貨而斂賄賄賈之賈音古成賈之賈音價後微此賄也陳所刊也物靡謂後靡之物阜盛也叙行列錢也微召也債買也夫券曰質小券曰刑罰賈民謂備販之民偽以物言詐以人言刑罰賈之民無貨則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冏

平肆展成奠賈上旌於思次以令市市師治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治於介次而聽小治小訟訟音側。有族有姓也市於日法其間也販夫販婦市於夕時用其餘力也鞭度刻尺寸於鞭之柄以威衆而度物也平肆謂均其次之分界展成謂省其貨之成石奠賈謂定其價之高下上旌當市之時樹旌以爲衆望也思審度之意介分辦之意臨此凡二次以聽治訟則不待株連而事速理矣凡萬民之期於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期謂賣買相約辟布者開布帛之府以相貿易也量度者辨器而求其齊

也刑戮者犯令而彰其罪也市井器則有物壅滯故事各以其地而分叙焉貨賄六畜亦各有肆使其主易於求之三日而凡治市無識認者然後舉而入官以息乎也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節節出八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亡者之上音無有利用者使之阜蓋貴其價以未之示民不賤其價也害財者使之失廉賈者使之少蓋賤其價以抑之使民不貴異物也重印謂印章若今茶引鹽引之類無征獨稅以與民也作布鑄錢以聚物也。魏氏曰古者而市納賈以觀民情之好惡風俗之得失政治之汚隆繫焉是故起其價以徵之正民之所好也抑其價以却之正民之所惡也昔齊侯問市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平

賈晏子對曰誦貴賤賤而齊侯爲之省刑乃知司市之所治抑未也其本繫於上之人耳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積有責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賈人之無積責起於禹氏金起於漢珠起於赤聖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木絕壤斷舟車不通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凡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呂氏曰三代之時所以作錢幣權一時之宜本非先王財貨之本處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爲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藏者數千萬幣何故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

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
謂穀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無其本雖積
錢至多何補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
賦者皆以穀粟為本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
為賦者皆以穀粟為本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
不遇以禾地多寡亦未嘗以錢幣為祿大夫
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為未嘗以錢幣為祿大夫
意王公至佐吏所謂萬石千石亦不足於錢
穀粟制祿至武帝有事四夷國用不足於錢
立告緡之法以括天下自元最意漸失錢
幣初用自漢至唐惟五銖開元最意漸失錢
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開元以
法一變而錢皆惡薄不可用不知國家所以
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
者但以錢所入多為利殊不知權歸公上
利之大者南齊孔覲論錢錢不得利則私鑄
工若不惜銅則錢無利官若不得利則私鑄
周禮集傳卷之二地官至

不起私鑄不起則敏散歸公上此其利之大
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則奸民務之私
鑄紛起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凡市偽飾
大利孔覲斯言可謂不易之論也

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
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鄧氏曰在民若以水
所造也在商若以石為玉並產為揚產之類
行貨者所飾也在賈若飾今為古飾陳為新
之類居貨者所飾也在工若陶中
市刑小刑
銅錫和錫之類造作者所飾也

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朴罰其附於刑者歸於
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
子過市罰一帑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

罰一惟意謂懸示責讓也徇罰聲罪徇眾也
子不入焉故責者過之或赦或罰不言王后
者至尊不敢斥指也鄧氏曰刑人赦何也
曰司寇言之矣士師協日刑殺君欲免之則
更會其期而赦之言非是無過也妻里王氏
曰罰幕帝蓋惟何也曰幕帝蓋惟何也
物也市利之藪也通國者好利小人之行也
行不可以示通國者好利小人之行也
自蔽藏恥之也朝在前而市在後之意也凡
會同師役市師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
賣債之事大衆所在必有市焉則不之用也
者非特國市而已遺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
館則專以待賓客會同師役之事量人量軍
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則道路
之與軍舍亦有市矣有市則有賣債之事而
周禮集傳卷之二地官至

當時未嘗有外市之官特以國市總之惟會
同師役之時則市師帥賈師而從之是以國
市之官而分任其事也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十馬兵器珍異凡
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
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
者舉而罰之平其價曰成人民奴婢也珍異四
市兵器珍異之時食物也大市民人牛馬之屬小
市兵器珍異之時食物也大市民人牛馬之屬小
量欲長短淺深之屬書契交易之券也同其度
長之合式陳氏曰舜以五歲同度量周十
也後世之尺或以黍或以忽或以指然黍有
大小絲有鉅細指有長短此步尺所以異也

凡治實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

月邦國其外聽其外不聽王氏曰既實劑而復有謂治者

蓋人之奸偽無窮物之外飾不測有用後而

得其情者亦有貨物多不及詳檢者故因地

之遠近為此限期過期不治欲民及時正

明其交易不使訟無已時官民俱勞也

厘人掌斂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厘布而入

於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於王府凡

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何氏曰歛布

次之泉也總布肆長總斂在肆之泉也質布

質人所稅質劑者之泉也罰布司市所舉犯

令者之泉也總人本斂厘布而兼斂諸布者

欲使知取其物之稅不得取其地之稅也五

周禮集傳卷之二地官 垂

布皆入於泉府所以斂市之滯貨也愚謂入

於王府以飾幣入於膳府以供羞先王之無

棄物如此。魏氏曰官錢錢散民間有散無

斂則泉法不行官設法以收之不入外府而

以便民也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

焉察其詐偽飾行債憑者而誅罰之聽其小

治小訟而斷之平者不得擅為高下也憲表

人債憑賣濫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

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惠禁貴

債者使有恒買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

責債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師役會同亦

如之責當作買。恒常也謂若乘餓荒而貴

有常債也嗣更代也謂空乏而欲買於民

畜而當責與民皆更代而掌其所直之月也

。掌里王氏曰賈師禁貴債者使有恒買亦

是三代以前之事蓋三代聖王養民者周而

取民者畧國中商賈五口而當農夫一人亦

受田於國荒則去幾札喪則無征王之加惠

甚沃也至於市政森嚴所以使之安其業而

樂樂利利者上備是故當其貪漁無厭乘天

世皆民自為養而國津之吏因公擅斂以指

克之無所不至倘賈師之法行則惟有崇足

不至而小民生稿而已矣趙清獻在會稽不

周禮集傳卷之二地官 垂

損粟價四方商賈輻湊歲凶而民不饑後世

有以禁民貴糶為救荒之奇策者此獨狗周

官而不知潤澤者也

司疏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鬪鬬者與其疏亂

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

可禁則搏而戮之踞五無反。鬪力爭也踞

也陵犯私相侵也屬遊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

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不物謂奇

民也竊物曰盜傷人曰賊

徇而行之不待歸於士也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
坐作出入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
戮而罰之王氏曰坐作出入謂大市朝市夕
市各有作止之期與出入之候無
得爭先後以亂市法愚謂襲掩而捕之也罰使
之出布也。鄭氏曰四時珍異養老慈幼者
需以共故責債者亦禁之教孝慈教睦焉坊
出入教讓正坐作教禮聚而飲酒誦疾之
矣故禁之禁之者作教禮聚而飲酒誦疾之
之道也一市耳而治教禮政刑之道畢具道
靡間故也欲正人心匡
俗失者必謹諸此矣

肆長各掌其次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
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敘其總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委

布掌其戒禁爾亦近也相近者相遠如布帛
之名同而制之精粗則異也相
近者相爾如牛馬之實異而物之肥瘠則同
也何氏曰平者平其價之實正者正其物之
名。張氏曰先王之立市也不使雜於閭里
懼其亂教也不使士農為之以商賈之人持
心近薄恐其亂俗也昔者晉之富商韋藩木
使以通於朝而曰雖有澤車華服不敢與士
君子同則周公遠化猶存什一於千百也後
世立市無法士農雜而為之是以人皆驚於
利士君子而有商賈之行聖人
以通治天下之意無復存矣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
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
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

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泉府主錢而謂之泉
者取流通之義也征
布御屋人所斂之五布抵本價也從其本價
不遂利也李氏曰主謂都鄙大夫有司謂卿
遂之吏有此符信然後予之恐奸民乘時販
賣官為所欺而民不沽實惠也。馬氏曰買
之於方帶之時賣之於欲買之際此與常平
之賤糴貴糶之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
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為利民非謀利也然
後世以常平之法轉而為和糶且以其所儲
用而不以濟民則惟恐其數之不多了利
之不美於是亦以理財之法視之矣 凡賒
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

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賒音
特貸音
賒賁也喪祭事大但立期取償而無息也賒
乞假也辨而授之察其真貧而後予之也國
服為之息償本之後使民為國服役以克工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委

賁為之息償本之後使民為國服役以克工

貨錢取利王介甫因其說遂立青苗之法天
下驢然胡致堂父子以其病民也遂力詆周
禮非周公之書噫以釋經一言之誤而貽
天下之大患廢聖人之全經其失均也 凡
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
餘國之財用有司與作之財用也納其餘者
入於職幣也。葉氏曰歷寧大臣蔡周公
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
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
也天下之為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
公之法也周公之法不為利也其人之意六
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
後世不足以下知之以此嗤笑其辭者然其
法行而天下終以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
聖人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

泉府之法敏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
其賈買之其除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
服為之息若此者真周公所為也何者當是
時天下謂之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闢敏散
輕重之權一出於上為之田而使之耕築之
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
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其者
周公而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克其用而恤
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時而貸
之使以日教償而以其所服者為息且其市
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不足於此而市
不敏之則為不仁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為
之蓋三代因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又矣
開闢敏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
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適尊之
可乎奪之可也族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
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
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委

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為是法
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為深知
周公乎且使周公為之固不以自利難有取
而不害而況其盡予之手然則奈何君子避
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為義生視小人為
之亦以為為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鑿鑿而
議之屬色而爭之然
則仁者固如是邪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
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
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凡四方之賓客造焉則
以告司門防守官之長管謂鑰其外也管
以閉之鍵以啓之正者禁其淫侈而歸

於正也犯禁謂犯偽飾之禁者舉之沒入於
官也死政之老孤死國事者之父母及子不
專恃委積而更以此學之也監門謂門徒使
之養牛便芻牧也其餘謂祭門之胙造至也
以告則便於逆之。王氏曰按門之設所
以豫備不虞而無守禦之兵何也蓋城郭溝
池之固有掌固道路之阻有司險封疆之官
有掌疆皆夏官之事若地官則主守土凡王
畿吏民皆其所統而特設掌門關之管鍵則
雖大司馬之屬有所出入苟無司門之節門
關之吏亦得而問之矣後世門關管
鑰並屬於大司馬豈知周公之意哉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委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
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厘凡貨不出於關者舉
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
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
攸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
內之傳去聲出之之間疑脫入字攸音叩內
外入者通之門與市自內出者通之門與關
也征者征其出入之貨厘者賦其市地之屋
不出於關謂從私道而避征稅者則沒入其
財而提其人也傳謂文移無征所以懸困也
送令奉令以送其往來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
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
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

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厘田有晦萊有晦餘
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厘田有晦萊二石晦餘
夫亦如之一厘二畝半之宅也田間休空之
下地家五人此外謂之餘凡治野夫間有遂
夫亦別計人數而授田也
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
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
有路以達於畿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又
倍之澮廣二尋深二仞川則因自然之勢而
利導之徑畛涂道路所以通行也徑容牛馬
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則因
川勢而加廣之達於畿者通於千里之畿內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空

三井屋三畝而亦得九石畝又以百畝為
田溝貫其中畛偃其六畜所謂十夫有溝
畝以有餘夫以牧六畜所謂十夫有溝
有畛蓋三畝以牧六畜所謂十夫有溝
之也所謂百夫有畛以牧六畜所謂十夫
三里三分有奇之畛以牧六畜所謂十夫
千夫有澮澮上有道則以三十三里有
地又以其徑者言之也至其有奇之畛以
有路則縱橫各百三十三里有奇之畛以
其積者言之也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
服隔耕十千為偶茲非其明證與然則一
田實為七十里有偶茲非其明證與然則
百四十八夫矣一夫之田實為七十里有
三川之縱橫除去開田實為七十里有
夫又除去公田實為六十夫矣一夫之田
止於五石七十六夫除公田為五石一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空

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從橫以通人物之往

卷之二 地官 奎

奎

1

卷之二
地官
雷

齋

1

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

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巡其稼穡而移
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遂師猶鄉師也經牧經
可耕之虞財征賦稅也畫而井牧之也可食謂
車移用他遂之民以相救助則人力可勝天
災也。方氏曰請法與賢詳於六鄉經野勸
農詳於六遂亦互相備也後世民自為耕
有水旱富者尚能自救而貧者坐視其田之
蕪沒然後知先王設官以移用其民慮事周
博也。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
職野賦於王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
其丘龍及屬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奎

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虎兩匹反磨音歷。審亦聽也野職野賦。
齒角羽翮繡紵之類尤具也。以幄帟先葬空
之間張神座也。道帥之也。磨者適歷也。天子
千人分布六絳繡紵得所名焉。適歷抱持版
之名字而按錄之也。封土為丘龍盛土之器
也。闢墻用屋車載屋之器也。平野民均其役
也。魏氏曰未至師遂師先以軍法部署而行
賞罰帥而至則賞罰一
聽於大司馬若大司徒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
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
訟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此遂官之長也何氏曰謂

之邑者民之所聚皆邑也。在邦甸則謂之公
邑。在家削則謂之采邑。在都則謂之都邑也。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
興吐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凡為邑者以
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稼器未邦鐵
耕耘收穫之令與吐舉其賢者基之屬稼政
之為也。明其有功者明顯其功而不使之
為其地治者聚飭其職而不使之怠蓋與吐
之後因以察吏也。和氏曰四達自遂大夫達
縣正縣正達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師
里宰以下無爵故止言四。魏氏曰鄉遂皆
有選舉而市獨無之古法工商不得入仕噫
聖人停本抑末之意可見矣。又曰漢舉賢良
方正孝廉茂才猶鄉之賢與賢能其舉孝弟
力田猶遂之與吐古意猶有存者故三代以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奎

還兩漢得人為盛後世徒存其名而
鮮實效由於上下皆以偽相蒙也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
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穡而賞罰之徵徵召
趨催促也。魏氏曰遂大夫言政令縣正加以
徵比親民之官兼理期會細事也。田里職事
上有成法縣正親民為之計畝而授度丁而
分稼事實罰秋官之野刑上功糾力也。漢制
尚律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
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移移執
用其民以相佐助也。明齋王氏曰縣正猶
鄉之州長惟作民而師田行役掌其政令與
其賞罰此一事語意皆同至於州長有正月
之吉春秋社祭之讀法考行有春秋州序之

禮射而此乃缺如則遠大夫之興此將安所
稽乎是縣正亦當有存矣至於此有領田里
分執事而州長無之者蓋近郊之民石族
所聚不止田里之事故於載師特詳焉

鄒師各掌其比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

戒令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媾惡而誅賞歲

終則會其都之政而致事數上聲下同。祭

役也時謂四時媾成於鄉三物者惡陷於鄉

八刑者。明齊王氏曰鄒師猶鄉之黨正黨

正於孟月吉日春秋祭崇有諸法之禮歲終

蠲祭有正齒位之飲皆於序行之然則鄒之

會聚其衆宣無序乎

鄒長各掌其鄒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

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

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若歲時簡器與

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

猶其女功簡器謂稼器與兵器也有司謂遂

無不備趨耕耨而野無惰農耨耨之功而

民衆之方氏曰古者王內之政令內案治之

各警其職而事無不舉教無不行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

政令以歲時合耦於耒以治稼穡趨其耕耨

行其秩叙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徵其財賦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奎

精也秩叙也合耦以相助佐則勤者倡而惰者
奮也秩叙聚民之常度與次第也待政令者
不敢專也。鄒氏曰遠大夫曰稽縣正曰微

彌親民者彌詳陳氏曰登里宰曰比其細數也

宰於農中寓教故行其秩叙間胥於教中寓

農故書敬敏在恤此其文之異耳浸儀王氏

曰賈公彥疏云周禮有牛耦耕至漢趙過

始教民牛耕今考山海經有牛耦耕之孫叔均始

作牛耕神耕亦名伯牛賈誼新書載鄭穆公

曰有姓飽牛而耕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

早晚何待趙過特教人耦耕資省而功倍

隣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徒於他

邑則從而授之也相糾以遠罪也相受以淑和

師田行役贊其力一里之中如一家然所以

爲仁里也。魏氏曰六鄉士也故詐於教六

遂農也故詐於養因以互文見義矣又曰鄉

遂羣吏漢散爲亭長三老爲夫尚以教導爲

務古制時見一班至唐爲里正坊正村正宋

爲保長耆耆長則僕僕執役於官惟徵催錢糧

勾攝公事爾世變江河愈趨愈下矣俸長徐

氏曰夫治平在庶民之興功興功興在事役均事

役均在民數周爲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

民衆寡之數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勞逸

者可見勤惰於可開矣然而事役不均者未

之有也事役不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其力

然而底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底功不興故國

求殷富大小不墮石姓休和下無怨疾焉然

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

者審本而已矣故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

其重之也如是今之爲政者未之知恤已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奎

譬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受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誠否順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版圖夫家脫於聯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奸心並生而偽端競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處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明修九刑用措其惟審人數乎

旅師掌聚野之勑粟屋粟開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充

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嫩惡為之等勑粟助之粟屋粟田不耕者之所罰開粟民無職事者之所罰吳氏曰甸地開田所用之粟未詳孰是三等之粟以當稍林而有所餘者旅師各隨道里之遠近而聚於田里無得耗費因與民也積者積時之義民輸粟還官也平頒者出入均平無入多出寡之病旅其惠謂補耕助斂散其利即荒政之散利三者之政必欲其均也新甿謂新徙來者無征以寬其財地所謂以寬其力人多授以上地人少授以下則腐以質劑為信致民而平頒之令輸新甿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以也妻里王氏曰王制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欲倍行而為備也自諸侯來徙期不從政初至而未集也古之保民曲盡其道如此明齊王氏曰旅師掌

六遂之賦猶閭師之於六鄉閭師言任九職以征其賦旅師言聚餘粟不以散於民徵散各指其一事又且閭師罰惰民之法旅師聽新民之治皆互文也

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廛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乘去聲。四邑馬邱四馬為乘一甸之地凡四邱出長轂一乘甲士三十五人牛七十二頭故名邱乘也同徒同井之徒也司馬主兵司徒主役故各帥而聽之。王氏曰井邑邱甸縣邱出兵之法此但言邱乘者以邱出馬一匹四邱出車一乘井邑之乘者以邱出馬一匹四邱出車一乘井邑之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充

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為名令之治其兵賦也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聚之物以待頒賜余當作餘。疏材疏之可食地之畜聚也甸聚甸地之畜聚以式灋其祭也餘聚則縣都畜聚之類與祀之薪丞木材賓客其其芻薪喪紀其其薪丞木材軍旅其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其野委兵器與其野囿材用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木以共張事也委積薪芻委積之薪芻疏材以助食用也野委廬宿之薪芻兵器以衛賓客

也野園田獵之苑園材用以備修築也軍旅之賓客謂諸侯助王討者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

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

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燬惡為之輕重之

瀦而行之掌其禁令

惡者從輕則豐約各得其宜矣王氏曰按

治天下之道推取均平而已家宰均四海

均平必自邦國而地官特設均人土均二職者

有肥磽而賦由之輕重然地氣有時而衰旺

則田賦不可以不均因家以起役家有時而

政不可以不均諸侯之國各有時而出為歲之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主

常貢此地貢也寶藏有興衰侯國有因革故

地貢不可以不均九職之民各有其地不

均山川險易道里遠近大司馬均諸侯之

守小而掌固頒士庶子人民之守地守之謂

也事變不齊若昔治而今亂昔險而今夷故

地守不可以不均此司徒所以有均平之政

也然此特均之常耳至於司空度地居民使

地周民居而無曠上民盡地利而無遺民必

有特於移民以實其空此則司空之事而宗

伯所掌之禮是之謂大均非用

草人掌土化之瀦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

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

用鹿鹹瀦用鵝勃壤用狐埴墟用豕疆藥用

黃輕要用犬

其形也反哭乎照反。化變而美之也物地占

水處瀦鹵也駢赤色緹解粉解填填黏澀堅

牛羊麋鹿羶狐豕犬之骨焚為灰以漬其種

黃則以麻子播之生氣以漬種也所用之汁不

因以助其種之生氣以變易地氣則薄可使

厚過可使和而稼之所獲必倍常詩云諶后

稷之穠有相之道是也

或曰以汁糞其地也

稻人掌教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瀆

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

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主

所生種之芒種早暵其其零斂喪紀其其葦

事瀦音朱畜同蓄列祿計反。瀦積水之故

瀦制水之堤瀦播也列盛水之勝也止也

瀦洩也蓋由無水則燥故有以止之而多水

則瀦故又有以洩之也作猶治也閭遂舍水

於列中乃涉歷而揚之也前年所芟之芟草固

以治田而使之肥美焉稼澤謂種穀於澤地

殄病也絕也夏月暑雨以水浸草可以絕其

根則稻可得而種矣零斂零斂之謂斂也葦

者性易生今湖澤多有之。魏氏曰中原地

高惟近水者可稻聖人兼盡地利以南方水

田之法施於北方防豐凶備旱潦也今中原

彌望地多荒蕪此困窮之本宜重農戍之官

使南方老農為師廣興地利富庶其可幾乎

婁里王氏曰三代東南為龍蛇之藪民文身

以居江漢以南不通中國何得有東南水田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

而原其生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三

14411

同。通說也。圖山川形勢之圖。事農圃蠶澤之事。應謂物產之不美者。原其生進求其所

也以生也未取勢之宜否巡守行視所守也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

忌以知土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之蹟也觀事博覽多識之事也愚謂民風之不美者辟忌不苟徇之也俗習尚之善否

王。適諸侯而二官夾車。備顧問。王中心無爲。

而左右各以其職爲獻納廣王耳目而開拓其心胸俾四旁如指諸掌焉占如標諸目也

也萬國之王之體土訓輔訓主訓王碑王和地

治於我同體

也其義一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罵之守禁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

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

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

者有刑罰

陽之月陰木生山北者斬以一陰之月告取其氣之始生也服車材耜農器季循殫也用

稗材取其禾也。掄擇也不入禁。不入所禁之
山也。婁里王氏曰。入山掄材。雖邦工亦必以

時但不拘期日耳若邦工不時有需僅斬四

復有日數所以息紛爭養
物力非故專利而病民也若祭山林則爲主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吉

音

而修除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

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爲主耕護之也
修除治其場廩

也萊除其草萊也取禽左耳曰耳蓋田既止則止真人之旗令獲者告致禽於其下耳取

禽以計獲之多少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

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瀦於山虞而掌

其政令山足曰麓守藩界也計者計其守
獲之力也藩茂則實利客則罰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

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音含

於。兼言澤者謂連川之澤若濟滄爲禁之類。鄭氏曰時謂當漁時舍其地禁也。四時惟夏不漁季冬大漁愚謂川莫魚鱗鱗始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

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

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其其葦蒲之

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

禽入於王府當邦賦也頒於萬民不私利也澤物之奠片節菱芡之屬葦蒲所以爲席者屬禽聚而別之也。方氏曰周官不以山澤授民而官守之此先王所以忠利於民而盡物之理也蓋山澤頒於民則爭訟繁盜竊者無忌且或非時過取以自耗故官爲厲

禁而使其地之人守之山林則斷材有期日竊木者有罰川澤則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耗之無門用也詳考經文皆官爲民守而材物不可勝用也詳考經文皆官爲民守而徵者不過商角骨物羽翮葛材草貢而又以當邦賦外此無纖毫之征用此知門闢肆市之有征乃所以抑未禁姦而出於不得已也若欲擅利則山澤之利豈特十百於門闢之

卷之二 地官 圭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

獵者受令焉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時令謂

處也麇鹿子也麇卵則不遂其長毒矢則必致其死禁之所以愛物也。易氏曰山之義有三夫田之時虞人萊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陳之事天子乘輦路建大常見於司馬是也

其火牧畜於園設圍遊之禁以時取其賦而不廢乎祭祀賓客之用天子載旌車之旌見於國人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園人所禁之地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禽獸之所萃者故謂之迹迹人者掌其地政則爲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載木路巾車所謂木路以田者此也

升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

升古礦字。金未銘王在璞曰升五金玉石各有產地金有五品舉金錫該之物其地圖物色其所產之地使按圖而取之也。魏氏曰以時取非有故不得已不輕取也權萬紀言宣僥銀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唐太宗黜之曰朕所之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利以桓靈待我邪此可以爲萬世法矣婁里王氏曰恐取者託言公事越界侵漁致傷地味兼或破冢發屋實生厲階故授以地圖令其按圖采取苟與圖不合卽爲犯禁而誅之此升人之禁令也

卷之二 地官 圭

角人掌以時徵商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

邦賦之政令以量度受之以其財用當大聲

商角骨物以爲器用也卽氏曰平地之農以穡穡爲事而供十一之賦山澤之農以射獵爲生亦各輸其所有

以當十一之稅也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

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爲審有羽爲搏十

搏為縛羽木也羽翻以馬

掌葛掌以時後締緒之材於山農凡葛征微

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

受之粗者曰絺細者曰綌草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

以待時而頒之染草藍以染青藉以染赤卑

之時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

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草木與石皆

周禮集傳練甃砌也木與土煉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其喪事徵野疏材之物

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茶茅茅也士喪禮

陳於柙下以藉棺而祭濕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其闔墻之蜃祭祀共

蜃器之蜃其白盛之蜃互物介虫也蜃其大

以之飾器白盛以之飾牆魏氏曰山澤所

正之世後世崇尚珍玩每至竭民膏脂而故曰

圃人掌圃游之獸禁放百獸祭祀喪紀賓客

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圃游苑圃游觀之虞禁

侵盜有罰也百獸脂膏羽鱗之類黃生工

奇獸可知鄭氏以共長祭賓客則其不畜珍禽

記經不幾導人主以禽荒之覆轍與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

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

之珍異果蓏種之嘉者時謂成熟之期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賜稍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

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

周禮集傳卷之二地官

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

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殺上聲稍食

稍食殺色界反廩人食官之長賜賜賜予也

節也六斗四升曰鬴此皆一月所給之數也

移民謂凶處就穀謂豐處殺邦用若素服不

與其食大祭祀則共其接盛行道曰糧居止

子藉田千畝所獲收於御廩此廩人掌之祭

天地宗廟其他祭祀共於春人接者繼續之

義言春而後又春即說文所謂春一斛春八斗

為糴復從糴一斛春九斗為糴也虞里王

氏曰以稅入之多少制國用之數此成周賦

法之所以善也以國用之多少制賦之數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漙等其出

入凡祭祀共簋盛饗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

其禮車米筥米芻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

時縣種秬之種以其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

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同縣音懸後種上聲

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方曰蓋同

曰盛盛五穀之器也宮亦器名也實方口不忍虛也茲穀錯於棺旁以惑蚍蜉也縣種

物者九穀六米列爲書也

卷之二 荆

役下足川土餘鑿用南餘則戕之以時凶而

穀不足則止餉汧川有作則瘳之以行曰

粟穀未去殼之稱餘瀝用謂常式之外猶有

寬餘當用之處止之以其不急也藏而待
不妄費也○致堂胡氏曰賑饑莫要於近手

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諸國
饑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儲備如此他日國

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糲豆屑帝親臨之
洛陽就食况素無儲乎百姓殆擠於溝壑耳

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於州郡一什
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

矣比及報可委吏屬此而文移廢覆經簡
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

力能自達之人耳

數百里以就會合之原哉。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拾。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帝將置社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恤農之政民其庶有瘳。乎。

司祿闕。明齋王氏曰按司祿雖闕然以孟。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自大夫而下則五。等之國皆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而耕者之所獲則有食九人至五人之一。等庶人在官者其祿則有食九人至五人之一。封之地大司徒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是一。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今

也。有所食之祿君十卿祿而下是也。自卿而。上大臣與君同休戚故三等之國隨其大小。下於君十倍自大夫而下少則無以爲食故。三等之國命雖不同而祿無陰殺自下上而。下則取足以代耕而以耕者之所入爲差。外君臣之祿不過如此至於畿內臣庶之祿。孟子所述卿大夫元士之祿與諸經不合考。之春秋三公之爵稱公則當同大夫之祿。卿之爵稱伯則當同次國君之祿中大夫之。爵稱子則當同子男之祿下大夫稱字則其。爵視附庸之君與大國之孤而祿之所入亦。當視附庸之君蓋半於小國之君也。觀秋官。掌客諸侯待王臣之禮三公視上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亦與春秋合當以爲正。可。也。其元士以下亦依命數而班以祿則元士。視列國之卿中士視其大夫下士視其上士。蓋爵尊於侯國之上則祿亦當加厚掌客七。視諸侯之卿禮亦其證也。夫公卿大夫士。處。

之祿皆給自公田官吏有吏易而無祿
或田為好而官吏為子苟給之以田末為常
業亦已足矣必入於司祿而後給之者蓋歲
有豐凶功有上下故必收入於官而給之
謂家稍之賦以待匪頒且以示君上養賢之
意也其公卿大夫各有采地而其所以治采
地者又各有官蓋治王朝官府之事則食在
朝家稍之匪頒治甸稍縣都之地則又當食
采地之常祿如宋朝之兼官則有兼祿亦優
厚君子之道而其所統知選都鄙之吏則各
食於其地八則所謂祿位以取其士大約一
視其爵以為祿也然則司祿所掌亦不過此
幾無不可闕焉者乎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
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瀆而縣於邑閭巡野觀稼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全

以年之上下出斂澮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
急而平其興周倫也縣於邑閭使衆皆知也
後世倉廩之官知為國斂儲而已周公於食
康之下特設司稼周知地所宜種為耕法以
示民使穀之所出自倍巡行年之上下為斂
法以示吏使穀之征斂不頗又周其急平其
興焉此其所以
異於後世也
春人掌其米物祭祀共其盥盛之米賓客共
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饗食
之食音飼下同。饗有食米亦猶祭有饋食
也凡米事謂王后世子賓御外內朝冗食饗
耆老孤子士庶子等
所食之米皆供之地

饗人掌凡祭祀共盛其王及后之六食凡賓
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六食於六米以爲飯也
蒙人掌其外內朝冗食者之食若饗耆老孤
子士庶子共其食掌秦祭祀之大內朝司祿
之朝外朝路門外之朝不言治朝者耆文也
元食留治文書之人所食也穀食曰秦不畜
於饗人者不收
饗至尊之餘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二 地官 全

周禮集傳地官卷之二終



周禮集傳卷之三

李文炤著

春官宗伯第三

宗尊也伯長也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鄭氏曰宗伯掌建邦之五禮曰春官何也曰春於天地人統於和同也春於天為德元於令為人統於地為廣生故天為德元降地氣上升產萬物以成其為春同天覆萬物地持載萬物以成其為春仁故春於人為仁而禮者人也人故禮所以萬物之所體而禮其體也故禮也賓禮所以仁神也凶禮所以仁死喪也賓禮所以仁邦國也軍禮所以仁師田封役大均也嘉禮仁邦國萬民而親之也通三靈協五經於愛敬而神明之及交記曰宗伯之官以成仁此之謂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三

一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周子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子兄兄弟夫婦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呂氏曰禮官之長是為宗伯禮坎昭穆之等儀聘射之節長是為宗伯等文質者所謂禮也神人之所以治上下之神和者也一失其禮則階亂謫言而上下樂和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過簿書期會之才至於祀典尤為不經問有

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肆師陳也陳列盛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金和之玉芬陳氏曰鬱莫重

於灌澆之世神祀禮之所先也

甸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甸人祀黍

周禮集傳

卷之三

二

所酢之酒芬香而條暢者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雞卜者也故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司尊彝盛鬱鬱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王生曰詩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則知筵席於下席加於上所以為心也又設几以爲之

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八人言大者尊宗

二人徒二十八人言大者尊宗

典瑞中士二人

人信也

典命中士二人

人命也

司服中士二人

人雜說司服掌王及卿大夫之服弁師掌其

初有御蓋家宰制國用宗伯授之以服御既成

屬少府費悉出於禁令不以訓大農而齊三

萬而東西織室不別爲令以其丞屬御府蓋鉅

稍首約晉宋御府改爲中署然則自漢以下

所謂禮部太常寺無車輿服冕之辨况制自

故家宰王方氏曰古者命賜莖下必於祖廟

而典命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及祧王之室先儒謂四親廟並文武二世

室及后稷稷源廟共八故以八人守之然姜

作之廟則祧祭何以在始祖之廟且周公制

宰手然則八人者蓋二人共掌一親廟立二世

服也若太祖則年久未必有遺服惟夾室之

也女祧則惟掌親廟之遺服而已矣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

府二人史女二人奚十有六人

者爲之夫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天地之

大義也天子必設公卿大夫士以相輔歸寧

妃之倫而可使之恣行已意乎故太妃歸寧

必告師氏伯姬避火必待保姆此宮闈之所

以常治也王后夫人九嬪最尊則以卿輔之

世婦次焉御妻又次焉則以大夫士輔之

不設公孤以避尊卑先儒乃謂以奄爲之

列何怪成周盛時刑餘之人已上躋卿大夫之

妻祭卿大夫從王其妻從后以爲羣臣之官

特和至甚可笑者謂其官皆係男子克之周

曰婦而以此斯亦不足辨也已方氏曰周官自

胃味至此斯亦不足辨也已方氏曰周官自

周禮集傳卷之三

夫人嬪婦以及女奚閭寺皆掌於小宰內宰

復設春官世婦以列職於宮中使王知深宮

燕私以爲百官億兆之儀則也且使有德有

齒之婦人日周旋於后妃嬪婦之間則耳濡

而調劑者亦不少矣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姓內女王同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姓外女王諸姑姊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頂謂之冢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塋域以安遺骸謂之墓

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人中魏氏能作于施迷

設官相之先王之
體羣臣可謂至矣

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

徒八十人

夫陰陽寒暑以時序而後和禮先樂後是樂
屬之禮也夫樂從陽來禮由陰作陰陽天地

也禮天地之判樂天地之交判合天地之情

卷之三

五

也合敬同愛體樂
體大安可二之也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

人徒四十人胥省有才智之稱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

四十人中警百有六十人眠瞭三

無月送謂之替有目送而無見謂之替

以聽之審也國語曰瞽瞍修聲徒也瞽瞍

○愚按後世顛連無告之甚莫如瞽者上

馬者工星卜以銜利下馬者爲乞丐以偷生

誠使古樂得復則若輩皆有以盡其才而使之各得其所亦大和之一端也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方氏曰：「不以陽律名官，何也？同者同。」

律也曰典律不足以包
曰典同律可知矣

幕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人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周禮集傳

卷之三

六

一人徙十人

鑄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鄧氏曰轉如編鐘而大視大鑪而小國語曰細鈞有鑪無

鐃尚大故也
鐃尚細故也

韓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

人徒四十人之樂也。方氏曰：製轅氏掌四夷之樂而特設林鍾蕤周比鼓雍其化先於

淮
樂
而
特
請
鞏
能
獨
阻
聲
報
奄
就
誅
淮
南
次
及
於
北
而
東
方
獨
阻
聲
報
奄
就
誅
淮
余
戎
尚
爲
魯
悲
故
特
設
一
官
肆
東
夷
之
樂

以志王化之難成職方首揚州亦此義也

旗人丁士四人與老兒寡無妻府二小兒二

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施旄牛尾舞者持之以指揮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籥舞者所吹也臨川王氏曰籥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是乎生樂之本也

籥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籥章吹籥以爲詩章也

鞀鞀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鞀丁兮反鞀九具。芸閣呂氏曰之服也革去毛而木爲韋外吉服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三 七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應器有功也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補

也舞者所持也

太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

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

徒四十人黃氏曰三從二連作內吉作外吉

也卜筮不可逆也筮可逆也卜不可逆也故乃心齊卜與筮之樂或可逆至於龜則有從而已

而已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工取之者

董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董刑也所以灼龜者

占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筮與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眠祝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祝陰陽氣相

。王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天以同流相感而不相遠先王於天象必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此眠祝之所

周禮集傳 卷之三 八

由設

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

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王氏曰神人之交有祝以宣其意猶人相與有事於言也大祝主連誠於鬼神

示小祝佐之送終大事則別立喪祝何取禽獸寓兵又別立句祝至於能操術祿却使善

必福惡必禍非精其事者不能又別立誼祝焉不以干大祝者欲其心無所消得專致其

實靖之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

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祝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

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

人

男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

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命重相相似至漢無此等官淫祠詭祭無所

不有遂有巫蠱之事觀漢如此般難方知則

周禮集傳

卷之三

九

公之意謂深長王氏曰蓋理於性命而

六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

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不取肆行後世也

過也

馮相氏一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徒八人

視也蓋登高以仰觀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徒八人

者以察時變者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

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

周禮集傳

卷之三

十

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官以中士下士為之持小臣傳命令者耳至

於戰國其職益親故辭書多云辭書於大

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掌記事糾察之任

其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矣

巾車下大夫一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

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王氏曰日月為常王所建也九族莫尊焉謂之司常王尊

者也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都謂大都小都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采邑。云開呂氏曰古之典祀者皆

何禮集傳

卷之三

士

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禮有宗伯下及

於廟廟故宗官重矣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神以

士者謂明神理而仕之

也無數不拘常數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以佐王建保邦國示音祇。神之為言伸也。體高氣遠。達乎萬物之表。

也示之為言祇也也。形博產多。皆乎萬物之中。

也建之為言歸也也。魂遊魄散。返乎本宅之際。

禮其尤重者也。鄧氏曰。因其時。五禮皆然。而吉。

接三才之與也也。小宗伯之職。首建邦之神位。肆。

師之職。首立國祀之禮。他四禮無列焉。皆異

之也。夫國與天地有與立焉。王上事天。明下

邦國。寧故建禮以佐之。無怨祠於鬼神。而後能以

本於神道。而能制禮樂者。未矣。不本於禮樂

其國家。首未之有也。以吉禮事邦國之鬼

神示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

辰以楝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

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

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

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

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禴音酉。觀風同。經音理。

達精意也。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實

樂實牲於柴。上也。星謂之五緯。辰謂之日月。所會

十二次。燔燎積柴而燔之也。司中星名。在虛

宿內。觀師雨師乃風雨之宰。或以為箕畢二

宿也。社土神。稷穀神。五祀戶。竈。中。霽。門。行。也。

三

三

曰射故舊朋友凡同學以齒者也訓恭儉曰
饗示慈惠曰燕賓客凡朝聘之君大夫也社
饗之酢曰厭宗廟之酢曰膳兄弟之國姻
也贊喜曰慶加財物曰賀異姓之國婚姻
舅也。明齋王氏曰夫吉禮主嚴凶禮主哀
軍禮上威實禮主莊故復因人情可嘉美之
事制焉五禮以親之則上以九儀之命正邦
下交而王澤之流沛然矣以九儀之命正邦
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
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
牧九命作伯受職受所治之職事也受服受
當祭之冕服也受位受列位也
州之牧伯為諸侯之長公羊傳云自陝以
周禮集傳卷之三春官
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謂二伯
。薛氏曰凡王之臣命數其三公八命加一
命為上公卿六命加一命為上卿大夫四命
加一命為中大夫三命加一命為中大夫二
命加一命為下大夫一命加一命為下大夫
中大夫伯侯之命為諸侯之命為諸侯之命
孤四命加一命為諸侯之命為諸侯之命
受器大夫再命加一命為諸侯之命為諸侯
受服侯伯之命為諸侯之命為諸侯之命
加一命為諸侯之命為諸侯之命
再命加一命為諸侯之命為諸侯之命
不命加一命為諸侯之命為諸侯之命
子男之大夫受職一命加一命為諸侯之
事矣子男之士不命此則或加子男之士
之夫未命之士如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
書以贊治之類非無職也然其職非受於王

皆官長所自辟除受命於王則為正史矣再
命受服者王之中士公侯伯之下大夫子
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王之下士公侯伯
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此則或加為之
服也受於君則不自為也三命受位者公
也受於天子受位矣此則或加公侯伯之
子男之卿大夫受位矣此則或加公侯伯
得聘於天子受位矣此則或加公侯伯
始有孤固已受器矣公侯伯之卿大夫
或孤固已受器矣公侯伯之卿大夫
始得則有祭器禮運曰大夫具祭器也惟
禮也則未祭器禮運曰大夫具祭器也惟
假之始足至四命已前雖得造祭器備未
五命賜則者或加公之孤或加王之大夫
為縣內之諸侯或加公之孤或加王之
官者或加子男入為王卿賜之官使得
其官治家邑也七命賜國者或加王之
加子男為侯伯以卿而為侯伯始有其
以子男為侯伯以卿而為侯伯始有其
侯伯有功德者加命為三命為五命為
有功德則加一命為三命為五命為
王制曰制三公一命為二命為三命為
九命則諸侯之命為諸侯之命為諸侯
有定命之數有伯之命為諸侯之命為
之加命之數有伯之命為諸侯之命為
九儀之命而數已一命之命為諸侯之
為都鄙之命而數已一命之命為諸侯
以為方伯諸臣進以命為諸侯之勳乎
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
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信音身後同。鎮圭以四鎮之

山為珠飾取其能安四方也相圭以雙楹之
直其身取其尊而不屈也躬圭象人形而
折其身取其卑而不倨也穀璧象人形而
為食以養人也蒲璧象人形而為席以安
人也維記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刻上左右各
半寸其長短各依命數璧形圓徑九寸中有
孔曰好周邊曰肉好皆肉曰環肉倍好曰璧
孔氏曰周瑞信也諸侯來朝執命圭王曰
為信玉純陽精備天地全德故用之王氏曰
鎮圭尺有二寸法天數也其餘九七五皆陽
數凡南面之君其命數皆從陽圭而方止而
不變者也公侯伯位已定故曰之璧圓通
流行而未定者也子男德方准故用之以
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
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執音不也言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六

自致其誠也皮帛束帛而加以皮也天子之
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
大猶也羔取其柔而有禮雁取其進而有序
雉取其介而有文鶩與雞則取其畜於人而
已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繒此天子之臣所用
與士相見禮云執摯以布此諸侯之臣所用
與自雉以下則無飾矣。芸閣呂氏曰古者
以禽為摯者執之以見其所尊敬之物也人
道之大貴賤長少賢不肖之分不亂也賤當
事貴者所以致其養故庶人之職以摯見者
受而膳之司士字慎上者膳其摯也孤執皮
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臣之貴摯亦以禽
帛諸侯執圭璧孤與諸侯臣之貴摯亦以禽
則偏於下矣皮帛可制以衣裳圭璧則實貨
固以比德焉所以異於諸侯而為等也婦人
無外事惟酒食是議供養舅姑者也故摯用
榛栗脯脯不用玉帛禽鳥天子無客禮無所
用其摯惟告於鬼神用也以為摯宗伯以禽

自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三帛二生一
摯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摯也羔雁以生
卿大夫以通去就若士死以服事也王氏
曰不言三公三執璧。王先謙曰六等之
玉謂之瑞而六等之禽謂之摯曰瑞曰摯有
用瑞者有不用瑞者有禽者有不用禽者
六瑞則有繅藉之飾皮帛則束帛而虎豹
之皮為飾羔雁則以繅布為飾自執雉以
下則無飾矣尊卑不同故也五等諸侯有摯
有享圭璧摯也王幣享也自六摯以下則不
用享矣以其六瑞受而復之也三以玉作六器
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
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七

虎放其形。禮謂告神而薦於其座也天色
蒼其形圓故郊用周圓之璧也色黃其形方
故社用八方之琮也南方色赤而為陽之半故
迎春用剡上之圭也南方色白而為陰之半故
迎秋用半圭之璋也西方色白而為陰之半故
迎冬用半璧之璜也璜劉氏曰璋明也象物之相
迎平離也璜黃也象物之藏於黃宮也又曰
王作六器所以放神之德也牲幣又放其
器之色欲因其類以答其饗也故能建神示
象而必受其福焉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
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
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
致百物天產動物也牲牽之具野腊之致菹
醢之備所以養精魄而作起其至陰

所以化此天地之化之所以日新百物之產之
至於如此盛也而聖人之制禮作樂履中蹈和
感格則所以事鬼神也閨門旅黨無不敬順
則所以諧萬民也飛潛動植無不孚化則所
以致焉萬物育焉其斯之謂與天凡祀大神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八

王之大禮

相去聲下同。宿者眠祭之前夕
齊宿而躬親之也大號神示鬼牲

齋幣之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

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

果與音。果音釋。不與語有故而不能行。禮也。薦徹皆后之事。故代之。載果。釋也。載

灌獻故亦從而代之也於圭璫也後從王而有朝覲會同則爲上相

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

僭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王大封則先

告后土乃頒祀於都家鄉邑

也。使前以受命也。王氏曰：旂者，合衆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

大司馬氏曰王上封諸侯則先告大神然後
隨其命而頒之虎典有邦國都鄙灋邑皆然
○明齊王氏曰愚按頒祀上有闕文觀天地
夏秋等官皆有和布懸法此獨闕頒
祀者正歲首之事乃者繼前事之辭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

陵墳衍各因其方

也地之尊故佑祔穆左陽也人通之所
鄉故左宗廟薛氏曰五帝而兆於四郊則

氏曰帝卽易帝出手震之帝所以主乎元氣

天帝月令云其帝太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

是爲五人帝而用以配享者也又曰五嶽四

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在天
 而成象故祭謂之類郝氏曰望者無見類者

無形故宗廟社稷亦謂類小宗伯類宗廟社稷是也山川邱陵等謂所在山川利益民

者各因其所在祀之。愚按漢祭志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勾芒車旗服飾皆

青歌青陽八佾舞雲輶之舞立隻之日迎隻
於南郊祭赤帝祝融車服皆赤歌朱明八佾

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車服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

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以一

特牲先虞於壇有事天子入匱射牲以祭宗廟名曰禋劉立冬迎冬北郊祭黑帝左

近古故禮意猶有存者迨鄭氏釋經乃信緯

書之誠而以誠靈仰赤熒忽含樞紐白招拒

經 86—550

汁光紀為五帝斯無識之甚者矣章氏曰類
或於宗廟類之上帝或於日月星辰或以太師或
以大災肆師類之所因或以巡守或以大祝六祈
一曰類二曰造凡此皆有所祈也不若大祝六祈
之有所告而已故大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
焉昔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樂於上帝成王營
洛位成之後用牲於郊牛二此蓋類禮也何
則書於舜之既受命則類於上帝於湯之受
命則告於上帝天是既事則類於上帝於湯之
禮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得而知要之於類
正祭功旅也觀祀天旅上帝大宗伯掌之類
造上帝小宗伯觀祀天旅上帝大宗伯掌之類
之則禮有隆殺者矣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

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

室之禁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用等尊卑隆殺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十

歲之室曰祧羣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
向明故謂之昭北為昭而南為穆南為穆者取
吉服之五服衰冕錫衰冕希冕玄冕也內之
其貴賤親疎以昭穆之辨也。朱子曰王制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
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有適士二廟官師
其制皆在門外之左外為昭而內為穆也
廟別有門垣太廟在左昭穆在右昭穆在左
天子太廟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石世
不遷二昭二穆為親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
毀而遷遷昭昭穆為親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
宗大夫則昭穆為親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
也三代之制其昭穆不可得聞然其大畧不
過如此漢子祭

各在一處不口合 都宮以序昭穆
制族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後漢明帝
無起寢廟但復其十於先武廟中更衣別室
其後章帝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
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居
守禮之士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太
祖之禮位下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
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主以人情而論
而不得自為一廟之尊羣廟之主以人情
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遇尋太
問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
孫之慨然深詔儒臣計論舊典蓋將以遠
獨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中書及
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書其
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為可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十

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定論
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
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
之如李清臣所謂累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
佛老之祠而行一酌獻之禮楊時所謂舍二
當王之祀而正禮而從一酌獻之禮楊時所
皆不立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
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不易之論哉 掌三
族之別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
政令 三族以上親父下親子併已為三也
玄是為親族以祖親高曾以子親孫以孫親
疎也正室謂宗廟也九族之中三族為親餘
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
代尊以孽代宗也。王先生曰春秋有公族

餘子公行以親疏為言也詩有公子公族公姓以久遠為言也此言門子者以嫡子為言也古人重立嫡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嫡言也曲禮則曰孤子當室名其嫡也文王世子曰正室守太廟是以正室名嫡也此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焉矣
辨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五官使其奉之
辨六齋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其奉之
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
果音裸下同。毛擇其毛也各類物如陽祀用騂陰祀用黝之類類之五官者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平司卷主犬司空主水丞也六齋奉饌之類參也台物如黍曰香合而冬食其物饌曰明菜而夏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主
季食其物之類六彝雞鳥牛黃虎雉也六尊獻象壹著大山也王氏曰祭祀之事莫重於犧牲案盛牲天產也屬乎陽案地產也屬乎陰故王率牲后薦玉齋牲必共奉於五官者以五官所以饋王之事而終之以成外治案必共奉於六宮者以六宮之人所以饋后之事而終之以成內治也臨川王氏曰尊彝皆所以待祭祀賓客於彝言果將於尊言祭祀賓客相備而已言彝掌衣服車旗宮室之果將則尊酌獻可知也
賞賜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優有功曰賞示恩曰賜序事先後之次隆殺之節也大貞遇大事則卜而求正於大祭祀省牲神若亢居於國遷都之類是也
祗祭之官逆者告時於王官備於

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饋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齋
人繫牲則省之執事者祿濯祭則省之時謂早晚之節備謂饌具之完將送也瓚果以圭瓚盛饌饌而饌之也大禮告祭主迎尸裸獻割牲飲福交神之節小禮告祭主中之節目若後世之通贊分贊也王氏曰諸侯雖卑如子男猶擯以大宗伯以子男居道也故隆之以致其伸諸臣雖卑如孤卿猶擯以宗伯以孤卿臣道也故隆之以致其屈愚謂將幣之齋乃庭實之時各貢所有之財也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於郊遂頒禽
禽去聲甸田同屬立軍社有事於社而載石主以行也奉主車告於祖廟而以遷廟之木主行也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以示不敢自專之意爾將有事謂與敵合戰君子臨事而懼故祭四望以求福也饁饋也以禽祭四方之神告饋之也頒禽謂以子羣臣力氏曰告所征之地近五嶽四瀆則使有司將事而不親非謂祀四望也以禮官與田事者田獵不可無禮也大宗伯不行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事為重也
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柜鬯泚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懸哀

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及執事祇祓獻器遂哭
之下葬兆甫窆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之禮
成葬而祭墓為位謂亡牌反斂力念反縣音
至求福曰禱得求曰祠與民同患也大肆始
陳尸而仲之也淵浴也大斂小斂蓋事官之
屬為之而小宗伯必蒞之慎終也同姓者方
室故帥異族而助之衰喪衣冠冠冠者方
於路門之外俾不異制也執事蓋梓匠之屬
練器獻明器也卜葬兆卜其坐域之吉凶也
甫始也窆穿壙也喪祭謂虞祔之祭成塋立
已封也祭墓祭后土於墓左為先人記體於
此祀其神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
儀為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古

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
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肆習也也壇畔
依正禮而為之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
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所珥珥而志反。大
次祀日月星辰五祀歲時也小祀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序者先後大小之次
求福曰珥大祭祀展犧牲繫於牢頒於職人
止災曰珥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禮祇滌濯亦

如之祭之日表齋盛告潔展器陳告備及果
築鸞相治小禮誅其慢怠者掌兆中廟中之
禁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謂音者職音機
者職人謂克人及監門人也宿豫也表潔議
也陳列也蓋蓋六穀於簠簋表而識之乃告
潔淨陳祭器於堂東展而視之乃告備且馬
策鬻築香草煮以爲啗也兆中謂四郊之位
廟中謂七大賓客泄筵凡築鸞贊果將大朔
觀佐賓共設匪壘之禮饗食授祭與祝侯祿
於畧及郊匪與籬同。王氏曰大賓大祭皆
謂佐價為承饋也匪以賓諸幣以賓諸醑
大牢以飲賓謂之饗大牢以食賓謂之食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古

授祭授賓以祭也侯者迎候善祥也祿者
祿去妖氣也此小祝之職而肆師亦共為之
大喪大甸以鬯則築鸞令外內命婦序哭禁
外內命婦男女之衰不中澣者且授之杖中
聲。序哭者以哭之輕重為先後也下中澣
不合所懸之式授杖王喪杖竹后喪杖桐也
凡師甸用牲於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於
大神祭兵於山川亦如之凡師不功則助牽
主車凡四時之大甸微祭表貉則為位貉音
社軍社也宗遷主也聚其神之謂類諸其所
之謂造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所
過名山大川也主車載石主主之也助牽
之恐為敬所得也貉音名。陳氏曰表貉

之祭其神也尤黃帝與生九陽於身中法
之與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記曰禘於所征
之地禘與貉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為之而
立表於陳前肆師為位句祝祝祝既事然
後誓衆而師田焉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
馬則祭馬祖將田大則祭燔然則將師田而
為禘而已特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
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若國
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秋
曰嘗麥者農功之始秋田曰獮戎者兵寇之
備稼者農功之成王氏曰大於得也而不忘
失於安也而不忘危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
而為之卜焉欲豫知其吉凶而防之也又曰
歲時祭祀常禮也國有大故而祭非常禮也
然皆待上令而後祭焉則其祀事有節矣○
禮記集傳卷之三春官大司馬
正先生曰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
望小宗伯凡天地之大故則旅宗廟則為
位肆師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凡卿大夫之
其祀大小不同所字之官異焉凡卿大夫之
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伯
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
禮相者相其禮也大事如朝覲會同小事
如授祭授杖王氏曰此所謂大事則從其
長小事則專達也○明齋王氏曰按天地之
道春始之王者之政禮基之禮就為大鬼神
示為大昔伯夷為秩宗典此而已至於樂以
導天地之和史以彌綸天地之文與夫義和
卜筮史知天道巫祝知鬼神之情狀皆理之
至精而事之神妙苟非潔淨精微有以通神
明之德者不足以知其道非清明正且純一
不貳者不足以致其禮周禮所以垂屬之宗

伯也與故舜命伯夷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蓋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而自反不直
靈臺昏塞其何以感格於鬼神示易曰聖人
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又曰齊戒以神明其德
夫宗伯之道
斯其至矣
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
實彝而陳之凡裸玉濯之陳之以贊裸事詔
裸將之儀與其節凡裸事沃盥實彝而陳之
也裸王王用圭瓊后用璋瓚也大喪之泐其
儀謂奉送之儀節謂早晚之節
其肆器及葬共其裸器遂葬之大祭祀與量
人受舉畢之卒爵而飲之肆器陳尸之器裸
器陳尸之器肆器陳尸之器肆器陳尸之器
禮記集傳卷之三春官大司馬
之者裸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也或曰納
之壙中以爲明器也掌飲器名王醕尸尸酢
王受卒爵而飲之言執事者同榮其福也必
與量人者鬱人替裸尸量人制從獻之脯簋
成也
鬯人掌其秬鬯而餽之凡祭祀社壇用大罍
禁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裸
事用蜃凡鬻事用散和鬯未和鬱者飾之飾其
制甘醪而齊之以爲尊也脩加飾也蜃以蜃
天飾之概則以黑漆飾之而朱帶絡腹也散
則漆之而已凡此皆盛鬯酒之器若既和鬱
全之後則盛以瓚矣王氏曰祭禮鬱人所和
鬯乃用以裸鬯人所共和鬯不和鬱者用之
以陳而已鬱鬯之有和鬯亦猶五齊三酒之

言辭者避王與后也。葬刻黃金曰者著尊若地無足盡尊以勉為尊也。王氏曰追享朝享所謂祫禘也。禘及祠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給自除喪朝廟始故謂之朝享。此非四時之常祀故曰間祀也。愚謂雖微屬虎彝雖葬皆刻其形也。山尊亦刻山雲之象。大尊太古之瓦尊也。按尊彝之制春夏文勝秋冬質勝。間祀則介乎其間。雞取其華鳳取其章。牛取其順。象取其信。虎取其威。輝取其孝。皆致飾之物也。畢取其潔。齊黃取其清。明山取其鎮靜。著也。壺也大也。是乃古先所用者皆不盡飾之物也。豈漫焉陳之哉。

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浼酌凡酒脩酌齊才細反。禘用鬱齊則酌以茅縮之而後酌也。浼猶清也。饋獻用盎齊則以茅縮之而後酌也。浼猶清也。饋獻用盎齊則以清酒浼之而後酌也。脩治也。凡酒則脩。

治之而大喪存莫彝大旅亦如之存省也。謂後酌也。或曰明器中。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五几王彫彤漆素也。五席莞蒲次蒲熊也。荏華乃喪事所用故不列之用。與位謂所設之席及其。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依上聲。卿去聲。纁與藻通。純音準。大饗謂饗賓於廟也。大射謂選士而射於澤宮也。黑白黼文如斧形。謂之黼依如屏風。南鄉取衛明之義也。莞蒲之細者紛如綬有文而。

使者純綹也。纁則蒲蒹而編以五采也。畫謂雲氣次取也。栌竹枝而次列以成文也。左右玉几。侵至尊也。祼席戶。祼王之席。王氏曰依畫斧其上取其威也。祼不施柄以示神武不殺之意。諸侯祭祀席蒹。纁纁純加莞席紛純右彫。

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纁畫彩色也。尚右故右几。婁里王氏曰天子昨席與祭視之席同。蓋天子尊可與鬼神同。昨席猶天子之酌酒得與鬼神同尊也。諸侯卑。筵國賓於牖故先君之前以異席示避焉。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形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朝聘之賓形赤色。人道尚左故左几。甸役謂有司祭表貉所設之位也。以熊皮為席示服猛也。武事尚右几。喪爭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右故亦右几。凡喪爭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三

用萑蒲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當作迫。萑荏皆兼設也。柏席迫近於地之席蓋萑藉於下而底篋豐筍如於上故謂之柏席也。每敦一几者始死之時未知神之於彼於此。姑命所稱。屬間南謂西序東嚮東序西嚮。此皆南嚮皆有神坐。則皆設奠而致其盛。既奠之物每有一敦則各為一几以安神也。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吉事祭也。祼於室饋食尚文也。凶事奠也。朝夕相因尚質也。王氏曰吉事變几各致其誠以未之虞興或享之也。凶事仍几使神有所依而不散也。婁里王氏曰几長五尺高尺有二十博二尺筵之度九尺古席地而坐。迫地鋪者為筵。言筵神與賓加筵上者為席。席藉也。陳氏曰司几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席而次席。孔安國以淺席為挑。淺席而從席亦。

圖者繪天子諸侯被冕服執圭璧以鎮圭
桓圭已下為服飾之具又見尚書有玉三
帛二生一死贊之說遂以圭璧為替見之物
然皆非也辨典輯五瑞之下繼以頒瑞修五
瑞五玉之下繼以如五器卒乃復蓋索之以
別其偽而復還之耳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
瑞以等邦國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六瑞六
在六摯在後則圭璧非替見之物也瑞琮
圭璋璧琮縹皆二采一就以類聘瑞音繁
為桓信躬殺蒲之文也圭璧以象君之用璧
圓以象君之體皆陽也璋則半圭琮禮地之
器皆陰也聘禮曰賓襲執圭致命公襲受王
於中堂賓楊奉帛加璧公受幣又曰聘於夫
人禮用璋享用琮是也王先云類聘者諸
侯遣臣時聘及殷頌於天子亦兼侯伯自相
之禮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玉
祀地禮四望祿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祿賓客
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
贈賓客邸本也四圭有邸四面皆圭而其邸
形也祿圭有瓚於圭頭為邸可以祀鬱也明
大祭大賓之同一敬也圭圭其邸為璧明
而稍刻明山川之麗地也造者造於館而
贈之山川為國固賓客為國擇藏此其所
以同用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
兵守羨璧以起度土圭測日景之圭也王氏

於四時而知其景之長短以之度地則建
國以封諸侯而知其地之大小珍圭言其
貴重也徵守召守國之諸侯也恤憂也國以
君齒之主民以食為天故貴而重之牙璋為
所起禦難則有所治故取其威也羨長而不
圓之貌易氏曰以好三寸推之肉倍好為六
寸是兩吋各三寸則為六寸矣十寸延其旁
一寸之尺而度則八尺為丈十寸為一
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尺為丈十寸為一
儀王曰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鍾在禮
則起於羨璧琮琬琬琬之體方圭璋璧琮琬
與此同璧之體圓琮之體方圭璋璧琮琬
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璜請作組璜也蓋
六玉之兩頭皆有孔於兩孔之間璜為滿渠
兩畔稍高為眉以組穿聯於其中也疏通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玉
取其通於天地也斂尸者圭在左璋在右琥
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
之也劉氏曰王者之考莫大於嚴父而配天
故其璜也以禮天地四方之器為之配朱
子曰周禮載用赤璋白璜等斂此豈長策觀
季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
周公思量未到也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
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厲難好易
辟。穀圭琰圭如穀璧之文和難解其仇隙也
亦取穀圭善之義聘女以之納徵也蓋取祿
為嫁之義治德之使改過也除惡誅伐之以
也易行詰責之使改過也除惡誅伐之以正
其罪也琰圭曰宛圭國而宛之仁也故以治
德結好琰圭琰圭而有銜義也故以易行除
皆王使之瑞節也歸則執以返命焉 大祭

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其其玉器而奉之大喪
其飯玉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其奉之以飯王
米舍玉以實口贈玉以送寢王氏曰凡出玉
器以用皆共其物而奉之非特大祭祀大旅
賓客之事而已也

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
公侯伯子男也諸臣五等之命孤卿大夫士
及不命之士也王氏曰王臣也世子也大夫
次國小國之孤卿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
大夫士也亦通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
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五

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爲

節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若
杞後自降耳國家謂其城所方之里宮室謂
其居所方之步禮儀謂介半朝位之類鄭氏
曰此外諸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
侯五儀也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
四命及其出封皆知一事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亦如之王氏曰三公八命加一
不服禮儀亦如之則九命而爲上公卿六命
加一等則七命而爲侯伯大夫四命加一等
則五命而爲子男蓋近於王則其勢有所屈
遠於王則其勢有所伸故也不言孤則與卿
同六命矣鄭氏曰此王朝之臣之命數也與
臨川王氏曰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九以七以
五皆陽數人君故也公卿大夫之命以八以

六以四皆陰數人臣故也自三命以下則
卑故雖陽數亦以命人臣雜說古之公卿
出迭入初無內外之別故王朝之公卿外
之諸侯爲之勞故皆不見其輕重春秋時
此意鄭公勞父子並爲周司徒滕侯爲
卜正號公鄭伯並爲周卿士宋凡諸侯之
以蕭封人爲卿猶有古意焉

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
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明齊王氏曰立適周之
故諸侯適子必其賢足於繼世天子乃命爲
世子而攝君行禮則降一等而執君之玉蓋
君故攝君行禮則降一等而執君之玉蓋
子之禮攝君行禮則降一等而執君之玉蓋
旗衣服皆用君之禮是也其攝其世子射
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其攝其世子射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五

主之禮則降一等以避國君之正如公之子
則用八侯伯之子則用六子男之子則用四
以歷於父而從臣道所以嚴父子之分也
說公之子如侯伯之子如侯伯之子如侯
壁是降爲二等且以侯伯之子如侯伯之
守矣未誓則降一等以侯伯之子如侯伯
子男之禮亦如之所以尊天子之命也鄭
此諸侯世子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祗小國之
之禮儀也

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
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
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祗其命之

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韋去毛熟皮其色赤
今俗皮甲戰裙之類皮弁以鹿皮為質而輪
以采玉十五升白布以為衣積素以錫衰內
事之服則斬衰齊衰也弔事之服則錫衰經
衰衰也。薛氏曰韋弁一名爵弁服詩云韋
韋有奭以作六師士冠禮曰爵弁服韋弁則
凡兵事韋弁服固弔事也。韋弁服韋弁則
也。蓋上文言韋弁朝則皮弁而加環經則文
弁經服弁經亦皮弁而加環經則文弁服事
皮弁明矣郊特牲曰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
送終也此凡凶事冠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
與之言又曰皮冠以招虞人此凡田事服皮
弁服之證也鄭氏謂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
亦積素以馬裳服弁經也其服緇布衣
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皆非是喪服小記
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弁經曰王之弁經弁
周禮集傳

而加環經此弁經服皮弁而加環經之證也
韋弁爵弁也故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冠弁
鄭氏謂不言冠弁故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
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又誤矣愚
按薛氏之說辨矣然冠弁是常服而首飾如平
其名而服弁為冠弁蓋以細布蒙之服弁蓋
居可乎或以為冠弁蓋以細布蒙之服弁蓋
以衰蒙之更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
考焉可也

疑衰其者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裁素服
曰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王后服齊
衰服母之義也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
事其縷曰錫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縷十
升曰疑錫者滑易之義疑者言擬於吉也王

氏曰先濯治其麻縷則其工精止濯治其布
則其功粗以是為差也。明齊王氏曰上言
弔事弔於其求而服之此言喪服則居於重
宮而服之也禮必有報臣於君服則不為重
然則臣有喪弔天子其忍衣錦而不為服乎
諸侯則有喪弔天子其忍衣錦而不為服乎
天子絕期則為重也故為之服經綹雖正輕
故為之服錫衰稍加於總矣大夫卿士雖
平日所倚任而宣力者故服疑衰也或疑諸
侯諸臣衆矣天子皆為之弔與服不亦煩勞
而日毋乃不給乎夫禮者因理之至極而立
為始封不降自當依喪制而服之故周公康
叔之特降總服亦不得而降又若伊尹周公
待之特隆總服亦不得而降又若伊尹周公
太甲成王皆當為之心喪者雖錫衰數月何
得為過其除但聞喪而哭時服之原不廢大
禮而所謂弔者或以公卿大夫士爵同者攝
之非必天子一親往故禮者制焉之極使
周禮集傳

人有所公之服自衰而如下如王之服侯伯
底止平公之服自衰而如下如王之服侯伯
之服自驚寬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
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
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
服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
下如大夫之服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
端素端齊側皆反。王之服十二章則天
凡九章侯伯則不用日月星辰故自華蟲而下
七章子男則不用藻火故自粉米而下三章
五章孤則不用粉米與黼惟玄衣而蔽裳耳
卿大夫則不用粉米與黼惟玄衣而蔽裳耳

大功九月之服小功五月之服士則加緇此
皆列國之臣之服制也者衣袷與袷廣表皆
而皆正方自天子以至士皆同之正曰玄端
則玄冠素端則素冠齊則無為以待事也故
其冠玄與素而已凡吉禮之致齊皆玄端而
內禮皆素端矣玉藻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
齊冠也玄冠素組纓士之齊冠也詩曰庶見
索冠兮方氏曰周官文器而義詳於王曰
凡山事服弁服未別其為何服也於卿大夫
曰加以大功小功則天子諸侯服止齊斬具
見矣於諸侯曰為天子斬衰為后齊衰則諸
侯之臣於諸侯夫人視此而外此皆為其親戚
其見矣五服之經於王為諸侯見之卿大夫
加大功小功而士無降服則加緇不必言矣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三

其復衣服敝衣服奠衣服廢衣服皆掌其陳
序 奉送也言大者舉重以包輕耳奠衣服坐
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
時祭祀則帥其屬而修除徵役於司隸而役
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蹕之外祀謂
類兆守壇壝之守也徵役召徒眾也王氏曰
將祭之前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潔及祭
之日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嚴
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示之義也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
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投尸其廟則有司修
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既葬則藏其階與

其服聖鳥路反。先王太王季文王武王
廟之夾室也以服授尸以死者之遺衣使尸
服之以依魂氣也黜黑也望白也附士虞禮
作廢尸所祭米肉墜集豆間者王氏曰遺衣
服藏焉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為不可遺之意
忘之乎亦所以示其體物而不可遺之意也
鄭氏曰七廟修除工多則宗伯有司之事就
則守祧為之

世婦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
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蠶盛相外內宗之禮
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
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 此毘至反莫音
用建集傳 卷之三 春官 三

女官之長鄭氏曰女宮婦人供宮中之役者
宿戒當給役則條戒也此按督也愚謂禮事
謂釋祿薦微之節外內宗謂族姻之女有爵
者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功王禮賓之法世婦
佐之詩 凡王后有操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
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 據與拜同。據
先生曰婦人不與外政而內賢云掌內外之
通令世婦云內事有達於外官何和蓋雖不
與外政然不能無好惡事於四方好令於卿大
夫但先王之時女無好惡事於四方好令於卿大
九嬪世婦女御無好惡事於天子妃嬪序次有
定非官職也何爵秩之有春官世婦有卿大
夫之爵非天子之類御乃后夫人以下之傳
身有職者也故加以男爵女府史各二人
各十二人者其職簡也然亦可以見其有官
府史若天子其職簡則府史奚何為哉故知

春官世婦為傅姆以教六宮禮事者也或曰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九嬪以婦學之法教九
御矣春官世婦又詔王后之禮事相王后之
操事掌達內事於外官何也曰此正春官世
婦施內宰之教者也內宰之屬皆男子也豈
可以入宮中而施教乎故王內之政雖無不
掌而所以教陰禮婦職於嬪御者亦須世婦
詔相之也況所以通傳教令者內有女宮女
奚專屬宮卿之用外有內小臣奄豎專屬內
宰之用乎曰世婦既為傅姆今每宮卿二人
大夫四人士八人合六宮則八十四人矣不
亦多乎曰不惟后夫人有傅姆猶御皆有之
況內既有官府則內政亦多矣故曰掌達內
事於外官外官非內宰而何哉曰既非嬪御
其人何自取之曰以德行為本道藝次之或
內外宗之有尚德者或王族之婦人或卿大
夫士之妻以尚德為主耳故明乎春官世婦
之職可以無疑於內宰混男女之別可以免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畜

闔官竊柄之禍矣治亂
之原有不係於此乎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
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
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凡卿大夫之
之喪掌其弔臨加豆籩謂加爵之豆籩也王
助氣體之養先王以生事死以樂徹於遠所以
薦豆籩亦以樂焉方其以樂徹豆籩后徹之
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又曰先
王承賓如承神故饗食賓客惟不入牲其他
卿大夫蓋王之同族或后之本宗與
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貍豆籩

及以樂徹亦如之王后以樂羞盥則贊凡王
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小祭祀
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
哭者哭諸侯亦如之與音預。貍豆籩皆貍
牌饋餽之亞獻小祭祀謂宮中之神示。李
氏曰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矧女子生於王
族尤易乘勢以輕其家不順於舅姑不和於
宗室乳之非所以示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乃由
外女謂之內宗外宗列為禮官之屬觀后之
諸侯則知所以和其家人觀后之亞王禋祫
則知所以從夫順於舅姑和於家人而當於
夫是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家可長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重

是所以為王
化之基也

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
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
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
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數
與其樹數冢人喪官之長公墓備言官墓內
孫以昭穆夾處與廟制同也諸侯若周公之
葬於畢是也諸侯有君道故居前卿大夫士
皆臣道故居後王氏曰各以其族子孫各就
其所出之故葬如文王之孫則不入武王
之兆也葬以全歸為善刑人惡其毀傷故不
入兆域有功者可以光前裕後故在應葬之

域超其列而居前以旌之舊說居先王墓進
之前非也或疑比于杞梁皆死於兵其將不
入兆域與是然此死於社稷謂之有功可
也豈復替其毀傷哉愚謂尊者丘高而樹多
卑者封下而樹少其數則不可詳知矣或云
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槨以槐人墳以柏大
夫八尺樹以楊柳或云大夫宜以槐人宜以
樹以藥柳然王制又云庶人不封不樹讀皆
詳之。臨川王氏曰以昭穆為左右各以其
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德也凡
有功者居前尚功也魯等為丘封之度與樹
數尚貴也蓋先王所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
以治死者如此已

遂為之尸及窆以度為丘隧其喪之窆器及
葬言變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泣遂人藏凶器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正墓位踰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為尸凡諸侯
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

請廣之式度也南窆始穿塋也必告后土故
冢人為尸以象神焉丘隧墓前道也以尺度
量之室器豐碑之屬言猶告也驚車設驚旗
之造車象人束草象形之人以其似人故告
以啓行神也束草象形之人以其似人故告
墓位正左右前後之位蹕墓域止行人也守
墓禁防樵蕪也凡祭墓謂既葬及修築而祭
墓皆掌之矣。婁里王氏曰鄭註並無祭祖
考之說後儒有為此論者不知冢人非同姓
豈有祭祖考而為此論者哉況先人之
體魄藏於此畢而祭其地此亦情理之必
至祭地而冢人為尸又何疑焉乃南軒諸儒
以為祭墓雖非古法然先王於人情所不忍

而無害於義者亦從而許
之此亦說經之曲筆矣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

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

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屬而巡墓

厲君其中之室以守之邦墓萬民所葬也族

昭穆為左右焉度數即封度樹數蓋庶民之

家亦有偶起尊貴者不可以無辨也私地域

謂各家所分之區墓屬謂塋墓列之虞居

其中之室山陵之中有官寺在焉而墓大夫

居以治之也劉氏曰聖人父母其民生則富

以衣食而教之仁義範則為之地域而守其

印塋則為其子孫者有不忠乎若而不服乎

教者哉周之所以歷年獨末於百王者非無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自矣。梁氏曰周官設冢人墓大夫之職天

子既以其昭穆而耐葬矣諸侯葬臣亦各以

其屬耐葬焉至於萬民之衆亦令族葬治以

類從有以見昭穆之序焉有以嚴尊卑之分

焉有以觀其功德之序焉有以存人心以幸

其親疎如戰戰兢兢遠如近孝敬以存人心

由是也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葬既各異處而

山林營治修費不貲至王公以下多惑陰陽

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急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所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畧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啓穴也出身不合葬亦不合祭案女還家以塋穴葬之朱子曰葬之爲言藏也所以藏其祖考之遺體也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卜焉其或擇之不精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地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其或雖得吉地而葬之不厚藏之不深則兵戈亂離之際無不遭罹發掘暴露之變此又所當慮之大者也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與土功以致驚動亦能生災蓋地理之法譬如針灸自有一定之穴而不可有毫釐之差不然則攻一穴而徧身皆創矣今按程朱之論不同程子用周禮族葬之法可行之西北而不可施之東南必若朱子之言而後爲盡善倘遇形勢弘博之處則太祖處正穴而其餘以昭穆祔葬可也若遇形勢小巧之處則祖孫父子各擇兆域而葬之亦可也若拘於占法而傷殘地脉違失穴場又豈明者之所爲乎至於程子鑿地必四五丈以深鑿而東南濱海之區甫及數尺水泉上

勇如之何而可通行邪仁孝之君子當自酌之矣

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

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

號治其禮凡公有所司之所其職喪令之趣其

喪祭謂虞祔祔祭劉氏曰五服有制尊卑異儀殯歛虞祔葬祭槨舍不禮皆有定法

其禁令序其事焉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

則詔贊主人者此謂王命有所舍擬照野亥

其所者此謂凶喪在鄉則鄉之有司當具其物在國則國之有司當具其物各有定制

不待王命者則職喪以其制令之趣之喪事

戒緩也然後凶禮行於萬民而制度不失其
中生者得以盡其哀死者得以盡其禮王道

始終無憾豈不由於是哉。雜說春秋時臧哀伯葬之加一等其仲孟穆伯則降之范獻

子葬魏舒去其柏椁趙孟自誓桐棺三寸不
誤屬辭其禮必自上制之蓋有功則升之有

罪則降之非官府爲之制節則僭越不恭矣
王制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

死而以士禮葬之是其大要也

力而幾掌邦之漙以治建國之學而合

爲樂祖祭於瞽宗大司樂樂官之長成均五

行之腐均者均其習之倫鄭氏曰均調也受

此成事而調其音也未知孰是以典樂之官

掌歲功之法者樂有聲音舞蹈可以養中和
 之德而救氣質之偏也合聚也天子之元子
 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凡民之俊選皆
 聚而教之也呂氏曰大司樂既掌學政教國
 之子弟有餘矣猶退然不敢自足延請有道
 德者敬事之使之教國之子弟以此見古人
 之心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無疆界大抵
 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死則配食樂祖祭
 於學校不特尊師敬長之義由是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亦當時有道德者教之明堂位曰
 瞽宗殷學也。婁里王氏曰古者設師保等
 官教國子而世子亦齒焉是時王子與公卿
 大夫士之子幼則同學長則同事其同學也
 有朋友麗澤之益其同事也有明良翼贊之
 功故周禮一書不載儲宮之官蓋人未有生
 而貴者王子之入學也一國子而已矣秦漢
 以來始加置詹事中庶子等官而王子之學
 與國子迥然不作朱子稱唐六典載東宮官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罕
 制甚詳如一小朝廷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
 右春坊不進賢德每用武弁之小有才者贊
 善大夫諸官又但爲階官非實有職業儲教
 之不朽若有由然矣劉氏曰周有天下立四
 代之學虞庠則以舜爲先聖夏學則以禹爲
 先聖殷學則以湯爲先聖東膠則以文王爲
 先聖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
 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天子立學之法也
 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
 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
 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興去聲後同卷音
 權磬同韶濩當作
 護。祗克敬也庸有常也興者託物興事造
 者依古劉今諷者微言寓意誦者誅歎達情
 婉端之謂言答述之謂語雲門言其德如雲
 之出也大卷言其能衆物類也二者皆黃帝

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
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太磬以祀四望
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
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
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射音亦。奏者播之於
器也歌者咏之於聲也
舞者動之於容也方氏曰凡陽律皆奏用樂
器之陰也凡陰呂皆歌用人聲之陽也應鍾
黃鍾屬子大呂屬丑子與丑合而雲門為樂
之創始故天神用之大簇屬寅應鍾屬亥寅
與亥合而咸池為樂之繼起故地示之姑洗
屬辰南呂屬酉辰與酉合而大濩後於咸池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望

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臨川
王氏
曰羽物輕疾故致之易介物遲重故致之難
象物尤難其故致之難天神遠人而尊則其
致之尤難其故致之難天神遠人而尊則其
氏曰象物成象於天者日月星辰之類是也
天神即昊天上帝及五帝並無象之可言矣
謂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示格為徵乎而古
言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豈非其明徵乎而古
今說者或以為大磬之祭或以為四方百物
之祭皆可謂固矣夫大磬之祭或以為四方
則敵幽雅擊土鼓以息老物安得備六代之
樂四方之祭不宜反盛於四望山川而自物
之祭又豈有象物天神之類哉巴鼓瑟而
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凡樂園鍾為
林夫何怪於大樂之感通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望

竇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鼗鼉孤
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
上之園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
而禮矣微陸里反。微此。瑟之曰鼓有柄
至者陽之始園邱。配之所象天形也。凡樂
天神。昊天上帝也。自上而下謂之降。
函鍾為宮大簇為商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
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
日至於澤中之方邱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孫竹。根木生之竹。空桑
山名。夏日至者陰之始方

聲類求之然其言非深於樂而親其用不能及也薛氏曰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為終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卯數六故六變而終林鍾在辰辰數八故八變而止皆用其數而為終也然則凡十二調而作者各用其本數為樂終非獨本數為三也劉原父曰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黃鍾之樂九變而終亦通或問周禮祀天地人何以無商音朱子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無商音但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蔡氏曰此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只有宮角徵羽四聲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為調也愚按國語稱大武之樂以夷則之上宮卑陳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故謂之宣謂之藏亂所以優容柔民也柳宗元以為大武之律變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此可以推樂變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變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宿縣謂於祭器於筭廣也展者扣擊而省視之也三夏皆樂章名饗諸侯雖在廟其牲則殺於廟門內因卽饗之升鼎乃入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

鐘鼓王師大獻則令奏禮樂

有與侑同。廟虞周南篇各以

弓矢舞謂執弓挾矢扣鐘進退之節也。太食

之養也。大獻謂獻捷於祖。愷歌怒氣釋而禮

樂形於歌詠也。婁里王氏曰。古者出兵受

水云。橋矯虎臣在泮。獻賦是也。然則司樂之

大獻其即獻於樂祖與。古人十三舞。句所以

學文成童舞象所以學武。二十舞大夏。則六

舞備而文武一之矣。先王之教無文事武事

之分。如此後世二之世。遂所由以升降也。

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哉諸侯薨令

去樂大札大凶大裁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

弛縣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

制樂集傳 卷之三 春官 異

洩厥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

之。僊九。靡反。去上聲。四。鎮

十二州之鎮。山。傀。怪異也。去。樂藏之也。弛。縣

則釋下之而已。淫聲則不正。過聲則不中。凶

聲則不解。慢聲則不肅。故皆禁之。恐其蕩人

心而敗國俗也。樂器謂明器。納之壙中者。植

弓云。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者。是也。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帔

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千舞有人舞帔

羽舞皇舞義見大司徒旄舞以千綴龍牛之

尾而舞之千舞即兵舞執干楯而舞之人舞

則以手袖為威儀而已。陳氏曰。古之於大

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春秋書有事於太廟

萬官焉則宗廟用千與羽矣。若大散而用之

則不備。蓋山川以千社。纓以帔四方設

羽早曉以皇大司樂曰舞咸池以祭則

社稷不特帔舞大夏以祭山川則山川不特

舞之類也。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互備也。書言舞千

羽之樂。却特階樂記此音而樂之及于咸池。謂

人候武公庭。升素積以舞。大夏簡兮之詩。言碩

要皆先武。後文者。蓋堯舜揖讓其舞。先武後

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

文者。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

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

樂儀出入於大賓

疑即齊夏王氏曰。環拜謂賓拜之儀。環列而

拜以拜者。非一也。鼓以作之。鐘以止之。作止

應乎鐘鼓。則其儀不忒矣。陳氏曰。夫王食

則以樂備之。言則以樂歌之行。則以肆夏采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異

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

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

采蘋。蘋。水菜也。節。樂也。禮者。樂之節也。故

亡記曰。節。節。士。以。采。芣。為。節。南。篇。名。禮。首。召

天子以。節。節。士。以。采。芣。為。節。南。篇。名。禮。首。召

考耳射義訓其詩曰曾侯氏四正具舉大
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
以射財燕則舉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
禮樂則安則譽也芸閣呂氏則曰記有原稟
所歌之辭曰翟首之山然執女手之奉然理
首田之所獲物之至尊者執女手者所以道
舊結歡也言君臣相與習禮結歡奉天子以
修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為節所以樂其會
時也二說不凡是樂掌其叙事治其樂政凡國
同未知孰是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鐘鼓凡樂成則告備詔
來鼓皐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
侯序其樂事令奏鐘鼓令相如祭之儀序事
用樂之事小事小祭祀也成者樂之一終告
備所謂工告樂備也來猶至也皐之為言號
周禮集傳
也言當奏樂時各督者使之來當興舞時召
課者使之舞也學士謂國子歌徹歌雍以徹
也相扶也助也瞽瞍當退使眠膝扶之。王氏
曰徹祭必歌雍者取其和而敬也人之情樂
於怡者或倦於終焉於暫者或怠於久於燕
祭之終猶不失其和與敬此誠之至也
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鐘鼓凡軍
大獻教愷歌逐倡之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
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
射夫衆謂也樂人及樂器出入亦奏鐘鼓者
重之也亦以警其執事也始發聲曰倡序哭
以序向明器而哭也樂
官謂大序小序之倫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

合舞秋頒學舍聲舍采當作釋菜。版籍也
先師合舞等其舞容使應節也頒學謂分其
才藝之高下各聲等其歌聲使應律也。王
氏曰公卿大夫之子其父兄有爵列於國也
故謂之國子以其衆言之則謂之諸子以其
教於學也則謂之學士其實一也臨印魏氏
曰古者民以君為師仁壽御天君實司之而
臣則輔相人君以師表萬民者也自孔子以
前曰聖曰賢有德則有德則有德則有不生都顯位
沒祭大蒸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若師之
職不修學校廢井牧壞民散而無所係於是
治有師弟子聚居以相講授者所謂各祭其
先師叔素淡以祭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
師不能以相通則秦漢以前為士者漸不若
是之隘也此亦可見世變以降君師之職下
移而先王之通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
備有聖賢為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為之
周禮集傳
也人識於禮而傳者又即其所聞見以明之
也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
官展樂器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
宮中之事此毗至反下同。會合也。正舞位者
進退行綴有次也。以鼓召之使各司其事也
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者宮正既教之大胥
之焉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釁其不敬者巡
舞列而提其怠慢者謂時至者捷楚也。怠
慢謂執事不謹也。王宮諸侯軒縣卿

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鐘磬半為諸

全焉肆樂縣謂鐘磬之屬於荀者陳氏

故也軒縣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

士之特立獨行也鄭氏曰凡鐘磬編縣以八

為全每縣各八為一肆二八為一肆者立如堵

軒特判諸侯成肆天子之卿大夫士以肆為

又曰按樂縣之卿大夫士以肆為判也

半堵全肆之殊詩曰應田縣鼓足大鼓小鼓

皆縣也又云虞業維權鼓維庸是大鼓小鼓

鼓皆縣也又云鄭鄉射謂士惟縣鼓是以

士特縣為不得有鐘鼓矣何以成樂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

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

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合者

相合也陽順行陰逆行黃鍾子大呂丑相合

於下以象地氣也賁寅午函鍾未相合於上

以象天氣也太族寅應鍾亥夾鍾卯無射戌

姑洗辰南呂西小呂已夷則申相合於左右

以象四時之氣也舊說謂以月建合日躔是

不知古今有歲差矣陽得陰而娶其黨陰得

陽而生其類黃鍾得林鍾一陽配四陰也林

鍾至太族四陰生二陽也太族得南呂二陽

配五陰也南呂至姑洗五陰生三陽也姑洗

得應鍾三陽配六陰也應鍾至蕤賓六陰生

卷之三 音官 平

陰也夾鍾至無射二陰生六陽也無射得小

呂六陽配三陰也小呂至黃鍾三陰生一陽

也或曰十二律其配之陽一陰交而生二

陰律娶妻呂生子孫其配之陽一陰交而

旋例失亦通文之者宣揚其聲而相次成

謂播之者被於器而宣揚其聲而相次成

商次之角次之徵次之羽最清管子曰凡

徵如角者角次之徵凡商如角者角次之

宮如角者角次之凡商如角者角次之

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故聞宮音使人

禮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故聞宮音使人

廣大聞商音而和正故聞宮音使人

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

音使人整齊而外禮樂記曰宮為君商為

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

絲琴瑟也木祝也石匏笙也竹管簫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三 音官 至

曰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水其風廣莫

艮其風離其風震其風坤其風兌其風

明離其風離其風震其風坤其風兌其風

風闢闢楊條曰金聲胡春容失之則重

濁失之則輕土聲胡春容失之則重

失之則高絳聲聚微失之則長木聲無

則短入稟中和之氣有中和之聲足以權

卷之三 音官 至

太族姑洗賁夷則無射陰聲太呂應鍾南

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

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合者

相合也陽順行陰逆行黃鍾子大呂丑相合

於下以象地氣也賁寅午函鍾未相合於上

以象天氣也太族寅應鍾亥夾鍾卯無射戌

姑洗辰南呂西小呂已夷則申相合於左右

以象四時之氣也舊說謂以月建合日躔是

不知古今有歲差矣陽得陰而娶其黨陰得

陽而生其類黃鍾得林鍾一陽配四陰也林

鍾至太族四陰生二陽也太族得南呂二陽

配五陰也南呂至姑洗五陰生三陽也姑洗

得應鍾三陽配六陰也應鍾至蕤賓六陰生

三曰風曰雅曰頌風雅雖有一出天下之不同然大槩風者閭閻之雅雅者朝廷之所吟詠所謂陳詩以觀民風是也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誅歌所謂王政之所由興廢是也其詩則施之於燕饗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其詩則則施之於祭祀然未有三百五篇之前如東儒如擊壤則風之祖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者獨無所祖書曰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又曰持用樂無所祖考來格則祭祀亦必有詩歌而無可考者意者太古之時詩之體未備和氣所感而聲所播形為詩歌被之金石管絃施之燕饗祭禮均此詩也木管不可通用初不必歌功誦德極揚贊歎之盛而後謂之頌也至周之時風雅頌之別始截然周室既東而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必孔子之聖周流四方參互考訂然後能知其說所謂吾自南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是也愚謂風者郊樂也故州黨之飲射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至

用之邦國之燕射亦用之小雅者朝廷之樂也鹿鳴之類則燕飲用之楚茨之類則侯國之祭用之大雅則宗廟之樂也故大祭與大饗皆用之特雅以為歌之聲而頌以為舞之節耳則禮通言祭祀之後必曰饗亦如之夫豈以大祭大饗為有二敬乎至謂頌無所祖則竊意如子所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及從而振德之當必為九聲之遺音而正德之事者惜夫仁書九歌之篇不可復見無以驗其必然耳王氏數所以正於外以六德為之本故雖變而猶止乎禮義以六律為之音則書所大祭祀帥謂聲依末律和聲八音克諧者也

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大饗亦如之

棘音胤。登歌堂上歌詩也拊形如鼓以韋為之著之以據下管堂

下吹管也播揚也小鼓謂之鞀。陳氏曰古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舞之為樂琴瑟鳴球搏拊琴瑟以誦功成作樂舞之為樂琴瑟鳴球故繼之以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萬物之治故繼之以鳥獸踞踞禮記文王世子曰登歌清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武也仲尼燕居曰升歌大射禮曰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詩雖無經新宮山此觀之則舜升歌下管也德成於上見要之於歌以事德成於下管吹於堂下豈非無所因為上有所待為下和極而論之堂上之樂以詩為上有所待為下和極而論之堂上之樂也兩者用然後上下合奏而不失中和之紀矣然則樂之張陳焉擊必於堂上祝歌必於堂下何和曰祝歌器也長擊所以作器也器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至

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貴賤之等也荀卿曰縣一鐘而向者大戴禮曰縣一鐘而尚拊為堂上之樂則一鐘一磬尚拊亦堂上之樂也蓋古者歌詩時拊而縣與故一鐘一磬之特鐘也一磬黃鍾之特磬也方其工之升歌也搏拊而鐘磬作焉黃鍾之鐘鳴於堂上而堂下之編磬應之黃鍾之磬鳴於堂下而堂下之編磬應之黃鍾之磬鳴於堂上非歌中聲之詩必假中聲之鐘磬以發其音邪本朝堂上之樂不設一鐘一磬而尚拊臣恐未合先王之制神

大射帥誓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誓而厥作匱謚凡國之謚正焉

射節若虞九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官則軍和士卒同心

類敬而陳之謂之厥隱諡謂尸在棺而作大
行之諡也。有取正於太師也。臨川王氏
曰。詔吉內使知所幾一體之虛。通於天地
應於物類。故占之以寢。卜眠之以象。聽之
以同律。皆得其詳焉。又曰。史序事。王行見於
樂。故太師作諡。諡成德之名也。

小師掌教鼓鼗祝歌。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

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微鼓歌。大饗亦如之。大

喪與厥凡。小祭祀。小樂車。陳陳掌六樂聲音

之節。與其和。歌音語與厥之與去聲。微如

柷如漆。簫中有推柄。動擊其旁。以合樂也。歌

刻木為虎。背有七十一刻。以木轆之以止樂

也。塤。燒土為之。鏡上平底。有六孔。以取聲。簫

編小竹為之。管如篋。有六孔。絃琴瑟也。疏云

大饗諸侯。微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則歌

振。鷺與疾。從大師以厥也。何氏曰。大不踰宮

細不踰羽。五聲之節也。琴瑟在上。匏竹在下

八音之節也。大小清濁相應而不相變。則樂

和矣。

瞽矇掌播鼗祝歌。塤簫管絃歌。諷誦詩。世奠

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世奠

奠世。奠定也。諷誦詩可知。民風之厚薄。莫

世繫可知。前代之興衰。鼓琴瑟則合二者而

和之。九德。虞詩也。盡善盡美。故歌之六詩。周

詩也。有經有緯。故歌之役使也。按虞書云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詩之所由

訪也。至成周而其體乃大備焉。孔子正樂必

訪也。至成周而其體乃大備焉。孔子正樂必

以雅頌得所。言則是詩。即樂之章。爾但詩
之為用。有義理。有聲律。素火以後。義理之學
齊魯毛韓。四家猶講之。雖未必得其真。而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得其義。若漢雅樂。即杜夔。夔老。久不習。所

下樂熱則不得用上樂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射用之三日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鼓吹樂軍中用之占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樂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之不可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雖無分也人頌者而改用大子應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子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頌鳴作於詩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魏雅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神不用於人如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

周禮集傳

卷之三

美

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

縣凡樂事相瞽大喪廢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鐘鼓鑿愷獻亦如之頌音鏞。磬者曰頌磬磬與笙聲相應者曰笙磬旅者大故而祭亦如大喪陳樂器而不用也鑿以示威懼愷樂以示歡樂故皆用鐘鼓焉與同堂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聲高聲硯正聲緩下聲肆

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餽回聲衍侈聲

律弁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度數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

樂亦如之磬音哀肅音閑笙音率甄音震齊

同器屬陰故此又舉同以兼律二者皆以竹

候氣而以銅爲之天聲清明地聲廣大四方

之聲即八風也陰陽之聲即十二節也鐘爲

八音之首故特舉以榮其餘焉磬者上藏之

衆緩者中絃之象餘偏介者下放之象微偏修也

散者外越之象餘偏介者下放之象微偏修也

稍大也藏者有餘之象微偏修也餘者內收之象達

之象回微國也衍者無鴻殺之象後中央約

也律者迴窄之象弁中央寬也過密之象度數長短

象數者震掉之象石者過密之象度數長短

周禮集傳

卷之三

垂

之則也齊量多寡之容也八音之器皆以此準之。朱子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

納夏烈文也獻諸侯之樂歌也石磬其刑

食賓時亦加之軍大獻則鼓其愷樂凡軍之

夜三鑿皆鼓之守鑿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

奉而藏之鑄如鐘而大鼓謂晉鼓蓋厥時擊

在師以鼓警衆則一夜三擊擊擊擊以節之也而民曰

亦如在師也維說軍已發行而國不震此所以又有守鑿後世用師行車而京師

服者本此方氏曰鑄師所掌印鼓人所掌別爲二職者鼓人所掌軍旅印鼓及祭

百物之神皆地官之事也鑄師所掌祭禮食官射大獻皆禮官之事也鑄師所掌祭

列所掌皆王朝之事其夜鑿惟王親在行則然若鼓人則凡軍旅通掌其鼓與鑿也

韎師掌教韎樂祭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

亦如之韎氏曰韎韎戎服詩曰韎韎有奭皮衣色赤明堂位曰韎束夷之樂祭禮

周禮集傳卷之三 春官 韎

用之氣服遠也周居西土東夷最遠

故舞束夷之樂昭王化之四達也

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

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散樂野人之樂也夷之樂曰助時養西夷之樂曰助時生南夷之樂曰助時殺北夷之樂曰助時持械助時藏皆於四

門之外舞之四方仕者即野人夷人也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敔籥祭則帥其屬而

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大喪厥其樂器奉而藏

之執明以爲舞飾敔籥以爲舞節

皆文舞所用勢所以動其容也

籥章掌土鼓圉籥中春晝擊土鼓敔籥詩以

運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

獻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國祭蜡則敔籥

擊土鼓以息老物中音仲樂音洛。上鼓以

之或曰築土爲鼓以備擊之之或曰築土爲鼓以備擊之

歸之篇以幸焉之曲詩七月之篇田畷古司

穡也老物物終而老也。按七月之篇田畷古司

天時俯授民事故逆暑迎寒用之男耕女桑

庶務舉焉故祈年用之風日水土羣生乃周

鳥獸昆蟲百化與焉故祭蜡用之吾乃知周

之德與周之所由王也歌以祈年舞以祭蜡

此雅頌之分也遷暑迎寒歌舞並作故統名

之幽詩與鄭氏欲以一篇分爲三體則首尾

衡決而不可用朱子又欲以楚茨太田等篇

爲幽雅良非義等篇爲幽頌然諸篇皆通

乎天下之辭非若七月之事言國俗也蓋亦

周禮集傳卷之三 春官 籥

不可得而強論矣氏曰詩疑作風風以導

其氣雅以作其情頌以告其成所以發達天

地之和

韞韎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敔而

歌之燕亦如之韞韎氏止用之於燕而不用之於饗

言燕人饗饗氏止用之於燕而不用之於饗

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樂觀韞掌四

夷之樂與其聲容不如韞韎氏之盛也。陳氏曰周官

韞師掌教國子舞羽籥人掌教舞夷

荀虞陳庸器饗食賓射亦如之大喪厭荀虞

庸器饗器以聲功者禮者為荀

司干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

則受之賓饗亦如之大喪厭舞器及葬奉而

藏之干片也舞器戈戚之屬陳則受之受

武舞則司干教之愚按六代之樂今皆失傳

獨詔武備可因遺經而想像之耳書曰木大

叙九叙為歌此韶樂之綱也記曰始而九功惟

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

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此武樂之序也意者韶之作也始於六府之

修繼象三事之和蓋疏濬者水也焚烈者火

也兵刑者金也威若者木也井疆者上也播

殖者穀也禮樂者德之正也其工者用之利

也親遜者生之厚也於焉沐浴夫膏澤於焉

詠歌夫勤苦難越宇宙而不可易焉故曰如

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又曰不圖

為樂之至於斯也武之所謂久立於綴之時諸

總于山立以象武王所謂久立於綴之時諸

侯之至也發揚蹈厲以象太公所謂夾振之

而馴伐盛威於中國也分陝而進事蚤濟也

故其辭曰勝殷遏劉言克敵也再成而商既

滅矣乃封五帝二王之後表其篇名曰商容

謂大賚於四海而萬姓悅服其辭曰我祖維

求定言一戎衣而天下大定也三成則旋而

南於是散牛馬踐車甲包于戈侯將帥故其

辭曰時邁其邦言巡行於中國也式序在位

謂建樂者乎四成則南國從而疆之郊射之

周禮集傳

卷之三春官 奎

周禮集傳

卷之三春官 奎

原兆其經兆之體皆有二十其頌皆千有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

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有艮專以

歸藏首坤專以用取商之易也周易首乾兼

性情形體而取之每卦各有八變蓋貞悔之

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

橫庚與余為天王夏格以光皆龜繇也掌

如魚龜尾衡流而方辛裔馬漢文兆曰大

壤公之諭一葉一荷十年尚有臭繇候繇曰

卜曰問於兩社為公室輔驪姬繇曰專之淪

風于飛和鳴鏞鏞有鳩之後將育於姜成季

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於三國懿氏占曰鳳

有十頌其殆雨齊蔡繇曰達達白雲一南一北

屬陽瓦兆暴烈如瓦解屬陰瓦兆如瓦解

相重也連山歸藏其文不傳然孔子之大象
不與象爻之辭相比而另發一義殆夏商之
遺意掌三夢之瀆一曰致夢二曰觴夢三曰
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觴居綺反。郝氏
聞致者角一仰一俯曰觴觴夢反復思慮見
感無心曰咸陟升也魄濁而沈魂清而升魄
寢魂交夢中所至皆魂氣感通升陟曰咸陟
沒儀王氏曰其經運十謂占夢之正法有十
也一運而九變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
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
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
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果當作裸。征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室

垂象示人也與兩相交際若取女仕君也
謂行役之所期兩謂早曉之所禱瘳謂疾病
之求愈贊佐也國家之吉凶既以此三者前
俾修政而救之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
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凡小事涖卜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
大貞者以大事相質正也明齊王氏曰凡卜
在廟廟門閭外闔西南北而其叙先陳龜於
廟門外西塾即此陳龜也次正之於闕外而
上此之貞龜也次眡高而命之事然後眡高
而作其兆復有尊官但臨事而不執事者蓋
有涖陳貞命作五節之叙立君社稷安危所
繫封國社稷萬民所永賴大卜眡高作龜則
命之

大宗伯陳之者大宰涖之者王也大祭祀鬼
神格與不格所繫喪事先人永藏之地人子
莫大之喪涖高命龜則貞之者小宗伯陳之
者是也大宗伯涖之者大宰大宰帥執事而卜
生國之存亡繫焉貞龜則命之者小宗伯陳之
者小宗伯涖之者大宰大宰帥執事而卜
臨視之陳貞命小宗伯也小宗伯涖之者小
司寇三詢之陳貞命小宗伯也小宗伯涖之
一類成王之卜大祭下或有誤文且若周公之
有司執其事乎是又不可一拘也
卜師掌三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
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室

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
龜者而詔相之開者剖龜之體去其上下而
之高骨作龜謂以火灼之也眡高謂眡上甲而
後左要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劉氏曰
兆體旁豐為兆微而不可辨故致其墨食則
兆而可辨矣書曰惟微而不可辨故致其墨食則
兆占四方之事也漢武帝發易占知神馬從
兆占西北來功兆占立功之事也楚司馬子魚卜
戰令龜義兆占行義之事也惠伯曰忠信之
事則可引兆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郝氏
曰甲有直文一有射意後世有覆射之法郝氏
二段象五氣十二辰首尾兩段象小不可兆
中四段分四兆象前高四功象後次三曰義
始次二曰功兆象前高四功象後次三曰義
兆近後寬平象秋曰義次四曰功兆形曲向
外曰弓象冬居終也方為始元也功則通亨

也義前後適乎利也弓執持而固貞也以象
四德首曰上尾曰下左為陽右為陰左為上
下辨則四兆可知命龜者主人也思按龜書
既亡四兆難曉姑存工郝二說以備考云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

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

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

之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

龜黑是其色也俯者靈仰者繹前介果後

倪若是其體也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

各以其物入於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

有祭祀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用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大司馬

時取其堅也用春時待其乾也物謂體色隨

所宜而各為室藏之天子備物也必象之者

大龜其均非一恐久而枯朽故以生氣續之

王氏曰耕則祭先穡馬則祭先牧食則祭先

飯不忘本也况卜以吉凶前民用安可忘之

乎天地之道也愚謂奉猶

送也以待卜日卜牲也

蕤氏掌其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熱燠

遂餼其燠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音灼燠音俊

也。荊木燠火炬也契即士喪禮所謂楚燠

也明火以陽燠取於日者燠契楚燠之說燠

之者為卜師其揚火致墨等役也

八故以眡吉凶 八故與筮同。鄭氏曰八頌即

古者先筮後卜八筮者卜其所筮明齊王氏

曰占人之占龜以八頌占龜之八頌必先以

八卦占之占者重卜先筮而後卜故筮人必

知卜而卜者必筮通乎筮既得八事之頌猶

恐於龜象未審復以筮義參次其吉凶所謂

以八筮占八頌也然筮辭之吉凶各有其故

則又恐筮人之占未審故復以八卦占之與

德完切其義所謂以八卦占之與德完切其

筮之故而曰八故者八卦之象與德完切其

而與吉凶於八事各有其故與德完切其

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

日卜龜之事龜圻而後舉見墨見而後色

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先占圻史占墨次之大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大司馬

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

事之序也故玉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若定

體據序序先後言之而此先言若定墨者定

卑之序也。臨川王氏曰體色墨圻皆占龜

而曰凡卜筮則筮亦占體故也詩曰凡卜筮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筮占體可見矣 凡卜筮

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

否 兆於策繫於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歲終計

其業也

簪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

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

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

經 86—579

九齡是也。思夢若孔子夢周公是也。猶夢若
佩突夢太子申生人不見而已見之是也。晉
夢若文帝夢黃頭郎推上天是也。懼
夢若光武夢乘龍上天而驚悸是也。季冬聘
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
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毆疫舍音捨難乃多反。聘問也。獻
進其兆也。萊之始生爲萌釋而莫之於四方
之神贈送其去也。令謂使方相氏難所以逐
疫也。朱子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
故盡之所爲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
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
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
夢贈惡夢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
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替伯皆在
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何氏曰人之
夢兆禍福形焉固有昭晰而如睹者亦有歟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茫而無徵者占夢之術其亡久矣。負天之夢
叔孫信之而召來禍。安魂之夢嬰齊言之而
遽亡身。夢登臺者以憂死。夢身熱者以反誅。
升天折翼之夢啓史臣之疑。乘龍受牒之夢
來饒人之口。禍福固不可測也。凡夢之吉者
當思微近而不驕。夢之凶者當思消弭而無
忽。豈可決諸庸術之口也哉。

眠視掌十輝之瀟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視
二曰象三曰鷺四曰監五曰闇六曰嘗七曰
彌八曰叙九曰隋十曰想。掌安宅叙降正歲
則行事歲終則辨其事。輝音運鷺許規反。嘗
亡卿反。隋子兮反。
陰邪之使謂之視。輝日旁氣也。妖祥者吉凶
之先見吉凶者妖祥之已成。象者變形成色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求

周禮集傳

卷之三

七

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

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為福所化為群歷年之謂永正命之謂貞
順三才協順也年有穀豐稔也吉人神諧和

也化妖孽絕迹也瑞禎祥畢至也災遘殲亡
從也劉氏曰大禡者所祝大事也故郊祀天

地社稷宗廟六享則用大禱掌六祈以同鬼

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縻五曰攻

六曰說王氏曰鬼神示之於人幽明異勢宜若不可同也然鬼神幽明正相依人

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鬼神而
有道矣大祝之六所以其誠信於鬼神示而

已類合其類而祭若類上帝之屬造門其所
而祭若造於禋之屬禋若禋國之凶荒民之

札喪之屬禁若春秋祭禁之屬攻以治去其害若剪氏以攻蕢攻之之屬以辭貞之之謂說若廢氏以攻蕢禮之之屬先王所祈如此亦以與民同吉凶之惠而已彼於禍福之際固未數數然也。劉氏曰彼六視者因祭作享祀而視之此六祈特爲一事祭而祈之

六辭以通上下親疎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

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誅鄧氏曰上下謂天地親疎遠近

譚廟祀容外祖恩祥福告祭於神若伊尹廟
於先王是也命令神之鬼者如命筮命龜猶

今論祭之類。謂會同盟誓之辭。質諸神明。

喪曰誄述其善而作諡也方氏曰六祝之辭

六辭因事而持告也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

周禮集傳
卷之三
生虎
四曰生虎
五曰豎虎
六曰貉

鬼神
荒若云皇
上帝是也
鬼荒若云
皇祖

號若黍曰剛鬣羊曰柔毛之類竊號若黍曰

薊合梁曰薊其之類幣號若玉曰嘉玉幣曰

之類辨力祭一曰佾祭二曰佾祭三曰佾祭

四曰思祭五日社祭六曰土祭七日土祭八曰土祭九曰土祭

是六享於宗廟而皇尸祭食之清粢以太祝

掌之以賓主行食禮則莫用焉天子祭禘不
存今以諸侯之太夫少宰饋食之禮明之命

祭謂安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韭徧拈於三
豆祭之豆謂是也衍祭謂上佐食取黍稷及

切肺授尸尸受而同祭於豆謂祭

經 86—581

隋特微特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設茲置

銘及葬設道爾之奠分禱五祀沃尸設者尸

奠定爵也熱熱穀置於棺旁以感其好也銘以旌書死者官爵姓氏以識之也齋猶送也

其奠即道奠也分其牲體以祀五祀大帥掌告以去此宮中而不復返於此也

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於社釁也

祈禱祭也王氏曰保郊保神壇之在郊者社不在郊無所事保祀之而已保郊所以防患

祀社所以凡內外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

軍旅掌事焉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朔御匱

周禮集傳卷之三春官 吉

乃奠及祖飾棺乃載述御及葬御匱出宮乃

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

王弔則與巫前說音脫。勸為倡帥也防備

之也朝謂將葬而朝於廟奠即朝廟之奠也祖謂既朝而祖於庭飾棺設帷帳之屬也載

載於車御謂執紼居前御行以爲節度也路遠故二人史相代之將下棺則脫載而除其

飾矣虞祔練祥禱皆稱喪祭其祝與各有不

同者公卿大夫之喪王親弔之喪祝與巫以

桃茢執戈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

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勝國

邑謂所封之國邑其社稷仍存之蓋奄其

出之社何也蓋存先代之後忌子卯之日資和乘之器古人於此皆有深意焉王氏曰敘初喪時事飾棺葬時

甸祀此以例其餘宰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廟

福亦如之師甸致禽於虞中乃屬禽及郊儲

獸舍奠於祖廟乃斂禽祠牲祠馬皆掌其祝

號舍音釋。王氏曰立表以祭謂之表貉陳

肖氏曰古人祭務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置甲

祭也愚謂起大衆以田置藉於神主之後此師

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也別

其種類謂之屬饋薦於四方萃兆謂之饋取

馬者又因致禽以祭牢牲之神求其博碩肥

周禮集傳卷之三春官 吉

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大

日盟小事曰詛皆歃血以詔明神也爲辭而

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於其上謂之載辭國

王國也邦國諸侯之國也劉氏曰彼不信而

用質以負於神也故叙國之信以詔之於神

也俾明神降禍於渝者則天下無敢持不

恃也聖人作法通乎後世以爲防苟其德未

足以杜天下誣詐之風此亦聖人神道設教之

所不廢也鄭氏曰文王修德而虞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雲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恒祭則共陞主及道布及菴館凡祭事守瘞凡喪事掌巫

民之也中其業所盛主之器道布為神所設也或曰器主之巾主在道以巾掩覆防褻也守瘞謂所理之牲玉祭未畢則守之若今之筐也巫下神之禮若楚辭所謂靈保是也人始死魂氣初散而莫不立尸故以巫而依之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算春招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

留而延之之意旁招以茅束茅以招而祭之也冬者歲之終故設祭於堂以贈送禍無方東西南北惟所往也無算大小多寡莫不除也春者陽之始故招吉祥去禍崇而疾病可得而除矣

祝謂喪祝也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歲時若

爽不攜故者而此義其聖能光能聽徹之如是道治符水厭勝用之太甚則祭世之浮譌禍祭何益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

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

攻焉夫大史史官之長魏氏曰建邦之六典與

之至其為書以成一代制作大史執而行之

故大宰者道揆所出也大史者灋法所宗也

日大史非治事之官何以逆邦國官府都鄙

之治蓋史官據事實錄漢郡國上計亦先送

大史公也典法一定永為遵守其破法不信

刑其不信者以正其矯誣之罪焉凡邦國

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

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氏

曰六官二字宜衍一。約劑載辭及券書之

類或謂辭也約劑謂違約抵飾及踰期寢

以考則不信者罪無所逃矣正歲年以序

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

詔王居門終月以中氣匝為一歲自冬至之初

為一年自正月之朔以至十二月之朔是也

中氣三百六十日四分日之一朔數二石

五十四日而以閏齊之明齊王氏曰序事者
若書云東作西成南詠則易月令春而布德
秋而明刑之類於邦國使諸侯以每月朔告
於祖廟而行所以一正朔於天下也王氏
曰先王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者也三百
六旬有六日歲時有正也而四時成歲則正
然歲時日月有常矣而四時成歲則正
體天而立通於四時春者陽也夏者陰也
若總章冬居玄堂其居則有常矣而四時
門蓋以門者一闔一闢之變往來不窮之通
也玉藻曰閏月閏門左扉居其中燕則王之
居門豈一朝一夕已哉凡以應天而已則不
可以不終月終月所以成其時也所
以見王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也 大祭祀
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茲執事讀禮書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
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
幣之日執書以詔王 執事大卜之屬史當占
齊曰戒致齊曰宿 羣執事凡有事於祭者史
導主書故按其文之所在而協其事之所當
其也位常若手昭穆序爵序事之類其位常
各存乎其時與時而大之辨事謂辨所執之
事不信者誅與與祭之人或抵其職事則以
言責之也 大司馬 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
告王恐其 大司馬 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
抱瀆以前大喪執瀆以泣勸防遣之日讀誄
凡喪事及馬小喪賜諡 天時謂時日支干氣
虛旺相及星辰變動

之類大師樂官也抱瀆以前謂國之典法抱
之先注恐有散亡且以爲立國之基也執瀆
謂持行喪葬之節而已遺謂將行而爲祖廟
之奠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也小喪卿大夫之
喪君爲之制諡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
之日往爲讀之 王氏曰大史抱天時以書而
軍聲以聲而知天道也大史抱天時以書而
知天道也明齊王氏曰既諡而必讀於極者
一則謂死者有知亦無後言實諸鬼神而無
憾一則謂生時所行死而不可掩善者以勸
惡者以戒使夫人而知思也 方氏曰大師
大史知天道天不可欺名必當實故誄諡必
屬二 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舍音飾
形爲闕虎兕鹿之屬而繫其背以盛算明善
射多算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爲用也執其禮
車以禮書皆掌 於太史故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
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瀆史以書叙昭穆
之俎簋 志記事之書莫定也繫世謂帝繫世
官誦訓所謂昭穆避忌諱如王制所稱大史奉
諱惡蓋使之避惡而就善也俎以盛牲簋以
盛菜皆以昭穆爲先後小史以 大喪大賓客
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瀆者
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 其讀誄亦
諡爲節事 相成者也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

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

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歲謂歲星

移一舍者寅口攝提格卯日單闕辰日執徐

巳日大荒落午日敦牂未日協洽申日涒灘

酉日作噩戌日閹茂亥日大淵接子日困敦

丑日赤奮若月謂斗柄所建每月行一辰者

正月為歲二月為如三月為病四月為死五月

為長六月為育七月為相八月為壯九月為

為實十月為開十一月為閉十二月為閉

梁酉也實沈中子也鶉首未也鶉火午也鶉尾

已也壽星辰也大火卯也折木寅也星紀丑

也十日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

金也壬癸水也二十有八星角亢氐房心尾

箕東方蒼龍也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玄武

也奎婁胃昂畢觜參西方白虎也井鬼柳星

周禮集傳卷之三春官

張翼軫南方朱鳥也明齋王氏曰聖人治天

下不過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而已歲歲之所

在可以伐人太歲所在不可以犯此會合夫

歲之位也平秋東作南訛西成朔易此會合

夫月之位也外車剛日內事柔日協日則役

之類此會合大日之位也陸氏曰日陽也陽

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長陽盛故為溫為

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盛故為寒

涼為寒若日失節於南則暑進而長陰盛則為

失節於北則暑退而短為常燠此四時效日

之法也月之九行在東西南北有青赤白黑

之道各二而出於黃道之旁立春分月循

行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立秋分月循

行白道立冬冬至北從赤道古之致月不在

於二至而常在於二分不在於二分之望而

常在於弦者以其得陰陽之平正之故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

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志記也星謂五星辰日

角日有薄蝕暈珥月有虧盈朧側匿之變七

者右行列舍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

婁里王氏曰天之變動不可一例拘也或同

象而異應或異象而同占稽之古者不一而

足此休亭所謂觀天下之遷辨吉凶也雖然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觀者不觀其遷則趨避

不觀其貞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

皆分星以觀妖祥分十問反。星土星所

之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鶉首秦也鶉火

魯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

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

觀客星彗孛之類有而無其國之妖祥可知矣

國一行曰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井鬼以

國真夏素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

周禮集傳卷之三春官

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

統而直以鴻火為周分則疆場外矣七國之

初天下地形雖崎嶇而雄魏魏地西距高陵盡

河東河內北固漳鄴東分梁宋至於汝南韓

距全鄭之地南盡潁川南陽西達號駭距函

谷固宜陽北連上地皆絳垣數州相錯如繡

故雲漢山河之象多者或至十餘宿其後魏

徙大梁則河西合於東井秦據宜陽而上黨

入於輿鬼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

效今則同在幾甸中矣而或者猶執漢書地

理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

春秋正義諸侯祭其分野之星在地之土各

有上天之分見於傳記者八商主大火參為

晉星云龍宋鄭之星則蒼龍之方有宋鄭之

分也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則朱鳥之方有周

楚之分也四月日食魯衛惡之則朱鳥之方

在魯衛之分也歲在顓帝之墟姜任實守其

地則於時歲在齊薛之分也越得歲而吳伐

之凶則於時歲星在吳越之分也晉語云實
沈之虛晉人是居周語云歲在鶉火戎有周
之分野是有分野之言也以九州當十二次
周禮雖云皆有分野不知其分誰分之也星
紀在於東北吳越實在東南魯衛東方諸侯
遙隔成多之次又三家分晉方始有趙而韓
魏無分趙獨有之漢書地理志分郡國以配
諸次其地分或多或少或為首極多鶉火甚狹
徒以相傳為說其源不可得聞蓋古以十有
之聖哲有以度知非後人所能測也

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卷之三

全

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也異於分土則無常
主矣占其所見之相有順逆盈縮伏見進退
之下同而妖祥著於天下矣。愚按歲惑填
星太白辰星皆有二歲餘一則人太自辰星
歲一則天皆可以觀妖祥特歲星乃有歲之
周禮集傳
象故尤重之此元之所以冠乎以五雲之物
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候象物色也降下也
日旁雲氣之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
為水黃為豐知所下之候象事未至而為之
備也未至而使之防先上所以仁民可謂厚
矣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
也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十有二風生於十有二辰之值丑寅為條風
卯為明庶風辰為清明風午為景風未申
為涼風酉為閭闔風戌為凄風亥為不周風
子為廣風丑為泰風寅為夾風卯為大風辰
為風風生於天地之和乖則異而不同別則
離而不合不和之所致也然乖別在人而妖
祥先見於風則人與天地相流通萬物一氣
故也風經云調長祥和天地之喜風也折揚
厲天之怒風也玉海云應廣漠而修刑則明

庶而施惠待闕闕而藏厥物侯不周凡此五
而修邊備豈察之命之遺術與凡此五
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上訪以訪下救政內
荒乖別之政序事救正之事所當先後緩急
也王氏曰夫惟天有以正示人惟人有以奉天
修其誠足以應其情正厥事有以格其變此
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
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
八曰奪枋與柄同。殺即誅也以言責之而
以制天下治者八柄也。大宰掌八柄以詔王
取草位者不敢擅其輕重也。內史掌其法以
詔王治者又不敢擅其輕重也。大史掌其法
王又非大宰所敢擅也。而內史猶以法令考
周禮集傳
卷之三

卷之三

全

之者有失其中則弗書其命也則協於中然
後方策行焉蓋周之所以獨示其治者設官
置法內外相維以制其失而惟中之求也雖
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亦不得作奸作惡以違
其私而況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政政事以
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上
制而下守之焉灋上所命而下泉之為令貳
副本也必事即典灋則之用也會計即職貢
賦之數也臨川王氏曰敘事掌治凡命諸侯
先後也納納言於上訪訪事於下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求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
讀之王制祿則贊焉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
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以策命書王言於簡
以命之也四方之

車書謂諸侯之書奏及平臣庶民之政逆順之所以廣聰明而防壅蔽也贊馬之謂助爲
頒祿之辭方木版書其辭於方而出示之也
賞賜土田車服之類王命詔敕之下頒者剛
寫藏之以待命也。葉氏曰八柄大權既有道
揆大臣詔之外又有法守近臣詔之內此王
所以不得輕用其權而臣子不得擅竊其柄
也方氏曰王之命內史親書之曰貳之則知
假以爲不信者孰敢萌其慮哉漢唐以後中
使口啣天憲以亂國常則內史之職廢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
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

其令使去聲。外令謂王命頒於畿外者四
方之志若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
是也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五帝謂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其書卽三墳五典是也書名六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書

書之法達於四方使書同文也
昔其令謂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凡治者受灋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治令王所
以治之令也凡治者謂官府都鄙邦國之爲
治者贊書有王命助內史外史而書之也數
計也凡公卿以下從政者皆有常數因計其
多寡之數以糾察之也。魏氏曰御史職與
冢宰內史常相通格王正冢宰大臣之
任也繩愆糾謬御又小臣以之保氏所諫王
躬過失御史所平切廷是非因糾劾百司矣
秦重法令人若白與法官決事疏遠丞相御
史大夫遂與宰相力權有事御史
大夫下相國丞相祇奉行文書矣
巾車掌公車之治及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

叙之以治其出入巾車乘官之長公猶官也
 先後當用則出而共等者差其上下叙者治其
 之已用則入而藏之王之路五路一曰玉路錫
 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金路
 餉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策路朱
 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
 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以封四衛木路前
 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路與輅同錫
音盤朝音潮條當作條前音翦王在馬白
 路言大也王路以玉爲飾錫馬面當盧刻金
 爲之樊馬大帶也纓馬鞅也就成也以五乎
 屬飾之一匝爲一成也大常旗之畫日月者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金
 正副爲繆旂則屬焉祀謂郊社宗廟金路以
 金爲飾鉤馬當胸亦以金爲之而無錫旂旗
 之畫交龍者賓謂會同王子弟出封亦以賜
 之象路以象齒爲飾朱以朱飾勒而無鈎大
 赤通帛爲之朝謂視朝王之甥舅出封亦以
 賜之革路鞅之以革而漆之龍勒以龍文飾
 勒條絲條爲飾也不言樊脫文爾大白亦通
 帛爲之卽戎謂出軍四方之衛服受封亦以
 賜之木路但漆之而已翦淺黑色以翦飾韋
 爲樊以鵠色飾韋爲纓不用五采屬與條也
 大麾色黑亦通帛爲之田謂時田九州外之
 蕃國受封亦以賜之陸氏曰周禮祭天王
 乘玉輅建大常特牲祭天王乘素車建大旂
 則祭天之禮有兩旗兩車也蓋乘玉輅建大
 常者卽道之車也祭之日馭之以適郊乘素
 車建大旂者卽事之車也祭之時馭之以赴
 壇臨川王氏曰大常象大有日月焉大旂象
 春有交龍焉大赤象夏正南方之物也大白

100

拾

車駢敵致師之車五車皆有鬪者兵凶革輓以備不虞耳凡兵車皆以革輓之各因所用



開墓門也車謂載車天子十二乘歲時更續



可備副車焉。之以皮爲之所以容告獲之。



可備副車焉。之以皮爲之所以容告獲之。

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大則
商也王建大常則天明也諸侯有若道所居
左者也孤卿大夫無所將則無所盡旌言從
邑之公孤有臣精白以夾輔王朝也師都謂都
為前平馬華陽象也縣都屬六遂焉後車通
蛇陰象也却氏曰旌旒以上七者皆統衆之
大旗也旌旒以下又各車小旌所謂徽識也
前道之中載全羽之旌旒屬也各屬之車載
所屬官有車旗載飛鴻之類其前三軍之衆各有
之州里之屬各以州里之名爲象別之此比
而無統矣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如之置旌門大喪其銘旌建厭車之旌及葬
亦如之建旌於遣車之上也及葬謂在道至
墓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句亦
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止也始植旗
以致民既至則什之也獲旌獲者所持之旌
更旌弊壞而更易之也漢儀王侯曰按旌
志云卓彼上王宮室毘成玄戈其左上帝
居其右張矢揚威羽林置後天垂象聖人則
之軒轅以師兵爲營衛至三代其儀大備宋
宋緩景祐南郊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
之容列營衛之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
彤車有虞知警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
司常巾中之纁虎賁旅賁之徒三五之數漢
由來尚矣秦并六國乘屬車九九之數漢上

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
周少人備衣由簿記云蓋恭儉者帝王之盛
德也備羽衛者國家之上儀也在漢孝文殿
設書裝之帷身以敦樸爲先及詔令則曰驚
旗在前屬車在後儀場明盛猶可想於千載
之下然則聖人所以示已華國固自殊報也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
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神之
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國黃氏
家之邑有祖稷焉有五祀焉有先君焉有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
主後者先王爲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
會焉而兄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密通焉王
以之其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脂大受而
膳之亦王享其所致而已恩謂正祭皆之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三 春官 大司馬

服謂衣服宮室車旗之屬寇戎而祭
毀捍侵犯也荒札而禱祠祠神麻也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
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
服宮室車旗之禁令王氏曰都宗人家宗人
何氏曰禮之大經莫重於祭先王設都宗宗
人之官所以杜僭亂之原別嫌疑之漸也當
是時命之祭然後祭又必以命焉豈有僭
之失哉至其後世季氏以大夫旅泰山秦襄
公以諸侯作西時而王制
稷壤一至於此可勝歎哉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
辨其名物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至

致地示物魁以禱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魁反
。三辰日月星也。猶圖也。居推位也。人鬼奈
馬。國。之。屬。物。魁。也。周。兩。之。屬。蓋。各。於。國。
丘。方。澤。之。明。日。以。壇。隨。之。也。陽。氣。生。而。致。
神。鬼。陰。氣。生。而。致。示。魁。則。各。於。其。類。耳。王。
氏。曰。三。辰。之。法。謂。日。月。星。辰。之。次。合。其。推。之。
皆。有。法。也。天。神。人。鬼。地。示。之。居。必。圖。之。以。三。
辰。之。法。者。蓋。三。辰。陰。陽。而。由。陰。陽。之。精。也。鬼。神。示。以。幽。
則。其。居。可。圖。也。昔。神。降。而。於。陰。陽。之。精。也。鬼。神。示。以。幽。
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三。辰。
之。法。猶。之。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也。是。亦。以。三。辰。
如。鬼。神。之。情。狀。也。又。曰。禱。國。內。荒。民。之。喪。大。
焉。之。典。禱。凡。以。與。民。吉。凶。同。患。之。意。也。

周禮集傳

卷之三 官

三

周禮集傳春官卷之三終

四為堂藏板

周禮集傳卷之四

李文昭著

夏官司馬第四

何氏曰官以馬名兵所重莫急於馬也。鄧氏曰夏之言大也。於易為離。離卦離之撰為甲冑為戈兵故夏官卿主兵也。夫極兵之用於天道非樂。栗下霜乎。豈空土而已而萌於大正。之暑故兵伏於無形制兵之道圖於未形。使不至於形令形成於毒天下也。烈矣。故冬官法水德取其藏以富夏官法火德取其明以為政征者正也。過亂器於微止危機於萌伏至機者宜莫能與於此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周禮集傳

卷之四

一

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以佐王平邦國呂氏曰自夏后氏命胤啓掌

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政

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

役百為始有所施是故政之所從出也天下

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為政

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

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

也非濟貪忿考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

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

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

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

二十人行音杭後同。與衆行列也。史胥徒

與司馬特多者軍車尚嚴需監察也。方氏曰

車為主各法故分掌之。行司馬倍與司馬

以其卒之供車者少而列陣者多也。與司馬

車為重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

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

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

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

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將去聲

。制軍有左右前後中故數起於五。凡一車

戰士七十人。五人為一兩。五人為一伍。五

人為一旅。五旅為一師。五師為一軍。五軍

為一國。五國為一邦。五邦為一州。五州為

一甸。五甸為一侯。五侯為一甸。五甸為一

侯。五侯為一甸。五甸為一侯。五侯為一

甸。五甸為一侯。五侯為一甸。五甸為一

侯。五侯為一甸。五甸為一侯。五侯為一

甸。五甸為一侯。五侯為一甸。五甸為一

侯。五侯為一甸。五甸為一侯。五侯為一

周禮集傳 卷之四 二

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三

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三

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又曰：周制

五鄉為一甸。甸有甸人萬二千五百人。甸

人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又曰：周制五甸為

一侯。侯有侯人萬二千五百人。侯人則三

萬七千五百人。又曰：周制五侯為一甸。甸

有甸人萬二千五百人。甸人則三萬七千五

百人。又曰：周制五甸為一侯。侯有侯人萬

二千五百人。侯人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又

曰：周制五侯為一甸。甸有甸人萬二千五

百人。甸人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又曰：周

制五甸為一侯。侯有侯人萬二千五百人。侯

人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又曰：周制五侯為

一甸。甸有甸人萬二千五百人。甸人則三

萬七千五百人。又曰：周制五甸為一侯。侯

有侯人萬二千五百人。侯人則三萬七千五

百人。又曰：周制五侯為一甸。甸有甸人萬

二千五百人。甸人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又

曰：周制五甸為一侯。侯有侯人萬二千五

百人。侯人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又曰：周

制五侯為一甸。甸有甸人萬二千五百人。甸

周禮集傳 卷之四 三

里者歲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獨有蔡人衛人
之出惟敗績於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未嘗見師
後漢王曰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
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
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內患為遠卒州以聯
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
一家而無外虞王氏曰先王因農事以守軍
令文教武事皆出於其中射御農事以禮于戚
寓於樂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田
獵而選車徒無非軍士也居則聯其家而為
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也為伍兩卒旅
師軍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卿之
上皆伏節死義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卿之
而武無不有方其奉璋我器士故官其不
敢急者皆卿大夫之才及其罪戾將帥司馬之
屬皆取於卿大夫士而足矣先王之時所以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四

四

守則固戰則克德足以柔中
國則足以威四裔用此道也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王氏曰賞罰聖人所慎慎賞

然則大易尚有不獨獄之文而况賞乎又况
軍功之賞乎兵凶事勝成無常賞安可緩也
後世六軍之帥不能專一絲之惠而司勳爵
考每以苞苴之厚薄為功罪之低昂噫司
鈇酌之金帛則問祖宗千里之金湯則不問
是則豈可不為之浩歎也哉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

人質平也賈馬而乎其賈也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量以尺度而量地也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司燿下士二人徒六人燿火明也軍中有火攻之法故屬司馬平

掌火政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固國所依阻者也。南軒張氏曰孟子謂城民不以封疆

國國不以山谿險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矢之

卷之四

五

五

利並著於易何邪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國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推其本而言之爾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在國曰固在野曰險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

六十人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

有二十人候侍而接之也軍中用以為斥候傳警無事則主迎送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鄭氏曰

環如今探于王氏曰巡察內外若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王氏

王分十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之

二時而為百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

是立挈壺之職焉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

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此詩人之所以刺也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

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服不氏之

獸者也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射鳥氏之

獸者也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羅氏之

能以羅網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畜

養之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

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王先王曰

今之六部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

胥二人徒二十人王公卿大夫士之子以

其衆多故謂之諸子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此羣屬車之右非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

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不曰徒而曰

虎士謂其有

勇力者也

之親兵也

之從軍旅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

八人旅賁氏謂其方剛也

旅賁氏謂其方剛也

旅賁氏謂其方剛也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節服氏謂其

節服氏謂其

方相氏狂夫四人方相氏謂其

方相氏謂其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祭僕中士

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御僕謂其

漢止特作命書而以如夕承福望之其如本
其推吉士則命一伯而羣僕侍從固無不
穆王之親擇矣此尤為治之體也此心不繼
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轅馬跡道其
後者果不出僕御之問不知伯同猶在職否
也穆王爵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
自詣之人心縱舍無常若此可思哉

練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此吏而口隸以其事襲也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弁古大稱委貌細布曰冠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八

胥八人徒八十人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繕言繕其物也

廩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王氏曰木乾枯曰槩為一歲而實之體再歲而獻成必久而後用故以槩名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右驂乘也此克

齊右下大夫二人齊側皆反後同此克玉輅金輅之右者

道右上士二人此克象輅之右者道謂視朝

其武故戎右宜尊實祭尚嚴故次之朝夕視朝武非所尚也右以戎兼田以祀兼賓而僕各異者右主捍衛其事可兼賓祀師田車行異節必各有專僕而後事可閑也

大馭中大夫二人此御玉路者

周禮集傳 卷之四 九

戎僕中大夫二人此御華路者中大夫曰戎車之御與大馭同為中

大夫者重戎也而不得同稱馭者重祀也

齊僕下大夫二人此御金路者古者大祭大

道僕上士十有二人此御象路者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此御木路者按右止

於右故不可兼是以六藝中自御而不言於也難說諸右自戎右而外諸馭自戎馭而外皆用之平居而練於司馬何也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故一以師律治之也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按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日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耕田陳氏

周禮卿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馬牛

之或稽之而牛馬與夫等皆辨其六畜或登

句出長轂一乘牛十二頭馬四匹此國馬也

按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漢之養馬有五監

六廄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

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

十五萬匹而與周公馬數相去甚遠者蓋周

制六軍之馬出於民而按人所養者特給公

家之用而已漢唐出軍之馬

盡出於公所以多寡不同也

趣馬下士卑一人徒四人

趣馬大虎賁綴衣皆賤有司也而詩書乃與

師氏並言何也人主之治非其朝廷聽決之

周禮集傳

為難而深居燕坐之為患非其公卿大夫夾

輔之為難其侍御僕從順適其意之易情也

人主之心惟平時為易縱人臣之言惟卑者

為易入於其所易縱之時而擇易入之臣胡

教牧於圉野爾故修農則馬政自修馬既在

民特設官以掌之耳自井牧之制廢而馬皆

在官

度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度謂無

所隱其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

麗一人

圉養馬也四馬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

有六十人

王氏曰方謂上下四方職司

其地而後知要害之守也

周禮集傳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

胥五人徒五十人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人徒二十人

巫知馬崇則祭之故職同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牧放馬

雜說古人養馬處有牧所謂牧田是也

井者井之不可井者則為牧地如華山之陽

牧於圉野皆是牧馬既在民雖小國亦自

有官掌之少康所謂仍牧正大抵皆寓兵於

農之意但令農事不擾則馬政自修故詩之

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笑信公亦曰務農重

馬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

人徒二十人

巫知馬崇則祭之故職同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主牧放馬

雜說古人養馬處有牧所謂牧田是也

井者井之不可井者則為牧地如華山之陽

牧於圉野皆是牧馬既在民雖小國亦自

有官掌之少康所謂仍牧正大抵皆寓兵於

四十人先王之所於邦國土方所以正其地性方所以正其德形方所以聯其勢此所以克盡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量乎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遼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遼青原。按正制云名山入澤不以封故邦國之山川原野設此數官以遙領之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十一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匡正也正法則以一天下也

揮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揮他南反。揮探也探上德意以告天下也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維說都家皆畿內采地既有其地又有其民又有其賄非王朝制其兵柄則將抗衡於王矣春秋楚子與若敖戰於薊與晉之六卿魯之三季宋之華氏其朝發禁令悉自主之而國家不敢問安詳不

與上
說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十一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瀆以佐王平邦
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
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
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
大以和邦國監古銜反比毘至反。畿九等以正疆土之廣狹也儀諸侯諸臣之儀位先也賢有德者功有能者進且興之所分之次第勸善樂業之心也牧以諸侯總一州者監以王臣臨列國者建且立之所以維其尊王順伯之勢也軍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禮集傳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一
軍之衆禁謂九伐之令制且詰之所以制其暴亂使不作也貢即九貢職即九職施則各以其所有分則各以其所能所以任其財力而不使乏也鄉民謂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之民簡以選其強弱稽以考其衆寡則衆可用而無溢漏之患矣守者上地之司適其宜則各相安而無侵畔之憂也大國比小國以恩小國事大國以禮以九伐之瀆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梟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為獸行則滅之馬皮

水反行下孟反。以強陵弱之謂焉以衆暴寡之謂犯眚者四面削其地猶人害度也伐者聲罪致討使人共知也內謂國中其地明者為壇會諸侯命之往征也謂漸其地明不能有不意也負固謂恃其險阻者潛師掠境出其不意也負固謂恃其險阻者潛治其惡以懲賊仁也殘者毀滅其身以成賊義也達上之命謂之犯侮上之法謂之陵杜謂內族滅者剪除其宗社不使遺倫也
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瀆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畿籍禮差之書政職兵賦之職侯甸也男任也言能任職事也采取也言能取方物也衛守也言能宣力以固內也蠻蠻言其俗之慢也夷言其俗之易也鎮鎮守也藩謂為藩籬也王氏曰自侯甸至衛蠻謂之中國所謂疆也以周索也自蠻蠻至藩畿謂之夷夷所謂疆也以周索也。薛氏曰王制曰凡四海九州州方千里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此以開方法論建國多寡

之數也鄭氏謂周公斥大九州之界王畿與
九服共焉萬里自要以內方七千里此讀周
官之誤也蓋禹貢言而周官言方耳按司馬
職方之文皆曰其外方五百里既曰方五百
里則四面各二百五十里九畿之相去二畿
而當五百里而已此正與禹貢五服廣狹之
相當其侯甸男采衛之貢則禹貢之數器
米服則禹貢之貢則禹貢之貢則禹貢之貢
之要服也其夷蠻鎮蠻之貢則禹貢之貢則
十服則禹貢之貢則禹貢之貢則禹貢之貢
之大界也兼要荒二報而言之則方五千里
耳唐虞舊域無七千里明矣在周官則亦服
之內方三千里九州之大界也兼衛蠻夷鎮
蕃五服而言之則方五千里明矣在周官則
則王制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之地明矣山是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三

以地與民制之者竭其美於四時之田也
東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皆所以教
之戰也伍兩卒旅師軍為正兵者鄉遂十有
五萬人而侯甸男采衛之貢則禹貢之貢則
外莫不軍制其師制其旅制其卒卒制其
其兩兩制其伍而大司馬則總其軍律而
為用也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奔馳驟
之而隊伍同差發縱之而進退用命焉其可
以起六軍而無闕戰戰無敗事由教之者衆而
可獲矣軍無闕戰戰無敗事由教之者衆而
以肅諸侯而正邦國也乃因四時之田以教
民戰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
戰之陳辨數鐸錫饒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
黃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四

周禮集傳

卷之四

五

1997年12月

1

周禮集傳

卷之四

五

1997年12月

1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六

分記

●

戒三關車三發徒三刻乃鼓退鳴號且却及

表乃止坐作如初鼓聲以戒攻敵也聲

發所以止而擊謂之刺乃三刻而止象服敵也

如表則持勝者卒長鳴之薛氏曰立北門表每

至表則間一而後坐而更起以正行也田

之北頭為後表後表於中乃五十步表之中從

以表至北表也建表於後所以待民之至故車徒

皆行及表乃止此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至第三

表也車徒退及表乃止此表自第二表至第三

表也乃退及表乃止此表自第三表至前

此自南總至北三表也遂以符田以旌為左

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叙和出左右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七

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

也石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

為主符言不擇而守取之也軍門曰和明師

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

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也旗軍

吏所載每百人為一卒地者調其部曲又

疎密也車徒前後異也去者百步有司又

巡其行而使之不索也陳氏曰古者

人居前而為主其用者不無衛故以車居

前而為之主其用者不無衛故以車居

用兵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則險野非不

則車而止於人易野非不營衛將卒有所庇兵

械衣裘有所齎詩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

鼓鐸錫鏡夏辨號名秋辨旗物冬皆辨之

時各辨其一一何以令軍

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臣使於吳以兩

為兩卒四兩為卒偏之兩楚臣使於吳以兩

大偏九乘為小偏其尤

之偏則九乘為小偏其尤

之偏則九乘為小偏其尤

之偏則九乘為小偏其尤

皆謂也辨鼓鐘有玉諸侯軍將帥師旅帥之
別辨號名有縣都鄉官野之典則義內皆
義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典則義內皆
教父四表之表相去三百五十步雖容六
且不足況歲內乎不然大都之地去王城五
百里一歲四時就國教闕不幾授民乎李氏
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
習是習殺人而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也
故用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殺焉焉殺也
皆凶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殄天物也作
禽荒也故因祭社字而祭而祭而祭而祭而
非好兵也故因祭社字而祭而祭而祭而祭而
動其順如此不足為後世法乎黃氏曰以兵
寄農以教兵寓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比
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也猶其在比
相識於族在軍則相識於卒在田役則相識
於舍舍不測之變無常之敵趣之戰也其與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九

此閭之問田獵之時無以及師大合軍以行
異也其就以為危事哉及師大合軍以行
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及師大合軍以行
也禁以除其非令以命其善救無辜若大師則
率仁之至也伐有罪義之盡也若大師則
掌其戒令泄大卜帥執事泄霧主及軍需及
致建大常比軍眾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眠事
而賞罰大卜之大音泰。大師王親出征也
謂祝主社主軍器鐘鼓之屬必饗者神之也
致鄉師致民也大常王所建者比技次之也
明齋王氏曰對敵交戰時親巡陳後恐有疎
虞以致蹉跌及視其車機以為變化其有功
罪者因而賞罰之與安坐城
若師有功則左
堡而惟遣軍出戰者異矣

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若師不功則
厭而奉主車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先去聲厭
聲。律所以聽軍聲也鉞所以為將威也先
猶道也兵樂曰愷獻功於社示喜也厭謂厭
冠軍敗則以喪禮虞之送主歸於廟示戚
也士庶子蓋從軍之子弟已命曰士未命曰
庶子也死則弔之傷則勞之愛也**大役與慮事**
以其人之卑而忘一體之愛也
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攻而誅賞與音預。大
司徒司空謀慮役事司馬與焉植者慎餘之
節度要者工程之簿書考其功過而誅賞之
勤者奮矣而**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
令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十

魚牲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奉詔馬牲
帥帥以從王也大射謂將祭而射於澤宮以
選賢也諸侯馬六耦貴之也若賓射燕射則
用卿大夫士矣魚牲以魚為牲也祭謂尸賓
所當祭之物也魚陰類而衆多故司馬進之
平者一其儀服也馬陰類而衆多故司馬進之
用之送之至墓告也馬陰類而衆多故司馬進之
小司馬之職掌鄭氏云此下字脫疏札爨文
數者方氏曰小司馬職與求之下不得遂無識其
掌必論辨官材也蓋師之職皆以貳其正然
之建官刑小司徒之建教法小宗伯之建神
位小司寇之建大訓是也國子選俊并升於
司馬司士治之建大訓是也國子選俊并升於
治之而大司馬職不及論辨凡小祭祀會同
官材則小司馬專之必矣

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闕

與司馬闕

行司馬闕。明齊王氏曰按軍司馬者軍中
儀制之舉廢人才之進退軍將之得失一
之功罪靡不司之昔王儀為司馬都督侯
以言上將之答段秀實為白孝德都督侯
馬者主一軍之職所以佐大司馬者也與
騎行則以爲乘車止則以爲營衛戰則以
行則主營車重之器此官掌其收發出入
軍法左右前後各司其局士大夫死行
周禮集傳卷之四夏官士
費誓曰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之牧誓曰不愆於六伐七步乃止齊馬
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馬如
有純攝而無奔潰之患勇壯並奏而無
之虞矣凡行陳之事多於車而與司馬
上者蓋與皆士大夫之所乘而行則兼
賤且以車爲衛衛亦先馬爲不可勝之
與司馬主車行之政小司馬武將軍而
其職不具與問者曰夫兵以形勢爲用
也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以輕疾制敵
離而後王神變後化大司馬尸之矣經
見何也曰王道天德終不極夫兵之用
皇乎成周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刑且措
用故後世至諸侯而止而邦可與守也
其慮也治兵至諸侯而止而邦可與守
分數明而機神變化可得而措也豈爲
不豫

又何可預設也

司馬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勲

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戰

功口多鄉人遠郊之賞地即載師所謂以賞

功在入下散曰勲國功計安社稷也功在一

國故曰功民功潤澤生民也其事有常故曰

千定危亂也勳力不懈故曰功民功勳功

場也克敵最優故曰多功曰勳次國功曰功

民功曰庸爲其功計安於無形也事功治功

專於勞力敗矣而猶列戰功之上則不正戰

戰非玉道所古故後之也蓋天道後陰故也

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丞司勳

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凡賞

無常輕重視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

無國正正音征。銘之言名也太常旗名大

詔告神也凡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

其主賞也輕重視功謂功大者重賞之功小

者輕賞也參之一食自食其二而以其一入

於上也加田賜之由無國正免其公家之

賦稅也。王氏曰先王於有功之臣其識之

則欲其不忘其報之則欲其致厚銘書於王

祭於大常使與日月同其光則識之而不
也又曰事勞若與先王同其榮則報之而致
堅曉告此屬不以爲常故輕重視功也愚按

先王之待有功其厚如此此所以觀臣也臣
賈世相保也後世誅夷菹醢者固不足道即
賈故第而官裔孫者又豈有賞地如田之遺
意哉鳥盡弓藏千古同悲此采芝辟穀之士
所以不樂為之用也與

馬質掌貨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
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
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句之內更句之
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狂
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轡者賈音惟
下也綱謂摩索馬有變駕破車而其可用
者則以索綱維之使馴服也受馬於有司
給公家之使而受授人之馬者更猶償也
之內死則償以齒毛與價任之日淺其養之
惡也旬之外死則入馬耳以驗其實死償以
毛色而不以齒償其任之過也旬之外又驗
二十日而死則不償乃馬不堪用非任者之
罪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事齊足尚疾也故
以任齊其行焉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轡書
為龍精月值大火則浴其種是轡與馬同氣
物莫能兩大禁原轡者為傷馬也或口原謂
平原牧馬之處禁轡桑
於野者恐害馬勿牧云

量人掌建國之漻以分國為九州營國城郭
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
軍之壘舍量其市朔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

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王氏曰
則以王國為主也其地分國為九州則自王國
以及諸侯之國其地分國為九州則自王國
則周營王國之內城外郭也營后宮則周營
后之六宮也凡建國王立朝后立市朝在前
市在後道巷門渠有縱橫有廣狹皆量而為
之制也王國之制既立然後都邑可量故造
都邑亦如之明齊王氏曰師衆所居非可造
也八陳之法中軍倍於四正以爲提挈張弛
四正倍於四隅以爲輔翼遊軍別有三之一
以爲應援營中大道縱橫各二所謂涂也其
地分爲九州謂州也前有朝爲天子諸侯大
將臨衆之地後有市以爲兵衆貿易之所左
祖以聽命而後行賞右社示有尊以行罰如
國中之制安營皆然但軍行多寡不同則壘
舍大小亦異其度生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子云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
周禮集傳卷之四夏官古

祀饗賓制其從獻脯膳之數量掌喪祭奠
窆之組實凡宰祭與鬱人受罍歷而皆飲之
從去聲罍音假。從獻脯膳者以所獻牲牢
爲正而以脯膳爲從也儀禮膳十脡各長尺
二寸膳未開窆亦有組實謂所包遺奠也穿
祭謂王主祭尸酢主人以福酒鬱人量人受
而傳之它器而皆飲之皆飲猶言幸爵也臨
川王氏曰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交
神以德者也量人於祭祀制其數量以
成之事神以禮者也二者本末相成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肉豆而掌珥於社
稷祈於五祀凡沈辜侯禴飾其牲粢邦器及

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

徹焉劉氏曰羞進之也羊肆謂朝踐獻腥四

骨節析而爛之以醢尸也肉豆謂饋食獻尸體

豆羞者也愚謂彈災曰珥求福曰禱沈謂沈

牲於水辜謂磔之侯侯福也禱却災也上氏

命則戮於社故也羞始祭所進徹祭畢而徹

小子皆贊之以小子之職皆事之小者故也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

首凡祈珥其其羊牲賓客其其瀆羊凡沈辜

侯禳禬積其其羊牲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

司馬使其賈買牲以共之賈音古○小羊曰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主 羔登升也升首於

室所以報陽也瀆羊多少有常法也積謂積

柴燎牲祀天神則用之布錢也賈知物價故

買牲之

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

季春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

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燿凡國失火野焚萊

則有刑罰焉內音納○行猶用也變猶易也

夏取棗杏夏季取桑柘秋取柞楡冬取槐柳

以救之也季春大將旺故出之季秋火始基

故內之民之陶治焚烈亦以是為準焉時謂

出內之時火令施於司燿而火禁則修於司

燿於慎防焚萊者敢於擅縱皆恐其害民物

也故以刑罰懲之○明齋王氏曰按萬物之

所以得生者陰陽二氣而已陽之盛為火之

熱而物資之以暢茂係達否則萎而不榮陰

之極為水之寒而物資之以縮聚堅凝否則

散而不收然火有出入當出而太旱則過盛

而為災當伏而不伏則錯行而為陰此春秋

藏之所以出火內火也水有藏而為陰此

制火之此冬春所以休息也水有藏而為

猶人身之疾人之疾病皆以氣行太過則火

為主天地之氣亦惟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

於是乎有災是故夏陽之妄行而陰不及從

凡震雷米霓皆陽驅陰急疾所致也故謂元

者亦以宣陰助陽為貴司燿凌人皆此道也

周公設官言火非一司燿於夏所以裁成大

之道司燿於秋但取火之明

以為用餘則修火之禁而已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主

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

及其眾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

食任其萬民用其財器掌固守官之長劉氏

是浚溝之土所以為城也鑿池之土所以為

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

增其高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設固

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王氏曰士者公卿

大夫之適子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

而末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流守者也

頒其守則遠近均焉勞逸更焉而守政成矣

夫公卿大夫涖職於內而子弟守固於外

外之休戚一體安得有他虞哉愚謂飾器

甲兵之屬所以養守者萬民以備禦之令

財器以防緩急之需則無陳闕之慮矣方氏

曰財用曰分視地守之劇易而有多寡也稍食曰均計功之多少以爲差等也各卿大夫之子家自田祿萬民計口授田俾各守其地之險固以自衛而財用稍食國猶領焉所以厚下安宅而其效至於民忘其勞民忘其死也古者民之衣食災患繼悉皆君爲計虞而民以財器給國事如於其家此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鑿以號戒明齋王氏曰各致其守此各地有司之事也如此則呼吸不通首尾不應故凡守更必受法於掌固而通其守政庶乎緩急相應援聲勢相依輔而四面遠近皆通貫連絡矣至於荒僻或變故兵甲不備力役不共財用不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上

給則又爲通融之法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國有司掌甲兵財用八民之官也陳氏曰宋沈約樂志曰鑿鼓長丈二尺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卡嘗不微緩故以警事上必以義卡嘗不欲垂故以鑿王氏曰號呼守者之名也戒守者之名也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濊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造都邑謂造二等米地境界也職謂守與自也山川則因之者隨地力之便而以人力佐之也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

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達通也山林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也五溝五涂即達大治野之法也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害知地國縣轅之險隘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卸阜之所在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田獵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錯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明齋王氏曰王畿之內賦畝之中有無形之險迷溝洫滄川非止於通水而已即有沮洳之阨徑畛涂滄川非止於通水而已即有曲折之難涂而樹道非止於通水而已即有卽有蔽遮之阻是故敵騎不得止固其上也已卽有曲折之難涂而樹道非止於通水而已即有卽有蔽遮之阻是故敵騎不得止固其上也已得重車是利此齊所以善故盡束其節惟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上

達之有故謂兵事阻路要害之路以藩塞阻所治也而於司險復口設者凡五溝五涂遂人設一以盡地利一以爲阻固故必使遂人與司險共議其形勢之錯連水流之輪季道路之支奏猶邦之六典太宰建之而太史與共也掌疆關易氏曰千里王畿畿之境謂之疆國都鄙亦有畿疆之制大司徒所司其疆疆而溝封之是已此官雖逸而以司險推之則掌王國之疆以記城郭溝池以爲固易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分而國之固易矣野曰險故周禮設官掌固掌閫都至於郊掌疆土王畿之內無不有以守而率之司馬握軍於九州之內無不有以守而率之司馬握軍

旅之重而要害之地實攻守大計三官所以
並屬於夏官也固者人功所為力為難故
自內而及外以漸而殺險者地利所司然
守之為易故先遠而後近以漸而密也
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

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於竟
巡官之長道治道路政事之常治者設候人
蓋以徒百二十人為之方治四方政事之求
治者帥所以導其入國
送所以護其出疆也

環人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
謀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國邑
以誘其出戰謂
之致師懷詐而潛入我軍謂之軍慝故謂成
兵循環而偵探之所以折衝而禦侮也巡邦

國察意向也搏謀賊防反間也訟敵國辨兵
端也揚軍旅壯國威也降國邑安歸附也。
王氏曰候人主好待諸侯環人主惡攝諸侯
皆守境事以掌固統環人者先為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也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
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據凡喪縣壺以
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

火饗鼎水而沸之而沃之
各音本縣音懸聲
音析。挈提也壺
所以乘水表而挈之則知汲處矣轡所以駕
馬提而挈之則知止處矣番所以壘糧置而
挈之則知取處矣軍中遇夜聚而擊據以易
滿次序之喪未大敵哭必達旦以更漏代易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九

之以水守壺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視刻數也
編籍共刻百刻冬夜以漸而長夏夜以漸而
短惟春秋分則適其平焉壺水懸於箭上箭
而下之水之所至即刻之所在冬則水凍而
漏不下故以火炊鼎水而沃之也。王氏曰
刻漏古今法器於天文為下垣漸臺故設官
董其事也事嚴夜中燭燭以見側薛氏曰
以火饗鼎則使之不凝以火守壺則使之不
差施之於軍事所以嚴守警施之於喪事所
以嚴凶哀朝延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為節焉

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
帛卿執羔大夫雁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

其瀆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
治達
射人射官之長王氏曰生王於祭視賓
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與諸侯行賓射
其位也三公北面而答君也孤東面而答卿
大夫西面而答王也其摯三公執璧則以其
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三公之摯不序於宗
伯而獨見於射人者蓋三公師道也射人以
主賓射為先亦以見賓之而弗敢忘之意也
射人之位不及七者蓋射人所掌賓射之禮
故不及之記曰朝不與燕不坐謂之上是也
愚謂諸侯北面而從三公也國事謂助祭之事
戒令告以齊與期也治達因射祭而有國事
之治受而達以射瀆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

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
耦射二侯二獲一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

耦射二侯二獲一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

耦射二侯二獲一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十

卿大夫以三耦射一獲一容樂以

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射侯一獲一容樂以

采幣五節二正射音石下微此。兩人為耦

而告中者容謂設屏風以蔽待獲者九節先

以五節聽而後以四節發乘矢也五正書五

采幣氣以為的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玄居

朱白蒼也一侯熊也七節先以三節聽也三正

先以一節聽而已射胡大名若王大射則貍

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於後以矢行告

卒令取矢祭侯則為位與大史數射中佐司

馬治射正中去聲數上聲。狸善搏行則止

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必量侯道

周禮集傳卷之四 夏官 主

法之王氏曰未射時獲者負侯而立故射則

令去侯而居於左以避矢也射畢令射鳥氏

往取矢愚謂侯必祭者神之也其位在侯西

北三步為服不氏受獻之位也射中數射者

中侯之算也必與大史者以大史凡射事歸

由舍算故也治射正治其失正鵠與否也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禮儀會同朝

觀作大夫介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

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大夫從戒大史及

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事比

其廬不敬者苛罰之比去聲。祭祀射牲所

以致親殺之意示誠敬之至也起而請之且

謂作凡有爵者謂命士焉祭介也倅車或車

之謂必乘之者不敢其位也從者選使從

王見諸侯也大史協禮事大夫為介紹故告

戒之僕人太僕也僕人射人俱掌王之朝位

故小敘大敘使之遷尸於室堂馬凡其廬按

次其親疎貴賤之居也詩罰謂詰責之。按

射人僕人皆出入將命之官故禮弓云扶君

僕人師扶右射人扶左君薨以是舉亦以其

為近臣耳乃後世遂以僕射名宰相豈致大

意哉

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

賓客之事則抗皮射則張侯以旌居之而

待獲猛獸像熊之屬擾馴也其謂具其中膳

舉而藏之也凡射侯共於司裘張於射人服

不氏贊之待獲待射中則舉旌以唱獲也

射鳥氏掌射鳥祭祀以弓矢陵鳥為凡賓客

會同軍旅亦如之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

并夾取之所射之鳥皆中膳羞者凡雁鵠鴨

且準也在所射者也并夾鍼箭而便汚敝之示肅

具手不能辱則以此取之

羅氏掌羅鳥為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獸

鳩以養國老行羽物謂卑居鵠之類作備用

也羅羅之細密者春鳥方肥鳩不

食故取之以養老馬行頒賜也

掌畜堂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處

時貢鳥物其膳羞之鳥養鳥為膳之屬阜蕃

所以通其生教擾所

以若其性卵鳥其卵可薦者陽為薦之屬
氏曰先王設官可以共祭祀
共膳獻備器用者無棄物也

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

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

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

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

無常司士吏官之長王氏曰羣臣之版謂書
其名於版也損益謂黜陟有損有益則

有登有下其數有少也其年則知其齒

之壯老辨其歲則知其任之久近貴者人夫

以上賤若士以下邦國謂諸侯都鄙謂大夫小

都家亦邑也縣鄙六遠也六遠以包六鄉

周禮集傳卷之四夏官

卿大夫士謂王臣及諸侯之臣與諸都邑者

也庶子者卿大夫之庶子未命者也其適子

口命者則為士劉氏曰大宰詔王廢置詔之

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王治詔之於論定之

始也王氏曰凡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皆

所謂爵也自下士視上農夫以至君十卿祿

皆所謂祿也事有大小能大者治大能小者

治小故以能詔事事成於久然後食可定故

以久奠食以能詔事所以任之以久定食所以

以富之難說爵祿事皆稱謂其食不食命而

則知爵祿事皆有去取進退惟上之特命而

莫食乃其常俸所當得之稍食故不言詔也

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所當食之俸若書所

稱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位事惟能得此理矣

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於王庭其在學論

錄屬而升於朝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
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集其課也詳
故官得其才魏晉易是所失弘多萬品千羣
俄折於一面庶僚有任事斷於一司吏曹按
閭閱而選舉不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
違採訪於鄉邑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
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
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
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
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
朝皆退卿音向從才用反下同。臨川王氏
曰所謂治朝也若朝士之位與此不

周禮集傳卷之四夏官

同者彼外朝之法聽獄解訟詢衆庶之朝也

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卿大夫而答之

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卿大夫故東面卿

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

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順王所鄉故南

面三公東上則北面以下皆言面王獨言鄉

則皆以近尊為上公以下皆言面王獨言鄉

不斥其體尊故也愚謂王族謂王之同宗故

士謂王之同儕故也臣祭僕御僕隸僕之類亦

也大夫從者謂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之類亦

從王者也其切近也揖者相揖之節也王

氏曰孤卿尊故特揖之大夫卑於孤卿故中

秦至後代而遊焉夫君臣一體公卿其心
皆人主志氣精神所吹嘘而成人之盛
師臣則可師者至矣能友臣則可交者至矣
奴隸役之排優畜之奴隸排優至矣樹人猶
樹木也南養而植之於庭欲其不斂而
種之勢安可得乎至材不中繩矣不歸而易
誅鋤尤無益於理亂之數也君驕臣諂世殊
時異而三代以後臣品因以日卑職是故耳
誠得大有為之君破網習而隆下交則帝王
之佐當必有為之君破網習而隆下交則帝王
自墮其手足以成孤危之勢君亦何利而為
此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
摯士初命為卿大夫士者則擯相之使得見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五

也膳其摯入羔雁雉於及祭祀掌士之戒令
膳夫而共王之食也 詔相其瀆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
而割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
作士適四方使為介使之去聲。賜爵謂旅酬
之時所賜無算爵欲神
惠之下及也同姓之親則呼昭穆而進之割
牲腥其俎熟其體其犬豕牛羊也羞進也
作士從選其行藝而進之以從王也使者奉
王命而使也上卿使則大夫為之介大夫使
則士為之介 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
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
頒其守事謂奠斂之屬披所以扶持棺行者
當棺束處繫紼以結之無去守官守

不可空也須其守 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
進退其爵祿明齋王氏曰諸侯歲貢士於天
子蓋自邦君之子與民間之俊
秀皆在其中賢者或留用於朝或反其國司
士於三歲則稽考諸侯所貢之賢否以行賞
罰記所謂進爵細地也但記專以習射言似
於太拘此言稽士任則以其職任而觀之為
得其賢否之實也

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
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
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
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五

正弗及正音征。國子之倅謂副貳於其父
等也。正其位以已之齒為之位也。百人為卒
五人為伍。公卿大夫士則聽於中甸。徒力役之
賦之征。國正謂一切鄉遂之類。為有司正謂兵
等。王氏曰公卿大夫士則聽於中甸。徒力役之
子則聽於太子者。也。休戚所以一體而無異
慮也。劉氏曰大司馬總六鄉六遂都鄙之師
無慮數十萬。足以制九州而御四夷。而此國
有大事則太子得以制九州而御四夷。而此國
動搖矣。聖人防危保邦之意深哉。大祭祀正
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
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牲體謂膳熟
之叙。舞器謂
干羽之具。服者為王斬衰為后齊衰也。位者
殯宮外內哭位也。國子又謂之羣子以居而

士為之持輪以馬安也服朝服也葛葛絰也介被甲也。後漢王氏曰帝王之居外則飭周衛內則禁重閉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帳稱警而後踐蹕孤張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避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顯至尊務戒謹垂法戒也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袞冕六人維王之大常

諸侯則四人其服亦如之郊祀袞冕二人執

戈送逆尸從車服袞冕者從王服也維者王

旁各三人持之也袞冕大裘而冕亦從尸服

也車謂尸之車張子曰天地山川之類非人

鬼者不宜有尸節服言郊祀有尸不害後稷

配天而有尸也。或疑以下士而服袞冕袞

冕疑於僭擬然按書傳大輅圖王在輅上駟

乘者一人步行導前者一人旁行六人皆冕

周禮集傳卷之四夏官 主

服豈慮隱隱凌犯發於不虞故以此眩之與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

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隳

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難音那方良

氏曰蒙熊皮取其以般而致果也黃中色金

則剛而明剛中而明足以察見隱慝也執戈

揚盾致其威也百隸罪隸也隸之屬時難以

國語云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方良

即罔兩之始所以安遺體乎。劉氏曰凡良

陰陽之氣初則為利功成者退留則為災月

令季春國門之儻曰達秋氣忍暑氣伏也季冬大

雩天子之儻曰達秋氣忍暑氣伏也季冬大

雩辟一歲邪慝之氣此於太虛間不過氣之

宿留者而已留而中於物則為災為疫有鬼神焉居聲氣之間以主之故儻以毆之使蕩而不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

之復逆王祗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太

侍御官之長服所當衣之制也位所當立之

處也宜於外曰出納於內曰入有所報於上

曰復有所達於上曰逆逆朝祗治朝也前正

位以尊王之立退居路門之左以待朝畢焉

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

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大

路寢也其門外則曰內朝窮者謂急切之寢

遽令謂倉卒之令御僕御庶子皆直中故所

周禮集傳卷之四夏官 主

者大僕聞鼓聲則速迎此二官而受其事以

聞於王也方氏曰凡治皆決於冢宰而耳目

喉舌則寄之夏官之屬且分職以經達於王

而其長亦不與焉況可得而過抑乎又曰肺

石所以達於司寇也路鼓所以達於王也先王任人

士以達於司寇而太僕以達於王也先王任人

不疑惟於刑獄則惟恐有隱蔽而多方以求

連民隱如此曰窮者則祭祀賓客喪紀正王

之服位詔遽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

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

大喪始崩戒鼓傳達於四方窆亦如之縣喪

省服之灋於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

割七載之屬前驅所導引也音懸勞去聲下同。割車殺

左自馭而不參乘避王也亦有車右焉軍旅田役王親鼓所以作衆庶日食月食王親鼓

所以驅陰慝大僕皆佐而擊之戒鼓所以警衆也首服之瀟謂免鞵笄總廣狹長短之數

縣其法於宮門所以示四方也王勞謂王射主使之往燕飲之法謂祿酬交酢之類

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

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贊謂授之受之魚別路寢之庭王圖宗人

嘉事之所也辭謂以不眠朝之意告之陳氏曰王燕朝之位雖掌於大僕然其位之所辨

臣有貴者以齒則王之燕朝宜亦然也

○王氏曰正王之職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中禮也正王之位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

欽也先正王之服位而後出入王之大命則

能正位然後能凝命故也婁里王氏曰大僕
之正王位與擴相其法儀何審也夫人總之

恣未嘗不自起居燕閒萌也萌而無以折之則漸謂固然而鉅者靡不決而出矣先王之

防之也。豫而微，故不勞。豫，故不覺。而正朝
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無不畢舉而垂享其

成是故三代以上左右僕從雍容諠笑而有餘三代以下法家拂士微色發聲而不足雜

說大僕寺傳達章報而已亦屬於司馬何耶
常觀秦將軍章擲使長丈脫巾中成陽留司

馬門三日不得見邛遂降楚趙充國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得報自輕邊至京師

往還纔七日漢軍以成功軍事貴速而忌壅蔽有如大僕掌復逆司馬

不能令之緩急能無虞乎

三言

及孤卿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

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盥小祭祀賓客饗

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弔勞

凡大事佐大僕小命尋常傳呼之類小渡儀趨行拱揖之類燕謂閒居其

服則玄端也其出入則觀苑也小賓客謂聘問之臣亦有饗食賓射焉

祭僕掌受命於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

司糾百官之戒具旣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

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喪復於小廟凡祭

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

卷之四

而致禱者屈而受之於祭祀也冢宰正其綱
宗伯主其職六官之屬各祇其事先期警戒

擇賢職事齊戒滌濯可謂盡其誠敬備乎禮
文矣然而具修之初王不得以躬眠之也乃

設祭僕之職專主王命以眡祭祀而警戒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眡其事也聖人

之於鬼神盡心如此故以祭則鬼享帝格而受福也愚謂勞所以慰之誅所以責之小廟

謂四親廟以別於太廟也王所不與謂同姓有服之親都家則古帝王及名山大川之在

其地者皆王所當與祭不與則賜之餼以將
其敬也致福卽歸胙展而受之以其

自外至而用以膳王不可不慎也
邨羹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

祭祀相盥而登大喪持哭掌王之燕令以序

參前本上頁

守路鼓羣吏謂府史以下相繼奉盤授巾也
登升牲體於俎也持娶夾屬車也燕
路鼓以待達窮民與遠令也

隸僕掌五寢之婦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王

行洗乘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於小寢大

寢五寢五廟之寢也前曰廟後曰寢祭在廟

寢薦在寢乘石王所乘以上中後曰寢祭在廟

小寢始祖曰大寢皆必復者神無不之也

易氏曰成王時七廟雖立而未備以天子之

禮致六享者五后稷為太祖太王為高祖王

之於祖廟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

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也薦人道也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綵

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

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

皆就玉璫玉笄纁音藻璫音民旒與旒同璫

表冕以事上帝尊之而不敢刻也冕以版為

之廣八寸長尺六寸覆之於冠前低一寸玄

冕上以玄也朱裏下以朱也延即版之上覆

者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五采纁為纁

冕為然其餘驚冕則九就纁冕則七就希冕

則五就玄冕則三就而已每綵皆貫玉十有

九就侯伯當用七就子男當用五就特所
之上疑皆以九為數耳玉璫川玄純屬於衾
弁而垂之以塞耳也明齋王氏曰王之皮弁
纁旒皆就四字無意義疑衍文
會五采玉璫象即玉笄王之弁經弁而加環
經持會古外反璫與綦同。弁如兩手相合
中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以象
飾弁如爵弁而素所謂之即弁經王所服也
其弁如爵弁而素所謂之即弁經王所服也
環經者大如總之麻經纏而不糾諸侯及孤
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經各以其等為之
而掌其禁令諸侯諸臣冕之綵皆弁之綦飾
伯七子男五公之孤四卿三大夫二士冕而
無旒弁無飾弁經之弁不辟積禁令者不得
周禮集傳卷之四 夏官
相踰越也。王氏曰冕古服也韋弁戎服也
皮弁朝服也弁經平服也其為之各有等
按黃帝作冕前俯後仰象天文南極卑而北
極高也亦以在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
而志彌下故制此服焉平旒以示目不視邪
也充纁以象耳不聽讒也後儒乃謂後亦有
旒於義果何取所取乎弁有三以爵韋為之
謂之爵弁以鹿皮為之謂之皮弁以韠韋為
之謂之韠弁詩言克耳瑋瑋會弁如星則是
弁亦有瑋矣瑋弓言小瑋瑋會弁如星則是
瑋矣孔子曰服象其可盡乎則是角象亦可為
以雖文而約詳其制則等辨而分明此周冕所
獨何與
司甲闕。司甲軍器官之長王氏曰書之費
誓言穀乃甲冑敵乃下無敢不弔而後

備乃引矢銀乃長矛銀乃鋒刃無敵不若蓋
甲冑所以自保弓矢與戈矛所以討敵式事
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

事鄭氏曰五兵擊刺鉤與斬兵二而五也及

出曰戈左右有枝曰戟三隅戟曰戣二也斬

兵長者斧曰戚鐵曰揚三也短兵刀劍四也

鉤兵首矛夷矛五也五盾祭朱干以舞一詩

龍盾乘車所建二蒙伐有苑註稱中干武中

所建三旅賁虎士所執四舍設藩盾五也劉

氏曰辨其物者常利其器以待用也與其等

者常類其聚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

以待授也其受兵輪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

其受兵輪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

亦如之頒者軍行而分其器也輪者師還而

兵朱干玉戚之屬車之五兵戈戟戟首矛矢

予之等。呂氏曰古者藏兵於朝大夫家不

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歸而飲至以見不敵

輕舉之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公治

此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公治

兵楚武王授師子之類見於春秋之初其制

尚存雜說向出華車一乘凡甲冑戈盾旗物

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兵司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五

舞者兵大喪獻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

亦如之頒者軍行而分其器也輪者師還而

兵朱干玉戚之屬車之五兵戈戟戟首矛矢

予之等。呂氏曰古者藏兵於朝大夫家不

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歸而飲至以見不敵

輕舉之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公治

此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魯公治

兵楚武王授師子之類見於春秋之初其制

尚存雜說向出華車一乘凡甲冑戈盾旗物

則各以其具行而官府不與知也而司兵司

戈盾司弓矢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而司兵司

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受兵

亦如之民間耳素人銷鋒鏑欲兵不在民不知

意大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及

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

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乘去聲。戈之言過

盾之言逝也跪其後以隱遁也故士常為國

子習舞故亦授之貳車副車也乘車王所乘

車也藩盾盾

可以藩衛者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

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

箭藏中並去聲。弓之言穹也張之則曲而

矢器以似魚之言怒也發之則奮而迅也箭乘

於方溫之時矢箭微其堅故獻於方肅之時

春獻素秋獻成當以之為據此云爾者蓋獻

素以弓弩為重獻成以及其頒之王弓弧弓

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矜侯

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

矢箠皆從其弓之射張林反射而音石惟學射

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孤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治革以爲弓

獸皆近射也使者勞者出使勤事官有以賜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五

箭藏中並去聲。弓之言穹也張之則曲而

矢器以似魚之言怒也發之則奮而迅也箭乘

於方溫之時矢箭微其堅故獻於方肅之時

春獻素秋獻成當以之為據此云爾者蓋獻

素以弓弩為重獻成以及其頒之王弓弧弓

以授射甲革楯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矜侯

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

矢箠皆從其弓之射張林反射而音石惟學射

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孤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甲革治革以爲弓

獸皆近射也使者勞者出使勤事官有以賜

彙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齊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簠亦如之

春獻素秋獻成齊音皆後同。職金入金錫貨於司兵故受其財焉弓弩

以給其市材之宜也三等者上中下各宜於人之身也劉氏曰春素秋成謂弓弩之胎素必備四時之氣而後成也弓人曰凡弓冬折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書其等以真體體定則成而弓弩可獻矣

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凡齊財與其出入皆在彙人以待會而致之亡者闕之上時掌反。等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禋

有工拙則饗有厚薄皆書而辨之乘備計也當大閱時試其弓弩良否善則上其祿甚則賞之不善則下其祿甚則責之入功於司弓矢以待頒也入功於繕人以共王用也在謂簿者所在闕猶除也棄亡者除之計今之見在也

戎右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會同克革車盟則以王敦辟盟遂役之

贊牛耳桃茢使陳並去聲敬音對茢音列。戎右勝乘官之長使謂役使蓋

王令其有所誅斬也兩軍相當王自鼓之王命欲眾共聞則大言以傳之會同乘金幣而從革車以備非常也教器名碎開也將散血者先執貴器而開載書遂持教血以授當散者也盟必割牛耳取血以示順聽之意或曰牛聽以鼻不以耳欲其無聽讒言也桃所以

驅陰崇邪若帶所以拂不祥歃血之時蓋持此以拂王敦

齊右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

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祭祀乘玉轡會同賓客乘金轡

前者立於其前也持者控制之也陪即驂也牲以共祭祀王見則拱而式之居馬前却行亦以備驚奔也。王氏曰王未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則行而陪乘則齊右之嚴於事王恩惠預防無或須臾之離矣與所謂既輪爾載將伯助予者豈可同日語哉

道右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於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從車之從去聲。從車侍從之車車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罕

儀在車之儀記曰不廣款語曰不疾言口之儀也記曰不妄指語曰不親指手之儀也記曰立視五雉式視馬尾目之儀也記曰顧不過轂語曰不內顧頭之儀也語曰正立執綏則身之儀也下必以蓋從表尊也。婁里王氏曰三右職大相同戎右畧於儀文主武事也齊右缺於傳命則禮法森嚴之地王其肅穆無言也與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祀馭王自左馭馭下

祝登受轡犯軼迷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

右祭兩軼祭軌乃飲轡音拔祝去聲軌音犯。大馭御官之長較祭

名封土為山象以苦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之執轡車中祭則大馭下車祝神王自左執轡駐馬祝畢登車受王轡乃犯軼而驅之僕即

大馭輅兩轡也軌車前式也將犯轅之時當祭左右轂末及軌酌酒與僕僕左手執轡右手執若祭末而飲福然凡馭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凡馭路儀以鸞和為節鄧氏曰通言該之王氏曰爾雅曰堂上謂之步門外謂之趨蓋行則欲其舒歌肆夏所以節其行趨則欲其疾徐皆然樂師則教樂工而歌其詩大馭則馭車而應其節二官所以皆言之也鸞和皆金鈴鸞鳴在衡和在軾蓋車行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之法也和應太徐則不鳴太疾則不鳴此舒疾之法也和應太徐則不鳴太疾則不鳴之聲鸞鳴於左右車之行趨又有鸞和之聲相應於衡軾所以養王聰明而非僻之心無自入矣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馬

戎僕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轅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守音符。戎路華路也以韋飾其側及用以為輻輳則矢石不能侵火攻不能燎故用以仰戎其儀則以威為主所謂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也齊僕掌馭金路以賓朝觀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瀡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以賓謂客送逆之節謂相去遠近之數若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瀡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劉氏曰自內外朝乘之以還燕故曰朝夕燕出入

王氏曰道車之副謂之貳車以其有故乃攝而代之若典命言適子攝其君則丁其君之是也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祿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此里至反。以鄙謂巡植旌所以告獲比禽所以較功臨川王氏曰提節之晉進之馳亟進之尊者安舒卑者速

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從使並去聲。王氏曰貳車五路之副貳也從車公卿大夫從王之車也使車聽王役使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馬

之車三者皆公車故分公馬而駕治之三等之車既眾故其員亦六十人劉氏曰駕治者俾綱習齊一安於五御而去其驚奔也。愚按馭夫在諸僕之後則司右亦宜在三右之責其繫於諸子虎拔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種上聲下同齊側皆反。按人馬官之長種馬謂良馬可為種者以駕玉路戎馬駕戎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田馬駕田路駕馬給宮中之役者王氏曰物者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也一物也凡頒良馬使之各以類相從故皆曰一物也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阜早一趣

馬三阜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廢廢一僕夫

六廢成校校有左右騫馬三良馬之數麗馬

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良馬也四匹為乘養馬為圉阜則十二匹也

趣馬以下士為之繫則三十六匹也馭夫以上

中士為之廢則二百一十六匹也僕夫以上

士為之按則九百一十六匹也馭夫以上

則二千五百九十二匹也馭夫以上

蓋良馬五種各得四百三十二匹而馭夫之數

種則以三當一當得一千三百一十二匹而馭夫

二匹為麗八麗十六匹一圉師教之八師一

百二十八匹也一馭夫領之止於馭夫而不屬於

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於馭夫而不屬於

僕夫者以騫馬止克雜用而不當上之五路

也吳氏曰騫馬與三良馬數不相應八皆前

周禮集傳卷之四夏官

馭夫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

無僕夫者不駕於五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

路卑之也未知是否

邦國六閑馬六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特居

四之一十有二閑分左左右按也六閑則半之

道馬兼齊馬二種又降之四種蓋去種馬而以

壯馬也三北一特欲其生之眾也。林氏曰

成周以民牧者如印甸成取馬四匹之類乎

子之官給芻秣有警則民其召發然而在天

馬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長養之於官者

衛文公之騫馬三千舉官氏通數言之於官者

周官民通牧之制也所開井田廢兵車不

於之田賦戎馬各從其官給春祭馬祖執駒

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夏祭先牧獵馬特

步獻馬講馭夫

牧始養馬者攻治也性未定視之無令近也先

孕也馬祖廢中之土示滅僕簡練御者令其

皆善也馬步害馬之厲神講馭凡大祭祀朝

夫講習五馭之藝令其皆工也

觀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

賓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

田獵則帥驅逆之車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

飾黃駒之馬齊其色也幣馬謂與幣帛並將

駕塗車之馬帥獨將也事巡守之事役助而

沈之以告祭也。王氏曰馬行地無疆而助

尤健黃地之色凡國之使者其其幣馬凡軍

故飾之以祭

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使

幣馬用以私覲者物馬齊其力也馭夫統趣

馬僕夫而言宮中之稍食則王馬有兼養於

內者故也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

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王氏曰良馬駕五路者趣馬所治止於三乘

知之為詳故掌贊而正其等不使間雜以行

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愚謂駕以行說

以止領之所以進退馳驟之節愚謂駕以行說

在牧而有房寒在廢而有閑之類治謂剪

鬣整蹄之類聽馭夫惟馭夫之所役使也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疾馬

受財於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

校人相去聲賈音古粥音需王氏曰乘治而藥者蓋其屬有醫四人其治疾則亦以藥攻馬然醫馬疾大約以獸醫為主巫馬之用藥亦以相醫而已攻馬疾謂繫而治之蓋其疾有藥不足以療之者乃用攻馬猶瘍醫所攻之以毒藥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

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中焚萊者不

得使人輒牧牛馬也牧地非處度其年歲

水草之所宜與其馬之衆寡而頒之焚萊以

周禮集傳卷之四夏官

除陳而生新也通淫以偶合而蕃類也焚萊

者山澤之虞贊之令不得燬其應牧之處也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

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

圉馬正校人員選其勞煩也馬三歲曰駢教

者乘習之二歲曰駒攻者制伏之先牧始制

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抑其耳項無使善驚也

員使者得人也後儀王曰汧渭之間未嘗

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得人之效

也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騄六尺以

上為馬上時掌反王氏曰八尺以上天子

尺以上諸侯之上駟詩所謂駟牝

三千也六尺以上則常馬馬耳

團師掌教團人養馬春除瘴癘始牧夏房

馬冬獻馬射則克棧質茨牆則剪園音音

其歲也劉氏曰冬寒以草藉馬曰尊春則除之去

其歲也劉氏曰冬寒以草藉馬曰尊春則除之去

事非一而溫涼出入之失

紀牽馬而入陳厥馬亦如之劉氏曰賓客喪

之於館喪紀陳之於廟三山鄭氏曰此乃

國禮集傳卷之四夏官

征北伐文飾幣以爲禮而已至宣王中與南

自來其後吉日與午之詩國馬之盛莫不有

或乘牛車後漢興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

大宛有善馬孫名曰天馬而奉使者爭言之

將軍期至貳師取善馬至發卒十八萬與天

下北科納以征之健得善馬數十匹中馬以

宛馬壯三千餘匹更名爲孫馬焉西極馬以

隴右立監牧之制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

尉監有丞有簿凡辟置長一人十五長置

十二閑人有以上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

十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馬七十萬六

十八坊岐郊涇寧間地廣千里田四千三百

二千頃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
十八監馬多地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苑
之地凡馬五千焉上監三千焉中監餘焉下
監皆有左右當時天下以一錄易一馬自秦
漢以來唐馬最盛其後卒能弱西北落其所
立之制勢窮周家遺法較於西漢過之遠矣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
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
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職方氏主邦國之
長官也東方曰夷
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閩則蠻之類
貉則狄之類也列而計之曰數總而計之曰
要劉氏曰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者四方人
民好惡之不同財用有無之不等必周知其
利害貫而通之使之有無之相易也善惡之
相濟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民俾同
享其利焉或曰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
貫事也亦通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
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
稻重而能安曰鎮瀦而不流曰澤湖而生物
曰藪流而不息曰川積而成淵曰浸會稽
山名在越州今紹興府具區即太湖在蘇州
府三江婁江東江松江也或曰大江吳江錢
塘江也五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
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潁其利丹銀齒
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音嘗

夢。衡山南嶽也在今衡州府雲在江北
在江南今江夏安陸華容枝江皆其地也江
出岷山漢出嶓冢合流於今漢陽府順出陽
城官屬豫州在此非也港或作淮丹朱或南
泉齒華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
曰圃田其川滎維其浸波澨其利漆林絲枲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西嶽也在今華陰縣滎水入河而潯者
今滎陽縣維卽洛在今洛陽縣波澨潯水之
別出者林泉木之所生也六擾馬牛羊雞犬
豕五種黍稷菽麥稻以其得土氣正中也
備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
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其利蒲魚其民二
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沂音述
沂水
所出在蓋縣望諸卽孟諸在睢陽淮出桐柏
泗出魯國沂出沂州沐出東莞蒲水草也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
其川河沛其浸廬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
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沛與濟同廬維
山東嶽也在博縣大野在鉅鹿河卽黃河濟
卽沁水東流之名雷卽雷夏在城陽雖水名
四種黍稷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
藪曰沱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
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嶽山
吳縣

也 在汾陽蒲皆在汾陽連出涇陽出汾源
浦 出山嵐同穴各出懷德號或作汾源或作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

獫狁其川河涕其浸藪時其利魚鹽其民一

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獫狁音分。

遼東獫狁在長廣一云今萊陽縣有獫狁澤
舊出萊蕪時出般陽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

也 稻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

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

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霍山在麗一

紆未詳漳出長子汾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

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庫池嘔夷其浸

冰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

其穀宜五種庫音呼池音沱嘔烏侯反。恒

庫池出鹵城嘔夷出平舒梁出廣昌易出

故安五擾不宜難也五種不宜梁也。薛氏

曰凡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

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織西北多織皮

先王之於民因其地而宜之其產黍稷稻粱之

浸之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產黍稷稻粱之

俗為之修其教而不異其俗齊其政而不異

其地宜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驛剛

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

患矣明齊王氏曰按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

異者蓋禹主於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漠之
地羅水患少故幽并統於冀營統於青而止

後有州者不可及矣周時大封域極廣十有

與川淮野在禹貢之澤大野之川澤而職方

之華陽豫州之華陽豫州之華陽豫州之華

也而職方豫州之華陽豫州之華陽豫州之

梁而職方豫州之華陽豫州之華陽豫州之

蓋洪而水之患惟河為大禹於其下流施功焉

多故建徐州有青兗則碣石淪於海正東之

及於虞故有青兗則碣石淪於海正東之

天空若無梁州則有漸始與地似於缺然何

南次正南故開之有漸始與地似於缺然何

居代紂而庸蜀之化延及江漢正於荆州之

微外紂而庸蜀之化延及江漢正於荆州之

周 策 傳 卷之四 夏官 幸

施貢所及者則分屬於荆雍豫而其不及以

政者亦不入於職方也方今財賦文獻多出

南方雖獨西南自古所謂外裔者今悉與

中土無異獨西南自古所謂外裔者今悉與

背叛者宜周公於此不棄州屬也夫聖人之

城不先有以開人亦不棄州屬也夫聖人之

職方氏所謂州醫無閭雍州河套之內等九

其民之數則為九種六畜宜四擾而九服

據秦人不知者自周德之衰而為城以限

遂使肥美之地與雍豫等者悉淪於沙漠

毛之域反為外裔之策者已為大事而不

生聚教訓以經畧之五服乃其分內事

不勉於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

可得二千四百男然以春秋考之稱公者一
也抑周之兩都東都固居天中而西都實據
上游其為千里亦必截長補短而計之非必
就謂封建之拘方而不可行也哉凡邦國大
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
貢各以其所有維猶繁也小國事大國大國
州之長以諸侯之賢者充之也職各以其所
能不强其難也貢各以其所有不責其所
出於上如周初時荊州牧蔡叔其後則申侯
豫州牧管叔其後則虢公叔其後則申侯
居東郊宣王中與但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
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漢諸侯
王自景武後若寄君然已不足言至唐藩鎮
則舉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事而付王將
之世襲之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王將
巡守則戒於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
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
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王氏曰王巡
朝於方岳之下故戒於四方也修平乃守則
諸侯所守之上也考乃職事則諸侯所治之
職也將至而先戒之使王若巡守於方
岳之下則諸侯盡朝而為壇以行朝觀盟載
之禮謂之殷國其戒令與巡守同也陳氏
曰自古封建之法天下至廣難以統一故五
載一巡守於以風俗於通民情至周五
載一巡守既不能行故置職方氏擇人訓方
氏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蔽漢或遺謁

者巡行天下是亦得周公之遺意也自元封
五年初置刺史每以秋分行部以詔書六條
察和國舉不於刺史之手而上下民情利害
通達皆係於刺史之手而上下民情利害
宣元以後稍還古意天子則有郎官之出宰
相則有掾史之行上下相察莫之或匿如元
帝詔條責丞相定國曰郎官有從東來者言
父兄相棄丞相按事之吏匿而不言邪將從
東方來相增之邪何以錯謬至是定國皇恐
自効是承相隱之邪何以錯謬至是定國皇恐
上聞如魏相救據史案事郡國輒白四方異
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國輒白四方異
之是郡情既通上下不難則治可為也
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
而建邦國都鄙以辨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
地者王巡守則樹王宮相去聲。土地度其
止也土宜謂樹菑之宜土化謂形氣之化
任地者蓋授之任地之官而責其耕種若載
師之屬也樹王宮為之藩籬佐掌舍設之。
王氏曰大司徒掌建邦國及土宜之灋土方
氏皆輔佐之但司徒掌建邦國及土宜之灋
土方所掌則及於四方故名官以土方氏焉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
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遠方之
之賓旅也方貢各境之常貢遠物他方之異
物達之以節使往來無壅滯也委積所以備
其用館舍所以安其若飲食所
以遂其嗜所謂柔遠人者也
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

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惡好也去
修理津梁通者賢遷有無易氏曰道路達時
用通此合方之也事也夫政焉同數器而
九儀之命皆有定守一度量而五則之制亦
有定用此合方之政也夫教焉至於除
其怨惡同其好善則講信修睦
無有異志合方之為教也大矣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
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道言也大者為政小者為事志者心之所之
者也傳道謂傳聞古昔先民之事布而訓四
方則四方之遠道德一而風俗同矣新出之
物陳而觀之以知民志所好所惡則勸懲因
焉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五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
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華如
有辨離如物之相隔臨川王氏曰析而不絕
為華絕而不隔為離正其封疆使無有華離
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以侵人
各有其土宇而無復有交爭之患矣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
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物若松栢之類利其
中用者也害
其傷物者也
川師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
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物若泗濱浮磬淮

賁王氏曰旅葵之訓曰不貴異物民乃足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而此言致其珍異者蓋物
性不同自非有非常之物可以療疾致用通欲
用之不可必得故有則致之非以之供玩好
而為常
貢也

遼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遼隰之
名物之可以封邑者辨其物以知肥瘠燥濕
川。按地官虞衡專司畿內之五土而夏官山
一家而遼師所以自封殖而釅成僭亂之階者
哉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五

匡人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
側以聽王命灋即八灋則即八則邦國之官
隱於心者也倍常曰反不正曰側二者皆
無而壹惟王命之聽則不陷於九伐矣
揮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
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說音悅。
德意昭宣綱紀明著則天下之民皆和說而
百向於王矣訓方氏道四方之志事於
邦國非泰矣之盛何以及此
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
之戒令以國灋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家司
馬亦如之明齋王氏曰都之士庶子謂孟仲

子也衆庶應起徒役之人也車馬兵甲備中
發卒也都司馬平時糾戒之無有違慢率令
之使也與事則都家之君雖有數百乘之富
而無不屬之王朝者矣然此但治其軍賦之
出而已政若諸子之所掌學謂司士大司樂
之所教胄子之法然後世祿之人無驕淫敗禮
者矣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都則都司馬
帥之以聽於大司馬故朝大夫云治有不
在軍旅則誅其有司也此周公馭都家之法
所以節制之君無
抗節之患也與

周禮集傳

卷之四 夏官

毛

周禮集傳夏官卷之四終

四爲堂藏板

周禮集傳卷之五

李文炤著

秋官司寇第五

寇者去其害斯可以驅之於善也
。周子曰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
物之生也既成矣天以政養萬民肅
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
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
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其爲微賤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
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
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
明也嗚乎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
命也嗚乎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
可不慎乎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

周禮集傳

卷之五

一

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

以佐王刑邦國雜說司寇掌刑不言刑而言

禁蓋治於已然不若禁於未然

惟恐天下之人入其中而不能自出故爲之

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必陷如是之刑

有如是之惡必麗如是之辟人有惡心易避

而難犯者此司寇所以言掌邦禁也王氏曰

止猶有犯焉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

人士師下大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

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

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士察也主事也卿士王國中以及六卿之獄訟故用八人也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

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遂士主六遂以及公邑之獄訟故用十有二人也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

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縣士主諸縣之獄訟故用三十人也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

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方士主四方都家之獄訟故用十六人也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朝音潮後倣此。主外朝之法者。難說外朝國大詢之朝也。亦足聽獄訟。古者人君聽朝必清心靜慮。與於常朝故其虞與常朝不同。皇帝清問下民。是已宣帝齋居決事亦此意。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

十人王先生日司民不屬地官而屬秋官者聖人用刑本於好生耳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王氏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約以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盟以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職主也主受金罰貨罰之類者也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犯政為

大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

六人大金畜也

司圉中士六人下士二人府三人史六

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王氏曰天文

賈索主賤者

之牢九星規圓故以取象又圖還也收教者期其往而能返也

掌囚下士十人府六人又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繫之也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戮辱而殺之也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

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隸執勞辱之役者漢治道路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焉

罪隸百有二十人古者身有大罪身既從戮女子入於春臺此中國之隸也果氏曰諸隸皆言百有二十人以設法之大榮而言耳或

周禮集傳卷之五四

所得人數之太多不必使之他屬或所得不及數亦不必以他人補之凡六官所言府史胥徒其人數多寡大槩倣此或權設或借用或兼職未必拘也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蠻隸百有二十人

明肅王曰職方氏所掌成六伏之人民蓋皆臣服於中國而此止於蠻夷閩貉者周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西北故以服東南為貴舊說以為征夷所獲赦其死而役之非也詳考四隸之職惟有養鳥獸與守王宮二事則非俘獲可知果為俘獲自當屬之罪隸若其所生子孫乃可屬此耳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憲縣表其法也刑貴於不犯故獨設此官焉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禁民不得殺也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禁民不得相殘暴也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廬賓客行道之所舍也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蜡骨肉膏與蠟蟲所蜡也。婁里王

周禮集傳卷之五五

氏曰後世王政不修掩骼埋胔之事讀聖人之書者謂迂腐纖屑而不宜為而繼渴之徒或為之此亦有不忍人之政之責者所宜深恥也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雍謂暇防止水者也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萍氏曰神農之書言不沉溺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遊者名官曰萍氏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寤氏曰寐而覺曰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制其刻漏之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六人司烜氏曰掌火司烜掌出入火司烜其明水火司烜所奉故列司烜於夏官而司烜則在秋官也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條常作

除也狼猶言狼藉也

修閭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王氏

有門所以通往來并制內外先王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王氏曰先王仁民而

人則傷吾之仁必設官以攻之夫攻猛獸必

有以使之冥然而不覺然後可殺所以名官

謂之冥氏。王先王曰先王以善政生養天

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意謂周禮所

戰道除一草木一鳥獸一昆蟲一利則地官主

與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物則地官主

之凡除害則秋官主之進人禁暴者曲其

考失射者而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猛獸

周禮集傳

卷之五

六

夫羽人掌以時微羽翮於山澤之農而翼氏

則攻猛鳥若族氏掌覆妖鳥之巢庭氏掌射

國中之妖鳥矣掌蠶絲互物廢物以共闕曠

之屋而蠶氏則掌去蠶蠶絲廢物以共闕曠

鳴氏掌蠶物赤友氏掌除蠶絲廢物以共闕曠

蕩水以澆寫水而雍氏則掌溝洫池之害

於絲者矣山虞云凡竊木者有刑罰而柞氏

翬氏下士二人徒四人翬音翬也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柞音柞也

雞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雞音雞也

若族氏下士一人徒二十人若音若也

謂鳥

剪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剪音剪也

赤友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赤音赤也

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蝮音蝮也

壺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壺音壺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五

七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庭音庭也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銜音銜也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伊音伊也

以名齒杖之官也。王氏曰秋之德物成而

養之伊耆主優老有養意且軍旅授有爵者

故屬秋官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同

經 86—630

也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其人多矣非法
令何以整齊之且賓客在道最憂盜賊之掠
掠惟司寇掌其禁焉則皆悅而願出於其塗
失故曰敵國賓至行理以節逆之又曰行李
之往來共其匱乏李即理也古者士官之
別名也則行人不屬之司寇而於誰屬乎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氏
曰夏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蓋夏官環人
掌環四方之政取周循往來若環之無端也
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任器取周固係
護若環之無隙也官名雖同而意則異

周禮集傳

卷之五

八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

二十人翟與狄同。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西方曰狄。觀北方曰譯。總名曰象。若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方氏曰賓客之事掌以刑官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賓客以義接人者也且天子之於諸侯以賓主禮行之過則慮其無辨故以刑官掌之

掌訝中士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王氏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蓋訝士刑官也兼掌獄訟掌訝惟以訝賓客

主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

人通諸侯之好故名官曰掌交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言方者每方皆然督諸侯之事曰察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貨賄凡邦國之所致者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

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國指鄰家之國諸子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

子四人徒八十人此主都家之八則者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五

九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家士亦如之此主鄰家史民之微訟以告之於方士者也

者蓋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
匪為物而愚不識及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
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已凡邦之大盟約泄其
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
皆受其貳而藏之大盟約謂王與諸侯因大
會同而與盟有所約誓之
辭臨川王氏曰泄其盟書者刑一成而不可
變盟要如之其違焉則刑之所取刑官之事
也登於天府謹藏之者各以其事考焉非特備失
官皆武而藏之者各以其事考焉非特備失
已而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
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
弊之典即六典灋即八灋成即八成三者皆
在大宰而定之斷之弊之則在司寇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五
或曰典即建邦之三典輕重之宜非此不定
焉灋即八辟之邦灋操縱之議非此不斷焉
成即士之八成奸先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
之黨非此不辨焉
五帝則戒之日泄誓百官戒於百族及納亨
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犬金畜故
秋官進之
泄誓者泄百官之聽誓於大宰者也百族即
百姓記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
內戒百姓也前王即王引導也明水火所取
於日月者明齊王氏曰按大廟夏故行火
之政令夏官司燿掌之設司燿一職掌其明
令冬官掌之而秋官又設司燿一職掌其明
水火司燿掌之何也蓋五行之德土冲氣濁
而散水內影其光燿而不清火外影其光燿
而散水內影其光燿而不清火外影其光燿
於行焉秋其氣肅殺而清明故日至此而燥

烈月至此而皎潔萬物之在宇內者夷者夷
華者華靡不濯然明潔此秋之為用也故水
火各司其局者六官之常也天下之事以司
寇臨之而後嚴肅清明秋官之事職也故大
祭祀之用明水火先王所以自致其潔清齊
明之至者必奉於大司寇而特設司燿一職
以掌之此周禮一書所以凡朝觀會同前王
與造化周流而無碍也
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泄戮於社凡邦之大事
使其屬蹕大喪所前者或謂王也社謂社主
刑官之屬蹕在軍者屬士師以下也劉氏曰使
則罔不肅矣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
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六
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
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
而弊謀鄉去聲。卑門之內雞門之外是曰
外朝王氏曰詢者徧省之謂卿士庶
人無不在也詢及於庶人則其謀也徧矣故
以致萬民為主也國危則謀安若周公之討
圖是也國遷則謀若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
君則謀若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是
也愚謂三公卿老也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
侯國使臣也其三孤蓋與卿大夫士也羣吏
之使前也王氏曰志在王也議在下也以衆
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也解謀則以衆
謀焉稽而弊之於王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
僉同亦若此而已矣方氏曰司徒掌萬民而
使刑官致之者三者皆國之變事以刑官泄
之則進而陳其檢謀退而動以浮言者不禁

而自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
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瀆凡命夫命婦
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刑官殺也附諸著也情實也訊問也刑實
以訊之反覆推求至於十日之久乃決而斷
之蓋求其所以出之者而不得則受刑者與
我兩無憾也讀書謂以罪斷之書讀之於
使聽而服焉命謂爵命不身坐者必使其
若子弟代之也同族即同師所謂同姓不
市者刑於甸師氏也。婁里王氏曰附者
於物而貼然之謂刑之輕重與其罪錄相
準故曰附也至旬乃弊亦謂用情訊問其
真確者猶恐情理之外尚有生路務於旬
間反覆推求以冀一隙倘訊時有疑則直
謂之未用情耳豈得姑附於法而後已哉
刑官集傳 卷之五 秋官 七
乃弊哉臨川王氏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
者貴親也王之同姓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
豈以故抗明法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
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
曰目聽何氏曰人之情偽有未易以知者
其色定其氣舒其視聽不亂心果有愧則其
辭誕其色赧其氣喘其耳目皆惑以此聽之
情偽可知矣。臨川王氏曰聽獄訟求民情
以訊物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
偽故皆謂之聲焉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
其偽可知也然皆以辭為主辭窮而情得矣
故五聲以辭為先 以八辟麗邦瀆附刑罰一
色氣耳目次之 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

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
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刑誅赦宥猶未定也親同宗之親故同學之
友賢有德者能自才者功有勲者貴有爵者
勳勞於王事者實來自四方者或曰謂三
代之後所不臣者。劉氏曰議親者所以
教天下之愛其親也議故者所以教天下
其故也議賢者所以教天下其賢也議能
者所以教天下其功也議勤者所以教天下
下懋其功也議貴者所以教天下其貴也
議功者所以教天下其勳也議賓者所以
教天下存亡繼絕而不棄先王之德也八
撓其法也人倫之美莫斯為大 以三刺斷庶
民獄訟之中 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
訊羣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八
刺殺割也刑當其罪無過不及之謂中王氏
曰羣臣大夫以上也羣吏士以下也訊羣臣
羣吏而後訊萬民則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
故也聽民之所刺宥則臣吏能循民志而達之
是也刑者宜無不制以服於下而罪附
於刑者宜無不服也上服則服刑之重者也
下服則服刑之輕者也上謂之服下謂之刑
典言五刑有服呂刑言上刑適輕下服猶舜
適重上服者同也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此刺宥所以必聽於民凡與衆共之而已。
李氏曰凡有血氣莫不愛其生君大夫之於
牛羊豕狗猶無故不殺况於人乎刑之大者伏
斧鑕其求亦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愈何其
痛哉故聖人求之不以五聽麗之以八議三宥
以恤其非意三赦以冀其全人猶恐聽有所
不聞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法有所

不平於是行外刑之法以詢於衆焉必羣臣
羣吏之民之意同然後刑殺可不謂難乎此
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
可殺而後殺之者也
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
用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男八月而生
九歲可也。王氏曰制國用者人數定而後
者蓋氏之輕犯法也以其困於貧而民之貧
以事爲之制也此內史司會冢宰所以貳之
以制國用與國用此內史司會冢宰所以貳之
以民數制之故也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
之杪制國用者冢宰之事而內史司會計
司會以法均節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
邦之則用故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九

實獲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前王而辟后世
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泚戮凡國之大事使其
屬蹕實獲所以勝牲也納亨所以煮牲亦以
師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
國用而進退之言損益也民數多則斂豐而
國用可益民數少則斂約而國用可損也。
王氏曰民生自天實有司之者先王必有
報其生養之功冬成物之時故孟冬祀司民
焉方祀司民則司寇獻民數於王王以民之
多寡實天降也刑之禁致天討也人之所
爲凡以未成天之所爲而巳未嘗私焉王拜
而受之重國本也國制國用必言於司寇者
以民之輕生而觸法而死而犯刑者以其貧

而已民之貧以其不知歲終則令羣士計獄
弊訟登中於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
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
布於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所計所弊之要書宣徧也憲刑禁長縣五刑
五禁之法使民不犯也王氏曰命其屬刑官
之屬入會則計其刑之多寡而入其書於司
寇也餘官皆以謹其始也且春主
仁先王之刑亦以仁爲主也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
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十

軍禁皆以木鐸狗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左
如去聲。左右皆言助也占之禁書今亡矣
下帷野有田律軍有謹節夜行之禁其大略
也王氏曰先王用刑罰常出於不得已其心
常期於不用必輔之以禁使民無犯焉以木
鐸狗於朝使之內有所聞也書而縣於門閭
所見也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
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
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
諸都鄙氏曰禁止使勿爲施於未然之前戒
勅其怠忽使民無進而麗於刑也以五戒後之
而導之使民無進而麗於刑也以五戒後之

則開而過之使民無退而隄於刑也昔若湯
誓泰誓之類詰若康誥洛誥之類禁若逐人
之田役掌其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民憲若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是也然誓之所用非特
軍旅而軍旅為主祭祀田役之類皆有誓也
禁之所用非特田役而田役為主宮中官府
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掌卿合州黨族閭比
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
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
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之六卿
合其州黨又合其族閭比所以聯其居也合
其什伍又合其伍所以聯其人也平時則居
相安往來相受有事則可以比其追逐番捕
之事焉廢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官中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士
謂大司寇之官府中獄訟辭訟各有司存其
有不決致於士師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於
是從而斷之弊之斷致於本官謂之致邦
令也。明齊王氏曰地各有守此州鄉之事
人各有司不相救於是而盜賊於鄰境壅水
通鄰國者族師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四閭
以族八族為聯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四閭
軍則總萬二千五百人之車合為一旅五十
乘之伍大國之五軍天子之六軍並統於一
大將如是不特五家為比六鄉為一守正謂
為一家為閭使王曰相受直合六鄉為一守
此耳夫士師則官而掌合聯之事者蓋使人
各有心雖欲誅奸除盜其可得乎此周禮職
掌所為匪夷所思也何氏曰獄訟所審合於
邦令則以法掌士之八成一日邦汭二日邦
報於羣士也

賊三曰邦謀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
為邦盜七曰為邦朋八曰為邦誣九曰為邦
刑官曰士汭說文激水聲邦汭謂因隙乘變
激眾倡亂者邦誣謂潛謀陰結將為悖逆者
邦謀謂為敵行間說何虛實者犯邦令干犯
法紀也橋邦令詐託王言也竊實職以私利
謂之盜結黨援以亂政謂之朋造虛詞以惑
眾謂之誣王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成法也
成法也王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成法也乃
明故萬姓戴君之心生於其性此王師之
亂故萬姓戴君之心生於其性此王師之
必法禁周密使不軌之徒不得而逞然後能
保其社稷為斯民之主若八成之邦汭則
謀陰懷二心背其君者也犯邦令橋邦令
從王法抗其君者也犯邦令橋邦令橋邦令
君者也犯邦令橋邦令橋邦令橋邦令橋邦令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士
縱而不問必至於亂亡相尋司寇所詰之奸
惡莫此為甚蓋國家安則斯民乃安孰謂周
公非公天下若邦國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
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
之以傳別約劑荒辯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
不能人二禍則為大凶之禍也移民以就穀
通財以賑乏糾守以備盜賊緩刑以省獄訟
皆荒政之大者王氏曰傳謂地傳別謂別書
約謂書其期約然則其為之要書以財獄訟者
必有傳別約劑然後其為之要書以財獄訟者
則無有傳別約劑然後其為之要書以財獄訟者
君子以作事謀始而後從之謂也。明齊王氏曰
其比閭卒伍乃地官夏官之職而秋官亦掌
地官聚萬民之職而秋官亦治荒辯之灋蓋

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帝則沃尸及

王盥洎鑊水凡釀則奉犬牲

商也以士師爲尸秋殺之象也燕出入謂宮
寢苑囿之類沃尸尸尊不就洗以盥匱奉水
而盥手也洎謂增其沃汁蓋小司寇入獲水
士師續而終之也刳珥割牲耳血以毛祭以
爲羃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於王宮大喪
禮也

周禮集傳

卷之五 和 三

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旅者與其犯

師禁者而戮之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士師蹕王宮尊卑之差也

然尊者使人卑者則自帥之焉逆軍旅者師行而不從令也犯師禁者臨陳而不用命也

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而憲禁令於

國及郊野王氏曰歲終則令正要會謂小司寇正歲乃命其屬入會故也。明

齊王氏曰夫天之有秋也主於成物也六官之有刑也主於生民也蓋殺其殺人者而後

能生其不當死者刑其傷人者而後能續其不當斷者此祝司民與獻民數及司民之官

也當以天地好生爲心至誠懇惻早夜孜孜

思所以納民於無過之地然後可以稱是職
此孔子所以使民無訟爲貴而曾子不以得

情爲喜也與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

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

要之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

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

獄訟成士師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

免之則王會其期要平聲下同。六卿至國中鄉士分掌之職主刑獄

而必先掌其糾詰而糾詰之者糾詰以生糾詰息焉糾詰務

察其虛實也辨者別其曲直也異者殊其文
書欲壹意而聽之屯民不再生也要之

周禮集傳

卷之五

鹵

郎書所謂要囚猶今節署招情是也旬日職
聽於新所謂句乃弊之也各麗其法羣士各

以其所見合律議之不敢持獨見也記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

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擇淺深之量以別之
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議之方與

成者罪已定也受中謂受其文書之要協曰
謂合其幹枝之宜肆之陳其尸以警衆也免

循赦也。期謂議之。期劉氏曰：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王

可專也康誥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是也以此知雖在八議之中必反覆

議成其罪而後免之豈若後世之賜赦與賜錢券而預免其死罪者哉

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

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其犯
命者大祭祀四者王有事於六鄉也三公有
邦事三公以王事入鄉也大事謂征伐
田獵戮其犯命
者嚴王命也

遂士掌四郊名掌其逐之民數而糾其戒令
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
而要之二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
弊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
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
於其逐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五

其期六逐至四郊逐士掌之期以二旬寬以
遠也各於其逐即其地以警衆也遠不
親會故令
三公代之若邦有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逐
之政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
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
犯命者大事王
所親也
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
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
要之三旬而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斷其獄弊
其訟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

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

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諸縣
至野

縣士掌之期以三旬彌寬其遠也各於其縣

亦即其地以警衆也彌遠不親會故令六卿

代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之政令

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

之凡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大役用民力
之事。王氏

曰縣師掌公邑是公邑得謂之縣大卿士掌

鄉獄逐士掌逐獄方士掌采邑之獄則知縣

自逐逐幾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

在是矣縣士三百有二人則是一人王一等

公邑是四分治公邑之制則大夫縣逐縣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五

方之獄所居之地以近王者爲至所會之期

以尊者爲先夫鄉爲縣近王者爲至所會之期

國中逐士云掌四郊縣士云掌野是鄉之獄

近於王城逐之獄近於鄉縣之獄近於逐所

居之地以近者爲至可知矣士師爲王先驅

鄉士爲三公先驅逐士爲六卿先驅縣士爲

大夫先驅縣士以六卿會其期此所會之期以尊

者爲先

可知矣

方士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
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司寇聽其成於
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瀆以議獄訟獄訟
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周禮集傳

卷之五

十七

周禮集傳

周禮集傳

卷之五

上八

周禮集傳

周禮集傳

卷之五

十九

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廬

周禮集傳

卷之五

辛

在知門之外葉氏以外廟在廟門之外未知孰是今並存之

司民掌登黃民之數皆書於版

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

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

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

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

王治版戶籍登上也生者上而載之死者下

之吏也而方氏曰既書於版則各有定數復辨

之異也何也小司寇獻民數於王以制財用

也司民獻民數於王以考史治也以制財用

則知其大數足矣以考史治也以制財用

耗各殊辨之不可不悉也呂氏曰按周官

姓氏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成名

周禮集傳卷之五 秋官 主

子生三月父名之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

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月日

生而藏之宰告閭閻史書為二其一藏諸

州吏州吏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其制

詳審如此戰國以來制廢壞久矣不復重

民之生也秦始自復令男子書年其制及男

而不及女特恐民之避役耳豈有三代重

民之意哉妻里王氏曰司民之屬於秋官也

仁哉一獄成而民數於是闕焉矣夫民吾子

也失教而陷民於罪戾民而成已之威是一

獄成而上有兩罪也司

民之屬於秋官也仁哉

司刑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

剕罪五百宮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若

剕罪五百官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若

司寇斷獄辨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

辨罪之輕重墨其面也劓其鼻也宮其

斷其足也夫去其勢女子閉於宮中也

城郭而畧盜者其刑男女書傳曰失關梁

刑宮觸易君命華與服制度不義交者其

者其刑劓非事而華與服制度不義交者其

不祥之刑劓非事而華與服制度不義交者其

度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之罪也

以五刑之灋詔刑罰所謂惟法惟察其審克

之也而以辨罪之輕重所謂惟法惟察其審克

適人所以仁天下之具也人之有是官該也

聖子以之踐形小人以之輕命先王惡其以

踐形之具為輕命小人之資故典則設焉科條

設使民得以為輕命小人之資故典則設焉科條

自知矣易之以噍噍言滅鼻即劓也

命且絕其為亂也蓋雖殘其肢體而實全其

也殘其肢體而實全其

也殘其肢體而實全其

也殘其肢體而實全其

也殘其肢體而實全其

也殘其肢體而實全其

也殘其肢體而實全其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放之灋以贊司寇聽獄

訟壹刺曰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

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

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訊

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旻三赦曰蠢愚以此
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
然後刑殺旻音毫蠢音蠢。不識若幼在他
識其所尊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誤中人
者遺忘若下者老旻八十以上者蠢愚生而
弱八歲以下者求民情者求其無偽也斷民
者斷而不知者求民情者求其無偽也斷民
赦者赦而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
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不害者也無赦者
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民危法
禁不立則姦邪煩故赦者奔馬之安轡也康
侯胡氏曰周官司刺三赦三宥止及於此未
周禮集傳 卷之五 刑官 重
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赦則廢天討虧國縱有
罪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姑息為政數
行赦宥惠奸究賊良民而後世姑息為政
此諸葛孔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蓋流於
政於蜀軍旅數典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
思備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之矣春秋書肆
大眚譏失刑也。明齋王氏曰按舜典周禮
呂刑易大傳所稱詳刑參錯不一愚嘗合而
觀之罪狀之辭情實罪當則當正之以五刑
有大辟肉刑二者通謂之刑在虞書為象以
典刑之五刑感刑周禮五刑之法麗萬民之
呂刑之五刑感刑周禮五刑之法麗萬民之
也。有所謂過失者則在所謂當宥者則在
又曰有所謂過失者則在所謂當宥者則在
者而為宥者則在所謂當宥者則在
曰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使出財以償之五罰
不服正於五罰使出財以償之五罰
則在所當赦宥書皆災肆赦周禮分為老幼

卷之三 考 愚 三 考 亦 在 所 易 則 謂 之 赦 過 宥 罪 也
又有 所謂 疑 者 卑 而 稱 舜 曰 與 其 殺 不 辜 寧
失 之 以 經 謂 參 錯 訊 鞠 而 終 不 得 其 情 實 者 寧
失 之 以 經 謂 參 錯 訊 鞠 而 終 不 得 其 情 實 者 寧
謂 之 疑 則 曰 五 刑 之 疑 有 赦 五 刑 之 疑 有 赦
苟 有 罪 而 輕 也 然 虞 書 又 有 所 謂 罪 疑 輕 者
辜 矣 蓋 此 非 犯 之 可 也 名 無 罪 雖 得 輕 刑 亦 無
不 昭 故 比 之 當 從 輕 耳 二 千 年 間 聖 經 所 言 無
而 呂 刑 之 不 同 至 若 易 之 不 簡 者 俱 正 於 五 刑 此 乃
世 變 之 不 同 至 若 易 之 不 簡 者 俱 正 於 五 刑 此 乃
指 刑 則 言 蓋 刑 罰 二 字 亦 通 用 也 嗚 呼 後 世 之
刑 則 與 古 異 矣 文 帝 以 一 時 不 忍 之 心 而 去
肉 刑 免 肢 體 之 傷 殘 是 矣 然 以 輕 罪 而 幸 死
於 敲 朴 之 下 是 以 大 辟 而 易 肉 刑 也 自 開 罰
之 端 凡 欲 科 斂 者 必 假 此 為 辭 凡 於 刑 之 為
利 網 也 呂 刑 有 言 罰 懲 非 死 人 於 刑 之 為
周禮集傳 卷之五 刑官 重
稍 居 人 上 得 以 杖 罰 人 者 即 能 生 殺 人 豈 臣
無 有 作 威 之 道 哉 至 於 青 災 則 肆 赦 也 無 故
而 大 赦 縱 有 罪 而 無 辜 將 安 居 乎 避 警 之
法 不 得 已 而 有 瑞 節 之 與 也 錢 秀 之 賜 預 免
其 身 及 其 子 孫 免 罪 幾 名 不 幾 於 誘 人 犯 法
乎 且 三 千 條 律 雖 有 明 憲 至 議 刑 之 時 則 任
意 出 入 是 刑 非 懲 惡 也 反 為 殃 民 之 具 有 非
在 長 民 者 寧 為 長 惡 之 媒 所 謂 天 討 有 罪 者 安
不 念 之 哉
司 約 掌 邦 國 及 萬 民 之 約 劑 治 神 之 約 為 上
治 民 之 約 次 之 治 地 之 約 次 之 治 功 之 約 次
之 治 器 之 約 次 之 治 費 之 約 次 之 治 者 以 言
券 書 也 神 約 謂 郊 社 宗 廟 之 法 若 成 王 賜 魯
以 天 子 之 重 祭 是 也 民 約 謂 征 稅 遷 移 之 事

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有疑不協也明神日月山川之神加方明之木而設六上上主下璧東方圭南方瑋西方琥北方璚所以依之也貳之寫其副以授六官也盟者怨負約而盟於神期其久要也犯命謂犯君之命詛者已負約而詛於神令其必禍也不信謂眾衆獄訟使之盟詛質諸神以揚之不信則不聽亦所凡盟詛各以地域之衆庶其其牲以省事也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但盟則造其地之民出牲以盟並出酒脯以祈明神也○明齋王氏曰嘗觀盤庚之詰稱先后與其臣民之祖父轉相告戒崇降罪疾諄諄然若生者之相告語金縢之辭周公亦若親對其祖考而言者盟載之法其亦此意邪夫烝蒿悽愴乃理之常無足怪者但天網恢恢未必屑屑居民間以司禍福耳然人心所向氣必至焉要其所中者多矣是故展禽有言周公沐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史職之晉爲城成周之役薛率不宥役於宋云晉文公爲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其舊土彌牟謂宋仲幾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之乎夫盟約一定數世賴之可以輔政省刑此周公所以不廢也至於德又下褒民僞曰滋又昧鬼神之理視盟詛爲戲神亦不靈而人亦不信之君子屢盟詩人以爲長亂小國爭盟左氏知其必亡耶僕之盟季文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盟詛之法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盟詛之法

并是府矣漢氏有言穀梁子曰諸弊不及王
帝則不及五帝之時三王非無盟訓也後之諸
盟則不及三王之時耳今觀虞書帝命禹
征有苗而作誓召刑稱禹苗民以
覆誼盟則知葉氏之言為信也

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

者辨其物之嫩惡與其數量楊而璽之入其

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守藏之

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石

璽之類丹丹砂也青空青也楊而璽之標其

物而以印記之也兵器之府橐人也守藏之

府玉府也其要書則入於大府焉金罰鈞金

及贖罪者貨罰士師聽獄財應入官者入於

周禮集傳卷之五秋官毛

司兵不以罪累旅於上帝則其金版饗諸

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金石則掌其令

王氏曰掌次言王大旅則張龍案設皇即先

儒以為即後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飾之

與饗諸侯亦如之承祭如賓也愚謂大故禮

亂也用金石者蓋作棺雷惟梓之屬以為守

城捍禦之具與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

賈而楊之入於司兵賈音價。竊賄為盜強

器也貨賄所得之贓物也入於司兵沒入之

以充兵器之用也。明肅王氏曰或謂盜賊

之任器貨賄即與所捕之人則民平務於逐

盜豈非止盜之方而事尤簡易乎是不然此

秦人尚功首勇之法驅民以利者也先王養
民厚矣其有盜賊為生民患聲大茂舉而伐
之民懷敵愾之心進死者有厚賞退生者有
顯戮何假於盜賊貨物以誘之且既聞此端
則惟利是赴要功生事或自相爭奪亂行干
紀無所不至是豈經常之法哉惟法制未備
盜賊竊發則可以此誘民使人自為其奴男
戰不當計其贖物以阻斷之土耳其奴男

子入於皐隸女子入於春臺凡有爵者與七

十者與未配者皆不為奴奴謂為盜賊而罪

而減論或罪人家屬為從而連坐者王氏曰

有爵不奴貴貴也七十不奴老也老也未配不

幼也

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牲物伏瘞亦

周禮集傳卷之五秋官天

如之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凡相犬牽犬者

屬焉掌其政治也相去聲。伏祭行神而伏牲

所用祭川澤則沈之祭方物則羣之用駝不

若用牲之為善故曰可也犬有三種田犬吠

犬食犬須相而辨之王氏曰相犬者其屬有

賈四人也牽犬者其屬有徒十六人也掌其

政令則以犬人非特

掌祭祀之犬而已

司國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

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

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

能改而出國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司國獄

官之長

弗使冠飾若墨幟而不得備於成人也仁之以事用其力以其勞役之事也收教謂收入國土使困苦而改凡國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王氏曰國土之刑但如明

同土之罰但役以事而已異於五刑之傷肌五罰之出鉞此所以為收教與

掌四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

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

罪梏音拱。凡囚者言不止於盜賊也劉氏

曰木其手曰梏木其項曰桎梏木其足曰桎

三木備者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朔士加

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

族奉而適旬師氏以待刑殺告刑於王若告

成也士謂士師及羣士明梏者其姓名及其

罪則往旬師氏隱之也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

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

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如之唯王

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旬師氏凡卑旅田

役斬殺刑戮亦如之搏當作膊。以斧鉞

也親謂天屬之親王之親謂天潢之派路僂

尸也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而已於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五

刑同科者其刑殺之一也。王氏曰殺其親者賊仁其甚焉故焚之以火而不存其形殺其親者賊義其甚焉故以磔之而不全其體愚按焚尸之法惟見於此蓋聖人深疾夫不孝不弟不貞不義之倫而不忍使其血肉汚其土宇故於五刑之外特設此條也自非造法入中

國乃以焚尸為榮矣然安知非造物者惡其

典刑乎流俗無知而於身死之日使之然其

凡遠宦遠商而不知歸者相效則惑之甚也

即改葬者亦當全其骨而不可忍之苟為其

氏曰刑盜於市非特與衆棄之亦以人之犯

刑皆以趨利為本正以趨利犯刑則惟盜而

言之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閹宮者使守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五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內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門閹可以敬身

若周之類王氏曰必設罪禁者以其人掌帥

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

守王宮與野舍之禁令王氏曰古者天子守

既明則四夷之民莫不向風懷德則內可以
使之守王宮外可以使之守厲禁此司厲所
以帥之也必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則
四夷各有利器宜服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
教不易其俗也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

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榜步浪反。凡

守之事者皆得役之也封國若家建諸侯立
大夫也牛助以牛助轉徙也在前曰牽在旁
曰隸

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

曰十四字宜屬閭隸誤衍於此按司隸職止
言掌帥四夷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禁令未
嘗及於罪隸蓋罪隸乃免死之人故不可隸
守禁密之地且宮正官伯所掌士庶子處自
氏之虎士司隸四翟之隸於王宮之守故未
已足亦何假於罪隸又以文勢推之豈有未
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閭隸正

蠻隸掌役技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

兵以守王宮在野外則守厲禁技人不足八

給其役故使蠻
隸兼役其事焉

閭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掌子則取

隸焉王氏曰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掌子則取

禁則閭隸之有守固可知矣

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

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養牛馬役於

者以具通於鳥音也若公冶長
知虎傷牛之事容或有之矣

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

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獸不言阜蕃猛獸不孔於國檻也與獸言者
以其通於獸音也若介葛盧知牛生機之事
是其明證矣。劉氏曰罪隸者中國之罪民
而役於隸者謂皆籍於司隸而使之也

夷隸者四夷之總名蓋非一種也其擾於荒

服則執以爲隸焉俾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
兵以守王宮及野舍之厲禁示德化之貴遠
也故用之博盜賊役煩辱積任器助牽傍皆
以其罪之所宜施焉也役官府掌使令役技
人養鳥獸牧馬牛審禽獸之言而與之答皆
以其俗之所素習也彼其執也必死而後生
又從而衣之食之盡其性也宜其無不致其忠
所以養其生而盡其性也宜其無不致其忠
與其力焉故用之守王宮與其厲禁而賴之
以爲腹心之衛也聖人之於萬物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

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

其都鄙達於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

其都鄙達於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

以惑衆者若禁暴氏之凡國聚衆則戮其
所糾以告司寇者也凡國聚衆則戮其
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
戮其犯禁者奚女奴隸男奴司牧謂管束之
禮設官王之宮寢六官必置其司秋官若無
與於王宮之事而司隸掌四翟之隸禁暴氏
司奚隸之出入先王於給事宮壺內外之人
防禦之嚴所以爲端本清源之道而刑官亦
有王宮之責故雖有大奸
雖亦無敢恣行造亂也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
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
人聚櫟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之舟車輦互
周禮集傳卷之五 秋官 畜
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
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櫟音析相去聲輦音
有里四面之畿也宿息廬室候館之屬涂地
之人謂其旁居民聚櫟相聚擊所以待暴客
也相翔則翔此遊姦人之狀也輦互輦輦者
處相值者叙而行之以止鬪爭也辟有節者
尊王命也辟有爵者尊王官也蓋使其徒爲
之與橫行妄行而暴禾稼也徑踰掘出而越
限渠也皆恐
爲姦故禁之
凡國之大事比修除道路者掌
凡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
作不時者不物者幾音譏後同治其埽謂
若不許蒙布巾持兵仗之屬不時謂行作失
早晚之節不物謂操持非常用之器恐爲內

賊及反間也故議而禁之。明齋王氏曰野廬氏之職修雖有遠遯遠行而常如縣於堂階間矣單襄公使過陳道弗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必亡野廬氏之職其可忽乎

蜡氏掌除骹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

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

客亦如之骹音恣。骹骨之尚有薦肉者除者掩而埋之也不蠲不潔也刑者

默剝之類任人國土任事之人凶服哀經也王氏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聚精神之至而文

手神明之德不以哀樂欲惡其心又去物之足以昏憤其志氣者焉不蠲刑人任人則

在所惡也凶服則在所哀也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大師以危事行故在所慎賓客則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五

致其齊欽也 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

楊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

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骹禁埋之形置楊而書之

所以待其親屬之物色也有地之官閭胥里宰之屬其人謂其家之人凡國之骹禁掩骼

埋骸以及禽獸之骨皆是也聖人之仁如此文王澤及枯骨孔子殯及朋友皆是心也有

位者倘能戒久攢而置義冢亦學古入官之一端哉

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

為阱獲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禁

山之為苑澤之沈者水之所遺謂之溝水之所會大寶謂之澮水之所會

謂之澮水之沈障他出謂之池害於國稼謂水潦及禽獸也穿地為坎以陷獸謂之阱設

機制獸使足不及躍謂之獲苑囿也沈殺毒藥也依山為苑就澤為池則專利於已肆害

於物故皆禁之戒暴殄也方氏曰溝澮山澤並掌於地官而復設此職以掌其禁令何也

地官教民以興其利之所在或專或分故使刑官之屬董之又所以靖民而去其害也

時既刑王亦所以秋審附杜獲固防其害也害苗則殺之民就禽獸之居而橫虐則禁

之故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萍氏掌國之木禁幾酒謹酒禁川遊者謂水禁

難而涉者與非其時而漁者皆禁之也王氏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

用酒謹制其無度也禁川遊者亦所以防沈溺也。呂氏曰酒品一篇是故初酒禁恐人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五

沈酒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民禁防閑私

飲之意及其再變如漢文帝為酒脯景帝以

歲早禁民酤酒此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

不三變至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

至不得擅為公家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

酒後來惟恐人不飲酒也蘇氏曰自漢武至

今皆有酒禁則至流賞或不賞未嘗少縱

至於私釀終不能絕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

公無所利於酒也乙子服而乙之子不飲而

責其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

禁酒也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

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劉氏曰此謂施於國中也可出而施

不得勤日入而息不得不止所以順天道
有大衆也故以星見爲夜時星沒爲曉時而
詔守夜之士行夜禁夜遊者妨衆息故亦禁
焉臨川王氏曰禦晨行者則禦使須明而行
禁宵行則禁之使止也

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
於月以其祭祀之明盥明燭明水凡邦之大
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

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爲明竈焉

夫發語聲遂陽遂也其狀凸鑿方諸也其
狀凹皆以金爲之王氏曰言陽遂則知方諸
之爲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爲陽陰陽者其
氣也方圓者其體也薛氏曰離者陽中之陰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毛

於物爲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爲水以金遂
取水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
愚謂明竈以明水燄燄也或曰以明水燄燄
藉而熱之也明燭明火燄燄也明水玄酒也
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墳燭於門內曰燄燄皆
所以照衆爲明者季春將出大故中春修其
禁焉明齋王曰凡行刑必於朝市以警衆
惟官刑以下不可以風故於屋中誅之卽勝
國之社之屋也蓋惡風其室周密因謂刑者
爲下簷室然幽暗則行刑者無以爲見故爲
之明竈竈穿穴也謂穿屋以雷光若今明瓦
然故曰明竈也。劉氏曰聖人於天地宗廟
社稷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然後奉其祭祀
敬潔之至盡天下之物不足以稱其誠也故
取火於日取水於月明水者陰陽至精
之氣凝結而成者以將其誠致其潔也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

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趨辟趨

人也明齋王氏曰凡王出入虎賁氏先而
趨在王前後也旅賁氏夾王車而趨在王左
右也條狼氏八人夾道趨辟則夾馳道而在
前也執鞭所以爲威公則六人而下其在國
及至王國皆然蓋亦各凡誓執鞭以趨於前
有條狼氏故並著於此

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轅誓大夫曰
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

殺誓小史曰墨 王先生曰誓謂誓誓之於軍
也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
詔吉凶是軍有大師也大師抱天時與大師
同車小史凡軍事佐大史其車有大史小史
也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車事以嚴終
也考之甘誓可知矣愚謂車之安危聽命於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天

馭故其刑最重車轅謂車裂也僕右所以衛
王大史所以順天故其刑次之小史所以佐
大史故又次之大夫所以克將帥大師所以
侯軍聲故其刑皆輕不關謂不請白於君也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榛者與其國粥而比
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逾者與其兵革趨
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
互唯執節者不幾 比其之比毘至反粥音育
買物也言宿而設互擊柝者與行而買物於
國者皆按比之也追胥獲多則賞以勸之否
則罰以懲之以兵革持兵被甲也馳騁躍馬
也爲其惑衆故禁之劉氏曰寇戎喪災之時
恐姦非乘之以生變故令各守其閭而互
之以斷出入惟有節者不幾其行而已

寒氏掌設以張為門獲以攻猛獸以擊鼓毆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張學聖也

謂願發備謂足損也須

唐氏掌除毒蟲以攻說禱之嘉草攻之凡毆

蟲則令之比之毒蟲聚毒蟲以為蟲而能害之者用巫醫以祝禁之也嘉草攻之者草有善制其毒者也凡能毆蟲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焉則令呼之也及其用則比其優劣焉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

異皮革蟄獸冬藏如蟄者各以其所長之物火而蒸之然後可得而用焉

周禮集傳卷之五 秋官 兕

翬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撝之以時獻其羽翮猛鳥鷹隼之屬各以其所欲之物媒而致之然後可得焉撝謂繫其足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

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

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舒氏曰草木

字衍文。刊剝去其皮也明齋王氏曰草木自有得陰陽之氣若梅李榆柳萌於冬而成於夏松栢楠櫟盛於夏而凋於冬可以見之矣故欲殺之者夏刊陽冬剝陰以摧其生長之性欲用之者冬斬陽夏漸陰以取其堅韌之時若山南山北惟林麓則可平地則難通

合之乃備柞氏曰化謂化木為土夏所焚者冬川水浸冬所漬者春用火焚則化為糞壤矣

雍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

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

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繩以誼反。也夷之斫其苗也含實如孕曰繩芟之除其實也耜之割其根也既焚復浸則其上亦和

美矣公家之草木官自為之凡攻木殺草之政令教民為之也

若族氏掌覆天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

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

周禮集傳卷之五 秋官 罕

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天鳥為之類方版也劉氏曰縣諸其巢之上則衆神臨之正氣之所萃也是以天邪之物無所自存。邱氏曰天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鄭氏曰中燕避戊巳虎豹以衝破鵲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

公不虛言也

剪氏掌除蠹物以攻禁攻之以莽草薰之凡

庶蠹之事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莽草易莽之類張氏曰蠹亦蟲之類閩粵所畜金蛇金龜之蠹多藏於屋壁梁柱之間是

以既設庶氏掌之又使剪氏兼治之也

赤友氏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麗漆之

凡隙屋除其蟊蟲牆屋之隙所藏蟊蝨蟻蚘之屬皆能蝕人墻屋炭粉

之則走沃灰灑之則

蚬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

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去上聲鞠音菊。鼃

之不華者其煙壯鞠之煙順風而散之水上

也。劉氏曰謂宗廟之祭配賓客之燕饗居

臣之齊戒朝廷之會同凡禮樂未作而以肅

靜為敬之時則鼃黽之喧鳴不可以不禁也

故設下士一人掌去之之法焉

壺栳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石

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栳午貫象齒而沈

之則其神死淵為陵水蟲蛟蟻之類炮土之

周禮集傳 卷之五 望

水作聲也午互也王氏曰牡栳榆木也以牡

栳為餘從橫以象齒貫之所謂互貫也沈之

水中則水神感其氣而死神既死則淵反為

陵矣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如此夫孰得

而測之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我鹽聚卵

銷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也。張氏曰

金華宋景濂謂許遜鑄鐵柱以鎮蛟穴即沈

牡栳象齒之遺意是也

庭氏掌射國中之天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

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射之若神也則以大

於中鳥獸物也故天用救月者有神焉之則
氣也故失用救日者蓋其器之精氣足以勝
妖故以此射之。服氏曰猛獸之隱伏毒蟲
之竊發經蟲之潛蟄水蟲之巧倖皆足以害
人其去鳥之聲鼃黽之音亦足以亂人心一
物不其天於治身養心為有缺則其害於
時簡怨所不致亦王制有不足耳所謂力皆
月日星之號以逐天鳥攻禁以去鼃黽屋灰
以救月之矢以去天鳥非明於廢物精義入
神不能知也明齊王曰周禮六官皆有育
萬物之責而治教刑政於是分掌焉故天官
之獸人教人鼃人鼃人曰時田時獻時蕃總執其
御漁之政令厲禁不暴天物也地官之虞衡掌其
澤之政令厲禁不暴天物也地官之虞衡掌其
之政令厲禁不暴天物也地官之虞衡掌其
致中和以作動物也夏官掌政而有以不氏
周禮集傳 卷之五 望
以服猛獸射鳥氏以毆鳥則鳥獸之不服
者猶馴之以攻取之政而况負四足之猛
乎秋官掌刑而有真氏以下十二官則凡猛
鷙昆蟲與夫託於神茲而為害者並不能逃
夫刑罰之威而況於神茲而為害者並不能逃
則有覆載之威而況於神茲而為害者並不能逃
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
銜枚氏掌司蹕國之大祭祀令禁無蹕軍旅
田役令銜枚禁蹕呼歎鳴於國中者行歌哭
於國中之道者蹕音呼去聲。劉氏曰呼
聲嗟而怨曰歎聲悲而傷曰鳴蹕謂國中非
蹕呼歎鳴之所行道非歌哭之時故皆禁之
惡其惑人也。郝氏曰秋政森嚴至於庭氏
則鬼神無夜號者至於銜枚氏則朝市無詭

詳者太平之象於此腊矣

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其其杖咸軍旅授有

爵者杖其王之齒杖咸與同。祭祀尚敬而函之事神之志也。軍旅尚威為將者不必老亦授之杖以尊之。御衆之體也。齒杖謂年七十八十當以王命授杖於國於朝者。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

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盟

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頻以除邦國之慝間問

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

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問去聲。大行人掌

賓客之長官也。大賓謂諸侯大客謂諸侯之臣禮儀對舉互文也。圖事商其謀之可否此功次其功之高下陳謨列其謀之是非協處合其志之異同發禁微其師旅以討有罪也。施政考其制度以同風俗也。六者諸侯所以上交也。結好者聯其恩除慝者去其惡間問

因事而問之非若編存編存者去其惡間問論志者通其意歸服歸服者去其惡間問也。特福謂共享其福賀慶致物於同姓之國也。特喜謂相助其喜致禴會財於同姓之國也。特也補災謂補救其災六以九儀辨諸侯之命

者天子之所以下交也。

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諸侯之命公侯伯子男也。諸臣之爵卿大夫士也。命爵對舉亦互文也。上公之禮

執桓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

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

將幣三享王禮再祿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

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乘勞並去聲下同。宗彝藻畫之於衣火粉米黼黻繡之於裳也。貳車副車介擯者也。三牲備曰牢。朝位者大門內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敕未曰軹。擯主國所使出接賓者用命數之半焉。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盟

廟謂太廟將幣所送享王之幣也。再祿而酢王與后各以鬱鬯飲賓而賓一酢以報王也。獻謂獻爵舉謂舉牲饋以芻米曰積。詢其無恙曰問。慰其苦倦曰勞。此九儀之一也。諸

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

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

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

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祿而酢饗禮七獻食

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

他皆如諸侯之禮冕服七章華蟲宗彝藻畫於裳也。前疾謂車轅前胡下垂柱也。皆立祿而酢王飲賓而賓報王后不與也。此九儀之

於裳也。前疾謂車轅前胡下垂柱也。皆立祿而酢王飲賓而賓報王后不與也。此九儀之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五

1991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異

二、

先盡同姓次及異姓也將受贊之時皆進當
王前而執玉而進王以冒玉合圭然後授之
侯乃再拜稽首授贊既訖各還其舍王既受
贊則更服一衾而至於廟中當隨國而立
服神祇之相而後入以享禮致之五等
三享王者以璧琮致之先享之禮王但撫
諸侯三享自受於宰朝禮之法若秋禮然
行禮後禮自受於宰朝禮之法若秋禮然
禮王則禮此據春夏朝禮之法若秋禮然
門右皆命王親受諸侯之禮又再拜稽首
迎升堂致後命王親受諸侯之禮又再拜
自受王率如朝宗之法惟乘墨車以諸侯
偏駕不殺之時故天子不堂故朝宗之法
之氣觀遇之天子不堂故朝宗之法惟乘
周禮集傳
廟所以異於朝宗也朝宗觀禮遇諸侯
訖王使宗伯以圭璋醑之醑亦謂璋璜
公無酌之禮次亦謂璋璜醑之醑亦謂
拜送之侯伯則王使宗伯醑之醑亦謂
不祿也侯伯則王使宗伯醑之醑亦謂
若祿也侯伯則王使宗伯醑之醑亦謂
者祿也侯伯則王使宗伯醑之醑亦謂
卿皆就館見之不可使人代也禮畢還
姓則金幣異姓之象功者天子賜之
擯使若幣以公卿大夫之象功者天子
半侯伯則七帑乘馬致饗於館致之
禮亦以日求乘馬致饗於館致之
以飲賓日求乘馬致饗於館致之
也食者亦於饗時之禮示以慈惠以毛
也燕則異於饗時之禮示以慈惠以毛

其樂無算也取其驪而巳其爵無算也
醉而巳取脯以取其驪而巳其爵無算
於諸侯者至矣公則三饗三食三燕
再饗再食再燕既訖乃還三勞伯如
殺之禮也饗食燕既訖乃還三勞伯如
勢之禮也饗食燕既訖乃還三勞伯如
入四積至問凡諸侯朝則歲有伯者
朝者皆造等公之來朝則歲有伯者
下其君一男一子則歲有伯者
則不得朝又無禮未善者則歲有伯者
位賓主之間無禮未善者則歲有伯者
異者立當之卿如聘聘聘聘聘聘聘
已無孤者則卿如聘聘聘聘聘聘聘
等之說天子氏之卿如聘聘聘聘聘
上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聘
周禮集傳
三人故經云諸侯之使介各下其君
行在旦朝服釋幣於廟告君然後行
聘主授享門外束帛加璧及象後使
之次及夫人主用璋尊於堂用圭聘
主後用圭聘主用璋尊於堂用圭聘
天子用圭聘主用璋尊於堂用圭聘
后行張旌者取國舍於郊明象旌
遂行張旌者取國舍於郊明象旌
更張旌者取國舍於郊明象旌
使請事遂示有國舍於郊明象旌
勞至近郊張旌者取國舍於郊明象
則遣人致饗於館致之
王廟門之外饗於館致之
服乘車建旗至館致之
侯伯則五步男介使於館致之
北而待之擯數皆如其君也春夏之
王待之擯數皆如其君也春夏之

而迎至大門內上擯立於門外西面承擯以
下繼而立皆西向末擯末介相去三丈六尺
交擯不傳辭上擯揖俱前傳辭訖王則不出
門賓入大門之內見王初入門之時賓止一
介拂西振士介拂闕乃從王入庫門則止一
相士介從上介而上至次若秋冬時王不至
大陳設之儀如王迎之儀但上擯其介及
也賓既入次王則服皮弁受聘於廟時賓亦
服皮弁受王訖然後更服皮弁入廟常衣而
立賓入次受王訖然後更服皮弁入廟常衣而
王禮之出廟門更自以其贊束帛豹皮表之
馬飾繼小國之君後而入見從行私覲之禮
見王出至大門之內使問其君及勞賓也聘
致餼公卿得幣皆致字儀明日發幣於公卿
食受燕而還王亦使人送至館其還王之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兗

儀與諸侯相聘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
還王之禮同 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
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
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
其所貴寶爲摯 服見音現下同。王氏曰自侯
服歲一見至於要服六歲一

見以遠近爲之疏數之節也自要服以上所
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其所貴寶爲摯
詳於治內而累於治外也郊特牲曰旅幣無
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土地
之宜在物而遠邇之期在節遠邇之期也土
其見有六歲之異所謂差之期在節遠邇之
有六歲之異所謂差之期在節遠邇之期也
氏謂夷鎮皆在九州之外非也唐氏曰鄭
州之外夷鎮皆在九州之外非也唐氏曰鄭
夷服鎮服尚在五服之內被胡南豎聲教者
與蕃國同也然蕃服雖以內行人不言者見
率通曰九州之外亦無道里之限矣。雜說
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
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土貢四貢如一先儒
不能明也而信之是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
有九貢大行人姑整齊言之不復言其國貢
某物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辛

徧頒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
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
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瀆則十有二歲
王巡守殷國 問省悉井反。撫臨而安之也存
察其風俗也象胥譯官諭五方之言語協九
等之辭命皆使之爲之辭史樂官諭六書之
名聽五聲八音之節皆使之爲之辭史樂官
六節度五度量五音之節皆使之爲之辭史
數器以修五禮者八瀆則八則諸侯諸臣者
成之修之皆王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其出
朝於方岳王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其出
而巡焉一也。子思子曰非天子不踐諸侯
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諸曰巡狩巡狩者巡所
孟子曰天子適諸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氏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
人運天下妙處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
必有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齊一次此所以
新不己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
二年何故蓋巡守之事此漸成禮文漸備所以
是王知時變識會通處凡諸侯之王事辨
其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
詔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
聽其辭王事即朝王之禮也賓主之位也等
喪之禮齊斬之服擗踊之節也大事謂兵寇
之事辭者告急之辭也聘禮曰如有言則以
束帛如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
享禮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至
世相朝也殷中世也世嗣君繼位也必於同
日春秋之時晉叔向以盟主之制問朝以講
禮然此三年一朝也鄭子大叔又以爲五歲一
朝未作而周之典籍諸侯皆以一朝而巳然則
大之叔向爲晉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故以
二歲爲言子大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
疏故以五歲爲言
其去周禮遠矣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
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
國之籍禮之禮籍名位尊卑禮節隆殺之貢
冬成而叔之春而入焉功曰獻者國於春而
此於秋也臨川王氏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

則以所禮之國各籍焉以凡諸侯入王則
逆勞於畿及郊勞既館將幣爲承而擯凡四
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
辭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
同君之禮也存頒省聘問臣之禮也入王謂
王不至則迎而勞之將至則勞之於郊已至
則以天子之館承繼也適往也君之禮諸侯所
以平天子之臣之禮王臣所以尊京師也達天下之
邦國及諸侯之臣所以尊京師也達天下之
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
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
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明齊王氏曰此與地官
諸侯諸侯使於天子其節異則不合及
諸侯符五者所以關道路節異則不通故虎
龍旌符以角諸侯之同也天子之節都鄙守之
以管天子之監諸侯之都鄙守之者卿大夫
以異之重節以達貨賄亦與行人無與此其所
也
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
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宗伯言執謂
執之以行禮此言用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
者謂用之以合符也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
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
和諸侯之好故以享者圭璋二王之後用之

周禮集傳

卷之五

五

1980

周禮集傳

卷之五

五

周禮集傳

卷之五

五

周禮集傳

卷之五

五

人子男三人也壇三成深四尺一等一尺諸
侯各於其等莫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禮
者以鬱鬱之也聖人身為天地之主尊為諸侯
之君雖能役使之四時來朝然而不尊為諸侯
廟祭祀也其會於郊外則帥之以拜日月山
川也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馬黃氏曰先
王當諸侯之入王為之朝禮而貴其朝也公
馬為之燕禮而老為之燕侯伯再燕子男一
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
之貴也其齒坐之老也齒也貴伯再燕子男一
燕各以其齒坐之老也齒也貴伯再燕子男一
者仁也賢者義也齒也齒也貴伯再燕子男一
下之達尊而仁之於天下也尤不可以食項
而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爵或貴德或貴富
或貴親各從其序而加之然而不以爵之長
尊卑德之小大為之序焉序齒而已齒之長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重

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
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
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
館亦如之致殮如致積之禮其積去聲。積者
者候其三揖入門也旅擯陳之而已無所事於交
擯也其三揖入門也旅擯陳之而已無所事於交
送敬也其使者及郊則主君自勞之謂之郊拜
勞交擯各陳九介使傳辭也車逆拜辱乘車
出舍門迎之拜謝其自屈辱而來也車送出
車若欲遠送然還者旅而辭其送也賓既至
國使大夫授之以食焉謂之授殮也及將幣交
使人夫饋之以食焉謂之授殮也及將幣交

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
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
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
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辭賓亦
當作揖辟音避。進前也相謂擯介分門留
止一再而彌相親也授幣以幣享主君也既授
復再拜而送之盡其敬也擯謂以鬱鬱禮賓
也請者請賓就車進者主車前進欲遠送之
告辭去也致饗饌還主饗食致贈郊送皆如
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饗饌拜饗食賓繼主
君皆如主國之禮主饗食曰饗生曰饗聘以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重

已聘而還主璋輕財而重禮也致贈者以財
贈之郊送者親至郊而送之拜謝之於朝也
繼主君者賓主君也蓋主君郊勞致饗致饗
隨還主君贈郊送之時則賓為主而主為賓矣
故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
與主國同焉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
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賓主相待
而饗饌饗食之禮則殺也。薛氏曰諸侯相
朝禮始至以所朝之意謁關人關人報其君
主君使士勞問於竟導以入凡入竟主國皆
有委積以共勞問於賓公也則五積三問一勞
伯則四積再問再勞子男則三積三問一勞
三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再勞主君自
親之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再勞主君自
之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再勞主君自
於庭以輕故也主君親郊勞而己積問則拜受
卿大夫致者陳饌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

卷之五 秋官 无

无



七卷

之五

大和

17

六

公斗
五

拜三

公

其主面亦不背客日出爲朝謂東向也曰入
向南背客則向北行人皆不然但居賓主之
間而已。浚儀王氏曰先王之制莫急於儀
惟周文質兼隆朝有朝儀射有射儀車有車
儀樂有樂儀而王帛弁冕服鳥之容藹如也
驚和瑀珞之聲鏘如也升降出入之際翼如
也而賓儀之際循爲纘悉蓋朝覲宗遇歲有
常禮弁冕紳綬四方朝貢鱗次輻集交際酬
酢爵列少紊則禮容乖錯而位著不恪其係
於觀瞻豈細哉抑嘗細繹周官辨儀之深意
還觀九儀布在六典馭貴富以爵祿詔於太
宰聽祿位以禮命叙於小宰以儀辨等見於
大司徒正儀辨位見於大司馬以儀辨等見於
掌於春官意者出爵賜命藹然如春所以昭
肅然如秋所以森嚴憲典擯相謹於司儀禮
籍具於小行人掌訝辨其拜國之等掌交諭

其九禮之親康成傳經皆以九儀釋之然儀之別雖至於九儀之總不過乎五又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典命之叙諸侯曰五儀諸臣曰五命而韜書王制之序爵皆五等也武成之列爵惟五於是可考矣司服有公之服侯伯之服子男之禮行人叙諸伯則曰如諸侯男則曰如諸子而司儀贊見亦爲壇三成序揖皆三等也武成之分土惟三於是可驗矣王朝內由卿三命下而至士至於一命則侯伯所同由卿再命下而至士微或不命則子男所獨大槩亦不越乎三耳儀以九爲數故詳而難索儀以三爲等故簡而易明至其品秩隆殺之間尤戡然可考三公在朝止於八命及其出封惟加一等故典命之論禮儀必以九爲節而王制之論加賜不過九命有如王者褒冕盛於九章上公之服不過九命龍別雜明微其分辯嚴矣然至於合諸侯則具十有二獻蓋禮不可以力踰禮不厭其從厚是故先王開闢之大用王綱不振舊章湮汨玉毀同賜而等列無所辨繁縷假人而名器無所司金秦施於陪臣雍徹僭夫天子滕薛爭長蔡衛乎先宋不受功鄭不承賦甚至班爵去籍而益蕩然矣漢氏革鞞百官之制綿蕞一代之禮長樂朝儀設九賓之臚傳德陽朝賀作九賓之微樂韋昭注史謂九賓猶古之九儀若位置之有法然列爵二十等雜用秦制武功十七級特優職士至於中朝加官之設特進賜位之殊更立紛紛非甚有紀唐之正至受朝太極百官文武之班諸郡朝集之使與先聖之裔先代之後文纓武裝濟濟諸藩宗室莫不咸在當時文士之賦亦有天子端朝明庭九賓之語訊文唐之官制視漢已愧九品序爵階區區沿襲隋陋你企成周不亦大有遲庭乎意大經大法存乎禮度數纖悉具於

儀魯昭習儀子不謂知禮趙簡子問儀子
大叙力辨其非禮其有以也先王盛時九
有籍外列樂夷鄭氏之注以為禮差之書大
宗伯九儀之命非但行乎六服之內必有大
者以維持乎是故曰禮儀三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嬖惡而無禮者凡

其使也必以旌節雖有道難而不時必違居

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難並去聲。傳郵遞也遽急令也微福慶也
惡喪荒也無損介而單行謂之無禮道有難

在道而有疾危不以時至然王命不可廢
故必違之勞辱之事蓋亦微役於司隸也

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室

方舍則授館令聚橐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

闢無幾送逆及疆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

器乃賓客任用之路疆路節旌節也館即候館任

者王畿四方之界也

象胥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

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

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

辭令而賓相之賓當作摯。國使謂蕃國之

說也不謂之入王而謂之入賓非王政所及
故不臣之也其拜揖進退之禮與言語辭命
之節皆不同於中國必協之然後能行傳之
然後能達焉摯相之者不以其陋而簡之也

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
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劉氏曰國客

大喪甲旅會同皆指舊國而言也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

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作使也

伐之務威讓之令文告之辭各隨大小而任
之焉。明齋王氏曰內附之辭或延及於腹

心是故大禹有三苗之征周宣有蠻荆之威
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實與禦戎之道並

行而不悖也又按大行人云九歲屬象胥論
音聲則凡列國之書字言語皆當正之也

於象胥而此不言者於大行人互見也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等數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畜

與其政治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各以名位而差之也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

政以正之治以理之

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具

有二年以諸侯長為正賓也庶具庶皆具

也百物備有品成備也諸侯長川用五獻故饗

者饗與祭同其節祀四望山川用五獻故饗

子男亦然享先公用七獻故饗侯伯亦然享
十二獻故饗諸侯長亦然易曰聖人烹以享
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此之謂也然則諸侯
之長非周召之徒其孰能當之官不必備惟
其人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
信哉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
有牲皆具從者三公賦上公之禮卿賦侯伯

之禮大夫祗子之禮士祗諸侯之卿禮庶
子壹祗其大夫之禮牲饋糈栗之饋也公卿大夫皆用加一等之禮
尊王臣也士指上士庶子兼中士下士而言
之王氏曰諸侯之膳天子同於帝尊貴之
也諸侯之待王臣合百牲皆具樂美之也蓋
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以
少為貴者內心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故禮
器曰先王之制禮不可寡也不可多也惟其
稱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祗殮牽三問皆
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殮五牢食四十簋
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
牲三十有六皆陳饗餼九牢其死牢如殮之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宰

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醢醢百有二十羶
車皆陳車米祗生牢牢十車車乘有五轂車
禾祗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乘
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
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
殮饗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
有禽獸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
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數素口反秬丁
故反乘去聲下同。諸侯之禮謂諸侯相朝
主國待賓之禮也其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倣

此焉祗殮牽謂所共如殮之數而牽牲以往
也問禮隨至則以脩脯加之羣介為相行人
主禮宰主具史主書皆從賓者也殮者始至
之小禮蓋其具史主書皆從賓者也殮者始至
庶羞酒醢醢者鼎盛牲肉者盛牲肉者盛牲
且無以加損其為食之主也牲當作謂已
制之牲其體膚腸胃並鮮魚鮓臘每牢以九
大禮牽未殺之牲也六則四牢也饗餼者見之
於門外賤者之食也十六斗為簋十簋為乘
每車乘有五簋則二十四斛也禾稌實則
車米祗生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
車禾祗死牢牢十車車三秬芻薪倍禾皆陳
車禾凡五十車也芻薪倍禾皆陳

周禮集傳

卷之五 秋官

宰

禽乘行羣處之禽若雁鵠之屬膳中又致
膳示念賓也弗酌謂君有故不親饗食燕也
爵等為之陳數卿則殮二牢膳餼五牢大夫
則殮大牢膳餼三牢士則殮少牢膳餼大牢
降小禮而豐大禮也上介有禽獸膳餼大牢
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卿既見賓而膳之
亦所以助君養賓也。按鄭氏謂餼侯伯四
四十有二十當作三十有八未詳是否侯伯四
積皆祗殮牽再問皆脩殮四牢食三十有二
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
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饗餼七牢其
死牢如殮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醢醢百羶皆
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

則卿出入二伊大夫出入一積所以其如
此者諸侯之積取發奉故卿大夫之積不從
特來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從
為介之禮儀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
同其等也
札喪殺禮禍殺禮在野外殺禮殺色界反
建國也在野謂行禮於郊野在外謂兩君相
遇於塗若此者皆不能備物故殺禮以節用
也
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
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致禮具
禮喪用其饋奠之用有喪謂告夫人及父舅
之喪芻稍所以給人馬則受之若饗食饗饋
夫人之喪饗食待奠烹而不敢受牲禮
周禮集傳卷之五秋官 充
乃率牢所致則受之以待用也黃氏曰先
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末至也致積始至也
致殮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饗餼之大禮食之
而弗愛承之也則有勞送逆之示其勤
愛之而弗敬是以敬養之也則有辭受拜揖
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官者君子不可以虛
拘也又况其受之乎拜揖辭受恭之文也
有饗焉則盡其恭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
文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算取
其歡而已其爵則無算取其和而已取肅以降
其大者比諸侯心平而和相與一德以尊
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為之朝禮
而貴貴之道寓焉為之禮而老老之教寓
焉為之饗禮几設而不倚所以訓其恭儉
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

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焉前驅
而入及宿則令聚櫟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
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為前驅
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等籍是等
謂牛人羊人舍人委人之屬士謂訝士令者
令野廬氏也致者以王命致於賓也待事於
客通其所求也詔其位告以朝列也入復入
告王以客至也及退亦復告王若孔子所謂
賓不顧凡賓客之治令訝士治之凡從者出
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治謂導之待者
謂訝士以下使人令胥徒之屬道之者引導
周禮集傳卷之五秋官 主
而營護之也送至於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
竟亦與逆時相同
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
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訝必降賓
以卑迎尊也上士之訝亦必以中士為之
士之訝亦必以下士為之治者理其事也令
者其使也明齋王氏曰掌訝卑官若其
給使令者然訝士刑官若為之權衡者然高
爵之人至於其國苟無尊官可與為禮才敏
可與有言者而迎之若無以盡主君之情者
是故諸侯則以卿卿以大夫大夫
以士士皆有訝此所以曲盡也
掌交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
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

之蓋王畿千里之地公邑之外爲大都天子不能自
治之也故封其子弟與夫公卿大夫錯居其
統領之蓋爲王治之非若諸侯之世國與其
地也夫挈百里之人民土地以付之使操縱
予奪之權盡歸之而不由於已萬一不得其
所由說也祭太阿之患邪此都宗人等官之
宗人宗人祭太阿之患邪此都宗人等官之
都司馬宗人祭太阿之患邪此都宗人等官之
有都則司刑者民命之所關也於是於是有
治中者考治之樞要也於是於是有都士家
於王無統率也於是於是有都大夫治於王
以無統率也於是於是有都大夫治於王
王非若小事而任都家之事其治法亦聽於
官非若小事而任都家之事其治法亦聽於
以齊一其廢置皆由君長所以流通也六官
君長得以其廢置皆由君長所以流通也六
周禮集傳卷之五
朝大夫則取都家之士而專若王朝其餘則
以王國之士而各居其國使其臣正於宗但
司馬司寇則掌於冬官云

周禮集傳卷之六

冬官司空第六

李文炤著

此篇本闕今據傳記所存之官名以
誌其概云方氏曰司空名冬官者四
時之有冬積於空虛不用之地而度
地居民立城邑治溝洫川梁于農事
既畢爲宜立城邑治溝洫川梁于農
之而民宜立城邑治溝洫川梁于農
冬之日之閑使民有與事任力之富
則此天道之閑使民有與事任力之
其此聖人之利不能盡四氏之業與
空名而生其職則曰以富邦國以養
民以生

冬官司空第六

卷之六

大司空

小司空按虞建九官平水土者命曰司空則
有差等也山川之有給給也五服四海之
邦土若四民時地利則虞土就燕閑安工就
官其處商就而井處農就田野茲井其遠制
乎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則同度量鈞
衡不角斗南正權衡茲井其成法乎其在月
令曰季春之月命司空相土時陽將墾土上
騰循行國邑周視京野修利限防道達溝瀆
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則所謂事典者可得而
推矣經言司空視塗是道役之用莫非其所
司也傳言司空除壇壝是道役之用莫非其
爲也末改司空名爲司空城址城之建莫非

其所主也至若共工之職其所司其
樂之屬於宗伯行人之屬於司馬
因漢儒以考丁記補冬官之闕而遂以工部
名之則偏而下該矣夫四時之序冬主閉藏
四方之宿虛主少故曰冬主閉藏
皆生於無此成周命官之深意也
喬夫禮此主幣帛之官書者以藏之也故周
大夫也行夫下士也書稱救日而百官大下
並列疑其為至卑之職然則聘宗伯與上積
行人為次積畜夫為末積蓄則宗伯與上積
職不足以為當之也識者所之
丞人地官有牛人春官有雞人夏官有羊人
水師國語言大帥則冬官有司水師何如
耳

周禮集傳

卷之六

二

權人權量並設不可闕一量人既屬
尉氏按樂盈對上云請歸死於尉氏而漢亦
尉氏有廷尉蓋掌宰獄之官也附於刑者則
而刑之矣
舟牧月令季春王乘舟薦鮓此官掌之車馬
也屬於夏官而舟楫屬於冬官亦事之宜
法人國語云順於深淵非法人
道人夏書云通人以木鐸徇於道路而魯又
館人此授館守舍之官兄左氏

司里按左氏傳云司里授餼又云命宅於司
里國語云土功其始期於司里傳稱宋

為徒役之官可知其
隄正奔火所蓋司里之屬也

圻人蓋塗飾之以安賓也

司商此掌族姓之官國語云司民協孤終司
也居四民而各辨其姓名則有

勤人逸周書大聚篇云立勤人以職孤立正
正長長以順幼立職喪以恤死立大葬以正

同牧職喪屬春官大音秦即墓大夫之職亦
屬春官則勤人正長應屬冬官而民之養生

周禮集傳
送死無
載矣
司載國語天子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
時地利之官糾虔天文之屬則司載當為
蓋與祖識地德互文耳

綴衣績畫裳用刺繡此必刺繡之職綴衣者
綴之

狄人顧命云狄設黼衣綴衣喪大記云
狄人設階蓋典張設之事者也

大酋官酒正則用酒之官也天

后稷

農正

農師國語稱稷為大官其狗籍田之禮農師

徒五之農正再之後稷三之司空四之司

九之王則大狗轉獲亦如之蓋先聖而後尊

以其為事神在公卿之後者豈

田峻詩云田峻至喜蓋鄉

保介詩云嗟嗟保介披保介見月令呂覽其

工正傳言工正書服又言工入展車夫大夫

之蓋工官

工師月令季春之月令工師審五庫之良金

之長也

工師鐵皮革筋角齒羽箭脂膠州漆毋

不或作焉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

之總也

陶正此器官之長虞闕父

匠師此器官之長虞闕父

也又按曲禮云天子之六府司土司木司

水司草司器司貨與司六職天子之六工

土司金司石司工木司工草司典制六材

維米必為成周之制然亦可以參考云

涓人蓋見楚語秦漢之間謂之中涓涓者

官鹽官鐵官銅官錦官服官蓋官尊官

林官噐官湖官被官樓官船官蓋官尊官

橋官噐官湖官被官樓官船官蓋官尊官

司宮

巷伯傳稱宋大夫令二官傲宮而詩稱寺人

宮令審門閣謹房屋必重閉即此是也天官

之寺豎以備趨走春官之守桃以嚴宗廟冬

官之尹伯以固守倚聖人

之用刑人亦各於其類也

都司空

家司空

之有都司空家司空可知惟天

地二官無之治教出於其君也

考工記

妻里王氏曰後儒謂禹作司空其職

主於地平天成豈區區有工之任邪

其說蓋亦偉矣然周禮出於燬燼之

餘冬官既亡購千金不得河間獻王

姑用考工記續之以存事典之影似

名之曰記國不敢躋而埒於五官蓋

不得已之極思也而林氏輩乃以亂

氏謂冬官之典罪之不已苛與至壽翁

中遂哀多益寡別立一官至謂不啻

實王大王之得而邪謹龜陰之歸也

據其說亦有近理者然古人不敢綴

補於屋壁初出之時而後人乃欲割

輪人 爲輪蓋
輿人 爲車
輶人 爲輶
弓人 爲弓
廬人 爲廬
匠人 爲器
車人 爲車
梓人 爲梓
築氏 爲築
冶氏 爲冶
陶氏 爲陶
鳧氏 爲鳧
桌人 爲桌

云關方氏曰司空之職居四民時地利工事其末耳今其大經大法一利者而所記惟工事何也蓋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簡慎工事則生民所習用百工之故猶可傳述月匠人營國爲溝洫僅具高閭廣表之度而所以建立城邑分處四民因山川形勢以辨井牧別疆潦洫諸師防者無一及焉蓋記者得工師之傳述而未見故府之典籍故也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六

函人 爲函
鮑人 爲鮑
韞人 爲韞
韋氏 爲韋
裘氏 爲裘
畫績 爲畫績
鍾氏 爲鍾
筐人 爲筐
幌氏 爲幌
玉人 爲玉
柳人 爲柳
雕人 爲雕
磬氏 爲磬
矢人 爲矢
陶人 爲陶
旒人 爲旒
大抵 爲大抵
長官 爲長官

周禮集傳

卷之六

七

長官如陶正匠師之類但無以考其詳耳
大抵官屬三十今失其六所有者二十有兩
旒人爲旒。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陶人爲陶。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矢人爲矢。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磬氏爲磬。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雕人爲雕。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柳人爲柳。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玉人爲玉。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幌氏爲幌。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筐人爲筐。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鍾氏爲鍾。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畫績爲畫績。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裘氏爲裘。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韞人爲韞。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鮑人爲鮑。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函人爲函。以上博瑱之工二。考考工之

等戈崇於軫人崇於戈受崇於人戰崇於矢
予崇於戟此六數也車之六建夷予建於齒
牙之前齒予建於戟之前戟建於受之前受
建於戈與人之前此六建也而軫前則不與
焉凡兵無過三其身過而無已則不能用且
害人也戈建焉過取止戈為武之義入必後
其刃不以刃向國焉不及弓矢者以人佩故
也。唐宗舜曰按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
也。器建於車弓矢佩於人而法象立儀。凡察
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
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屬樸無
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
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庠則於馬終古登陴也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五
威音既庫音輝。載於地者輪也。樸屬猶附
者微而易轉也。戚速言其疾也。地陴也。王
曰輪之行以完久為固以戚速為利。輪過六
尺有六寸為太。高人斯病於難引之也。常若
六寸為大。卑馬斯病於難引之也。常若
然。故兵車之輪大又有六寸。田車之輪六
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
寸之輪。軾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轆焉。四
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轆音卜。兵車
也。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車駕馬
也。田車駕馬。王曰輪之心為轆。轆者
軾者謂之軾。軾者謂之軾。軾與後一橫木謂之
軾。軾上伏兔謂之軾。軾與軾軾之長四尺得

人長之半升降以此為節焉。按說文周制
下人尺。尺者常仰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為法。制
民曰人身八尺以人身半。等則升降適中
故四尺為車節。此定法也。即一車而眾器可
知。即車工而
石工可知矣。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
和之。穀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
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做三材不失職謂
之完。斬之以時若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之穀是也。和之謂調其入穀入牙之孔而合
之。穀者輪之心以無為用故有取於利轉輻
者輪之輻實輪而奏穀故有取於直指牙則
則齒輪輻為外。輪所以運行故有取於固抱
不失職不動也。此總論為輪之大意。言順時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六
取材而材美工巧望而砥其輪欲其慎爾而
然後可以為良也。巧望而砥其輪欲其慎爾而
下也。進而砥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
諸圓也。望其輻欲其舉爾而纖也。進而砥之
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穀
欲其眼也。進而砥之欲其疇之廉也。無所取
之取諸急也。砥其經欲其蚤之正也。察其齒
蚤不齟則輪雖做不匡。慎音覓。單音清。解去
親。如巾之覆物言均致也。下地謂輪勢下
其向牙處言之也。肉稱謂弘毅相稱無節也。
曰易無撓曲曰直。眼如人之目以其顯於外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七

卷之六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

人

而股圖精案所謂弱也其腰圍較之股圍尤
窄三分之一所謂三分去一以為散圍也漆
粘滯 採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
無樂而固不得則有樂必足見也。樂魚列反
孔中曰樂王氏曰夫火剛而善變凡物之曲
直資其用以正焉水平而不偏凡物之輕重
資其體以定焉採輻必齊取諸易直故也平
沈必均故其肉稱故也輻資於牙以指牙資
於輻以抱兩者相得則無用於樂而自固不
得則進用樂以行而搖動則樂出而見矣
凡採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
之善 車輪外圍曰牙所以固抱也外不廉無
疵也 芒刺也內不挫無摺折也旁不腫無
此及下節言治牙之法以終上三才之意自
周禮集解 卷之六 冬官 九
輟小節而長節至此校舊本六尺有六寸之輪
頗有更張使文意相屬云云 六尺有六寸之輪
綆三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綆所以設牙者
愈固矣三分寸之二者郝氏曰輪高六尺六
寸其才之厚以六寸分焉三去其一分用其
二分為側厚是 凡為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
牙厚四寸也 欲作行以行澤則是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
附俾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微
不凝於鑿 杼直呂反搏音團凝音吝。杼削
也博圍厚也凝其踐土者也俾上下等也附著
之不能徹其鑿旁使之動也林氏曰行澤則
其地多塗而濕故欲杼行山則其地多石而
剛故欲作王氏曰行澤以薄為利行山以厚

利是故規之以砥其圓也萬之以砥其匡也
縣之以砥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砥其平沈之
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砥其同也權之以砥其
輕重之伴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可
權也 謂之國工 所以與同縣者懸後同。見
輪中規則國矣又用萬以取其方而四圍之
端始正也縣謂以繩懸之中繩則懸深而輻
正也水謂以水漸之平漸其輪無輕重而輻
材均也黍謂以黍漸而齊之以量其孔而等則所
無易也。唐宗舜曰此總結上文之意言能
文意甚多似皆考工者省視之法
周禮集解 卷之六 冬官 十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程圍倍之六寸信其
程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程長倍
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
弓繫廣四枚鑿上二枚繫下四枚鑿深二寸
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程音盈信音仲。
蓋斗柄下入杠中者程蓋斗也圍六寸則徑
二寸足以含達常也部蓋斗也廣謂徑也徑
六寸則圍尺有八寸也部長二尺即達常也
以此達常上入部中達亦名之為部程自達
常以下長四尺者二則八尺也加達常二尺
則蓋高一丈立乘也鑿孔大四分孔上二隆高
一分也弓牽骨一寸也鑿深對為五寸以不傷
下四分總厚一寸也鑿深對為五寸以不傷

連常也下直二枚鑿孔上正而下低二分也
繫端一枚內端又割使使止一枚也。王氏
曰輪軸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
象星也其形圓其數偶此輪人之所以為蓋
也蓋之制上為部中為達常下為程旁為弓
達常小於程程小於部故非部無以達常於
旁非達常無以接部非程無以含達常於柄
謂之達常者上通乎部下通乎程以達於上
下者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
尺謂之庇軹庇軹也軹軹也軹軹也軹軹也
七寸則兩軹之廣凡一丈二尺六寸也六尺
乃倍之加部廣一丈二尺六寸也六尺之
減可覆軹不及幹也。王氏曰車有六尺之
蓋弓有長短弓有長短故所覆有廣狹輪之
廣小於軹軹之廣小於輪而參分弓長而採
弓之隆殺亦以一尺為差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十一

其一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參分弓長
以其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
卑則吐水疾而霽遠參分六尺之弓長近部
尺則為宇曲以吐水也王氏曰弓近部平謂
之股猶輻入轂之為股也股圍四寸六分
輻八牙之為蚤也股圍四寸六分則一十六
也去股圍三分之一而為蚤圍則一寸五分
分寸之一矣六尺之弓三分之則近部二尺
為高矣上謂近部而手者宇謂下者蓋主
為雨設吐水疾而霽遠則足以備雨所謂漆
也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
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殷而馳不疎

謂之國工太高則門難容太卑則遮翳不見
尺共十尺也以人為法八尺而宇曲二
尺也王氏曰弗冒者弗以衣覆之弗絃者弗
以絲繫之中而橫馳而弓
不落者然後可以為良工也
與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參分車廣去一以為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
在後以採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以其
隧之半為之較崇稱去聲去上聲較古學反
作車始於輿故也王氏曰當車中以受載者
輿也挾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橫車前以扼馬
者衡也輪崇車廣衡長俱六尺有六寸三寸
相稱矣過謂陳車之深也車衡六尺六寸以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十二

其橫三分之去其一則隧四尺四寸也三分
其深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人立其中式亦近
其前方可也採謂採其木使平直也以廣半為
式崇式在較下其高三尺三寸得廣之半也
較兩輪上出式者以隧半為較崇較在車箱
之前又高於式二尺一寸是得隧之半也
六分其廣以一為之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
為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參分較圍
去一以為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為軹圍參分
對。軹與後橫者也其圍一尺一寸式圍七寸
三分寸之一較圍四寸九分寸之一軹圍七
寸者衡者也與較末同名其圍三寸二十七
分寸之七軹式之極者衡者也以其向人為
名其圍二寸八分圖者中規方者中萬立者
一分寸之十四

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中聲。如生如木之生於地也。凡居材大與小無也。如附如枝之附於幹也。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陳氏曰凡居材者而處之得其宜也大小各得其所則無并失材之大者其勢強小者其勢弱用大倚小則小者其勢弱而不勝其所倚則摧矣故引之則絕棧車欲并飾車欲棧車士所乘者無革輓則恐其易壞并言飾內向也飾車大夫以上所乘者有革輓則不患其不堅脩言縱向外也

輶人爲輶輶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輶深

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駑馬之輶深

十

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媿也二者

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

之轡車轅也轡之形自從輓前稍曲而上至轡下其頸以持衡其曲如屋之梁焉軸兩

轂中橫截之木也國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軋
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轅七寸又垂此轆深

則銜高八尺七寸也駕馬六尺其車轡崇三尺加軫與轡四寸又並此轡深則銜高六尺

七寸也。綴，平直也。久，堅韌也。利，滑密也。帆，謂式前王氏曰：輻帆以前其長十尺，策平之則。

五尺五尺之策御者執之適凡任木任正者
可以及馬而無過與不及焉

十分其輶之長以其一爲之圜衡任者五分

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

任物也。任正者，與下三面之木也。輓長十尺，與強四尺四寸，以十分之得一尺四寸五分。寸之二，以爲任正也。衡在兩輓之間，長六尺六寸，以五分之得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以爲衡任之圍也。無任者，小於其度，則木不勝其任也。婁里王氏曰：任正之材，以從其馬力減，故以其長之十一爲圍，衡任之材以橫其力全，故以其長之五分爲圍。其輓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輓之長，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輓間與衡兔輓當伏兔者，其圍與任正相應也。項前持衡者，其圍九寸五分，寸之九，踵後承軫者，其圍七寸七十五分。凡揉輓欲其孫而無弧深，去分寸之五十一。

十四

聲。孫順理也。弧木弓也。採木爲輶。其採曲之勢。孫順自然。若如弧弓而深則太曲而易。

折矣
今天大車之轅墊其登又難旣克其登其

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

大車平地旣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陲不伏其

轅必縊其牛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撓也故登

馳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馳也不援

其邸必緝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

夫音扶。犖與輕同。易以駸反。駢音秋。大車牛車。登上阪也。克能也。橈木曲也。繹者束縛。

之意援者執引之意王氏曰翰雖不可過於深又不可失之直直則其勢下至非特登陴

周禮集傳



卷之六

七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旣聚巧者

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

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

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其至遠疾者其行疾深者其中深和者其台

不解也。匠者其繩固受霜露者其所經歷不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

爲上櫨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

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

卷之六 冬官 六

心陽聲見遠相凡杵斡射遠者用執射深

者用直居幹之道留栗不逃則弓不發

聲清越之聲鄉心則皮去遠根則幹直執卽

直者順其理以用之也以錫剛析幹謂之蓄

材之美然後可以居之析幹所以分其材居

功以治栗如榛栗之栗謂繫密也 凡和角

秒穀者厚春穀者薄稗牛之角直而澤老牛

之角紆而昔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

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豐於齒而休於氣是

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微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執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微也夫角之末遠於割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微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夫音扶綱音殺昔讀為錯制音腦休也險中傷其中也咻和煦也終殺也錯雜弱也牛戴牛言全牛之精氣完聚於角是頭所戴者又當一牛也王氏曰秋為物始生而牛之時故其角厚春為物始死而牛之時故其角薄白西方之陰也陰主骨不削則多曲而不直故白所以為勢之驗青東方之陽也直而剛強則多堅而不脆故青所以為堅之驗角之勢有三曰角本曰角中曰角末角之本處於割而煦於肉之氣故柔角中則力故欲其勢曲角之中當當弓之限限曲必梳梳則發傷故欲其堅角之末遠於割而不煦於肉之氣故脆脆則易折故欲其溫柔又具此三色則材莫善於此矣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紆而搏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呢之類不能方昔讀作錯。郝氏曰凡錯其文瑕深透光澤其質紆密團結廉隅堅利此膠之善也愚謂解淡白如餌也物相親厚曰昵言不可解離也王氏曰白鹿膠以下凡六等或用皮或用角或用膠以貴而成之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九

如鹿膠所謂用其角也魚膠所謂用其膠也馬牛犀鼠所謂用其皮也凡呢之類雖或可以方六膠之用也哉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割以為弓則豈異於其獸小者微其皮條而長大者故其皮求而澤也筋欲微之微漆欲測絲欲沈王氏曰硬熟則更以物擊當嚼搗之欲其勢微而熟然後可用愚謂測謂清潔可測沈謂澄凝如凍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數節之意言必順時取材得美材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莫體冰析澇冬析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莫體冰析澇冬析幹則易春液角相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莫體則張不流水析澇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易以致反。幹欲堅而正故於春液之筋欲散而解故於夏治之三材膠漆絲也莫體納之藥中以定往來之體也析澇下於藥中而復納之使漆連乾而愈老也易滑致也合決洽也不煩文理不亂也張不流謂張之而不移易也審環漆其四邊密定回環不復有所變動也一年之事被弦於春至冬而後用之也唐宗舜曰此承析幹上文言雖有美材必順時而為之之意析幹必倫析角無和斲目必茶斲目不茶則及其大脩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十

經 86—681

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憺也恒此作當有下
由。倫順其理也無和欲其適正也日謂幹
之節目茶舒徐也大脩太火也憺絕起而兼
憺然也王氏曰斷目不徐則其功粗而不精
筋雖與幹為力反為節目所摩而筋交其
病大節目堅強而筋柔弱以剛強而筋交其
摩柔弱則經有憺絕之患作於此矣夫角三
液而幹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是
故厚其液而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作
斲擊必中膠之必均斲擊不中膠之不均則
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
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帑女居反數
以木副之曰帑不皆約謂經之緻不相次也
作猶均也言約之疏密適均也擊之言致也
挫斲折也王氏曰液謂以大治之使其液作
而更角則以火炙而治之欲其和也幹則以
火揉而治之欲其堅也神厚則過乎剛故其
木堅神薄則過乎柔故其木需厚其液治之
為多也節其帑厚薄適均也上下如一謂之
中厚薄適均謂之均斲擊其幹欲上下如一
此言斲擊之善施膠之善凡居角長者以次
適於均此言施膠之善

需恒角而短是謂逆統引之則縱釋之則不
校恒角而達辟於終絀非弓之利也恒古節反校音
攪辟音譬。需者寬緩之意恒寬也校疾也
達謂通長絀弓絀也王氏曰弓限謂之需弓
謂之需角長者居限則角之短絀不及兩端
角不可失之長亦不可失之短短不及兩端

是謂逆統言力不足而反統也故引其弦而
角不用力縱舍其弦而失之達則過於筋今夫菱
長者過於兩端而失之達則過於筋今夫菱
頭而達矢太速若見絀於弓絀然也
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相焉故剡恒角
而達引如終絀非弓之利變讀為激。菱解
骨接處也變用力與常也引之則臂中用力
放則筋用力失而去所以疾也引之則臂中
也臂既中正而於把處兩肘有側骨助
弓為力失去所以亦疾也開弓曰引
欲孰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
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
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溼亦不動橋與鬻同音
尋鬻音養。橋採也贏過熱也燂炙爛也王
氏曰幹以堅為貴角以和為貴故皆欲熟於
火而幹不可過熟而失之脆角不可過熟而
失之爛也所謂角三液而幹再液者凡以此
故也筋以緩治之則力無損故引之欲盡而
不傷其力膠以和濟之則氣必相入故煮之
欲熟而水火相得四者之材不失之過剛則
陽不能勝故居旱亦不動不失之過柔則陰
溼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溼以為
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
內雖善亦弗可以為良矣回角幹之溼用火
曰自折幹必倫節至此皆凡為弓方其峻而
詳言治角幹膠筋之法
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

其用亦謂三均九和之巨角與卓林觚三件

也然則不速弱則不涉歷往體多來體寡

謂之夾吏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
謂之王弓之屬利射華與質往體來體若一
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也往張之曰來
也夾吏之屬合五而成也唐弓合七而成也
合九而成也規所謂安弓也唐弓合七而成也
大弓亦然其皆云之屬者言唐弓以就大弓
王弓以就小弓也夾吏並言亦云之屬者以
其類非大和無滑其次筋角皆有滑而深其
次有滑而疏其次角無滑合滑若背手文角
環滑牛筋滑滑筋斥緩滑和弓般摩大和
六材俱善故無滑也其次筋在背角在腹
皆有滑但深在中央兩邊無也其次兩邊皆
有但疏之其次角無滑謂限裏無滑箭頭及
背皆有之其表裏合滑處若人合手背文相
應也蓋泉實斥緩保盡皆滑文覆之而角至
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
至謂之深弓王氏曰詳察之謂覆極善之謂
筋幹有未善也夫角所以為疾幹不善則不
能遠筋不善則不能深其質柔弱而不剛直
故謂之句弓司弓又善而筋未善也角與幹
覆之而幹至則幹可以射侯故謂之侯弓覆之
善則失疾而遠可以射善筋又善也則疾而
而筋至則非獨角與幹善筋又善也則疾而
遠又深中焉故謂之深弓言其射之遠而不
不若侯弓之能遠侯弓言其射之遠而不若
深弓之為善故其序如此弓有六材而獨言
角幹筋者蓋六材以此為主而膠絲漆則為

之輔而已古人所以冬折幹春浚角夏治
筋至於合三材則一於秋者意亦以是哉
廬人為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
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廬氏曰
積竹為兵柄也陳氏曰戈戟皆利兵也戈二
刃戰三刃及擊兵也如杖而無刃不鈎兵也
上銳而旁鈎酋矛夷矛特因長短而取名耳
不用以鈎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酋矛長
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
也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鈎則有及而傷物
為易故曰夷矛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
弗能用也而無已又能害人故攻國之兵欲
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
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
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
欲長人長八尺三其身則二丈四尺用力已
足以為人之害耳短兵凡兵句兵欲無彈刺
戈也長兵戟矛也凡兵句兵欲無彈刺
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棹刺兵搏殺兵同彊舉
圍欲細細則技刺兵同彊舉圍欲重重則傳
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者音圍擊與擊同。王
氏曰矛以句則引之而使未故其秘欲無彈
彈謂如彈丸失之太圍也戈戟以刺則中
使深故其秘欲無蜎蜎謂如蜎蟲體弱而饒
也愚按隋國謂之棹殺兵也所以擊人者

也保。而傳。凡為父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
園之。多分其園去一以為晉園五分其晉園
去一以為晉園凡為首牙參分其長二在前
一在後而園之五分其園去一以為晉園參
分其晉園去一以為刺園被把中也園之
細把。手虞則園晉柄下銅鐸者受上鐸也必
園欲。細也刺園。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抵其
其。上接刃處也。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抵其
蝸也。灸諸牆以抵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

周禮集解 卷之六 冬官 考工記

眠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置
樹也。蝸如蝸之動而均也矣謂兩端著輪
父之。著膚也橈之均橈之曲處其強弱均也
橫謂。橫置諸膝也勁堅強也俞氏曰車之六
建夷。不建於首牙之前首牙建於戟之前戟
兵與。人既備建於車不反覆則五兵輕重趣
工鳥。能及此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眠以景為規
識。自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
夜。攷之極星以正朝以縣謂於四角立四
柱於。四柱辨縣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既
定然。後平之也槷謂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

凡之。製縣繩以正之然後眠柱之景以正四
方也。易氏曰夏至日在南陸寢東井去極六
十度。有奇而景尺有五寸冬至日在北陸
蹕率。牛去極一百六十度有奇而景長丈有
三尺。春分日在西陸蹕於斐秋分日在水陸
蹕於角。去極九十度有奇而景均焉日出
於東。則景在西則端出景之端日入於西景在
東則。則入景之端兩端既定中屈其所量之
繩而。兩者相合則地之中可驗又慮所量不
至復。以出入之景與日中之景三者相參故
曰參。慮其所參或偏復以日中之景與極星
之度。兩者相考故曰考王氏曰晝參諸日中
極之。星所以正其朝夕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
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朝音

周禮集解 卷之六 冬官 考工記

同。九里蓋上公之制天子則十二里也旁
三門。謂一方三門四方總十二門以通十二
辰也。南北之通為經東西之通為緯軌謂轍
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九軌積
可。知左右前後據王宮在中而分之謂之塗
曰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詩序言衛文公
始。建城而營宮室蓋作而度其小大謂之
其始。也周圍而治之以丈尺度其小大謂之
營。言其終也左人治之則所尚右地治之則
分。於朝則言而則知市之在朝於市義利則
知。朝之在朝則知市之在朝於市義利則
之所。聚必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
九。階四旁門室一室門堂三之

制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五

死

10

厚齋集傳

卷之六 冬官

辛

方四其月掌次以幕帳亦如所謂隨其明室中度以
 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畧者也
 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席以尋野度以步涂度
 以執五尺曰几六尺曰步王氏曰隱几而坐
 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仲尼於此者宮也仲
 臂而度之為宜故於宮中度以尋外而起於
 於步者野也故野度以步涂車由中以行故
 涂度以執尋也步也取諸身而度之者也几
 也筵也執也取諸廟門容大庑七个闔門容
 物而度之者也
 小庑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庑門二微
 參个微與轍通後同。大庑牛鼎之高長三
 尺七个則二丈一尺也廟中之門曰闔
 周禮集傳卷之六 冬官 三
 小庑脚鼎之高長二尺參个則六尺也大庑
 之門曰路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則三丈
 三尺言不容者必兩門乃容之正朔之門曰
 應門二轍之內八尺參个則二丈四尺也
 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
 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外內路寢之表也
 九分其國分其國之職也王氏曰九嬪上佐
 夫人以贊后而下則帥世婦女御九卿上佐
 三公以佐天子而下則帥大夫元士又曰昔
 云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又曰六卿各帥
 其屬以偕九牧阜成兆民蓋分而言之曰三
 孤六卿合而言之同謂之九卿而已孤而謂
 之卿者以典命考之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
 命則孤蓋與卿同為六命矣故外朝之法則
 孤與卿之位同於九棘司士之擯則同於特
 孤與卿名雖異而實則同合而言之謂之卿

可哉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
 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
 阿棟也隅角也雉飛長三尺高一丈度廣徑
 者以此準之環涂環城之道也王氏曰門阿
 長十五丈高五丈宮隅長二十一丈高七丈
 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矣城隅高於宮隅
 宮隅高於門阿內外高下之異制也國中
 所由者衆故九軌遠城游由差少故七軌野
 所由尤火故五軌微阿之制以爲都城之
 廣曰軌軌廣八尺
 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
 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王氏曰都城之制以王宮門阿爲之則無過五雉比諸侯爲經也諸侯之城制以宮隅爲之則無過七雉
 周禮集傳
 卷之六
 經涂以七軌爲度都之經涂以五軌爲度夫
 降殺以兩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
 都城之制下於諸侯然諸侯之有功德者乃
 八爲卿士而其禮反下於諸侯何也大抵近
 君則其勢屈遠君則其勢伸都於王宮爲近
 安得不屈禮以下於諸侯乎觀其采地不謂
 之國而謂之都其君不謂之監而謂之長其
 命也以爵不以奇其治也以則不以典其傳
 也以祿不以嗣則其於城涂之制可知矣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代
 廣尺深尺謂之畛田者倍之廣二尺深二尺
 謂之遂畛與畎同。溝洫遂所以通田間之水道也耜卽今之耨耦兩人相並也
 伐發土也畛通水有畝之大芥
 爲

傳衆力於式法也以一日之工為式則可推之

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窮倉城逆

尺崇三之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與牆者以繩

故不勝其任也以其一為之峻蓋脊高而簷低則

各分其倚以圓舍曰地窖曰竈逆猶却也

溜水易瀉也園舍曰地窖曰竈逆猶却也

四者之牆皆六分其高卻一分以高上綱也

堂涂之階以甃甃之十分之中二分稍高則

水瀉其兩旁也宮中水道口實崇二尺防壅

祿也凡牆厚三尺則可久高九尺則可固防

言宮室之制未及乎版築也故此因上言防

周禮集傳卷之六冬官 堊

而垂詳之。馬氏曰三代之時捐膏腴之地

以爲溝洫。故能時其畜瀉以備水旱所

以水利之說三代無有自秦人開阡陌廢井

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

之智民因川澤之勢因水以溉田而水利之

說興焉。魏起鄭伯之徒以此爲功然水就下

者不可勝言者矣此翟子咸杜元凱所以決

壞隄防以紓其水患者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檣一

檣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盤折張王

法也所法者一人也八尺而大節三頭

也腹也腰也以三通率之則矩二尺六寸三

分寸之二頭髮皓落曰宣半矩尺三寸三分

寸之一人頭之長也檣斷木柄長一尺柯代

木器其柄長三尺盤折人帶以下四尺五寸

入身非強設者也。郝氏曰序云車之登下

車人爲末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

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

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庇

刺中去聲。耒耕器庇耒之面所以受耒

者也。耒以金爲之中直謂中間之柄其形直

也。上句謂手執之處其形句也。絳循也。弦徑

也。絳外則六尺六寸弦內則六尺應一步之

數。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

庇則利發倨句盤折謂之中地直庇所入者

周禮集傳卷之六冬官 耒

庇所起者順故利發中地之來其庇與直者

如盤折則調矣。王氏曰車人爲車而亦爲

耒耜易曰揉木爲耒蓋耒之爲物其體曲其

用利而車之爲物或揉曲木以爲之或資利

轉以爲用器殊而事類此車人所以爲耒也

。唐宗舜曰按匠人營城郭宮室兼爲溝洫

皆井地之法。車人爲耒任牛以耕地爲車任

亦相因地也。皆揉木以爲之其事固相煩而法

巧者莫大於此故曰智耒初物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

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較長半柯其圍一柯

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渠



卷之六 冬官

業

11

牛柏車駕馬羊車駕羊晉武乘羊車恣其所
之宮人競以竹葉挿戶鹽汁灑地是其證也
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
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隔長六尺凡爲轅並大車箱也徹車軌也一牛所駕故廣僅六尺也
轅端壓牛領者二句專指大車而言陳氏曰徹廣六尺則與四馬八尺之轍不同隔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轍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隔短而徹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轅長而轅廣也與人之較車人謂之牝服與人之街車人謂之隔與人之爲車起度於與廣車人之爲車起度於柯長與人之車其箱廣而不方車人之車其箱方而不廣則其制之異可知矣。唐宗舜曰按車有大車田車兵車乘車之不同前此輪輿轅轅
周禮集傳
各有專工而此僅槩之以車人貴彼特爲乘輿以共王用故一器而工聚而此或兼爲之以通上下
之需與
梓人爲筍虞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中脂者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虞筍息允反虞音巨羸音裸。筍虞鐘磬之架也
橫者曰筍植者曰虞脂牛羊屬膏犬豕屬羸淺毛者虎豹屬羽鳥雀屬鱗魚龍屬用脂膏以爲牲致畜味也用羸羽
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



卷之六 冬官

天

4

連行蠆屬紆行蛇屬脰項也項鳴鼃鼃屬注
喙也喙鳴蟋蟀屬旁鳴蛸蛸屬翼鳴發皇屬
股鳴螽斯屬胸鳴榮原屬雕琢者厚蜃弁口
刻其形於祭器之上以博庶物也

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鐘宜若

是者以爲鐘虞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虞鳴

出突也耀傾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
小貌由若也

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

周禮集傳

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重宜其聲清揚而

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虛故擊其所

縣而由其虞鳴數音促顧音鍾聞去聲口喙也吻口脰也顧脰短貌

騫輕舉之貌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鰭

屬以爲筭搏園也。漁師也。王氏曰先王之德足以作動物之微皆取

之爲樂器者笙管之屬其音
以爲之文則樂之一作豔豔羽無不
被之矣且古之爲樂器者笙管之屬其音
均之

象鳥鼓鑪之屬其聲象鑪其聲也其制亦然敵爲伏虎亦是意也人況笱虛所以

垂鐘聲者說則擊其鐘與聲而凡攬衆援客
顧其形焉有不由其虞鳴爾乎

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

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眦必撥爾而怒苟

擾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

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殯爾如委

矣苟黷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將廢措其匪

色必似不鳴矣同。箸與噬同。匪與斐同。齧與齧同。攖謂爪之失裂。齧謂牙

之鱗利援謂力之舉取啞謂吻之齧食計起也鱗之而頰之有髻鬣處也斐猶言光景積

爾魯言委頓廢推
廢其所加之器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

而酬以解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豆當作斗。勺尊升

也王氏曰飲酒之禮主有獻賓酢而主又酬

之酬所以致主人之厚意也獻以爵則一升矣酬以觚則三升矣一獻而三酬則十升矣

故爲一斗爲禮而至於酬禮極而不可以有加則不可以不節用飭者言交物而無節而

其窮爲觚所以戒也薛氏曰爵刻木爲之漆
其中形如玉爵焉三升曰觚三升曰解康成

以爵而酬以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

也凡武辛飲器卽而實不盡辛師罪之刑

向。王氏曰先王於飲食雖所以養氣充體

然亦欲其有節而不可過故以中人爲制而

問曰德向德而酒不盡是飲器太淺也。王

也。然金器然。禮器也。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
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
出舌尋纈寸焉鵠方猶等也廣與高等謂侯中
居三分之二上下亦居三分之一而中之左右
遠舉而難中故以名棲侯之的焉中之上下
各以橫布二副爲上左右皆出長舌其廣倍身
是與其身爲三也身之下又以橫布二副爲
下個左右皆出其短舌內廣同身外得身之
半是半之也網所以繫侯於植者上下皆出
舌一尋乃可繫也連侯之繩曰纈其圍一寸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
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

周禮集傳

卷之六冬官 里

臨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
於王所以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會孫諸
侯有福射之侯也五采之侯內朱而白次之
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其侯以白爲質畫熊
畫雲氣焉賓射之侯也王氏曰射之制有三有大
射賓射燕射之方其大射張皮侯而擇士以祭
取其有中則與於祭其君焉有功而益以地
射中少則不得與於祭其君焉有功而益以地
地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
發功是也五采侯則纈以五采用之以賓射
所以待諸侯之朝觀五采所以象文德也夫
遠人不待修侯又德以來之所以言遠國屬也
獸侯川以燕射天子熊侯諸侯麋侯大夫布

侯以虎豹士畫以鹿豕必畫此爲象者言
能爲民除害天子之害既去然後可以休息
而安燕故王以燕息也侯而祭之神無手不
在而聖人無所不用其至也然祭以犧爲主
以少爲賓故以酒脯醢而巳無牲焉大侯受
內杆外有諸侯之象故祭侯之辭曰惟若寧
侯而不使之爲諸侯皆安也乃若不安其爲
諸侯不以使之爲諸侯皆安也乃若不安其爲
國是已

右攻木之工七唐宗舜曰內弓廬匠梓車
並次輸人舊本悉置篇末今依前目
之後云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
聲臬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齊音劑

周禮集傳

卷之六冬官 里

金謂銅鐵也多錫爲下齊少錫爲上齊聲鐘
鐸之屬鼗豆區之屬鑄器錢鏹之屬刀劍
其要於此以謹其事乃總舉金有六齊六分其
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
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
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
金錫半謂之鑿燧之齊王氏曰凡以金爲器
堅剛而錫則柔更金或赤黑而錫則青白以
柔更而濟堅剛則其爲器也不折以青白而
濟赤黑則其爲色也明哲然所用之錫各隨
其器多寡之有不同此所以有六齊也鐘以

擊龍以烹則用錫為景少故六分其金而錫
居一斧以伐斤以斫則用錫宜差多故五分
其金而錫居一戈戟皆用之以刺防其或摧
折用錫宜多於斧斤故四分其金而錫居一
凡此皆上齊也。大刃則威揚之屬其刃為加
大施之斬斫則防其易斷故三分其金而
錫居一。削書刀殺矢用諸近射田獵也。削以
治書殺矢中之則死皆欲其堅刃不脆其用
錫又宜多於大刃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二。鑿
越以取水火於日月或以之照以明白為上
故用錫為最多而金錫相半焉。凡此所謂下
齊者也。于寶曰以五月丙午日中鑄為陽燧
以十二月壬子
夜半鑄為陰燧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
窮敝盡而無惡削書刀也古人用竹簡先以
大灼其簡後用刀刻而為書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墨

博潤也。合六而成規其形微曲也。新而殺矢
無窮言其利也。敝盡而無惡言其均也。殺矢
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垓垓音九。殺矢
田獵之箭。鋌箭前
足入符者也。垓量名。唐宗舜曰前文云築
氏執下齊治氏執上齊。斧斤戈戟此上齊也
治氏當兼為之矣。大刃削殺矢及鑿燧此下
齊也。築氏當兼為之矣。今治氏不言斧斤築
氏不言大刃鑿燧文不具也。而以殺矢屬
之治氏恐誤姑為移置於此以俟知者。
冶氏為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
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
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銑戟廣寸有半寸
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

銑句音鉤中法聲。內謂胡以內接柝者也
者已猶甚也。已倨謂太直以之鉤入則不入
也。已句謂太曲以之刺人則不決也。長內謂
胡以內過長則援短而引之並鉤故前折也
短內謂胡以內過短則援長而引之難及故
不速也。博廣也。倨之制其廣二寸而胡之
表也。戈之制其廣二寸而胡之裏也。胡之
豐於二寸以其所用以鉤者主於胡故也。鉤
亦量名。倨也。三銑謂一斤四兩。銑今三銑
也。倨句中矩援也。薛氏曰戟長一丈四尺
八寸合援之七寸半內之四寸
半共長一丈六尺車戟常是也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
臘廣為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墨

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圍之臘力闔反去
起呂反。臘
謂兩刃兩從謂劍脊兩面殺而趨鋒者也。莖
後謂從中所以御稍中分之而設為稍大之後
則於把易制矣。首謂劍把接刃處其圍一寸
三分寸。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銑謂之上制上
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銑謂之中制中
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銑謂之下制下
士服之身去柄而言之莖長五寸五之則二
尺五寸四之則二尺三寸三之則一尺五
寸九銑三斤十二兩也。七銑二斤十四兩也
五銑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也。士謂勇力之
士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則人與器相稱矣
。敬仲鄭氏曰劍所以禦暴除惡以桃氏為

之桃能辟除
不祥故也

危氏為鐘兩樂謂之鈺鈺間謂之于于上謂

之鼓鼓上謂之鈺鈺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

甬上謂之衡甬音勇。兩樂鐘兩角也古應

也兩角也鐘之所先故名鈺如鈴不圓故有

由也鈺者達故名于鈺者所擊之處聲所自

之所發動如舞蹈之上居鐘體之正也舞者音

甬者進而舞之意也鈺者平鐘縣謂之旋旋

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簋簋間謂之枚枚謂之

景于上之據謂之隧據音靡。旋即鑠也所

屬龍集傳卷之六冬官五

丈之同族也鐘之族以蟲為飾若今之蹲熊

也所以介鐘鉦舞甬衡之名篆言其文如篆籀

也枚乃鐘乳夾鼓與舞甬處有九面三十六

其形如大星也據所擊之處隱言其突而生

陽燈也。十分其鈺去二以爲鈺以其鈺為

之鈺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為之

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鈺之長為之甬

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

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氏

曰凡鐘之制皆下侈而上錫故鈺之徑得鈺

徑十分之八而鈺間則與鈺同也鼓間又去

二分則居鈺徑十分之六也舞脩舞之長也

與鼓間等舞廣舞之徑也又去二分則居鈺

徑十分之四以此推之則鈺間與鈺之徑相

應鼓間與舞相應也然舞上下既促則當以

橫為脩縱為廣則上不失於太斂下不失於

太侈矣愚謂甬長並為數而言也甬居甬上

又小於甬三分之一旋形如壁羨當甬之中

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之者上長下短欲其堅

也厚薄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弁之所

由與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弁

則鬱長甬則震有說猶言有故石不發也播

定是故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

鐘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

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圍之鈺間

各居其鈺十分之六取其十之一為厚則無

石播之病也疾急也鐘小宜短失於短則太

急而難息矣舒緩也鐘小宜短失於長則太

緩而難息矣舒緩也鐘小宜短失於長則太

猶觀禮為壇深四尺之深鄭謂深似鐘深高也

鄭氏曰鐘為壇深四尺之深鄭謂深似鐘深高也

先王作樂亦取其無淫溺之患陳氏曰典同

律九寸有奇餘律各隨其數起之以為度則鈺當

馬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補

深其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補其衡一寸

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王氏曰東之

者有堅栗難渝之義先王之爲量使四方觀

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立天下之信

而無取渝焉所以名工謂之卓氏夫六分其

金而錫居一謂之錫鼎之齊量之用金錫與

鐘鼎同金錫之爲物必煉之使精不復減耗

然後可久焉故始於權之以砥其輕重之齊

次於準之以砥其高下之平終於量之以砥

其多寡之均然後以之爲補焉晏子曰六十

四升爲滿管子曰百升而爲滿以粟氏考之

則補爲百升而所爲滿則補也夫五量之法

其數本起於黃鍾之籥合籥爲十合爲升

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律歷志曰其法用銅方

尺而圓外旁有疵焉其腹爲斛其鬲爲斗左

耳爲升升而右耳爲合梓人曰爵一升而觚三升

觚以爵而酌以觚而深尺內方尺則一豆矣所

謂一豆則酌也然則深尺內方尺則一豆矣所

實一豆則酌也然則深尺內方尺則一豆矣所

升則言其左耳矣而爲斗矣其耳三寸其實一

已內方而外圓則天地之象也其鬲一寸其

奇耦之象也陽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

而不稅所以取平也鈞三十斤槩以竹木爲之

其時以冬至其數也以九其聲也以中陽本

屬數何與聲事惟其得器之精微天地陰陽

之正氣默與之合致天下皆於是取平但欲

其平而已非有取之之意說者以不稅爲租

稅非也後世有陳氏者乃以公量叔私量貸

以竊民譽敢於敗壞先王之制度悖天地陰

陽之正氣聖人所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

以深惡之者也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未啓厥後茲器焉則

觀去聲。刻辭曰銘時是也允信也臻至也

極者至極之義立準而物莫不取正也臻美

也觀示也啓開也則法也觀示乎四國所謂

謹權量審法度而四方之政行也法則乎後

人所謂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凡鑄金之狀金

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

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王氏曰凡用金爲器者皆和之以錫其用金

錫必錯鍊之使精然後以金汁入模而鑄焉

方其改煎金錫有氣之可觀青陽也其氣純

而不雜黃白陰也其氣雜而不純故始而鎔

之則陰雜之氣多而爲黑濁黑濁之氣既竭

然後黃白之氣次之黃白之氣既竭然後青

氣獨見焉陰雜之氣消盡無餘所存者純陽

不雜之氣而已則其鍊之至精然後可用以

鑄焉則其器用而不敝久而獨

存可以垂無窮而施固極矣

段氏闕音煥

右攻金之工六唐宗舜曰自此至終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

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也容也屬者札葉相屬也犀兕皆野獸名陳

氏曰華堅者札長故其屬少次者札短故其

屬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

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圖凡甲鍛不

摯則不堅已敝則梳容服者之像式也札葉

衣下旅謂裳也摯之言致也梳曲也上旅謂

曰人身有大小長短之不齊過之則有餘下

及則不足必其甲之足以容其身而後可惟

因其人之身而爲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贅

虧之患故曰然後制革權以知其輕重使上

下等而若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爲之圖

從橫微周其身而巳凡甲必以革爲之圖

之不熟則不堅太熟則易曲凡察革

之道眡其鑽空欲其窻也眡其裏欲其易也

眡其朕欲其直也藥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

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斷也空音孔窻音遠

周禮集傳卷之六冬官 兕

戶界反。鑽穿也窻小孔貌易治也謂修治

指潔也朕縫也藥韜也約密緻而不粗空也

貌無斷謂札葉附合不相撐支也眡其鑽空

而窻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

朕而直則制善也藥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

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變也

更平聲。更變

明光耀也

變便利也

其藏也鮑一作鮑匹學反信音伸卷上聲若

謂以手煩擗也信無縮緩也擗謂以手約束

之也也放縱自去貌著謂鋪著之淺雖厚如

薄也線謂縫華之縷藏隱而不露也引革欲

而信之欲其直也本在下文今移於此革欲

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脰脂之

則需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

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

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也若苟自其急

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幘也卷而擗之而不迤

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

周禮集傳卷之六冬官 辛

而藏則雖敝不斲斲使久居水中也脰脂厚以

脂柔之也博廣也幘狹小

貌序均也斲磨傷其縷也

韞人爲韞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

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韞音運

與高通鼓長者曰韞古者爲土鼓瓦缶故名

陶後世以木板合而規之愚謂左右端謂廣

頭也兩頭廣六尺而中央廣一尺則其腹廣

然高起也鼓面三分之一也凡鼓樹而植之

則腹在下而端在上上三正者言上鼓長八

尺鼓四尺中國加參之一謂之鼗鼗爲韞鼓

圖加三之一則一六尺也大鼓謂之鼓所以
鼓軍事者長尋有四尺乃丈二尺也倨直也
句曲也聲折謂中高而兩頭下凡冒鼓必以
如盤之折也此所以鼓役事者疾而短則其聲
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
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言蒙
蟄之日雷震蟄房萬物畢作故蒙鼓者必順
其時也取謂漆之文理良鼓其華調急而瑕
於其內而見於外也

韋氏 闕

裘氏 闕

右攻皮之工五 闕二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奎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
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
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
次也摹成物體謂之畫繪聚采
色謂之績所以為衣也青與赤謂之
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
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天地之氣至東南而草
盛故為章至西北而嚴凝故為斧之斷至東
北而分辨故為黻之別繡者刺而成之所以
為裳也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圓山以章
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

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工

月星辰所以察四時之變者也黃者上之色方者
章謂草木所以察四時之變者也圓者火之形
最靈者鳥華蟲為裳鳥華為旗也設熊虎為
旗蛇龍為旌也素白也言先以素為質而
陰施之故法畫績之功也林氏曰繡為陰所以
陰施之故法畫績之功也林氏曰繡為陰所以
相用五采以木火土為次者蓋以五行相勝而
相生而相繼也何則六色績於衣者蓋以五行
主生始而相繼也何則六色績於衣者蓋以五行
者象之五采績於裳裳為陰陰主順成而與
陽為繼故布采之序以其相繼者象之所謂天
時變者天之道無常所主者變聖人觀象所因
若夫天以星辰為章地以草木為章則山以
周禮集傳

周禮集傳

卷之六 冬官

奎

章者象其文而已龍不窮於澤則水以龍為
象其物而巳凡此皆畫之於衣者也龜蛇為
旄取其完且果也烏華為旗取其象且速也
熊虎為旗取其猛且毅也凡此皆畫之於旗
者也然九章之服而獨言火山龍九旗之物
而獨言鳥獸蛇者豈畫績組紃之功於此為
甚與王氏曰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故內有可貴之質然後外飾之以備成之文
素功者質也畫績者文也惟白
能受采故素功先於畫績也
鍾氏染羽以朱港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
之三八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港音沈淳
去聲。鍾重也染色欲其深重也王氏曰朱
謂采以朱也朱也朱也朱也朱也朱也朱也
難也始以朱秫港熾之其色為未深又從而

淳熟以漬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練再染謂之
經三染謂之纁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
黑則成緇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林氏
曰羽之爲物雖輕而用衆先王用之爲車飾
飾則若重翟厭翟翟翟之類用之以爲旗
筐人闕

幌氏凍絲以泥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

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芒凍音練暴步卜反。泥漚帛以欄爲灰漚

水以灰所漚水也漚漸也凍帛以欄爲灰漚

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清其灰而盥之

而揮之而沃之而盥之而盥之而宿之明日

沃而盥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

謂水凍欄音練。欄木名淫浸漬也蜃蛤殼

之謂之幌幌也清澄也。王氏曰治絲帛而熟

解其灰而浸漬七日則取其絲必以灰以水和

一尺而暴之晝暴諸日則取其絲必以灰以水和

諸井以蜃氣寒之也陰陽之氣和則絲帛之

用久凍帛燒欄木爲灰者而熟之使泊厚故

曰淫漚既淫漚之又承之以水又盥出之而從

浸淫之使蜃灰而漚之以水又盥出之而從

井而始之以暴諸日而漚之以水又盥出之而從

右設色之工五內有刺繡之工不言刺繡之

於陰也

於陽也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

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

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命圭七寸

二寸則天數也九寸七寸依命數也命圭王所

不言子之穀璧男之蒲璧闕文也天子執

冒四寸以朝諸侯繼子男執皮帛此謂天子

以朝者也名玉曰冒言德能覆冒諸侯也此

句下有闕文然諸侯所執仍不外躬桓蒲穀

之屬執皮帛謂王之孤公之孤諸侯之適子

未誓者浚儀王氏曰冒圭以齊瑞信猶今之

合符也此一冒冒天下之圭則公侯伯之圭

狹等也此冒惟冒圭不冒璧敬仲鄭氏曰古

也者天子頻瑞於諸侯而使守之爲寶則朝

也必執而合之以爲驗故天子之冒圭則朝

周禮集傳卷之六冬官 番

刻其下諸侯瑞圭則邪銳其上上下下相合所

以立天下之信也裏王曰繼子男執皮

帛無與乎玉人天子圭中必大圭長二尺杼

事疑有脫誤焉天子圭中必大圭長二尺杼

上終葵者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

以土地必繆通。繆以組約其中防失墜也

無所屈也服之指之也土圭測景之圭杼日

遠近也此謂天之長短也土圭測景之圭杼日

夫天之端也宜兢兢業業以致其謹焉故執

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

寸有瓚以祀廟天子用上公龍侯用瓚
伯用將此言所用以祀之圭也四圭四邸之
二也有邸一玉俱成而兩足相對也即木也
猶托宿之邸也祀天祀地國丘方澤之祭也
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上帝
五帝四望嶽瀆名山大川之在四方以望而
祀之者圭璧主其邸為璧取殺於上帝以祿
圭有增瓚如槃大五升口徑二寸蓋祿圭以
龍為首其用公龍曰瓚其持處曰將天子全
王為之上公龍曰瓚其持處曰將天子全
中其子男用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琬圭九
將玉其柄也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琬圭九
寸而纁以象德琬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
行去聲也纁所以給者也琬圭上琬而下皆
周禮集傳卷之六冬官璽
也判規刻半以上半其國而刻之二者皆王
使之瑞節也。王氏曰穀不失性生而不
窮故以聘女琬圭以象德文事也故言纁除
者陽數之極而能變也以象德則欲其變大
而日新以除慝易行則欲其變而後新也大
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
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
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牙璋
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射辟亦反下同。備文飾曰大璋殺文飾曰
中璋但飾其邊曰邊璋射琬出者也勺乘酒
飾之取其德之清明也中以朱飾之取其德

之明盛也鼻謂龍頭其高一寸衡者勺之徑
其廣四寸也宗主禮者祝通神者馬即黃駒祭
山川之牲也天子巡守因山川之大而用
三等之璋以祿之宗祝以之若黃駒之前焉
大璋亦如之上公亦如之九寸侯伯亦如之
七寸而射皆四寸也牙璋刻為牙象者中璋
稍殺焉平事用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璵五寸
琮后以爲權大琮尺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
謂內鎮琮后守之好爲延也璧孔曰好肉倍
減廣一寸以蓋上下之好爲璧其圓徑皆九寸
王氏曰自尺積之則爲一尺爲尋爲常皆自此
生焉其數可至於無窮矣大皮在禮則起於
璧羨在樂則起於黃鍾之長先王以爲度之
周禮集傳卷之六冬官璽
不存則禮樂之文熄故作此使天下有考焉
國曰璧方曰琮琮以組繫之也權稱錘也鼻
所以懸者天子宗廟射其外有組牙也內鎮者
爲天下之所宗也射其外有組牙也內鎮者
若天子之有鎮圭也。後儀氏曰漢志璵璠
所以任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斟酌也。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鈞石也。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鍾之重也。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爲兩鈞。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鈞鈞鈞。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始於鈞鈞鈞。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謹於鈞鈞鈞。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矩方五繩。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足謂五繩。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以陰陽言。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五則揆物。所以建權均物平輕重也。琬圭在王佐助璵璠

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璧琮九寸諸侯

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璧琮九寸諸侯

以享天子琮琬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

二寸褰巢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

人以勞諸侯璧圓而琮八方享天子與后分

子男則五寸也王曰璧琮九寸侯伯則七寸

天子琮琬地之玉故以享天子而不言

享后者省文也夫夫人所朝聘之君夫人也

以玉為天子之文也夫夫人與下文夫人一例也

公玉為之十有三列惟二王之後及分映之

臣皆用五也諸侯朝聘王后使皆用九四等之

案盛素樂以勞人禮無不答也王夫人川玉

地以琮故享夫人用之琮不答也王夫人川玉

神之王也夫人勞諸侯佐后以致內治也

周禮集傳卷之六冬官

瑤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頒聘璋即射素功

以祀山川以致稍饒璋文飾也諸臣頒聘不

桓信躬穀蒲之文其璧琮則不璋也即射刻

而信躬穀蒲之文其璧琮則不璋也即射刻

文相類今觀本章大勢以圭璋璧琮為序更

參之典瑞亦各因其事為類焉庶使

讀得者以觀其聚而識其義云爾

雕人闕

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

鼓博以什一為之厚去上聲俞氏曰古者

西北屈而下覆之意倨句一矩有半上曲者

為倨句而直者倨句在下狹而長以倨句長

上廣而短者倨句在下狹而長以倨句長

則股者半矩是倨句得長一矩有半也一矩有半

也廣氏曰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律七寸後長

二律一尺八寸其博為一廣一尺七寸後長

寸股為二尺八寸其博為一廣一尺七寸後長

上大而短者倨句得長三律二律七寸後長

也二尺七寸倨句得長三律二律七寸後長

博去一尺七寸倨句得長三律二律七寸後長

三分得其一倨句得長三律二律七寸後長

律之倍皆倨句得長三律二律七寸後長

此而准之倨句得長三律二律七寸後長

端與端同倨句得長三律二律七寸後長

則厚而聲清倨句得長三律二律七寸後長

周禮集傳卷之六冬官

之廣而薄已下而太濁者

則厚其端使之短而厚也

矢人為矢鏃矢參分第矢參分一在前二在

後兵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

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綱其一五分其

長而羽其一以其筈厚為之羽深第當為殺

綱色界反。此以物稱筈訂平矢物前重後

者矢筈三尺而羽居六分也筈即矢幹以水

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

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

此毘至反。辨其陰陽。陰沈而陽浮也。比謂括也。設其比夾其左右。抵弦處使輕重均也。設其羽置羽於四角也。設其刃刃以二寸爲率也。憚驚動也。長下脫二字。唐宗舜曰。按此前篇殺矢之制。蓋樂氏爲刃。矢人爲筈。猶之手。治氏爲戈戟。盧人爲杪。皆一器而工聚焉者。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彊則

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趯緩色界反下同。緩音遲也。紆曲也。揚飛也。此羽不適中之病。是故遲紆緩也。趯旁掉也。此羽不適中之病。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梳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筭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

五九

稱相並去聲。王氏曰
欲眠其豐殺之節宜以

指夾矢而撓之以砥其輕重欲砥其鴻殺之稱宜以指撓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鴻即上文強也凡相等者爲矢雖出於工之巧而材苟不美雖工亦不易制而爲良所謂矜胡之筈者亦以其材美故也以砥而審之欲生而搏者視其體之園也同搏則又欲其材之實故欲重同重則又欲其節之疏以節密則輕重不等也同疏則又欲其纒栗而堅

右刮摩之工五

陶人爲甌實二舖厚半寸脣寸盆實二舖厚
半寸脣寸甌實二舖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
五穀厚半寸脣寸更實二穀厚半寸脣寸甌

升曰戴王氏曰甌盆甬庾皆燒土爲之上古
之時世質民淳所用者瓦器而已後世雖易
之以金木而其文大備於周先生王不忘其本
故有陶人甄土以爲器焉甌甌用之以蒸者
也甌無底甌也甌有底而七穿所以通火氣
而熟物七者火之成數也盆用以盛者也甬
用以烹者也所以通水火之氣也十六斗曰
量者也

旒人爲簋實一穀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
而成穀崇尺旒方徃反。簋盛黍稷器也。崇
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簠。瓦謂之凡陶旒
登禮云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
之事髻墜薛暴不入市器中脰豆中脰

萃

髻音刮。髻蒲到反。中。去聲。肘市專反。髻如髻髮之敝也。璽如

鉏鑿之傷也。薛破裂也。暴墜也。所治之縣。以正其柄也。王氏曰。鑿鑿薛暴皆剛采繩以正其柄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失節而不和者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此之謂與崇四尺。以正其高。使不過此也。方四寸。以正其厚。使不過此也。

六者歲久而亡也不盡亡者劉

氏之力也又曰老工之屬三十餘年其所存者二十有四大抵皆工正工師之所治也其各屬則皆有長官如陶正匠師梓師之類但無以考其詳爾

周禮集傳六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義拾遺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謂朱子曾稱周禮爲天理爛熟之書表章雖明而訓釋未逮諸儒之說不能有醇無疵因遠稽博採上推列聖之因革下鑒列代之興衰以竊附於詩書集傳之後其自命甚高今觀其書不過隨文釋義無所考証多引先儒議論及後世事跡曼衍牽合亦非詁經之正體惟考工記之前復旁搜官名於傳記之中以補冬官之闕計官三十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豕人權人都司空家司空六官皆不言所據昔錢黻病俞廷椿以後割取五官殊失古本之舊因著冬官補亡三卷所補凡二十有一其與文炤同者惟后稷農正農師水師匠師工師舟牧工正圻人九官司空則不立大小之名餘尚有十一官爲文炤所未載殆未見黻書歟

周禮質疑五卷

〔清〕劉青芝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刻劉氏傳家集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禮質疑

五卷》提要

周禮質疑跋

先生王父庶常公平生著書最富向雕刻十餘種皆手
自校讐畧無差訛久已流布海內嗣復著聞餘稿六卷
江村隨筆十卷續錦機補遺六卷而周禮質疑五卷乃
暮年所手著也去歲戊工受梓未及半而遽捐館舍
每觀手澤遍滿行間而幽明永隔音容頓杳不禁汨潸
潸下伏念 生王父 一生好古績學文章翰墨雖已大
彰寰區而終老詞垣未獲少展所蘊時爲悵懷讀其自
序所抱經濟可畧窺一斑矣今 鄉 謀于伯父叔父思德
告竣以仰副 生王父未竟之志第諸父舊茨中心神
未寧弗暇細閱而余小子復昏愚無知魚魯罔辨其中
舛錯不知凡幾倘四方 大人先生能正其訛而糾其
謬惠然頒示俾 生王父衆著重加更訂以稱完書豈
惟荷諸君子之德于不忘而 鄉 魯莽之罪庶可少追于
萬一也夫乾隆丙子四月三日孫曾輝揮淚謹識

周禮質疑跋

一

小序

周禮太平經國之書也。余少有志焉。及登仕版。職詞翰。耳與幼學左。我。君民徒托空言。不禁午夜嘆息。長夏。海暑偶翻。周禮注疏及諸家解。不無異同得失。聊。折衷焉。凡政教典法。可以見諸行事者。酌古準今。每以已意。論著之。照定吟。諷。熙。畢之象。恍如在目。吾老矣。世有願為伊呂事業者乎。吾將以此冊贈之。乾隆乙亥夏五。八十一歲江村老夫劉青芝造。

周禮質疑卷一

周禮質疑卷一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健

天官

序官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

古之內小臣員簡任重。人賢。奄上士四人。奄僅四人。官省而所用皆上士。主明。齋所謂必有士。器士行士德而錫以士爵者也。其所有事掌后命正服位前。舉所以左右王后之出入起居也。至於禮事詔之相之。正之則六官皆閑於禮矣。好事好令。將以物而慰以言親親之道。賴之陰事。陰令掌焉。則恩澤普而嫉妒無聞。其職任豈不重哉。自漢明帝以後。員數日增。中常侍十人。小黃門二十人。迨唐開元。天寶間。宦官黃衣三千員。衣朱紫者千餘人。人愈聚而權愈重。天爵手握天憲。口含舉動。搖山河。威勢震雷霆。因之朝綱紊亂。王室潰喪。漢唐以來。史不勝書。宋祁所謂昏君蔽於所昵。英主溺於所忽者也。此皆不諳於古。內小臣之職而所用皆陰險詭詐之小人。故也。若以士德士行之上士充之。寧有是哉。夫然後嘆周家命官之善也。

太宰

予以馭其幸

註以幸為言行偶合於善言行偶善似不得與得祿
誅廢並列八柄中劉氏謂王所親幸楊氏謂雖幸
無過制劉執中以幸為榮幸予及其賢天下榮之幸
景齊以為人主有特厚之恩所以鼓舞人心使之奔
走於事功此馭幸深意四氏之論近之蓋幸須兼賢
奸兩種於私人之幸無濫賞於賢人之幸有殊恩皆
所謂馭也

誅以馭其過

誅字先儒兩訓責讓殺鄭氏曰誅責讓也賈氏曰臣
有過失非故為者則以言語責讓之文曰內史變誅

周禮賈疑卷一

二

言殺欲見為惡不止則殺之過非惡且逆探其為惡
不止而遽以殺立戒恐非然林椅曰誅與生對立以
用誅之文考之必非適然之過上文生字王有所以
生之者非應死而赦之以生也如何云誅生對立魏
鶴山曰誅止責讓字從言諸經皆然自秦漢以來始
以誅訓殺因舉陵陽三禮辨云三歲誅賞計其凡而
升黜之魏意雖非殺也據諸說訓誅為責讓者是而
過乃適然也

小宰

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
曰廉辨

廉者洗心而潔行天下事皆須從此做起況此六事
乎古人於六事皆以廉貫其首蓋有深意貪者廉之
反貪殘伏於隱善以文之貪取成於巧能以濟之貪
之極為橫鳥能敬貪之形為邪鳥得正荷得何以守
法智昏何以辦事康成以廉為六事之本得之宋東
巖曰廉特善之小言善則廉在其中天下有善而不
廉者未有廉而不善者又謂廉庸廉問廉察似重在
問察上曰聽曰察問察在其中矣豈尚煩此喋喋乃
反以康成解為非何哉

凡賓客賁祿

賈氏曰凡賓客賁祿者大行人云上公再祿而酢謂

周禮賈疑卷一

三

諸侯來朝朝享既畢王禮之有此濯酢之禮王昭禹
曰濯酢祭祀先王以祭祀之禮待賓客所以致敬而
神之今人宴賓將宴端身立廷猶舉爵灌地名曰告
奠此蓋濯酢之禮之遺但濯非奠亦無所告相沿之
誤不知古人敬賓以祀先之禮待賓也

官伯

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

王明齋曰秩祿之高下事有勤惰則為之高下其食
敘位之等級官有陞降則為之先後其次月有勸歲
則陞之月有惰歲則降之而先後在其中高下先後
正所謂均也介甫謂秩猶秩膳俸品秩予之勞逆劇

易以歲時更此一胥吏足辦之何煩官伯均爲首言
行其秩叙恐其留滯也尙虛至於均則實見之行事
矣○按王宮之士庶子註謂士王宮中諸吏之適子
庶其支庶也疏謂吏卿大夫之總名臨川王氏曰士
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余謂卿大夫之
子弟以天子爲家守在王宮則其情親教之以師保
令之以司樂考之以諸子則所以成其德者備以休
戚一體之人講明於道義者有素而使之列於八次
入舍則王之前後左右誰非端人正士哉恭燕穆可
以養德司禦侮必能守義此古之執戈衛玉宮者必
以士大夫職之也鄭簡卿云西漢之典凡更直執戟

周禮實疑卷一

四

膳夫

膳大掌王世子之食飲膳羞

王者食飲之微必掌以膳夫之官者以供其養
以節其制也上世肉林酒池及唐宗以鋪進貢荔枝
窮奢極侈四海困苦此不節階之厲哉記曰飲
食男女人之大慾有焉人主之欲一動必有投其欲
長其欲成其欲者則其欲必至於縱如大之燎原豈

復尙可撲滅周官所供各有定制正以朝夕人所不
可離者日漸月磨以室之非偶然也王日一舉至喪
荒札災故五者有一則不舉王者敬天勤民之意寓
其中矣世子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會其酒則無酒
荒之失會其服則無好潔衣服之失儲君國本三會
足以正繼天下之本矣嗚呼王世子一飲食間所關
於德業之隆替者如此其重且大掌於膳夫而篆宰
統攝之也宜哉

王齊日三舉

日齊自屏絕酒葷清靜澹泊所以交神明也齊必變
食變其常食也常日一舉且罷之乃日三舉哉又齊

周禮實疑卷一

五

潔也恭也齊不齊以致其齊也若日嚼大嚼必有堯
舜千鐘以繼之任意飲啖形神頽唐內何以致其潔
外何以致其恭所謂齊不齊者應不獨按一舉一大
牢三舉三大牢日三大牢無論暴殄天物卽康頤善
飯恐亦不能飽其十一也至謂恐食力不及不能勝
祭事所任愈重則所養愈加厚平生不思養生之道
偶以三大牢充一日之腹輒能使精神強固哉亦可
哂矣在禮一人之養歲封羊劉豕八百頭擊牛三百
六十內外祭祀無月不齋則一歲食牛羊豕不下二
千餘頭竊疑周公制禮恐必不若是侈也鄭潛溪曰
經文誤盡下舉也王明齋曰王齊日三舉當作王齊

則不舉。與下文類相從。二說得之。

庖人

共祭祀之好羞

康成謂好羞非常物。若荊州鯉魚。青州蟹。晉則好字。當從上聲。鄭錡謂。凡其死生蠶桑之物。寧不以其好者供祭祀。不待言矣。孝子思親之所嗜。而以好羞祭其先。此祭祀之獨異者。故庖人特共之也。安石謂所求難致。文王菹蒲。曾子羊棗。亦豈難致之物哉。又云。昭先人之僻。好君子不為以一飯不忘之心。而視為暴親之過。何其謬也。又引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正為証。四方之食非好羞之謂也。更不倫矣。

周禮質疑卷一

六

外饗

邦饗耆老孤子

疏謂耆老孤子死事者之父祖。兼國老庶老孤子死事者之子。余謂耆老孤子對舉。但就死事老幼言之。不必兼國老庶老。觀酒正諸家所解。耆老孤子可見矣。鄭錡曰。耆老之下。孤子之父死於王事。憫其窮獨。無依酒無酌。示恩惠之厚。又云。此非大饗大饗則凡設而不倚。酒盈而不飲矣。鄭節卿曰。生蒙其力而死恤其老幼。所以報也。太拘則歡不洽。酒無酌數。則出盡其情而極其歡。據此則無尋常義也。釋奠設虛

適饌省醢。制牲執醬執爵之儀。文可知矣。其非陳氏禮書所謂羅氏獻鳩以養之。國老司徒以保惠養之。庶老並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又可知矣。必如陳氏所云。外饗耆老。總三者而言。則皇氏所云。引尸投年庶人之老。王志長以為庶人無咎。無譽歌詠王風。以至於入九十者。應亦在其中。則耆老又當為四種矣。古人之文。隨人隨事立義。不必牽連漫衍。疏謂耆老兼國老庶老者。不必從也。

甸師

王之同姓有舉則死刑焉

莊渠曰。甸師主宗廟。盛饗於是。示得罪祖宗。已不

周禮質疑卷一

七

敢赦得之。介甫以親而致死刑。乃所以事宗廟。鶴山曰。殺其子孫以事祖禰。必不然矣。甸師非掌刑之官。其地亦非市朝。戮人之所。王族有罪而必致刑於此者。疆場多屋宇有隱處。刑於此為王族隱也。不與國人慮兄弟之意。文王世子曰。王族有死罪。則磔於甸。人磔取縣義以繼而死。故其文曰死刑。亦不欲顯言殺戮也。易氏以罪有輕重。分死刑為二等。亦不必矣。

獸人

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

鄭錡曰。春物方服乳。未可取者。不當獻秋物已成。可獻者。無不用。故不言所獻之名。冬夏豈無不可取。

及可獻者。何以獨舉其名也。余謂獻。猥獻。其
其一耳。獻物不名。何物凡可獻者。獻之不勝數。故
不名。蓋知冬夏之獻。不盡此二物也。且古人文法
多改用變化。○四時獻物。備養王之用也。介甫以
物皆害稼。以官手獻。正所以除民之害。其論大而無
常。後凡田賦者。掌其政令。出獵有時。類祭魚虞。人
澤梁是也。取獸有法。不殺胎。不斃天。是也。死生龜
辨。其物宜。公宜私審。其當獸人所掌。政令不遇如是
介甫謂周沛澤多而禽獸至人。皆患其過。唯周有以
勝之。然後中國之患除。獸人之官修。均百姓之大責
其論更迂怪而背謬矣。

周禮質疑卷一

鼈人

掌取互物

鄭司農曰。互物。謂有甲。謂胡龜蜃之屬。王氏謂殼相
交互也。下文以時。猶魚鼈龜蜃。凡獵物。司農謂。猶以
叔刺泥中。搏取之。則互物為物。而猶為取物之器。明
矣。吳氏曰。取埋藏沉潛之物。必有待於互物。若今之
魚叉。則互物。又為取物之器矣。其訓下。掌凡邦之籍
事。則曰邦之籍事。凡非網罟可取。而器之有類於叉
可以得魚鼈者。皆是何其與互物之解。自相矛盾也。
瘍醫
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

先王之於祭祀。必內盡其誠。而外備其物。朝事。象事
生。朝。食之。進。饋。食。象。食。時。所。進。加。進。象。饋。食。之。有。加
羞。進。象。其。養。之。有。羞。所。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者。內
盡。其。誠。也。外。求。草。之。殖。陸。產。之。醢。細。物。也。三。牲。之。俎。八
簋。之。食。美。物。也。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也。天
生地產。莫不咸在。其物可謂備矣。而且稻黍稷。皆
三。推。五。推。之。穀。性。牢。豚。魚。亦。須。割。烹。臘。醢。之。力。則。備
物之中。而誠意又寓焉矣。善乎臨川王氏之言曰。孝
子養親。欲致其盛。欲致其細。又欲致其難且美。而又
必欲自致焉。朝事以下。諸節。先王於祭祀。凡孝子所
欲致於親者。可謂無弗至矣。糗餌粉餼。醢醢之類。其
殺出於耕耨。而且用春治。肅和之力。為多。服其勤而
致新。以進正。所謂自致之道也。如此。解經。方能曲盡
先王祭祀。孝敬之誠意。區區字句之釋。名訓義抑未
矣。

周禮質疑卷一

二

甸人

祭祀以疏布巾。幕八尊。以畫布巾。幕六爨。

疏布。程氏謂。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女功之作。始於
粗。楊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功之蠶也。故先王於祭祀
尚疏布焉。王昭出曰。言畫則知疏布之素。言疏則知
畫布之密。皆非也。觀下文。凡王巾皆繡。則此皆畫巾。
可知。幕八尊。用疏布。幕六爨。亦用疏布。又可知。原至

六藝獨不尚。布哉。蓋互文也。昭禹又以下文。主中皆。謂知此。謂山亦皆。謂而以鄭註。謂靈氣為非。謂却。是鄭註文無所出也。

凡王巾皆備

史氏曰。黼者。以斧形而白。黑半之。白黑西北乾方之色。而斧又有斷制之義。以乾之剛健。斧之斷制。以進賢退不肖。而不至慢與過。謂黼巾足以知戒。其言辨而醇。古聖王。凡黼刀劍皆銘。亦謂目用警意也。但剛健斷制於國家。凡百政治。何者不宜。而獨以用賢退不肖為言。亦拘矣。又云。祭巾既用布。王巾豈敢以他物為之。以此知黼巾亦布。因致慨。堯舜飯土塋。饗

周禮賁疑卷一

主

劍羹者。以天地宗廟之奉。不過陶匏所用。後世天地宗廟之器。未之有。改而自奉。乃金玉文繡矣。論亦偉。

宮人

擊王之六寢之修

修鄭鐸謂修飾。以致美大。非先王設官以掌之意矣。宮人所掌皆勞事。末務無乃衰甚。不知喪事王事也。王事天事也。其以吉士而統於天官。正所以弼王使之敬。而勿衰也。吳氏謂居高明。遠濁穢。所以養神明。而清志慮。亦斯義耳。昔衛武以為荒耽之警。則日風興夜寐。洒掃庭內。子有庭內。弗洒弗掃。晉昭以不能修正國之過。則此勞事末務。豈細故哉。余謂修修治。

宮寢掃除無穢是也。若云飾美是為遊玩之觀。則大謬矣。

掌次

掌王次之灋

灋下文。旅上帝祀五帝。師田表射等所宜張設者。皆所謂灋也。註云。大小丈尺。史氏謂廣狹多寡之制度。於文無出。不必從。

大府

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

劉迎曰。式者。九式貢者。九貢。顧東巖以為合乎法式者之貢。古者任土作貢。如青之怪石。徐之浮磬。皆式

周禮賁疑卷一

主

貢也。顧說是玩好之用。陳及之曰。非供耳目之玩。宗廟之鎮器。天府之守器。諸侯之分器。皆取於是以其可玩也。故曰玩好。先王於玩好。以餘財共之。以明無餘財。則不共。諸器皆朝廷之不可闕者。寧得以無餘財而遂不共乎。恐不然矣。先王玩好。其非後世珍禽奇獸。縱耳目之欲可知。若文王靈臺靈囿。靈沼與民相歡樂。是亦玩好也。夫何傷。

凡邦之賦用。取具焉。

此總言凡邦之用財。皆於此取足也。其用九貢九賦九功之人可知。黃氏謂九式之當用。邦賦者。貢不與有餘不足。推移之而必取具其意。以經文畢事。賦言

用也。亦指而不通矣。聖經文法言賦則貢功皆在必。如黃說則當云凡邦之貢用賦用功用豈復成文埋哉。

王府

帝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

金玉玩好兵器良貨賄之藏然六事鄭鐫謂金玉良貨賄固可下兵器豈可玩之物似以金玉兵器良貨賄俱在玩好中矣黃氏謂王之金玉玩好兵器貨賄必取其良者下奉上當如此似又以金玉玩好兵器又皆在良貨賄中矣。皆非是。兵若兌之戈和之弓。若若赤刀之等之屬良貨賄其貨出於自然而美者王昭禹云然玩好非貢賦之人必貴以玩好之藏但其地只產此物可以充玩好亦足以便其所貢胡氏云然二人之解爲諸家所不及宜從

司會

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會職會計者其始致財用也必先知六典八法入則爲治之大本以此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其於國政之是非民情之疾弊無不考察治正之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以致之及以歲會考歲成之後又必周知四國禮樂刑政之治歲會雖不足而其治可旌歲會雖廢而其治有可廢乃詔王及冢宰廢

周禮賈疏卷一

五

周禮賈疏卷一

五

置則知政治與財用相關通而逆治知治又爲理之本也財之出納掌之甚易持法以較用之當否則甚難府藏之官司書總其文書職藏職內課其出入職幣至其餘財各職其一而會計之管獨以法職其全蓋司會持法者也其任重凡王后六宮世子與夫卿相大夫士其用度當否皆得鉤考舉正之故國無侈費而財用足後世會計之官收掌出納其下之奉者有人糾察理正其上之用者無人以致人至窮奢極侈於上人臣承上意急征橫斂於下民不堪命而國空虛皆司會不設之過也漢之計相唐之度支使猶有周官遺意微而行之正以司會之名責以司會之審其於國家財用或庶幾乎

司書

凡稅斂掌事者受灋焉

凡徵於下而奉於上者皆所謂稅斂也不過九貢九賦九功而已易氏以釋經者謂稅斂在貢賦之外遂以稅斂爲九職之稅斂則非矣法定制也掌事者受之而不敢於法外取民黃氏謂通其有無乎其緩急而出其稅斂之法是司書隨事自由通融之新法矣又非也

職幣

振掌事者之餘財

振註云拊也。檢也。疏云以財與之謂之拊。知其足制謂之檢。夫振無與財意。似不可以拊解。振按說文拊上舉也。王禹偁謂振者以時舉之。恐積久遺忘。訓拊為舉。庶幾近之。要之拊檢皆非經文用振字本意。恐人以餘財為無用而輕忽之也。則振之使知皆斯民膏血當寶之如珠玉。又恐人以餘財為利物而妄用之也。則振之使知皆國家謹身節用之餘。毫末不可以濫費。蓋振有整頓奢與之義。而餘財不致沉滯。則養老賑饑必多格外殊恩。又有震動謹樂之義。而餘財不致耗散。則卑官非食應成恭儉盛德。成周覺察餘財而振之何如是之嚴切也。後世借古餘財之名。因有羨餘之貢。皆暴斂橫征於民。以興幸國家之恩。榮者嗚呼。徒喪其生平耳。亦可哀哉。

內宰

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

書賈氏謂書之於版似書版為一事矣。劉執中謂六官之陰禮九卿之婦職王內之政令關寺之法禁皆其所以為書又似內宰所掌一書足以榮之矣。况經文明言掌法以治如何將政令與陰禮婦職法禁並列耶。蓋書版圖屹然三項。書鄭鐸謂所以教宮人如後世女則女訓之類。版圖劉氏謂宮內百職之名氏皆載於版。宮寢內外之廬寺皆畫於圖。是為得之政

令凡王內之百事皆政令也。康成謂關寺者非內宰治之。治百事使各當耳。鄭鐸謂其意以為第稱既交則情與愛洽。顏辭媚熟。則公為私奔。故以官聞政令付內宰示大公至正。以塞險詖私謁之原。其言殊大。而無當也。

以陰禮教六官

后妃與王同體。嬪御亦王所愛幸。此間最難處置。並寵則妬不答。則怨憎。則有讒言。愛則有私謁。甚之任姦邪而害忠良。易象嗣而傾社稷。皆種於此。此內宰所以有六官之教也。林之奇謂官禁之辭。房閨之事。內宰何能教之。男女之別。正家所先。求聞使外官治

周禮賈疏卷一

老

內事固哉斯論。所謂教者非親相授受也。古者后妃皆立師傅。葛覃言歸。首告師氏。左傳傳母不在。背不下堂是也。擇師傳以朝夕訓誨。寧非內宰之所以教六官乎。如林云是視周家內宰如秦之呂不韋。漢之霍食其唐之武三思。委以國事而令其監官中參謀不悖哉。陰禮余意李氏所謂德皆正言皆順。然治宮無廢功。無後服。無表道。陰禮也。關雎之不淫。葛覃之躬儉。樛木之無嫉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兔置之莫不好德。亦陰禮也。王昭禹以凡內事皆陰。后祭市司徒教親謂之陰禮。與此意同。尚不及李說之親切也。

使各有屬以作二事

二事鄭註謂絲枲之事王氏謂祭祀賓客之事經無明文似硬差排作二事也黃氏曰九嬪職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功仰婦職作二事以作事為女功可二字究無着落易氏以為左氏載史墨文言曰物生必有兩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戚也王以三公為戚則知王后以三夫人為戚矣諸侯以三卿為戚則知三夫人以九嬪為戚矣正合此經各有屬之義據此是以戚公化之戚釋此戚字恰符各有屬意殊勝強尋二事作証之支離也

內小臣

周禮質疑卷一

本

正其服位

前內宰已言正后之服位矣此復言者某氏以為傳內宰之所正耳贊后佐后皆內宰親之至此獨命內小臣傳正哉鄭謂內宰所正者大祭祀之時此乃正之於官闈之中耳斯論得之

有好合於卿大夫

陳及之謂內交卿大夫之賢者賢亦眾矣豈王后所宜交耶氏言后親族為王朝卿大夫者得之鄭註云后於其族親所善者言親而不為所善者亦不與也其論更為完善

闈人

所服怪民不入宮

言宿衛之士偶有奇怪者即禁止之防非常也若常人從未入宮即非奇怪已早闔諸宮門外矣

凡內人公器賓客

史氏曰內人應役之人公器應用之物是矣至以公卿大夫之妻為賓客也余謂賓客常出入王宮者與應役之人應用之物等必有帥以導之也

寺人

堂內人之禁令

史氏於上文戒令訓曰戒防其怠令趣其行蓋然兩

周禮質疑卷一

左

事至此復訓為一事前言戒令戒於未然此言禁令禁於已然何自相矛盾乃爾黃氏謂在官有警戒之令於外有禁止之令亦支離余意曰令言其所當行者曰戒曰禁皆言其所不當行者經偶變文耳無庸過為分晰也

九嬪

掌婦學之禮以教九御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婦學在是千古之婦道亦盡於是矣與顏氏之子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為千古聖學之本同一切近篤實固範圍天地而不過也內宰陰禮舉其要耳九嬪之教乃致其詳亦與四勿為克復

之自等善乎劉執中之論煩教也曰婦德以柔順貞潔爲本婦言以溫柔正順爲則婦容德以正其心禮以正其容步武宮商動靜禮樂是也婦功祭祀澣滌豆以致其潔奉養精膳羞以盡其心致力祭服歲功之所施也盡禮樂盛德微有贊佐也金史后妃贊以麗色相高巧言相傾街能市恩逢迎固寵嘆後世婦學之不修信哉而班惠昭之言婦行亦可爲凡爲婦者鑒焉故附錄之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

周禮賈彙卷一

主

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余謂四事以德爲本苟無其德徒言婦有長古維厲之階詩刺之矣徒容冶容誨淫爲盜之招易惡之矣徒功乳雞司晨惟家之索書戒之矣故婦學之法以德爲首焉

世婦

章弔臨於卿大夫之喪

賈氏謂使世婦致禮物但弔是大名雖致禮亦名爲弔似以世婦無弔卿大夫之禮矣鄭康成曰王使往弔郝仲輿曰王后使往弔上氏曰世婦視大夫故使弔臨於卿大夫之喪蓋世婦象大夫自應有弔喪之

禮故或爲王使或爲后使也况下篇女御云從世婦弔於卿大夫之喪則世婦之爲弔喪益明白矣賈解非是

女史

女史以史名與王之左右史等凡后之事以禮從與左右史記王之言動等執彤管以侍后女德善惡必書不獨王后無非禮之動而宮女亦皆懼而修德此豈女奴曉書者所能辦哉鄭氏之說非是劉執中云蓋擇煩御之賢者爲之何氏曰皆窮窶之淑女以掌其教也則得之矣

周禮賈彙卷一

主

典婦功 典絲 典泉

典婦功典絲典泉絲泉婦功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使之動作不苟典職耳此人主奢儉所自卽國家存亡所關非士人堂之不可蓋奢必淫佚淫佚必縱恣貪殘暴橫所必至也國安得不亡儉必省約省約必謹慎憂勤惕勵所時稟也國正賴以存人主苟知一蠶所吐僅有一忽五忽方成一絲則一絲之得良不易矣與農之粒粒辛苦等豈得用如泥沙會無一毫顧惜哉士人朝夕左右俾王思絲所由來惻然於女工之艱則愛物之心生暴殄之懼深而恭儉之德成矣非然者導上之

欲而長其惡敗國亂政可勝言哉此先王所以設三
官必崇以士人也

周禮贊疑卷一

三

周禮贊疑卷二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暮

地官

序官

鄉老二鄉則公一人

王道必自鄉始古者以三公爲鄉老三公無專職在
朝則稱公在鄉則稱老在朝則上與天子相坐而論
道參六官之事以進退百官而不畏其偏在鄉則下
與百姓相親而言教行六鄉之事以搜賢舉能而不
嫌於褻三公位尊道隆位尊則其言易從道隆則其

周禮贊疑卷二

一

教易行鄉老曰與鄉人接聞見審而是非直毀譽公
而賢否當是以三年大比賓興賢能以獻於王也必
有取於鄉老蓋鄉老師教也非公位固不足以當之
先王設官之意謂教必發乎過而後見乎遠也故於
鄉特設三老焉

大司徒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

四方風土不同習俗亦異所謂移風易俗者因其常
而施教焉非紛更變改之謂也五十剛柔異性隨其
性之近矯其性之偏而教行焉矣高明剛克沉潛柔
克隨之也剛必折濟之以柔柔必懦振之以剛矯之

也。秦晉強猛。訓之以揖讓。吳越異弱。鼓之以振拔。固其自然。去其太甚。潛移默化。道一而風同。正所謂安擾之也。武侯治蜀。用威曰威。不立則惡不行。當時不苦其難。無他安之也。荆公新法行。四海沸騰。不安孰甚焉。夫然後嘆先王安擾之爲善教也。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語曰。祭思敬。又曰。祭如在。如有則敬。自生安敢有苟且之心乎。賈氏謂死者尙敬。則生事其親不苟且也。非是。

以刑教中。則民不讒。

中字應作去聲讀。以刑教之中。乎禮中乎法耳。非謂

周禮實疑卷二

三

其有過不及之失。而教以中道也。鄭鑄謂民之暴。以不知自歸於中道。非是。鄭又引昔言皋陶明刑。而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爲教中道之証。更謬甚矣。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鄭鑄以民積財。貨常有不足之歎。以度教之安。散無自足之心。其論狹而強。王昭禹曰。以度教節。則衣服械用有制。貴賤有等。民皆安分。而無覬覦之志。所以知足也。斯言得之。

以任土事。

鄭氏謂就地所生。因民所能。賈氏謂任人性居之。居澤者利其魚鹽。居陸者利其田蠶。余謂任人之性。而

居之。非先王以法辨名物。而相民宅之本意也。蓋能釣者居澤。能耕者居陸。乃所謂因其能。大司徒相其宅。而任以土事。意在斯乎。鄭鑄以任爲任土。作貢此處。尙說不到。貢賦上。擬下文。制天下之地。征自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

周公宅洛。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是周家建國用卜。未嘗用土圭之法。卽以土圭測景。論溫公

曰。日行黃道。每歲有差。地中當隨時轉移。故周在洛邑。漢在潁川。陽城唐在汴州。浚儀據此。是地中屢變。將建國亦隨之屢變乎。况堯都平陽。舜居蒲阪。文王居鎬。初未嘗定求地中。以建國也。善乎王志長之論。

周禮實疑卷二

三

曰。惟王建國。云云。非常年已試之實錄。乃言帝王均平四海。制作詳備。應若此耳。鄭鑄所聞於師。上圭測日之法。亦有不可解者。師云。冬夏二至。晝漏正中。立一表。以爲中。東西南北各立一表。其取中表。皆以千里爲率。其表則各以八尺爲度。於表之傍。立一尺五寸之土圭焉。日南者。南表也。晝漏正而中表之景。已與土圭等。其南方之表。則於表南得一尺四寸之景。不及土圭之長。是其地於日爲近。南故其景短。南方偏乎陽。則知其地之多。若他三方。類是。余謂中表有定地。方知南北東西之表。之景之偏。今中表定於何地乎。將合四方之表。以求地中乎。而四方之表。亦無

定跡此皆其可疑者

以土圭土其地

前言土圭之法測土深鄭司農云土深謂東西南北之深鄭錡曰凡地之遠近里數侵入則謂之深今史氏訓以土圭土其地而云測土深之法又以淺深言何與史云穿土至深莫不有沙礫土而有膩土則肥土圭測其淺深而知其肥磽土面有膩土自肥深土有沙礫自磽此理之一定何以測爲况地之淺深土圭以何法測之乎易氏曰土其地者倣倣王國之法以定東西南北之勢然後制其小大廣狹之封斯言得之

周禮實疑卷二

四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皆所謂荒也萬民將流徙而走四方先王乃以十二政聚之然亦是第二義矣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十年蓄積豈禹水湯旱所能災哉此預防凶荒端本澄源之良法也蓋未荒而備之莫若九年之餘已荒而救之莫若十二政之聚李俚平糴法豐年賤收之凶歲發而糴之穀價不貴耿壽昌常平倉穀賤增價以糴穀貴減價以糴民均受利此又其次也周世宗於淮南饑貸米不責其償可謂仁人矣胡寅曰若責其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

之不置或胥吏以詭貨而徵諸編民皆民所甚病此亦不可不知也富鄭公賑饑青州可謂處置得宜矣丘濬曰地有遠近數有多寡人有老少聚爲處則蒸爲疾疫散之各所則難爲管理不置簿書則無所稽考不依次序則無以徧及置之則動經旬月序之則緩不及救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行足致弊此亦須兼採也先事之備之善與不及事之弊件事可鑒矣趙汴知越州前民未饑爲書問屬縣當所被者幾鄉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可饒民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使各書以對曾鞏曰見旱勢之方熾知歲事之必歉前民未饑

周禮實疑卷二

五

已爲濟饑之備後世有志於民者當依其條件先事訪問也蘇軾與林希書言熙寧荒政之弊費國家錢米累百巨萬於救荒初無絲毫益救之遲故也丘濬曰朝廷須定奏災限期頒行天下災八分以上馳傳五分以上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通隨其遠近以爲期限緩不及期有罰如此溝服鑒司郡縣守令有不以救災爲急者乎斯言可師也他如趙清獻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輳韓魏公在仁宗朝請罷鬻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爲廣惠倉散與饑寒孤獨皆當祖其意審時度勢臨事酌行之至戰國時秦饑乞糴於晉魯饑乞糴於齊漢武詔令水潦移於江南下巴蜀

之粟致之江陵。此皆後世移民移粟。街且權易之。而甲里不足道矣。

六曰去幾

鄭司農以爲關市去幾。王氏曰。門關所以防姦人出入。不幾得乎。幾者市之去幾也。斯言得之。

九曰蕃樂

杜子春讀蕃爲藩。謂閉藏樂器。玉藻年不順成。食無樂。大司樂於大札則令弛縣解縣。不作而已。何以閉藏爲。

十曰多昏

昏必用六禮。而年不責以六禮。則昏者自多。非命之

周禮贊疑卷二

六

多昏也。呂氏謂凶荒之年。多是匹夫匹婦不能自保。殺禮而多昏。使男女自相保之義亦通。

十有二曰除盜賊

前云緩刑。此云除盜。得無自相背反乎。非也。小過刑

可緩。大罪必用重典也。凶荒之歲。姦人乘間竊發。一夜呼萬眾響應。非有以重懲之。烏駭鼠竄。竊弄鋤。挺禍亂之機已兆於此。此荒政必以除盜賊終也。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曰。劫禾者斬。正師此意耳。

六曰安富

凡富以克勤克儉得者居多。亦有何辜。後世乃以豐常故。征取無義。而暴吏更以鋤富強爲能。貧者同不

可使之朝夕。不給富者。寧可使之室家。不寧平均。非盛世愛養萬民之道也。故先王思所以安之。安者不擾而已。不擾則自安。李氏曰。大司徒十二教。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以本俗六安萬民。其六曰同衣服。知足衣服不異。則富者安。非也。

以本俗六安萬民

魏莊渠以爲祖宗根本所在。民不怠本。則善心生。俗字無下落。且安萬民。尙說不到生善心上。劉執中以爲使俗有本。安於其生。本俗二字折講。不得顛倒。不得。且俗又以何者爲本乎。皆非也。康成訓本爲舊得之以因也。因其舊俗而不爲紛更。則自無擾亂。正所

周禮贊疑卷二

七

以安之也

三曰聯兄弟

註以昏姻嫁娶訓兄弟。似非兄弟。字本義疏引爾雅釋親云。母與妻黨爲兄弟。此處似說不到外親鄭

云。自一世二世而後。分房析族。寢以疎遠。以兄弟之不聯。庶幾近之。劉執中曰。兄弟衆多者。必使受田同井。則手足相應。衣食相資。父母相接。子孫相親。以此訓聯兄弟。甚爲切實。而萬民之安。卽在其中矣。

使之相受

杜子春謂民移徙所到。則受之。單以移徙言。亦狹矣。鄧潛溪謂老受而終之。幼受而長之。窮無歸者受而

養之。又情事之必不能者。先王豈肯強人以所必不能哉。鄭玄曰。宅舍有故。相受寄托。其說爲長。曰有故不時。何也。曰受寄托。不負寄托。正比閭之誼也。

使之相賓

相賓相敬之意。先王敦睦之教也。如斯而已。康成謂賓客其賢者於何。見其爲賢者而賓客之乎。鄭鑄謂賓與之時。彼賢我賓。我賢彼賓。但以三歲賓與言。亦非。先王名鄉使相賓之本旨也。陳君舉謂一鄉萬二千五百家。所謂賢者必灼然可用。使之相賓必賢而可用。乃相賓。彼非賢而爲庸衆者。遂可以不和。教乎。大抵訓釋經文。以簡易明白爲尙。勿穿鑿。勿附會。勿泛濫。勿深晦。乃得。

周禮質疑卷二

八

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

魏氏以登爲進而成之。鄭鏐曰。好逸惡勞。民之常情。任以職事。使之勉力赴功。乃所以登之是矣。劉執中以登爲登於籍。如能稼穡者。登於稼穡之籍。大司徒安能舉邦國都鄙之萬民之任。十二職事者。盡登於籍乎。且登籍必稽籍。亦不勝其煩矣。

以鄉八刑糾萬民

大司徒以鄉三物糾萬民。而復糾萬民以鄉八刑。何哉。恭教非刑。則不行也。始之縣象以教也。本以貴民之帥。不帥無罰。民將日流於不肖。繼而選舉之政行。

姑用其所親。潛德幽光。聽其沉淪草澤。不舉蔽賢。故也是以古之司教者。上賢以崇德。必簡不肖以除惡。及教成而用之也。進賢受上賞。蔽賢必蒙顯戮。用是人材蔚起。野無留良。昔齊桓公於鄉長復事。必親問焉。有關於鄉者。不告謂之蔽明。鄉之秀出於衆者。不告謂之蔽賢。鄉之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不告謂之下比。皆以五罪罪之。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斯即先王糾萬民以鄉八刑之遺。三物八刑皆言鄉老教。必自鄉始。是以古來觀人者。必資鄉評。用人者必取鄉舉。故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七日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周禮質疑卷二

九

造言亂民。如鄭詳訛言惑衆。左道亂政。當付大司寇用重典矣。余謂造言妄言也。亂民不循繩墨也。且輕說方與教刑合。鄉刑教刑也。書曰朴作教刑。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司徒掌教之官。不服教而有獄訟。聽而斷之。猶異其可教也。至非教刑。所可治。然後歸於士。附麗也。麗於司寇。士師之五刑。乃歸之耳。故項氏以司徒斷刑。士行刑爲非。

小司徒

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

王東巖謂征役之施舍。只是凡征民力。以受役者於。

貴賤老幼廢疾則弛其力而舍之。是小司徒掌教法以稽以辨者。只爲力役一事。亦太狹矣。且貴者尙有力役之征乎。王昭禹以爲貴治賤賤事貴老在所養幼在所慈廢疾在所寬恤方與小司徒教法合。凡征役句文是推開另一事說。或征或役宜施宜舍自有法在。征役須如疏解征謂稅之役謂徭役施舍須如鄭景望解施猶加也。或加或舍必辨其實乃爲得之以施政教行徵令。

政教徵令判然二事。皆以所入民物之數而斟酌之。易氏所謂據其數而舉飲射之類而起師田之類是也。賈氏謂小司徒施政教徵索於民似將徵令牽入政教內。又云及所施政令改徵爲政以施字貫下。又似徵令卽所施政教均參雜不可從。

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

古者軍法起於鄉。鄭注所謂因農事而定軍制者也。陳君舉曰有事致之行陳無事歸之田里無招收之擾無廩給之費先王寓兵於農誠千古不易之良法也。王明齋謂攷六鄉居民之數一比長所統合有五

周禮質疑卷二

十

於五家之寡終於萬有二千五百家之衆。倘十家而取一人僅得一千二百五十人耳。積伍而爲軍亦是萬二千五百人矣。天子六軍蓋七萬五千人也。家數豈足敷人數。按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六鄉六軍備矣。此古之軍所以必起於鄉也。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

周家授田之制參差不一。大司徒言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遂人言上地夫一畝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畝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畝田百畝萊二百畝。司徒遂人蓋

周禮質疑卷二

十一

以田之肥瘠爲授田之多寡也。小司徒言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大司馬言土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小司徒大司馬又以口之多寡爲授田之肥瘠也。王制言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孟子言一夫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下次食六人下食五人王制孟子又謂授田有定畝而以食人多寡爲農之上下也。孟子當周未造周官周禮豈不

知之而言周制獨與周禮異王制制者其間見審必以王制爲可從耳後世言授田者自當以孟子之言爲宗田限百畝不有肥瘠自按授田之區之地之肥瘠而均之肥瘠均人心安矣先王制作固不強人以所不安也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正卒也其餘皆羨卒從役家一人民力已寬更有羨卒備代民力自有餘唯田與追胥竭作以所役近且暫故正卒羨卒乃盡行耳先王愛民其故不肯盡其財力所以國有閒田民有羨卒後世反此晉作州兵魯作丘甲按籍調發不遺

周禮質疑卷二

主

一人秦自實田唐括逃戶隱田山陬海澨尺土必登於是民財殫民力盡矣夫然後嘆先王毋過家一人之爲愛民之至也

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平居掌衆庶之政教戒禁者也及起衆庶用之則自有臨時之政教戒禁在小司徒乃掌之耳鄭鑄以小司徒位尊爵高乃能令政教與戒禁兼掌之彼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爵位不逮司徒者僅能掌政教戒禁之一乎必不然矣

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鄭鑄謂大事常事之大者如田役之類家一人足矣

故致授田之夫大故事出意外患生不測非家一人所能禦故致爲羨之卒不執定大事大故爲何項得之如鄭註大事或事大故災寇無乃太拘乎

乃經主地而井牧其田野

此治野之法繼鄉法而起者也故曰乃鄉地近內沃土多而草萊少則有井無牧至野外之地肥磽相兼乃可井牧井用井折而行也王東巖言井其田野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公田處中私田包外是也牧其田野土地兼萊視田半下地授萊視田倍中地用萊等是也至此折之法左氏異議言之詳矣沃衍之地九夫爲井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當一井藪澤之地

周禮質疑卷二

主

九夫爲鳩八鳩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敷五敷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此折其常則井牧或兼施或單舉乃成活法而不窮於所用周公經地設井立步制畝當年經畫自有定制後人註釋不無參差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各秋百畝公田居中亦百畝或以爲八家同養公田先治之或以爲八家各耕百十畝以十畝爲公田此分田治田之不同也一夫田百畝除山川林麓三分去一則僅六百畝此數於百畝者又

易再易之田或家二百畝或家三百畝又溢於百畝矣此畝之取數多寡不同也後人欲行古人法但師其意可耳八家同井存亡相守出入相司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救是也區區較量於田畝多寡間亦未矣周公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故通率備言之縣都之名偶同公卿采地鄭註遂謂造都鄙為采地制井田也固哉

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邱邑縣都地各有域分之使不相亂域各有守辨之使不相踰然後農圃虞衡因地以施其職因職以起其稅且又必遠近輕重適其宜而得其均故曰平康

周禮質疑卷二

疏

成謂守為虞衡之屬王昭禹遂以山虞澤虞掌其政令為守無乃侵下其職位乎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攷夫屋及其眾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

六鄉四郊之吏教治有優劣政事有得失其中夫有勤惰屋有修廢以及戶口之眾寡六畜之登耗器械之備乏平之正之攷之正所謂大比也以待政令賈氏謂以待政令所須則供之是矣項氏曰政令即大比之鈎考前已平之正之考之矣復待鈎考乎王氏曰待誅賞之政令前歲終考屬官而誅賞自鄉鄰至都鄙有地治者皆屬官此六鄉四郊吏獨非屬官乎

誅賞於歲終三年大比再行誅賞先王恐無此制也

鄉師

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

國比之法即小司徒九比之法即大比吏之法鄉師用之故曰國比之法林氏謂即大司徒五家為比之法五家為比特五家之總名耳與下文問為五比之總名等焉得謂之比法乎夫家眾寡眾寡之數耳小司徒夫家九比之數鄭古謂出九賦之人數是也稽察眾寡之人數耳尚說不到可任可施舍易氏謂稽夫家眾寡謂其可任者辨老幼貴賤廢疾謂其可施舍者分配更屬支離辨其老幼貴賤廢疾辨人耳牛馬之物辨物耳辨之者何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兩辨字正相應故以此句結之夫家眾寡以時稽察而已與此結句固無涉也

周禮質疑卷二

主

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致司空之倅以逆其役事司空掌役州里出役鄉師則受州里遺役之數按司空功作之章程而因以鈎考稽察其役事也黃氏謂要與法參互之其事可逆而知則逆為揣度之辭非鈎考之義矣且役事必逆知何謂哉以司徒之大旗致眾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

而陳之黃氏以爲句絕。言陳列也。較鄭註爲順。觀上下二句。皆以以字起。以而字轉。益了然矣。旗物易氏謂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是鄉邑各有旗。各有方色。辨之使不相亂。故有政令刑禁之治。其非司徒所建。熊虎之大旗。明矣。大旗致衆。而陳列之已耳。鄭註亦非是。

脩其鄉器

曰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各示集爲其所共之器。而鄉師則又總比閭族黨州鄉所集爲之器。而稱之者也。鄉師四人。二人主三鄉。恐鄉器之不備。與敗壞也。稽之。惟比長閭胥等是閭。庶鄉可無不完之

周禮質疑卷二

去

器矣。惟此鄉器。財出六鄉之家。用共六鄉之人。鄉師掌而稽之。以成此大同之美俗。王氏以爲鄉器比閭族出於民黨。州鄉出於公。且以王昭禹謂鄉器皆集民財爲之。爲非。而曰行禮以教民。而反取於民乎。然則比閭族。獨非教民行禮之地。而可以任其取民乎。至鄭氏謂比閭族黨之服器。出於比閭族黨之所罰。而爲之假。使無可罰。器卽可以不制。以先王公物。和俗之大典。而謂必待里布屋粟之罰。而始成其論。更悖謬矣。

則攷教察離稽器展事

攷教稽展。皆爲鄉吏而言。非謂鄉人也。攷教察離鄭

註所謂視賢能以知道藝與否。視吏言事知其情實否。是也。稽器王昭禹謂稽吉凶實軍凡備物致用者。王氏謂稽稽其足否與良窳是也。展事王昭禹謂事凡施於名物者皆事。賈氏謂展行事展省視之。知其善惡是也。蓋然四項皆兼兩端。故下文云以詔誅賞。鄭鈔謂攷教則察其離稽器則展其事。若以攷教先察離稽器乃展事者。王昭禹謂教之不明。常起於離之不正。又若以離爲可以亂教者。均失之矣。

周禮質疑卷二

七

周禮質疑卷三

襄城 劉世芝 芳草 落

鄉大夫

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

下文與賢者能者鄭註賢有德行者能有道藝者下文與賢出何掌之與能入使治之賈疏賢者德大故使出長能者德小故使人治道藝屬能爲小德其次於德行明矣朱子謂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冊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似將道字說得太大了如何謂之能謂之小德須合鄭註賈疏義始得

周禮質疑卷三

二

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

人爲天地所鍾毓材乃帝王所長養故三年大比其賢其能之選鄉則實而與之獻賢獻能之書王則拜而受之曰賓曰拜敬之至也登於天府與宗廟寶藏等益以人材者國家之寶物也後世求賢取士試院圖以棘聲名和裸以進校卒夾持窮搜極索片紙偶誤輒被斥逐糊其名易其書其求之取之如此之嚴且密及觀其所得賢士乃以一日東塗西抹之文字遽享終身馭貴馭富之爵祿又何其輕且易也天下

安得有真材國家安得有善治哉試觀先王之世其教之也此有長以防其奇衰間有胥以書其敬敏任恤族有師以書其孝悌睦姻黨有正以書其德行道藝州長攷之鄉大夫與之其成材也如是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升之學曰俊上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白進士然後可以從政其用材也以第而升如此主定賢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又曰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其官材之辨論也又如此此賢能所以群起教化所以大行也今欲講求政理當自得人材始至人材所以教之興之官之又當倣之古法故曰鄉舉里選百世不易之良規也

周禮質疑卷三

二

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射以觀德自以射之五物詢衆庶也王平仲以賈氏附會後鄭其說支離當矣易氏以內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黃氏乃以節比於樂爲與舞非也易氏云已射皆有舞以爲發揚蹈厲之舉得之

黨正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正齒位卽下文齒鄉里齒父族不齒等壹命鄉里老者長者先之再命父族老者長者先之謂其近於父兄長長之義也三命不齒謂其近於君貴貴之義也

貴貴長長。正所謂以禮屬民。黨於序。飲酒不同於他。飲酒者。正在此。陸佃謂坐主人於東南。坐賓於西北。等爲正位。六十三豆。七十四豆等爲正齒。而以下文。一命再命等。夾入正齒中。以爲正齒之証。則位字。又以何者爲証乎。經文於飲酒於序下。加一命再命之文。則知所正者齒之位。非齒與位並舉也。

比長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

先王教民之法。何其詳且備哉。人必識法。教乃行。故月吉之教。先以讀邦法。州四讀法。黨歲七讀法。族十因讀法。是也。比人。稀必隨間。胥讀法。鄉已爲賢者。能

周禮實疑卷三

三

者。故經無讀法之文。有善必錄。人乃勸。故讀法即繼以所書。敬敏任卹。胥書之。孝弟睦姻有學。族師書之。德行道藝。黨正書之。是也。若比長。禁其奇袤之心。而已。州長。攷之。鄉大夫。興之而已。故經無所書之文。勸戒賞罰。必相兼。教化乃成。比之有舉。則相及。閭之失禮。則有黜撻之罰。族之相保。相受。相及。相共。黨之糾戒。州之糾其過惡。鄉主與賢。興能。然三年大比。必攷其德行道藝。乃興此德禮之教。所謂必輔以政刑也。禮教人情所苦。飲酒人情所樂。先王每於人所樂時而行禮教焉。州則一年再飲。春秋習射。從而飲之。黨則一年一飲。歲十二月。因大蜡於序。飲酒放無飲。

酒禮因祭醕而民得相爲獻酬。鄭註所謂合錢飲酒爲醕也。比閭二十五家耳。於農隙賽神報功。白飲酒飲。自有禮。但經無明文耳。鄉則禮教成。賓而與之。乃鄉飲酒禮之大者。故以此終焉。余按學記註。一閭同。一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民朝夕出入。常受教於塾。又按書傳。說大夫七十致仕者。歸教於閭。里新穀已入。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上老平明坐右塾。庶老坐左塾。餘子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則註所謂朝夕受教於塾。想卽此。右塾左塾之上老庶老也。此又見先王教民無間。朝夕不在黨庠術序中。而爲比閭族黨州鄉經文之所不及。載者故備錄焉。

周禮實疑卷三

四

封人

令社稷之職

社稷之職。康成謂將祭之時。諸有事於社稷者。若爲社事而單出。爲社田而畢作。爲社祭而供樂盛。皆所謂職事也。鄭鏐謂諸侯當守社稷之職。恐其廢而不祀。封人則令之。使無敢廢職。諸侯豈封人小官所得令之。使不敢哉。必不然矣。

飾其牛牲

飾取其潔。非取其華也。康成謂刷治潔清得之。王昭禹謂飾以文繡。非是。

舞師

凡野舞則皆教之

野舞凡野人欲學舞者。舞師皆教之以待用。在舞徒四十人之外。舞徒徒之能舞者。故經文於徒上加舞字。舞師但帥之為舞耳。賈氏曰。掌教野人。國有祭山川等。則舞師帥領往舞。似以下文野人為舞徒。非也。賈氏又云。樂師六舞教國子。并有旄舞人。舞此教野人。故無此二者。則直以教兵舞。旄舞羽舞。舞之四舞。為教野人。又何其謬也。

牧人

其其犧牲

註謂犧牲為羽毛完具。又引周景王時。實見雄鷄自

周禮賈疏卷三

五

斷其尾曰鷄。憚其為犧。斷尾不為犧。則犧必體具也。鄭鍔云上言牲物。此謂犧牲。蓋牲全也。犧亦全也。牲之全。謂色純。犧之全。為體具。鄭司農解牲。牲云。牲純也。玄則以體完為全。王忠平謂純色曰犧。牲亦毛純。無雜。又云。牲從全體。無傷毛。無雜。均有全意。解犧牲者。紛紛訖。無定說。余謂凡祭祀用牲。必取色純。體具者。犧牲兼之。彼以何者論色。何者論體。均失之矣。

載師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薛氏云。宅不毛者。其長有里布之罰。田不耕者。其長

有屋粟之罰。民無職事。則又罰其長。以夫家之征。是以長之所轄者。有此游惰之民。而因以罰其長也。朱子謂士大夫之有土者。宅不毛。以為亭臺田。不耕。以為池沼家養。浮泛之人。是又以士大夫之有土者。有此不毛等事。而以里布等罰之也。王明齋謂為工商雜流言之。有此里布等罰耳。均授以宅里。彼專於別業。構屋皆滿。而不毛。均授以夫田。彼則唯事別業。不暇耕。而他人耕之。閒民雖不授地。亦當計其家之眾寡。而施以征役。以當十一十二等之征。以上三說。皆言罰有事主。余玩經文。三凡字。為凡有宅有田無職事之民言之也。為凡不毛其宅。不耕其田。不任職。而

周禮賈疏卷三

本

為游手之閒民。施罰以警之也。則上三說。皆未安。至所謂里布等。亦必酌其多寡之宜。以里布等名目罰之耳。若執定一家而出二十五家之布。一夫而出三末之粟。一民而出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恐非游惰貧乏者所能辦。先王必無此強其所無之酷罰也。鄭註云。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以供吉凶二服及喪器。如此解。則里布。夫家之征。又將何所用乎。且國用自有經制。曷常仰給於此。先王乃以此罰物充國用。故必不然矣。

縣師

凡造都邑

王昭禹曰縣師掌開田之地則造都邑者合天下開田言之天下開田都邑豈一縣師所能盡造上文國有軍旅會同田役大事鄭鑄云縣師開有是戒往受法於司馬作其衆庶馬牛車輦會其車人卒伍備其旗鼓兵器然後帥之以至天下開田大事恐亦非一縣師所能盡辦是皆惑於鄭誣賈疏邦國之解而附會之也鄭云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至數周天下賈云邦國則六服四郊則兼國中故云周天下余意邦國卽邦畿也詩云邦畿千里聿就千里畿內言則諸處皆可通矣

遺人

周禮賈疑卷三

七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鄭鑄謂五地委積門關委積出於稅其餘皆三年九年耕餘余謂三年九年之餘皆先王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者國家大經費乃用之豈僅爲此五地難危等事設哉五事不常有故各因其地所出之物之餘以施惠焉不常有侯時而予故曰待卽門關委積以稅推之則五地之委積自各有出處又必以其餘乃用則以事不常有所用無多故也至養老孤以門關委積賈氏云養死政之老與其孤死政老孤國家自有周恤大典必不借此區區稅餘余意老孤乃出入門關之老孤無依者耳非死政者鄭鑄又謂出商旅

之利以養死義之家使民知義不勝利尤支離

均人

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

鄭鑄以力役興於農隙之時一旬而三日計冬之三月則二十七日中年無年以次而降爲十八日九日此周禮一經視歲上下爲用民力之節以漢文帝集諸儒刺六經作王制用民力歲不過三日爲非又以康成收旬爲均爲鑿余謂農隙力役是矣至謂三月之間輒用民力二十七日先王必無此暴政也按一大二十七日千夫則爲二萬七百日是二萬七百日也以千夫計工便如是多夫至萬更當何如恐每歲鑿池築城之類用不盡如許工也康成謂旬爲均是劉執中所謂均其民力周徧皆用其三日也而文帝歲不過三日深得先王均力之意矣

師氏

掌以嫺詔王

以嫺詔王有兩義事甚微而爲王所宜爲者必詔王以行之善甚微而爲王心已萌者必詔王以成之昭烈謂勿以善小不爲孟子謂是心足王皆是此意故養君之善德必自謹小慎微始正君之邪心必自防微杜漸始

敏德以爲行本

敏速也。勇也。怠緩從事。天下事都行不去。註謂敏爲仁義順時。呂氏謂敏爲不息之謂。皆未安。

保氏

保氏掌諫王惡

古者諫官無專設。而諫言者衆。後世特置諫官。而無諫言。卽言與不言等。古之時。王有惡。保氏諫之。瞽矇之官。以頌詩諫。士師之官。以傳言諫。司市之官。以市議諫。上虞之官。以獸臣箴諫。是以王過惡。日聞而國事不至於崩墮也。自漢武置諫議大夫。他官不越職言。而諫官或以畏禍不敢言。或以媚上不肯言。或以軟骨不能言。間有言循故事而已。經歲不聞有一言哉。

周禮質疑卷三

九

調人

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至不同國。

王東巖云。調人所言。謂過而殺人耳。然過者在所赦。而於人有父兄君臣之讐。不可同處。故使之辟。此言殺人。之賊。本以過失在所當赦。而使之辟。恐傷孝子順孫之心也。王東巖又云。曲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此主爲復讐。

之人言。周禮所言。主爲人讐之人。設且調人之和難。乃過殺人者耳。非過殺人者。自許以復讐也。此與周官設調人之職之本意。恰合。故並錄之。

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項氏謂與讐者。瑞節使執其讐。以歸於官。有節則無敢敵者。而忠臣孝子。不至於遭害。以孝子順孫爲能執賊。耶。彼自往執。何煩官節。以官節爲無敵。敵耶。殺人之賊。死且不辟。何畏官節。倘以官節而使孝子順孫遭害。是賊未得而兩命並殞矣。康成謂王以刺圭使調人執之以治其罪。其說爲允。

凡殺人有反殺者

周禮質疑卷三

十

反殺二字。賈氏謂。既殺一人。其有子弟復殺之。恐後與己爲敵。而害己。既殺其父。慮後慮復殺其子弟。恐天下無此賊人之情。史氏謂。殺人者死。王已殺之。而轉家復思報焉。恐天下亦無此孝子順孫之情。鄭鐔曰。有司以法殺人。有敢讐而殺有司者。以此訓反殺二字較穩。

媒氏

凡娶判妻人子者。皆書之。

鄭鐔謂。判妻爲夫妻。反目至於仳離。已判而夫者是。謂出妻再嫁。出妻世寧有幾。余謂已許字未娶。其夫物故者。是爲判妻。鄭註所謂未成昏禮者是也。

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

婚六禮必備令也有故不用令而奔者聽其殺禮而成婚不禁也倘無故不用令則罰之康成云重天時權行之直以聖經為誨淫之書矣鄭鐸謂康成一語之謬傷敗風教信哉奔者六禮未備疾行之謂非私奔也

司市

平肆展成奠賈

註訓展為整整飭會者則成字為開文訓成為平平成市物市物以何為平成皆未穩鄭鐸曰平其列肆使有分界而不爭展省其貨之成否使中度而不同

周禮賈疑卷三

十一

利肆定物成乃奠價之高下斯為得之王氏解成字尤允王氏曰器中度布帛精粗中數木中伐鳥獸魚鱉中殺此所謂成也○試觀一市之間齊執經度以叙而行上旌有令市以時起大治大訟市師聽之小治小訟胥師賈師聽之肆平則地均成展則物賈賈奠則直當市吏掌焉官有舍思次介次市官所泄止也市為利數次以思名先生欲其見利思義也次以介名欲其臨財勿苟得也市官顧之時凜凜焉嗚呼市為難地也而物置有所人安其叙秩然有條井然不亂熙熙攘攘而來者如遊靜虛之宇非王者之市而能然與而王者之世可想矣

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

古者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皆自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始故三餘者財貨之源錢布流通權一時之宜抑末也司市作布以濟凶荒札喪與湯以莊山金鑄幣贖無賴賈子者禹以歷山金鑄幣救困者同亦權宜之術耳後世因之不務源逐末爭黃金玉矣管子曰上幣珠玉中幣黃金掘之非有補於饑食之非有補於飽蘇氏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可以為衣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可以為食語曰不貴異物賤用物金寶珠玉異物也布帛菽粟用物也今之人皆舍用物而營異物者也飽暖終無補饑寒轉怨天噫亦晚矣

周禮賈疑卷三

十二

胥

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或撻或戮或罰有罪者之三刑也鄭鐸謂撻而戮之又從而罰之古必無此疊刑易氏謂戮以示辱亦非正國典乃戮豈示辱哉

泉府

後世借名法周官泉府如王莽之王田市易王介甫之青苗均輸其為厲民階亂不待言矣即以泉府論得人以理其惠小不得人以理其害太天下千百郡縣得千百賢人理之未必無小惠然亦不勝瑣碎煩

擾矣。况古者君子少而小人多。以擊小落。落散布天下。行用官。泉府法。病民。病國。大亂之道也。竊疑聖王。理財。自有大經。大法。乃張官置吏。日營營於欲除。書問與商賈爭利。以行其私恩。小惠。王道蕩蕩。王道平平。決不若是也。惠而不知為政。孟子嘗論子產矣。平政。辟人可哉。後人疑周公不為利。泉府非周公法理。或然也。

遂人

掌邦之野

鄉遂異名。官因以異。法亦不同。有鄉法。有野法。自是辨異。同者紛紛矣。鄉不言夫一廛。惟言受田而遂之。

周禮質疑卷三

三

上中下地。皆言夫一廛。鄉不言餘夫而遂之上中下地。皆言餘夫。鄉餘夫授田二十五畝。鄉法也。遂人餘夫田萊如正夫之數。野法也。然六鄉為四方之標準。故野法必本於鄉法。即如遂大夫三年大比。帥吏與。昨非。即鄉大夫與賢者能者。以禮禮賓之乎。鄙師所謂祭祀。非即黨正所謂祭樂乎。其他亦有互文見義者。六鄉詳軍制。伍兩卒放師軍。而田制亦在其中。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是也。六遂詳田制。遂溝洫。澮川。然軍制亦在其中。軍賦邱乘是也。六鄉有大司徒。六遂則為遂人。六鄉有小司徒。六遂則為遂師。尊卑異官。其為掌鄉掌野則一也。先王因地之遐邇。以命官。

因地之高下。平衍沃壤。瘠土以盡。田以教。以養。以耕。以戰。以守。其法可謂詳且備矣。苟得人焉。本仁愛之心。布先王體國經野之政。度土地之形。審時勢之便。變而通之。行而宜之。不必區區較量於鄉遂異同。有無間。庶周官之法可行。而王道可再見也。昔人謂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善乎王平仲之論也。曰六典乃周公詳勒治平之書。均平四海。因革百王。制作詳備。應若桴耳。非必當年一一已試之實錄也。讀周禮者。涵詠其位天地育萬物之心。量可耳舉而措之。損益潤色。自有妙用。句摘字比。推求得失。抑末矣。

周禮質疑卷三

三

遂大夫

則率其吏而與。昨

昨。農民也。與。舉也。於農民中舉其賢能者耳。康成云。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斯言當矣。或謂鄉主教遂主耕。鄉之賢能以道德。遂未嘗以此教。安得以此與。余謂六遂之地。民曰野民。牲曰野牲。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職曰野職。賦曰野賦。以其地遠於國。諸凡朴畧。故皆以野名之。所教者稼穡之事。為多。故曰遂主耕。非以野鄙之而謂此中無人也。詩曰。或耘或耔。又曰。烝我髦士。則髦士非出於耘耔間耶。大舜歷山。伊尹有莘。諸葛南陽。又孰非自耕稼中來也。周公無逸。

諸篇其言農事。繼悉俱備。是天下夏農莫周公若其才之美。孔子稱之。又安得謂農民中無奇才異能也。至謂遂未嘗以此教。則又不然。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又曰。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則六遂中之賢能。固皆大司徒之教所漸。確涵濡而成者也。

以四達戒其功事

鄭康成以夫家衆寡。六畜車輦。稼穡耕耨。旗鼓兵革。爲四達。劉執中以食達。兵達。賢達。能達。爲四達。二家分數四事。經無明文。可強以事分配之乎。鄭鏐云。遂大夫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司徒司徒達之。於王王氏曰。自王達之。於大司徒。自大司徒達之。於遂人。自遂

周禮質疑卷三

五

人達之。於遂大夫。自遂大夫達之。於爲邑者。郝氏曰。自遂大夫達縣正。縣正達鄙師。鄙師達鄉長。鄉長達里宰。三家又以上達下。下達上。上下通達。爲四達。又何據以轉遞之。四爲四達乎。余意四達。且渾說不必指數。易氏所謂四達。而不悖者。得之如爲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爲家邑者。四達於家甸之地。四達而戒功事。則民無不趨事者功者矣。功事之戒。卽教也。

草人

掌土化之法

草人土化法。辨九土之宜。施九等之糞。及下篇稻人稼下地。用治水蓄泄六法。以揚爰作田其事。至繼細

矣。而先王必設官掌之。其爲農民區畫。宜所期其小無內者也。糞種八爲獸骨。其一爲麻。王氏云。以麻子構之以漬種。劉執中謂取九獸之糞。非是。獸骨漬種。取獸骨焚爲灰。煮汁以漬種也。或謂以汁糞地。骨汁能有幾。可偏糞地乎。且與經文糞種義乖。芒種二字升庵以注者不知其解。引農書郭賦爲証。可不必芒種卽稻也。稻未有無芒者。不過古下地種稻耳。

土訓

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訓詁

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周禮質疑卷三

六

地里有圖。方域有志。覽地圖而古今之形勢。邊腹之衝僻。山川之易險。地事可知也。讀方志而帝王之成敗。賢奸之消長。風俗之醇離。其事可觀也。居堂宇之內。而九州如指諸掌。千古如昨。諸目矣。夫地圖之掌於司徒。方志之掌於外史者。王固久睹識之。及巡守所及。土訓誦訓二官。夾玉車以從。復爲王歷歷手指。口道之。以詔地事。觀事焉。向附於耳。今囑於目。覽今形而思古。事卽舊聞。以証新見。法歷既深。得喪既審。以法以戒。其可以匡君德而益王治者。豈淺鮮哉。此土訓誦訓之大者。至地。應方。應等。精察其利害。姦惡。俾王飲食起居得宜。特微者耳。地事。鄭註謂若刑揚

地宜稻。而井地宜麻。觀事。若魯有大庭氏之虛。般之
二陵。何小之乎。言地事。觀事也。甚非。

廩人

以治年之凶豐。
自古理財之道。家國天下。不過耕三餘一。量入爲出。
八字。廩人以歲之升降。爲用穀之隆殺。故年適豐不
侈於有餘。年適凶不苦於不足。治年之術。莫善於此。
司稼以年之上下出飲。法年上飲而歲年下出而服。
倉人有餘則藏之。待凶而頒之。後之常平義社諸倉。
皆祖於此。此皆古先聖王耕餘量出之遺法也。後世
治法具在。治人絕少。一遇饑荒。問值良有司。乃以上
周禮質疑卷三
問。又移反覆比及報。可而百姓已。庭廩待斃矣。及賑
恤。令下官之潛侵吏之濫支。奸以巧得。愚以拙失者。
比比也。至無狀司牧。逢迎上意。水旱秘不言。坐視饑
毗。流離道路。填塞溝壑。而膜然無一毫矜恤之心者。
更無論矣。悲夫。

周禮質疑卷四

襄城 劉青 著

春官

大宗伯

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五祀雜見經傳。月令以五祀爲門。行戶室中。雷曰。帟
通以五祀爲門。井戶竈中。雷禮運中。雷國門。國行戶
竈是爲五祀。禮運之五祀與月令同。而帟通則易
行爲井。揚。井。施以井兼行。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入家
同井。由家至井。井有入道。八家所行。非有異也。鄭節

周禮質疑卷四

卿云。門戶人所資以出入。中雷人所資以居。井竈人
所資以飲食。陳氏云中。雷土用事故。祀於中央。竈火
用事故。祀於夏。井水用事故。祀於冬。戶在內而奇陽
也。故祀於春。門在外而偶陰也。故祀於秋。鄭鑄云中。
雷土也。季夏祀之。井水也。冬祀之。門金也。秋祀之。戶
木也。春祀之。竈火也。夏祀之。皆五行小神之在地者。
是足補陳氏祀中央之時。而增門戶爲金木。以足五
行之數也。升庵又云。祀戶以羊。竈以雞。中雷以豚。門
以犬。井以豕。蓋五祀皆爲人所資而祀以報之。又必
有其時與物。今元旦祭竈。祭土地之神。土地即中雷
也。二祀徧今士庶家矣。余按女祝掌王后之內祭。鄭

註內祭宮中。門戶宮中。小祀豈可與社稷五嶽同科。王平仲云。五官之神在四郊者。亦得稱五祀。宜從鄭註說是。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視。

此鄭註所謂賓禮之別有八也。此八者皆以諸侯見王爲文。朝宗覲遇諸侯以四時而見王也。諸侯之事各以其國事來。謂之時見。統以諸國事來。謂之殷見。天子之事不時。各至者謂之時聘。同時畢至者謂之殷類。蓋王者以賓禮親諸侯。賓道以親諸侯爲主。故曰諸侯修王事。王皆以禮見之也。鄭註以諸侯見王

周禮賈疑卷四

二

爲文只云六禮。非是鄭鐸以小行人有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類五歲徧省。遂定爲王有類禮於諸侯。而以行人時聘結好。殷類除屬爲王見諸侯之文。何其固也。如以三歲徧類爲類禮。則歲徧存五歲徧省又何禮乎。至於四時之見。賈公彥云。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秋則西方盡來。冬則北方盡來。陳及之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或以方計。或以歲計。煩數已甚。王制諸侯於天子五年一朝。是四方諸侯六年乃一朝。但以春來則曰朝。夏來則曰宗。非定以四時見爲常制也。

以軍禮同邦國

凡邦國有異志異謀者。以軍禮一之。故曰同。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註謂親爲親其恩。謂成爲成其性。疏以親迎諸事是親其恩。一敦行孝弟是成其性。似不如鄭鐸所云親男女之情。成男女之德。方與經文親成繼以男女字有關係也。至陳氏之說。余竊疑焉。陳云。冠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之於客位。親之以成德。卒之於伯仲。責其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爲臣而忠。爲少而順。也是矣。獨曰見之於母。母拜之見之於兄弟。兄弟拜之。方資以爲人子等項。是遵何道哉。其悖禮害義已甚。古必無是冠禮也。

周禮賈疑卷四

三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天產地產。舊解頗多。然莫善於易氏之說。易氏曰。天之所以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爲主。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爲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地之所以產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爲主。是以深沉重厚。或至於不和。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暢爲造化至和

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鄭
註謂陰德爲男女之情。陽德爲分地利以致富。其論
何其迂遠而支離也。至下文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
物之產。則王昭禹之說最爲簡易明快。昭禹曰。樂者
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惟其爲天地之和序。故能
合天地之化。和放萬物皆化。序故萬物皆別。惟其能
化別群物。故能合百物之產。惟其和氣以通乎幽則
鬼神之無形可得而事矣。以治乎明則萬民之至愚
可得而諧矣。以格乎物則百物之有知可得而致矣。

小宗伯

辨廟祧之昭穆

周禮實疑卷四

四

按禮器家語荀卿穀梁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
常法。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黃氏曰
太祖一祧二親廟四是爲七廟。合廟與祧乃七非祧
則止五廟。豈古制哉。即以周家七廟言之。或以爲太
祖后稷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亦非也。自穆王
上至昭王康王成王爲四親廟。則文武正在二祧之
位。至懿王時則文王當遷。至孝王時則武王當遷。然
二廟不可去。故別立二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而所
謂三昭三穆者自在王廟以下。以爲七廟之外。更有
文武二廟是也。王東巖以爲累世之後但以文武居
七廟之數。是周家七廟但以文武虛位足之。實五廟

也。必不然矣。王平仲云。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
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
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如此解。方合七
廟爲天子常法。

肆師

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

國祀之禮。天神地示人鬼之位。及祭之物與器。大宗
伯定其位。而言物與器之所當用。肆師備其物與器
以致用。而祀禮立矣。王昭禹謂大宗伯得禮微而難
知之。義肆師明禮粗而可陳之數。豈大宗伯不明其
數。肆師不知其義乎。蓋祀禮之義寓於數之中。大宗
伯命之。肆師陳之。故曰佐非義與數。大宗伯肆師分
任之也。至下文用玉帛牲醴。鄭鑄解義甚精。祀必以
玉者。取陽精之純。以禮神也。必以帛者。取人功之勤。
必有牲者。取天產之精。而易氏言大祀次祀小祀之
異。用其義亦精。大祀貴精。純而尚質。故用玉帛牲醴。
次祀則加以文焉。故用牲幣。小祀則牲以致其味。以
其禮之近乎人情者也。故用牲。

類造上帝

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王介甫云。類造皆祭名。而
項氏謂在軍中言類造。類其位而造焉。蓋一祭此解
與註謂造猶卽以類禮卽祭上帝怡合其說較長。全

謂類者上帝之祭造者宗廟之祭王者出征必載木主木主即廟主也故軍中類上帝兼造言之耳

祭表貉

康成謂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是矣謂禱氣勢之倍增則非古者將卜祭先卜將用火祭燧又將何所禱乎

鷄人

大祭祀夜鳴以詔百官

鷄向陰伏向陽鳴至於司晨先王尊祭祀故特設鷄人之官預養鷄使鳴旦以警百官之情慢者鳴呼雞爲物至微而一鳴所關甚巨在禮文王朝王季雞鳴

周禮賈疏卷四

六

而衣服至寢門問安否孝子以事其親也詩云女曰雞鳴子與視夜賢婦以警其夫使不懷於宴昵之私也又云雞既鳴矣朝既盈矣賢妃以告其君欲早起視朝而不卽於安逸也推之雞鳴而起羣羣爲善羣羣爲利又豈非舜蹠之所以分哉當此雞初鳴時晝所爲未交夜氣所存未動精明純一洞洞屬屬於賢聖戰兢惕厲未有不從此一夕爭入禽者先王於春官中特置雞人其旨微矣

司几筵

設莞筵紛純加纁席黼純加次席黼純

此所謂天子之席三重也陳氏曰王之次席纁席與

莞筵而五是以次席纁席加重焉而成五也賈氏曰五重據衿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用三重是以祭之名而與席五四三之重也陳氏曰王天道故席用三所以爲陽奇諸侯地道重一席所以爲陰耦是又以陽奇陰耦論席用三用重一之意也迄無定解余謂鄭鑄謂莞筵紛純以全體爲之質纁席黼純以文采爲之文次席黼純以斧形爲之斷文質備於內然後以斷行之外故莞席在下纁席在中次席黼純在上如此爲說三席之義備矣正不必區區較量於爲五爲三之間也

左右五几

周禮賈疏卷四

七

凡所憑以安者不坐何以憑將謂立亦可憑或左或右天子亦無側倚以爲憑者陳氏謂朝覲會同立而不坐誤矣且引曲禮爲証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余謂朝覲之時天子下詢諸臣上奏其論道經邦反復辨難者不知有幾豈一立所能了所謂而立者謂朝覲之時天子當依當宁而中立也自後之坐不待言矣必定以爲立而不坐何其固哉荀卿曰周公負依而坐諸侯奔走堂下周公攝位尙負依而坐天子乃獨立哉

天府

而獻民數穀數

民數穀數天下之大寶也故與大寶器同藏於天府然先王之意豈第曰藏之云爾哉民數登下穀數多寡權度其間以為平歲之經制至水旱不虞則有三十年之通在林氏所謂獻民數穀數昆為致太平之要務也祭其神而獻其數王拜受而後登於天府先王之重民數穀數也如此後世乃虐天民而暴天物亦獨何哉

司服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節

天以十二朔成歲王者法天衣裳所以備十二章也十二章者彰君之德故必取象於十二物使之被服

周禮賈疏卷四

八

不忘以全其德焉疏云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宗彝虎取其猛雌取其智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人黼取其斷黻取臣民背惡向善或謂山取其鎮安黻取其判劉執中曰日以象其陽德月以象其陰德星辰以象其經緯山以象其生殖雉以象其耿介尚書注云華蟲雉也宗彝以象其芬芳藻以象其仁物此諸家言取象之不同也舜觀古人之象績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陳君舉以龍山華蟲皆德之上故績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皆德之下故繡之於裳執中陳氏又謂績於衣者六德類於外

繡於裳者六行根於中與舜六績六繡同與君舉言績繡異此諸家言衣裳績繡之不同也余謂取象績繡同異無關緊要解經務得先王本意之大者善乎俊儀王氏之言曰服以象德服是服者必全是德一德不備不足以臨民故觀其象必惕然三省焉被其象思其義行其德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哉嗚呼先王於服飾之間三致意焉豈無故哉名以命之數以紀之遠取諸物近彰於身欲王者朝夕之間時睹於目時警於中知服飾不能須臾離諸身即知省察不可須臾忘於心顧名思義終日凜凜以無愧斯名無忝斯義而君德成矣此所以為典禮之大者後世視為具文於先王取物命名之義畧而不講哀哉

周禮賈疏卷四

九

冢人

掌公墓之地

鄭註公君也若以公為君則下文先王更屬何人劉氏以公為共先王以下共族墓於此得之王昭禹謂地屬於公非私有之郝氏謂公墓猶言官墓皆此意也

凡有功者居前

居前鄭註居王墓之前王氏非之謂在應墓之域超其列而居前甚是

職喪

以國之喪禮並其禁令序其事

五禮至今日敗壞甚矣而凶禮爲尤甚臨喪不哀尼父弗觀世子哭泣弔者大悅言凶喪之貴哀也子羔三年不見齒所泣者血君珍淚酒石成痕淚漫地成鹹古孝子遭喪惟見血淚流耳今則不言成而言易矣召朋祭奠以酒肉爲歡樂演劇送葬以衆多誇鄉里愚者美焉爭相倣效君子憫之弗能止也先王職喪之設豈得已哉五服之異制也貴賤之異儀也殯歛虞祔塋祭禭舍之有定法也有執喪以主之則事皆適中無過則無僭於上者矣無不及則無遺其親

周禮賁卷四

十

者矣吾願倣古法設職喪亦以過不及爲準無過則無無禮之侈靡以敗俗而辱親無不及爲孺慕之懷以報國極之劬勞勿安甘旨之爲以忘哀哀之父母職喪者以德教動之以至情則民感而化以法繩林之以嚴威則民畏而勉凶喪之禮下迨萬民庶幾稍近於古也乎

大司樂

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古來掌樂之官多使掌教何與蓋學政必自樂始古者十三學樂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其善心而收斂其邪志此爲

凡子弟言之也至國子弟膏粱成性驕悍慣習尤爲難化惟納之鐘鼓管絃之中聲音以靜其神舞蹈以和其氣優游浹洽治動激鼓舞庶幾潛移默化而不自知也有虞之世命夔典樂教胄子正此意耳成均習

樂之所大司樂以樂官之法治學政樂德樂語樂舞樂官之政也中正和樂之德積於中發而爲言安雅中節必無鄙吝之響德音也形而爲舞抑揚合度必鮮暴慢之態德容也德足以有爲言足以有應容足以有接皆由樂陶冶而成之樂不蔡重哉然大司樂猶退然不自以爲足也必延請有道德者使教焉及其死乃謂之樂祖而祭於瞽宗未嘗以帥道處之此

周禮賁卷四

十

古人掌教寓於掌樂之深意也西漢博士隸太常猶有大司樂掌成均遺意至宋東宮官左右春坊每用武弁小者先王合國子弟之學其注蕩然矣惜哉

瞽矇

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

詩如商頌周頌之類莫定也已定之世繫諷誦詩以知已定世繫之盛衰用是番諸樂章而奏於祭享之時使人君知前世有德則盛而子孫世繫綿長無德則衰而子孫世繫微弱國語所謂昭明德而廢幽昏以休懼其心者又鼓琴瑟以合而和之樂作而情發

登善抑惡提於影響皆瞽瞍之鼓之功也鄭錡以諷誦詩世爲句世何以諷誦乎又以莫緊爲句瞽瞍於何定其所傳之繫乎其解謬甚

與同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先王因聲制器律同和而中度則陽聲順於上陰聲順於下而黃鐘得其準矣劉執中曰黃鐘之長用之以起度則樂器修廣之所資黃鐘之容用之以起量則樂器深闊之所賴黃鐘之重用之以起權則樂器輕重之所出黃鐘之積用之以起數則樂器多少之所差黃鐘之氣用之以起聲則樂器官商之所祖故

周禮黃鑊卷四

三

爲樂器者必以律同爲之本余謂制度量權橫又必以樂器之黃鐘爲本以黃鐘審度則分寸尺丈引之五度審以黃鐘嘉量則龠合升斗斛之五量嘉以黃鐘謹權衡則銖兩斤鈞石之五權謹彝典曰同律度量衡此之謂也夫度量衡曰同言其不可二也今度量衡則有縫尺匠尺之不同矣量則有商量官量之不同矣權則有京法廣法之不同矣參差錯互因緣爲奸若以黃鐘所準之度量權衡式四海俾有司遵奉蓋一無得增減庶幾乎先王同文同倫之盛治也夫

籥童

掌土鼓陶埙

周家王業起於幽故用幽籥以箴而獻幽詩之章逆暑迎寒則歌之新年祭蜡則歌之欲使其子孫無忘先君王務農教稼之勤苦耳孫氏曰周先公出入田里撫摩其民無勢分之間曰殆及公子同歸爲公子裳獻玃於公入執官功賸彼公堂皆室家父子感其君者深愛其君者切序曰陳王業見玉業所由興也旨哉斯言後世君王深居簡出問事田廩踰其民而已曾未訊及閭閻疾苦稼穡艱難因欲治平得乎

司干

掌舞器

疏云文武二舞所執之器皆司干掌之箴師教而不

周禮黃鑊卷四

三

掌王氏謂武舞司于教之非也此亦如夷樂之舞旄人與鞀鞀氏共其事但鞀鞀氏掌而不教旄人教而不掌正與此同

大卜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

國之大事待決於龜者有八征象與謀果至兩燭將以卜吉凶也征鄭司農謂征伐人王氏兼行役言亦是古謂亦云行巡守巡守有定期何以卜爲象鄭司農謂災變雲物舉易天垂象以明之方謂有所造作小之乎言象矣與鄭司農謂予人物與當辨一介道義不須卜也劉執中云與奪之利害鄭錡云將合人

以共事得之。謀決大疑。定大難。也。果爲事卜。卜其成否。鄭謂決其進退。猶爲近之。明齋曰。果古。禘宗祭。莫重於禘。儀禮卜祭之類。則非矣。至爲師卜。卜其至否。雨爲農卜。卜其雨否。瘳爲疾卜。卜其瘳否。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收政。

註云。凶則告王。救其政。若以爲政凶。而告王救之者。余謂凶則告王。以政救之。修德。政刑。政以救之也。救之於凶。兆將萌。尙可轉凶爲吉。救之於凶。徵已著。則見凶必爲災。是在人君時有敬畏之心。預盡修省之道。而已。嗚乎。詔收政一言。真大卜之官箴也夫。

筮人

周禮賈疑卷四

直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凡占有心。則不應。觀蓄何心之有。故筮者卜者。必託於無心之物。以決之。疏云。按洪範。龜從筮逆。又云。先卜後筮。筮不吉。又卜。得無出於有心乎。語曰。再三瀆瀆。則不告。正謂此也。註云。於筮之凶。則止不卜。庶幾得占之道矣。

占夢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註云。羣臣獻吉。夢於王。歸美焉。則王拜受得無樂。詔而屈體乎。舍去謂請爲釋舍萌。猶釋菜。釋菜以祭。以

贈惡夢。惡亦何須祭。鄭謂曰。季冬之月。歲旦更始。迎新送舊之時。聘問也。如聘女之聘聘而來也。贈送也。如贈行之贈。贈之使往也。夢者禍福之機之先見者。鄭言聘其吉夢。迎受福也。贈其惡夢。除禍萌也。解甚明快。至云。用菜萌以祭。亦非。劉氏謂萌兆也。夢不吉。則求所以不吉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其惡夢。則得之矣。

大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

大祝六祝。爲四海萬民祈福。而巳。以辭薦信。欲其報應之不爽也。祈福祥。求永貞。總六祝而言。賈氏謂祈

周禮賈疑卷四

五

福祥。卽吉祝。求永貞。卽年祝。特取二事爲總目。殊乖經旨。順祝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四時和順耳。如註云。順豐年。則年祝。又何說也。吉祝。註謂祈福祥。又與經文祈福祥混。鄭謂以有五福之備。無六極之凶。爲吉得之。化祝。鄧氏謂化廣被非是。鄭謂申明註。弭災兵之旨。謂變禍亂爲和平。移哭泣爲歡笑。解化字切當。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

天下至不同者。莫如人鬼。六祈曰。同何也。神人一理。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德同也。亦欲與民同其吉凶。患同也。故六祈云。同耳。攻說二祭。鄭司農皆謂以離責之。非經文五六分配之義。攻鄭謂解爲長曰。攻如

鳴鼓而攻之。攻。犧牲既成。黍盛既潔。然旱而乾水溢。災變不常。是神之罪。故以辭攻而責之。說劉執中解。爲長曰。說謂以論說所求。若湯旱告雩。曰。政不節。使民疾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苞苴行歟。讓夫昌歟。六者自責以說天。

喪祝

乃載遂御

遂御鄭司農謂喪祝爲柩車御也。喪祝所掌者多矣。御車必非其職也。其說非是。

司巫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周禮質疑卷四

去

註雩旱祭也。旱豈巫舞雩所能免。魯僖公舞雩不得雨而欲焚巫。過矣。楊氏曰。龍見而雩。詩頌所謂祈穀於上帝者。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聖人爲民心切。遂爲百穀祈膏雨耳。其論雩祭當矣。余頗疑帥巫舞雩非先王盛世之制。

掌巫降之禮

註降下也。巫下神之禮。王氏曰。大旱帥巫。帥女巫也。後世巫婆下神本此。然先王命官之意已誕矣。不經甚矣。決非周公作也。

大史

大史掌官書。或作。或藏。或讀。不一其事。典法則之書。

大史所建。建。作而立之也。約劑之書。大史所藏。以藏六官者也。正歲年序。事告朔。頒邦國。皆大史治。歷以明時也。卜曰。以禮書。協事大史與羣執事所共讀也。祭日執書。朝覲以書。將幣執書。書非大史所藏乎。大師抱天時。天時吉凶之式。藏於書。大史所抱而藏也。大遷國。抱法。法國之典法也。大史守而藏之久矣。遺目讀錄。黃氏所謂替誅其德行。故作謚。史記其言動。故讀誅是也。射事。節中含箕含釋也。射中則釋算。以記其中之數。大史釋之者。大史職當記注。故也。蓋大史所掌者多矣。事悉關官書。後世史官專以撰述爲職。失其旨矣。

周禮質疑卷四

去

小史

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葉氏曰。王制大史執簡記。奉諱惡。小史者。大史之屬。故詔忌諱與奉諱惡之職同。蓋以人君行事當知就善避惡。卽吉忌凶。故王之忌諱莫如惡事之當諱忌。鄭錫曰。詔告之以王朝之忌諱。使無犯焉。易氏所謂有事如賓祭之禮。忌先王終日諱先王之名。詔王於行禮之時。使之知避是也。鄭易二說較長。

保章氏

察天地之利

和與乖反。陰陽和則物暢茂。陰陽乖則物催傷。萬古

不易之理。中庸所謂致和萬物育是也。推之一身。和則一身理。一家和則一家昌。一國和則一國治。天下和則天下太平矣。矣。戾暴慢驕恣縱肆亂亡之皆也。以詔收政訪序事。

災變見於天。收之必自政。事即在政之中。但事各有所宜。與先後之次耳。此序之所以訪也。災變未至而象方萌。有先時之救。政災變已至而形既著。有後時之救。政詔專爲人君言。欲其時加脩省也。易氏謂訪序事於下。欲人臣知戒諫矣。後世因災異求直言。卽訪序事之遺也。

內史

周禮贊疑卷四

六

凡四方之事書

事書二字。王東巖謂小行人得其書。反命於王。若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及某爲一書。共五書之類是也。黃氏謂卽外史所謂以書使於四方者。鄭錫謂內史既掌爲策命。以言其人之德。及其人治四方之事。以書來上。則使讀之所以驗前日策命之言。不爲溢美。諸說繁冗穿鑿。非善解經者。余謂四方言事之書。只六字所包甚廣。而其義已明矣。

外史

掌達書名於四方

書名六書之名也。達欲同文之意。

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書若詔書勅書之類。卽其令也。書其令。卽書其書也。爲書而使。仍命書之外史職也。

御史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治令卽法令也。凡治者卽凡數從政者。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皆治令也。而法卽寓其中。出自天子以治邦國都鄙及萬民者。冢宰頒而行之。御史則書爲傳。播以授凡治者。又攷冢從政之從違。凡數之大。樂數之也。周糾其不如法者。正所謂贊冢宰也。王昭禹以從政登下多寡之數。不可不知。故有凡數。鄭經謂數小數。凡總數。區區考校從政數目小之乎。言御史職矣。贊書鄭註謂尙書作誥文。非魏氏謂贊冢宰。令書寫藏其副是。

周禮贊疑卷四

九

巾車

工之喪車五乘

鄭註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藻車。練所乘漆車。禭所乘買氏曰。天子至士。庶車五乘。貴賤等喪車。自始遭喪至禭。異車而不辨貴賤者。統三年之喪言之也。劉執中謂三年之喪。皆乘木車。齊衰之喪。皆乘素車。大功之喪。皆乘藻車。小功之喪。皆乘駟車。服

總者乘漆車。是以服之輕重而異其車矣。禮天子諸侯絕旁期。親又安得與士庶同以服異車哉。

周禮質疑卷四

三

周禮質疑卷五

襄城 劉青芝 芳草 纂

夏官

序官

王六軍

大司馬所握之六軍。通王畿千里而言。非專以六鄉為六軍也。若六軍盡出六鄉。則六鄉之人歲歲無寧晷矣。鄉遂之征十一。與二十而三。用一而休九。與七。甸稍縣都則其征十二。用一而休四。合千里之內。遞相更休而調遣之。則居有守而國勢壯。役不數而民

周禮質疑卷五

一

力。休洵盛世之軍制也。按司馬法一成之中百井八百家。征調時只三百家。十家征一人。計三十八人。一行而十家合資之餘五百家者。留以為備。休用是五百家者。固以休而逸。而三百家者。即行乃合資。亦不見其苦也。周家優民之至意。於此可想矣。

大司馬

均守平則以安邦國

量地之遠近以爲守。則勞均而力舒。酌典之輕重以爲則。則法平而人服。而邦國有不安者乎。

遂以蒐田

春田曰蒐。蒐擇也。必擇而取之。恐春害物也。春時鳥

獸羣尾先王重傷生物之類所以養其仁心故不
取而擇焉王制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又曰不麝
不卵皆此意也今春田曰圍禁得無近於合圍掩羣
乎且圍中必有麝卵得無近於取麝卵乎月令仲春
之月毋焚山林恐傷生意今春田用火焚萊除陳草
皆殺而火止生意安在皆與蒐田之旨乖經文之可
疑者也

遂以狩田

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田
也而軍法寓其中第曰軍習兵也習殺人也無乃費
人乎以田教戰鳥獸害稼者也殺罪獸以當罪人大

周禮質疑卷五

閱所謂誅後至者斬不用命者天下軍政莫大於是
况祭社享祠祀享祫威籍此以備物乎聖王以教
兵寄蒐狩又所以事神也後世則徒作禽荒矣哀哉
巡陳職事而賞罰

巡其戰陳之旗表職其戰事之勇怯而賞罰之下文
澄樂獻社即賞有功者厭奉主陣即罰不功者其死
可弔相王弼之其勲可勞相王勞之功罪別而賞罰
明焉然兩事易氏謂陳之隊伍疏數莫不職之王氏
謂職事機以為變化皆失之康成謂勞為勞其傷者
亦非功罪賞罰對舉之意也

司農

以等其功

等功以功小大為差也五功皆大獨職功小耳鄭氏
以國功民功次王功又以事功治功專於勞力為此
皆非也鄭註王功若周公國功若伊尹民功若后稷
事功若禹治功若咎繇此五人者其功寧有高下因
事立名列而數之耳至戰功鄭謂若韓信陳平者執
俘折敵斬將擧旗耳豈可與伊周比烈於未及之

馬質

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
旬之內更者謂前之所養失其職非受馬者之罪故
更之更以其物如其齒毛買以償之也其外否不須

周禮質疑卷五

償後者夫養耳

則以任齊其行

於其行任物以齊之或輕或重各如其力而其行之
足則齊

小子

凡沈辜侯禴

王昭禹曰沈謂狸沈辜謂驅辜侯謂侯福禴謂卻福
凡四項按羊人云凡沈辜侯禴繫禴鄭註積讀為潰
潰軍器謂繫其軍器則沈辜者傑性沈之以祭侯禴
者侯惡氣祭以禴去之方與繫禴之文之解為一類
而小子分作四項者非也

掌固

夜三鑿以號戒

鑿鼓名也。洗約樂志。鑿鼓長丈二尺三鑿三擊。鑿也。夜擊鑿以戒守吏使之聞之。卽所謂號也。易氏謂鑿爲其聲號爲呼其所守者之名。鄭註謂戒爲戒守鼓皆非是。

司險

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國主國也。五溝五涂卽遂人田間之五溝五涂也。賈氏以爲非何也。若謂於田間溝涂之外復設溝涂恐

周禮質疑卷五

四

鄉遂都鄙間未必尙有此遼闊之地任其介鬱若謂於田間溝涂之中復設溝涂無乃錯互阡陌而割裂乎。王明齋謂遂溝洫滄川卽有阻洫之阨徑畛涂道路卽有曲折之艱。玉畿之內畝畝之中有無形之險者其說爲長。守禁賈氏謂必因其地之民使職其守禁是至云授之田則非既職守禁先王自有所以養之者經無明文不須妄說也。下文以其屬守之卒嘉會謂司險之屬其胥徒止四十人如何守天下之險上文掌九州之圖方是說天下此言王國耳。

候人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

其方其國之方也。國方不一處故曰各掌。下文方治。是遠方遠方各以其方之事來質正王朝以求治者。道治但言迨路修治耳。王氏以治爲治其出入迎送之事與道字分作兩事解非。出入迎送之事在下禁令中防其侵掠禁也。教其不知恤其不足令也。候人出入迎送之事寧外此哉。

環人

訟敵國

鄭康成謂敵國兵來則往與訟曲直敵兵至矣尙何曲直之訟。鄭鑄謂不辨敵國紛爭之國則有相攻擊之患以分我師之勢恐分我師之勢先辨敵國紛爭

周禮質疑卷五

五

之訟使不至於攻擊事難而策迂。黃氏謂訟敵國之曲使知而服之則師可已以此釋經差爲近之但恐第訟曲而不能使敵遠服也。劉執中曰訟敵人之過惡以激我師俾無不怒一怒而敵可克權自我操斯乃得訟敵國之真解矣。

射人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

黃氏謂公卿大夫初命見於王則其位如朝儀之位而有摯余謂今經文有其摯則其爲初命始見之公卿大夫可知。鄭註但云將射始入見君之位未言初命始見。郝氏以始見不得與燕而射遂疑爲非始見。

矣。盡取經其鞶之文一思之也。

服不氏

射則贊張侯

鄭鏐曰。服不氏力足以服不服。雖熊虎豹之物皆能張之。故使贊之。按熊虎豹三侯所畫耳。非實有是物也。其說悖甚。

司士

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

古昔進賢。閱者非一人。課者非一事。舉賢能而實其。禮則有鄉老。鄉大夫。教三物而興諸學。則有司徒。辨官材以定其論。則有司馬。詔廢置而持其柄。則有大

周禮賈疑卷五

六

宰。掌其版而知其數。則有司士。然大宰詔王廢置者。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王治者。詔之於論定之初也。呂東萊嘗論王制。升士之法。謂一人之身。凡經七級。然後得祿。非所謂其難其慎者哉。魏晉而降。古法蕩然矣。定賢否於一面之頃。取卿相於立談之間。以此擇材。真材安得出。以此取士。佳士豈能顯。此倖進之所以日衆。而天下事之所以日敗壞也。

大僕

出入主之大命

主之大命。國家之安危。生民之利病。係焉。出而宣之於外。人而納之於內。惟大僕是掌。其任何其重也。

有璽。蔽則上德不下流。下情不上達。矣。章邯之請。以

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而邯遂降楚。趙充國之奏。以

七日得報。而漢遂成功。非其明驗哉。况僕御侍從。左

右。王者也。王之動容周旋。出入起居。皆在昆為親昵。

小人。近且聞。播傳之辭。則政日荒。吉士。邇且聞。謠正

之論。則德日進。固有潛移默化。而不自知者。先王以

士大夫為之。厥旨微矣。記曰。射人師。僕人師。信所謂

風義之臣也。後世左右王者。皆弄臣耳。鄧通是也。雖

漢文且不免。可勝歎哉。

王不砥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辭於三公孤卿。以不砥朝之故。告之也。三公孤卿。大

周禮賈疑卷五

七

臣也。若以安燕廢朝。其何辭以告大臣乎。先王戒王

勤政之意微矣。

棄人

乃六物為三等

鄭註。謂以上中下三等之士。分為長短三等之弓。而

服之。曰人各有其宜。自上皆宜。長弓中下皆宜。

短弓。易氏謂視其身之長短。而為三等之制。得之

校人

掌王馬之政

成周馬政。有牧於民者。八軍之馬也。邱甸歲收馬四

匹之類。平時官給芻秣。有警則供其召發。有牧於官

者。校人所掌也。牧之有地。教之有法。養之有人。出入有時。特以給公家之用。與師遺騎。公家松乘。皆有所備焉。後世皆養於官。漢馬缺。將相或乘牛車。唐馬盛。一繼輟易。馬而馬政不可問矣。武師將軍李廣利。率卒十八萬。明。武師取善馬。僅得善馬數十匹。大僕張萬歲。領群牧。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馬之蕃至七十萬六千。岐。幽。涇。寧。西。河。數千里之地。悉為牧場。四海騷動。閭里蕭然。耗矣。夫然後。嘆周家馬政之盡善也。

趨馬

簡其六節

周禮贊疑卷五

八

疏云。六節。即上種戎道。齊田。駕六種。是王明齋謂此專指贊正良馬。安得以駕馬雜之。乃行止進退馳驟之六節也。此解亦虛。而無據。劉執中曰。日。以。知。其。曉。之不驚口。以。知。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疑。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踣。六者。簡馬之大節也。節。同。然。後。信。為。良。馬。得。之。

職方氏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天下地圖。司徒營之。司馬藏之。而職方氏掌之。者。豈徒識四方形勢。險易。阨塞。之所在。哉。辨其人民。而知強弱。剛柔之異俗。辨其材用。而知布帛財貨之異資。

辨其九穀。則生殖別。備辨其六畜。則物產殊。性。然後以數而總其要。復以數要而周知其利害。大司馬按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利。與。害。除。使。九。州。之。廣。無有不實之利。者。皆由此。考之也。再考古人圖志。每秘而不宣者。何。將以弭姦也。豈國策士案圖籍。以闡周江都淮南。本輿地以謀變。豈非地圖泄布之所致。與後世郡縣圖志。貯於庫。而寸以吏。有司。通傳不輕發。猶有職方遺意。今乃任人私竊。而增刪之。古法蕩然矣。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實利

九州之國曰鎮曰潒曰衛曰甸曰浸曰利曰蕃曰穀

周禮贊疑卷五

七

八者九州之民資之以為利者也。北州之土。東西南北異方。山林川澤異宜。男女異數。玉石異產。黍稷稻粱異種。丹漆絲枲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職方辨其異。以教其所宜。如高者黍稷。下者稻麥。如其地以布種也。東南絲織。西北織皮。如其方以居業也。九州之土性。與人性各安之。而不拂。而利有不同。貴者乎。嗚呼。先王經國大業。不出服食財用。有無利害之間。易所謂。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盡在於是。後世高談王霸之畧者。乃以此為鄙事。細業卑卑。不足道。不亦悖哉。

王將巡守則戒於四方

先王巡守之制。恐列服瞻職廢事也。然不預爲之戒。恐近於不教之殺。故設職方氏之官。於將巡之時。卽戒於四方。示以不敬戒之刑。及王行所至。則先道而巡。前所戒之令。以考其率。否而施其賞罰。上下通達。畧無壅蔽。制何善也。漢初遣謁者循行天下。猶有職方遺意。自元封後。郡置刺史。每秋分後。行部以六條察吏。生殺由刺史掌握。而下情不上達矣。迨宣元間。天子有郎官之出。宰相有掾吏之行。各奏所聞。此置彼宣。而王於天下事。寧復有不聞者乎。有明巡按之設。所以代天子巡守也。威風若雷霆。迅疾若閃電。明察若鬼神。行部所歷。顯良善而除凶殘。只在須臾間。哀哉。

周禮贊疑卷五

士

合方氏

同其數器壹其度量

鄭註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壹其度量丈尺釜鍾不得有大小。蓋先王之法也。余嘗欲在上者以數器度量一定之規。頒示海宇。崎重崎輕之弊絕。而權衡平。間大間小之奸除。而丈尺釜鍾準。雖有滑胥。寧能高下其手乎。

訓方氏

通四方之傳道

書時尙煩審訊哉。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

刺有二義。三刺之刺。斷取也。下文刺宥之刺。殺也。上服罪之重者。宜施上刑之刑。下服罪之輕者。宜施下服之刑。先儒以刺。畢施於面者。爲土服官刑。施於下體者。爲下服。誤矣。

士師

掌士之八成

邦之勳。取機密以爲本邦害者。邦謀刺探陰事。以爲異邦聞者。邦賊賊害邦國者。爲邦盜盜竊邦柄者。犯邦令干犯邦令者。捕邦令詐稱邦令者。爲邦朋。樹私。

周禮贊疑卷五

士

黨以傾國者。爲邦誣。造訛言以惑衆者。之八成。或顯爲病邦之蠱。或陰爲亂邦之壻。皆衆人之所以爲禍本者也。士師本八成以治之。庶幾預剪其芽孽也。半。

鄉士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於朝。

獄訟辨而死刑之刑別異。死刑必有要辭。又恐其虛承也。一句承者。實而訊者。審矣。然後職聽於朝。與衆共棄焉。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皆在公也。各麗其法。各引法以證也。議之公。而援據審獄。認有不得其平者乎。

朝士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辜

鄭司農及王安石鄭鑄皆以為攻盜鄉邑及家殺之無罪攻盜鄉邑及家此叛逆也尚論殺之有罪無罪乎蓋謂盜賊徒黨已成軍伍勢將猖狂不可遏止鄉邑及家人皆得殺之無罪耳鄉邑連下解

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
呂黎復讐狀云周官復讐先告於士無罪若孤種廢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此謂不能先告於士者倘突遇仇讐向服先書於士乎且復讐多不使讐知顯白於官不處讐之聞風遠遁乎但

復讐後士必究其果讐與否讐則旌否則抵罪成法

與情兩得之

司民

掌登萬民之數

內則子生三月父名之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由宰通告諸州伯州伯藏諸州府二年大比司寇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凡以重民之生也而司民乃屬主刑之秋官得無戕民之生乎不知聖人制刑本於好生故以三典酌刑以三刺斷獄以五聲求情以八辟議罪以五禁左右刑罰以八成預防姦禍詳而慎之蓋惟恐一獄成而民數即闕其一也久會

以春春主仁仁哉秋官也重民之生憐民不再生是天下全民生者莫秋官若管子謂法者人之父母不信然哉歐陽澹園阡表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憾蓋可為千古典刑者官箴也

司刺

壹赦曰勿弱再赦曰老施三赦曰憊愚

司刺掌三赦之法三赦之外皆在所不赦也後世動言大赦惠姦賊良善莫大焉管子謂赦為小利大害又曰惠者人之仇讐蓋有見於此矣諸葛治蜀赦不矣下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所以伯仲伊呂者正在此

掌戮

司刑

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閹宮者使守內劓者使守圜圜者使守積

墨劓宮刑斃五者不死之刑也先王全其生必思所以養之又必思所以用之門閹內圜積之守養之用之也盛世無棄人職此之故

司隸

掌卯四翟之隸

豎閭夷貉四翟總名其性驕悍不可畜先王居之四裔以禦魑魅者而可使之執其兵以守王宮與野舍乎五步之內變出非常將奈之何晉惠公誘陸渾之

戎遷之伊川。倘逼諸姬。爲中國患。乃引而近之。以爲左右侍衛。必不然矣。此先儒所以疑周官多僞也。

布憲

掌憲邦之刑禁

康成註刑禁者國之五禁。王志長曰。刑司寇五刑禁。卽士師五禁。禁者禁於未犯之前。刑者刑於已犯之後。故曰禁者所以左右刑罰也。余謂刑以懲惡。禁以輔刑。義雖相貫。而名則兩著。鄭解非王解是。

以詰四方邦國

詰者詰責。其不如禁令者耳。鄭註謂詰爲謹。使四方謹行之。當執節宣布刑禁時。卽令四方謹行之矣。何

周禮賈疑卷五

去

用復詰爲

禁殺戮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

斬戮官刑之名。謂官妄行斬戮耳。從無私相殺謂之斬戮者。康成謂吏民相斬相殺。相戮非傷人見血。里黨擁遏。而不以告。卽今所謂私相和結者。攘獄司農謂卻獄不受。余謂攘擻奪之意。卽今所云拒捕者。纂囚者。過訟訟已到官。官遏止之。使冤枉不伸。此四者掌司皆以告於有司而誅之。

禁暴氏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

力正爲亂暴以強力脅正人者。劉氏謂脅衆從已似矣。謂以邪爲正。尙未是亂暴胸懷。王昭禹謂惟亂惟暴。乃以力而正之。人之力有所不敢敵。則不得已而聽服焉。是之謂力正。則大非似人爲亂暴在我。只能以力服。便被告誅。先王必無此刑典。

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

凡國無故聚衆庶。必將爲亂。爲暴。故特戮首惡以徇。衆王氏謂聚衆庶爲祭祀田役之屬。祭祀田役國之大事。衆庶之聚宜矣。卽有犯禁者。亦豈遽至於戮哉。其說非。

周禮賈疑卷五

去

大行人

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春朝秋覲夏宗冬遇四時王見諸侯之名耳。圖事比功陳謀協慮王考四方諸侯之績耳。疏謂春東方來豈東方諸侯但圖事而不比功陳謀協慮乎。說者又謂圖事取義於春豈夏秋冬皆不可圖天下之事乎。蓋先王朝覲之禮。君臣一歲必相接。上恩無不下流。下情無不上達。耳來朝以方恐諸侯咸集。王畿壅而四海空也。考績以時。偶別名以拈舉。非績以時分而不可易考以時定而不相貫也。通其義不泥其詞庶

免固哉之譏乎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

書言五服一朝武成叙諸侯之助祭洛誥稱諸侯之來會止於五服侯甸男采衛是也此獨言六服有所謂要服者蠻服也去王畿三千五百里政教所不及刑法所不施要約羈縻而已故曰要服惟此蠻服言諸不遵衣裳殊制風俗異宜不可以德諭不可以情曉不可以威迫昔人所謂四海之外宜存而不論者故先王五服之內不列焉若欲收之疆域之中以王官易其土官道以中華之政齊以王朝之法則上下不爭民官相傳嗚呼歎哉時聞千百生靈盡於

周禮賁疑卷五

太

小行人

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事故札喪凶荒師役福事禍災之事故也以賻補賜委橋贈慶賀哀弔之五物治之非札喪等外別有所謂事故賻補等外別有所謂治也蓋總結上文語黃氏謂非獨賻補等而已必且治其事故而使濟焉似與上文作兩事解非是

故

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及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四方風俗善惡各異小行人以五物辨之以書獻王

王於天下風俗善惡周知之矣然善惡必有故在王寧僅知其故而已乎求其源委而知其所以然則必有所以處之矣前二書利害順逆並言與除刑賞必兼舉焉悖逆一書姦寇之事也必思所以征討之札表一書凶禍之事也必思所以拯救之康樂一書安泰之事也必思所以慶賞之因其事之故以施其放之政聞見齊而勸懲均賞罰明而取舍當皆自小行人五書之辨與始自行人職廣四方之利繁萬民之苦樂官方之良醜政事之美惡皆聽於上聞雖有明目達聰者亦何從而知之而處之哉安得行人五書之制常行於今古也

周禮賁疑卷五

大

司儀

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

古者大經大法存乎禮至度數纖悉則具於儀出爵賜命於春官序爵秩禮詳於秋官太司徒以儀辨等太司馬正儀辨位先王命官分職制禮習儀森嚴不可踰越煌煌乎典憲矣自舊章湮汨三綱淪敗陪臣金奏大夫雍徹惟名與器悉假於人而禮儀尚可間哉漢家列爵二十雜取秦制有唐序爵九品一襲隋制周官九儀已大相逕庭矣迨至後世天高地而下而禮制廢拜揖登降而儀文乖甚者卑尊幼慢長而上下無等其趾高其視仰而鄙背有象極之上

紳與皂隸為伍。地。與。胥。役。無。別。先。王。聘。納。儀。祿。勃。然。無。復。存。者。可。慨。也。夫。

環人

凡門關無幾

言有環人送迎。則賓客出入不見幾。非謂門關不得苛留環人也。

掌客

凡諸侯之禮

天子待五等諸侯之禮數也。觀下文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為天子待諸侯卿以下之禮。則此為待諸侯之禮益信矣。疏謂是諸侯自相朝。

周禮賁疑卷五

五

主國待賓之禮。又謂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余按掌客但言諸侯亦無自相朝之文。而輒謂自相朝可乎。但言之禮亦無王國待賓之文。而輒以其禮為主國待賓可乎。鄭鈔曰。攷此下文有夫人致禮事。則知為諸侯待賓之禮無疑。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既見之又膳之。正所謂助君養賓也。而據以為諸侯待賓之禮之証誤矣。

掌交

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

王何好以民之所好為好。王何惡以民之所惡為惡。所謂天下之公好公惡也。辟行之。使邦國諸侯辟行。

之與聚勿施耳。後世上多私好私惡。而其下亦多私。探其好惡於深宮。頌笑寢興之間。於是聲色狗馬財。賄寶玩土木神仙諸項。競進通投矣。諫言正論上所忌也。則箝口不言。善人良士上所厭也。則避不使達。暴倭諂媚之徒。環侍左右。水旱盜賊之形。隨其見聞。甚之天變於上。民怨於下。萬民若鼎沸四海如鼎沸。而九重之上。俯視為泰山之安。鑿石之固。而盤樂怠傲以窮日夜也。悲夫。

冬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

六職下文。蓋然六項六項之中。百工居一下。文已明。

周禮賁疑卷五

五

言之矣。故此云與居也。鄭謂於天地四時之職處其。一百工一技藝耳。安得當司空之職。而與六官並列乎。鄭解非。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

王公自是王之王三公三公坐而論道其來舊矣。東。謂王公乃王與三公誤矣。王昭禹曰。王公制法以示百工三公與天子坐而論道。經邦大業都在所論中。百工之事似無煩三公制法也。亦非。

輪人

凡斬殺之道必矩其陰陽

陰陽之木有以山南北分者。山南為陽。山北為陰。行。

有一木之南北分者。向日爲陽。背日爲陰。疏謂矩謂
先就樹刻之。記其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之處。然後以
火養其陰。是以一木之向背言也。天下之木。皆有向
背。凡斬殺者。必先記木之處。而中分之。以火養其半。
亦不勝其煩矣。鄭謂謂木在陰者。失之太柔。木在陽
者。失之太剛。以之爲榘。必不勝其任。故取材之道。要
當順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因天時之冬夏。變
木材之陰陽。其材必美。余謂陽木斬於仲冬。必無太
剛之失。陰木斬於仲夏。必無太柔之失。此其材之所
以美也。以冬夏之時爲規矩。而斬伐之。則剛柔適均。
而陰陽無偏。山南北之木。無棄材。一木之向背。皆可

周禮賈疏卷五

用此矩其陰陽。所以爲斬殺之道也。與

巢氏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啟厥後。茲器維則。

量之爲制。不同。周用四營之數。四合爲合。四合爲升。
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鬴。計一鬴六斗四升也。
西漢之量。以十衍之。升十爲斗。斗十爲斛。計一斛十
斗也。其爲量也。金錫爲之。金錫必改煎。然後權其多
寡。以準平之。以量量之。六分金一分錫。鑄爲汁。以納
於模範之中。而嘉量成矣。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
之以爲法。洵美且善也。按鬴金重一鈞三十斤也。兼
以六斗四升之物。市人日手舉以爲用。難矣。况鬻耳。

皆附於鬴。是斗升率於一。擇何以分別而量物乎。余
謂生今之世。行古之制。而不必泥於古。此正所謂損
益。百王也用四營數。不若用十成數。以十衍量。十合
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推之千百不窮。但鑄銅爲
之可矣。不必金錫相和。求其堅明而不裂也。不必消
煉求精。觀其青白之氣候也。升斗鑄爲二器。藏於內
府。每省各頒二器。藏於藩庫。四方準之以爲式。不得
妄爲增減。竹木任民。如此則便用而費省。器同而制
齊。師古而不泥其跡。斯道今日之佳量也。

匠人

匠人建國

周禮賈疏卷五

周官司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又小宰言冬官
掌邦事。所謂事者。亦不出邦土四民地利之外。豈百
工制器。可以累冬官司空職哉。漢儒劉歆校理秘書
得考工記。遂以補司空之闕。先儒多非之。余謂匠人
所紀建國營國溝洫諸篇。其言水地。風景。晝夜。考
以水天地之中。乃王國之中者。九里三門。祖廟社
三朝。三市之建。置溝洫。滄川廣深之規。盡邦事。寧有
大於此者。邦土之掌。四民之居。地利之時。猶可想見。
其遺意焉。必當年作者。採冬官之事。條記於此。
惜冬官亡於秦燼。遂無從而証之矣。吾於考工取
三冊者。匠人建國等是也。

2072385



21181000486645

S

Z121.5

16

周禮質疑五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青芝撰青芝有詩學闕疑已著錄是書摘周
禮舊註及前人經訓互相參證間亦取後代之事
以引伸其義頗與鄭賈爲難然臆斷多而考證少
宋儒事事排漢儒獨三禮不敢輕詆知三禮不可
以空言說也青芝視之太易矣